

叙谭概

犹龙《谭概》成，梅子读未终卷，叹曰：“士君子得志，则见诸行事；不得志，则托诸空言。老氏云：谈言微中，可以解纷。然则谈何容易！不有学也，不足谈，不有识也，不能谈，不有胆也，不敢谈，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，亦不欲谈。夫罗古今于掌上，寄《春秋》于舌端，美可以代輿人之诵，而刺亦不违乡校之公，此诚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者之快事也！”犹龙曰：“不然。于不见夫鸚鹄乎？学语不成，亦足自娱。吾无学无识，且胆销而志冷矣！世何可深谈！谈其一二无害者，是谓概。”梅子曰：“有是哉？吾将以子之谈，概子之所未谈。”犹龙曰：“若是，是旌余罪也！”梅子笑曰，“何伤乎？君子不以言举人，圣朝宁以言罪人？知我罪我，吾直为子任之。”于是乎此书遂行于世。

古亭社弟梅之煩惠连述

题《古今笑》

韵社诸兄弟抑郁无聊，不堪复读《离骚》，计唯一笑足以自娱，于是争以笑尚，推社长子犹为笑宗焉。子犹固博物者，至稗编丛说，流览无不遍，凡挥麈而谈，杂以近闻，诸兄弟辄放声狂笑。粲风起而郁云开，夕鸟惊而寒鳞跃，山花为之遍放，林叶为之振落。日夕相聚，抚掌掀髯，不复知有南面王乐矣。一日野步既倦，散憩篱薄间，无可语，复纵谈笑。村塾中忽出腐儒贸贸而前，闻笑声也，揖而丐所以笑者。子犹无已，为举显浅一端，儒亦恍悟，划然长喙。余私与子犹曰：“笑能疗腐邪？”子犹曰：“固也。夫雷霆不能夺我之笑声，鬼神不能定我之笑局，混沌不能息我之笑机。眼孔小者，吾将笑之使大，心孔塞者，吾将笑之使达。方且破烦蠲忿，夷难解惑，岂特疗腐而已哉！”诸兄弟前曰：“吾兄无以笑为社中私，请辑一部鼓吹，以开当世之眉宇。”子犹曰：“可。”乃授筒小青衣，无问杯余茶罢，有暇，辄疏所睹记，错综成帙，颜曰“古今笑”。不分古今，笑同也，分部三十六，笑不同也。笑同而一笑足满古今，笑不同而古今不足满一笑。倘天不摧，地不塌，方今方古，笑亦无穷，即以子犹为千秋笑宗，胡不可？世有三年不开口如杨子者，请先以一编为之疗腐。

韵社第五人题于萧林之碧泓

古今笑史序

予友石钟朱子，卓犖魁奇，性无杂嗜，惟嗜饮酒读书，饮中狂兴，可继七贤而八、八仙而九；书则其下酒物也。仲姜玉，季宫声，亦具饮癖，而量稍杀。皆好读书，读之不己，又从而笔削之，笔削之不己，又从而剞劂之。虑其间或有读而不快，快而不甚快着，是何异于旨酒既设，肴核杂陈，而忽有俗客冲筵

，腐儒骂坐，使饮兴为中阻，不可谓非酒厄，势必扶而去之，以俟洗盏更酌：此古今笑之不得不删，删而不得不重谋剖劖也。人谓石钟昆季于此为读书计，乌知其为饮酒计乎？是编之辑，出于冯子犹龙，其初名为《谭概》，后人谓其网罗之事，尽属诙谐，求为正色而谈者，百不得一，名为谭概，而实则笑府，亦何浑朴其貌而艳冶其中乎？遂以《古今笑》易名，从时好也。噫！谈笑两端，固若是其异乎！吾谓谈锋一辍，笑柄不生，是谈为笑之母。无如世之善谈者寡，喜笑者众，咸谓以我之谈，博人之笑，是我为人役，苦在我而乐在人也。试问伶人演剧，座客观场，观场者乐乎？抑演剧者乐乎？同一书也，始名谭概，而问者寥寥，易名古今笑，而雅俗并嗜，购之唯恨不早，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。不投以所喜，悬之国门，奚裨乎？石钟昆季，笔削既竣，而问序于予。予请所以命名者：“仍旧贯乎？从时尚乎？”石钟曰：“予酒人也，左手持蟹螯，右手持酒杯，无暇为晋人清谈，知有笑而已矣。但冯子犹龙之辑是编，述也，非作也；予虽稍有撙节，然不敢旁赘一词，又述其所述者也。述而不作，仍古史也，试增一词为《古今笑史》，能免蛇足之讥否乎？”予曰：“善，古不云乎：‘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’是集非他皆古今绝妙文章，但去其怒骂者而已，命曰《笑史》，谁曰不宜？”

李渔

自叙

龙子犹曰：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，而不知人心风俗皆以太认真而至于大坏。何以故？胥庭之世，樛枝野鹿，其人安所得真而认之？尧、舜无所用其让，汤、武无所用其争，孔、墨无所用其教，管、商无所用其术，苏、张无所用其辩，躄、跖无所用其贼。知此，虽亿万世而泰阶不欹可矣。后世凡认真者，无非认作一件美事。既有一美，便有一不美者为之对，而况所谓美者又未必真美乎！姑浅言之，即知富贵一节，锦褥飘花，本非实在，而每见世俗辈平心自反，庸碌犹人，才顶却进贤冠，便尔面目顿改，肺肠俱变，谄夫媚子又从而逢其不德。此无他，彼自以为真富贵，而旁观者亦遂以彼为真富贵，孰知荧光石火，不足当高人之一笑也。一笑而富贵假，而骄吝伎求之路绝；一笑而功名假，而贪妒毁誉之路绝；一笑而道德亦假，而标榜倡狂之路绝；推之一笑而子孙眷属亦假，而经营顾虑之路绝；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，而背叛侵袭之路绝。即挽末世而胥庭之，何不可哉，则又安见夫认真之必是，而取笑之必非乎？非谓认真不如取笑也，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。无真可认，吾但有笑而已矣。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，吾益有笑而已矣。野菌有异种，曰“笑矣乎”，误食者辄笑不止，人以为毒。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，大家笑过日子，岂不太平无事亿万世？于是乎集《古今笑》三十六卷。

庚申春朝书于墨憨斋

迂腐部第一

子犹曰：天下事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，被迂腐人担误者最多。何也？豪爽人纵有疏略，譬诸铅刀虽钝，尚赖一割。迂腐则尘饭土羹而已，而彼且自以为有学、有守、有识、有体，背之者为邪，斥之者为谤，养成一个怯病天下，以至于不可复而犹不悟。哀哉！虽然，丙相、温公自是大贤，特摘其一事之迂耳。至如梁伯鸾、程伊川所为，未免已甚，吾并及之，正欲后学大开眼孔，好做事业，非敢为邪为谤也。集《迂腐》第一。

问牛

丙吉为丞相，尝出，逢斗者，死伤横道。吉过之不问。已而逢人逐牛，牛喘吐舌，吉止驻，使骑吏问：“逐牛行几里矣？”掾吏谓丞相前后失问。吉曰：“民斗相杀伤，长安令、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，岁竟，丞相课其殿最，奏行赏罚而已。宰相不亲小事，非所当于道路间也。方春，少阳用事，未可太热，恐牛近行，用暑故喘，此时气失节，恐有伤害。三公典调阴阳，职所当忧，是以问之。”

死伤横道，反不干阴阳之和，而专讨畜生口气，迂腐莫甚于此。友人诘余曰：“诚如子言，汉人何以吉为知大体？”余应曰：“牛体不大于人耶？”友人大笑。

驱驴宰相

王及善才行庸鄙，为内史，时谓“鸱集凤池”。俄迁右相，无他施設，唯不许令史辈将驴入台，终日驱逐。时号“驱驴宰相”。

驱驴出堂，正存相体。

弹发御史

宋御史台仪：凡御史上事，一百日不言，罢为外官。有王平，拜命垂满百日，而未言事。同僚讶之，或曰：“王端公有待而发，必大事也。”一日闻进札子，众共侦之，乃弹御膳中有发。其弹词曰：“是何穆若之容，忽睹鬢如之状。”

王躬是保，忠孰大焉，是学丙吉样子。

鹅鸭谏议

高宗朝，黄门建言：“近来禁屠，止禁猪羊，圣德好生，宜并禁鹅鸭。”适报金虜南侵，贼中有“龙虎大王”者甚勇。胡侍郎云：“不足虑！此有‘鹅鸭谏议’，足以当之。”

我朝亦有号“虾蟆给事”者，大类此。

成、弘、嘉三朝建言

成化间，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，云：“近京地方，行役车辆骡驴相杂。骡性快力强，驴性缓力小。今并一处驱驰，物情不便，乞要分别改正。”弘治初，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，云：“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，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，有误军国大计，乞要禁革。”嘉靖初，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，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糖饼：“大者省功而费料，小者料小而费功，乞要擘画定式，功料之间，务在减省，使风俗归厚。”

极小文章，生扭在极大题目上。“肉食者鄙”，信然！

宋罗江

庆历中，卫士震惊宫掖，寻捕杀之。时台官宋禧上言：“此失守于防闲故耳。闻蜀罗江狗赤而尾小者，其傲如神。须诏索此狗，豢于掖庭，以备仓卒。”时号为“宋罗江”。

凡乱吠不止者，皆罗江也，何必曰“无若宋人然”？

罗擒虎、张寻龙

嘉靖中，察院罗相上言：“越州多虎，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。”正言张次贤上言：“人盘岭乃禁中来龙，乞禁行人。”太学诸生遂有“罗擒虎”、“张寻龙”之对。

引《月令》

甘延寿、陈汤既斩郅支单于首，请悬头藁街蛮夷邸间，以示万里，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丞相匡衡议：“《月令》：春，掩骼埋胔之时。宜勿悬。”

还问他斩郅支首是何时？恐不合秋后行刑之律。

谏折柳

程颐为讲官。一日讲罢，未退，上偶起凭栏，戏折柳枝。颐进曰：“方春发生，不可无故摧折。”上掷枝于地，不乐而罢。

遇了孟夫子，好货、好色都自不妨。遇了程夫子，柳条也动一些不得。苦哉，苦哉！

贤良相面

唐肃宗时初诏贤良，一征君首应。上极喜，召对。无他词，但再三瞻望上颜，遽奏曰：“微臣有所见，陛下知不？”上曰：“不知。”对曰：“臣见圣颜瘦于在灵武时。”上曰：“宵旰所致耳。”举朝大笑。帝亦知其为妄人，恐塞贤路，乃除授一令。

举朝官员，还有不管皇帝肥瘦的。此贤良较胜，只怕作令后，反不管百姓肥瘦耳。

京兆尹祷雨

唐代宗朝。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，于朱雀门街造土龙一具，悉召城中巫覡

，以身杂入，共舞于龙所。观者嗤笑。弥月不雨，又请祷于文宣王庙。上闻之，戏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

请禅天下

孝昭时，泰山莱芜山南洶洶有数千人声。民视之，有大石自立，高丈五尺。又上林苑中，大柳树断枯卧地，亦自立生。眭孟推《春秋》之意，以为“石立柳生，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。”即说曰：“董仲舒有言：‘虽有继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受命。’汉家尧后，有传国之运。汉帝宜谁差天下，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，而退自封百里，如殷、周二王后，以承顺天命。”使友内官长赐上此书。霍光恶其妖言惑众，诛之。

此等建言，非汉人不敢，然迂亦甚矣！

卦宜娱乐

宋侍读林瑀，自谓洞于《周易》，尝以仁宗时合《易》之《需》：“《需》之象曰：‘君子以饮食宴乐’。须频宴游，务娱乐，始合卦体，而天下治。”仁宗骇其说，斥之。

饮食宴乐，人主自会，不须相劝。

哭天

汉兵盛，莽忧甚，不知所出。崔发言：“《周礼》及《春秋》：国有大灾，则哭以厌之。故《易》称‘先号咷而后笑’。宜哭天求救。”莽乃率群臣至南郊，陈其符命本末，因搏心大哭，气尽，伏而叩头。又作告天策千余言。诸生小民令旦夕哭，为设餐粥，凡能诵策文者，除以为郎，至五千余人。汉兵入都门，宫中火，莽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辄随之，宫人号呼。时莽绀袍服带玺赭，持虞帝匕首，天文郎按棊于前，时日加某，莽旋席随斗柄而坐，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！”

《孝经》可退贼、息讼、却病

张角作乱，向栩上便宜：“不须兴兵，但遣将于河上，北向读《孝经》，贼自消灭。”

赵韩王以半部《论语》定天下，《孝经》何不可破贼？

国初有孝子王渐，作《孝经义》五十卷，事亦该备。而渐性鄙朴，凡乡里有斗讼，渐即诣门高声诵《义》一卷。后有病者，亦请渐诵书。

修身为本

藩司吴梦蜚家有怪，时出以窃饮食，间窃衣饰金银。吴厌苦之，偶诉监司徐公。徐曰：“邪不胜正。”朱书“修身为本”四大字，令帖堂中。鬼见，拍手挪揄，且出秽语。徐大作。

迂腐有种

唐昭宗时，郑棨为相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竭于攘却之术。棨奏对，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“哲”字。后棨孙珣相梁末帝。唐庄宗兵入汴，帝惶恐不知所为。珣献一策：“愿得陛下传国宝，驰入唐军，以缓其行，而待救兵之至。”帝曰：“宝不足惜，顾卿之行能了事否？”珣俯首徐思曰：“但恐不易耳！”是祖是孙。

开元间，上东封泰山。历城令杜丰办供应，以为从幸人多，设有不虞，仓卒不备，乃造凶器三十具，置诸行宫，光彩赫然。有刺史骇谓：“主上封岳祈福，谁造此不祥？”将索治丰。丰逃卧妻床下，诈死得免。时丰子杜钟为兖州参军，掌厩马刍豆，曰：“御马至多，临日煮之不给，不若先办。”乃煮粟豆二千余石，热纳窖中，及至，皆臭败矣。

是父是子。

治平之学

元胡石塘应聘入京，世祖召见，不觉戴笠倾侧。及问所学，对曰：“治国平天下之学。”上笑曰：“自家一笠尚不端正，又能平天下耶？”竟不用。

陈蕃不扫一室，为欲扫清天下。石塘不正笠，意者志不在一笠也。惜哉不以此对！袁鳧公曰：“尔时方温《大学》，想不到此。”

王安石笑（老版做舒太守笑）

舒王（老版做玉）性耽经史，对客语，未尝有笑容。知常州日，值宾僚大会，倡优在庭，公忽大笑。僚佐呼优，犒之曰：“汝能使太守开颜，真可赏也！”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，乘间问公。公曰：“畴日席上，偶思《咸》、《恒》（老版作常）》二卦，豁悟微旨。自喜有得，故不觉发笑耳！”

对宾客宜思《同人》卦，对酒食宜思《需》卦。可惜一笑，殊不切景。

许子伯哭

许子伯与友人言次，因及汉无统嗣，幸臣专朝，世俗衰薄，贤者放退，慨然据地悲哭。时称“许伯哭世。”

卓老曰：“人以为淡，我以为趣。”子犹曰：“杞人恐天坠，漆室愁鲁亡。若遇许子伯，泪眼成湘江。”

孝泌

江泌，字士深，有孝行，族有与泌同名者，世谓为“孝泌”以别之。然菜不食心，谓其有生意。衣敝多虱，以绵置壁前；恐虱饥死，复置衣中。

五谷都有生意，何以独食？为一虱大费周折，又可笑！

郭逵将略

郭逵伐交州，行师无纪律，其所措置，殆可笑也。进兵有日矣，乃付诸将文字各一大轴，谓之将军下令，字画甚细，节目甚繁。又戒诸将不得漏泄。诸将近

灯火窃观之。徐禧尝见之，云：“如一部《尚书》多，禧三日夜读之，方竟。则诸将仓卒之际，何暇一一也？内一事云：‘一、交人好乘象，象畏猪声，仰诸军多养猪，如象至，则以锥刺猪，猪既作声，象自退走。’”

反支日忌日

王莽败，张竦客池阳。知有贼，当去，会反支日，不去，因为贼所杀。

反支果是凶日，在家且得祸，何况出行！

涇州书记薛昌绪，天性迂僻。梁师入境，涇帅宵遁，临行攀鞍，忽记曰：“传语书记，速请上马！”连促之，薛自匿草庵下，出声曰：“传语太师：但请先行，今日辰是某不乐！”涇帅怒，使人提上鞍鞵，捶其马而逐之，尚以物蒙其面，云：“忌日礼不见客。”

好个薛迂僻，忌日草庵匿。不见客，宁见贼！

检谱角牴

江陵顾云，偶于市上收得孔明兵书，遂负可将十万，吞并四海。每至论兵，必攘袂叱咤，若真对大敌，时谓之“检谱角牴”。

《杂俎》载赌钱咒云：“伊谛弥谛，弥揭罗谛。”念满万遍，呼骰色随意而转。有赵生者信之。诵至千，喜曰：“亦足小胜！”遂与人决赌，连呼不验，丧资而返。顾云何以异此。

奇技自献

新莽时，博募奇技可以攻匈奴者，将待以不次之位。言便宜者以万数。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，连马接骑，济百万师。或言不持斗粮，服药物，三军不饥。或言能飞，一日千里，可窥匈奴。莽试之。取大鸟翻为两翼，头与身皆着毛，通引环纽，飞数百步，堕。莽犹欲获其名，皆拜理军。

李晟、张一中谈兵

成化二年，都察院经历李晟言边务兵机各五事。以荐用旧臣，非所宜言，降调为通判。弘治元年，复上疏，言“臣学兵法四十年，得其奇要”。上《战法》一篇、《急务》二篇，高自称许。上命工部试造战车弓弩，俱不可用，坐虚废钱粮，降四级，为云南曲靖卫知事。十年，复上疏言边事，稍迁都察院照磨。十五年，迁郟阳府抚民同知，不肯行。明年，复上疏，愿边方自效，得旨候有西北边兵备员缺推补。正德四年，冒候缺兵备佥事上书，献《安攘六论》。下兵部，参其大言无实，垂老不悟，姑免罪，放回闲住。八年，再冒衔上兵书五种，仍放回。史称其所制全身铁甲，工部铸而俾试之，行数步辄仆焉。

王弇州云：晟既姓李，而名同西平，其小时雅自负矣。据其弘治元年疏，学兵法已四十年，当亦不下五十。至正德八年，且八十余，而气不少沮，亦人妖哉！

张进士一中，初名宽，湖广襄阳人。流贼犯襄阳，宽以翰林检讨自乞赞军务，建策驱流人还乡，累死者以千万计。寻升按察僉事，坐贪淫革职。至是北虏犯塞，潜来京师，上疏请易旗号盔甲皆为黄色，牌面皆作虎形，曰：“黄为中央之土，以克北方之水。虎惊胡马之目，见必俱退，然后以神枪药箭射之。”且自谓秘机，不敢详于副封，奏疏乞留中不出。下兵部，参其庸妄干进，罢之。

献策官街

高邮学正夏有文，弘治末献书阙下，曰“万世保丰永亨管见”。上嘉之，更“管见”二字曰“策”。夏遂书官衔云“献万世保丰永亨管见天子改为策字高邮州学正夏有文”。

刘、王辱骂

刘宽尝坐客，遣苍头市酒。去久，大醉而还。客不堪之，骂曰：“畜产！”宽须臾遣人视奴无恙否，顾左右曰：“此人被骂畜产，辱莫甚焉，吾惧其自杀耳。”

王昕在东莱，获杀其同行侣者，诘之，未服。昕从容谓曰：“彼物故不归，卿无恙而返，何以自明？”邢邵见文襄，北齐高澄。说此以为笑乐。昕听闻之，诣邵曰：“卿不识造化！”还谓人曰：“子才应死，我骂之极深。”

罚人食肉

李载仁，唐之后也。避乱江陵，高季兴署观察推官。性迂缓，不食猪肉。一日将赴召，方上马，部曲相殴。载仁怒，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，令相殴者对餐之。复戒曰：“如敢再犯，必于猪肉中加之以酥！”

河南令

宋子京留守西都，有同年为河南令，好述利便。以农家艺麦费耕耨，改用长锥刺地下种，自旦至暮，不能一亩。又值蝗灾，科民畜鸡，云：“不唯去蝗之害，兼得畜鸡之利。”克（老版作剋）期令民悉呈所畜。群鸡既集，纷然格斗，势不能止，逐之飞走，尘埃障天。百姓喧阗不已，相传为笑。

据《孟子》，则畜鸡极是王政，但恨不得鸡坊小儿作都司晨耳。

归、王吏治

归太仆有光谪官吴兴。每治事，胥吏辈环挤案旁，几不容坐。归以硃笔饱蘸，捉向诸人，曰：“诸君若不速退，我便洒将来也！”合堂大笑。

吾苏王中吴先生，厚德而拙于吏治。由乡科为县令，每视事有疑，辄密緘条纸，质之记室。一日拆封，见吏匿银，怪之，亟为传问，得教云：“此弊也，宜重惩。”王为点头。久之拆完，王问吏何以匿银，吏坚讳。搜之不得，怒责十板。既退，余怒未息，述诸记室。记室曰：“何不监追赃物，而轻释乃尔

！”王摇首曰：“使不得！责至七八板时，彼羞极，面俱发赤矣！”

掾史养名

汉朱博迁琅琊太守。齐部舒缓养名，博新视事，右曹掾史皆移病卧。博问其故，对言：“惶恐！故事二千石新到，辄遣吏存问致意，乃敢起就职。”博奋髯抵几曰：“齐儿欲以此为俗耶！”皆斥罢之，白巾走出府门。郡中大惊。

不禁盗坟

一朝士赋性甚迂，知河中府龙门县。有薛少卿者，寄籍于县，坟莹松楸忽经盗砍，因诣县投牒陈诉。朝士判曰：“周文王之苑囿，尚得刍菹，薛少卿之坟莹，乃禁樵采？”

昌州佳郡

李丹授昌州倅，以去家远，乃改鄂州。彭渊材闻之，吐饭大步往谒李，曰：“谁为大夫谋？昌，佳郡也？”李惊曰：“何以知其佳？”渊材曰：“海棠无香，昌州海棠独香，非佳郡乎？”

渊材尝言：“平生就死无恨，唯有五事不甘耳！”人问其故。渊材曰：“第一恨鲋鱼多骨，第二恨金橘太酸，第三恨菁菜性冷，第四恨海棠无香，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诗。”闻者大笑。

忌讳

宋文帝。好忌讳，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，悉避之。改【马肉】字为马边瓜，以【马肉】字似祸故也。移床修壁，使文士撰祝，设太牢，祭土神。江谧言及“白门”，上变色曰：“白汝家门！”后梁萧詧恶人发白。汉汝南陈伯敬终身不言“死”。

民间俗讳，各处有之，而吴中为甚。如舟行讳住讳翻，以筴为“快儿”，幡布为“抹布”。讳离散，以梨为“圆果”，伞为“竖笠”。讳狼籍，以郎槌为“兴哥”。讳恼躁，以谢灶为“谢欢喜”。此皆俚俗可笑处。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“快儿”者。

谢在杭云：余所见缙绅中有恶鸦鸣者，日课吏卒左右，彀弓挟弹，如防敌然。值大雪，即不出，恶其白也。官文书一切“史”字、“丁”字、“孝”字、“老”字，皆禁不得用。

湖友华济之常言：其郡守某忌讳特甚。初下车，丁长孺来谒贺。怒其姓，拒之再三。涓人解其意，改丁为千，乃欣然出见。一日御史台有大狱当讞，牒中有病故字，吏以指掩之，守见文义不续，以笔击去吏指。忽睹此字，勃然色变，急取文书于案桌足下旋转数次，口诵“乾元亨利贞”。合堂匿笑。

柳冕为秀才，性多忌讳，应举时，有语“落”字者，忿然见于词色。仆夫犯之，辄加箠楚。常谓安乐为“安康”。闻榜出，遣仆视之。须臾，仆还，冕迎门

曰：“得否？”仆曰：“秀才康了。”

龙骧多讳

《厌胜章》言：“梟乃天毒所产鬼，闻者必罹殃祸。急向梟连吐十三口，然后静坐，存北斗一时许，可禳焉。”汉蒙州刺史龙骧，武人，极讳己名。又父名喈，子名邛，亦讳之。故郡人呼梟曰“吐十三”，鹄曰“喜奈何”，蛩曰“秋风”。部属私相告云：“使君祖讳饭，亦当称甑粥耶？”

讳父名

则天父名護，改华州为秦州。章宪太后父名通，改通州为同州。朱温父名诚，以其旁类戊，改戊己为武己。杨行密父名怱，与夫同音，凡御史大夫，光禄大夫，皆去“夫”字。

御史大、光禄大，是何官衔？何不曰大御史、大光禄？

唐李贺以父名晋，终身不举进士。

韩昌黎曰：“父名晋，不举进士。若父名仁，子遂不得为人乎？”陈锡玄曰：“此讳而近愚者也。”杜衍帅并州，吏请家讳。公曰：“我无讳，讳取枉法赃耳！”斯则达人大观。

袁德师，给事中高之子。九日出糕啖客，袁独凄然不食。北齐刘臻性好啖蚬，以音同父讳，呼为扁螺。

范晔以父名泰，不拜太子詹事。

吕希纯以父名公著，辞著作郎。

刘温叟父名岳，终身不听乐，不游嵩、华。

徐积父名石，平生不用石器，不践石。遇石桥，使人负之而趋。

王逸少父讳正，每书正月为初月，或一月。而其名诸子曰徽之、献之、操之，其孙又名直之。三世同用“之”字，此更不可解。

讳己名

田登作郡，怒人触其名，犯者必笞，举州皆谓灯为“火”。值上元放灯，吏揭榜于市曰：“本州依例，放火三日。”

俗语云：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”本此。

宋宗室有名宗汉者，恶人犯其名，谓汉子曰“兵士”，举宫皆然。其妻供罗汉，其子授《汉书》，宫中人曰：“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，太保请官教点兵士书。”

石虎时，号虎为“王猛”。朱全忠时，号钟为“大圣铜”。又李甘家号柑子为“金轮藏”。杨虞卿家号鱼为“水花羊”。陆先家号牛为“钝公子”，李栖筠家号犀为“独笋牛”。俱以避讳故也。至如天成、长兴中，称牛曰“格耳”，则以屠牛禁严，特隐其名。而僧家谓酒为“般若汤”，鱼为“水梭龙

”，鸡为“钻篱菜”。巧言文过，尤可恶也。

求七十二世祖坟

熊安生在山东时，或诳之曰：“某村故冢，是晋河南将军熊光。去今七十二世，内有碑，为村人埋匿。”安生掘地求之，不得，连年讼焉。冀州长史郑大讷判曰：“七十二世，乃羲皇上人；河南将军，晋无此号。”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。

束带耕田

原平墓下有数十亩田，不属原平。每农月，耕者袒裸。原平不欲使慢其坟墓，乃归卖家资，买此田。三农之月，辄束带垂泣，躬自耕垦。

古者诸侯籍田，冕而青紘，躬秉耒以耕，亦如此光景。

束带应兄语

刘祭酒弟珽，方轨正直。祭酒尝夜呼珽，欲与共语。珽不时答，下床著衣立，然后应。祭酒怪其久。珽曰：“向束带未竟。”

王、刘庄卧

王文公凝靖修重，德冠当世。每就寢息，必叉手而卧，以梦寐中恐见先灵也。见先灵更须衣冠束带、俯首鞠躬，何但叉手？

五代刘词，常被甲枕戈而卧。谓人曰：“吾以此取富贵，岂可一日辄忘？”中进士的，便当席书寝砚；做财主的，便当卧粪寝灰。

读父书

顾恺读父书，每句应诺。见《韵府》

敬妻

樊英常病卧便室中，英妻遣婢拜问，英答拜。或问之，英曰：“妻，齐也。”唐薛昌绪与妻会，必有礼容，先命女仆通语再三，然后秉烛造室，至于高谈虚论，茶果而退。或欲就宿，必请曰：“某以继嗣事重，辄欲卜其嘉会。”候报可，方入，礼亦如之。

妻犯斋禁

周太常泽，字稚都，清洁守礼。尝卧病斋宫。妻窥问所苦，周以为干犯斋禁，大怒，收送诏狱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生世不谐，作太常妻。一岁三百六十日，三百五十九日斋，一日不斋醉如泥。”

《百忌历》

李戴仁性迂缓，娶阎氏，年甚少，与之异室，私约曰：“有兴则见。”一夕，阎忽叩户。戴仁急取《百忌历》看之，大惊曰：“今夜河魁在房，不可行事，谢到而已。”阎惭去。

又汉陈伯敬，与妻交合，必择时日，遣媵御将命，住复数四。

拱手对妾

温公未有子，清河郡君为置一妾。一日，乘间俾盛饰送入书房。公略不顾。妾思所以尝之，取一帙问曰：“中丞，此是何书？”公拱手庄色对曰：“此是《尚书》。”妾乃逡巡而退。

问安求嗣

《国朝史余》云：陈献章入内室，必请命于太夫人，曰：“献章求嗣。”顾主事余庆面质之，因正色曰：“是何言？太夫人孀妇也！”陈嘿然。常熟周木，尝朝叩父寢室。父问谁，曰：“周木问安。”父不应。顷之，又往，曰：“周木问安。”父怒起，叱之曰：“老人酣寝，何用问为？”时人取以为对，曰：“周木问安，献章求嗣。”

不近妓

王琨性谨慎。颜师伯豪贵，设女乐要琨，酒炙皆命妓传行。每及琨席，必令致床上，回面避之，俟其去，方敢饮啖。

此等客，颜不必请；此等席，王不必赴。

蔡君谟守福唐时，会李太伯与陈烈于望海亭，以歌者侑酒，方举板一拍，陈惊怖越席，攀木逾墙而去。

又是一个“陈惊座”！

杨忠襄公邦乂，少处郡庠，足不涉茶房酒肆。同舍欲坏其守，拉之出饮，托言朋旧家，实娼馆也。公初不疑，酒数行，娼艳妆而出。公愕然趋归，取其衣焚之，流涕自责。

心中有妓

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，有妓侑觞。伊川拂衣起，明道尽欢而罢。次日，伊川过明道斋中，愠犹未解。明道曰：“昨日座中有妓，吾心中却无妓。今日斋中无妓，汝心中却有妓。”伊川自谓不及。

欲黥妓面

江东有县尹，欲黥妓女之面，以息诲淫之风。咨访邑中长者。曰：“曾伏观祖训有云：子孙做皇帝，不用黥刺劓割闭割之刑。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，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。”县尹乃悚然流汗，事遂寝。

李退夫秽语

宋冲晦处士李退夫者，为事矫异，居京师北郊。一日种胡荽，俗传口诵秽语则茂，退夫撒种，密诵曰“夫妇之道，人伦之本”云云，不绝于口。忽有客至，命其子毕之。子执余种曰：“大人已曾上闻。”故皇祐中馆阁或谈话，则曰：“宜撒胡荽一巡。”

夫妇果是秽语，处士不错。肖胤雅言，便令胡荽不茂。

雅言

李献臣好为雅言。知郑州时，孙次公为陕漕，罢，赴阙，先遣一使臣入京。所遣乃献臣故吏，到郑庭参，献臣甚喜，欲令左右延饭，乃问之曰：“餐来未？”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，遽对曰：“离长安日，都运已治装。”献臣曰：“不问孙待制，官人餐来未？”其人惭沮而言曰：“不敢仰昧，为三司军将日，曾吃却十三。”盖鄙语谓遭杖为餐。献臣掩口曰：“官人误也，问曾与未曾餐饭，欲奉留一食耳。”

本欲雅言，自费唇舌。

汪司马南溟喜摹古。一日其媳与夫竞宠，割去夫势。僮仓惶趋报。坐客惊问，汪徐徐应曰：“儿妇下儿子腐刑。”

昆山周用斋不识道路，每至转弯，必拱立道左，向人曰：“问津。”负担者不解其义，因指义井与之。

诵经称小人

燕北风俗，不问士庶，皆自称“小人”。宣和间，有辽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正归朝，授检校少保节度使，对中人以上说话，即称“小人”，中人以下，即称“我家”。每日到漏舍诵《天童经》数十遍，其声朗然。且云：“对天童岂可称我？”自“皇天生我”以下二十余句，凡称“我”者，皆改为“小人”：“皇天生小人，皇地载小人，日月照小人，北斗辅小人”云云。诵毕，赞叹云：“这天童极灵圣。”傍一人云：“若无灵圣，如何持得许多小人耶？”雅与不雅，总成迂腐。

《匍匐图》

福州陈烈，动遵古礼。蔡君谟居丧莆田，烈往吊之。将至境，语门人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’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。”于是乌巾烂鞞，偕二十诸生望门以手据地，膝行号恸而入。妇人望之皆走。君谟匿笑受吊。即时李遵画《匍匐图》。

灭灶

梁伯鸾少孤，尝独止，不与人同食。比舍先炊已，呼伯鸾及热釜炊。伯鸾曰：“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！”灭灶更燃之。

事莫妙于善因。伯鸾心术，未免太冷。

怀糒

《物理论》云：吕子义，当世清贤士也，有旧人往存省，嫌其设酒食，怀干糒而往。主人荣其降己，乃盛为饌。义出怀中干糒，求一杯冷水而食之。

饮食必以钱

《风俗通》云：安陵清者郝仲山，每饮马渭水，投三钱于水中。颖川郝子廉亦

然。又郝尝过姊家饭，密留五十钱席下而去。《后汉书》：范丹尝看姊病，设食，丹出门留钱百文。姊追送之。丹见里中刍藁（老版做藁）僮更相怒曰：“言汝清高，岂范史云辈乎！”丹叹曰：“吾之微志，乃在僮竖之口。不可不勉！”遂弃钱而去。

别驾拾桑

隋赵轨为齐州别驾，东邻有桑椹落其家，轨悉拾还之。

别驾亦有公事，哪得此闲工夫？后周张元，性廉洁。南邻有杏二树，杏熟，多落元园中，悉拾以还主。子犹曰：这又是赵轨作俑。

却衣

轩惟行名輓，鹿邑人，清介，四时一布袍。尝督漕淮上，严冬忽堕水，援出裹被坐。有司急进衣，却去，竟俟衣干。

幸有被裹，不然，不学陈三冻杀乎？

埋羹

王璉为宁波守，自奉俭约。一日见饌兼鱼肉，大怒，命撒（疑为撤）而瘞之。世号“埋羹太守。”

太好名，太作业。

珠玉报

贵州廉使孔公，苦节自励。土官以明珠宝玉来献，公悉于堂上椎碎之，遂为土官下火蛊。行抵浙江，火自口出，高数丈而死。

不受可也，椎碎何说？暴殄天物，死宜矣。

仇、管省过

郭林宗谓仇季知曰：“子尝有过否？”季知曰：“吾尝饭牛，牛不食，鞭牛一下，至今戚戚耳！”

管宁泛海，舟覆，曰：“吾尝一朝科头，三晨晏起，过必在此！”

顾协

《北史》：顾协少时，将聘舅息女，未成婚而协母亡。免丧后，不复娶。年六十余，此女犹未他适。协义而迎之，卒无嗣。

此等嫁娶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

吴征士学问

吴征士与弼，一日出获，手为镰伤，流血不止。举视伤处，曰：“若血不即止，而吾收之，即是为尔所胜。”言已而获如故。又往游武夷，过逆旅，索宿钱至多三文。坚不与。或劝之，曰：“即此便暴殄天物！”乃负担夜去。

吴康斋召至京师，常以两手大指食指作圈，曰：“令太极常在眼前。”长安浮薄少年竟以芦菔投其中，戏侮之，公亦不顾。

太极冤

娄谅自负道学，佩一象环，名太极圈。桑悦怪而作色曰：“吾今乃知太极扁而中虚！”作《太极诉冤状》，一时传诵。

心学二图

天顺初，漳州布衣陈剩夫，名真晟，诣阙献“心学二图”。其一为《天地圣人之图》：大书一“心”字，以上一点规而大之，虚其中曰“太极”，左曰“静”，作十六点黑，右曰“动”，作十六点白；自是如旋螺状，凡十点弯而向左；又各作十八点，如前而大，每一点包二卦，以为“太极生生之义尽于此矣”。其一为《君子法天之图》，亦大书一“心”字，其上点规而大之，虚其中曰“敬”，左曰“静”，右曰“动”，各作互圆相入，左半黑而白，白复黑，右半白而黑，黑复白，即太极之阴阳动静也。下礼部，掌部事侍郎邹干不知说云何，为寝其事。

万物一体

一儒者谈“万物一体”。忽有腐儒进曰：“设遇猛虎，此时何以一体？”又一腐儒解之曰：“有道之人，尚且降龙伏虎，即遇猛虎，必能骑在虎背，决不为虎所食。”周海门笑而语之曰：“骑在虎背，还是两体，定是食下虎肚，方是一体。”闻者大笑。

茶具

范蜀公与温公游嵩山，以黑木盒盛茶。温公见之，惊曰：“景仁乃有茶具耶！”

谢在杭曰：“一木盒盛茶，何损清介，而至惊骇。宋人腐烂乃尔！”子犹曰：“此箕子啼象箸之意也。”

装胡桃

相国吴石湖一日宴客，以胡桃装就而后笼罩。公屡装不就。一僮先以桃下罩，用碟盛起。公抚膺叹曰：“民伪日滋矣！”

怪诞部第二

子犹曰：人情厌故而乐新，虽雅不欲怪，辄耳昵之，然究竟怪非美事。纣为长夜之饮，通国之人皆失日，以问箕子，箕子不对。箕子非不能对也，以为独知怪矣。楚王爱细腰，使群臣俱减餐焉。议者谓六宫可也，群臣腰细何为？不知出宫忽见腰围如许，王必怪，怪则不测，即微王令，能勿减餐乎哉？夫使人常所怪而怪所常，则怪反故而常反新矣。新故须臾，何人情之不远犹也？昔富平孙冢宰在位日，诸进士谒选，齐往受教。孙曰：“做官无大难事，只莫作怪！”真名臣之言乎，岂唯做官！集《怪诞》第二。

天文冠

新莽好怪，制天文冠，使司命冠之，乘乾车，驾坤马，左苍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鸟，后玄武，右仗威节，左负威斗，号曰赤星，以尊新室之威命。司命孔仁妻坐祝诅事连及，自杀。仁见莽，免冠谢。莽使尚书劾仁“擅免天文冠，大不敬”。有诏勿问，更易新冠。

到王莽身上，周官、井田，俱属怪诞，不止天文冠已也。

大像

天后宠僧怀义，为作夹纈大像，小指中犹容十数人，构天堂以居焉。又杀牛取血画大像，首高二百尺。云怀义刺膝血为之。张于天津桥南，忽大风起，裂像为数百段。

《酉阳杂俎》载札青事

上都市肆恶少，好为札青。有张干者，札左膊曰：“生不伯京兆尹”，右膊曰“死不畏阎罗王”。又有王刁奴，以钱五千召札工，于胸腹为山池亭院，草木飞走，无不毕具，细若设色。京兆尹薛元赏悉仗杀之。又高陵县捉得髅身者宋元素，札七十一处，刺左臂曰：“昔日已前家未贫，千金不惜结交亲。及至凄惶觅知己，行尽关山无一人。”右膊札葫芦，上札出人首，如傀儡戏所谓“郭公”者。县吏不解，问之，言葫芦精也。

蜀市人赵高，满背髅毗沙门天王。吏欲杖其背，见天王辄止。恃此转为坊市患。李夷简擒而杖之，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。经旬日，高袒衣历门叫呼，乞“修理天王功德钱”。

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，背刺天王像，自言能得神力。每朔望，具乳糜，焚香袒坐，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。

贞元中，荆州市中有鬻札者，制为印，上簇针为众物状，如蟾蜍鸟兽，随人所欲，印之刷以石墨，精细如画焉。

天下事久必成套，无怪不常，即札印一事可见。

荆州街男子葛清，自颈已下，通札白居易诗。段成式尝与刺客陈至呼观之，令其自解。背上亦能暗记，反手指其札处，至“不是花中偏爱菊”，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；“黄夹缬窠寒有叶”，则指一树，树上挂缬窠，窠纹绝细。凡札三十余首，体无完肤。陈至呼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。

蜀小将韦少卿，少不喜书，嗜好札青。其季父尝令解衣，视胸上札一树，树杪集鸟数千，其下悬镜，镜鼻系索，有人止于侧牵之。叔不解，问焉。少卿笑曰：“叔不曾读张燕公诗云‘挽镜寒鸦集’邪？”叔大笑不已。

陈锡玄曰：此直以亲之枝供儿戏耳，可谓非夷俗耶？独有一道士为郭威、冯晖雕刻，则有异焉。刺郭于项，右作雀，左作谷粟。刺冯以脐作瓮，中作雁数只

。戒曰：“他日雀衔谷，雁出瓮，是尔亨日。”后郭祖秉麾，雀谷稍近，比登极，雀遂衔谷。而冯是时为帅，雁亦自瓮中累累出类。一时雕刺，却寄先征，异哉！

剃眉

彭渊材初见范文正公画像，惊喜再拜，前磬折，称“新昌布衣彭几幸获拜谒。”既罢，熟视曰：“有奇德者，必有奇形。”乃引镜自照，又捋其须曰：“大略似之矣，但只无耳毫数茎耳，年大当十相具足也。”又至庐山太平观，见狄梁公像，眉目入鬓，又前再赞曰：“有宋进士彭几谨拜谒。”又熟视久之，呼刀镊者使刺其眉尾，令作卓枝入鬓之状。家人辈望见惊笑。渊材怒曰：“何笑？吾前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，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剃眉，何笑之乎！”

《笑林》评曰：“见晋王克用，即当剔目；遇娄相师德，更须折足矣！”子犹曰：“此等人，宜黥其面强学狄青，卸其膝使学孙臆。”或问其故，曰：“这花脸如何行得通？”

异服

进士曹奎作大袖袍。杨衍问曰：“袖何须此大？”奎曰：“要盛天下苍生。”衍笑曰：“盛得一个苍生矣！”

今吾苏遍地曹奎矣！

翟耆年好奇，巾服一如唐人，自名唐装。一日往见许彦周。彦周髻髻，著犊鼻裤，蹑高屐出迎。翟愕然。彦周徐曰：“吾晋装也，公何怪？”

只容得你唐装！

北齐宋道晖，阜城人，与同郡熊安生并称经师。道晖好著高翅帽、大屐，州将初临，辄服以谒见，仰头举肘，拜于屐上，自言“学士比三公”。后齐任城王湣鞭之，道晖徐呼“安伟！安伟！”出谓人曰：“我受鞭不著体。”复蹑屐翩翩而去。冀州为之语曰：“显公钟，宋公鼓，宋道晖屐，李洛姬肚。”谓之“四大”。显公，沙门也。宋公，安德太守。

今人称颂经师，必以绛帐为贤，而以高帽大屐为丑，不知道晖特迂怪可笑耳，未若马融之可耻也。融以一代大儒，门生满天下，而谄事梁冀，献《西第颂》。又李固之诛，疏草实出融手，视高帽大屐岸然于任城王之前者，相去何啻千里！

元佑中，米元章居京师，被服怪异。戴高檐帽，既坐轿，为顶盖所碍，遂撤去，露顶而坐。一日出保康门，遇晁以道。以道大笑。下轿握手，问曰：“晁四，你道似甚底？”晁云：“我道你似鬼章！”二人抚掌绝倒。时西边获贼寨首领鬼章，槛车入京，故以为戏。

蜀中日者费孝先筮《易》，以丹青寓吉凶，谓之“卦影”。其后转相祖述。画

人物不常，鸟或四足，兽或两足，人或儒冠而僧衣，故为怪以见象。米元章好怪，常戴俗帽，衣深衣，而蹑朝靴。人目为“活卦影”。

假面假衣冠

张幼于燕居，多用假面。少与山僧处嘿厚。一日往京觅官，过别。张笑谓曰：“我儒人尚无宦情，汝反不禁中热耶？”及拜官归，乘马相访。张星冠羽服，戴假面出迎，口不发一辞，推以乘骑，观者载道，马不得前。又郁山人璠，携村妓至，曰：“妇能诗，请联句。”坐方洽，共夫忽以儒衣冠登座，讶客不当近其内。客欲散，止之曰：“吾当以干戚解围。”仍用羽服假面与揖逊，夫惊而逸。

假面对假僧、假儒正妙！

张敕幼于晚年改名敕。尝过江阴薛世和，薛方拜鸿臚归，见架上衣冠，门有系马，竟服其衣冠，乘马张盖，报张、薛二孝廉之谒。二公具衣冠送迎，宾主略不相讶。

世上衣冠半假也，幼于特为拈示。

宴死祭生

黄彪夜看张敕，见其斋中设筵，敕独居主人位，嘿若谈对。问其故。答曰：“今日宴死友张之象、董宜阳、何良傅、莫如忠、周思兼五人。我念所至，辄与心语。”彪笑曰：“以公所邀，谅诸君必赴。”

诸君奇客，张奇情，黄亦奇语。

张孝资与张敕善，尝谓敕曰：“予倘先君歿，当烦设祭。及吾来也，盍先诸？”敕奇其意，为卜日，悬祭文，设几筵籩豆。孝资至，先延之后阁，令僮相赞礼，伶人奏乐，出之，正襟危坐，助祭者朗诵祭章，声伎满堂，香烟缭绕。敕赠以诗云：“祭是生前设，魂非死后招。”

金陵史痴名忠，字廷直。年逾八十，预命发引，已随而行，谓之“生宾”。孝资生祭类之。

张幼于赎罪

张居士腊月朔谒家庙，楼匾忽堕。张曰：“此祖宗怒我也！”因沐浴茹素，作“自责文”，囚服长跽谢过，凡七日，以巨石压顶。令家奴下杖数十。已而口占“赎罪文”，备述生平读书好客之事。因起更衣，插花，披锦，鼓乐导之而出，曰：“祖宗释我矣！”

苏、湛引过

苏世长在陕，邑里犯法，不能禁，乃引咎自挝于市廛五百。人疾其诡，鞭之流血，长不胜痛楚而走。

侧身修行足矣，而成汤以身代牺；闭阁思过足矣，而世长以身受挝。是皆已甚

也！鞭之流血，长不容不走矣；倘桑林之神真欲奉享，不知商王意下如何？湛子文朴令江夏，勤省过失，设有小愆，辄以状自劾，使吏望阙呼名，已唯诺示改。

虚文可厌！

殓如封角

司马文正公薨，程正叔以臆说殓之，如封角状。东坡嫉其怪妄，怒诋曰：“此岂‘信物一角，附上阎罗大王’者耶！”

唐末吴尧卿以佣保起家，托附权势，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。及广陵陷，军人识尧卿者，咸请啗之。毕师铎不许，夜令易服而遁。至楚州，为雠所杀，弃尸衢中。其妻以纸絮苇棺敛之。未及就圻，好事者题其上云：“信物一角，附至阿鼻地狱。请去斜封，送上阎罗大王。”时人以为笑端。苏语本此。

饲犬

畅师文好奇尚怪。总帅汪公张具延饮。主人方送正饭，师文忽颐使其童，泻羹于地，罗笼饼其侧。主命再供。既至，又复如前，径推案上马而去。后使人问之，因作色曰：“独不见其犬乎？或寝或叱，列于庭下，是不以犬见待，且必以犬见噬也！吾故饲之而出耳。”

犬客并列，亦是主人不谨，莫怪！莫怪！

洁疾

畅纯父有洁疾。与人饮，必欲至尽，以巾拭爵，干而后授之，则喜，自饮亦然。食物多自手制，水唯饮前桶，薪必以尺，葱必以寸。一日，刘时中与文子方同过，值其濯足。畅闻二人至，辍洗而迎，曰：“适有佳味，可供佳客。”遂于卧内取四大桃置案上，以二桃洗于濯足水中，持啖二人。子方与时中云：“公洗者公自享之，勿以二桃污三士也。”因于案上各取一颗，大笑而去。纯父过以洁自信。

齐王思远性简洁，客诣己者，衣服垢秽则不前，必刑仪新楚，乃与促膝。及客去，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。

同时丘明士蓬首散发，终日酣醉。李珪之曰：“吾见王思远，便忆丘明士；见丘明士，便忆王思远。”

宗炳之性洁，宾客造之者，去未出户，辄令拭席洗床。

遂安令刘澄有洁癖，在县扫拂郭邑，路无横草，水翦虫秽，百姓不堪。

王维居辋川，地不容微尘，日有十数帚扫治。专使两僮缚帚，有时不给。

王思微好洁，左右提衣，必用白纸裹手指。宅中有犬汗屋栋，思微令门生洗之，意犹未已，更令刮削；复言未足，遂令易柱。

荆公夫人吴，性好洁，与公不合。公自江宁乞归私第，有一官藤床，吴假用未

还。官吏来索，左右莫敢言。公直跣而登床，偃仰良久。吴望见，即命送还。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，裂绮将成，忽有猫卧其旁，夫人将衣置浴室下，任其腐败，终不与人。

荆公终日不梳洗，虬虱满衣，当是月老错配。

米元章有洁疾，盥手以银为斗，置长柄，俾奴仆执以泻水于手，呼为“水斗”。已而两手相拍至干，都不用巾拭。有客造元章者，去必濯其坐榻。巾帽亦时时洗涤。又朝靴偶为他人所持，必甚恶之，因屡洗，遂损不可穿。

周仁熟与米芾交契。一日，芾言：“得一砚，非世间物，殆天地秘藏，待我识之。”答曰：“公虽名博识，所得之物，真贗各半，特善夸耳。”芾方发笥检取，周亦随起，索巾涤手者再，若欲敬观状。芾喜出砚。周称赏不已，且云：“诚为尤物，未知发墨何如？”命取水，未至，亟以唾点磨墨。芾变色，曰：“一何先恭后倨？砚污矣，不可用！”周遂取归。或作子瞻唾砚，非也。

芾初见徽宗，命书《周官篇》于御屏。书毕，掷笔于地，大言曰：“一洗二王恶札，照耀皇宋万年！”周殿撰谓芾善夸，诚不谬。周非欲砚，特以米好洁，聊资嬉笑耳。周后复以砚归米，米竟不取。

倪云林事

倪云林名瓚，元镇其字也。性好洁。文房拾物，两僮轮转拂尘，须臾弗停。庭前有梧桐树，旦夕汲水揩洗，竟至槁死。尝留友人宿斋中，虑有汗损，夜三四起，潜听焉。微闻嗽声，大恶之，凌晨令童索痰痕，不得，童惧笞，拾败叶上有积垢似痰痕以塞责。倪掩鼻闭目，令持弃三里外。其寓邹氏日，邹塾师有婿曰金宣伯，一日来访。倪闻宣伯儒者，倒屣迎之。见其言貌粗率，大怒，掌其颊。宣伯愧忿，不见主人而去。邹出，颇怪之。倪曰：“宣伯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，吾斥去之矣！”初张士诚弟士信，闻倪善画。使人持绢，侑以重币，欲求其笔。倪怒曰：“倪瓚不能为王门画师！”即裂去其绢。士信深衔之。一日，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，闻小舟中有异香。士信曰：“此必一胜流。”急傍舟近之，乃倪也。士信大怒，即欲手刃之。诸人力为营救，然犹鞭倪数十。倪竟不吐一语。后有人问之，曰：“君被窘辱而一语不发，何也？”倪曰：“一说便俗。”

或又言：元镇因香被执，囚于有司，每传食，命狱卒举案齐眉。卒问其故，不答。旁曰：“恐汝唾沫及饭耳！”卒怒，锁之溺器侧。众虽为祈免，愤哽竟成脾泄。今人以太祖投之厕中，谬也。

又闻倪元镇嗜茶，其用果按者名“清泉白石”，非佳客不供。有客请见且弥月矣，倪鉴其诚，许之。客丰神飘洒，倪甚欣洽，命进此茶。客因渴，再及而尽。倪便停盞入内，终不出。客请其故。倪曰：“遇清泉白石，不徐徐赏味，定

非雅士。”又倪有清秘阁，人所罕到；有白马，极护惜。会母病，请葛仙翁诊视。时天雨，葛要以白马相迎。既乘马，乱行泥淖中，人马俱污。及门，先求登清秘阁。倪不敢拒，葛蹑屐而上，喷唾狼籍，古玩书籍翻覆殆遍。倪自是遂废此阁，终身不登。或云倪有仙骨，葛以此破其迂僻，冀得度世，惜乎其不悟也。

倪元镇于女色少所当意。一日眷金陵赵歌姬，留宿别业，心疑不洁，俾之浴。既登榻，以手自顶至踵，且扞且嗅。扞至阴，复俾浴。凡再四，东方既白，不复作巫山之梦。

同时杨廉夫耽好声色，每会间，见歌儿足小，即脱其鞋，载盞行酒，谓之“金莲杯”。一日与倪会饮，杨脱妓鞋传觞。倪怒，翻案而起。杨亦色变，席遂散。后二公竟不复面。

恶妇人

梁萧警恶见妇人，虽相去数步，亦云“遥闻其臭”。

世间逐臭之人又何多也！

《朝野异闻》载何、颜学问

嘉、隆间，讲学盛行，而楚人颜山农之说最奇，谓“贪财好色，皆从性生，天机所发，不可阨之，第勿留滞胸中而已”。门人罗汝芳成进士，戒且勿廷对。罗不从。明年遇之淮上，笞之十五，挟以游。罗唯唯惟命。后至南都，以挟诈人财事发，捕之官，笞五十，不哀祈，亦不转侧，困圉圉且死。罗力救之，得出。出则大詈不已，谓“狱我者尚知我，而汝不知我也！”罗亦唯唯。

何心隐者，其才高于颜山农，而狠幻过之。尝言：“天地一杀机也。尧不能杀舜，舜不能杀禹，故以天下让。汤、武能杀桀、纣，故得天下。”少尝师事山农。山农有例：师事之者，必先毆三拳，而后受拜。心隐既事山农，察其所行，意甚悔。一日，值山农之淫于村妇也，匿隐处，俟其出而扼之，亦毆三拳，使拜削弟子籍。

按颜谪戍归，八十余尚无恙，而何竟为张江陵所杀，幸与不幸耳。然江陵未相时，访耿御史，坐席未暖而去。何从屏后窥之，便谓“此人能杀我”，亦异矣哉！

陈公戒酒

南京陈公镐善酒。督学山东时，父虑其废事，寓书戒之。乃出俸金，命工制一大碗，可容二斤许，镌八字于内，云：“父命戒酒，止饮三杯。”士林传笑。按：公为山东提学时，夜至济阳公馆。庖人供膳无箸，恐公怒责，公略不为意。或请启门外索，弗许。庖人乃削柳条为箸。公曰：“礼与食孰重？”竟不夜餐。亦迂介之士也。子犹曰：“簠簋始于土斲，安知削柳非箸之始乎？迂儒不

知礼意，但立异取名耳。不然，胡不并三杯戒之？”

浴酒

石裕造酒数斛，忽解衣入其中，恣沐浴而出，告子弟曰：“吾平生饮酒，恨毛发未识其味。今日聊以设之，庶无厚薄。”

洞天圣酒

虢国夫人就屋梁悬鹿肠，其中结之，有宴则解开，于梁上注酒，号“洞天圣酒”。

杨希古佞佛

杨希古性迂僻，酷嗜佛法。尝设道场于第，每凌旦，辄入其内，以身俯地，俾僧据其上，诵《金刚经》三遍。

暴城隍

万历己丑，苏郡大旱。时石楚阳为守，清惠素闻，祷雨特切。乃舁城隍于雩坛，与之对坐，去盖暴烈日中。神像皴裂，而石感暑疾几殆。《猗园》谓江公铎，误也，

项王庙

《夷坚支（疑为夷坚志）》：和州士人杜默，累举不成名，性英傥不羁。因过乌江，入谒项王庙。时正被酒沾醉，才炷香拜讫，径升偶坐，据神颈，拊其首而恸，大声语曰：“大王有相亏者。英雄如大王，而不能得天下；文章如杜默，而进取不得官！”语毕，又大恸，泪如迸泉。庙祝畏其获罪，扶掖以出，秉烛检视神像，垂泪亦未已。

以愤王遇歌豪，正如重歌“拔山”，那得不泪！石介作“三豪诗”，谓杜默歌豪，石曼卿诗豪，欧阳永叔文豪。

李状元刺

相传马状元铎母，马氏妾也。嫡妒不容，再嫁同邑李氏，复生一子，名马，后亦中状元。上喜其文，御笔于马旁加其字，名李骐。越三日，牖传凡三唱，无应者。上曰：“即李马也。”骐乃受诏。每投刺，“骐”字黑书“马”。朱书“其”。

相传徐髯翁受武宗知遇，曾以御手凭其左肩，遂制一龙爪于肩上，与人揖，只下右手。亦怪事也。

一母生二状元，奇哉！宋陈尚书与潘荣之交厚。潘无子，陈有妾宜子，乃以借之，即了翁之母也。未几，潘生子名良贵，其母遂往来两家焉。一母生二名儒，亦前所未有。

诗文好怪

罗玘为文，率奇古险怪。居金陵时，每有撰造，必栖踞乔木之颠，霞思天想。

或时闭坐一室，客于隙间窥，见其容色枯槁，有死人气。都穆乞伊考志铭，铭成，语穆曰：“我为此铭暝去四五度矣！”

怪道志铭多说鬼话！

刘几有文名。欧公知贡举，得几卷，曰：“天地轧，万物茁，圣人发。”公续之曰：“秀才刺，试官刷！”以朱笔直勒之。

卢仝号玉川子，诗体与马异俱尚险怪。二人“结交诗”云：“同不同，异不异，是谓大同而小异。”

亭馆奇名

江西右谕萧大山，好奇之士，名其堂曰“堂堂堂”，轩曰“轩轩轩”，亭曰“亭亭亭”。陈越经江西，萧邀饮，遍历亭馆以观其匾。至一洞，因戏之曰：“何不云‘洞洞洞’？”萧为不怪。

晒腹书

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晒书。”

东坡谓晨饮为“浇书”。李黄门谓午睡为“摊饭。”

解语神枢

苗耽进士尝自外游，归途疾甚，不堪登升。适有辇棺而回者，以其价贱，即就而寢息其中。至洛东门，阍者不知其中有人，诘其来由。耽谓其讶己，徐答曰：“衣冠道路得病，贫不能致他物相与，无怪也！”阍者曰：“吾守此三十年矣，未尝见有解语神枢！”

陆舟

张思光给假东去。世祖问：“卿往何处？”答云：“臣陆处无屋，舟居非水。”后日，上以问其从兄思曼。思曼曰：“融近东出，未有居止，权牵小船于岸上住。”

痴绝部第三

子犹曰：虎头三绝，痴居一焉。痴不可乎？得斯趣者，人天大受用处也！碗大一片赤县神州，众生塞满，原属假合，若复件件认真，争竞何已？故直须以痴趣破之。过则骄，不及则愚，是各有不受用处。若夫妒、爱、贪、嗔，还以认真受诸苦恼。至痴而恶焉，则畜生而已矣。毋为鸱吓，毋为螳怒；不望痴福，且违痴祸。集《痴绝》第三。

痴趣

陶渊明日用铜钵煮粥为食，遇发火，则再拜曰：“非有是火，何以充腹？”

贾岛常以岁除，取一年所得诗，祭以酒，曰：“劳吾精神，以是补之。”

方镡隐天门山，以棕榈叶拂书，号曰“无尘子”，月以酒脯祭之。

韩退之尝登华山巅，穷极幽险，心悸目眩，不能下，发狂号哭，投书与家人别。华阴令百计取之，方能下。

便知心术胜章子厚。

张旭大醉，以头濡墨而书。

苏州痴

苏人好游。袁中郎诗云：“苏人三件大奇事，六月荷花二十四，中秋无月虎丘山，重阳有雨治平寺。”

此正苏州人一生大正经处。

米颠事

米元章知无为军，见州廨立石甚奇，命取袍笏拜之，呼曰“石丈”。言事者闻而论之，朝廷传以为笑。或语芾曰：“诚有否？”芾徐曰：“吾何尝拜！乃揖之耳。”

宋徽宗在艮岳，召米芾至，令书一大屏，指御案间端砚，使就用之。芾书成，即捧砚跪请曰：“此砚经臣濡染，不堪复以进御。”上大笑，因以赐之。

只痴进，不痴出。

米元章一帖云：“承借剩员，其人不名，自称曰‘张大伯’。是何老物，辄欲为人父之兄？若为大叔，犹之可也。”

米元章尝为书画学博士，后迁礼部员外郎，数遭白简，逐出。一日，以书抵蔡京，诉其流落，且言“举室百指，行至陈留，独得一舟如许大”，遂画一艇于行间。京哂焉。时弹文正谓其颠，而芾又历告诸执政，自谓“久任中外，并被大臣知遇，举主累数十百，皆用吏能为称首，一无有以颠蒙者。”世遂传《米老辩颠帖》。

东坡在维扬，一日设客，皆名士。米元章亦在座，酒半，忽起曰：“世人皆以芾为颠。愿质之子瞻！”公答曰：“吾从众！”

唯不自谓痴，乃真痴。今则痴人比比是矣。饰痴态以售其奸，借痴名以宽其谤，此又古人中所未有也。

米芾好奇，葬其亲润州山间，不封不树。尝自诧于人，言莫有知其穴者。有王相者，素与米游，甚狎，独知之。米一日与客游山，因至墓所，周览之次，相忽溲于草间。米色变，意甚怒，然业已讳之，竟不敢止相。

米芾方择婿，会建康段拂，字去尘。芾择之曰：“既拂矣，又去尘，真吾婿也！”以女妻之。

去髯

郭恕先放旷不羁，尤不与俗人伍。宋太宗闻其名，召赴阙，馆于内侍者窦神兴舍。恕先长髯而美，一日忽尽去之。神兴惊问其故，曰：“聊以效髻。”

畏痴

涓石梁性畏，见己之影，以为鬼也，惊而死。

陆念先生平畏鬼，畏水，畏狗。夜寝必拥持一人乃安，不然亦与连榻，不得远去数武。近道未尝就舟，适远当渡阔处，则洪饮取醉，重衾蒙首，闷卧艚中。或故牵之出，即狂呼哀鸣，不啻就死。行街市中，见犬必避人后。或闻狺狺声，辄狂奔无地。欲访客，必令一人前驱卫之。徐声远寓韩氏园，庭蓄驯鹤。陆诣徐，偶应门无人，立俟户外良久，徐始觉。因调之曰：“公畏鹤如狗，奈天下笑何？”

骄痴

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，矜伐过实。诸少年因相称誉，以为戏弄。为散骑常侍，与谢瞻连省。夜于月下长咏，白云“得先贤风制”。瞻每遥赞之，长康弥自力忘倦。瞻将眠，语捶脚人令代。愷之不觉有异，遂讽咏达旦。

捶脚人何必不如白家老妪，得他赞亦自好。

子美善郑广文，尝以《花卿》及《姜楚公画鹰歌》示郑。郑曰：“足下此诗可以疗疾。”他日郑妻病，杜曰：“尔但言‘子璋骷髅血模糊，手提掷还崔大夫’。如不瘥，即云‘观者徒惊帖壁飞，画师不是无心学’。未间，更有‘昔日太宗拳毛騧，近时郭家狮子花’。如又不瘥，虽和、扁不能为矣！”

顾愷之以一厨画寄桓玄。玄发厨后窃之，而缄闭如故。后愷之来启，已空，笑曰：“妙画通灵，变化去矣！”

喜得句

葑门老儒朱野航，颇攻诗。馆于王氏，与主人晚酌罢，主人入内。适月上，朱得句云：“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几见月当头。”喜极发狂，大叫叩扉，呼主人起。举家皇骇，疑是火盗。及出问，始知，乃取酒更酌。

一酒也，先生赏诗，主人压惊。

闽人周朴，性喜吟诗。每遇景物，搜奇抉思，日旰忘返，苟得句，则欣然自快。时适野，逢一负薪者，忽持之，厉声曰：“我得之矣！句云‘子孙何处为闲客，松柏被人伐作薪。’”樵夫矍然惊骇，掣臂弃薪而走。遇徼卒，疑樵者为偷儿，执而讯之。朴徐往告卒曰：“适见负薪，因得句耳。”卒乃释之。一士人欲戏之，一日跨驴于路，见朴来，故欹帽掩面，吟朴旧诗云：“禹力不到处，河声流向东。”朴闻，遽随其后。士促驴而去，略不顾。行数里，追及，语曰：“仆诗‘河声流向西’，非‘向东’也。”士人颌之而已。闽中传以为笑。

太史公

山人某姓者，自负其才，傍无一人。途中闻乞儿化钱声甚凄惋，问曰：“如此

哀求，能得几何？若叫一声‘太史公爷爷’，当以百钱赏汝。”乞儿连唤三声，某倾囊中钱与之，一笑而去。乞儿问人云：“太史公是何物，值钱乃尔？”

金老童

乌程金生，七十余犹应童子试，为文鄙俚，而高自矜期，人见之无不笑者，因诘之云：“凡文章，令人赞美，尚非其至；若奇快之极，不禁欢笑。古名人之笔，赞美有之，其能发人笑者，即王、唐不数数也！”金信之，自是有笑其文者，金亦随之抚掌。尝对人云：“吾某文为某某先生所笑。”以此自炫焉。遇缙绅，辄拜称门生，冀其荐达。缙绅亦利其呈课，以为笑端。适陈令经正试士，缙绅预言老童之状，令独标其名为一案，召语之曰：“汝的是奇才，不愧案首。惜汝齿长，留作来生未了事可也。”金逢人辄道令之知而不举，以为忌才，欲持卷讼之学道。众言：“令惜汝才，奈何仇之？”苦谕乃止。

余亲见此老数艺，犹记其“牛羊父母”题破云：“二兽归二亲，弟肆杀兄论也。”“校人烹之”破云：“校人方畜鱼之命，而必熟之焉。”又自言：“曾诣友人家，值会课，题为‘闵子骞冉伯牛’。众方搁笔，苦于难破，吾破之曰：‘四贤中二贤，德行中可取也。’友人见我二‘中’字切题，喜极，无不笑倒者。”

愚痴

顾恺之痴信小术。桓玄尝以一柳叶给之，曰：“此蝉翳叶也。以自蔽，人不见己。”恺之引叶蔽己，玄佯眯而溺之。恺之信玄不见己，受溺而珍叶焉。

裴令公性慕禅林，往往挂衲，所生子女，多名“师女”、“僧儿”。潜令婢妾承事禅师，留其圣种。

则天内宴甚乐，河内王懿宗忽起奏曰：“臣急告君，子急告父！”则天大惊，引前问之。对曰“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，近敕州县征送，大有损折。”则天怒曰：“朕诸亲会饮甚欢，汝是亲王，为三百户封，几惊杀我！”敕令曳下。黄鲁直有痴弟，畜漆琴而不御，虫虱入焉。鲁直嘲之曰：“龙池生壁虱。”而未有对。鲁直之兄大临，见床下以溺器畜生鱼，问之，其弟也。大呼曰：“可对‘虎子养溪鱼’。”

昆山孙嘿斋名云，进士。乃孙性驽，已破家尽矣，唯余两坐机。一日见携鳖过者，欲买而无钱，以一机与换之。其人将机售邻家，得米二斗。邻家意欲成对。其人曰：“易耳。”乃复以鳖往换。孙顿足曰：“何不早来，果有一机，适已碎作薪，煮鳖矣！”

妒痴

李益有妒痴，闲妻妾过虐，每夜撒灰扃户，以验动静。

据小说：李十郎负霍小玉，其痴疾乃霍为祟而然。

昆山陈梧亭言：其邑某秀才亦有痴疾，而性更迂缓。夜在家，尝伏暗处，俟其妻过，据前拥之。妻惊呼，则大喜曰：“吾家出一贞妇矣！”一日，唤土工甚急，继之以怒。工方为大家治屋，屡辞不获，乃舍而就之。问何造作，指门内壁间一隙曰：“为塞此。”工愠曰：“拨忙而来，宜先其急者。”答曰：“汝何知？此隙虽小，间壁有瘦长汉，尽可钻入，吾是以汲汲也！”又岁中藏橘，腐溃不可食，乃携于桥栏上，每双数而掷之河中。人问曰：“既弃，何数为？”答曰：“虽弃物，亦要一见数目。”

爱痴

尾生与女子期于梁。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

万世情痴之祖。

荀奉倩与妇至笃。冬月，妇病热，乃出中庭，自取冷，还以身熨之。吴下韦生貌劣而善媚，于冬月宿名妓金儿家。妓每欲用余桶，韦辄先之，候桶暖方使乘坐。

按奉倩竟以伤逝不寿，同脱火宅，固所愿也。韦生终与金儿谐好，岂余桶债不了耶？

吴中陈体方以诗名。有妓黄秀云，性黠慧，喜诗，谬谓体方曰：“吾必嫁君。然君家贫，乞诗百首为聘。”体方信之，苦吟至六十余章，神竭而歿，情致清婉。方苦吟时，人多笑其老耄被给，而欣然每夸于人，以为奇遇。

按体方每有吟咏，必先索酒。将死，头戴野花，肩舆遍游田前，狂醉三日乃逝。亦异人也！

宠妃

齐后主宠冯淑妃。周师之攻晋州也，羽书告急，帝方猎，欲还。妃请更杀一围，从之，城遂没。帝至，作地道攻之。城陷十余步，将士乘势欲入。帝敕且止，召妃共观之。妃妆点不获时至，周人以木拒塞城，遂不下。

后燕慕容熙宠爱苻后。从伐高句骊，至辽东，为冲车地道以攻之。城且陷，欲与后乘辇而入，不听将士先登。由是城守复完，攻之不克。未几苻后死，熙悲号气绝，久而复苏。大殓已讫，复启其棺，与之交接。服斩辘食粥，制百僚于阁内设位哭临，使有司案检，有泪者以为忠孝，无则罪之。群臣震惧，无不含辛致泪焉。

眇娼

秦少游云：娼有眇一目者，贫不能自贍，乃西游京师。有少年从数骑出河上，见而悦之，遂大嬖幸，取置别第中，嗫嚅伺奉，惟恐不当其意。有书生嘲之，少年忿曰：“自余得若人，还视世之女子，无不余一目者。夫佳目得一足矣，奚以多焉？”

内园小儿

《幸蜀记》：唐僖宗宠内园小儿张浪狗。一日以无马告，因密与百金，俾自买之。浪狗求得马，置宣徽南院中。帝因独行往观，绕马左右，连称好马。其马未调，忽尔腾跃，踏帝左肋，遂昏倒。浪狗惊惶，以银盂注尿灌之。良久方苏，伪称气疾，医人候脉，谓是膀胱气，投治不效而崩。

其密与百金也，如窃餐饵婢；其独行观马也，如顽童背师；其倒地灌尿也，如无赖吃打，全然不象皇帝矣！

爱子

《清波杂志》：端拱二年，河南府言：前郢州刺史穆彦璋，以爱子死，不愿生，挺身入山林饲饿虎。

嗔痴

《吕氏春秋》：齐庄公时，有士曰宾卑聚，梦有壮子叱之，唾其面。惕然而寤，终夜坐不自快。明日告其友曰：“吾少好勇，年六十无所挫辱。今夜辱吾，将索其形，期得之则可，不得将死之！”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，三日不得，却而自歿。

常熟秦廷善，性多憨怪，尝阅史至不平时，必拊案切齿。一日观秦桧杀岳飞，大怒，且拍且骂。妻劝之曰：“家惟十几，已碎其八矣。留此吃饭亦好。”廷善叱之曰：“汝与秦桧通奸耶？”遂痛击之。

贪痴

玄宗欲相牛仙客，虑时议不协，问于高力士。力士亦以为不可。上怒曰：“即当相康【巩/言】！盖举极不可者言耳。左右窃报【巩/言】即拜相。【巩/言】以为然，乃盛服趋朝，就列延颈，冀有成命。时人笑之。

世庙时，通州虏急，怒大司马丁汝夔，置之辟。缙绅见而叹曰：“仕途之险如此，有何宦情！”中一人笑曰：“若使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，只索抛却。若使一月杀一个，还要做他。”

王溥父祚，致仕家居。呼一瞽者问寿，历举八十、九十，以至百岁，皆云：“未也，此寿星命，最少亦须一百三、四十岁！”祚喜甚，令更推中间莫有疾厄否。瞽细数至百二十岁时，曰：“只此年流星欠利。”祚便惊愕。瞽者曰：“无伤也，微苦脏腑，寻便安耳。”祚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：“尔辈切记，此年莫着我吃冷汤水！”

庐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，忘其姓名，体貌魁岸，饮啖酒肉，有兼人之量。晚节服饵丹砂，躁于冲举。魏王之镇浚阳也，郡斋有双鹤，因风所飘，憩于道馆，回翔嘹唳，若自天降。道士且惊且喜，焚香端简，前瞻云霓，自谓当赴上天之召，命山童控而乘之。羽仪清弱，莫胜其载。毛伤背折，血洒庭除，抑按久

之，是夕皆毙。翌日，驯养者诘知其状，诉于公府。王不之罪。处士陈沆闻之，为绝句以讽云：“啖肉先生欲上升，黄云踏破紫云崩，龙腰鹤背无多力，传语麻姑借大鹏。”

近年浙中一士夫学仙，屏居已久，妄自意身轻，可以飞举。乃于园中垒案数层，登而试之。两臂才张，遽尔坠损，医药弥月治愈。

相位，至尊也，而极不可者亦作妄想。杀，惨祸也，而慕兵部尚书者，不怕一月杀一个。富贵之迷人如此哉！富贵不已，则思寿，寿不已，则思仙。痴而贪，犹可言也，贪而痴，不可言矣。有梦贷人以钱者，早遇其人，索偿甚急。其人怒曰：“汝梦耶？”梦者曰：“固也。汝即梦中偿我亦可，但不得赖。”此以痴而贪者也。秦皇、汉武，竭天下之力以求神仙。梁武三舍身同泰寺，群臣出钱赎之。此以贪而痴者也。

恶痴

齐文宣晚年留情沈湎，肆行淫暴。或袒露形体，涂傅粉黛，游行市肆。或使刘桃枝、崔季舒负之而行，担胡鼓而拍之，歌讴不息。或持牟槊游行市廛，问妇人曰：“天子何如？”答曰：“颠颠痴痴，何成天子？”遂杀之。裴谒之好直谏，文宣临以白刃，颜色不变。帝曰：“痴汉何敢尔？”杨愔曰：“彼望陛下杀以取后世名耳！”帝投刃叹曰：“小子望我杀以成名，我终不成尔名！”

文宣尝醉至北宫。适太后坐一小榻，帝手自举床，后便坠落，颇伤。既醒，大惭，遂令多聚柴欲自焚。太后惊惧，亲自持挽。乃令高归彦执杖，口自责疏，脱背就罚，敕归彦：“杖不出血，当斩汝！”太后涕泣抱持，乃许笞脚五十。

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，两栋相距二百余尺，工匠危怯，皆系绳自防。帝登脊疾走，都无怖畏，时复雅舞，折旋中节。又召死囚以席为翅，从台飞下，免其罪戮。

文宣宠幸薛嫔，忽疑其与清河王岳通，无故斩首，藏之于怀。出东山宴，劝酬始合，忽探出头，投于盘上。支解其尸，弄其髀为琵琶，一座莫不丧胆。帝方收取，对之流泪，叹惜云：“佳人难再得！”载尸出葬，自被发步哭送之。

幼主戏令黑衣为羌兵，鼓噪陵城，而亲率内参临拒。又自晋阳东巡，单马驰骛，衣解发散而归。又好不急之务。一夜索蝎至急，民间一蝎价与珠等，及旦征得三升。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，帝自弊衣为乞食儿。又为穷儿之市，亲自交易。

隋炀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，得数斛。夜出游山放之，光遍岩谷。

明帝崩，东昏恶灵在太极殿，欲速葬。徐孝嗣固争，得逾月。每当哭，辄推喉痛。大中大夫羊阐入临，号恸俯仰，帻遂脱地。帝辍哭大笑，

东昏每出游走，恶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惟置空宅。一月率二十余出。既往，无定处。尉司常虑得罪，应旦出，夜便驱逐，有不及披衣徒跣走出者。或病人不便扶持，中道弃之，多死。一产妇不能行，帝入其室，令剖腹视男女焉。

东昏开渠立堤，躬自引船。堤上设店，坐而屠肉。百姓歌曰：“阅武堂，种杨柳，至尊屠肉，潘妃沽酒。”

先是郁林王尝曰：“佛法言：有福生帝王家，今见作天王，便是大罪，动见拘束，不如市边屠沽儿百倍！”宝卷殆其故智耳！

唐太子承乾，好狎群小，尝募亡奴，盗民间牛马，自临烹煮，与所幸厮役共食之。又与汉王云昌善，朝夕同游戏，大呼交战，击刺流血，以为笑乐。

风流箭

宝历中，帝造纸箭、竹皮弓，纸间密贮龙麝香末。每宫嫔群聚，帝射之。中，有浓香触体，了无楚害，宫中名“风流箭”。为之语曰：“风流箭，中的人人愿！”

痴畜生

鹅性痴，见人辄伸颈相吓。故俗称痴人为“鹅头”。

螳螂怒臂，以当车辙。

鳊鱼性痴，见人则树其鬣，谓人惧己也。

海中乌鳊鱼，有八足，能集足攒口，缩口藏腹。腹含墨，值渔艇至，即喷墨以自蔽。渔视水黑，辄投网获之。

锦鸡爱其毛羽，自照水，因而有溺死者。

陕西生半翅鸟，倍大如鸽鹑，肉味亦如之。性极痴，又谓之“半痴”，亦曰“痴半斤”。好视红物，飞不远，辄下歇。人着红裙袄以诱之，则近身凝视不去，故可得。

蚺蛇大者如柱，性喜花。尝出逐鹿食，寨兵数辈，满头插花趋赴，蛇必驻视。渐近，竟拊其首，大呼“红娘子”，蛇头亦俛不动。壮士大刀断其首。众奔散，伺之有顷，蛇身觉，奋迅腾掷，旁小木尽拔，力竭乃毙。数十人舁之，一村饱其肉。

螳螂，嗔痴也。鹅与鳊，骄痴也。乌鳊，愚痴也。锦鸡，爱痴也。半翅、蚺蛇，爱痴亦贪痴也。故痴趣非人不能领，若恶痴，则畜生之不若矣！

专愚部第四

子犹曰：人有盗范氏钟者，负之有声，惧人之闻，遽自掩其耳。太行、王屋二山，高万仞，愚公年九十，面山而居，恶而欲移之。二事人皆以为至愚，抑知秦政之鞭石为移山，曹瞞之分香为掩耳乎？彼自谓一世之英雄，孰知乃千古之愚人也。故夫杨广与刘禅同亡，国忠与苍梧齐蔽。平生凶狡，徒作笑柄，静言

思之，不愚有几？集《专愚》第四。

昏主

刘玄称帝，群臣列位，低头以手刮席，汗流不止。

司马文王问刘禅：“思蜀否？”禅曰：“此间乐，不思。”郤正教禅：“若再问，宜泣对曰：‘先墓在蜀，无日不思。’”会王复问，禅如正言，因闭眼。

王曰：“何乃似郤正语？”禅惊视曰：“诚如尊命！”

大受用福人。

晋惠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，问左右曰：“此鸣者为官乎？为私乎？”侍中贾胤对曰：“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”时天下荒馑，百姓多饿死。帝闻之，曰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

晋阳失守，齐后主出奔。斛律孝卿请帝亲劳将士，为帝撰辞，且曰：“宜慷慨流涕，感激人心。”众既集，帝不复记所受言，遂大笑。左右亦群哈。将士莫不解体。

王太后疾笃，使呼宋主子业。子业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那可往？”太后怒，谓侍者：“取刀来剖我腹，那得生宁馨儿！”

隋兵入台城，群臣劝依梁武见侯景故事。后主曰：“吾自有计。”乃挟宫人十余出景阳殿，欲投井中。袁宪及夏侯公韵苦谏，不从；以身蔽井。后主与争，久之方得入。军人呼井不应，欲下石，乃闻叫声。以绳引之，怪其太重，乃与张贵妃、孔贵嫔同束而上。后人名为“辱井”。初，贺若弼拔京口，彼人密启告急。叔宝为饮酒，遂不省之。高颍至，犹见启在床上，未开封也。叔宝既谒隋主，愿得一官号。隋主曰：“叔宝全无心肝！”

杨玄感败。帝命推其党与，曰：“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则相聚为盗耳。不尽加诛，无以惩后！”由是所杀三万余人。帝后至东都，顾盼街衢，谓侍臣曰：“犹大有人在！”

笑话有独民县知县，如杨广之言，须作独民国皇帝方可。○二刘、晋惠，皆土偶也。齐、宋三主，皆乳豎也。若杨广之才气，自足笼罩天下，而“不欲人多”一语，其愚乃甚于前六主者。迨星象示异，而始引镜自照，曰：“好头颈，谁当斫之！”此话又前六主所不肯说者矣。故天愚可开，人愚不可开。

逃债埋钱

周赧王为诸侯所侵逼，名为天子，实与家人无异。贯于民，无以偿，乃登台避之。因名曰“逃债台”。

宋明帝或奢费过度，府藏空虚，乃令小黄门于殿内埋钱，以为私藏。

周赧王是“债主”，宋明帝是“地藏王”。

反贼

张丰好方术。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，以五采囊裹石，系丰肘，云“石中有玉玺”。丰信之，遂反。既当斩，犹曰：“肘后有玉玺。”旁人为椎破之，乃知被诈，仰天曰：“当死无恨！”

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，妖贼王始聚众泰山，自号“太平皇帝”，父冏为太上皇，兄林为征东将军，泰为征西将军。德遣车骑将军王镇讨擒之。人谓之曰：“何为妖妄，自贻族灭？父及兄弟何在？”始曰：“太上皇蒙尘在外，征东、征西为乱兵所杀。如朕今日，复何聊赖！”其妻赵氏怒曰：“君止坐此口，以至于死，如何临刑犹自不革？”答曰：“皇后不达天命，自古及今，岂有不亡之国哉！”行刑者以刀环筑其口。始曰：“今为卿所苦，崩即崩尔，终当不易尊号。”

蠢父蠢子

苏州徐检庵侍郎，老而无子，晚年二妾怀孕，小言争竞，已坠其一矣。其一临蓐欲产，徐预使日者推一吉时，以其尚早，劝令忍勿生。逾时子母俱毙。《猗园》谓巨室子妇，误。

受了小夫人性躁的亏。养子不肖，有不如无。徐公不愚！但不知老夫人生徐公时，曾忍不曾忍？

《稗史》：吴蠢子年三十，倚父为生，父年五十矣。遇星家推父寿当八十，子当六十二。蠢子泣曰：“我父寿止八十，我到六十以后，那二年靠谁养活？”徐公正防此一着！

《韩非子》云：东家母死，哭之不哀。西家子曰：“社胡不速死？吾哭之必哀。”齐人谓母为社。

蠢夫

苍梧绕孔子时人。娶妻而美，以让其兄。

考《南蛮传》，乌浒人如是。乌浒在广州南，交州北。见《南州异物志》。杨国忠出使江浙。逾年，妇在家产男，名胙。国忠归，妇告以“远念成疾，忽昼梦尔我交会，因得孕”。国忠以为夫妇相念，情感所至，欢然不疑。

老贼多诈！

平原陶丘氏娶妇，色甚令，复相敬重。及生男，妇母来看，年老矣。母既去，陶遣妇颇急。妇请罪。陶曰：“顷见夫人衰齿可憎，亦恐新妇老后，必复如此，是以相遣，实无他也。”

佛家作五不净想，亦是如此，莫笑莫笑！

越中一士登科，即于省中娶妾。同年友问曰：“新人安在？”答曰：“寄于湖上萧寺。”同年云：“僧俗恐不便。”答曰：“已扁之矣。”同年云：“其如水火何？”答曰：“锁钥乃付彼处。”

呆谕德

唐顺宗在东宫，韦渠荐崔阡拜谕德，为侍书。阡触事面墙，对东宫曰：“某山野鄙人，不识朝典，见陛下合称臣否？”东宫笑曰：“卿是官僚，自合知也。”

安禄山曰：“臣不知太子是何官？”类此。然彼诈愚，此真愚。

呆刺史

周定州刺史孙彦高，被突厥围城，不敢诣厅，文符须征发者，于小窗接入。锁州宅门，及报贼登垒，乃身入柜中，令奴曰：“牢掌钥匙，贼来，慎勿与！”

呆参军

杭州参军独孤守忠，领租船赴都。夜半急集船人，至则无别语，但曰：“逆风必不得张帆。”

呆县丞

南皮丞郭务静，初上，典王庆案。郭曰：“尔何姓？”庆曰：“姓王。”须臾庆又来，又问何姓，庆又曰“姓王。”郭怪愕良久，仰看庆曰：“南皮左史总姓王。”又一日，与主簿刘思庄语，曰：“夜来一贼从内房出。”刘问：“亡何物？”郭曰：“无所亡。”刘曰：“不亡物，安知为贼？”郭曰：“但见其踉跄而走，未免致疑耳。”

山东马信由监生为长州县丞，性朴实。一日乘舟谒上官，上官问曰：“船泊何处？”对曰：“船在河里。”上官怒，叱之曰：“真草包！”信又应声曰：“草包也在船里。”

按：信清谨奉法，一无所染，后以荐擢，至今县治有去思碑焉。子犹曰：“如此草包，岂不胜近来金囊玉篋！”

呆主簿

德清有马主簿，本富家子，愚不谙事。忽一晚三更时，扣大令门甚急。令以为非火即盗，惊惶而出。簿云：“我思四月间田蚕两值，百姓甚忙，何不出示，使百姓四月种田，十月养蚕，何如？”令曰：“十月间安得有叶？”簿无以对，徐云：“夜深矣，请睡罢。”自以后每夜出，其妻必给以“倭子在外，不可出”。遇圣节，其妻曰：“可出行礼。”簿摇手曰：“且慢且慢，有倭子在外。”

智短汉

则天朝大禁屠杀。御史娄师德使至陕，庖人进肉。问：“何为有此？”庖人曰：“豺咬杀羊。”师德曰：“豺大解事！”又进鲙，复问之。庖人曰：“豺咬杀鱼。”师德叱曰：“智短汉！何不道是獭？”

服槐子

道士黄可，孤寒朴野。尝谒舍人潘佑，潘教以服槐子，可丰肌却老，未详言服法。次日，潘入朝，方辨色，见槐树烟雾中有人若猿狙状。追视之，可也。怪问其故，乃拥槐徐对曰：“昨蒙指教，特斋戒而掇之。”潘大噱而去。

诵判

周沈子荣诵判二百道，赴天官试，竟日不下笔。人问荣，荣曰：“与平日诵判绝不相当。有一道事迹同而人名别，遂曳白而出。”来年选判水碓，又搁笔。人问荣，荣曰：“我诵水碓是蓝田，今富平，如何下笔？”

拙对

《谐史》：河南一士夫延师教子，其子不慧。出对曰：“门前绿水流将去。”子对云：“屋里青山跳出来。”士夫甚怒。一日士夫偕馆宾诣一道观拜客。道士有号彭青山者，脚踏，闻士夫至，跳出相迎。馆宾谓士夫曰：“昨令公子所谓‘屋里青山跳出来’，信有之矣。”士夫乃大笑。

商季子悟道

商季子笃好玄，挟资游四方，但遇黄冠士，辄下拜求焉。偶一猾觊其资，自炫得道，诱之从游。季子时时趣授道，猾以未得便，唯唯而已。一日至江浒，猾给云：“道在是矣！”曰：“何在？”曰：“在舟檣杪。若自升求之。”乃置资囊檣下，遽援檣而升。猾自下抵掌连呼趣之，曰：“升！升！”至杪犹趣曰“升”。季子升无可升，忽大悟：“此理只在实处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！”抱檣欢呼曰：“得矣！得矣！”猾挈资疾走。季子既下，犹欢跃不已。观者曰：“咄！彼猾也，挈若资去矣！”季子曰：“否否！吾师乎！吾师乎！此亦以教我也！”

唐皎注官

贞观中，唐皎除吏部侍郎，常引人入铨，问：“何方稳便？”或云其家在蜀，乃注与吴。复有云“亲老先住江南”，即唱之陇右。有一信都人希河朔，因给云：“愿得江淮。”即注与河北一尉。由是大为选人所欺。

检觅凤毛

宋武帝尝称“谢超宗殊有凤毛”。超宗父名凤。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坐，出候超宗，曰：“闻君有异物，欲觅一见。”谢谦言无有。道隆武人，正触其父讳曰：“方侍宴，至尊说君有凤毛。”谢徒跣还内。道隆谓检觅凤毛，待至暗而去。

门蝇背龙

《北史》：庠狄伏连居室患蝇，杖门者曰：“何故听入！”左右皆蝇营之辈，偏自不觉。

宋仁宗时，大名府有营兵，背生肉，蜿蜒如龙。时程天球判大名，见之骇曰

：“此大犯禁！”乃囚其人于狱，具奏于朝。上览其奏，笑曰：“此赘耳，何罪？”即令释之。

周世宗以方面大耳为罪。背肉如龙，真可疑矣！

回回

夷人党护族类，固其习性同然，而回回尤甚。京师隆福寺成，民人纵观，寺僧云集。一回回忽持斧上殿，杀僧二人，伤者二三人。即时执送法司鞫问，云：“见寺中新作轮藏，其下推轮者，皆刻我教门形像。悯其经年推运辛苦，是以讎而杀之。”

孔子恶作俑，这回子恼得不错。

不知忌日

权龙襄不知忌日，谓府吏曰：“何名私忌？”对曰：“父母亡日，请假，布衣蔬食，独坐房中不出。”权至母忌日，于房中静坐，有青狗突入，大怒曰：“冲破我忌日！”更陈牒，改作明朝，好作忌日。

依桓玄不立忌日，惟立忌时，更便。或谓桓玄非礼。余笑曰：“今士君子之辈不忌日，不忌时，专一‘忌刻’，又何也？”金熙宗时，移书宋境曰：“皇帝生日，本是七月。今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，已权作九月一日。”若生日可权，忌日亦可改矣。

唐文宗开成元年，诏曰：“去年重阳取十九日，今改九月十三日为重阳。”又张说上《大衍历序》，宋璟上《千秋表》，并以八月五日为端午。苏子瞻云：“菊花开时即重九。”在海南艺菊九畹，以十一月望与客泛酒作重九。古人不拘类如此。在今日，则为笑话矣。

性忘

唐三原令阎玄一性忘。曾至州，于主人舍坐。州史前过，以为县典也，呼欲杖之。史曰：“某州佐也。”玄一惭谢。须臾县典至，玄一疑即州佐也，执手引坐。典曰：“某县佐也。”又惭而止。

唐临朐丞张藏用善忘。尝召一匠不至，大怒，使擒之。匠既到，适邻邑令遣人赍牒来。藏用读毕，便令剥赍牒者，笞之至十。起谢杖，因请其罪，藏用方悔其误，乃命里正持一器饮之，而更视他事。少顷，忽见里正，指酒曰：“此何物？”里正曰：“酒也。”藏用曰：“何妨饮之！”里正拜饮。藏用遂入衙斋。赍牒人竟不得饮，扶杖而出。

性糊涂

沂州刺史李元晶，怒司功郑承明，欲笞之，先令屏外剥进。承明狡猾，值博士刘琮珽来，给以“上怒来迟，令汝剥入”。琮珽以为实，便脱衣，承明转遣吏卒擒进，乃自逸。元晶见剥至，辄命杖数十。琮珽起谢曰：“蒙恩赐杖，请示

罪名。”元晶始觉误答，怒曰：“为承明所卖！”亦不追治。

唐张利涉昼寝，忽惊觉，索马入州，叩刺史邓恠，谢曰：“闻公欲赐责，死罪死罪！”恠曰：“无之。”涉曰：“司功某甲所言之。”恠大怒，呼某甲，欲加杖。甲苦诉无此语。涉乃徐悟，前请曰：“望公舍之，涉恐是梦中见说耳。”

王皓，字季高，少立名行，性懦缓。曾从齐文宣北伐，乘一赤马，旦蒙霜气，遂不复识，自言失马，虞侯为求，不获。须臾日出，马体霜尽，系在目前，方云：“我马尚在。”

李文礼性迟缓，时为扬州司马。有吏自京还，得长吏（疑为史）家书，云姊亡。李仓卒闻之，便大恸。吏曰：“是长史姊。”李徐悟曰：“我无姊，向亦怪道。”

不是性缓，还是性急。无姊且哭，况有姊乎？李公定多情者。

马速非良

李东阳尝得良马，送陈师召骑入朝。归，成诗二章，怪而还其马，曰：“吾旧所乘马，朝回必成六诗。此马止二诗，非良也。”东阳笑曰：“马以善走为良。”公思之良久，复骑而去。

不知骰色

李西涯尝与陈师召掷骰得么，指曰：“吾度其下是六。”反之，果六，色色皆然。师召大惊，语人曰：“西涯天才也！”或曰：“给公耳！上么下六，骰子定数，何足为异？”师召笑曰：“然则我亦可为。”因诣西涯。西涯已先度其必至，别置六骰，错乱其数矣。师召屡揣之，不中，乃叹曰：“公真不可及也，岂欺我哉！”

周用斋事

昆山周用斋先生，性绝驽。幼时每为同学诱至城上，则盘桓而不能下。其处馆也，值黄梅时，见主家暴衣，问其故。曰：“凡物此候不经日色，必招湿气。”周因暴书囊，并启束脩陈之。馆童窃数件去。周往视，讶其减少。童给云：“为烈日所销耳。”偶舟行，见来船过舟甚速，讶问之。仆以“两来船”对。乃笑曰：“造舟者何愚也，倘尽造两来船，岂不快耶？”后成进士，过吏部堂，令通大乡贯。周误以为“大乡官”，乃对曰：“敝乡有状元申瑶老。”吏部知其驽，麾使去。出谓同人曰：“尚有王荆老未言，适堂上色颇不豫，想为此也。”又曾往娄东吊王司马，时元美遘先司马之难。误诣王学士宅。荆石以省亲在告。学士锦衣出迓，周不审视，遽称“尊公可怜”者再。学士曰：“老父幸无恙。”周曰：“公尚未知尊人耗耶？己为朝廷置法矣！”学士笑曰：“得无吊凤洲乎？”周悟非是，急解素服言别。学士命交原刺。周曰：“不

须见还，即烦公致意可也。”其愤愤多此类。

又闻先生诸事愤愤，独工时艺。初仕为县令，既升堂，端坐不语。吏请金书以尝之。周怒曰：“贼狗奴！才想得一佳破，为汝扰乱矣！”偶有迎谒，道中为一门子所诱，识其味。既归乡，童仆皆蔑远之。独老门公殷勤启事，遂与之昵；无节，因病死。

广东先达事

罗汝珍言其乡肉价每斤一分八厘。有先达为下所欺，必用三分。偶于他席上谈肉甚贵。主人云：“不贵也，止一分八厘耳。”归以责仆。仆曰：“有之，但非佳肉。”明日如数市臭肉以进。食之不美，更不思他席所食之佳，辄准前价。又使仆盪银，每偷取，辄给曰：“银散则折也。”某未信。明日仆乃取大银盪而未殊者予曰：“裂如许大孔，能不折乎？”

左道

晋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。子恭有异术，尝就人借瓜刀，其主求之，子恭曰：“当即相还。”既而刀主行至嘉兴，有鱼跃入船中。破之，得刀。子恭死，泰传其术。及泰为道子所诛，其从子恩逃入海。众谓泰蝉蜕仙去，就海中从恩。后寇临海，为太守辛景所破，穷蹙自沉于海而死。妖党及妓妾皆谓之“水仙”，相随溺者以百数。

事魔吃菜法

事魔食菜法：其魁为“魔王”，佐者曰“魔翁”、“魔母”。以张角为祖，虽死汤镬，不敢言“角”字。谓人生为苦，若杀之，是救其苦也，谓之“度人”。度人多，则可以成佛。即身被杀，又谓“得度”，由是轻生嗜杀。方腊之乱，其徒肆起。

佛骨

唐懿宗遣使迎佛骨。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，上曰：“朕生得见之，死亦无恨。”比至京，降楼膜拜，流涕沾臆。

佛牙是金刚钻，佛骨又是何物？

方士

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。王使人学之，学未就而客死。王大怒，诛之。王不知客之欺己，而诛学者之晚也。

《稗史》：钟生好仙，多方学修炼之术。每向人曰：“做得半日仙人而死，亦所瞑目！”

李抱贞晚喜方士，饵孙季长所治丹，至二万丸，遂不能食。且死，以彘肪谷漆下之，疾少间，益服三千丸而卒。

留都一守备建玉皇阁于私第，延方士炼丹。方士知其有玉绦环，价甚高，给曰：“玉皇好系玉绦环。”即献之。方士并窃丹鼎而去。时许石城作诗嘲云。

“堆金积玉已如山，又向仙门学炼丹。空里得来空里去，玉皇原不系绦环。”

脉望

《北梦琐言》：张【易文】尚书少子，尝闻壁鱼入道函中，蠹食“神仙”字，身有五色，是名“脉望”，吞之则仙。遂多书“神仙”字，碎剪入瓶中，捉壁鱼投之，冀得蠹食。不能得，忽成心疾。

宋人、郑人等

宋有澄子者，亡缙衣。求之途，见妇人衣缙者，辄欲取之。妇入不与。澄子曰：“子不如速与我。我所亡者纺缙也，今子衣繻缙也。以繻缙当纺缙，子岂不得哉？”

郑县人卖豚，人问其价，曰：“道远日暮，安暇语汝？”

郢人欲为大室，使人求三大围之木。人与之车毂，跪而度之，曰：“大虽有余，长实不足。”

魏人夜暴疾，命门人钻火，是夕阴暝，督促颇急。门人忿然曰：“君责人亦大无理！今暗如漆，须得火照之，可觅钻火具耳！”

郑人有欲买履者，先且度其足，而置之其坐。至市，忘操之。已得履，乃曰：“吾忘持度。”反归取之。及反，市罢，遂不得履。人曰：“何不试之以足？”曰：“宁信度，无自信也。”

郑县人卜子，使其妻为裤。请式，曰：“象故裤”。妻乃毁其新，令如故裤。郑人有得车轭者，而不知其名，问人曰：“此何种也？”曰：“车轭。”俄而复得一，又问之，曰：“车轭。”怒曰：“是何车轭之多也！”以为欺己，因与之斗。

汉人过吴，吴人设笋。问知是竹，归而煮其床箒，不熟。曰：“吴人輶輶，欺我如此！”

昔有越人善泅。生子方晬，其母浮之水上。人怪问之，则曰：“其父善泅，子必能之。”

周之世卿，赵之使将，皆越姬之智也。

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中坠于水。遽刻其舟曰：“是吾剑所坠处也。”舟去及岸，从刻处入水求之。

此与胶柱鼓瑟、守株待兔，皆战国策士之寓言也。

楚王

楚王佩玦逐兔，患其破也，因佩两玦以为豫。两玦相触，破乃愈迅。

虾蟆为马

伯乐令其子执《马经》画样求马，经年无似者。更求之，得一大虾蟆，归白父曰：“得一马，隆颅跌目，脊郁缩，但蹄不如，累趋。”伯乐笑曰：“此马好跳踯，不堪御也。”

艾子

齐人献木履于宣王，略无刻斫之迹。王曰：“此履岂非出于生乎？”艾子曰：“鞋楦是其核也。”

沈屯子

沈屯子入市，听唱书，至杨文广被围柳城，内乏粮，外阻救，蹙然兴叹不已。友拉之归，日夜忧念不置，曰：“文广围困至此，何由得解？”家人因劝出游，以纾其意。忽见担竹入市者，则又念曰：“竹末甚锐，道上行人必有受其刺者。”归益忧病。家人为之请巫。巫曰：“稽冥籍，若来世当轮回作女人。所适夫麻哈回也，貌甚陋。”沈忧病转剧。亲友来省者慰曰：“善自宽，病乃愈耳。”曰：“若欲吾宽，须杨文广围解，负竹者归家，麻哈回作休书见付乃得也。”

迂仙别记吴下张夷令所辑，余摘其尤廿四条

迂公出，遭酒人于道，见殴，但叉手听之，终不发言。或问公何意，曰：“倘毙我，彼自抵命，吾正欲其尔尔！”

迂公与卫隐君奕。卫着白子。公大败，积死子如山，枰中一望浩白。公痛懊曰：“老子命蹇，拈着黑棋！”

陈孝廉喜奕，公以棋劣，故得近，每受饶四子。一日奕罢，公适输四子，色然惊顾曰：“顷若不见饶，定是和局！”

公过屠肆，见砧旁棋局甚设，一癞头奴取子布算。公便跨柜坐，与奴奕，大败。拈子掷地，欲碎其局。奴曰：“此主人棋，何与尔事？”公曰：“若然，即败亦何与我事？”便回面作喜，拾子更着。

“烟锁池塘柳”，五字寓五行，昔称“鰥对”。公一日夸向客曰：“吾得所以对之矣！‘冀粟陈献忠’，意取‘东西南北中’也。”（炮镇海城楼。又对锈堵油烟机）

乡居有偷儿夜瞰公室。公适归，遇之。偷儿大恐，弃其所衣羊裘而遁。公拾得之，大喜。自是羊裘在念，入城，虽丙夜必归。至家，门庭晏然，必蹙额曰：“何无贼？”

公性酷忌僧，口讳“僧”字，遇诸途，必索水涤目，如狭巷不及避，肩相摩，必解衣浣之，七日而后服。有馈以诗扇者，中有“竹院逢僧”之句，辄掷还曰：“咄！此晦君当自受之！”

张夷令曰：“如今和尚惯持疏簿，见之果是晦气。”

尝集谢光禄所，试雨前新茶。坐客虚吸缓引，寻味良苦。独到公，才上口，碗脱手矣。光禄曰：“好知味者！”公曰：“吾去年饮法亦如是。”

公读书未识字，每附会知文，见制义，辄胡乱甲乙之。尝谓谢茂才曰：“凡文章以趣胜，须作得有趣，才有趣，若作得无趣，便无趣矣。”谢曰：“善！”遂书诸绅，终身诵之。

黄驾部圃中凿池起土，累岸如丘，草从生之。公一日游池上，抠衣拨草而过，心厌之，谓黄曰：“尔时开池，何必挑土？不挑，是草应在水底矣。”杨太医妄称诗，高咏其“立夏诗”云：“昨夜春归去，今日景风生。”公听之，骤征其解。或戏应曰：“此令亲何景峰讳春者，昨夜恶发暴亡，今日再生。太医作诗庆之耳。”公径起急走，诣何。值何正啖饭，公雪涕被面，掣其筯曰：“兄魂魄初复，神观未定，饭且少进。”何大怪疑。以为祟，且唾且骂驱闭门外。公怒，遂与何绝交。

公病目，将就医。适犬卧阶阴，公跨之，误蹶其项，狗逐啮公裳裂。公举似医。医故熟公，调之曰：“此当是狗病目耳。不尔，何止败君裳？”公退思：“吠主小事，暮夜无以司儆。”乃调药先饮狗，而以余沥自服。

汪刺史自官还，公谒之。偶有执贄刺史者，中有双鹅。少选，鹅以喙插翅而伏。公忽讯刺史曰：“使鹅作梦，还复梦鹅否？”刺史大笑，曰：“君夜来何梦？”

马肝有大毒，能杀人，故汉武帝云：“文成食马肝而死。”客有语次及此者，公适闻之，发辩曰：“客诳语耳，肝故在马腹中，马何以不死？”客戏曰：“马无百年之寿，以有肝故也。”公大悟。家有畜马，便剖其肝，马立毙。公掷刀叹曰：“信哉毒也！去之尚不可活，况留肝乎？”

公尝宴客，酒酣，隐几熟睡。及觉，便谓经宿，张目视客曰：“今日未尝奉招，何复见降？”客曰：“怪君昨日不送客耳。”

尝过袁洗马，见袁手把一编，且阅且走。公便问：“何书？”洗马曰：“廿一史。”公曰：“吾久闻廿一史名，意谓兼车充栋，看来百余叶耳！幸便借我，抄讫送还，何如？”

里中有富家行聘，盛筐筐而过公门者。公夫妇并观之，相谓曰：“吾与尔试度其币金几何？”妇曰：“可二百金。”公曰：“有五百。”妇谓必无，公谓必有，争持至久，遂相詈殴。妇曰：“吾不耐尔，竟作三百金何如？”公犹诟谇不已。邻人共来劝解。公曰：“尚有二百金未明自，可是细事！”

公尝醉走，经鲁参政宅，便当门呕哕。其阍人呵之曰：“何物酒狂，向人门户泄泻！”公睨视曰：“自是汝门户不合向我口耳！”其人不觉失笑，曰：“吾家门户旧矣，岂今日造而对汝口？”公指其嘴曰：“老子此口，颇亦有年！”

兄试南都，将发榜，命公往侦之。已而获荐，公注目榜纸，略不移瞬，至日暮，犹不去。兄急令人寻索，见公于榜下瞻瞩甚苦，呼之曰：“胡不去？守此何益！”曰：“世多有同姓名人，吾去，设有来冒兄名者，可若何？”

雨中，借人衣着之出，道泞失足，跌损一臂，衣亦少污。从者掖公起，为之摩痛甚力。公止之曰：“汝第取水来涤吾衣，臂坏无与尔事。”从者曰：“身之不恤，而念一衣乎？”公曰，“臂是我家物，何人向我索讨？”

公家藏宋笺数幅，偶吴中有名卿善书画者至，或讽之曰：“君纸佳甚，何不持向某公索其翰墨，用供清玩？”公曰：“尔欲坏吾纸耶？蓄宋笺，固当需宋人画！”

久雨屋漏，一夜数徙床，卒无干处。妻儿交诟，公急呼匠者葺治，劳费良苦。工毕，天忽开霁，竟月晴朗。公日夕仰屋叹曰：“命劣之人，才葺屋便无雨，岂不白折了也！”

家有一坐头，绝低矮。公每坐，必取瓮片支其四足，后不胜烦，忽思得策，呼侍者移置楼上坐。及坐时，低如故。乃曰：“人言楼高，浪得名耳！”遂命毁楼。

《广记》：甲乙斗，乙被啗下鼻，讼之官。甲称乙自啗。官曰：“人鼻高口低，岂能啗乎？”甲曰：“彼踏床子就啗之！”似此。

丁未闰六月朔，雷雨大作，公阻王孝廉斋中，抵暮不得返。顰蹙曰：“闰月，天地之余数耳。奈何认真若此，而风雨雷霆之不惮烦也！”

物性之愚

《交趾异物志》：翠鸟先高作巢以避患。及生子，爱之，恐坠，稍下作巢。子长羽毛，复益爱之，又更下巢，而人遂得而取之矣。《水经注》：猩猩知往而不知来，山谷间常数十为群。里人以酒并糟设于路侧，织草为屐，更相连结。猩猩见酒及屐，知里人设张，则知张者祖先姓字。乃呼名云：“奴欲张我！”舍而去，复自再三，相谓曰：“试共尝酒。”及饮其味，逮乎醉，因取屐着之而蹶。乃为人擒，无遗者。

鲋鱼入网辄伏者，惜其鳞也。

白鹇爱其尾，栖必高枝。每天雨，恐污其尾，坚伏不动。雨久，多有饥死者。又孔雀爱尾，潜则露尾，人因取之。

虫有虻者，一身两口，争食，因相齧以死。

兽有獠，小而善缘，利爪。虎首痒，辄使獠爬搔之。久而成穴，虎殊快，不觉也。獠徐取其脑啖之，而以其余奉虎。虎谓其忠，益爱近之。久之，虎脑空，痛发，迹獠，獠则已走避高木。虎跳踉大吼，乃死。

翠鸟，姑息之父也。猩猩，多欲之人也。石崇之拒孙秀，鲋鱼也。孙景卿之守

财，白鹇也。蔡元长父子，其虺乎？周之用荣夷，唐之任裴延龄，其虎之獠乎？

谬误部第五

子犹曰：谬误原无定名，譬之郑人争年，后息者胜耳。喙长三尺，则“枕流嗽石”，语自不错。若论灾发妖兴，贼民横路，即太极之生天、生地、生人，亦是第一误事，将谁使正之？齐有人，命其狗为“富”，命其子为“乐”。方祭，狗入于室，叱之曰：“富出！”其子死，哭曰：“乐乎！乐乎！”人以为误也，而孰知其非误也，然而不可谓非误也。夫不误犹误，何况真误？集《谬误》第五。

祠庙

欧公《归田录》云：世俗传说，惟祠庙之为甚。今成都显圣寺者，本名蒲池寺，周显德中广之，更名显圣，而俚俗多沿旧名，今传为菩提寺矣。江中有大小孤山，以独立得名，而世俗传“孤”为“姑”。江侧有大石矶，谓之澎浪矶，遂传为“彭郎矶”，云彭郎，小女婿也。予尝登小孤，庙像乃一妇，而敕额为“圣母庙”，岂止俚俗之谬哉！西京龙门山，夹伊水上，自端闕，望之如双闕，故谓之“闕塞”，而山口有庙曰“闕口庙”。予尝见其庙像甚勇，手持屠刀尖锐，按膝而坐。问之，云：“此乃豁口大王也。”此尤可笑。

汲郡有肖像“三仁”，并及商纣者，谓之“四王”。

陈锡玄曰：“推此类，知淫祠之可毁者多矣！”

温州有“杜拾遗庙”，后讹为“杜十姨”，塑妇人像。邑人以“五撮须相公”无妇，移以配之。五撮须，盖伍子胥也。又江陵村事子胥，误呼“伍髭须”，乃塑五丈夫，皆多须者。每祷祭，辄云“一髭须”、“二髭须”至“五髭须”。

谢在杭曰：阆州有“陈拾遗庙”，乃陈子昂也。讹为“十姨”，更肖女像，崇奉甚严。拾遗之官，误人如此！子昂屈为妇人犹可，独奈何令子美为鸱夷子妻乎！

陈州厄台寺，相传孔子绝粮处，旧榜“文宣王”，因风雨洗剥，但存“王”字及“宣”字下一画。僧遂附会为“一字王佛”。

为传“一贯”故，称一字王，有何不可？又《元史》载：西南夷，惟白人一种好佛。胡元收附后，分置路府，诏所在立文庙，蛮目为“汉佛”。米元章写《高丽经》，亦以孔子为佛，颜渊为菩萨，则称佛又宜矣。宋吏胥辈以苍颉造字，故祖之。每祭，呼为“苍王”。更可笑。

蔡伯喈

江南一驿吏，以干事自任。典郡者初至，吏曰：“驿中毕备，请阅之。”刺史入酒室，见一像，问之，曰：“是杜康。”又入茶室，见一像，问之，曰：“是陆鸿渐。”刺史大喜。又一室，诸菜毕备，亦有一像，问之，曰：“蔡伯喈。”刺史大笑，曰。“此不必。”

若到饭堂，必肖米元章像，到马坊，必肖司马迁像矣。

于进士则，谒外亲于汧阳，未至十余里，饭于野店。旁有紫荆树，村民祠以为神，呼曰“紫相公”。则烹茶，因以一杯置相公前，策马径去，是夜梦峨冠紫衣人来见，自陈紫相公，主一方菜蔬之属。隶有天平吏，掌丰；辣判官，主俭。然皆嗜茶，而奉祠者鲜供此品。蚤蒙厚饮，可谓非常之惠。因口占赠诗，有“降酒先生丰韵高，搅银公子更清豪”之句。盖则是日以小分须银匙打茶，故目为“搅银公子”。则家蔬圃中祠之，年年获收。菜室中宜设此像。

茶神

《唐传载》云：时有鬻茶之家，陶为陆羽像，置炆器间，谓之茶神。有交易，则以茶祭之；无，则以釜汤沃之。

鬼误

《谑浪》；楚俗信鬼，有病必祷焉。尝夜祷于北郭门外，好事者遇之，窃翳身于莽，而投以砂砾。祷者恐，稍远去；益投，益远去，乃攫其肉而食焉。人以为灵也，祷益盛，而北郭门之灵鬼遂著。其后祷者不失肉，即反谓鬼不享而忧之。

《续笑林》：有赴饮夜归者，值大雨，持盖自蔽，见一人立檐下溜，即投伞下同行。久之，不语，疑为鬼也，以足撩之，偶不相值，愈益恐，因奋力挤之桥下而趋。值炊糕者晨起，亟奔入其门，告以遇鬼。俄顷复见一人，遍体沾湿，踉跄而至，号呼“有鬼”，亦投其家。二人相视愕然，不觉大笑。

凶宅误

袁继谦郎中，顷居青社。假一第，素多凶怪，昏瞠即不敢出户庭，合门惊惧。忽一夕闻吼呼，若瓮中声，至浊。举家怖惧，谓其必怪之尤者，穴窗窥之。是夕月晦，见一物苍黑色，来往庭中，似黄狗身，而首不能举。乃以铁挝击其脑，忽轰然一声，家犬惊吼而去。盖其日庄上输油至，犬以首入油瓮中，不能出故也。举家大笑，遂安寝。

洪都村中一大家，厅楼崇敞。每夜声响特异，以为妖，避而虚其室。有道士过门，称自龙虎山来。其家大喜，邀入，与约妖除当厚酬。道士入居之。夜见硕鼠尾巨如椎，跃入破柱，从柱击出，斩之。盖鼠尾始被啮流血，行沙中，沾沙重，既干，巨如椎；其作响皆是物，非妖也。道士乃山下鬻贖符者，幸获重赂，其名遂著。

庐山精

《稗史》：唐刘秉仁为江州刺史，自京将一橐驼至郡，放之庐山下。野人见而大惊，鸣鼓率众射杀之，乃以状白州，曰：“某日获庐山精于某处。”刘命致之，乃所放驼耳。

惊潮

海上每遇八月，秋涛大作，潮声夜吼，震撼城市。至正间，有达鲁不花者初至，闻此，夜不敢卧。因呼门者问之。门者从睡中应曰：“潮上来也！”既觉，自知失答，连曰：“祸到！祸到！”狂走而出。不花惊趋入内，呼其妻曰：“本冀作官荣耀，不意今夕共作水鬼！”合门号恸，外巡徼闻哭，以为有变，传报正佐诸官，皆颠倒衣裳来救。乃叩门，不花恐水涌入，坚闭不纳。同僚破扉排墙而入，见不花夫妇及奴婢皆升屋大呼“救我”。同僚询知其实，忍笑而散。

甘子布

益州进柑，例以纸裹。后长史易布，犹虑损坏。俄有御史姓甘名子布者至驿，驿吏驰报。长史疑敕御史来推布裹柑子事，参谒后，但叙布裹柑子为敬。御史初不解，久方悟，付之一笑。

皮遐叔

卢尚书弘宣，与弟卢衢州简辞同在京。一日衢州早出归，尚书问有何除改，答云：“无大除改，唯皮遐叔蜀中刺史。”尚书不知“皮”是“遐叔”姓，谓是宗人，低头久之，曰。“我弭节当家，没处得卢皮遐来。”衢州为言之，皆大笑。

同姓议婚

唐张守信为余杭守，爱富阳尉张瑶，欲以女妻之，为具衣装矣。女之保母问曰：“欲以女适何人？”守信以张瑶对。保母曰：“女婿姓张，不知主翁之女何姓？”守信方悟，乃止。

唐御史李逢年娶妇郑，不合，去之。尝属益府尹曹李睨更求一妇。睨言兵曹李扎妹新寡可娶，叩扎，扎亦许诺，约日成婚。及期，逢年饰装往迎，中道忽惊曰：“李睨过矣！”因诣睨曰：“君思扎妹为复何姓？”睨亦惊，过李扎曰：“吾乃大误！但知为公求好婿，为御史求好妇，都不思姓氏！”各懊恨而退。

疑姓

阳伯博任山南一县丞，其妻陆氏，名家女也。县令妇姓伍。他日会诸官之妇，既相见，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，答曰：“姓陆。”次问主簿夫人，答曰：“姓戚。”县令妇勃然入内。诸夫人不知所以，欲却回。县令闻之，遽入问

其妇。妇曰：“赞府妇云姓陆，主簿妇云姓戚，以吾姓伍，故相弄耳！余官妇赖吾不问。必日姓八、姓九矣！”令大笑曰：“人各有姓。”复令妇出。令妇所疑不错，只是不合姓伍。子犹曰：“姓六、姓七，正是两家谦让处。还是令妇错怪。”

兄弟误

张伯喈、仲喈兄弟，貌绝相类。仲喈妻妆竟，忽见伯喈，戏曰：“今日妆好不？”伯喈曰：“我伯喈也。”妻急趋避。须臾又见伯喈，复以为仲喈，告云：“向大错误。”伯喈云：“我故伯喈。”

长洲刘宪副瀚之族，有兄弟二人，初本孪生，貌极相肖。市有鬻青梅者，梅甚大，其兄戏与决赌云：“能顿食百颗。”市人云：“果尔，当尽以担中梅相饷。”刘食其半，佯称便，旋入门。而其弟代之出，食至尽。众莫能辨，遂为所胜。

意气

虞啸父为孝武侍中。帝从容谓曰：“卿在阁下，初不闻有献替。”虞家富春近海，误谓帝望其意气，对曰：“天时尚暖，鱼鳖虾蜃未可致。寻当有献。”帝抚掌大笑。

餽献曰“意气”，二字亦新。

误食

王敦初尚主，如厕，见漆箱盛干枣，本以塞鼻。王谓厕上亦下果，遂至食尽。既还，婢擎金澡盘盛水，琉璃盘盛澡豆。因倒著水中而饮之，谓是干饭。群婢掩口。

鸡舌香

桓帝侍中迺存，年老口臭，上出鸡舌香与含之。鸡舌颇小，辛螫不敢咀嚼，嫌有过赐毒，归舍辞诀。家人哀泣，莫知其故，求舐其药，出在口香，乃咸嗤笑。

常春藤

唐姜抚云：“服太湖常春藤，终南山旱藕，可长生。”玄宗诏使自求之。民间以藤渍酒，多暴死，抚逃去。

宣和间，王定观好学能诗，少年为殿中监，宠甚渥。一日召入禁中，曰：“朕近得异人制丹砂，服之可以长生。炼治经岁，色如紫金，卿为试之。”定观忻跃拜命，取而服之。才下咽，觉胸中烦躁之甚，俄顷烟从口出。急扶归，已不救。既殁，闻柩中剥啄声，莫测所以。已而，火出其内，顷刻遂成烈焰。屋庐尽焚，延燎十数家方息。异药之误人类如此！

医误

金华戴元礼，国初名医，尝被召至南京。见一医家，迎求溢户，酬应不间，戴意必深于术者，注目焉。按方发剂，皆无他异，退而怪之，日往视焉。偶一人求药者既去，追而告之曰：“临煎时下锡一块。”麾之去。戴始大异之，念无以锡入煎剂法，特叩之。答曰：“是古方。”戴求得其书，乃“錫”字耳。戴急为正之。

误造

贞元中，给事中郑云逵，与国医王彦伯邻居。尝有萧俛求医，误造郑。郑为诊之，曰：“热风颇甚。”又请药方，郑曰：“药方即不如东家王供奉。”俛既觉失错，惊避趋出。是时京师有乖仪者，必曰“热风”。

唐临济令李回，娶张氏。张父为庐州长史，告老归，以婿薄其女，往临济辱之。误至全节县，入厅大骂。邑令惊怪，使执而鞭之。困极，乃告以故。令驰报回，回至乃解。

北齐刘臻位仪同，恍惚多误。有刘讷者亦任仪同，俱为太子学士。臻住城南，讷住城西。臻欲寻访，谓从者曰：“汝知刘仪同家乎？”从者谓臻欲还家，于是引之而去。既叩门，尚未悟，犹谓至讷家，乃大呼曰：“刘仪同可出矣！”其子迎于门，臻惊曰：“汝亦来耶？”子曰：“此是大人家。”于是顾盼久之，乃悟，始叱从者曰：“汝无大意，吾欲造刘讷耳！”

陈太常

陈音，字师召，莆田人，有文行，而性恍惚。一日朝回，语从者曰：“今日访某官。”从者不闻，引辔归舍。师召谓至其家矣，升堂周览，曰：“境界全似我家。”又睹壁间画，曰：“我家物，缘何挂此？”既家僮出，叱之曰：“汝何亦来此？”僮曰：“故是家。”师召始悟。

陈师召检书，得友人招饮帖，忘其昔所藏也，如期往。累茶不退，主人请其来故。曰：“赴君饮耳。”主人讶之，难于致诘，具酒饮罢，方忆去年此日曾邀饮也。

下次请此等客，只是口邀。

刑部郎中浙江杨某，字文卿。而山西杨文卿，为户部郎中。一日浙江杨氏招师召饮，而师召造山西杨氏。时文卿尚寝，闻其来，亟起迎之。坐久，师召不见酒肴，乃谓曰：“觞酒豆肉足矣，毋劳盛饌。”文卿愕然，应曰：“诺。”入告家人，使治具。俄而浙江使人至，白以“主翁久候”。师召始悟曰：“乃汝主耶？吾误矣！”一笑而去。

陈师召尝信宿具饌邀客，早尽忘之，径造其家双陆。将午不申宿约，客反治具留餐。顷之，家人来促上席。师召未审视，疑是别家来招，怒谓之曰：“汝请我主人去，我竟何如！”

陈师召清旦入朝，误置冠缨于背。及见同僚垂缨，俯视颌下，怪其独无。一人遽持缨而正曰：“公自有缨，但无背后眼耳。”

李西涯赠诗有“十年犹未识冠缨”之句。

陈音不事修饰，蓬垢自喜。官四品，夫人鬻得金狮绯袍，不知为武臣服。公亦不察，衣袍肖像。李西涯见之，遽题曰：“观其鬣则齐，观其衣则非。若人也，可信而可疑，使蓬其鬣，更其衣，呜呼庶几！”

陈音尝考满，误入户部。见入税银者，惊曰：“贿赂公行，至此已极！”

翁肃

闽人翁肃守江州，昏耄。代者至，既交割，犹居右偏，代者不校也。罢起转身，复将入州宅。代者揽衣止之，曰：“这个使不得！”

犯胡讳

石勒制法甚严，兼讳“胡”尤峻，有醉胡乘马，突入府门。勒大怒，谓门吏冯翥曰：“向驰马入门，为是何人，而故纵之！”翥惶遽忘讳，对曰：“向有醉胡乘马驰入，甚呵止之而不可，所谓互乡难与言，非小臣所能制。”勒笑曰：“胡正自难与言。”恕而不罪。

樊坦性廉，而疏朴多误。由参军擢章武内史，入辞勒。勒见坦衣敝，大惊曰：“贫何至此？”坦对曰：“顷遭羯胡无道，资财荡尽，是以穷敝。”勒笑曰：“羯贼乃尔大胆！孤当相偿耳。”坦大惧。勒曰：“孤律自防俗士，不关卿辈。”乃厚赐之。

犯名

元绛，字厚之，知福州日，有吏白事。公曰：“如何行遣？”吏对曰：“合依原降指挥。”公曰：“元绛未尝指挥。”吏悚而退。

仆射韩皋病疮。医人傅药不濡，曰：“天寒膏硬耳。”皋笑曰：“韩皋实是硬。”

按：皋字仲闻，貌类父滉，既孤，不复视镜。真硬汉也！

杨诚斋，名万里。为监司时，巡历至一郡。郡守张宴，有官妓叶少歌《贺新郎》词送酒，其中有“万里云帆何时到”。诚斋遽曰：“万里昨日到。”太守大惭，即监系官妓。

一日触三人

唐郗昂与韦陟交善，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。昂误对曰：“韦安石也！”寻自觉，惊走。路逢吉温，温问：“何故仓惶如此？”答曰：“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，本欲言吉琐，误言韦安石。”既言，又鞭马而走。抵房相瑄之第，执手慰问，复舍琐以房融为对。言讫大惭，趋出。昂有时称，忽一日而犯三人，举朝嗟叹，唯韦陟遂与绝交。出《国史补》。

姓误

何敬容在选日，客有姓吉者诣之。敬容问曰：“卿与丙吉远近？”答曰：“如明公之与萧何。”

语误

元帝皇子生，普赐群臣，殷洪乔谢曰：“皇子诞育，普天同庆，臣无勋焉，而猥颁厚赉。”帝笑曰：“此事岂可使卿有勋耶？”

刘髦二子俱登进士。长子妇入京，公送登舟，以手援之。郡守见而笑。公曰：“府公笑我乎？若跌入水，尤可笑也！”次妇入京，公时卧疾，呼之床前，曰：“老年头风，可买一帕寄回。”明旦登程，诸亲毕会，忽呼子妇曰：“毋忘昨夜枕上之嘱。”众骇然，问其故，乃始抚掌。

五字皆错

渊明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诗曰：“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故常在。”有作渊明诗跋尾者，谓“形天无千岁”，莫晓其意。后读《山海经》云：“刑天，兽名，好衔干戚而舞。”乃知五字皆错。

《酉阳杂俎》云：天山有神，名刑天。黄帝时，与帝争神。帝断其首。乃曰：“吾以乳为目，脐为口。”操干戚而舞不止。

曹元宠《题村学堂图》云：“此老方扞虱，众雏争附火。想当训诲间，都都平丈我。”昔有宿儒过村学中，闻其训“都都平丈我”，知其讹也，校正之。学童皆骇散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都都平丈我，学生满堂坐。郁郁乎文哉，学生都不来。”

瞎字不识

臧武仲，名纥，音切为“瞎”，而世多误呼为“乞”。萧颖士闻人误呼，因曰：“汝纥字也不识。”后人遂误以为“瞎字也不识”。

《放生池记》

高文虎作《西河放生池记》，有“鸟兽鱼鳖咸若”，本夏事，引为商事。太学诸生为谑词哂其误。陈晦行草制，以“舜卜禹用昆命元龟”字，有倪侍郎驳之。陈疏辩“古今命相，多用此语”。擢陈台端，倪罢去。时嘲云：“舍人旧错夏商鳖，御史新争舜禹龟。”

射策误

宋制科题，有“尧舜禹汤所举如何”，乃汉时宫中谒者赵尧举春，李舜举夏，倪汤举秋，贡禹举冬，各职天子所服也。又“汤周福祚”，乃张汤、杜周也。当时士子以唐、虞、三代为对，遂无一人合者。

近时文宗出论题，有“孔子不知孟子之事”，合场茫然不知。乃《论语》“陈司败章”圈外注也。苏紫溪先生视学浙中，有知人之鉴，而出题险僻。如“一

至一，二至二，三句三圣人，四句四孔子”。场中多有搁笔而出者。

科场中进士程文，多可笑者。治平中，国学试策，问“体貌大臣”。进士策对曰：“若文相公、富相公，皆大臣之有体者，若冯当世、沈文通，皆大臣之有貌者。”意谓文、富丰硕，冯、沈美少也。刘厚甫遂目沈、冯为“有貌大臣”。

诗鬼正误

虞文靖在宜黄时，尝倚楼吟诗，有“五更鼓角吹残雪”之句。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：“角可吹，鼓不可吹。”亟命召之，已失所在。盖诗鬼也。

高塘

濠州西有高塘馆，附近淮水。御史阎敬爱宿此馆，题诗曰：“借问襄王安在哉，山川此地胜阳台。今朝寓宿高唐馆，神女何曾入梦来？”轺轩来往，莫不吟讽言佳。有李和风者至，又题诗曰：“高唐不是这高塘，淮畔江南各一方。若向此中求荐枕，参差笑杀楚襄王。”读者莫不解颜。

《草诀百韵歌》

有云《草诀百韵歌》乃右军所作。杨用修戏曰：“字莫高于羲之，得羲之自作《草韵》奇矣。更得子美《诗学大成》，孔子《四书活套》，足称三绝。”

吏牒

《祝氏猥谈》云：一大将乞翰林某诗，专令一吏候之，免其他役。吏始甚德之。既逾改火，吏不胜躁，具牒呈其将，言：“蒙委领某翰林文字，为渠展转支延，已及半载，显是本官不能作诗，虚词诳脱。”

马疑司马

绍圣间，马从一监南京排岸司。适漕使至，随众迎谒。漕一见，即怒叱之曰：“闻汝不职，未欲按汝，尚敢来见耶？”从一惶恐，自陈“湖湘人，迎亲就禄”，求哀不已。漕察其语，南音也，乃稍霁威，曰：“湖南亦有司马氏耶？”从一答曰：“某姓马，监排岸司耳。”漕乃微笑曰：“然则勉力职事可也。”初盖认为温公族人，故欲害之。自此从一刺谒，削去“司”字。

王彦辅《麈史》乖谬二事

京西宪按行至一邑，辱县尉张伯豪，斥使下骑而步，且行且数其不才。既入传舍，有虞侯白言：“提刑适骂官员，乃陶中丞女婿。”宪矍然曰：“何不早告我！”亟召尉，与之坐。茶罢，乃曰：“闻君有才，适来聊相沮。君词色俱不变，前途岂易量耶！”即命书吏立发荐章与之。

某路宪至一郡，因料兵，见护戎年高，谓守倅曰：“护戎老不任事，何可容也？”守、倅并默然。戎抗声曰：“我本不欲来，为小儿辈所强，今果受辱！”宪问：“小儿谓谁？”曰：“外甥章得象也。”盖是时方为宰相。宪曰

：“虽年高，顾精神不减，不知服何药？”戎曰：“素无服饵。”宪又曰：“好个健老儿！”惠酒而去。

语云“朝里无人莫做官”，只为有此辈花脸。

误答

许诚言为琅琊太守，有囚缢死狱中，乃执去年修狱吏典鞭之。典曰：“小人职修狱，狴牢破坏当笞，今贼乃自缢也。”诚言怒曰：“汝胥吏，又典狱，举动自合笞耳！”

虽误，却是快语。

误黥

陈东官苏州时，因断流罪，命黥其面，有“特刺配”字。黥毕，幕中相与白曰：“凡言‘特’者，罪不至是，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，非有司所得行。”东即以“特刺”改“准条”，再黥之。后有荐其才于政府者，曰：“得非人面上起草稿者乎？”

译误

元时，达鲁花赤为政，不通汉语，动辄询译者。江南有僧，田为豪家所侵，投牒讼之。豪厚赂译。既入，达鲁花赤问：“僧讼何事？”译曰：“僧言天旱，欲自焚以求雨耳。”达鲁花赤大称赞，命持牒上。译业别为一牒，即易之以进；览毕，判可。僧不知也，出门，则豪已积薪通衢，数十人舁僧畀火中焚之。

胡元闰位，天地反覆，即此一事可见耳。

防误得误

桓温将举殷浩为尚书令，先致书闻浩。浩欣然答书，虑有谬误，开闭数四，竟达空函。

不误为误

后唐刘夫人，少因兵乱，与父相失。及贵宠，其父刘山叟负药囊诣宫门，请见。时诸嫔御争以门第相尚，后恐为已辱，即曰：“妾离家时，父已亡歿，安得有是？”要命驱出杖之。帝尝于宫中敝服携筐，装刘山叟寻女以为戏笑。

闽中一娼，色且衰，求嫁不遂，乃决之术士。云：“年至六十，当享富贵之养。”娼以为不然。后数年，闽人有子从幼为阉人者，闻其母尚存，遣人求得之，馆于外第。翌日出拜，见其貌鄙陋，耻之，不拜而去，语左右曰：“此非吾母，当更求之也。”左右窥其意，至闽求美仪观者，乃得老娼以归。至则相向恸哭，日隆奉养，阅十数年而歿。

贫父受杖，肥娼受养。颠之倒之，势利榜样。

不误反误

有一狼子，生平多逆父旨。父临死，嘱曰：“必葬我水中！”冀其逆命得葬土中，至是狼子曰：“生平逆父命，今死，不敢违旨也。”乃筑沙潭水心以葬。误而不误

隆庆时，绍兴岑郡侯有姬方娠。一人偶冲道，缚至府，问曰：“汝何业？”曰：“卖卜。”岑曰：“我夫人有娠，弄璋乎？弄瓦乎？”其人不识所谓，漫应曰：“璋也弄，瓦也弄。”怒而责之。未几，果双生一子一女。卜者名大著。吴下管生，失一小青衣，问占于柳华岳，得“剥床以肤”爻。柳素昧文理，连味“以肤”二字，忽曰：“汝有姨夫乎，试往其家索之，可得也。”管如其言，果获之。柳名益起。

一书生礼奎神甚虔，同侪戏之，以经书文七首置神座下。书生得之，喜曰：“神赐也！”稽首受而读之。及试命题，一如所读，竟登第。

不伏误

陈彭年摄太常，导驾误行黄道。有司止之。彭年正色回顾曰：“自有典故！”礼曹畏其该洽，不敢诘。

天顺间，钱塘张锡作文极捷，而事多杜撰。有问者，则高声应曰：“出《太平广记》。”以其帙多难卒辨也。类此。

误福

毕士安作相，有婿皇甫泌放纵，累戒不悛。毕欲面奏之，甫启口云“臣婿皇甫泌”，即值边有警报，不终其说。越数日，又言，值上内逼，遽起遥语曰：“卿累言，朕已知之矣。”俄降旨超转一资，毕竟不敢自明。李吉甫恶吴武陵，欲阻其进。知贡举官怀榜至，未接，先问：“吴武陵及第否？”忽有中使宣敕至。主司恐是旧知，榜尚在怀，即添注武陵姓名，中使去，呈李。李曰：“此人至粗，何以及第？”然名已上榜，无可奈何矣。二事正相类。

怯误为勇

张亮过建安城下，壁垒未固，高丽兵奄至。亮素怯，踞胡床直视不能言。将士见之，疑以为勇，相与奋击。败敌，还报亮。亮犹股栗未宁。

父僧误

京师有少尼与一男子情好，欲长留之，不得，乃醉而髡其首，以弟子畜之。后其妻踪迹至寺，得夫以归。夫深自渐悔，且嘱妻：“勿泄，俟吾发长。”时其子商于外，妇每怪姑倍食，又数闻人音，穴壁窥之，正见姑与一僧同卧，忿恚，具白其子。子大怒，取刀入室，抚两人首，其一僧也，即奋刃断僧首。母觉而止之，不及，告以故。子验其首乃大悔。有司谓“虽非弑逆，然母奸不应子杀。”遂坐死。

婆奸媳

万历辛卯间，闾门外有父子同居者。子商于外，妇事舅姑极柔婉，姬遂疑翁与妇通，乃夜取翁衣帽自饰，潜入妇寝所，试抱持之。妇不得脱，怒甚，以手指毁其面。姬负痛，始去，明旦托病不起。妇潜归父母家，诉之。父往察，翁面无损，归让其女不实。女恚，竟自经。父讼于官，翁亦无以自明。邻里称姬面有伤痕，执姬鞫之，事乃白。时吴中喧传为“婆奸媳”。

罗长官

万历丙戌间，京师有佣工之妇，先与卫军罗姓者交密，呼为“罗长官”，后以隙绝。妇久旷欲动，乃择胡（旧版作葫）萝卜润之，每寝，执以自娱，快意处亟呼萝卜为“罗长官”。邻人闻之，以为罗君复修好矣。邻有恶少年，素垂涎于妇，调之不从，恨焉。适佣工夜归，与妇寝。恶少不知也，意其独宿，故无声，挟利刀潜入，将迫之。扞枕得双头，误认为罗，怒甚，连斫之而去。事既上，有司不能决。邻人曰：“前此每夜其妇必呼其旧好之罗长官。然但闻声，未见其人也。”官以罗妒奸杀人，当重辟。罗极称冤，竟不白。恶少归，嗟叹不已。妻叩之，备述其故。妻亦与一人有私，其所私者，正避匿床下，计欲杀恶少而取其妻，乃以所闻语鸣官。恶少竟得罪，而罗长官乃释。

误哭

今春，吾苏北教场演武。故事：銃手三人，试三銃，銃不响，有罚。第二銃偶走药，火喷面黑，其人诣河头洗涤。而第三銃药线甚迟，銃手俱责，以口吹之，銃忽发，破头而死。而第二人之妇，初时闻其夫为銃伤，仓惶来视，即见死尸横地，以为夫也，便大哭。第三人之妇亦来同看，反以好言解，俄而第二人至，二妇俱骇，询之，知其详，于是第三人之妇放声举哀，而前妇收泪，转为解慰焉。

讹言

至元丁丑六月，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鞞鞞为奴婢，且俾父母护送交割。自中原至江南，人家男女年十二、三以上，便为婚嫁，扰扰十余日方息。吴僧柏子庭有诗戏之，曰：“一封丹诏未为真，三杯淡酒便成亲。夜来明月楼头望，唯有嫦娥不嫁人。”隆庆戊辰，有私阉人者，名张朝，假传奉旨来浙直选宫女。一时惊婚者众，輿人、厨人无从顾觅，亦如至元故事。有人改子庭诗云：“抵关内使未为真，何必三杯便做亲？夜来明月楼头望，吓得姮娥要嫁人。”又讹言并选寡妇伴送入京。于是孀居无老少，皆从人，有守制数十年，不得已，亦再适。又有人为诗曰：“大男小女不须愁，富贵贫穷错对头。堪笑一班贞节妇，也随飞诏去风流。”

蝎虎冤

守宫与蜥蜴二种。守宫即蝎虎，常悬壁。蜥蜴毒甚于蛇，又名“蛇医”，俗言

与龙为亲家，故能致雨。古法用蜥蜴数十，置水瓮中，数十儿持柳枝咒曰：“蜥蜴蜥蜴，兴云吐雾，降雨滂沱，放汝归去。”宋熙宁中，求雨时觅蜥蜴，不能尽得，以蝎虎代之，入水即死。小儿更咒曰：“冤苦冤苦，我是蝎虎。似尔昏沉，怎得甘雨！”

国初，大江之岸尝崩，人言下有猪婆龙。对者恐犯国姓，只言下有鼃。太祖恶与“元”同音，令捕殆尽。物之称冤者，岂独壁虎哉？

马冤

舞马已散在人间，禄山尝睹其舞而心爱之，自是因以数匹卖于范阳。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，不之知也，杂战马中，置之外栈。忽一日，军中享士，乐作，马舞不能已。厮养皆谓其为妖，操箠击之。马谓其舞不中节，愈加抑扬顿挫。厩吏遽以马怪白之，箠至死。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，以暴故，终不敢言。

无术部第六

子犹曰：夫人饭肠酒腑，不用古今浸灌，则草木而已。温岐“悔读《南华》第二篇”，而梅询见老卒卧日中，羨之，闻其不识字，曰：“更快活。”此皆有激言之，非通论也。世不结绳，人不面墙，谁能作聋瞽相向？但不当如弥正平开口寻相骂耳。集《无术》第六。

署名

庠狄干不能书，每署名，逆上画之，人谓之“穿锤”。又有武将王周者，署名先为“吉”，而后成其外。

《北史》：斛律金不识字。初名敦，苦其难署，改名为金，从其便易；犹以为难，司马子如乃指屋角令况之。

陆渭南《晚晴》诗：“屋角明金字，溪流作毅文”，用此。“穿锤”对“指屋”是的对。

何敬容为尚书令，不善作草隶，署名“敬”字，大作“苟”，小为“文”，“容”字大作“父”，小为“口”。陆倕见而戏之曰：“公家苟既奇大，父亦不小。”敬容笑而惭。

江从简尝作“采荷调”以刺何敬容，曰：“欲持荷作柱，荷弱不成梁。欲持荷作镜，荷暗本无光。”敬容不悟，唯叹其工。

大字大诺

宋武帝刘裕素不能书，刘穆之教以纵笔作大字径尺。帝从之。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。

梁陈伯之为江州，目不知书。得文案，佯视之，唯作大“诺”。

唐及五代凡文书皆批曰“诺”，犹今批“准”字也。齐江夏王五岁学“凤尾诺

”即工，高帝以玉麒麟赐之。草书诺字形若凤尾。

造字

梁曹景宗尚胜，每作书，字有不解，辄意造之。

高手笔

司直陈希闵，以非才任官。每秉笔，支颌半日不下。府史目之为“高手笔”。又甯削至多，纸面穿穴，亦名“按孔子”。

不知置辞

齐焦度材涩，欲就高帝求郡，不知置辞。人教之，习诵上口。临自陈，卒忘所教，大言曰：“度启公，度启公，度无食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卿何忧无食？”赐米百斛。

不习仪式

魏陇西太守游楚上殿，不习仪式。帝令侍中赞引呼“陇西太守前”。楚不觉大应称“诺”。帝笑劳之。

初学

张敬儿不识字，由战功起方伯，始学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征护军，乃于密室屏人学揖让对答，空中俯仰，妾侍窥笑焉。

照样举笏

宋祖召问武臣军数。其识字者，预写笏上，临问，高举笏，当面见字，随问即对。有一不识字者，不知他人笏上有字，照样举笏，近前大声曰：“启覆陛下，军数都在这里！”

龙战龙见

朱穆以梁冀地势亲重，望其挟持王室，因推灾异奏记，以劝戒冀，而引《易》卦“龙战于野”之文，又荐种暠、栾巴等。明年，黄龙二见于沛国。冀无学，遂以穆“龙战”之言为验，于是引用暠、巴而举穆高第为侍御史。

郢书燕说，因误得贞。断章取义，未尝不可。

北齐源师摄祠部，尝白高阿那肱“龙见当雩”。阿那肱惊曰：“何处龙见？其色何如？”师曰：“龙星初见，礼当雩祭，非真龙也。”阿那肱怒曰：“汉儿多事，强知星宿！”

金熙宗赦草

金熙宗亶皇统十一年夏，龙见宫中，雷雨大至，破柱而去。亶惧，欲肆赦以禳之。召掌制学士张钧视草，中有“顾兹寡昧”及“渺予小子”之言。文成奏御，译者不解谦冲之义，乃曰：“汉儿强知识，托文字以詈上耳。”亶惊问故，译释之曰：“寡者，孤独无亲。昧者，不晓人事。渺为瞎眼。小子为小孩儿。”亶大怒，遂诛钧。

此等皇帝，真是“不晓事瞎眼小孩儿”也！

谢朓诗杜荀鹤诗

贞观中，尚药奏求杜若，楚蘅也，生南郡汉中。敕下度支。有省郎以谢朓诗云“芳洲生杜若”，乃委坊州贡之。本州曹官判云：“坊州不出杜若，应由读谢朓诗误。华省名郎，作此判事，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？”

杨升庵云：吴字本从口、从矢，非从天也。而吴元济之乱，童谣有“天上小儿”之讖。又如王恭为“黄头小人”，“恭”字与“黄”头不同。史谓小儿谣言，乃荧惑星所为。审如是，星宿亦不识古文矣。”苏易简云：“神不能神，随时之态。”子犹曰：“然则唐明宗时，玉帝亦当不识字耶？”

经生多有不省文章。尝一邑有两人同官，其一或举杜荀鹤诗，称赞“也应无计避征徭”之句。其一难之曰：“此诗误矣！野鹰何尝有征徭乎？”举诗者解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岂有失也？必是当年科取翎毛耳。”

炀帝选仪卫，征取鸟羽。有鹤巢于树颠，民往窥之。鹤恐伤其卵，自拔髦毛投地。群臣奏以为瑞。据此，则杜诗便作“野鹰”亦不错。

吕、李二将读诗

张氏据有平江日，其部将左丞吕珍守绍兴，参军陈庶子、饶介之在张左右。一日，陈赋诗，饶染翰，题一纨扇以寄吕，云：“后来江左英贤传，又是淮西保相家。闻说锦袍酣战罢，不惊越女采荷花。”饶素负书名，且诗语俊丽，为作者所称。吕俾人读罢，大怒曰：“吾为主人守边疆，万死锋镝间，岂务爱女子而不惊之耶？见则必杀之！”又元帅李其姓者，杭州庚子之围解，颇著功劳。一士人投之以诗，将有求焉。其诗有“黄金合铸李将军”之句。李大怒，曰：“吾劳苦数年，止是将军，今年才得元帅。乃复令我为将军耶！”命帐下策出之。二事一时相传为笑。

九边将帅都若此，山人秋风必少止矣。

刘述引古

刘述字彦思，性庸劣。从子侯疾甚，述往候焉。其父母相对涕泣，述立命酒肉，令侯进之。皆莫知其意，或问之，答曰：“岂不闻《礼》云：‘有疾，饮酒食肉可也。’”又尝有丧，值其子亦居忧。客问：“其子安否？”答曰：“所谓‘父子聚麀’，何劳齿及？”

宋鸿贵读律

宋鸿贵仕齐，为北平府参军。见律有“梟首”罪，误为“浇手”，乃生断兵手，以水浇之，然后斩决。

锦裊烂兮

晋康福镇天水日，尝有疾。幕客谒问，福拥锦裊而坐。客退，谓同列曰：“锦

衾烂兮！”福闻之，遽召言者，怒之曰：“吾虽产沙陀，亦唐人也，何得呼我为‘烂奚’？”

水厄对

侍中元义为萧正德设茗，先问：“卿于水厄多少？”正德不晓义意，答曰：“下官虽生水乡，立身以来，未遭阳侯之难。”

三十而立

魏博节度使韩简，性粗质，每对文士，不晓其说，心常耻之。乃召一士人讲《论语》，至“为政”篇。明日喜谓同官曰：“近方知古人禀质瘦弱，年至三十，方能行立。”

如此解，则“四十无闻”，便是耳聋；“五十知命”，便是能算命矣。

董公遮

淳熙丁未，洪景卢知举。一考官大笑绝倒，问之，则云：“试卷中有用‘董公遮说汉王’事，以‘公遮’为董三老之名。”

《周亚夫传》：赵涉遮说将军，“涉遮”亦赵之名乎？

尧舜疑事

欧文忠知贡举。省闱故事：士子有疑，许上请。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，将明告以崇雅黜浮，以变文格。至日午，犹有喋喋弗已者，过晡稍闾。与诸公方酌酒赋诗，士又有叩帘者。文忠复出，所问士忽前曰：“诸生欲用尧、舜字，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，唯先生教之。”观者哄然笑。文忠不动色，徐曰：“似此疑事，诚怕其误，但不必用可也。”

不识羊太傅、陆士衡

张敬儿开府襄阳，欲移羊叔子“堕泪碑”。纲纪白云：“此羊太傅遗德，不宜迁动。”敬儿怒曰：“太傅是谁？我不识！”

刘道綦封营道侯，凡鄙无识。始兴王濬戏谓曰：“陆士衡诗云‘营道无烈心’，何意？”道景曰：“下官初不识士衡，何忽见苦？”

说韩信

党进镇许昌。有说话客请见，问：“说何事？”曰：“说韩信。”即杖去。左右问之，党曰：“对我说韩信，对韩信亦说我矣！”

问欧阳修

谢无逸闲居，多从衲子游，不喜对书生。有一举子来谒，坐定，曰：“每欲问公一事，辄忘之。尝闻人言欧阳修，果何如人？”无逸熟视久之，曰：“旧亦一书生，后甚显达，尝参大政。”又问：“能文章否？”无逸曰：“文章也得。”无逸子宗野时七岁，闻之，匿笑而去。

此等举子，如何唤作书生？唯不喜书生，故来谒者但有此等举子。

不知杜少陵

宋乾道间，林谦之为司业，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。论诗，谈到少陵妙处，仲举微醉，忽大呼曰：“杜少陵可杀！”有俗子在邻壁，闻之，遍告人曰：“有一怪事，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杀人。”或问：“所谋杀为谁？”曰：“杜少陵也，但不知何处人。”闻者绝倒。

班固、王僧孺

张由古有吏才，而无学术，累历台省，于众中叹“班固有大才，而文章不入《文选》”。或曰：“《两都赋》、《燕山铭》、《典引》等并入《文选》，何得言无？”张曰：“此是班孟坚。吾所笑者，班固也。”又尝谓同官曰：“昨买得《王僧孺集》，误以‘孺’为‘孺’。大有道理。”杜文范知其误，应声曰：“文范亦买得‘佛袍集’，倍胜‘僧孺’。”

司马相如宫刑

相国袁太冲，同二缙绅在宾馆中坐久。一公曰：“司马相如日拥文君，好不乐甚！”一公曰：“宫刑时却自苦也！”袁闭目摇头曰：“温公吃一吓！”司马迁、司马温公。

萧望

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塚，题云“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”。有达官见而怪之，曰：“春明门题额正方，加‘之’字可耳。如此塚直行书，只合题‘萧望墓’，何必‘之’字？”

唐有卢鸿一，取《尸子》“鸿常一”之义。而《通鉴纲目》书“征嵩山处士卢鸿为谏议大夫”，误以“鸿”为单名。注《三十国春秋》者，萧方等。盖“方等”佛经名。其弟名方诸、方知。而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，去“等”字，为“萧方”，此犹不知而误也。至于“方朔”、“葛亮”，此何等语？而诗中往往见之。古人姓名，横被削蚀者多矣，岂独萧傅！

倒语

《诗林广记》载宋人“嘲倒语”诗，所谓“如何作元解，归去学潜陶”者，人皆知之。景泰中，吾苏一监郡不学，误呼石人为“仲翁”。或作诗嘲云：“翁仲将来作仲翁，皆因书读少夫工，马金堂玉如何入？只好州苏作判通。”又《水南翰记》云：英庙大猎时，有祭酒刘某和诗，以“雕弓”作“弓雕”。监生诗诮之曰：“雕弓难以作弓雕，似此诗才欠致标，若使是人为酒祭，算来端的负廷朝。”

按韩昌黎作诗，尝倒叶韵，如“珑玲”、“鲜新”、“慨慷”、“莽卤”之类甚多。若出他人之口，又作笑话矣。

字误

韩昶是吏部子，虽教有义方，而性颇闇劣。尝为集贤校理，史传有“金根车”，箱轮皆以金。昶以为误，悉改为“银”。

吏部公子，宜乎只晓得金银也。

桓玄篡位，尚书误“春蒐”为“春蒐”。

假皇帝、假尚书，自合用假军礼。

李林甫无学术。典选部时，选人严迥判语用“杖杜”二字。林甫不识，谓吏部侍郎韦陟曰：“此云杖杜，何也？”陟俛首不敢言。太常少卿姜度，林甫妻舅也。度妻诞子，林甫手书贺之：“闻有弄麀之喜。”客视之，掩口。

《唐书》：吏部侍郎萧炅，索不学。尝读“伏腊”为“伏猎”。严挺之曰：“省中岂容有‘伏猎侍郎’！”

《清夜录》：哲宗朝，谢惊试贤良方正，赐进士出身。惊辞云：“救命未敢抵授（旧版作受）。”乃以“祇”为“抵”，以“受”为“授”。刘安世奏曰：“唐有伏猎侍郎，今有抵授贤良。”

李建勋罢相江南，出镇豫章。一日游西山田间茅舍，有老叟教村童，公觞于其庐。宾僚有曰：“梨号五脏刀斧，不宜多食。”叟笑曰：“《鹖冠》云：五脏刀斧，乃离别之离，非梨也！”就架取小帙，振拂以呈。公大叹服。

琵琶果

莫廷韩过袁太冲家，见桌上有帖，写“琵琶四斤”，相与大笑。适屠赤水至，而笑容未了，即问其故。屠亦笑曰：“枇杷不是此琵琶。”袁曰：“只为当年识字差。”莫曰：“若使琵琶能结果，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屠赏极，遂广为延誉。

茄字鸽字

尚书赵从善子希苍，官绍兴日，令庖人造烧茄。判食次，问吏“茄”字。吏曰：“草头下着‘加’。”即援笔书“𦵏”，下用“家”字，乃“蒙”字矣。时人目曰“烧蒙”。

南康王建封不识文义。族子有《动植疏》，俾吏录之。其载鸽事，以传写讹谬，分一字为三，变而为“人日鸟”。建封信之，曰：“每人日开宴必首进此味。”

蹲鴟

张九龄一日送芋萧炅，书称“蹲鴟”。萧答云：“损芋拜嘉，唯蹲鴟未至，然寒家多怪，亦不愿见此恶鸟也。”九龄以书示客，满座大笑。

按：蹲鴟，芋也。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《文选》，解为“着毛萝卜”，识者笑之。又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芋”字似“羊”，有谢人惠羊而误用“蹲鴟”者

昭执

程覃尹京日，有治声，唯不甚知字。尝有民投牒，乞执状造桥。覃大书“昭执”二字。民见其误，遂白之：“合是‘照执’，今漏四点。”取笔于“执”字下添四点，为“昭热”。庠舍诸生作传诮焉。

既有治声，即不识字可也。只一个“廉”字，做官的几人识得？乃知识字者原少。

多感元年

权龙襄景龙中为瀛州刺史。遇新岁，京中人附书云：“改年多感，敬想同之。”乃将书呈判书以下云：“有诏改年号为‘多感元年’。”众大笑。龙襄不悟，犹复延颈，怪赦书来迟。

精铕

宋神宗时，叶温叟提举陕西保甲。一日，御批问：“所隶诸州保甲精铕如何？”叶上札子言：“臣所教保甲，委是精确。”帝得奏大笑，谓侍臣曰：“温叟将谓精铕是精确也。”

生兵

逆亮南侵，命叶义问视师江上。叶素不习军旅，会刘锜捷书至，读之，至“金贼又添生兵”，顾问吏曰：“生兵是何物？”

輓世牧民者，知百姓是何物？衡文者，知文章是何物？掌铨者，又知人才是何物？天下之不为叶义问者鲜矣！

史思明诗

《芝田录》：史思明以樱桃寄其子，作诗云：“樱桃一篮子，半青一半黄，一半与怀王，一半与周贄。”群巨请曰：“圣作诚高妙，但以‘一半与周贄’之句移在上，于韵更为稳叶。”思明怒曰：“我儿岂可使居周贄之下！”

思明长驱至永宁，为子朝义所杀。思明曰：“尔杀我太早。禄山尚得至东都，而尔何亟也？”朝义，即伪封怀王者。

党进读书

党进不识一字。朝廷遣防秋，陛辞，故事例有敷陈。进把笏前跪，移时不能道一字，忽仰天颜厉声曰：“朕闻上古，其风朴略，愿官家好将息！”侍卫掩口。后左右问曰：“太尉何故念此二语？”党曰：“要官家知我读书。”

只为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一语所误。

邑丞通文

某邑一丞，素不知文，而强效顰作文语。其大令病起，自怜消瘦，丞曰：“堂翁深情厚貌，如何得瘦！”又侍大令饮，而大令将赴别席，辞去。丞曰：“乞其余不足，又顾而之他。”县令修后堂，颇华整。丞趋而进曰：“山节藻梲

，何如其智也！”一日，县治捕强盗数人，令严刑讯鞫，盗哀号殊苦。丞从傍抚掌笑曰：“恶人自有恶人磨！”

《笑林》评云：不识一丁人，转喉触讳如此。令大能容耐。正是“识性可与同居”。

（明有书名曰“笑林评”，见天一出版社影印本，与此大同小异（电子书页），疑当作笑林评。原文为：

某邑一丞素不知文、而强效鬻作文语、其大令病起、自怜消瘦、丞曰、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、又侍大令饮、而大令将赴别席、辞去、丞曰、乞其余不足、又顾而之他、县令修后堂、颇华整、丞趋而进曰、山节藻梲，何如其知也、一日，县治捕强盗数人、令严刑讯鞫、盗哀号殊苦、丞从傍抚掌笑曰、恶人自有恶人磨、信乎不识一丁人，转喉触讳如此。

令大能容耐、正是识性可与同居）

中官通文

嘉佑、治平间，有中官杜渐者，好与举子同游，学文谈，不悉是非。居扬州，凡答亲旧书，若此事甚大，必曰“兹务孔洪”，如此甚多。苏子瞻过维扬，苏子容为守，杜在坐。子容少怠，杜遽曰：“相公何故溘然？”其后子瞻与同会，问典客曰：“为谁？”对曰：“杜供奉。”子瞻曰：“今日不敢睡，直是怕那溘然。”

乙未后，时艺陡新，一后学苦心为课，字字推敲，易“常谓”字曰“恒谭”，易“何言之”曰“曷谈旃”，一时传笑。

时有一权珰，与缙绅次。诸缙绅方剧谈，而珰者不能置一语，仰见屋上烟笼葱起，谬曰：“焉用佞！”众闻之，疑珰者诮己。及移时，复仰视曰：“烟太佞！”四座大笑，疑遂释。

俚语有习而不察者，如劝人莫动气，则曰“君子不器”，自谦未曾周备，则曰“周而不比”；赞人话好，则曰“巧言令色”；贺人功名，则曰“侥幸”。俱可笑。

《广记》有内大臣学作别纸言语。凤翔节度使寄柴数车，回书谢云：“蒙惠‘也愚’若干。”

中官出对

《耳谭》：太监府有历事监生，遇大比，亦是本监考取，类送乡试。一珰不深书义，曰：“今不必作文论，只一对佳者，便取。”因出对云：“子路乘肥马。”诸生俯首匿笑。一黠者对云：“尧舜骑病猪。”珰大称善。

阉人主文事，故可笑，不必对也。王振用事时，台中有疏，请振判国子监，如唐鱼朝恩故事者，更可笑。

史学

《王莽传》赞云：“紫色蛙声，余氛闰位。”谓以伪乱真也。颜之推共人言及莽状，一俊士自许史学，名价甚高，乃云：“王莽非直鸱目虎吻，亦且紫色蛙声。”

强作解字

会稽朱某以贩茶鬻官，皆呼为“茶官”，素不学。偶于姻家遇词客，印证今古，谈及宣尼，击节曰：“据如此说，是一才子矣！”又言冯妇，则曰：“果是当时一美妇人，予闻久矣！”近临溪人姚京，与村学究孙一经夏日纳凉。顷之云翳。孙曰：“必有大风。”姚诘之，曰：“夏云多奇风。”闻者肠断。庆元间，有士人姜夔上书，乞正奉常雅乐。诏赴太常同寺官校正。乐师赍出大乐，首见锦瑟，指问何乐。众方讶其正乐不识乐器，既知为瑟，乃令乐师曰：“弹之。”师曰：“语云‘鼓瑟希’，未闻弹之。”众官咸笑而散，其议遂寝。

《公羊传》

《广记》：有甲欲谒见邑宰，问左右曰：“令何所好？”或语曰：“好《公羊传》。”后入见，令问“君读何书？”答曰：“唯业《公羊传》。”试问：“谁杀陈他者？”甲良久对曰：“平生实不杀陈他。”令知谬误，因复戏之曰：“君不杀陈他，谓是谁杀？”于是大怖，徒跣走出。人问其故，乃大语曰：“见明府，便以死事见访，后直不敢复来，遇赦当出耳。”

近有村翁，炫儿聪明，习《春秋经》者。或问云：“读过《左传》否？”答曰：“《左传》未知，但闻其已读‘右传’矣”。盖《大学》有“右传之几章”句。儿鲁甚，朝夕温诵，翁所习闻也。

芝麻《通鉴》

吴人韦政，腹枵然，好谈诗书，语常不继。或嘲之曰：“此非出芝麻《通鉴》上乎？”盖吴人好以芝麻点茶，市中卖者，以零残《通鉴》裹包。一人频买芝麻，积至数页，而以零残语掉舌。人间始末，辄穷曰：“我家芝麻《通鉴》上止此耳。”

《韵府群玉》秀才还只好趁夜航船，况芝麻《通鉴》乎？

祭文策问

《谑浪》云：黄陂季生无学，好弄笔。求人文稿曰“文稿”，见耒耜曰“来报”，见唾咳曰“垂亥”，每于尺牒中用“呵呵”，称医家曰“国首”，简褻曰“简艺”，租粮曰“相量”，写人号下又加“尊号失记”，写过己名，又书“名具别幅”。此等不可胜数，传为笑谈。一日母死，托邑人段祺作堂祭文。段代为言曰：“某年月日，儿某举亡母柩，就封某山，某不敢索文稿于人，谨

写某胸中所有而言曰：呜呼！躬秉来报，二十余年，垂亥不闻，又经一年。人皆呵呵，我泪如泉，方母病剧，国首难寻。仓忙举事，简艺殊深。大荒之后，相量少足。诸亲俱在，无人不哭。尊号失记，母心如烛。各有姓名，具在别幅。”

必是此篇祭文先堂方解，非戏笔也。

钱塘叶生少学识。有假作叶策题问云：“《孝经》一序，义亦难明，且如‘韦昭王’是何代之主？‘先儒领’是何处之山？孔子之志四时常有也，何以独言‘我志在春’？孔子之孝四时常行也，何以独言‘秋行在孝’？既曰‘夫子歿’，而又何以‘鲤趋而过庭’？”

乃知党进背得二句，亦算亏他。

袭旧

唐阳滔在中书，文皆抄袭。时命制敕甚急，而令史持库钥他适，苦无旧本检阅，乃斫窗跃入得之。时号为“斫窗舍人”。

观斫窗辛苦，方知近来怀挟“绳头本儿”之贵。

桓帝时，有辟公府椽者，倩人作奏记。人不为作，因语曰：“梁国葛龚先作记文可用。”遂从人言誊写，不去龚名姓。府公大惊，罢归。时人语曰：“作奏虽工，宜去葛龚。”

若再抄几遍，名姓当累累矣。

改制词

唐玄宗尝器重苏颋，欲倚以为相，秘密不欲令左右知。迨夜艾，乃令草诏，访于侍臣曰：“外庭谁直宿？”命秉烛召来。至则中书舍人萧嵩。上即以颋姓名授嵩，令草制书。既成，词中有“国之瓌宝”。上寻绎三四，谓嵩曰：“颋，瓌之子。朕不欲斥其父名，卿为刊削之。”上仍令撤帐中屏风与嵩。嵩惭愧流汗，笔不能下者久之。上以嵩抒思移时，必当精密，不觉前席以观。唯改曰“国之珍宝”，他无更易。嵩既退，上掷其草于地曰：“虚有其表耳！”

判鸟翎

唐灵昌尉梁士会，官科鸟翎，里正不送，举牒判曰：“官唤鸟翎，何物里正，不送鸟翎？”佐使曰：“公大好判，但‘鸟翎’太多。”会改曰：“官唤鸟翎，何物里正，不送雁翅？”闻者笑之。

朱巩一联

南唐元宗会群臣赋诗。学士朱巩短于韵语，竟日不能终篇，止进一联，又极鄙俚，乃自炫曰：“好物不在多。”

约法三章

魏长齐雅有体量，而才学非所经。初宦当出，虞存嘲之曰：“与卿约法三章

：读者死，文笔者刑，商略抵罪！”魏怡然而笑。

苦海部第七

子犹曰：“昔郑光业兄弟，遇人献词，句有可嗤者，辄投一巨皮篋中，号曰“苦海”，宴会则取视，以资谐戏。夫为词而足以资人之谐戏，此词便是天地间一种少不得语，犹胜于尘腐蹈袭，如杨升庵所谓“虽布帛菽粟，陈陈相因，不可衣食”也。故余喜而采之。而古诗之病经人指摘者，亦附入之，又以见巨皮箱中，人人有份，莫要轻易便张口笑人也。集《苦海》第七。

采石诗

采石江头，李太白墓在焉。往来诗人题咏殆遍。有客书一绝云：“采石江边一抔土，李白诗名耀千古。来的去的写两行，鲁般门前掉大斧。”

同东集

《悦生堂随抄》云：吴僧法海好作恶诗，萃成帙，刘从事为序。刘序云：“师虽习西方之教，颇同东鲁之风，因题曰《同东集》。长于譬喻，动有风骚，昔唐小杜既为老杜之次，今师又在小杜之下。”一说，东坡题佛印象亦有“大杜、小杜”语，疑即此误。

盘门诗伯

万历初，苏州盘门外昆弟二人，忘其姓，一号兰溪，一号兰洲，争以恶诗唱和，高自矜许。或作诗嘲之曰：“盘门城外两诗伯，兰溪兰洲同一脉。胸中全无半卷书，纸上空污数行墨。浣花溪头杜少陵，浔阳江口李太白。二公阴灵犹未散，终日在天寻霹雳。有朝头上话声能，吴语，犹云“响一声”也。打杀两个直娘贼。”

自诧才华

《广记》：北齐并州有士族，好为可笑诗赋，轻蔑邢、魏诸公。众共嘲弄，虚相称赞，必击牛漉酒延之。妻知其妄，屡用泣谏。其人叹曰：“才华不为妻子所容，何况行路！”

阳俊之

阳俊之多作五言歌，词荡而拙，世俗流传，名为“阳五伴侣”，写卖不绝。俊之遇于市，言其字误，取而改之。卖者曰：“阳五，古之贤人。君何所知，轻敢议论！”俊之大喜，自言“有集十卷。虽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”。

崔泰之

唐黄门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：“台阁神仙地，衣冠君子乡。昨朝犹对坐，今日忽云亡。魂随司命鬼，魄逐见阎王。此时罢欢笑，无复向朝堂。”谓人曰：“作诗须有此真味。”

卢延让

卢延让业诗，二十五举方登第。卷中有“狐冲官道过，狗触店门开”之句，张濬每称赏之。又有“贼猫临鼠穴，馋犬舐鱼砧”，为成汭所赏。“栗爆烧毡破，猫跳触鼎翻”，为王建所赏。卢谓人曰：“平生谒尽公卿，不意得力于狐狗猫鼠！”

包贺

进士包贺作诗多粗鄙之句，如“苦竹笋抽青橛子，石榴树挂小瓶儿”，又“雾是山中子，船为水鞞鞋”，又“棹摇船掠鬓，风动水捶胸”，俱可笑。世传逸诗云：“窗下有时留客宿，斋中无事伴僧眠”，号曰“自落便宜诗”。

高敖曹

高敖曹尝为杂诗三首。其一：“冢子地握槩，星宿天围棋。开坛瓮张口，卷席床剥皮。”其二：“相送重相送，相送至桥头。培堆两眼泪，难按满胸愁。”其三：“桃生毛弹子，瓠长棒槌儿。墙欹壁凸肚，河冻水生皮。”

权龙襄

唐左卫将军权龙襄，性褊急，常自矜能诗。通天年中，为沧州刺史。初到，乃为诗呈州官曰：“遥看沧海城，杨柳郁青青。中央一群汉，聚坐打杯觥。”诸公谢曰：“公有逸才！”襄曰：“不敢，趁韵而已。”又为《喜雨》诗曰：“暗去也没雨，明来也没云。日头赫赤出，地上绿氤氲。”又《皇太子宴夏日赋》诗：“严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团团。”太子援笔为赞曰：“龙襄才子，秦州人士。明月昼耀，严霜夏起。如此诗章，趁韵而已！”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，后追入，献诗曰：“无事向容山，今日向东都。陛下敕进来，今作右金吾。”上大笑，每呼为权学士，凡与诸学士赋诗，辄令与焉。

龙襄又《秋日述怀》曰：“檐前飞七百，雪白后园强。饱食房里侧，家粪集野娘。”参军不晓，请释。襄曰：“鹞于檐前飞，值七百文。洗衫挂后园，干白如雪。饱食房中侧卧，闻家中粪堆，集得野泽蜣螂。”谈者嗤之。

宋宗子

哲宗朝，有宗子好为诗，而鄙俚可笑。尝作《即事》诗云：“日暖看三织，风高斗两厢。蛙翻白出阔，蚓死紫之长。泼听琵琶凤，馒抛接建章。归来屋里坐，打杀又何妨？”人问其诗意。答曰：“始见三蜘蛛织网于檐前，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。有死蛙翻腹，似‘出’字，死蚓如‘之’字。方吃泼饭，闻邻家作《凤栖梧》。食馒头未毕，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。接章既归，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，故云‘打死又何妨’。”哲宗方欲灼艾，有小内侍诵此诗，笑极，遂罢灸。

相传《登厕》诗有“板侧尿流急，坑深粪落迟”，句法似此。

雪诗

唐人有张打油，作《雪》诗云：“江上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

陆诗伯《雪》诗云：“大雪洋洋下，柴米都长价。板凳当柴烧，吓得床儿怕。”又云：“玉皇大帝卖私盐，一个苏州拖面煎。”又云：“不闻天上打罗槲，满地纷纷都是面。”又云：“昨夜玉皇哀诏到，万里江山都带孝。”

陆诗伯曾咏枇杷树云：“一株枇杷树，两个大丫叉。”后韵未成，吴匏庵请续之，曰：“未结黄金果，先开白玉花。”陆摇首曰：“殊脂粉气！”

李廷彦

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上官，中云：“舍弟江南没，家兄塞北亡。”上官恻然，曰：“君家凶祸，一至于此！”廷彦曰：“实无此事，图对偶亲切耳。”一客谑云：“何不言‘爱妾眠僧舍，娇妻宿道房’？犹得保全兄弟。”

诗僧

郎中曹琰，有僧以诗卷投谒。阅首篇，是《登润州甘露阁》云：“下观扬子小。”琰曰：“何不道‘卑吠狗儿肥’？”次阅一篇《送僧》云：“猿啼旅思凄。”琰曰：“何不道‘犬吠张三嫂’？”坐中大笑。

不韵诗

唐冀州参军曲崇裕《送司功入京》诗曰：“崇裕有幸会，得遇明流行。司士向京去，旷野哭声哀。”司功曰：“大才士！先生其谁？”曰：“吴儿博士教此声韵。”司功曰：“师明弟子哲！”

嘉靖间，有织造太监在杭州，征索不遂，为诗云：“朝廷差我到苏州，府县官员不理咱。有朝一日朝京去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！”监司叹曰：“好诗！”答曰：“虽不成诗，叶韵而已。”

《湖海搜奇》云：谢兵马之妻为墙压死。杨天锡住吊，谢泣曰：“寒荆正有孕，今死不成尸，奈何？”杨曰：“此所谓‘虽不成尸，压孕而已’。”谢恚曰：“我苦无极，尚尔作戏！”语本此。

重复诗

雍熙中，一诗伯作《宿山房即事》诗，曰：“一个孤僧独自归，关门闭户掩柴扉。半夜三更子时分，杜鹃谢豹子规啼。”又《咏老儒》诗曰：“秀才学伯是生员，好睡贪馔只爱眠。浅陋荒疏无学术，龙钟衰朽驻高年。”

王大夫

王祈有竹诗两句，最为得意，为东坡诵之，曰：“叶垂千口剑，干耸万条枪。”苏笑曰：“好则好矣，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。”又苏尝言：“看王大夫诗，难得不笑。”

李超无自嘲

李超无逃儒归墨，作诗自嘲云：“滚汤呼贼秃，摇铎骂光郎。”

涩体

徐彦伯为文，多变奇求新，以“凤闱”为“鸥阕”，以“龙门”为“虬户”，以“金谷”为“铄溪”，以“乌狗”为“卉犬”，以“竹马”为“筱驂”，以“月兔”为“魄兔”，以“风牛”为“焱犊”。后追效之，谓之“涩体”。

虞子匡戏诗

嘉靖中，有好为六朝诗者，不独巧丽，且欲用不经人道之语，易字换句，遂至妄诞不稽。虞子匡一日递一诗示郎仁宝，请商之。仁宝三诵，不知何题。虞曰：“吾效时人换字之法，戏改岳武穆《送张紫阳北伐》诗也。”其诗曰：“誓律飙雷速，神威震坎隅。遐征逾赵地，力斗越秦墟。骥蹂匈奴颈，戈歼鞑鞴躯。旋师谢彤阙，再造故皇都。”岳云：“号令风霆迅，天声动北陬。长驱渡河洛，直捣向燕幽。马蹶月氏血，旗袅可汗头。归来报明主，恢复旧神州。”不过逐字换之。遂抚掌相笑。

宋景文修史

宋景文修唐史，好以艰深之辞，文浅易之说。欧公思有以训之。一日，大书其壁曰：“宵寐匪祯，札闼洪休。”宋见之，曰：“非‘夜梦不祥，题门大吉’耶？何必求异如此？”欧公曰：“《李靖传》云：‘雷霆不暇掩聪’，亦是类也。”宋公惭而改之。

嘲窃句

陈亚《嘲窃古人诗句》诗云：“昔贤自是堪加罪，非敢言君爱窃词。叵奈古人无意智，预先偷子一联诗。”

僧惠崇能诗，其尤自负者；“河分冈势断，春入烧痕青。”崇之子弟嘲曰：“河分冈势司空曙，春入烧痕刘长卿。不是师兄多犯古，古人诗句犯师兄。”

潘邠老诗多犯老杜。王直方云：“老杜复生，须与潘十厮炒。”

祥符、天禧中，杨大年、钱文禧、晏元献为诗，皆宗李义山，号“西昆体”。后进效之，多窃取义山诗句。尝内宴，优人作戏，有为义山者，衣服破裂，告人曰：“吾为馆职诸公掬揶，以至如此！”坐者皆笑。

剥取他人口珠，是盗儒也，如何止坐毁坏衣冠律？

李义府《白燕》诗云：“镂月为歌扇，裁云作舞衣。自怜回雪影，好取洛川归。”有枣强尉张怀庆，好偷窃名士文章，乃增二字为七言，云：“生情镂月为歌扇，出性裁云作舞衣。照鉴自怜回雪影，来时好取洛川归。”时人谓之“活剥张昌龄，生吞郭正一”

武太常邦御，以水竹楼求刘楚雄为记，其文曰：“淇澳之斐，而瀑布急雨之，而碎玉密云之，而投壶铮铮之，而围棋丁丁之。巨细疾徐，皆先生之觚磬匏丝也。”又曰：“擎衣幅巾，见者以为神仙中人。”全用王元之《竹楼记》中语。有戏者曰：“昨梦一人，峨冠博带，意甚不平，曰：‘我宋学士王禹偁也，昔作郡守，有竹楼一座。今被刘楚雄拆毁，且将楼中之物，一一窃去。’问是何物，曰：‘楸枰一局，壶矢十二枝，文集十卷，擎衣一袭，幅巾一顶，止遗囊琴一张在焉。’又问：‘窃此何焉？’曰：‘都贮于太常水竹楼中，故不平也。’”

点金成铁

梁王籍诗云：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王荆公改用其句曰：“一鸟不鸣山更幽。”山谷笑曰：“此‘点金成铁’手也！”

倩笔

《雪溪纪闻》：湖州吴平山，素不能诗，值座师王荆石公寿，试作八句，求同年沈公节甫改削。沈用其韵，更制一首，复嫌于全删，姑举笔点其末二句，而并归之。吴大喜，谓沈所赏，语必佳，不忍弃，既书沈诗，而并载己二句于末，遂为十句，重一韵。王公大笑。

平山名秀，鲁而好学。一日止读书七行，至晚犹不成诵，必跪而自督。辛未会试，五策犹富，元驭犹讶其该博，投置首卷，而一诗乃不通窍如此！

文当戒俗

杨文公尝戒其门人“为文宜避俗语”，既而公因作表云：“伏惟陛下，德迈九皇。”门人郑戩请于公曰：“卖韭黄讫，未审何时得卖生菜？”公大笑，易之。

书马犬事

欧阳公在翰林时，常与同院出游。有奔马毙犬，公曰：“试书其事。”一曰：“有犬卧于通衢，逸马蹄而杀之。”一曰：“有马逸于街衢，卧犬遭之而毙。”公曰：“使子修史，万卷未已也！”曰：“内翰云何？”公曰：“逸马杀犬于道。”相与一笑。

明堂赦文

胡卫、卢祖在翰林，草明堂赦文云：“江淮尽扫于胡尘。”太学生嘲之曰：“胡尘已被江淮扫，却道江淮尽扫于。传语胡、卢二学上，不如依样画葫芦。”

押韵

唐梅权衡，吴人也，入试不持书策，人皆谓奇才。及府题出《青玉案赋》，以“油然易直子谅之心”为韵。场中竞谈“谅”字难押。梅于庭树下，以短筭画

地起草。日晡，梅赋先成。张季遐求视所押，以为师模。梅大言曰：“押字须商量，争应进士举？”季遐自谦薄劣，乃率数十人请益。梅曰：“此韵难押，诸公且厅上坐，听某押处解否。”遂朗吟曰：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谅。犬蹲其旁，鸱拂其上。”因讲青玉案者是食案，所以言“犬蹲其傍，鸱拂其上”也。众大笑。出《乾【月巽】子》。

苗振召试馆职。晏示相语曰：“宜稍温习。”苗曰：“岂有三十年作老娘，而倒绷孩儿者乎？”既试赋，韵有“王”字。振押云：“率土之滨莫非王。”不中选。晏笑曰：“苗君竟倒绷孩儿矣！”

赋

胡旦作《长鲸吞舟赋》云：“鱼不知舟在腹中，其乐也融融；人不知舟在腹内，其乐也泄泄。”又曰：“双须竿直，两目星悬。”杨孜览而笑曰：“许大鱼，眼孔恁小！”又庆历中，试题为《天子之堂九尺》。赋者曰：“成汤当陛而立，不欠一分；孔子历阶而升，止余六寸。”用《孟子》曹交言汤九尺、《史记》言孔子九尺六寸事。

熙宁中，省试《王射虎侯赋》。有一卷云：“讲君子必争之艺，饰大人所变之皮。”又欧阳公主文，试《贵老为其近于亲赋》。有一卷云：“睹兹黄耆之状，类我严君之容。”

褚归应试，作《大舜善与人同》，破云：“道虽贯于万世，善犹同于众人。”见黜。一友戏慰曰：“公以‘尿罐’对‘油筒’，宜其黜落。”

经义

政和中，举子皆试经义。有学生治《周礼》，堂试以《禁宵行者》为题，此生答义云：“宵行之为患者大矣，凡盗贼奸淫为过恶者，白昼不能显行也，必昏夜合徒窃发。踪迹幽暗，虽欲捕治，不可物色。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，而立法以禁之，有犯无赦，宜矣！不然，则宰予昼寝，何以得罪于夫子？”学官者甚喜其议论有理，但不晓以宰予以证之意，因召问之。答曰：“昼非寝时也。今宰予正昼而熟寐，其意必待夜间出来胡行乱走耳！”学官为笑而止。

使宰我睡寐中惊出一身冷汗。

时艺

陈白沙献章，当成化初会试，虽负重名，亦投时好，竞出新奇，作《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》题，其破云：“物各有其等，圣人等其等。”考官戏批其傍云：“若要中进士，还须等一等！”

张鳌山提学江北，以《冯妇善搏虎》为题。徐州一士云：“冯妇，一妇人也，而能搏虎，不惟搏也，而又善焉。夫搏虎者何？扼其吭，斩其头，剥其皮，投于五味之中而食之也，岂不美哉！”

王荆湖学博谈及吴郡一士，作《今交九尺四寸以长》题，文中将“九尺以长”、“四寸以长”分股。又一士作《二女果》题，文中二股立柱云：“尧非不欲以之自奉一也，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。”闻者绝倒。

乙卯，王宗师按临苏州，凡童生劣卷俱发回。有一童生作《不占而已矣》题，文中二股柱云：“古之占者，有鬼谷先师其人焉；今之占者，有柳华岳其人焉。”众共哗笑。旁有一人与此童相识，深加叹惜。众问其故，答云：“怪道某阿官不入学，宗师是浙人，怎知我苏州有柳华岳？”众大笑。又一童居近齐门任蒋桥。此桥以任、蒋二土地庙得名也。题出《任土地者次之》，童即以蒋土地与任土地分主客二股。

申于王云：有作《虽使五尺之童适市，莫之或欺》题者，破云：“以可欺之人，居可欺之地，而卒莫之或欺焉。可以见天理之常存，而人心之不死矣。”或嫌其欠简健。他日作《鲁人猎较，孔子亦猎较》，破云：“鲁俗颓，圣人雷。”或又嫌其崛且晦，须不长不短，点切题面字眼，方醒人目。他日又作《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》，破云：“纪圣人之鸟处，‘甲’之出头，而‘天’之侧头者也。”

一士作《能近取譬》题文，质于唐六如。唐称赞不已。士又再三求正，唐曰：“细玩‘能近取’三字不做，觉偏枯些。”士嘿然而去。

评唐诗

杨用修曰：唐诗有极劣者，宋人采入《全唐诗话》，使观者曰：“是亦唐诗一体。”譬之燕、赵多佳人，其间有跛者、眇者、羝者、氲者、疥且痔者，乃专房宠之，曰：“是亦燕、赵佳人之一种。”可乎？

前人诗文之病

简文时，费旭诗有句云：“不知是耶非？”殷芸诗有“飘飏云母舟”句。帝大笑曰：“旭既不识其父，芸又飘飏其母耶？”

许浑句中多用“水”字。谚曰“许浑千首湿”。又罗隐诗皆有“喜”、“怒”、“哀”、“乐”、“心”、“志”等语，不离一身，故以“罗隐一生身”为对。不若对以“杜甫一生愁”为优。

杨盈川为文，好以古人姓名连用，如“张平子之略谈，陆士衡之所记”，“潘安仁宜其陋矣，仲长统何足知之”。时号为“点鬼簿”。骆丞文好以数对，如“秦地重关一百二，汉家离宫三十六”，时号为“算博士”。李义山为文多检阅书册，左右鳞次，时号“獭祭鱼”。

王禹玉诗多用“珍”、“宝”、“黄金”、“白玉”为对，时号“至宝丹”。有人云：“诗能穷人，且强作富贵语，看如何？”数日搜索，止得一联，云

：“脰脰化为红玳瑁，眼睛变作碧琉璃。”为之绝倒。

高英秀辩捷滑稽，尝与赞宁共议古人诗病，云：“李山甫《览汉史》‘王莽弄来曾半破，曹公将去便平沈’，是破船诗。李群玉《咏鹧鸪》‘方穿诘曲崎岖路，又听钩辘格磔声’，是梵语诗。罗隐‘云中鸡犬刘安过，月里笙歌炀帝归’，是见鬼诗。杜荀鹤‘今日遇题题似著，不知题后更谁题’，此卫子诗也，不然安有四蹄？”卫地多驴，故呼驴为“卫子”。

曹唐《寓金陵佛寺》云：“水底有天春漠漠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”人谓之“鬼诗”。罗隐《咏牡丹》云：“若教解语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也动人”。人谓之“女子诗”。

释贯休有《咏渔父》云：“眼前不见市朝事，耳畔唯闻风水声”。梅圣俞曰：“此患肝肾风也。”又云：“尽日觅不得，有时还自来。”曰：“此是人家失却猫儿。”

贾岛有《哭僧》诗云：“写留行道影，焚却坐禅身。”唐人谓“烧杀一活和尚”。

张祐《柘枝》诗云：“鸳鸯细带抛何处，孔雀罗衫属阿谁？”白乐天每呼为“问头诗”。祐曰：“公亦有《目连经》。《长恨歌》云：‘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’此非目连访母耶？”

孟浩然诗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人谓是“孟盲子”。荆公宅乃谢安所居地，有谢公墩。公赋诗曰：“我名公姓偶相同，我宅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，不应墩姓尚随公。”人谓与死人争地界。

怜才莫如明皇，而孟老不识，竟以“不才明主弃”之语自绝，真盲子矣！荆公在朝日与人争新法，既罢争墩，亦其性也。

张师锡《老儿诗》五十韵，摹写极工。中有“看经嫌字小”，不免是老僧，“脚软怕秋千”，不免是老妇。

程师孟知洪州，作静堂，自爱之，无日不到，为诗题于石，曰：“每日更忙须一到，夜深长是点灯来。”李元规见而笑曰：“此是登溷诗。”

柳耆卿词有“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”或戏之曰。“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，此乃艸公登溷处耳。”

刘子仪尝有《赠人》诗云：“惠和官尚小，师达禄须干”，取“下惠圣之和”、“子张问达而学干禄”之事。或有除去“官”字，示人曰：“此必番僧也，其名达禄须干。”闻者大笑。

有迁楚藩者，李于鳞以诗送之，云：“江汉日高天子气，楼台秋入大王风。”一友曰：“二语似贺陈友谅登极。”

《古今诗话》：乐天《长恨歌》云：“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无光日色薄。”峨嵋在嘉州，与幸蜀路全无交涉。杜甫《武侯庙柏》诗云：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”四十围乃径七尺，无乃太细长也。史称防风氏身广九亩，长三丈。按广大尺，九亩乃五十丈四尺，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餠耳。此文章之病也。

张文潜常云：“子瞻每笑‘天边赵盾益可畏，水底右军方熟眠’，谓‘汤燖了王羲之也’。”文潜戏谓子瞻云：“公诗有‘独看红蕖倾白堕’，不知‘白堕’是何物？子瞻云：“《洛阳伽蓝记》有刘白堕，善酿酒。”文潜曰：“白堕既是人，何以言倾？”子瞻笑曰：“魏武《短歌行》云：‘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’。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。”文潜曰：“毕竟用得不当。”时文潜有仆曹某，失去酒器。子瞻笑曰：“公且先去理会曹家那汉，却来此间厮魔。”满座大笑。

吴人多谓梅子为“曹公”，尝望梅止渴也。又谓鹅为“右军”。士写礼帖云：“醋浸曹公一髻，汤燖右军两只。”见者大笑。

九字诗附

中峰和尚有九字梅花诗云：“昨夜西风吹折千林梢，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。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，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。”卢赞元酴醾花诗：“天将花王国艳殿春色，酴醾洗装素颊相追陪。绝胜浓英缀枝不韵李，堪友横斜照水换先梅。”

诗非不佳，然自一画以添至于四言、五言、七言极矣，复九之，必且十一、十三，以至无穷，如吴中之“急口山歌”而后已。故附于笑末，以为文胜之戒。

不韵部第八

子犹曰：语韵则美于听，事韵则美于传。然韵亦有夙根，不然者，虽复吞灰百斛，洗胃涤肠，求一语一事之几乎韵，不得矣。山谷常嘲一村舆云：“浊气扑不散，清风倒射回。”此犹写貌，未尽传神。极其伎俩，直欲令造化小儿羞涩，何止风伯避尘已也？集《不韵》第八。

汗臭汉

余靖不事修饰。作谏百日，因赐对面陈。时方盛暑，上入内云：“被一汗臭汉薰杀！喷唾在吾面上。”

不洗脚

《北史》：阴子春身服垢污，脚常数年不洗，云：“洗辄失财败事。”妇甚恶之，曾劝令一洗。不久，值梁州之败，谓洗脚所致，大恨妇，遂终身不洗。

闾门市居，往来纷沓，泥水蹂践，积成块垒，俗呼“长墩”，去之败家，任其

崎岖，终不敢动。子春“长墩”，乃在脚底里。

三鹿郡公

袁利见性粗疏，方棠谓：袁生已封“三鹿郡公”。

都宪弄鸟

胡少保宗宪素自负嫖毒之具，醉后辄欹坐肩舆中，以手摩之，东西溺舁夫及从官肩。咸掩目而笑，胡故自若。

弄自家鸟，强如呵别人髡，但不雅观耳。

马上食饼

张衡由令史至三品，已团甲，退朝，于路傍见蒸饼新熟，遂买得，于马上食之。为御史弹奏，竟落甲。

向闻二卵弃将，今见一饼失官，若在晋人，反为任诞。

决文宣王、亚圣

《岭南志》：广南际海郡，不立文宣王庙。有刺史不知礼，将释奠，预署二书吏为文宣王、亚圣，鞠躬于门外。或进止不如仪，即判云：“文宣王、亚圣各决若干。”

书吏岂胜于有若，礼拜且不雅，况先以决杖乎？

按唐史：南中小郡，多无缙流，每宣德音，须假作僧道陪位。昭宗即位，柳韬为宣告使。至一州，有假僧不伏排位。太守王弘大怪而问之。僧曰：“役次未到，差遣偏并。去岁已曾摄文宣王，今年又差作和尚。”闻者绝倒。

又：唐有人衣绯于中书门候宰相求官者，问：“前任何职？”答曰：“属教坊，作西方狮子左脚三十年。”亦可笑。

缚诗人

《皇明世说》：滕县杨懋忠涉学，好为诗。不得意于诸生，弃去，遍游名山，还过琅琊。捕盗指挥以为盗，执之。杨乞纸笔自供，因题一诗，内有“曾向陈编窃语言”之句。指挥不通文，问曰：“陈编是汝伙中人耶？”杨曰：“否。是被盗者。”指挥大喜，执送兵备；见其诗，大相知赏，叱出指挥，解杨缚，延上坐，与论诗竟日。既出，指挥来谢罪。杨曰：“不因公，何以受知兵宪？但如此荐法，令人一时难堪耳。”

绿林豪客，能知李涉诗名；巡风指挥，翻执诗人为盗。

役长史

吴长史稷归隐，有司莫识其面。里举践更役，误以公名报。令不知，悬之榜。

公亲往注其下曰：“不能为官，岂能为役？”令闻大愧。

沈周

沈周名重一时。苏州守求善画者，左右以沈对，便出硃票拘之。沈至，命立庀

下献技。沈乃为《焚琴煮鹤图》以进。守不解，曰：“亦平平耳。”其明年入覲，见守溪王公。首问：“石田先生无恙乎？”守茫然无以应。归以质之从者，则硃票所拘之人也。守大惭恨，踵门谢过焉。

昆人时大彬善陶，制小茶壶极精雅。或荐之昆令，善其制，索之；恨少，乃拘之一室，责取三百具。竟以愤死。近徽人程君房，亦以工墨杀身。论者惜焉。余谓凡一技成名者，皆天下聪明人，乾坤灵气所钟，当路便当爱惜而保全之。若造此恶业，必永断慧根矣！

《毁茶论》

陆羽嗜茶，著《茶经》三篇。李季卿至江南，有荐羽者，召羽煮茶。羽衣野服，挈具而入。公心鄙之，命奴子取钱三十文相酬。羽愧甚，著《毁茶论》。

吴僧文了善烹茶。了游荆南，高保勉白与季兴，延置紫云庵，日试其茶二。保勉父子呼为“汤神”，奏授“定水大师”，土人目为“乳妖”。一茶之遇不遇如此！

碑祸

唐玄宗东封泰山，命张许公，摩崖为碑。至明八百余年，为林【火阜】磨平，以“忠孝廉节”四大字覆之。

林公岂欲使顽石讲学耶？

天圣中，营浮图。姜遵在永兴，悉取汉、唐碑之坚好者，以代砖壁。有县尉叩头争之，继之以泣。遵怒，并劾去之。

此县尉定是韵士，惜史逸其名。

花仇

唐韩弘罢宣武节度，归长安私第，有牡丹杂花，命【属司】去之，曰：“吾岂效儿女辈耶！”

扬州琼花，天下无双。炀帝特移栽金陵，而枝叶枯瘁。帝怒，乃杖八十发回，复活一年而死。

普天王土，何必金陵？违性受辱，失此良机。惜不遇花太医，为花神洗疮止痛耳。

刮几歪壁

王羲之尝诣一门生家，设佳饌供给，意甚感之，欲以书相报。见有一新榷几，王便书之，草正相半。门生送往归郡，比还家，其父已削括都尽。

书法开在几上，使门生如何模仿？削之良是。

玄览禅师性僻，住荆州陟岵寺。张璪于壁间画古松，符载为赞，卫象为赋。览师怒曰：“何疥吾壁？”命加歪焉。

寺中留一古迹，便起后人游览之端，贻扰不浅，这和尚有远识！

方竹杖

润州甘露寺有僧，道行孤高。李德裕廉问日，以方竹杖一赠焉。方竹杖出大宛国，坚实而正方，节须四面对出。及再镇浙右，其僧尚在。问曰：“竹兄无恙否？”僧曰：“至今宝藏。”公请出观之，则老僧已规圆而漆之矣。公嗟惋弥日。故当时曾有诗云：“削圆方竹杖，漆却断纹琴。”

杖取扶衰，圆以便握。但不知此僧岂少一圆竹，而费此工作为也？大愚大愚！
砚眼

吴郡陆公庐峰候选京师，尝于市遇一佳砚，议价未定。既还邸，使门人某者往，以一金易归。讶其不类，某坚证其是。公曰：“前砚有鸚鹄眼，今何无之？”答曰：“某嫌其微凸，偶值石工甚便，幸有余银，已倩为平之矣。”公大惋惜。

鸣鹅

会稽有姥，养一鹅，善鸣。右军求市不得，遂携亲友就观。姥闻羲之至，烹鹅以待。右军叹惜弥日。

快牛

王恺有快牛，名“八百里駁”，常莹其蹄角。王武子语君夫：“我射不如卿，今赌卿牛，以千万对之。”君夫既恃手快，且谓骏物无有杀理，便相然可，令武子先射。武子一起便破的，却据胡床，叱左右：“速探牛心来！”须臾炙至，一脔便去。

彼以为豪，我以为俗。

白鸥脯

张泌、陈乔之子，秋晚并游玄武湖。时群鸥游泛，泌子曰：“一轴内本《潇湘》！”乔子俄顾卒吏云：“此白色水禽，可以作脯否？”众谓“张泌子半茎凤毛，陈乔男一堆牛屎”。乔子由是有“陈一堆”及“白鸥脯”之号。

金鱼

金鱼有“九尾狐”及“紫袍玉带”种种之异，文房畜为清玩，价亦不廉。或以一盆赠张幼于，张转以赠守公。他日守公谓张曰：“前惠鱼但美观耳，味殊淡。”盖守北人，已将鱼付爨下也。张但唯唯而已。

谢灵运须

谢灵运须美，临刑，施为南海祇垣寺维摩诘像须。唐中宗时，安乐公主端午斗草，欲广其物，驰驿取之，又恐为他所得，乃剪弃其余。

国公诗

湖州吴主事家素饶，求李西涯文寿其父。时公为学士，鄙其人，不许。吴问其友曰：“今朝中爵位极尊者为谁？”曰：“英国公太师左柱国也。”吴即缄币

求英公。英公令门馆作诗与之。吴得诗，夸于人云：“英国当朝第一人，乃为我作诗，何必李学士也！”

若使吴公选汉文，定须检卫、霍著作。倘选唐诗，又恐尉迟公不善韵语，如何？

党进画真

党进命画工写真。写成，大怒，诘画师云：“我前时见画大虫，犹用金箔贴眼。我消不得一对金眼睛！”

画将军须作虎势。

高太监

南京守备太监高隆，人有献名画者，上有空方。隆曰：“好好！更须添画一个‘三战吕布’。”

《五马行春图》

沈周作《五马行春图》赠一太守。守怒曰：“我岂无一人相随耶？”沈知之，另写随从者送入，因戏之曰：“奈绢短，止画前驱三对。”守喜曰：“今亦足矣！”

既画轿前三对头踏，便须画衙中千两黄金。不然总是不象。

障簾

祖约好财。客诣祖，见方料视财物，因客至，屏当未尽，余两小簾，置背后，以身障之，强与客语。

自知不雅，尚有晋人习气。若今，则恬不知愧矣！

种珠

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，富于资产，性鄙屑；别墅林池，未尝暂适。既不嗜学，又杜绝宾客。惟自荷一锄，理小圃成畦，以真珠布土壤三间，若种蔬状。记颖俯拾，周而复始，以此为乐焉。

种珠尚未得法，须用鲛人泪作粪灌之，方妙。

银靴

元宗幼学之年，冯权常给使左右，深所亲幸。每曰：“我富贵，为尔置银靴。”保大初，听政之暇，命亲王及东宫旧僚击鞠。欢极，颁赉有等。语及前事，即日赐银三十斤，以代银靴。权遂命工锻靴穿焉。

黑牡丹

晚唐时，京师春游，以牡丹为胜赏。有富人刘训邀客赏花。客至，见其门系水牛累百，笑指曰：“此刘氏黑牡丹也！”

大厅胜寺

李约每于庶人镗前称金陵招隐寺标致。庶人既宴寺中，明日谓曰：“子尝称招

隐，昨日游宴，何如中州？”约曰：“某赏者疏野耳。若远山将翠幕遮，古松用采物裹，羶腥浣尘泡泉，音乐乱山鸟声，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！”

僧拒客

宋吴荆溪云：往岁江行风阻，与友生沿岸野步，穿岭而下，忽见兰若甚多。僧院睹客来，皆扃户不内。独有一院，大敞其户，见一僧跣足而眠，以手书空，顾客殊不介意。窃意此必奇僧也，直入造之。僧虽强起，全无喜容。不得已而问曰：“先达有诗云：‘书空跣足睡，路险侧身行’。和尚其庶几乎？”僧曰：“贫道不知何许事，适者指挥侍辈，欲掩关少静耳。”遂不辞而出。寺有如此僧，不如大厅省气。

陈叔陵

陈始兴王叔陵性不好卧，不饮酒，惟多置殽馐，昼夜食啖。又好饰虚名，每入朝，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，高声朗诵，扬扬自若。

俗讖

宋时太学各斋，除夕设祭品，用枣子、荔枝、蓼花，取“早离了”之讖。执事者帽而不带，以练代之，谓之“叨冒”。鄙俗可笑！

今南都乡试前一日，居亭主必煮蹄为饷，取“熟蹄”之讖也。又锡邑呼“中”字如“粽”音，凡大试，则亲友赠笔及定胜糕、米粽各一盒，祝曰：“笔定糕粽。”又宗师岁考前一日，往往有祷于关圣者。或置等子一件于神前，谓之“一等”。其祝文云：“伏愿磕睡瞭高，犯规矩而不捉；糊涂宗主，屁文章而乱圈。”更可笑。

俗礼

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，谓之“白席”。韩魏公自枢密归邺，赴一姻家礼席。偶筵中有荔枝，欲啗，白席者遽唱曰：“资政吃荔枝，请众客同吃荔枝！”公憎其饶舌，因置不取。白席者又云：“资政放荔枝矣，请众客放下荔枝！”

俗礼方各不同，总非雅士所宜也。洪武中，翰林应奉唐肃常侍膳食讫，供筯致恭。帝问：“何礼？”对云：“臣少习俗礼。”帝曰：“俗礼可施之天子乎？”坐不敬谪戍濠州。圣主作用，真快心哉！

方三拜

诗人方干，吴人也。王龟大夫重之，既延入内，乃连下两拜。亚相安详以答之，未起间，方又致一拜。时号“方三拜”。

秘史

则天荒淫，右补阙朱敬则谏曰：“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、张易之、昌宗，欲应足矣。近闻尚食奉御柳模，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；左监门卫祥云阳道壮伟

，过于怀义，昨欲自进，堪充供奉。无礼无义，溢于朝听！臣职在谏诤，不敢不言。”则天劳之曰：“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”赐綵百段。

《旧唐书》详载斯语，当时君臣荐进献纳如此！（战国策有韩妃事）

杨安国进讲

杨安国言动鄙朴，尝侍讲仁宗。一日讲“一箪食，一瓢饮”，乃操东音曰：“颜回甚穷，但有一箩粟米饭，一葫芦浆水。”又讲“自行束修以上”一章，遽启曰：“官家，昔孔子教人，也须要钱！”帝晒之。

本是个村学究，差排做大讲官。

志文

胡卫道三子：孟名宽，仲名定，季名宕。卫道妻亡，俾友作志。友直书曰：“夫人生三子：宽、定、宕。”读者掩鼻。

昔白敏中以姓废婿，胡夫人当以名废志矣。白敏中为相，欲以进士侯温为婿。妻卢曰：“己姓白，复婿侯，人必呼白侯矣！”乃止。

判带帽语

《祝氏猥谈》云：一守禁带帽不得露网巾。吏草榜云：“前不露边，后不露圈。”守曰：“公文贵简，何作对偶语？”吏白：“当如何？”守曰：“前后不露圈边。”

张忠定判瓦匠乞假云：“天晴瓦屋，雨下和泥。”丁谓判“木工状”云：“不得将皮补节，削凸见心。”郡守邢公判“重造郡门鼓状”云：“务须紧绷密钉，晴雨同声。”皆为时所称。此公但以不对偶为简，是未知简而文也。

宣水

石曼卿在中书堂。一相曰：“取宣水来！”石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宣徽院水甘冷。”石曰：“若司农寺水，当呼为农水也？”坐者大笑。

余寓麻城时，或呼金华酒为金酒。余笑曰：“然则贵县之狗，亦当呼麻狗矣？”坐客有脸麻者，相视一笑。○今村子言吹箫，必曰“品箫”；言弹琴，必曰“操琴”；言着棋，必曰“下棋”；言踢毽，必曰“蹴毽”。务学雅言，反呈俗态。

于阗国表

宋政和间，有于阗国进玉表章，其首云：“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，五百里国内条贯主黑汗王，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，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。”又元丰四年，于阗国上表，称：“于阗国倭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，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阿舅大官家。”

“阿舅”本单于“汉天子，我丈人行”语来。又西羌将举事，必先定约束，号为“立文法”。则夷俗以知文法为尊矣。

元世祖定刑

元世祖定天下之刑，笞、杖、徒、流、绞五等。笞杖罪既定，曰：“天饶他一下，地饶他一下，我饶他一下。应笞一百者，止九十七，杖亦如之。”此虽仁心，亦近于戏矣。

天、地、皇帝三个大人情，止饶三板，执杖者可谓强项！

管子治齐

管子之治齐，为女闾七百，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。

此为脂粉钱之始，可怜可怜！

七世庙讳

侯景篡梁，王伟请立七庙。景曰：“何谓七庙？”伟曰：“天子登七世祖考也。”因请七世讳。景曰：“前世吾不复忆，唯阿爷名标，且在朔州，伊那得来啖是？”众皆掩口。

蜀先主

蜀先主起自利阆，亲骑军各有名号，顾夔戏造武举牒，谓“侍郎李叱叱下进士及第三十余人，姜癩子、张打胸、李嗑蛆、李破肋、李吉了、郝牛屎、陈波斯、罗蛮子等，试《亡命山泽赋》、《到处不生草》诗”。一时传以为笑。

诨衣

《史讳录》：穆宗以玄绢白书、素纱墨书为衣服，赐承幸官人，皆淫鄙之词。时号诨衣。至广平中，犹有存者。

厕筹

有客谓胡元瑞曰：“尝客安平，其俗如厕，男女皆用瓦砾代纸，殊可呕啐。”胡笑曰：“安平，唐之博陵，莺莺所产也。”客曰：“大家闺秀，或未必然。”胡因历引古用厕筹事，且云：“厕筹与瓦砾等，吾能不为莺莺要处掩鼻？”客大笑。

效颦

郭林宗尝于陈、梁间行，遇雨，其中一角垫而折，其后学者着冠，乃故折其一角，以为“林宗巾”。

潘岳妙有姿容，少时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者，莫不连手共萦之。左太冲绝丑，亦复效岳遨游。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，委顿而返。

《语林》曰：安仁至美，每行，妇人争以果掷之，满车。张孟阳至丑，每行，小儿以瓦石投之，亦满车。

谢安能为洛下诸生咏，有鼻疾，故其音浊。时名流爱其咏，或掩鼻而效之。苟非安石，鲜不以为近于侮矣。

拟古人名字

东丹国长子奔唐，赐姓李，名华，颇习诗文。甚慕白居易，思配拟之，每通名刺，曰“乡贡进士黄居难，字乐地”。

乐天初至京师，以所业谒顾著作。顾睹姓名，熟视曰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及披卷，首篇曰：“咸阳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乃嗟赏曰：“道得个语，居亦何难！”夫李华本欲拟白，而白居易，黄居自难，乃自作供状耳。唐又有李姓者，作《姑孰十咏》，自比太白，遂号李赤。后为厕鬼所惑，死于厕。

媚猪

南汉主刘鋹得波斯女，黑脂而慧艳。鋹嬖之，赐号“媚猪”。

猪而曰媚，可笑甚矣！宁庶人所嬖幸妃名“趣妃”，言有趣之妃也，名亦不雅。趣妃后为舒状元芬所得，

相婆

王和甫守金陵。荆公退居半山。一日路遇和甫，公入编户家避之。老姥见公带药笼，告之病。公即给以药。姥酬麻线一缕，语公曰：“相公可将归与相婆。”荆公笑而受之。

瓜战

昔人喜斗茶，故称茗战。钱氏子弟取雪上瓜，各言子之的数，剖之以视胜负，谓之“瓜战”。然茗犹堪战，瓜则俗矣。

蔡君安夏日会食瓜，令坐客征瓜事，各疏所忆，每一条食一片。如此名“瓜战”，便不俗。

锻工、屠宰

杨升庵云：永昌有锻工，戴东坡巾；屠宰，号“一峰子”。一善谑者，见二人并行，遥谓之曰：“吾读书甚久，不知苏学士善锻铁，罗状元能省牲，信多能哉！”传以为笑。

别号

《猥谈》云：道号别称，古人间自寓怀，非为敬名设也。今则无人不号矣。

“松”、“兰”、“泉”、“石”，一坐百犯，又兄“山”则弟必“水”，伯“松”则仲、叔必“竹”、“梅”，父此物，则子孙引此物于不已，愚哉！向见一嫠媪，自称“冰壶老拙”，则妇人亦有号矣。又嘉兴女郎朱氏，能诗，自号“静庵”，见《说听》。又江西一令讯盗，盗忽对曰：“守愚不敢。”令不解。傍一胥云：“守愚，其号也。”

《挑灯集异》云：无锡一人同客啜茶。见一婢抱一幼儿出，其人即弃茶拱立。客问故，曰：“所抱乃梅窗家叔也。”然则孩提亦有号矣。

印章

天顺间，锦衣门达甚得上宠。有桂廷珪为达门客，乃私镌印章云“锦衣西席”。后有甘棠为洗马江朝宗婿，而棠亦有印章云“翰苑东床”。一时传赏，可为的对。

癖嗜部第九

子犹曰：耳目口体之情，大致相似也。盖自“水厄”可畏，“酪奴”不尊，而茶冤矣。故先茶而饮以欢之，而食以充之，而寝以息之，于是乎书画金石以清其玩，吟讽讴歌以畅其怀，博奕田猎以逞其欲，花木竹石以写其趣。迨香水杂陈，内外毕具，而坐客之谈谐其可少乎？凡此非富贵不办，而佞佛布施，正为生生世世富贵地耳。然而天授既殊，情缘亦异，盈缩爱憎，自然之歧也。螂且甘带，鸱鸦嗜鼠，甲弃乙收，孰正唐、陆哭笑之是非？集《癖嗜》第九。

茶

王濛好茶，人至辄饮之。士大夫甚以为苦。每欲住候，必云：“今日有水厄。”

王肃喜茗，一饮一斗，人号“漏卮。”

卢廷璧嗜茶成癖，号“茶庵”。尝蓄元僧诂可庭茶具十事，时具衣冠拜之。

耽饮

毕卓为吏部郎。比舍郎酿酒熟，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。主者谓是盗，执而缚之，已知为吏部郎，方释焉。

刘伶病酒，渴甚，从妇求酒。妻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“君过饮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。”伶曰：“善！吾不能自禁，唯当誓鬼神耳。便可具酒肉。”妇从之。伶跪而誓曰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！”仍饮酒御肉，颓然复醉。

鸿胪卿孔群好酒。尝与亲旧书云：“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，不了曲蘖事。”王丞相劝使节饮，曰：“不见酒家覆瓿布，日月靡烂？”群曰：“不尔，不见糟肉乃更堪久？”

杜邠饮食洪博，既饱即寝。人谏非摄生之道。杜曰：“君不见布袋盛米，放倒即慢？”语意同此。

郑泉字文渊，陈郡人，仕吴，官至太中大夫。临卒，语同辈曰：“必葬我陶家之侧，庶百年之后，化而为土，幸见取为酒壶，实获我心矣！”

艾子好饮，一日大饮而嘍。门人密袖猪脏置嘍中，指示曰：“凡人具五脏，今公因饮而出一脏矣，其何以生？”艾子熟视，笑曰：“唐三藏尚活，况四耶？”

汝南王琨取云梦石甃，泛春渠以畜酒，作金银龟鱼浮沉其中，为酌酒具。自称

“酿王”兼“曲部尚书”。

亭州李氏种菊数百本，通县莫敌。人称为“菊帝”。“菊帝”好对“酿王”。
善饮

大司马彭公泽，善饮。偶访郭武定勋，问侯：“今年酿若何？”郭曰：“小胜。”且曰：“幸尚早，能小尝否？”曰：“可。”延之侧室，尚不肯脱衣，曰：“主人不堪酬酢。”郭曰：“适有张秀才，量似可，然何足以当巨公？”彭笑曰：“不妨，请见之。”使侍坐，取两银舟相对，鲑炙蔬果，以渐罗列。酒十余行，解带褫衣，曰：“进部尚可迟也！”属有微雪，又十余行，曰：“部幸鲜事，可无进矣！”轰对无算。至暮，摹其腹曰：“酒太甘，当以烧酒送之。”张谢不任。乃命取前酒沃张，而自举烧酒复十觥，始去。

曾公荣伟仪雄干，善饮啖，人莫测其量。张英国辅欲试之，密使人围其腹作纸桶，置厅事后。乃邀公饮，如其饮器注桶中。竟日，桶已溢，别注瓮中，又溢。公神色不动。夜半具舆从送归第，属使者善侍之，意公必醉。公归，亟呼家人设酒劳舆隶。公取觞，复大酌。隶皆醉去，公方就寝。

食宪章

段文昌丞相精饌事，第中庖所榜曰“炼珍堂”，在途号“行珍馆”。自编《食经》五十卷，时称为“食宪章”。

措大言志

东坡云：有二措大，相与言志。一曰：“我平生不足，惟饭与睡耳。他日得志，当饱吃饭了便睡，睡了又吃饭。”一云：“若我吃了又吃，何暇复睡！”

善啖

山涛酒后哺啜，折筯不休。

《癸辛杂志》：赵相温叔健啖。致仕日，召一士人同食，各啖若干。临别，士人腰间有声，疑其腹裂，问之，云：“平生苦饥，以带束之。适蒙赐饱，不觉带断，非有他也。”宋太祖赐文知州食事同。

《归田录》：张齐贤每食，肥肉数斤。尝小恶，欲服天寿院黑神丸。常人服不过一丸，公命以五七两为一大剂，夹以胡饼而啖之。及罢相，知安州，与客食。厨吏置一大桶，窃视所食，如其物投桶中。至暮满桶。

元退处士年逾七十，无齿，咀嚼愈壮。常曰：“今始知齿之妨物！”

江阴侯孙名铁舍者，腹大善啖，平生未尝自见其足。永乐间，至京乞恩。太宗命光禄寺茶饭，计食六十斤。谢恩，拜不能起，命两卫士挟之。因不得袭荫。

后家不给，食馒头，又食煨茄，俱成筯以充饥。

王弇州《朝野异闻》

徐相存斋提学江西时，道遇毛尚书伯温舟。谒之，语小洽。毛曰：“公得无饥

否？”即呼具小点心来。侍者捧大漆盘四，其二盘装炙鹅，鹅皆大脔，其二盘装馒头，如碗大者各五十许。又不置箸，以手掇之，二银碗飞酒。长啜大嚼，傍若无人。徐虽不能多食，而少年勇于酒，互举无算。至暮，欢然别曰：“公大器也！”迨毛下安南还，华亭亦副八座矣。毛食兼数人。尝主湖广鹿鸣宴，诸生七十五人，人陪二大白，不醉。

秦晋诸公多长大，善饮啖。王端毅公恕，年九十，每辰起进食，牛羊犬豕肉或鸡鳧之类三十碗，碗可一二斤，熟菜一大碗，面饼二盘，各堆高箸许，清酒三大碗，碗可盛二升。饮啖至尽，起，摩腹徐行，周还约二里所，复坐读书，以为恒。至九十三，一日食减三碗，面省可一盘，亭午而逝。杨襄毅公博，每啖面一瓯，辄两举筋，凡十六举筋，而罄八瓯。大虏深入，人人惶恐。公时在部覆疏，遣问甫毕，食肥肉三斤许，包子三十，酒数升，辄大睡，鼻息如雷。人服其器量。其后阳城王太宰国光、蒲州王大司马崇古，皆长七尺余，啖尤伟。太宰切白肉作大脔，犹以为薄，夹进之。一进必百脔，饮必三斗。大醉后苦热，不能升公座。啖巨柿四十，顷刻都尽。

王令赐绂言：其乡有令张者，善饮啖，居恒不能快意。一日邻有驴毙，其值轻，张使买之，烹适熟，而女弟之婿至，亦以善啖名。邀使共饮。婿知为驴肉也，辞以饭后。俄顷肉至，凡两大盘，盘各可十余斤，胡饼各百余，蒜葱醢酱各具。用手撮之，顷刻俱尽。视婿啖得半而止，笑曰：“果饭后耶？何孱也！为汝代之。”即以手掇啖复尽。举浊酒两斗许，起拊腹曰：“今日始得一饱。

”宗戚间有呼张饭者，必先延之别室，面与肉如式。而后出。与客酬酢，尚兼数人。不然，怒，竟去矣。每烹肉，不令过熟，曰：“过熟安用我脾为？”指其腹：“此不堪一大釜耶？”

嘉靖间，河南有忬副使者，官山东，分巡海右，亦以善饮啖闻。尝按部至莱州，而怒其邑令，叱供馈出。莱守，其乡人，知内厨之不足供也，入白：“有北面一斗，侑以肉十斤，酒一甌，不知可用否？”忬曰：“佳耳。”既闭门，进宿食啖之，不饱。使宰夫以守所馈面肉作水角，亟熟亟进，不能供。悉出隶人佐之。不移晷，与酒俱尽。次日，谢守曰：“微公，几为若敖之馁矣！”又一日，宴于乡荐绅家。其家善事饌，忬醉饱甚畅。归忽曰：“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，如何？”问：“厨有余米否？”量之得五升，悉使作饭。啖至尽，而后就枕。

吾家兄名世芳者，仕至广东提学副使。其啖肉食，可立尽十余器。每进杨梅、樱桃、柑橘，必以十斤为度，而不见核之吐。人或怪之，笑曰：“更吐核，得几许？”

王翰林钰，魁岸美姿，善饮啖。白云“平生唯三饱”。尝归家，外家享之，极

水陆之腴；其使朝鲜，啖刍豢，皆肴蒸体；史成，宴奉天殿，上知其善啖，尽撤御膳赐之。后有不合，拂衣归。既家渐匮，乃炙螺螄，烧紫茄配饭，亦必满一锅。

嘉定人王全，以气豪一乡，徒步创娄塘镇，人称之。每食，以一猪首、一鹅佐饭，尚不能饱。偶饥，过其弟，煮白鸡子四十食之，云：“仅能小支胃口而已。使置腹中，当何所着？”

余及见许孝廉备我，亦善啖。尝往妻家称寿，留酌。许呼饿。妻之母曰：“他物未熟，室中有冷结面，少加盐醢，或可点心耳。”许遽入室，不待盐醋，便撮食三筛都尽，比客至，无面，乃更造之。体绝肥，尝暑月睡熟，腹下压死一蜈蚣，长数寸。

徐肺沈脾

徐晦嗜酒，日沉湎而不伤。沈傅师善餐，可兼四五人馔，恒无患。杨嗣复戏曰：“徐家肺，沈家脾，大是安稳。”

瓜齏

韩龙图贄，山东人。乡俗好以酱渍瓜啖之，谓之瓜齏。韩为河北都漕，驻大名府，诸军营多鬻此物。韩谓曰：“某营者最佳，某营者次之。”赵阅道笑曰：“欧阳永叔尝撰《花谱》，蔡君谟亦着《荔枝谱》，今须请韩龙图撰《瓜齏谱》矣！”

脯腊

《云仙散录》：卢记室多作脯腊。夏月，委人于十步内，扇上涂饧以猎蝇。时人呼为“猎蝇记室。”

啖梅

范汪至能啖梅。有人献一斛奩，须臾啖尽。

食性异常

《南史》：刘邕爱食疮痂，以为味似鳊鱼。尝诣孟灵休，孟先患疾疮，痂落床上。邕取食之，孟大惊，痂未落者，悉褫取饴邕。邕去，孟与何勗书曰：“刘邕向顾见啖，遂举体流血。”南康国吏二百余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递与鞭，疮痂常以给膳。

唐权长孺好嗜人爪。将自广陵赴阙，郡公饯饮于禅院。有狂士蒋传者，于健步及诸佣保处得爪甚多，以纸裹，候长孺酒酣，进之，曰：“侍御远行，有少佳味奉献。”长孺捧视，欣然如获千金，馋涎流吻，连撮啖之，甚愜思欲。

周舒州刺史张怀肃，好服人精。唐左司郎中任正名，亦有此病。国初僧泐季泽，喜粪中芝麻，杂米煮粥食之。验马都尉赵辉，食女人阴津月水。南京内官秦力强，喜食胎衣。南京国子祭酒刘俊，喜食蚯蚓。

剑南节度鲜于叔明，好食臭虫。时人谓之蟠虫。每散衙（旧版无衙字），令人采拾得三五升，即浮于微热水上以泄其气。候气尽，以酥及五味熬之，卷饼而食，云“其味甚佳”。

《狻园》云：荆泮之间，有一异人，着七梁冠，身衣锦绣，状甚奇古，腹如斗大，须长尺余，好饮，不谷食，人皆呼为“醉叟”。相随唯一子弟，手携竹篮，篮中贮干蜈蚣及一切毒虫。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天寒赖以佐酒。”市中儿争觅虫以献，皆擘而生嚼之。其虫之细小者，辄浸杯中，顷之与酒俱尽，蜈蚣长五六寸者，则夹杂以松柏叶，去其钳，生置口中。赤爪狰狞，蜿蜒须髯之际，观者惊怖，异人饮啖似有盈味。尝云：“蝎味最美，惜南方所无。蜈蚣亦佳味，又次于蝎。蜘蛛则小者为贵。诸虫唯蚁不可多食，多食闷人。”

好睡

夏侯隐登山渡水，亦闭目美睡。人谓“睡仙”。

相传文五峰先生亦然。每街市遇欲睡，辄以手凭童子肩曰：“好扶持，缓行。”双足不停，鼾声已如雷矣。

寇朝一常事陈希夷，得睡之崖略。郡南刘垂范往谒，其徒以睡告。垂范坐寝外，闻鼾声，雄美可听。退而告人曰：“寇先生睡中有乐，乃‘华胥调双门曲’也。”或曰：“未审谱记何如？”垂范以浓墨涂纸满幅，题曰“混沌谱”，云：“即此是。”

李愚欲作“蝶庵”，以庄周为第一祖，陈抟配食。则寇朝一应在十哲之列。

南岳李岩老好睡。众人食饱下棋，岩老辄就枕。阅数着，乃一展转云：“君几局矣？”东坡曰：“岩老常用四脚棋盘，只着一色黑子。昔与边韶敌手，今被陈抟饶先。着先自有输赢，着后并无一物。”

华亭丞谒乡绅，见其未出，座上鼾睡。顷之，主人至，见客睡，不忍惊，对座亦睡。俄而丞醒，见主人熟睡，则又睡。主人醒，见客尚睡，则又睡。及丞再醒，暮矣，主人竟未觉，丞潜出。主人醒，不见客，亦入户。张东海作《睡丞记》。

陆放翁诗云：“相对蒲团睡味长，主人与客两相忘。须臾客去主人觉，一半西窗无夕阳。”

书

宋晏叔原聚书甚多，每有迁徙，其妻厌之，谓之“乞儿搬漆碗”。

墨癖

李公泽见墨辄夺，相知间抄取殆遍，悬墨满堂。《志林》

吃墨看茶

滕达道、苏浩然、吕行甫皆嗜墨汁。蔡君谟晚年多病，不能饮茶，惟日烹把玩

。吃墨看茶，事属可笑。

好草圣

张丞相好草圣。一日得句，索笔疾书，满纸龙蛇飞动。使侄录之。当波险处，侄惘然而止，执所书问曰：“此何字？”丞相熟视久之，恚曰：“何不早问？”

兰亭癖

僧永禅师有三宝。一曰右军《兰亭》书，二曰神龟，三曰如意。后传弟子辨才，宝护倍至。唐太宗令人盗得其书。辨才曰：“第一宝既亡，其余何爱？”乃以如意击石，折而弃之，又促龟伤其一足。

《明良记》云：善权居吉祥庵。一夕，被火，衣钵悉无所顾，但从烈焰中持吴文定公所赠篇章，惊迸而出。或言事与此类。子犹曰：“和尚留得贵人篇章在，何愁衣钵？”

赵子固赵孟坚，字子固，宋宗室子。有米颠之癖，效米作《书画船》，尝从雪川余寿翁所易得“五字不损本”《兰亭》。喜甚，乘夜回棹。至昇山，风起舟覆，行李俱淹。子固方披湿衣，立浅水中，手持《褉帖》示人曰：“《兰亭》已在，余不足问！”

萧字

梁武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大书一“萧”字于壁。李约见而爱之，自江淮竭产致归洛中，扁于小亭，号曰“萧斋”。

《王略帖》

米元章在真州，尝谒蔡攸于舟中。攸出右军《王略帖》示之。元章惊叹，求以他画相易。攸有难色。元章曰：“若不见从，某即投此江死矣！”因大呼据船舷欲堕，攸遂与之。

碑癖

孙何好古文，为转运使，苛急。州县患之，乃求古碑磨灭者数本，钉于馆中。

孙至，读碑辨识文字，以爪搔发垢嗅之，往往至暮，不复省录文案。

王锡甚慕秦汉碑刻，往往节口腹之奉以事之。一日语共游者曰：“近得一碑甚奇！”及出示，无一字可辨，王独称赏不已。众问：“此何代碑？”王不能答。一客曰：“我知之。”王欣然就问，客曰：“此名‘没字碑’。”众一笑而散。

唐赵崇凝重清介，标质堂堂，不为文章，时号“没字碑”。后唐丞相崔协不识文字，而虚有仪，亦号“没字碑”。

画

宜兴吴沧州性嗜书画。弟唯积粟帛，清士常鄙之。会有持徽宗题跋《十八学士

》袖轴来售者，价索千金。弟如数易之。置酒燕兄及尝鄙己者，酒半，出以相视，兄惊叹曰：“今日方与平时鄙俗扯平！”

好古

彭渊材游京师十余年，其家饘粥不给，以书召归。乃跨一驴，以一黥挟其布囊，囊皆封缚。亲知相庆曰：“可脱冻馁之厄矣！”渊材喜见须眉，曰：“吾富可埒国！”既开囊，乃李廷珪墨一块，文与可“墨竹”一枝，欧阳公《五代史》草藁一巨束，余无所有。

杨茂谦曰：“既是错唤回来，只应仍赶出去。”

古铜器

张文潜尝言：近时印书盛行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，躬自负担。有一士人尽哀其家所有，约百余金，买书以入京。至中途，遇一士人，取书目阅之，爱其书而贫不能得，家有数古铜器，将以货之。而鬻书者雅有好古之癖，一见喜甚，曰：“毋庸货也！我与汝估其值而两易之。”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，遂返其家。其妻方悦夫之回疾，视其行李，但见二三布囊，磊块铿铿有声。问得其实，乃詈其夫曰：“你换得他这个，几时近得饭吃？”其夫曰：“他换得我那个，也几时近得饭吃？”

吟癖

杨处士朴性癖，尝骑驴往来郑圃。每欲作诗，即伏草中冥搜。或得句，则跃而出。遇之者莫不惊骇。

贾岛初赴京师，一日于驴上得句云：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已欲改“推”字为“敲”，商之未定，遂于驴上吟哦，时时引手作势。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尹，岛不觉冲至第三节。左右拥至尹前，尚为手势推敲未已。愈问知之，为定“敲”字。又岛骑驴天衢，得“落叶满长安”句。属对未得，因唐突京尹刘栖楚，被系一夕而释。

岛不善程试，每巡铺告人曰：“原夫之类，告乞一联。”“原夫”者，赋中转起字也。今人欲事事求工，适足笑耳。

弄葫芦

王筠好弄葫芦。每吟诗，则注水于葫芦。倾已复注，若掷之于地，则诗成也。

爱杜甫、贾浪仙诗

张籍取杜甫诗一帙，焚取灰烬，副以膏蜜，顿饮之，曰：“令吾肝肠从此改易。”李洞慕贾浪仙诗，铸铜像，事之如神，常念贾岛佛。

好唱

宋之懋为连州参军，好唱歌。有陈希古者，庸人也，倩之懋教婢歌。欣然就之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，呦呦而唱，其婢隔窗和焉。

好音乐

唐庄宗自言：“一日不闻乐，则饮食都不美。”方暴怒，鞭笞左右，一闻乐声，怡然自适，万事都忘焉。又善音律，或时自傅粉墨，与优人共戏。优名谓之“李天下”。

韩持国患暑，使群婢交扇，犹云“不堪”。乃使作曼声，不觉以手按拍，都忘其热。

羯鼓

明皇好鼓，不好听琴。有奏琴者，弄未毕，上叱去：“速召花奴，取我羯鼓来，为我解秽！”宁王子汝阳王璿，小名“花奴”。

琵琶

范德孺喜琵琶，每就寝，必需繁弦乃寝。

毬

唐僖宗喜击毬，谓石野猪曰：“朕若应击毬举，定作状元。”野猪曰：“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，陛下未免驳放。”上大笑。

圆社中有炼腿之语，自僖宗始。见《类说》。

奕

李讷仆射性卞急，酷尚奕棋。每下子安详，极于宽缓。往往躁怒作，家人辈则密以奕具陈于前。讷一睹，便忻然改容，取子布算，都忘其恚矣。

郑介夫名侠，自号“一拂居士”。好奕棋，遇客必强之，有辞不能者，则留使旁观，而自以左右手对局。左白右黑，精思如真敌。白胜则左手斟酒，右手引满，黑胜反是。出陆放翁《渭南集》。

林逋曰：“世间事皆能，唯不能担粪与着棋尔！”此又恶奕之已甚者。

双陆

潘彦好双陆，生平局不离身。曾泛海遇风，船破，彦手抱局，口衔骰子，飘泊二日夜方抵岸。两手见骨，局终不舍，骰子亦在口。

吾乡有刘翁好酒，尝与客渡江，值厉风，舟欲颠覆。众皆慌错，翁抱持酒瓮，默然不言。既泊，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死生命耳，若翻瓮失酒，此际何以遣怀？”潘彦之见，亦犹是也。

好猎

齐王元吉尝言：“我宁三日不食，不可一日不猎。”

李卫公弟客师，喜驰猎，所居处鸟鹊皆识之，从而翔噪，人谓之“鸟贼”。

禽癖

《左传》：卫懿公好鹤，鹤有乘轩者。

冯袞给事亲仁坊有宅，南有山，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，常一家人掌之，时

人谓之“鸟省”。

俞华麓大夫有一语鸟，亲为饮食。鸟病，卜当死。晨起诵经，礼大士以禳之。是夕果愈。

狗马

齐幼主性爱狗马之属。马则籍以毡【罽-厂】；将合牝牡，则设青庐，具牢饌，而亲观之。犬则于马上设褥以抱之。马及鹰犬，乃有“仪同”、“郡君”之号，故有“赤彪仪同”、“逍遥郡君”、“凌霄郡君”。斗鸡亦号“开府”。始皇封松五大夫，武后封柏五品大夫，道君封石盘固侯，至狗马有封号，而爵禄不足荣矣。

花癖

唐张籍性耽花卉，闻贵侯家有山茶一株，花大如盎，度不可得，乃以爱姬柳叶换之。人谓张籍“花淫”。

吴越钱仁杰酷好种花，人号“花精”。

梁绪梨花时折花簪之，压损帽檐，至头不能举。

竹

李卫公守北都，唯童子寺有竹一窠，才长数尺。其寺纲维每日报竹“平安”。

蕉

南汉贵瑄赵纯节，性惟喜芭蕉。凡轩窗馆宇咸种之。时称纯节为“蕉迷”

松

海虞孙齐之手植一松，珍护特至。池馆业属他姓，独松不肯入券。与邻家卖浆者约，岁以千钱为赠，祈开壁间一小牖，时时携壶茗往从牖间窥松。或松有枯须，辄假道主人，亲往检涤毕便去。后其子林、森辈养志，亟复其业。

王山人稚登，赠孙有“卖宅留松树，开门借酒家”之句。

挽歌癖、松癖

晋袁山松好作挽歌。每出游，令左右唱之。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。时人谓张“屋下陈尸”，袁“道上行殡”。

石

米元章守涟水，地接灵壁，蓄石甚富，一一品目，入玩则终日不出。杨次公为察使，因往廉焉。正色言曰：“朝廷以千里郡付公，那得终日弄石！”米径前，于左袖中取一石，嵌空玲珑，峰峦洞穴皆具，色极清润，宛转翻落以示杨曰：“此石何如？”杨殊不顾。乃纳之袖，又出一石，叠峰层峦，奇巧又胜。又纳之袖，最后出一石，尽天划神镂之巧，顾杨曰：“如此石那得不爱？”杨忽曰：“非独公爱，我亦爱也！”就米手攫得之，径登车去。

袁石公曰：“陶之菊，林之梅，米之石。非爱菊、梅与石也。吾爱吾也。”

僧救周有端州石，屹起成山，其麓受水可磨。米后得之，抱之眠三日。

香

梅学士询，性喜焚香。每晨起，必焚香两炉，以公服罩之，撮其袖以出，坐定撒开，浓香郁然满室，时人谓之“梅香”。

梅香犹胜铜臭。盛文肃丰肌大腹，丁晋公疏瘦如削，梅询性爱焚香，窦文宾不喜修饰，经年不浴。时人语曰：“盛肥丁瘦，梅香窦臭。”

浴

何修之一日洗浴十数过，犹恨不足。时人谓之“水淫”。

宋资政蒲传正，有大洗面、小洗面、大濯足、小濯足，大澡浴、小澡浴。小洗面，一易汤，用二人颞面而已。大洗面，三易汤，用五人，肩颈及焉。小濯足，一易汤，用二人，踵踝而已。大濯足，三易汤，膝股及焉。小澡浴，汤用三斛，人用五、六。大澡浴，汤用五斛，人用八，九。每日两洗面，两濯足，间日一小浴，又间日一大浴。

雏妓

杨玉山，松之商人也，性喜雏妓。其丹帕积至数十，以为帐，号“百喜帐”。

眉癖

莹姐，平康妓也，玉净花明，尤善梳掠，画眉每日作一样。康斯立戏之曰：“西蜀有十眉图，汝有眉癖若是，可作百眉图。更假以年岁，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！”有他宅眷不喜莹者谤之，以为“胶煤变相”。

好外

俞大夫华麓有好外癖。尝拟作疏奏上帝，欲使童子后庭诞育，可废妇人。其为孝廉时，悦一豪贵家歌儿。与其主无生平，不欲令知。每侵晨，匿一厕中，俟其出。后主人稍觉，乃邀欢，竟留三日。主人曰：“不谓倾盖之知，顿成如兰之臭。”俞笑曰：“恨如兰之臭，从厕中来耳。”

俞君宣于妓中爱周小二，于优童爱小徐。尝言：“得一小二，天下可废郎童；得一小徐，天下可废女子。”语本大夫家教来。

陕西车御史梁，按部某州，见拽轿小童，爱之。至州，命易门子。吏目以无应。车曰：“如途中拽轿小童亦可。”吏目又以小童乃递运所夫。驿丞谕其意，进言曰：“小童曾供役上官。”竟以易之。强景明戏作《拽轿行》云：“拽轿拽轿，彼狡童兮大人要。”末云：“可惜吏目却不晓，好个驿丞倒知道。”

好谈

苏子瞻在黄州及岭外，每旦起，不招客与语，必出访客。所与游亦不尽择，谈谐放荡，各尽其意。有不能谈者，则强之使说鬼。或辞无者，则曰：“姑妄言之。”

华文修曰：“英雄不得志，直以说鬼消其肮脏，悲夫！”

好客

元盛时，江右胡存斋参政好客。每虞阍人不通刺，若在家，即于门首挂一牌云：“胡存斋在家。”

沈孟渊性好客，每日设数筵酒食以待；若无客，则令人于溪上探望，唯恐不至。

誉人癖

王丞相拜扬州，宾客数百人，并加沾接，人人有悦色。唯临海人任颢及数胡人未洽。公徐顾任云：“自君之出，临海不复有人矣！”因过胡人前弹指云：“兰阁兰阁！”群胡同笑，四座并欢。兰阁，胡语褒誉之称。

好好先生

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。与人语，美恶皆言好。有人问徽：“安否？”答曰：“好。”有人自陈子死，答曰：“大好。”妻责之曰：“人以君有德，故此相告，何闻人子死，反亦言好？”徽曰：“如卿之言，亦大好！”今人称“好好先生”，本此。

好佛

李后主酷好浮屠，尝与后顶僧伽帽，衣袈裟诵经。僧或犯奸，令礼佛三百拜，免刑。

三万拜也情愿。○张子正《宦游纪闻》云：云南之南一番国，俗尚释教。人有犯罪应诛者，捕之急，趋往寺中抱佛脚悔过，愿髡发为僧，便贯其罪。今谚云：“闲时不烧香，急来抱佛脚。”皆番僧之语流于中国也。

好施

豆卢琢好施，既为宰相，常以囊贮钱自随，行施丐者。每出，褴褛盈路。近日都御史丁宾亦然。

李相廷机好施。在礼部日，每至部，丐者攀輿接路。李不觉色喜，对僚佐强作不堪状。楚人吴化为郎，进曰：“老先生衙门，原系教化之门。”李默然，越日化左迁。百可堂

富贵癖

杨宣懿察之母，能文，而教子甚严。察省试，房心为首，察第二。母睡未起，闻报大怒，转面向壁曰：“此儿辱我如此！乃为人所压耶！”及察归，亦久不与语。后廷对，果魁天下。

董尚书海阳公，三世三进士。庚辰科，公之长孙青芝先父释褐。报至，公携杖往视子舍。时隆山夫人以夫不获第，方按几大恸。公慰之曰：“汝子幸已贵，何哭为？吾子不第，是吾痛耳！”不觉涕泪交下。其后科，隆山亦登第。

卢思道历事周、齐。既入隋，偶与宾客日中立。内史李德林谓曰：“何不就树荫？”思道曰：“热则热矣，不能林下立。”

驴鸣

王粲好驴鸣。将葬，文帝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曰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送之。”赴客各作一驴鸣。王武子丧时，名士毕至。孙子荆后来，哭毕，向灵床曰：“卿常好我作驴鸣，今为卿作之。”体似真声。戴叔鸾母好驴鸣，叔鸾每作驴鸣以悦之。

谢在杭曰：“驴鸣又何可悦，而子以是悦母，友以是悦朋，君以是悦臣？皆不可晓。”

爱丑

《吕氏春秋》：陈有丑人名敦洽，庞眉权颡，广眼垂肩，唇薄鼻昂，皮肤皴黑。陈侯悦之，外使治国，内使制身。后为楚兵所围，发言拙僻。楚遂大怒，促兵伐陈，三月而灭。

则天时，兵部郎朱前疑貌丑，有美妻，不爱。洛中西门酒坊有婢奇丑，蓬头垢面，低肩凸腹。前疑大悦之，殆忘寝食。一人嘲曰：“宿瘤蒙爱，信哉！”一人笑曰：“云龙风虎，类也！”

好脚臭

吴中岳乙喜闻脚臭。尝值宴集，忽不见。或曰：“彼非逃酒者，殆必有故。”令人侦之，则道傍有行客，方企息，理脚缠，秽气蒸蒸，是人低回留之不去。

笑癖哭癖

陆士龙云，有笑癖，尝着衰经上船，水中自见其影，便大笑不已，落水几死。尝谒司空张华，华多须，以袋盛之。云见华，不及拜而笑倒。

唐衢应进士，不第。能为歌诗，意多感发。见人文章有叹伤者，读讫必哭，涕泗不能已。每与人言论，发声一号，音词哀切，莫不凄然。尝游太原，属戎帅军宴。衢得预会，酒酣言事，抗音而哭，一席不乐，为之罢会。

华文修曰：“令唐、陆相遇，一哭一笑，必有一段绝异光景。”

许伯哭世，迂也，然其题目大。阮籍哭途，狂也，然其意趣远。至唐衢直自伤不遇而已，真所谓“一哭不如一哭”！常建诗结语善用“哭”字。第一是“残兵哭辽水”，第二是“坟下哭明月”，第三是“哀哀哭枯骨”，嘲者曰：“一哭不如一哭！”

越情部第十

子犹曰：天下莫灵于鬼神，莫威于雷电，莫重于生死，莫难忍于气，莫难舍于财；而一当权势所在，便如鬼、如神、如雷、如电，舍财忍气，甚者不惜捐性

命以奉之矣。人情之蔽，无甚于此！故余以不畏势为首，而次第集为《越情》第十。

不畏势

况钟谒一势阍，拜下，不答，敛揖起云：“老太监想不喜拜，且长揖。”

应橦守常州，偕他郡守谒御史。橦居中，独遵宪纲不跪。他日御史见之，指曰：“此山字太守也！”

不佞神佛

彭脊庵七岁从乡父老入佛寺，不拜。寺僧强之，不从，反叱之曰：“彼佛裸跣不衣冠，我何拜为！”

周文襄公在吴中，好徜徉梵刹，见佛即拜。士夫笑之。文襄曰：“论年齿亦长我二三千岁，岂不值得一拜？”子犹曰：“一是达者之言，一是长者之言。”

绍兴王元章，国初名士，所居与一神庙切近。爨下缺薪。则斫神像爨之。一邻家事神唯谨，遇元章毁像，辄刻木补之。如是者三四。然元章家人岁无恙，而邻之妻孥时病。一日召巫降神，诘神云：“彼屡毁神，神不责。吾辄为新之，神反不我佑，何也？”巫者作怒曰：“汝不置像，像何从而爨？”自是其人不复补像，而庙遂废。

李梦阳督学江右。渡江，有司请祀水神。公怒，命从者缚神投诸江，曰：“以水神投水，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”

不畏雷

夏侯玄倚柱读书。时暴雷霹雳破所倚柱，衣服俱焦。玄神色不异，读书如故。

《世说》诸葛诞亦然。

小人全要畏雷，不畏者其心放。君子要不畏雷，不畏者其神全。元四明陈子桧作《通鉴续编》，书宋太祖废周主为郑王，雷忽震其几。陈厉声曰：“老天便打折子桧之臂，亦不换矣！”做事须有此等骨力。

齐神武道逢雷雨，前有浮图一所，使薛孤延视之。未至三十步，震烧浮图。薛大声喝杀，绕浮图走，火遂灭。及还，鬓发皆焦。

不畏鬼怪

嵇中散尝于夜中灯火下弹琴，有一人入室，初来时，面甚小，斯须转大，遂长丈余，颜色惨黑，单衣草带。嵇熟视良久，乃吹火灭曰：“耻与魑魅争光！”

阮德如尝于厕见鬼，长丈余，色黑而眼大，着皂单衣，平上帻，去之咫尺。阮徐视，笑语之曰：“人言鬼可憎，果然！”鬼惭而退。

唐魏元忠未达时，家贫，独有一婢。厨中方爨，出汲水还，乃见老猿为其看火。婢惊白之，元忠徐曰：“猿愍我无人力，为我执爨，甚善！”又尝呼苍头未应，狗代呼之。又曰：“此孝顺狗也！乃能代我劳。”又独坐，有群鼠拱手立

其前。又曰：“鼠饥，就我求食。”乃令食之。夜中鸛鷖鸣其屋端，家人将弹之。又止之曰：“鸛鷖昼不见物，故夜飞。此天地所有，不可使南走越、北走胡，将何所之？”其后遂绝无怪。

安定郡王赵德麟，建炎初，自京师挈家东下。抵泗州北城，于驿邸憩宿，薄晚呼索熟水，即有妾应声捧杯以进，而用紫盖头覆首。赵曰：“汝辈既在室中，何必如是？”自为揭之，乃枯骨耳。赵略无怖容，连批其颊，曰：“我家岂无人给使，要汝怪鬼何用？”叱使去。

吴邑荻扁王君搏，尝卧斋中，夜将半，有鬼啸于前，其声类鸭。搏闻之，无所惧，但云：“汝叫自叫，吾不管汝，但勿近吾府，聒吾耳也！”鬼乃作鹅声。搏笑曰：“此声亦不雅！”鬼终不去，复作天鼓翼之声，庶几其一惧。搏曰：“吾且熟睡，不听汝矣！”鬼必欲动之，遂落其床帷，覆搏身。搏曰：“吾适寒，覆之甚宜！”鬼无如之何，遂寂然矣。

嘉靖中，锡人王富、张祥俱有胆，素不畏鬼。夏日同饮溪上，日且晡，未醉。王曰：“隔溪丛冢中，昨送一新死人。吾能乘流而过，出其尸于棺外。”张曰：“吾能黑夜出之。”王曰：“果尔，输汝腊酿一瓮。”俄而日没，张子方欲入水，而王亟归家取酒。张遂过溪，迂回而上，见棺已离盖。方疑之，忽棺中出两手抱张颈。张惧，私祝曰：“汝少出，俟我赌胜，明日当奠而埋汝。”言毕，抱益急。张大叫，声渐微。溪傍人家闻声群持火来照，抱张颈者，乃王也。盖诡言取酒，从阔处先渡，出尸而伏棺中耳。因相与大笑。比过溪，月已上矣。时方大瘟，而二子竟无疾。

不近内

北齐邢子才与妇甚疏，未尝内宿。尝昼入内阁，为犬所吠。因抚掌大笑。

世俗沉耳于闺者最多，故宁取子才。

不恋色

王仲处尝荒恣于色，体为之敝。左右谏之。曰：“吾乃不觉耳，如此甚易。”

乃开后阁，悉驱诸婢妾出，任其所之。

铁石心肠，英雄手段。

不爱钱

嘉兴许应逵为东平守，甚有循政。而为同事所中，得论调去。吏民哭泣不绝。许君晚至逆旅，谓其仆曰：“为吏无所有，只落得百姓几点眼泪耳！”仆叹曰：“阿爷囊中不着一钱，好将眼泪包去，作人事送亲友。”许为一拊掌。

若囊中大锭黄白，亦未必肯送亲友。

董三泉公由蜀西充令升蓬州守，宦十数年许，仅一青布袍、一革靴。赴任时，诸子请曰：“平生志节，儿辈能谅。第大人年高，蜀中多美材，可为百岁后

计也。”公曰：“唯。”既致政，诸子迎之，间请于公曰：“往者所言美材，颇择得否？”公曰：“闻之人言，杉不如柏也。”子曰：“今所具者柏耶？”公莞尔曰：“吾兹载有柏子在，种之可尔。”

不爱古玩

有一朝士家藏古鉴，自言能照二百里，将以献吕文穆公。公曰：“我面不及碟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之镜乎？”不用。

孙之翰，人与一砚，直三十千，云“此石呵之则水流”。翰曰：“一日呵得一担水，只直三文钱，何须此重价？”

语似俗而实达。推广此意，则一饱之需，何必八珍九鼎？七尺之躯，安用千门万户？

好友

何乔新守温，夜乘小艇访虞征君原璩。坐久索饮，村居无所觅。公叹：“虽酸醅亦可！”乃出新醢一瓶共酌，剧谈竟夕而别。时称“何虞醋交”。

醋交胜于酒友，然交到好处，亦不得不醋。

不苛察

王文正公旦，性量宽厚，不屑细物。有控马卒岁满辞公。公问：“汝控马几时？”曰：“五年矣。”公怪曰：“吾不省有汝。”既去，复呼回曰：“汝乃某人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厚赠之。盖平日控马，公但见其背不见其面故。因去见其背，方省也。

不问射牛

奇章公牛弘有弟弼，好酒而酗，尝醉，射杀弘驾车牛。弘还宅，妻迎谓曰：“叔射杀牛！”弘直答曰：“可作脯。”

不校侮嫚

娄相师德，温恭谨慎，与人无毫发之隙。弟授代州刺史，戒以勿与人竞。弟曰：“今后人唾吾面，亦自拭之耳。”师德曰：“此我所以忧汝也！凡人唾汝面，必怒汝故，拭之，是逆其心。夫唾不久自干，但当笑而受之。”

武元衡宴西川。从事杨嗣复狂酒，逼武大觥；不饮，遂以酒沐之。武拱手不动，沐讫，徐起更衣，终不令散宴。

冯道在中书。有人于市中牵一驴，以片幅大署其名于面。亲知白之。道曰：“天下同名姓何限？虑是失驴访主。”

富郑公致政归西都，尝着布直裰，跨驴出郊，逢水南巡检，威仪呼引甚盛。前卒呼骑者下。公举鞭促驴。卒声愈厉，又喝言：“不肯下驴，请官位！”公举鞭称名曰：“弼。”卒不晓所谓，白其将曰：“前有一人骑驴冲突，请官位，不得，口称‘弼弼’。”巡检悟曰：“乃相公！”下马伏谒道左。其候赞曰

：“水南巡检唱喏！”公举鞭去。

兖公陆象先为冯翊太守。参军等多名族子弟，以象先性仁厚，于是与府寮共约戏赌。一人曰：“我能旋笏于厅前，硬弩眼眶，衡揖使君，唱喏而出，可乎？”众皆曰：“诚如是，甘输酒食一席。”其人便为之。象先视之如不见。又一参军曰：“尔所为全易。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，着碧衫子，作神舞一曲，慢趋而出。”群寮皆曰：“不可，诚敢如此，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。”其二参军便为之。象先亦如不见。皆赛所赌以为戏笑。其第三参军又曰：“尔之所为绝易。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，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，则如之何？”众曰：“敢为之，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！”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，高髻笄钗，衣女人衣，向堂四拜。象先又不以为怪。景融大怒曰：“家兄为三辅刺史，今乃成天下笑具！”象先徐语景融曰：“是渠参军儿等笑具，我岂为笑哉？”

温公一日省墓。有父老五六辈上谒，云：“欲献薄礼。”乃用瓦器盛饭，瓦罐盛菜羹。公欣然享之。村老曰：“某等闻端明在县日讲书，村野不敢往听，今幸请教。”公讲“庶人”章。村老曰：“自‘天子’章以下，有《毛诗》二句，此独无，何也？”公嘿然，谢曰：“平生未见，查明奉答。”村老大笑而去，曰：“今日听讲，难倒司马端明。”

杨文懿公守陈，以洗马乞假。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为何官也，坐而抗礼，卒然问曰：“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”公漫应曰：“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，无定数也。”俄报一御史且至，丞促令让上舍。公曰：“固宜，俟其至，让之未晚。”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，跽而起居。丞惶惧，百态乞怜，公卒不较。

张庄懿公葢巡按东省。初到临清，偶酒家酒标掣落其纱帽，左右失色。旦日，州守缚此人待罪。公徐曰：“此是上司过往处，今后酒标须高挂。”径遣出。

屠滹位冢宰。有乡人假称屠公子，沿途骚动。人以闻于公，意公大加谴责。公但呼而告之曰：“汝为我儿亦不辱，但难为若翁耳。法有明禁，自今慎无为此。”

观乐赠菊

柴载用按家乐于后园，有左右人窃于门隙观之。柴乃召至后园，使观其按习，曰：“隙风恐伤尔眸子。”

王荆石相公家居。晨起，带毡帽行园视菊。其邻人误为园丁，隔藩唤曰：“王老官！汝许我菊花，今有否？”既见公面，惊而走。公唤回抚慰，取菊数本与之。

荐罍己者

王元美镇郟，荐一属吏，乃其乡人常詈公者。或曰：“自今以往，凡求荐者皆詈公矣。”元美笑曰：“不然，我不荐彼，彼更詈我。”

不责僮婢

唐临性宽仁多恕。尝欲吊丧，令家僮归取白衫，僮乃误持余衣，惧未敢进。临察之，谓曰：“今日气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且止。”又令煮药不精，潜觉其故，乃谓曰：“今日阴晦，不宜服药，可弃之。”终不扬其过也。

阳城尝绝粮，遣奴求米。奴以米易酒，醉卧于路。城迎之，奴未醒，乃负以归。及奴觉，谢罪。城曰：“寒而饮，何害也！”

我苏有一乡老访友，以一仆驾舟，友人留饮，仆遂沾醉卧舟中。乡老欲归，不得已，解衣自棹。偶道上一人欲附舟，呼之。乡老愠不答。其人呼不已。仆于舟中瞑目大声曰：“便附一附何妨？”乡老愤甚，鼓棹甚急。道上人闻之，骂曰：“舟中家主已允从附，摇橹家人反不肯！”大骂不止而去。

房文烈遣婢易米，三日不反。既至，房曰：“举家无食，汝从何处来？”

不责盗

张率字士简，吴人，嗜酒疏脱，忘怀家务。在新安，遣家僮载米三千斛还吴，耗失大半。张问其故。答曰：“雀鼠耗也。”张笑曰：“壮哉雀鼠！”不复研问。

柳公权尝贮杯盂一筥，滕緘如故，而所贮物皆亡。奴妄言不知。权笑曰：“银杯羽化矣！”不复诘。

宋沈道虔，人有盗笋者，令人止之。曰：“此笋欲成林，更有佳者相与。”令人买大笋送与之。范元琰见人盗笋，苦于过沟，乃伐树为桥与过，盗遂不为盗。

后汉戴封，字平仲，遇贼，悉掠夺财物。余缣七匹，贼不知处。封追与之。贼曰：“此贤人也！”悉还其器物。

王子敬夜卧斋中，有群偷入室，盗物都尽。王徐曰：“青毡我家旧物，可特置之。”

何宗道名伦，江山人，家贫，事母孝。年二十七，始发愤读书。盗夜入其室，窃器物。何觉而不呼。将取釜，始言曰：“盍留此，备吾母晨炊？”盗赧然，委之而去。

前二人不责内盗，后五人不禁外盗，竟亦何尝诲盗也？于肃愍公谦巡抚河南、山西时，舟行遇劫，遍搜行囊，更无贵重于腰间金带者，盗竟不忍取。又沈文卿家居，盗入其室，沈口吟一绝云：“风寒月黑夜迢迢，辜负劳心此一遭。只有破书三四策，也堪将去教儿曹。”盗亦舍去。孰谓盗无人心哉？

不畏劫贼

阮简，字茂弘，为开封令。有劫贼，吏白曰：“甚急！”简方与客围棋长啸。吏曰：“劫急！”简曰：“局上劫亦甚急。”

不怕死

宋明帝赐王景文死。景文在江州，方与客棋，看敕讫，置局下，神色怡然。争劫竟，敛纳奩毕，徐言：“奉敕赐死。”方以敕示客，因举醕谓客曰：“此酒不堪相劝。”遂一饮而绝。

张黄门张融，字思光。出为封溪令，广越嶂险，獠贼执张，将杀食之。张神色不动，方作洛生咏。

佻达部第十一

子犹曰：百围之木，不于枝叶取怜。士之跻【足施-方】自喜、不拘小节者，其中尽有魁杰骏雄、高人才子。或潜见各途，能不尽见，吾亦姑取焉，以淘俗士之肺肠。集《佻达》第十一

简文帝

简文为抚军时，床上尘不听拂，见鼠行迹，视以为佳。

张徐州

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日，晚维舟，见一人坐树下，衣服极敝。与语，大奇之，曰：“以君才识，必当富贵。”举船钱帛奴婢悉以贖之。客受贖不让，登舟，奴婢稍偃蹇，辄鞭之。裴公益异焉。其人，张徐州也。

卓老曰：“张建封易得，裴宽难逢。”

杨铁崖

姑苏蒋氏，巨家也。有子甫八龄，欲为求师。时杨铁崖先生居吴淞，放情山水，日携宾客妓女，以文酒为乐。蒋往延之。杨曰：“能从三事则可，币不足计也。一无拘日课，二资行乐费，三须一别墅以贮家人。”蒋欣然从之。杨留三年，后其子俱成名士。

奇宾奇主，千古罕见。

酒濯足

马周初入京，至霸上逆旅。数公子饮酒，不之顾。周即市斗酒，濯足于旁。

百裯

梁吉士瞻少时，掷博无裯，为侪辈所侮。及为将军，得绢三万匹，为百裯，其外并赐军士。

盗

祖车骑过江时，公私俭薄，无好服玩。王、庾诸公共就祖。忽见裘袍重迭，珍饰盈列。诸公怪问之。祖曰：“昨夜复南塘一出。”祖常自使健儿行劫，在事

之人，亦容而不问。

李卓吾曰：“击楫渡江，誓清中原，使石勒畏避者，此盗也。俗儒岂知！”

乞

南唐韩熙载，字叔言，肆情坦率。鼓乐百余人，日与荒乐。所得月俸，散与诸姬。熙载敝衣芒履，作瞽者，持独弦琴，俾门生舒雅执板挽之，随房乞食，以为笑乐。

按后主屡欲相熙载，嫌其后房妓妾不问出入，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。熙载上表乞留，尽出群婢。后主乃喜，以为秘书监。既拜命，群婢复集如初。

唱莲花道情

苏郡祝允明、唐寅、张灵，皆诞节猖狂。尝雨雪中，作乞儿鼓节，唱《莲花落》，得钱沽酒野寺中，曰：“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！”又尝披氅持篮，相与跻虎丘，为道人唱。有客吟颇涩，乃借笔疾书数韵，云烟满纸，翻然而逝。客纵迹之，不得，遂疑为仙。

此真仙，又何疑！

募缘

唐子畏、祝希哲两公，浪游维扬，资用乏绝，戏谓盐使者课税甚饶，乃伪作玄妙观募缘道士，衣冠甚伟，诣台造请。盐使者怒咤之。两公对曰：“贫道非游食者流也。所与交，皆天下贤豪长者，即如吾吴唐伯虎、祝希哲辈，咸折节为友。明公不弃，请奏薄技。惟公所命。”御史霁威，随指牛眠石为题，命赋之。唐先祝继，立就一律，词云：“嵯峨怪石倚云间，头角峥嵘势俨然。苔藓作毛因雨长，藤萝穿鼻任风牵。长眠不食溪边草，无力难耕陇上田。怪杀牧童鞭不起，笛声斜挂夕阳烟。”御史得诗，笑曰：“诗则佳矣，意欲何为？”两公进曰：“明公轻财好施，天下莫不闻、今姑苏玄妙观圯甚，倘捐俸葺之，名且不朽。”御史大悦，即檄下长、吴二邑，资金五百为葺观费。两公遂乘扁舟归，投檄二邑，更修刺谒二尹，诈为道士，关说得金如数。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，畅饮数日而尽。异日，盐使者按吴，诣观瞻礼，见倾圯如故，召令责之。对曰：“前唐解元、祝京兆两公自维扬来，极道明公为此胜举，金已如数畀之久矣。”盐使者怅然，心知两公，然惜其才，不问也。

佣

唐子畏往茅山进香，道出无锡。晚泊河下，登岸闲步，见肩舆东来，女从如云，中有丫环尤艳。唐迹之，知是华学士宅，因逗留，请为佣书。改名华安，复宠任，谋为择妇，因得此婢，名桂华。居数日，为巫臣之逃。华令人索之，不得。久之，华偶至闾门，见书肆中一人持文翻阅，极类安。私询之，人云：“此唐解元也。”明日，修刺往谒，审视无异。及茶至，而枝指露，益信

，然终难启齿。唐命酒对酌，华不能忍，稍述华安始末以挑之。唐但唯唯。华又云：“貌正肖公，不知何故？”唐又唯唯。华不安，欲起别去。唐曰：“少从容，当有所请。”酒复数行，唐命烛导入后堂，召诸婢拥新娘出拜。华愕然。唐曰：“无伤也。”拜毕，因携女近华曰：“公向言某似华安，不识桂华亦似此女否？”乃相与大笑而别。见《泾林续记》。

祝京兆

祝京兆有债癖。每肩舆出，则索逋者累累相随。盖债家谓“不往索，恐其复借”，而京兆亦恬然不为怪也。尝托言款客，往友家借银镶钟数事。既借，主人心疑，遣仆随其舆察之，则已汲汲擲银而弃胚于外矣。仆追止之。京兆曰：“借我即我物也！汝欲用，亦拿一两事去不妨。”又岁尽乏用，遍走柬于所亲知，托言吊丧，借得白员领共五十余件，并付质库。过岁首，诸家奴云集，则皆索白员领者也。觅典票，已失之矣。

祝希哲见古法书名画，每捐业蓄之。即故昂其直，弗较。或留客，值窘时，即以所蓄易值，得初值仅什一二耳。黠者候其窘日，持少钱米，乞文及手书，辄得。已小饶，更自贵也。一富家持厚币求公书墓文。公鄙而不许。既窘极，友人乘间为言。公曰：“必计字偿钱乃可。”富家治酒延之。公半酣，趣笔墨砚来，因令前置一器，每书一字，则投十钱于器内。既书可二、三百字，睨视器中，曰：“足矣！”欣然持器竟出。众留之不得，富家因别倩人笔焉。

白羊肉羹

罗友，字他仁，襄阳人，作荆州从事。桓宣武为王车骑洽集别。友进坐良久，辞出。宣武曰：“卿向欲咨事，何以便去？”答曰：“友闻白羊肉羹，一生未曾得吃，故冒求前耳。无事可咨。今已饱，不复驻。”了无怍色。

裴御史

崔瞻在御史台，恒于宅中送食，备尽珍羞，别室独餐，处之自若。有一御史姓裴，伺瞻食，便往造焉。瞻不与交言，又不命匕筋。裴坐视瞻食罢而退。明日，裴自携匕筋，恣情饮啖。瞻曰：“君不拘小节，定名士！”于是每与同食。

《汉书》下酒

苏子美豪放好饮，在外舅杜祁公家，每夕读书，以一斗为率。公密视之。苏读《汉书张良传》，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，抚掌曰：“借乎击之不中！”遂满引一大白。又读至“良曰：‘始臣起自下邳，与上会于留，此天以授陛下。’”又抚案曰：“君臣相遇，其难如此！”复举一大白。公笑曰：“有如此下物，一斗不足多也。”

刘伶

刘伶恒纵酒放达。或脱衣裸形在屋中，人见讥之。伶曰：“我以天地为栋宇

，屋室为褌衣。诸君何为入我褌中？”

二张

张敫尝慕刘伶达生，置一锺，铭曰：“死便埋我。”出或令人负之。臧获以为耻。曰：“汝非伯伦仆也。”笑而置之壁间。张孝资一见大喜，持以相随，曰：“此非俗人所知。”客有乞一荷者，拒之，曰：“毋污此锺。”遇酒后，遂不肯持，曰：“见者以吾党为醉，便涉相戏。”

昔刘伯伦尝以锺自随，曰：“死便埋我。”坡仙曰：“伯伦非达者也。棺槨衣衾，不害为达。苟为不然，死则已矣，何必更埋？”不谓千载而下，更有效顰。

郭郡倅嗣焕，善张幼于。尝订夜谈，途遇张孝资，偕之径造，南面大嚼。郭不问客，张不问主。

豪饮

石曼卿善豪饮，与布衣刘潜为友。尝通判海州，刘潜访之。曼卿与潜剧饮，中夜酒欲竭，顾瓮中有醋斗余，乃倾入酒中，并饮之。每与客痛饮，露发跣足，着械而坐，谓之“囚饮”。饮于木杪，谓之“巢饮”。一名鹤饮。取藁束之，引首出饮，谓之“鰲饮”。其狂纵大率如此。廨后为一庵，常过其间，名之曰“扞虱庵”。未尝一日不醉。

按石延年与苏舜钦辈饮名凡五：其夜不然烛，谓之“鬼饮”，饮次挽歌哭泣，谓之“了饮”。

黄门郎司马消难，尝遇高季式，与之酣饮，重门并闭，取车轮括消难颈，又自以一轮括颈。消难笑而从之。

光孟祖避难渡江，欲投胡毋彦国。初至，值彦国与谢鲲诸人散发裸袒，闭室酣饮，已累日。孟祖将排户，守者不听。孟祖便于户外脱衣露顶，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。彦国惊曰：“他人决不能尔，必我孟祖！”遽呼入，与饮。

酒狂

俞华麓宦京师，有乡人邀饮，醉后大哗。某大僚居密饮所，患疾，使人请勿哗。俞曰：“尔患疾，吾亦患酒狂，各无害也。”哗如故。后俞迁闽，而某适抚闽，疏劾曰：“聊有晋人风度，绝无汉官威仪。”俞拍案笑曰：“言‘绝无’，可谓知己，但云‘聊有’，不无遗憾！”

郑鲜之

宋郑鲜之为人通率，为武帝所狎。上曾内殿宴饮，朝贵毕至，唯不召鲜之。坐定，谓群臣曰：“郑鲜之必当自来。”俄而外启：“尚书郑鲜之诣神兽门求启事。”帝大笑，引入。

按《宋书》：武帝少事戎旅，不经涉学，后颇慕风流，时或谈论，人皆依违。

鲜之难必切至，须帝理屈，然后置之。时人谓为“格佞”。盖大有骨气人，不特通率而已。

饮不择偶

何承裕为盩厔、咸阳二县令，醉则露首，跨牛趋府。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满，吏因其醉，挟私白事。承裕曰：“此见罔也，当受杖！”杖讫，复召与饮。

谢长史几卿性通脱，会意便行。尝预乐游苑宴，不得醉而还。因诣道边酒垆，停车褰幔，与车前三驹对饮。观者如堵，谢处之自若。

袁尹疏放好酒，尝步屣白杨郊野间，道遇一士人，便呼与酣饮。明日此人谓被知遇，诣门求通。袁曰：“昨饮酒无偶，聊相共耳，勿复为烦。”

刘公荣

刘公荣与人饮酒，杂糅非类。人或讥之。答曰：“胜公荣者，不可不与饮；不如公荣者，亦不可不与饮；是公荣辈者，又不可不与饮。”故终日共饮而醉。

王戎弱冠，诣阮籍。时刘昶在坐。阮谓王曰：“仆有二斗美酒，当与君共饮。彼公荣者，无预焉。”二人交觞酬酢，昶遂不得一杯，而言语谈戏，三人无异。或有问之者。阮答曰：“胜公荣者，不得不与酒，不如公荣者，不可不与酒，唯公荣可不与酒。”此即以公荣语戏公荣也。

皇甫亮

皇甫亮三日不上省。文宣亲诘其故。亮曰：“一日雨，一日醉，一日病酒。”

李仲元

李仲元居成都圭里，一乡皆化其德，以荐起家县令。乡人共饯之，因共酣饮月余。太守使人促行，仲元云：“本不之官。”

陶成

陶成，字懋学，号云湖，宝应人也。性至巧，尝见银工制器，效之，即出其右。小时从师，见师母，图其像，次见其女，又图之，皆逼真。师怒，逐去。及师母死，传神者皆弗逮，卒用其所图像焉。中式上公车，二月五日矣，语其婿朱升之曰：“闻张家某氏丁香盛开，子其同吾游乎？”升之曰：“去试仅三日，公更何往？”成不许。明旦，升之他避。笑曰：“彼欲进士急耶？”买舆通下，醉其家五日。及揭晓，升之登第。其乡人釀钱为贺，曰：“公婿捷矣，幸为我辈作图以往。”成曰：“善。”即举笔模丁香一本，尤妙绝。家故饶，轻财好侠。尝一至京师，费白金二千。有一面交，卒推分与之。他日以挟妓事露，御史欲全之，观其诗，诡曰：“此殆非陶成作也。”成曰：“天下歌诗岂出陶成之右，而为他人作乎？”御史骂之，遂除名。

黄勉之

黄勉之风流卓越，当上春官时，适田子艺过吴门，谈西湖之胜。便辍装不北上

，往游西湖，盘桓累日。

徐昌谷别墅

徐昌谷构别墅，实邑之北邙，前后冢累累。或颺蹙曰：“目中每见此辈，定不乐。”徐笑曰：“不然，见此辈，政使人不敢不乐。”

陶彭泽

陶靖节在家。郡将候陶，值其酒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。漉毕，还复着之。颜延之为始安郡，过浔阳，日造陶潜饮。归去，留钱二万。潜悉付酒家，稍就取酒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潜若先醉，便语客曰：“我醉欲眠，君且去。”

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。无履，弘从人脱履以给之。语左右为彭泽作履。左右请履度。渊明于众坐伸脚。及履至，着而不疑。《续阳秋》

阮籍

阮籍自言“平生曾游东平，乐其风土”。司马昭大悦，即拜籍东平相。籍乘驴到郡，坏府舍屏障，使内外相望，法令清简，旬日而还。昭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。有司言子杀母者，籍曰：“嘻！杀父乃可，至杀母乎？”坐者怪其失言。籍曰：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。杀父，禽兽耳。杀母，禽兽不若！”众乃悦服。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垆沽酒。籍尝诣饮，醉便卧其侧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识其父兄，径往哭之，尽哀而返。

籍能为青白眼，见礼俗士，以白眼对之。常言：“礼岂为我设耶！”时有母丧，嵇喜来吊。阮作白眼，喜不怩而去。喜弟康闻之，乃备酒挟琴造焉。阮大悦，遂见青眼。

投梭

谢鲲邻家有女，尝往挑之。女方织，以梭投，折其两齿。既归，傲然长啸曰：“犹不废我啸歌！”

追婢

阮仲容咸，先幸姑家鲜卑婢。及居母丧，姑当远徙。初去当留婢，既发，定将去。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，累骑而返，曰：“人种不可失。”婢即遥集之母。阮孚，字遥集。

挟妓游行

杨用修在泸州，常醉，胡粉傅面，作双丫髻，插花，门生舁之，诸伎捧觞，游行城市，了不为作。

康对山尝与士女同跨一蹇驴，令从人赍琵琶自随。游行道中，傲然不屑。

揖妓

俞华麓大夫与一妓善。后有宴俞者，别召一妓侍饮。他日遇所善妓于生公石

，数呼之，不应，曰：“知罪矣。”妓曰：“汝知罪，即于此长揖数十，使举山之人大笑，方赦汝。”遂如其言，见者大笑。旁客曰：“殊失观瞻。”曰：“观瞻吾不惜，但恐曩日侍饮人知之，必以此法难我耳。”

滕元发

滕达道微时，为范文正馆客，常私就狎邪饮。范病之。一夕，候其出，径坐达道书室，明烛读书，以俟其至。达道大醉，竟入，长揖，问范氏：“读何书？”曰：“《汉书》。”复问：“汉高帝何如？”范逡巡走入。

收司成榜

张幼于初入成均，姜大司成宝裁士如束湿，戒六院毋游行。张才至白门，先入旧院，见榜禁辄收之，谒姜曰：“请开一面之网。”姜笑曰：“吾故疑有此。”

僧壁画《西厢》

丘琼山过一寺，见四壁俱画《西厢》，曰：“空门安得有此？”僧曰：“老僧从此悟禅。”丘问：“何处悟？”答曰：“是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’。”

汤义仍讲学

张洪阳相公见《玉茗堂四记》，谓汤义仍曰：“君有如此妙才，何不讲学？”汤曰：“此正吾讲学。公所讲是性，吾所讲是情。”

谢尚

王、刘共在杭南，酣宴于桓子野家。谢镇西尚往尚书哀墓还，葬后三日，反哭。诸人欲要之，初遣一信，犹未许，然已停车；重要，便回驾。诸人入门迎之，把臂使下，裁得脱帻，着帽酣宴，半坐，乃觉未脱衰。

王子猷

王子猷徽之居山阴。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，命酌酒。四望皎然，因起傍皇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。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。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

王子猷出都，尚在渚下。旧闻桓子野善吹笛，而不相识。遇桓于岸上过，王在船中，客有识之者，云是桓子野。王便令人与相闻云：“闻君善吹笛，试为我一奏。”桓时已贵显，素闻王名，即便下车，踞胡床为作三调。弄毕，便上车去，客主不交一言。

张季鹰

贺司空入洛阳赴命，为太孙舍人。经吴阊门，在船弹琴。张季鹰本不相识，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，下船就贺，因共语，便大相契。问贺：“欲何之？”贺曰：“入洛赴命。”张曰：“吾亦有事北京，因路寄载。”便与贺同发，初不告家。家追问，乃知。

殷豫章

殷洪乔作豫章郡。临去，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。既至石头，悉掷水中，因祝曰：“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。”

王敬弘

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，敬弘女适何尚之弟述之。值尚之不在，寄斋中卧。俄顷尚之还。敬弘使二婢守阁，不听尚之前，直语云：“正热，不堪相见。君可且去。”尚之遂移于他室。

冯道

冯道与赵凤同在馆中书。凤有女适道仲子，以饮食不中，为道夫人谴骂。赵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，凡数百言，道都不答。及去，但云：“传与亲家翁，今日好雪！”

风流学士

解学士缙访驸马，驸马不在家。公主闻其名，欲窥之，隔帘使人留茶。解索笔题诗曰：“锦衣公子未还家，红粉佳人叫赐茶。内院深沉人不见，隔帘闲却一团花。”公主大怒，遂奏闻。太宗曰：“此风流学士，见他做甚？”

李封公阴德

李封公豪迈有逸致。尝赴人饮，或问：“石麓公以大魁拜相，公又遐龄享福，平生必有大阴德。”公应曰：“大未也，小则有之。”其人再三叩问。公曰：“我无他德，但值人家招饮，不往必预辞，往则早赴，不烦人奔走。只此自信耳。”

合欢杖

佣书人蔡臣为子殴詈。屡诉张居士救，固请鞭之。曰：“倘毙，谁任？”蔡曰：“父在。”因诱子入，密令钥户，命僮辈两杖齐下，效五代刘铢“合欢杖”，嘱以父请乃止。鞭至百，匍匐而出，自是少悛。张笑谓乡人曰：“是亦为政。”

争猫

唐裴谔为河南尹。有二妇人投状争猫，状云：“若是儿猫儿，即是儿猫儿，若不是儿猫儿，即不是儿猫儿。”谔大笑，判云：“猫儿不识主，傍家搦老鼠。两家不须争，将来与裴谔。”遂纳其猫。

矜嫚部第十二

子犹曰：谦者不期恭，恭矣；矜者不期嫚，嫚矣。达士旷观，才流雅负，虽占高源，亦违中路。彼不检兮，扬衡学步；自视若升，视人若堕，狎侮诋【讪其】，日益骄固。臣虐其君，子弄其父，如痴如狂，可笑可怒。君子谦谦，慎防

阶祸！集《矜嫚》第十二。

负图先生

季充号“负图先生”，常饵菊术，经旬不语，人问何以，曰：“世间无可食，亦无可语者。”

此三代时仙人。必如此人，方可说如此语。

韩山石

庾信自南朝至北方，唯爱温子升作《韩山碑》。或问：“北方何如？”信曰：“唯韩山一片石堪与语，余若驴鸣犬吠耳。”

济阴王暉，称子升之文足以陵颜延之辄谢灵运，含任昉吐沈约，信北方之英矣。然天下尽有好驴鸣犬吠者，“韩山一片石”不会说话，如何如何！

福先寺碑文

裴度修福先寺，将求碑文于白居易。判官皇甫湜怒曰：“近舍湜而远取居易，请从此辞！”度亟谢，随以文属湜。湜饮酒挥毫立就，度酬以车马玩器约千缗。湜怒曰：“碑三千字，每字不值绢三匹乎？”度又依数酬之。湜又索文改窜。度笑曰：“文已妙绝，增一字不得矣。”

首冠

开成初，卢肇就江西解试，为试官末送。肇有谢启云：“巨鳌夙负，首冠蓬山。”试官谓之曰：“昨恨人数挤排，深惭名第奉浼，何云首冠？”肇曰：“顽石处上，巨鳌戴之，岂非首冠？”一坐大笑。

考试无凭，赖此解嘲。

殷、桓相侮

殷深源少与桓温齐名，常有竞心。桓问殷：“卿何如我？”殷云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殷尝作诗示桓，桓玩侮之，曰：“汝慎勿犯我；犯我，当出汝诗示人也！”

李邕

李邕尝不许萧诚书，诚乃诈作古帖，令纸故暗，持示邕，曰：“此乃右军真迹，如何？”邕看称善。诚以实告之。邕复取视曰：“细看亦未能全好。”

唐太宗学虞监隶书，每难于“戈”法。一日书遇“戡”字，招世南补写其“戈”，以示魏郑公，曰：“朕书何如世南？”公曰：“仰观圣作，内‘戡’字‘戈’法逼真。”

李邕眼力大逊郑公，说好说歹，一味忌刻耳。

三灾石

萧颖士尝至李韶家，见歙砚颇良，语同行者曰：“君识此砚乎？盖三灾石也。”同行者不喻，退而问之。曰：“字札不奇，一灾也；文辞不优，二灾也；窗

几狼籍，三灾也。”

藏拙

梁徐陵使于齐。时魏收有文学，北朝之秀，录其文集以遗陵，命传之江左。陵还，济江而沉之。从者问故，曰：“吾与魏公藏拙。”

崔丞相聪明

韩愈常语李程曰：“愈与崔丞相群同年往还，直是聪明过人！”李曰：“何处过人？”韩曰：“共愈往还二十余年，不曾说着文章。”

郑元礼诗

郑元礼，崔昂妇弟；魏收，昂之妹夫。昂持元礼数诗示卢思道，曰：“元礼比来诗咏亦不减魏收。”思道曰：“未觉元礼贤于魏收，且知妹丈疏于妇弟。”

选五凤楼手

韩浦、韩洎兄弟皆有文辞。洎尝轻浦，语人曰：“吾兄为文，譬如绳枢草舍，聊蔽风雨。予之为文，是选五凤楼手。”浦闻而笑之。适有人遗蜀笺，浦作诗与洎曰：“十样蛮笺出益州，寄来人自浣溪头。愚兄得此全无用，助尔添修五凤楼。”

郗方回奴

郗方回家有伧奴，知及文章，事事有意。王右军向刘尹称之。刘问：“何如方回？”王曰：“此正小人有意向耳，何得比方回？”刘曰：“若不如方回，故是常奴。”

韩叔言

韩叔言性好谑浪。有投贖太荒恶者，使妓炷艾薰之。俟其人来，出而嗅之，曰：“子之卷轴何多艾气？”宋齐丘凡建碑碣，皆自为文，命韩八分书之。乃以纸塞鼻曰：“其词秽且臭！”又魏明尝携近诗诣之。韩托以目病。明请自吟。韩曰：“耳聋加剧。”

夔州诸咏

蔡子木酒后自歌其夔州诸咏。甫发歌，吴国伦辄鼾寝，鼾声与歌相低昂；歌竟，鼾亦止。

三分诗

郭祥正尝出诗一轴示东坡，先自吟诵，曰：“此诗几分？”坡曰：“十分。”祥正惊喜，问之。坡曰：“七分来是读，三分来是诗。”

祥正一日梦中作《游采石诗》，明日书以示人，曰：“予决非久于世者。”人问其故。祥正曰：“予近诗有‘欲寻铁索排桥处，只有杨花惨客愁’之句，非予平日所能到，忽得之，不祥。”不逾月，果死。李端叔闻而笑曰：“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许久？”

《六合赋》

刘孔昭昼缉缀一赋，以《六合》为名，自谓绝伦。曾以呈魏收而不拜，收忿谓曰：“赋名《六合》，已是大愚；文又愚于《六合》；君四体又愚于文。”刘不胜忿，以示邢子才。子才曰：“君此赋，正似疥骆驼，伏而无妩媚。”

文胖

茂苑文氏皆聪颖，尤工书，独一人号文胖者，亦诸生，文与书并拙。遇岁试，俞华麓力劝勿往。惊问何故。乃曰：“如子之文，虽有衡山之书亦无用；即王守溪文，而子书之，人亦懒看矣！恐黜不尽辜，是以忧之。”

贾岛

贾岛为僧时，居法乾寺。一日宣宗微行至寺，闻钟楼上有吟声，遂登楼，于岛案上取诗览之。岛攘臂睨之，曰：“郎君何会此？”遂夺取诗卷。帝惭，下楼去。既而岛知之，亟谢罪。乃赐御札，除长江簿。

柳三变

柳耆卿为屯田员外郎，初名三变。自作词云：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”后有荐于朝者，仁宗曰：“此人风前月下且去填词！”由是不得志，无复检率，自称“奉圣旨填词柳三变”。

按柳永死日，家无余财，群妓合金葬之郊外，每春月上冢，谓之“吊柳七”。子犹曰：“生虽白衣贱，死得红裙怜。北邙冢累累，白杨风满天。卿相代有作，谁复追黄泉。呜乎柳三变，风流至今传。”

罗隐

罗隐曾与韦贻范同舟。舟人告隐云：“此有朝官。”罗曰：“是何朝官？我脚夹笔，可以敌得数辈。”韦宣之朝，由是不复召用。

杜审言

杜审言将死，语宋之问、武平一曰：“吾在，久压公等。今且死，固大慰，但恨不见替人。”登封中，苏味道为天官侍郎，审言预选试。判讫，谓人曰：“味道必死矣！”人问其故，曰：“见吾判自当羞死！”

王稚钦

黄冈（旧版做岗）王廷陈，字稚钦，少负奇才，然好逐街市童儿之戏。父母挟扑之，辄呼曰：“大人奈何虐海内名士！”

王稚钦为翰林庶吉士。故事：学士二人教习，体甚严重。稚钦独心易之，时登院署中树上，窥学士过，故作声惊之。学士大恚。后出为给事中，以建言补裕州守，益骄甚。台省监司过州，不出迎，亦无所托疾。人或劝之，怒曰：“齷齪诸盲官，受廷陈迎，当不愧死耶？”

桑悦

海虞桑悦，字民怿，十九举乡试。春闱策有“胸中有长剑，一日几回磨”等语，为吴学士汝贤所黜。又《学以至圣人之道论》云：“尧以是传之舜”，云云“夫子传之孟柯，孟柯传之我”，为丘学士仲深所黜。得乞榜，年才二十三，籍误以“二”为“六”，用新例不许辞，遂有泰和训导之命。按察视学者行部抵邑，不见悦，乃使吏往召之。悦曰：“连宵旦雨淫，传舍圯，守妻子无暇，何暇候若！”按察久不能待，更两吏促之。悦益怒，曰：“若真无耳者！即按察力能屈博士，安能屈桑先生！为若期三日，先生来，不然，不来矣。”按察先受丘濬之嘱，竟不之罪。

丘学士慕桑悦名，令观所为文，给以他人所撰。悦心知之，曰：“明公谓悦不怯秽乎？奈何令悦观此？”丘不之憾而反为先容，殆今人所难矣。

故事：御史出按郡邑，博士侍左右立竟日。桑悦请曰：“有犬马疾，愿假借之，使得坐谈。”御史素闻悦名，令坐，说诗。少休，悦除袜，跣而爬足垢。御史不能堪，令出。寻复荐之，迁长沙倅，再调柳州。悦意不乐往。人问之，辄曰：“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，吾一旦往，掩夺其上，不安耳。”

袁嘏

齐诸暨令袁嘏，诗平平耳。尝自云：“我诗有生气，须人捉着，不尔，便飞去。”《诗品》

殷、娄狂语

殷安尝谓人曰：“自古圣贤不数出。伏羲以八卦穷天地之旨，一也。”乃屈一指。“神农植百谷、济万民，二也。”乃屈二指。“周公制礼作乐，百代常行，三也。”乃屈三指。“孔子出类拔萃，四也。”乃屈四指。“自是之后，无复屈得吾指者。”良久，曰：“并安才五耳！”

黄帝、尧、舜诸公，还求发一续案。

上饶娄谅过姑苏，泊舟枫桥，因和唐人诗，有“独起占星夜不眠”之句。对客云：“汝不知，我每行必动天象。”

“小人”、“天狗”，都是星象，由他夸嘴！

刘源

刘源豪宕不羁。值汤胤绩广坐中，刘曰：“汤虽出将家，学问见识，种种过人。”既曰：“再加数年，依稀似我矣！”

刘真长

王长史语刘真长曰：“卿近大进。”刘曰：“卿仰看耶？”长史问曰：“何也？”刘曰：“不尔，何由测天之高？”

丘灵鞠

沈深见王俭诗，曰：“王令文章大进。”丘灵鞠曰：“何如我未进时？”

谢仁祖

谢仁祖年八岁，谢豫章将送客，尔时语已神悟，自参上流，诸人咸共叹之，曰：“年少一坐之颜回。”仁祖曰：“坐无尼父，焉别颜回！”

果是颜回，不须尼父亦别，若真有尼父，恐颜回又未必属君矣

第一流

王中郎年少时，江彪为仆射，领选，欲拟为尚书郎。有语王者。王曰：“自过江来，尚书郎正用第二流，何得及我？”江闻而止。

韩愈、王俭语

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，韩愈为巡官。或讥其年辈相远。愈曰：“大虫、老鼠，俱为十二相属，何怪之有！”

王俭与王敬则同拜三公。徐孝嗣候俭，嘲之曰：“今日可谓连璧。”俭曰：“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！”

马曹

王子猷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。桓问曰：“卿何署？”答曰：“不知何署，时见牵马来，似是马曹。”桓又问：“官有几马。”答曰：“不问马，何由知其数？”又问：“马比死多少？”答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王、孙语相似

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。桓谓王曰：“卿在府久，比当相料理。”初不答，直高视，以手扳拄颊云：“西山朝来，致有爽气。”

孙山人太初，寓居武林。费文宪罢相归，访之，值其昼寝。孙故卧不起，久之，乃出，了不谢送。及门，第矫首东望，曰：“海上碧云起，遂接赤城，大奇大奇！”文宪出谓驭者曰：“吾一生未尝见此人！”

二公大有超然尘外意。然冷面相向，亦大难为人矣！

长柄葫芦

陆士衡初入洛，诣刘道真。刘尚在哀制中，性嗜酒，礼毕，初无他言，惟问：“东吴有长柄葫芦，卿得种来否？”陆殊悔往。

槟榔

刘穆之好往妻兄江氏乞食，多见辱。江氏庆会，嘱勿来，穆之犹往。食毕，求槟榔。江曰：“槟榔消食，君何须此？”穆之尹丹阳，以金盘贮槟榔一斛进之。

张融

张思光融，尝诣吏部尚书何戢，误通尚书刘澄。融下车入门，曰：“非是！”至户外望澄，又曰：“非是！”既造席视澄，又曰：“非是！”乃去。

授枕

范忠宣端居永州，客至，必见之。对设两榻，多自称“老病，不能久坐”，径就枕。亦授客一枕，使与对卧。数语之外，往往鼻息如雷。客待其觉，有至终日不得交一谈者。

王恬

王导子恬傲诞。谢万尝造，既坐，便入内。万以为必厚待己。久之，乃沐头被发而出，据胡床于庭中晒发，竟无宾主礼。万怅然而还。

卢枏

卢枏为诸生，与邑令善。令尝语枏曰：“吾旦过若饮，”枏归益市牛酒。会令有他事，日昃不来，枏且望之。斗酒自劳，醉则已卧，报令至，枏称醉，不能具宾主。令恚去，曰：“吾乃为伧人子辱！”

下交美事，乃复效田丞相偃蹇，幸免骂坐，不足为辱。

大武生

石曼卿一日谓僧秘演曰：“馆俸清薄，恨不得痛饮。”演曰：“非久当引一酒主人奉谒。”不数日，引一纳粟牛监簿来，以宫醪十担为贄。演为传刺，曼卿愕然延之，乃问：“甲第何许？”牛曰：“一别舍介繁台之侧。”曼卿语演曰：“繁台寺阁虚爽可爱，久不一登。”牛曰：“学士倘有兴，当具酒肴从游。”曼卿因许之。一日休沐，约演同登。演预戒生大陈饮具。石、演高歌褫带，饮至落景。曼卿醉，喜曰：“此游可纪！”乃以盆渍墨，濡巨笔，题云：“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。”生拜叩曰：“尘贱之人，幸获陪侍，乞挂一名，以免贱迹。”曼卿大醉，握笔沉虑，目演曰：“大武生，捧砚用事可也！”竟题云“牛某捧砚”。永叔诗曰：“捧砚得全牛。”

郭忠恕画卷

郭恕先忠恕善画。有求者，必怒而云：“意欲画即自为之。”时与役夫小民入市肆饮，曰：“吾所与游，皆子类也！”寓岐下时，有富人子喜画，日给醇酒，待之甚厚。久乃以情言，且致匹素。郭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筝，引线数丈满之。富人子大怒，与郭遂绝。

残客

吏部张缵与何敬容意趣不协。敬容居权轴，宾客辐辏，有诣缵者，辄拒不前，曰：“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。”《梁史》

又吴兴吴规，颇有才学，从邵陵王纶在郢藩，深蒙礼遇。缵出之湘镇，路经郢，纶钱之。缵见规在坐，意不能平。忽举杯曰：“吴规，此酒庆汝得陪今宴！”规不悦而去。其子翁孺知父见挫，因气结，尔夜便卒。规恨缵恻儿，悲愤兼至，信次之间，又殒。规妻深痛夫子，翌日又亡。时人谓“张缵一杯酒，杀吴氏三人。”其轻傲皆类此。文起美曰：“此晋时遗风，今人却无此习。然风

气靡靡，杂交非类，不以为丑，吾犹取此耳。”

罗君章

含曾在人家，主人令与座上客共语。答曰：“相识已多，不烦复尔。”

蔡公客

王、刘每不重蔡公。蔡谟，字道明。二人尝诣蔡，语良久，乃问蔡曰。“公自言何如夷甫。”答曰：“身不如夷甫。”王、刘相目而笑，曰：“公何不如？”答曰：“夷甫无君辈客。”

张景胤

宋张敷，迁江夏王义恭记室参军。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，会敷赴假，还江陵，入辞。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，谓曰：“道中可得言晤。”敷不奉诏，曰：“臣性不耐杂。”中书舍人狄当、周赳并管要务，以敷同省名家，欲诣之。赳曰：“彼若不相容接，不如勿往。”当曰：“吾等并已员外郎矣，何忧不得共坐！”敷先旁设二床，去壁三四尺，二客就席，便呼左右曰：“移我床远客！”赳等失色而去。

又中书舍人弘兴宗，为文帝所爱遇。帝谓曰：“卿欲作士人，当就王球坐。”及诣球，称旨就席。球举扇曰：“卿不得尔。”弘还奏，帝曰：“我便无如何。”齐纪僧真以武吏得幸，就世祖乞作士大夫列，世祖曰：“此由江敦、谢澹，可自诣之。”纪承旨诣江，登榻，江便呼左右：“移吾床远客！”纪丧气而退。世祖曰：“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”古人之不假借类如此。

坏面

支道林还东，时贤并送于征虏亭。蔡子叔蔡系，济阳人。前至，坐近林公。谢万石后来，坐小远。蔡暂起，谢移就其处。蔡还，便合褥举谢掷地，自复坐。谢冠帻俱脱，振衣就席，徐谓蔡曰：“卿奇人，殆坏我面。”蔡答曰：“我本不为卿面作计。”

张唐辅

文鉴大师谒成都守张逸，与华阳簿张唐辅同俟客次。唐辅欲搔发，方脱巾，睥睨文鉴，罩其首。文鉴大怒，喧呶。张召就坐，文鉴曰：“与此官素不相识，辄将幞头罩头上！”唐辅曰：“方头痒甚，幞头无处顿放，见师头闲，权放片时，不意其怒也。”

喏样

李佑守官河朔。监司怒其喏不平正。翌日，更极粗率。监司愈怒。佑曰：“高来不可，低来不可，乞明降一喏样！”

幼戏郡侯

孙周翰自幼精敏。其父穆之携见郡侯。时值春宴，侯与座客簪花。侯因命曰

：“口吹杨柳成新曲。”翰曰：“头带花枝学后生。”侯笑曰：“何遽便戏老夫！”

侮老

杨大年弱冠，与周翰、朱昂同在禁掖，二老已皤然矣。杨每论事，则侮之曰：“二老翁以为何如？”翰不能堪，正色曰：“君莫欺老，老亦终留与君！”昂曰：“莫留与他，免得后人又欺他！”

姚彪

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，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。彪性峻直，得书不答；方与温谈论久，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，谓温曰：“明吾不惜，惜所与耳！”

谢方眼

南宋谢善勋饮酒至数升，醉后辄张眼大骂，虽贵贱亲疏无所择，时谓之“谢方眼”。

古之蓄也以酒，今之蓄也以人，此公犹有古意。

恃枯骨

梁朱异轻傲朝贤，不避贵戚。人或侮之。异曰：“我以寒士遭遇，诸贵皆恃枯骨见轻。我若下之，为蔑尤甚，我是以先之。”

嵇康

嵇康性好锻。初居贫，常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，以自给。颖川钟会往造焉。康不为之礼，而锻不辍，良久，会去，康谓曰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会曰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

简文云：“儻伤其道。”

祢正平

祢衡性傲，不肯谒曹操。操欲辱之，录为鼓吏，以帛绢制衣作一岑牟，一单绞，及小裈。鼓吏度者，皆当脱故衣，易新衣。次传衡，不肯易衣。吏呵之。衡便于操前先脱裈，次脱余衣，裸身而立，徐徐着岑牟，次着单绞，后乃着裈。复击鼓，作“渔阳”掺挝，颜色无怍。操笑谓四座曰：“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”孔融退而责之。衡许复往。操喜，敕门者有客便通，待之极宴。衡乃著希单衣，疏巾，手持三尺棨杖，坐在大营门，以杖箠地大骂。操以其才名，不杀，令送刘表。临发，众饯之于城南，相戒云：“俟衡到，当共卧坐以折之。”衡一至，便大号。众问其故。曰：“坐者为冢，卧者为尸。尸冢之间，能不悲乎？”

老兵

桓温司马谢奕，逼温饮，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。奕遂携酒引温一老兵共饮，曰

：“失一老兵，得一老兵，亦何所恨！”温不之责。

刘贡父为中书舍人。一日朝会，幕次与三卫相邻。时诸帅两人出一水晶茶盃，传玩良久。一帅曰：“不知何物所成，莹洁如此！”贡父隔幕戏云：“诸公岂不识，此乃多年老冰耳。”

谢万好言

谢万北征，唯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将士。谢公戒之曰：“汝为元帅，宜数唤诸将宴饮，好言以悦其心。”万从之，因召集诸将，都无所说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“诸君皆是劲卒！”诸将甚恨。

诋夫

王浑妻钟氏，字琰，生子济。一日浑尝共琰坐，济趋庭而过。浑欣然曰：“生子如此，足慰人心！”琰曰：“若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子固不翅如此耳！”参军，浑弟伦也。

谢道韞，奕之女，适王凝之。还，甚不乐。奕曰：“王郎，逸少子，不恶。汝何恨也？”曰“一门叔父，则有阿大、中郎，群从兄弟，则有封胡，羯末。不意天壤之间，乃有王郎！”

字父

王濛，美姿容，尝揽镜自照，称其父字曰：“王文开乃生此儿！”胡毋子光见其父彦国三伏坐衙，摇扇视事，呼曰：“彦国何为自贻伊戚！”

据古人立字以敬名，《春秋》称字为贤，则子思作《中庸》称仲尼，非止临文不讳也。但难为世俗道尔。

谑父

裴勋质貌么【麻/骨】，而性尤率易。尝侍父坦饮。坦令飞盞，每属一人，辄目其状。坦付勋曰：“矮人饶舌，破车饶楔。裴勋十分！”勋饮讫，而复盞曰：“蝙蝠不自见，笑他梁上燕。十一郎十分！”坦，第十一也。坦怒，笞之。上梁不正，难怪矮人饶舌。

陆余庆为洛州长史，能言而艰于决判。时人语曰：“说事喙长三尺，判事手重千斤。”其子亦谑云：“陆余庆，陆余庆，笔头无力嘴头硬。一日受词讼，十日看不竟。”书纸迭案褥下，余庆得之，曰：“必是那狗！”遂鞭之。

父子相谑

后赵京兆公韦謏，字宪道，深博，善著述，然性不严重。尝戏其子伯阳曰：“我高我曾，重光累徽；我祖我考，父父子子。汝为我对，正值恶抵。”伯阳曰：“伯阳之不肖，诚如尊教，尊亦正值软抵耳。”謏惭无言。

李西涯子兆先，有才名，然好游狎邪。一日，西涯题其座曰：“今日柳巷，明日花街。诵读诗书，秀才秀才！”子见之，亦题阿翁座曰：“今日猛雨，明日

狂风。變理阴阳，相公相公！”

按兆先以游侠无度早夭，西涯公竟不嗣。

王令公

王中令铎罢镇，将避地浮阳。过魏，乐彦楨礼之甚至。彦楨有子曰从训，素无赖，利其行李，伺铎至甘陵，以轻骑数百尽掠其橐装姬妾而还，铎与宾客皆遇害。及奏朝廷，云：“得贝州报：某日有劫杀一人，姓王名令公。”其忽诞如此。

报栗

梁萧琛预御筵，醉伏。武帝以枣投琛，琛便取栗掷帝，正中面。帝动色。琛曰：“陛下投臣以赤心，臣敢不报以战栗？”

虽说得好，终是欠雅。

参军苍鹤

五代徐知训狎侮吴王，无复君臣之礼。尝与王为优，自为参军，使王为苍鹤。

《纲目》

《辍耕录》曰：“副净为参军，副末为苍鹤，以副末能击副净也。”子犹曰：“如此说，尚有个尊卑在。”

狗脚朕

高澄侍宴，以大觥属孝静帝。帝不胜忿，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安用生为？”澄怒曰：“朕！朕！狗脚朕！”

始乎谑，卒乎骂，渐不可长。信然！

贫俭部第十三

子犹曰：贫者，士之常也，俭者，人之性也。贫不得不俭，而俭者不必贫，故曰“性也”。然则俭不可乎？曰：吝不可耳。夫俭非即吝，而吝必托之于俭。俭而吝，则虽堆金积玉，与贫乞儿何异？故吾统而名之曰《贫俭》第十三。

齿声

供奉官罗承嗣住州西。邻人每夜闻击物声，达旦不辍，穴隙视之，乃知寒冻齿相击耳。

桶中人

吕徽之安贫乐道。尝冒雪往富家易谷种，闻阁中吟哦声，乃一人分韵得“滕”字，未就。先生因请以“滕王蛺蝶”事足之。问其姓名，不言，刺船而去。众疑为吕处士，遣人遥尾其后，路甚僻远，识其所而返。雪霁往访焉，唯草屋一间，值先生不在。忽米桶中有人，乃先生妻也，因天寒无衣，故坐桶中。

无裤吟

义兴储遇家贫，冬月无裤，作口号云：“西风吹雨声索索，这双大腿没下落。

朝来出榜在街头，借与有裤人家着。”

簇酒、敛衣

《叙闻录》：辛洞好酒而无资。尝携榼登人门，每家取一盞投之，号为“簇酒”。《搔首集》：伊处士从众人求尺寸之帛，聚而服之，目曰“敛衣”。

夏侯妓衣

夏侯豫州亶，性极吝。晚年好音乐，有妓妾数十，无被服姿容。客至，常隔帘奏乐。时呼帘为“夏侯妓衣”。

小宰羊

时戡为青阳丞，洁以勤民，肉味不知，日市豆腐数个。邑人呼豆腐为“小宰羊”。

如此羊，定不怕踏破菜园，然垂亦有小俸入，何处支销？

双枯鱼

东郡赵咨为东海郡，以俭化俗。人遗其双枯鱼者，啖之，三岁不尽。

献姜

孔琇之为临川太守，在任清约。罢郡还，献干姜二片。武帝嫌其少，知琇之清，乃叹息。

比医家一剂药尚少一片。太矫！太矫！

鲁学士祝寿

赵司城永，号类庵，京师人。一日过鲁学士铎邸。鲁曰：“公何之？”赵曰：“今日为西涯先生诞辰，将往寿也。”鲁问：“公何以为贽？”赵曰：“帕二方。”鲁曰：“吾贽亦应如之。”入启笥，无有。踌躇良久，忆里中曾馈有枯鱼，令家人取之。家人报已食，仅存其半。鲁公度家无他物，即以其半与赵俱往称祝。西涯烹鱼沽酒，以饮二公。欢甚，即事倡和而罢。

古以束修为礼之至薄，若枯鱼而止半，太不成文矣！子犹曰：“西涯公亦不全靠鲁学士祝仪。”

御史自渔

粤西韦广为御史归，贫甚，居荒村。故人按部，广意其必来访，无所得饌，自渔于江。故人猝至，骑从既过，广登岸即走，逾后垣入，衣冠肃客，客曰：“公何汗流渍发？”广曰：“适在近村，闻公至，竭蹶趋迎故耳！”左右窃笑曰：“绝似江中打渔人。”

郑余庆

郑余庆极清俭。一日，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。众皆惊讶，侵晨赴之。日高，余庆方出，闲话移时，众腹已枵。余庆呼左右曰：“分付厨家烂蒸去毛，莫拗折项！”众相顾，以为必蒸鹅鸭之类。又久之，盘出，酱醋亦极香新。但见每人

前下粟饭一碗，蒸葫芦一枚，皆匿笑强进。一作卢怀慎事。

俭子筵席固不易吃。○张约斋磁，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。一日午酌，数杯后，命左右作“银丝供”，且戒之曰：“调和教好，又要有真味。”众客谓必鲙也。良久，出琴一张，请琴师弹《离骚》一曲。二事绝相类。

王黑

《北史》：王黑性俭率。镇河东日，尝有台使至，黑为设食，乃裂去薄饼缘。黑曰：“耕种收获，其功已深，舂爨造成，用力不少。尔之选择，当是未饥！”命左右撤去之。使者愕然。又尝与客食瓜，客削瓜皮侵肉稍厚，黑就地取食之。

王公自是有用之才，此等亦似不近人情。

变家风

范氏自文正公贵显，以清苦俭约称于世，子孙皆守其家法。忠宣正拜后，尝留晁美叔同匕箸。美叔退谓人曰：“丞相变家风矣。”或问之。晁答曰：“盐豉棋子上有肉两簇，岂非变家风乎？”闻者大笑。

翟参政请客

翟公巽，字汝文，绍兴初为参政，虽身历两府，自奉甚于贫士。一日招客，未饮时，先极言近世风俗侈靡，燕乐之间尤甚，因正色曰：“德大于天子者，然后可以食牛，德大于诸侯者，然后可以食羊。”客自度今日之集，必无盛饌，已而果以恶草具进。

陈孟贤

陈孟贤素吝。同僚造一谑笑云：腊月廿四，天下灶神俱朝上帝。众尽皂衣，一人独白。上帝怪之。曰：“臣陈孟贤家灶神也。诸神俱烟薰，故黑。臣在孟贤家，自三餐外不延一客。臣衣何由得黑？”后人凡言冷澹事，辄曰“陈家灶神”。

食韭

庾景行杲之清贫，食唯韭菹、滷韭、生韭、杂菜，任昉戏之曰：“谁谓庾郎贫？一食常有二十七种。”

韭唯勤生，俗号懒人菜！故宜清士饗餐。

魏李崇为尚书令，家富而俭，食常无肉，止有韭茹、韭菹。李元祐曰：“李令公一食十八种。”意同此。

庾太尉亮见陶公侃，陶公雅相赏重。陶性俭吝，及食啖菹，庾因留白。问：“用此何为？”庾云：“故可种。”于是大叹庾“非唯风流，兼有治实”。直是投其俭性，何治实之有！

王导

王导性俭。帐下有甘果，不忍食，至春烂败。弃之者犹曰：“勿使大郎知！”
王戎

王戎从子婚，与一单衣，后更责之。家有好李，卖之，恐人得种，恒钻其核。京师有李，名“牛心红”，核必中断，相传是王戎钻核遗迹。可见吝到至诚处，亦能感通造化。或曰：湖湘间有“湘妃竹”，斑痕点点，云是舜妃洒泪。有“舜哥麦”，其穗无芒，熟时望之焦黑，若火燎然。云是舜后母炒熟麦，令其播种，天佑之而生。“王莽竹”，每竿著二三节，必有剖裂痕。云是莽将篡位，藏铜人于竹中，以应符讖而然。此皆附会之说。子犹曰：也要附会得来。

和峤

和峤性至俭，家有好李，诸弟往园食李，皆计核责钱。王武子求之，与不过数十。武子因其上直，率将少年持斧诣园，共饱啖毕，伐之。送一车枝与和公，问曰：“何如君李？”和唯笑而已。

华文修曰：“杜元凯谓峤有钱癖，然自有高韵，与今之守钱虏异矣！”

沈峻

沈峻欲赠张温，入内检视良久，出语温曰：“欲择一端布送卿，而无粗者。”竟不送。

虞玩之

齐虞玩之为少府，高帝镇东府时，帝取其履视，断处以芒接，玩之曰：“着已三十年。”

不意一履，与晏子狐裘同寿。

裴璩

裴司徒璩靳嗇。其廉问江西日，凡什器屏帐皆新，特置闲屋贮之，未尝施用。每有宴会，转于朝士家借。《北梦琐言》
还是无福受用。

饮牛

江湛字徽深。高介，然性俭。所畜牛饿，御人求草。湛良久曰：“可与饮。”何不用诸葛丞相木牛？

子孙榼

江西俗俭，果榼作数格，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，余悉充以雕木，谓之“子孙榼”。又不解熔蔗糖，亦刻木饰其色以代匱。一客欲食，取之，方知贗物，便失笑。覆视之，底有字云：“大德二年重修。”

省夕餐

桐城方某性吝。其兄晚从乡来，某欲省夕餐，托以远出。兄草草就宿。忽黄鼠逐鸡，某不觉出声驱之。兄唤云：“弟乃在家乎？”某仓卒对曰：“不是我

，是你家弟妇。”

即弟妇，岂不能治一夕餐？不通之甚！

醋

夏侯信常以一小瓶贮醋一升自食，家人不沾余沥。仆云：“醋尽。”信必取瓶合掌，尚余数滴，以口吸之。

盐

广州录事参军柳庆，独居一室，器用食物，并致卧内。奴有私取盐一撮者，庆鞭之见血。

膾肉

夏侯彪性吝。奴尝盗食膾肉。彪大怒，乃捉蝇与食，令呕出膾。

妇取百钱

庠狄伏连位大将军，甚鄙吝。妇尝病剧，私以百钱取药。伏连后觉，终身恨之。

羊脾

归登常烂一羊脾，旋割旋啖，封其残者。妇于封处割少许食。登验之，大怒，誓不食肉。

鸭子

韶州邓祐家巨富。奴婢千人，庄田绵亘，未尝设客。孙子将一鸭子费用，祐以擅破家资，鞭二十。

故席

韦庄数米而炊，秤薪而爨。幼子卒，妻殓以时服。庄剥取，易故席裹尸。殡讫，仍擎其席归。庄忆子最悲，唯吝财物耳。

珊瑚笔格

《归田录》：钱思公性俭约。子弟非时不能取一钱。有珊瑚笔格，平生爱惜。子弟窃之。公榜以十千购之。子佯为求得以献，欣然以十千与之。一岁率五七如此。

归廉泉

吴人归副使廉泉大道富吝俱极。暑月暴雨日中浴之，省爨薪也。生平家食，未尝御肉。客至，未尝留款。一日，有内亲从远方来，必欲同饭。乃解袖中帨角上五钱，使人于熟店批数片肉。肉至无酱，复解一钱。市得，便嫌其不佳，使还之，仍取钱。已问：“酱楪何在？尚有余咸味，足消此肉也。”幼儿见食条糖者而泣。值租入时，乳母奉内命，将米半升易糖。公适自外来，见之。诘其故，乃取糖一根，自折少许尝之，复抑少许置儿口，谓曰：“味止此耳，何泣为？”即还糖取米。卖者言糖已损。乃手撮数粒偿之。

半边圣人

《百可堂》云：有一士夫，性极贪。取人不遗锱铢，而已之所有，分毫不舍。或讥其吝。答曰：“‘一介不与’，圣人之道也。”或曰：“‘一介不取’，君以为何如？”曰：“学而未能。”曰：“然君只好学得半边圣人。”

汉世老人

《广记》：汉世老人家富俭嗇，恶衣蔬食，侵晨而起，侵夜而息，营理产业，聚敛无厌，而不敢自用。人或从之求丐者。不得已，入内取钱十，自堂而出，随步辄减，比至于外，才余半在。闭目以授乞者，复嘱云：“我倾家贍君，慎勿他说，令相效而来。”老人俄死，田宅没官。

孙景卿、邓差

《三辅决录》：平陵孙奋，字景卿，富闻京师，性俭吝。尝宿客舍，顾钱甚少。主人曰：“君惜钱如此，欲作孙景卿耶？”奋后为梁冀征其家财，下狱死。

《广行五记》：邓差，南郡临沮人，大富。道逢贾人，相对共食，罗布殊品，呼差与焉。差曰：“君远行商贾，势不在丰，何为顿尔珍羞美食？”贾人曰：“人生在世，终止为身口耳！一朝病死，安能复进甘味乎？终不如临沮邓生，平生不用，为守钱奴尔！”差不告姓名，归至家，宰鹅自食，动筋咬骨，鯁其喉而死。

靳赏

萧衍长围既立，齐师屡败。帝东昏侯。犹惜金钱，不肯赏赐。茹法珍叩头请之。帝曰：“贼来独取我耶？何为就我求物？”后堂储数百具榜。启为城防。帝曰：“拟作殿。”竟不与。

吝祸

金华有豪民李甲，克众肥家。居近古刹，有二僧颇为村人所钦仰，往求施，人多喜舍，亦时时受甲妻之密惠。甲知之，衔忌尤深。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，甲故为殷勤之态，而私令仆干作四饼，置毒其中，以出劝二僧。僧方饭饱，不下咽，乃怀其饼归寺。明旦，二小儿采衣垂发，入寺游观。问之，则甲之两子也。惊曰：“此李公爱子，可以果饵延之。”命其徒遍搜于房，弗得，唯饼在几上，即取以饲之。二儿各食其一，仍怀其一还家。入门大呼腹痛，并仆地踣躄以死。甲莫喻其故，询其仆，搜其身，余饼在焉，乃知中毒而亡，吞声饮泣而已。

余曾举此故事似一吝者。吝者曰：“君言吝祸，自我言之，还受不吝之累。若我并惜四饼，那有此祸？”

置产

常州苏掖，仕至监司，家富甚嗇。每置产，吝不与值，所争一文，必至失色。

后因置别墅，与售者反复受苦。子在旁劝曰。“大人可增少金，我辈他日卖之，亦可得善价也。”掖愕然，自尔少改。

郭进有才略，治第方成，聚族人宾客落之。下至土木之工，皆与宴。设诸工之席于东庑。人咸曰：“诸子安可与工徒齿！”进指诸工曰：“此造宅者。”指诸子曰：“此卖宅者，固宜坐造宅者下。”

汰侈部第十四

子犹曰：余稽之上志，所称骄奢淫佚，无如石太尉矣。而后魏河间犹谓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。”章武贪暴多财，一见河间，叹羨不觉成疾，还家卧三日不能起。人之侈心，岂有攸底哉？自非茂德，鲜克令终。金谷沙场，河间佛寺，指点而嗟咨者，又何多也！一日为欢，万年为笑。集《汰侈》第十四。

杜邠公

杜邠公惊，厚自奉养，常言：“平生不称意有三事。其一：为澧州刺史；其二：贬司农卿；其三：自西川移镇广陵，舟次瞿塘，为骇浪所惊，呼唤不暇，渴甚，自泼汤茶吃也。”

按邠公出入将相，未尝荐一幽隐，时号为“秃角犀”。凡莅藩镇，不断一狱，囚无轻重，任其殍殍。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，乃成都具狱案牒。朝廷将富贵付此等人，那得不乱！

李昊

李昊事前后蜀五十年，资货巨万，奢侈逾度，妓妾数百。尝读《王恺》、《石崇传》，骂为“穷俭乞儿”。

此等乞儿，恐难为布施财主。

虞孝仁

隋虞孝仁性奢侈。伐辽之役，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以自给。

人抱瓮

羊琇冬月酿，常令人抱瓮，须臾复易人，酒速成而味好。

蒸【豸屯】

武帝食王武子家蒸【豸屯】，肥美异常，怪而问之。答曰：“以人乳饮【豸屯】。”帝甚不平，不毕食便去。

【豸屯】儿无用，殆有甚者，武帝自不悟耳！

宋景文

宋景文好设重幕，内列宝炬，歌舞相继。坐客忘疲，但觉漏长，启幕视之，已是二宿。

按子京为翰苑时，晏相元献爱其才，欲旦夕相见，遂税一第于旁近，延居之。遇中秋，启晏召宋，出妓饮酒，赋诗达旦方罢。翌日，晏罢相，宋当草词，极其丑诋。方挥毫之际，余醒犹在。观者殊骇，以为薄德。则宋之为人可知矣。其好客，亦如屠沽儿团饮，岂真能致客哉！

宋郊居政府，上元夜读《周易》。弟学士宋祁点华灯，拥歌妓，醉饮达旦。翌日，郊令人云：“相公寄语学士，闻昨夜烧灯夜宴，穷极奢侈，不知记得那年上元，同在州学吃斋煮饭否？”祁答曰：“寄语相公：不知那年在州学吃斋煮饭为甚的？”

原来只为这个！可叹，可叹！

金莲盆

段文昌富贵后，打金莲盆盛水濯足。或规之。答曰：“人生几何？要酬生平不足也！”

索银盆盥洗

宁庶人宸濠既就擒，拘宿公馆，以铜盆与盥洗。怒曰：“纵乏金盆，独无银者耶？”其习于奢侈如此！

蔡太师厨中人

宋时一士夫，京中买一妾，自言蔡太师府厨中人。命作包子，辞以不能。诘之曰：“既是厨中人，何曰不能？”妾曰：“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。”曾无疑，乃周益公门下士也，有委之作志铭者，无疑援此事为辞，曰：“某于益公之门，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，岂能作包子哉？”

厨娘

中都下户每生女，则爱护如捧璧；甫长成，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，用备士大夫采择。其名目不一，有所谓“身边人”、“本事人”、“供过人”、“针线人”、“堂前人”、“杂剧人”、“拆洗人”、琴童、棋童、厨娘等项。就中厨娘最为下色，然非极富贵之家，必不可用。宝祐中，有太守某者，奋身寒素，不改儒风。偶奉祀居里，饮馔粗率，忽念昔留某官处，庖膳出京都厨娘，调羹极可口。有便介如京，谩作承受人书，托以物色，费不屑较。未几，承受人复书曰：“得之矣。其人年可二十余，近回自府第，有容艺，能书算，旦夕遣以诣直。”不旬月，果至。初憩五里时，遣脚夫先申状来，乃其亲笔也，字画端楷，历序“庆幸，即日伏侍左右”，末“乞以四轿接取，庶成体面”。辞甚委曲，殆非庸女子可及。守为之破颜。及入门，容止循雅，翠袄红裙，参视左右，乃退。守大过所望。少选，亲朋集贺，厨娘亦遽致试厨之请。守曰：“未可展会，明日且具常食。”厨娘请食菜品资次。守书以示之。厨娘谨奉旨，举笔砚具物料，内“羊头签”五分，各用羊首十个，葱齏五碟，合用五十斤，他

物称是。守固疑其妄，然未欲遽示以俭鄙，姑从之，而密覘其所用。翌旦，厨娘发行奩，取锅、铤、盆、杓、汤盘之属，令小婢先捧以行，灿烂耀目，皆黄白所为，大约已该五七十金。至如刀砧杂器，亦一一精致，旁观者啧啧。厨娘更团袄围裙，银索扳膊，掉臂而入。据坐胡床，徐起切抹批脔，方正惯熟，条理精通，真有运斤成风之势。其治羊头，漉置几上，剔留脸肉，余悉掷之地。众问其故。厨娘曰：“此皆非贵人所食矣！”众为拾顿他所。厨娘笑曰：“汝辈真狗子也！”众虽怒，无语以答。其治葱韭，取葱辄微过汤沸，悉去须叶，视碟之大小，分寸而裁截之；又除其外数重，取心条之细似韭之黄者，以淡酒醃浸渍，余弃不惜。凡所供备，馨香脆美，济楚细腻，难以尽其形容。食者举箸无余，俱各相顾称好。既撤席，厨娘整襟再拜曰：“此日试厨，幸中各意，后须照例支犒。”守方检例。厨娘曰：“岂非待检例耶？”探囊取数幅纸以呈上，曰：“是昨在某官处所得支赐判单也。”守视之，其例每展会支赐，或至三二百千。守破慳勉从，私叹曰：“吾辈力薄，此等厨娘不宜常用！”不两月，托故遣还。

小四海

孙承祐尝饌客，指其盘筵曰：“今日坐中，南之蝤蛸，北之红羊，东之鰕鱼，西之枣栗，无不毕备。可谓富有小四海矣！”

大饼

王蜀时，有赵雄武者，累典名郡，精于饮饌。又能造大饼，每三斗面擀一枚，大于数间屋。或豪家广席，辄请献一枚，剖用之犹有余。其方不传。众因号为“赵大饼”。

大卵、大馒头

正德时，守备、中贵人竟为奢靡。有取鸡卵或鹅、鸭卵破之，不知何术分黄白，而以牛胞刮净，裹其外，约斗许大，熟而献客，曰：“此驼鸟卵也。”又作馒头大于斗，蒸熟而当席破之，中有二百许小馒头，各有馅而皆熟。《朝野异闻》

吴饌

张江陵相公奔丧归。所坐步舆，则真定守钱普创以供奉者。前为重轩，后寝室，以便偃息，傍翼两庑，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，为挥箠炷香。凡用卒三十二舁之。始所过州邑邮，牙盘上食，水陆过百品，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。而真守无锡人，独能为吴饌。居正甘之，曰“吾行路至此，仅得一饱餐！”此语闻，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，皆得善价。

李后主姬

宋时，江南平，大将获李后主宠姬，见灯辄闭目，云“烟气”。易以蜡烛，亦

闭目云：“烟气愈甚！”曰：“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？”云：“宫中本阁，每至夜，则悬大珠，光照一室，如日中。”观此，则李氏之豪侈可知矣。

杨国忠妓

杨国忠凡有客设酒，令妓女各执其事，号“肉台盘”。冬月，令妓女围之，号“肉屏风”。又选妾肥大者于前遮风，谓之“肉障”、“肉阵”。

孙晟每食不设几案，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，亦号“肉台盘”。杭州别驾杜驯，亦有“肉屏风”事。

烛围

韦涉家宴，使群婢各执一烛，四面行立，呼为“烛围”。《长安后记》

唐宁王“灯婢”，申王“烛奴”，皆刻香木为之，韦为侈矣！

肉唾壶

苻朗尝与朝士宴。时贤并用唾壶。朗欲夸之，使小儿跪而张口，唾而含出。

朗善识味。或杀鸡以食之，朗曰：“此鸡栖恒半露。”问之，如其言。又食鹅炙，知白黑之处。或试而记之，无毫厘之差。亦异人也！

南宋谢景仁裕性整洁。每唾，辄唾左右人衣。事毕，即听一日浣濯。每欲唾，左右争来受之。严世蕃吐唾，皆美婢以口承之。方发声，婢口已巧就。谓曰“香唾盂”。

肉双陆

尚书王天华取媚世蕃，用锦罽织成点位，曰“双陆图”；别饰美人三十二，衣装缁素各半，曰“肉双陆”，以进。每对打，美人闻声，该在某点位，则自趋站之。世蕃但一试，便不复用。

严氏溺器

严分宜父子溺器，皆用金银铸妇人，而空其中，粉面彩衣，以阴受溺。

淫筹

严氏籍没时，郡司某奉台使檄往，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。不省其故，袖其一，出以咨众。有知者，掩口曰：“此秽巾。每与妇人合，辄弃其一。岁终数之，为淫筹焉。”

诸葛昂

隋末深州诸葛昂，性豪侠。渤海高瓚闻而造之，为设鸡肫而已。瓚小其用，明日大设，屈昂客数十人，烹猪羊等，长八尺盘，作酒碗行巡，自为金刚舞以送之。昂至后日，屈瓚客数百人，大设，车行酒，马行炙，挫碓斩脍，磴辄蒜韭，唱夜叉歌、狮子舞。瓚明日杀一奴子，十余岁，呈其头颅手足。座客皆攫喉而吐之。昂后日报设，先令爱妾行酒。妾无故笑，昂叱下，须臾蒸此妾，坐银盘，仍饰以脂粉，衣以绫罗，遂擘胁肉以啖。瓚诸客皆掩目。昂于奶房间撮肥

肉食之，尽饷而止。瓚羞之，夜遁去。昂后遭离乱，狂贼来求金宝，无可给，缚于椽上，炙杀之。

炼炭

乾符中，有李使君出牧罢归，深感一贵家旧恩，欲召诸子从容。托敬爱寺僧圣刚者致之。僧极言其奢侈，常饌必以炭炊，恐不惬意。李曰：“若象髓猩唇，或未能致，他非所患也。”于是择日邀致，备极丰洁。诸子遇肴羞，略不入口。主人揖之再三，唯沾果实而已。及设餐，俱置一匙于口，各攒眉相盼，有似啮蘖。李不能解，但以失饪为谢。明日托僧往质其故，言“燔炙煎和，俱未得法”。僧曰：“他物纵不可食，餐出炭炊，又何嫌？”乃曰：“凡炭必暖令熟，谓之炼炭，方可入爨。不然，犹带烟气。”僧拊掌曰：“此则非贫道所知矣！”及巢寇陷洛，昆弟与僧同窜山谷，饿至三日，贼锋稍远。出河桥，见小店有脱粟饭，僧倾囊中钱，买于土杯同食，甚觉甘美。僧笑曰：“此非炼炭所炊。”皆低头惭嘿。

王黼

王黼宅与一寺为邻。有一僧，每日在黼宅沟中，取流出雪白饭颗，漉出洗净晒干。不知几年，积成一囤。靖康城破，黼宅骨肉绝食。此僧即用所囤之米，复用水浸蒸熟，送入黼宅，老幼赖之无饥。

若无沟中饭，早作沟中瘠。此又是奢侈人得便宜处。

四尽

梁鱼弘，襄阳人，常言：“我为郡，有四尽：水中鱼鳖尽，山中麋鹿尽，田中米谷尽，村里人庶尽。”

贪秽部第十五

子犹曰：人生于财，死于财，荣辱于财。无钱对菊，彭泽令亦当败兴。倘孔氏绝粮而死，还称大圣人否？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！究竟人寿几何，一生吃着，亦自有限，到散场时，毫厘将不去，只落得子孙争嚷多、眼泪少。死而无知，直是枉却；如其有知，懊悔又不知如何也！吾苏陆念先，应徐少宰记室聘。比就馆，绝不作一字。徐无如何，乃为道地游塞上，抵大帅某，以三十镒为寿。既去戟门，陆对金大恸，曰：“以汝故获祸者多矣！吾何用汝为？”即投之涧水中。人笑其痴，孰知正为痴人说法乎？集《贪秽》第十五。

如意

《风俗通》云：齐人有女，二家同往求之。东家子丑而富，西家子好而贫。父母不能决，使其女偏袒示意。女便两袒。母问其故。答曰：“欲东家食、西家宿。”

昔有四人言志。一云：“吾愿腰缠万贯。”一云：“愿为扬州刺史。”一云：“愿跨鹤仙游。”末一人云：“吾志亦与诸君不殊，但愿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耳。”故坡仙题竹云：“若对此君仍大嚼，世间那有扬州鹤？”余观今人口谈贤圣，眈眈窥权要之津；手握牙筹，沾沾博慷慨之誉；惰农望岁，败子怨天，大率此类也，何独笑齐女哉？

衡公岳知庆阳，僚友诸妇会饮，金绮烂然，公内子荆布而已。既罢，颇不乐。公曰：“汝坐何处？”曰：“首席。”公曰：“既坐首席，又要服华美，富贵可兼得耶？”斯乃知足者。

《归田录》云：国初，通判常与知州争权，每云“我是郡监”。有钱昆者，浙人，嗜蟹，常求补外，曰：“但得有蟹无通判处则可。”东坡诗云：“欲问君王乞符竹，但忧无蟹有监州。”

同舍生刘垂，有口才，曾号“虚空锦”。说他日得志事，曰：“有钱当作五窟堂：吴香窟，尽种梅花；秦香窟，周悬射脐；越香窟，植岩桂；蜀香窟，栽椒；楚香窟，畦兰。四时草木，各占一时。予日入麝窟，便足了一生。死且为香鬼，况于生乎？”其后仕而贪，财不副心而卒。

舍利

张虔钊镇沧州日，因旱，民饥，发廩赈之。方上闻，帝甚嘉奖。他日秋成，倍斗征敛，朝野鄙之。在蜀，问一禅僧云：“如何是舍利？”对曰：“剩置蹴居，即得‘舍利’。”张但惭笑。

抱鸡、养竹

《广记》：唐新昌县令夏侯彪之，初下车，问里正曰：“鸡卵一钱几颗？”曰：“三颗。”彪之乃遣取十千钱，令买三万颗，谓里正曰：“未便要，且寄鸡母抱之。”遂成三万头鸡，经数月长成，令县吏：“与我卖。”一鸡三十钱，半年之间，成三十万。又问：“竹笋一钱几茎？”曰：“五茎。”又取十千钱付之，买得五万茎。谓里正曰：“吾未须笋，且林中养之。”至秋竹成，一茎十文，积成五十万。其贪鄙不道皆此类。

《谗浪》载：太守罗姓者，官江右，以旧丝及锅铁照斤数发出，易人网巾、钢针。智与此类。

卖粪天子

唐少府监裴舒，奏请卖马粪，计岁得钱二十万缗。刘仁轨曰：“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，非佳名也。”乃止。

婢担粪

王夷甫妻郭氏贪，令婢路上担粪。王平子年十四五，谏之。郭怒曰：“夫人以小郎嘱新妇，不以新妇嘱小郎！”捉澄衣裙，将与杖。平子力争得脱。

鬻水

前燕太傅慕容评，屯兵潞川，以拒王猛。鄣固山泉，鬻水与军人，绢一匹，得水二石，积钱帛如山。士卒怨愤而败。

兵家列营，先择水草便地，岂奇货可居耶？若水从耿恭井中出，价当更倍。

假子猷

解宾王作利漕，将代还，凡有行衙所在，竹皆伐卖之。时人呼为“假子猷”。

“解”“假”同音。

钱当酒

苏五奴妻善歌舞，亦有姿色。有邀请其妻者，五奴辄随之。人欲醉五奴以狎其妻，多劝之酒。五奴曰：“但多与我钱，虽吃【食追】亦醉，不须酒也。”

偷鞋刺史

郑仁凯性贪秽。尝为密州刺史，家奴告以鞋敝，即呼吏新鞋者，令之上树摘采，俾奴窃其鞋而去。吏诉之。仁凯曰：“刺史不是守鞋人。”

匿金叵罗

魏神武帝宴僚属，于坐失金叵罗。窦太后令饮者皆脱帽，果在祖孝徵髻中。见者以为深耻，孝徵怡然自若。又孝徵饮司马世云家，藏铜叠三面，为厨人搜出。

吴下莫生学室，亦有窃疾。为张伯起家狎客。一日，忽言病气，痛不可忍，少卧便起，曲腰蹒跚而出。张疑之，使童子检视，已失古铜炉矣。张不言，明日诣别业召莫。莫至，言疾愈。张取其所簪银挖耳玩之，佯称好，命童付银工看样，而密授以意。童径往莫家，语其妻曰：“汝家官人云：‘有一古铜炉欲货。’命吾来取，以挖耳为信。”妻不疑，取炉相授。张得炉，命别置他室案上，而徐引步入。莫见炉，张目曰：“汝足亦能行耶？”恬不为怪。

银佛

张林奏毁佛寺。有苏监察者，检天下废寺，凡银佛一尺以下，多袖归。人号“苏扛佛”。温庭筠笑曰：“好对‘蜜陀僧’。”

献罗汉

曹翰下江南日，尽取其金帛宝货，连百余舟，私盗以归。无以为名，乃取庐山东林寺罗汉，每舟载十余尊。献之，诏赐相国寺。时谓之“押扛罗汉”。

子孙为乞丐时，百余舟安在？

盗伪犇

王镇恶性贪。既破姚泓，盗取府库无算。刘裕念其功，不问。又盗泓伪犇。裕惊，使人视之。镇剔取其金银，弃犇于垣侧。裕大笑。

科钱造像

唐瀛洲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污。有一里正死，范集里正二百人，为之造像，各科钱一贯。既纳钱二百千。范曰：“里正地下受罪，先须救急。我先选得一像，且以贷之。”于袖中出像，仅五寸许。

此令乃化缘和尚现宰官身者。

取油客子金

蜀简州刺史安重霸，黠货无厌。州民有油客子者，姓邓，能棋，其力粗贍。安召与对敌。只令立侍。每落子，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：“俟我算路，乃进！”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。邓生久立，饥倦不堪。次日又召。或讽邓子曰：“此侯贿，本不为棋，何不献效而自求退？”邓生然之，以中金数铤获免。

张鹭鸶

开宝中，神泉县令张某，外廉而内实贪。一日自榜县门云：“某月某日是知县生日。告示门内典级诸色人，不得辄有献送。”有一曹吏与众议曰：“宰君明言生日，意令我辈知也。言不得献送，是谦也。”众曰：“然。”至日各持缣献之，命曰“寿衣”。宰一无所拒，感领而已。复告之曰：“后月某日，是县君生日，更莫将来。”无不嗤者。众进士以鹭鸶诗讽之云：“飞来疑似鹤，下处却寻鱼。”

赎命

北齐和士开，见人将就戮，多所营救。得免，即责其珍宝，谓之“赎命物”。人尽有宁舍命不舍钱者，和未免干折人情。

张、赵征钱名

《唐宋遗史》：张崇帅庐州，不法，民苦之。既入觐，人谓渠伊必不来。后还，征“渠伊钱”。人不敢言，但捋须而已。崇又征“捋须钱”。《五代史补》：赵在礼自采石移永兴，人曰：“眼中拔却钉矣！”后在礼还任，每日征“拔钉钱”。

人须笔

岭南兔不常有。郡收得其皮，使工人削笔。醉失之，大惧，因剪己须为笔，甚善。更使为之，工者辞焉。诘其由，因实对。遂下令，使一户输人须，不能致，辄责其值。

负绢布

后魏胡太后幸藏库，见布绢充盈，恣从官所取。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，遂至颠仆。崇伤腰，融损足。太后使侍者夺其绢，令其空出。时人笑焉。

燕宋该性贪。太祖欲厌其贪，赐布百匹，令自负归。重不能胜，乃至僵项。

凡人“财帛宫”亦有天限。人但知多负者力过则蹶，而不知多藏者禄过则绝也

。

利賜予

南汉、闽、蜀皆称帝。高从海利其赐予，所向称臣。诸国贱之，谓之“高无赖”。

所向称臣，如乞儿叫“老爹奶奶”，便不值钱了。

利凋给

宋张瓌使契丹，老病强行。故事：死于使者，本朝及北朝凋给甚厚。瓌利之，在道日，食生冷，求病死，卒不死。

此等性命，方是值钱。失此好机会，未免入“枉死城”中。

一门贪鄙

唐崔湜为吏部侍郎，贪纵。兄凭弟力，父挟子威，咸受嘱求，赃污狼籍。父挹为司业，受选人钱，湜不知也，长名放之。其人诉曰：“公亲将赂去，何不与官？”湜曰：“所亲为谁？吾捉取鞭杀！”曰：“鞭即遭忧！”湜大怒惭。

裴佶姑夫

唐裴佶尝话少时，姑夫为朝官，有雅望。佶至宅，会其退朝，深叹曰：“崔照何人？众口称美，必行贿也！如此安得不乱！”言未讫，门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。姑夫怒，呵门者，将鞭之。良久，束带强见。须臾，命茶甚急，又命酒馔，又命速为饭。佶姑曰：“何前倨而后恭？”及入门，有德色，揖佶曰：“憩学中！”佶未下阶，出怀中一纸，乃赠官緡千匹。

元诞不贪

元诞为齐州刺史，在州贪暴。有沙门为诞采药还。诞曰：“师从外来，有何得？”对曰：“唯闻王贪，愿王早代。”诞曰：“齐州七万家，吾每家未得三升钱，何得言贪？”

尉景

北齐尉景性贪。庠狄干与景在神武坐，请作御史中尉。神武曰：“何意下求卑官？”干曰：“欲捉尉景。”神武大笑，令优者石董桶戏之。董桶剥景衣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？”

壮观、牧爱

正德中，陈民望为黄州守，更新谯楼，榜以“壮观”二字。同知王卿，陕人也，颇有清誉，指题谓邓震卿曰：“何名‘壮观’？自我西音，乃‘赃官’也。”相与一笑。又绍兴府有扁云“牧爱”。戚编修谓时守曰：“此扁可撤去。自下望之，乃‘收受’字耳。”

“牧爱”“壮观”是的对。

菜瓮

聂豹，字文蔚，永丰人，好讲阳明之学，而天性贪狡。为苏州时，纳贿无算。尝封金于瓮，为李通判所见，佯云：“以莱寄父。”李曰：“拙妻正思菜。”遂取十二瓶去。豹不敢问。

还亏曾讲学，故不敢与李通判争竞。

麻鞋一屋

《颜氏家训》：邺下一领军贪甚，及籍没，麻鞋亦满一屋。

钱癆

严相嵩父子，聚贿满百万，辄置酒一高会。凡五高会矣，而渔猎犹不止，京师名之曰“钱癆”。

不动尊

刘宣武铸铁为算子。子薄游妓家，妓求钗奩。刘子辞之。姥曰：“君家库中青铜号为‘不动尊’，可惜朽烂！”刘子云：“吾父唤算子作‘长生铁’，况钱乎？彼日烧香祷祝天地，要钱生儿，绢生孙，金银千百亿化身，岂止‘不动尊’而已！”

欺心报

《耳谈》：李士衡奉使高丽，武人余英副焉。所得礼币及诸赠遗，士衡皆不关意。余英虑船漏，以士衡之物籍船底，已物置其上。无何，遇大风，船几覆。舟人请减所载，仓忙不暇拣择，信手拈出，弃之中流，舟始定，盖皆余英物也。

死友

《耳谈》：孝感县民刘尚贤、张明时二人，约为死友，实以利合也。偶夜行，见火爍爍，识其地，掘之，见银笏矗起。二人大喜，谓宜具牲礼祭祷，然后凿取。刘已置毒盎中，令张服之。张亦腰斧而来，乘醉击刘死，而不知己已中毒也。两人者皆死，其家人往视银笏，濯濯无迹。万历乙未年事。

太仓库偷儿

太仓库于万历戊戌中，有偷儿从水窰中入，窰隘，攢以首，无完肤矣。亦得一大宝，置顶际，如前出。至窰之半，不意复有偷儿入，俱不能退，两顶相抵槁死，而宝在其中。久之，拥水不流，治渎始见。见邸报。

神仙酒

《猗园》：浙东桐庐县旧有酒井，相传有道人诣一酒肆中取饮，饮毕辄去，酿家亦不索值。久之，道人谓主媪曰：“数费媪酒，无以报。有少药投井中，可不酿而得美酒。”乃从渔鼓中泻出药二丸，色黄而坚，如龙眼大，投井中而去。明日井泉腾沸，挹之皆甘醴，香味逾于造者。俗呼为“神仙酒”。其家用此致富。凡三十年，而道人复来，阖门敬礼。道人从容问曰：“君家自有此井以

来，所入子钱几何？”主媪曰：“酒则美矣，奈乏糟粕饲猪，亦一欠事！”道人叹息，以手探井中，药即跃出，置渔鼓中，井复如旧。

古物

江夏王义恭，性爱古物，常遍就朝士求之。侍中何勗已有所送，而征索不已。何意不平，尝出行道中，见狗枷、败犊鼻，命仆取归，饰以箱，送之。笺曰：“承复需古物，今奉李斯狗枷，相如犊鼻。”

铜臭

崔烈入钱五百万，为司徒。及辞帝，帝曰：“悔不少靳，可至千万。”子均，字孔平，亦有时名。烈问均曰：“我作公，天下谓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大人少有高名，不谓不当为公，但海内嫌其铜臭！”

贪位附

夏侯嘉正性贪，常言：“若能见水银成银一钱，知制造一日，死亦无恨！”则天时，夏官侍郎侯知一，以年老敕令致仕。知一乃诣朝堂，跳跃驰走，以示轻捷。时谓“不伏致仕”。

《朝野僉载》：滕王为隆州刺史，多不法。参军裴聿谏止之。王怒，令左右搯搦。他日聿入计，具诉于帝。帝问聿：“曾被几搦？”聿曰：“前后八搦。”即令迁八阶。聿归叹曰：“何其命薄！若言九搦，当入五品矣！”闻者哂之，号“八搦将军”。

鸷忍部第十六

子犹曰：人有恒言，曰“贪酷”。贪犹有为为之也，酷何利焉？其性乎！其性乎！非独忍人，亦自忍也！尝闻嘉靖间，一勋戚子好杀猪，日市数百猪，使屠者临池宰割，因而观之，以为笑乐。又吾里中一童子，见狗屠缚狗，方举棍，急探袖中钱赠之，曰：“以此为酒资，须让此一棍与我打。”自非性与人殊，奚其然？集《鸷忍》第十六。

以人命戏

《汉书》：江都王建专为淫虐。游章台宫，令四女子乘小船，建以足蹈覆其船，四人皆溺，二人死。后游雷波，天大风，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，一船覆，两郎溺，攀船，乍见乍没。建临观大笑，令勿救。宫人姬八子姬妾官名。有过，辄令裸立击鼓，或置树上，久者三十日，乃得衣。或纵狼令啖杀之，建观而大笑。又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，强令宫人裸而四据，与羝羊及狗交。

北齐文宣淫暴，杨愔虽宰辅，每使进厕筹。又尝置愔棺中，载以輶车，几下钉者数四。每视朝，群臣多无故行诛。乃简取罪人随驾，号为“供御囚”。手自刃杀，持以为戏。

时有都督战伤，其什长路暉礼不能救、帝命剖其五脏，使九人分食之，肉及秽

恶皆尽。

齐主问南阳王绰：“在州何事最乐？”对曰：“多聚蝎于皿器，置狙其中，观之极乐。”帝即命索蝎一斗，置浴斛。使人裸卧斛中，呼号宛转，帝与绰喜噓不已。因让绰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驰驿奏闻？”

唐成王千里使岭南，取大蛇长八九尺，以绳缚口，横于门限之下。州县参谒，呼令入门。忽踏蛇，惊惶僵仆，被蛇绕数匝。良久解之，以为戏笑。又取龟及鳖，令人脱衣，纵龟等啮其体，终不肯放，死而后已。其人痛号欲绝。王与姬妾共看，以为玩乐。然后以竹刺鱼鳖口，或用艾灸背，乃得放。人被惊者，皆失魂，至死不平复矣。

水狱

汉主龔聚毒蛇水中，以罪人投，谓之“水狱”。

剖视肠腹

闽主曦谓学士周维岳曰：“岳身甚小，何饮酒之多？”左右曰：“酒有别肠，不必长大。”曦欣然命摔维岳下殿，欲剖视其酒肠。或曰：“杀岳，无能侍陛下剧饮者。”乃舍之。

宋后废帝好杀。游击将军孙超有蒜气，剖腹视之。

佳射的

齐高帝为宋中领军。苍梧直入府，时暑热，帝袒裼。苍梧画帝腹为射的，自射之。王天恩曰：“领军腹大，是佳射的。一箭便死，后无复射，不如以彀箭射之。”

针

《典论》：刘表设大针于杖端。客有被酒，劓之，以验醉醒。《晋史》：武帝太子恶舍人杜锡亮直，置针于锡坐毡中，刺之流血。俗云“如坐针毡”本此。

吞鱗

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。尝微服游市里，问卖鱗者曰：“刺史何如？”答言“躁虐”。纶怒，令吞鱗以死。

试荆

隋燕荣为幽州总管。道次，见丛荆堪为笞箠，取以试人。人自陈无罪。荣曰：“后有罪当免。”及后犯细过，将挝之。人曰：“前许见宥。”荣曰：“无过尚尔，况有过乎？撻捶如初。”

食鳖杖左右

隋崔弘度为太仆卿，尝戒左右曰：“无得诳我！”后因食鳖，问侍者曰：“美乎？”曰：“美。”弘度曰：“汝不食，安知其美？”皆杖焉。长安语曰：“宁食三斗醋，不见崔弘度。”

吊民伐罪

周瀛洲刺史独孤庄酷虐。有贼问不承，庄引前曰：“若健儿也！能吐，且释汝。”贼并吐之。有顷，庄曰：“将我作具来！”乃一铁钩，长尺余，甚利，以绳挂于树间，谓贼曰：“汝不闻‘健儿钩下死’？”令以胷钩之，遣壮士掣其绳，则钩出于脑矣。谓司法曰：“此法何如？”答曰：“‘吊民伐罪’，深得其宜！”庄大笑。

周兴

周兴性酷，每法外立刑，人号“牛头阿婆”。百姓怨谤。兴乃榜门判曰：“被告之人，问皆称枉；斩决之后，咸息无言。”

周兴有罪，诏来俊臣鞠之。俊臣方与兴对食，谓兴曰：“囚多不承，奈何？”兴曰：“此易耳。内囚大瓮中，炽炭周之，何事不承！”俊臣命取瓮炽炭，徐起揖兴曰：“有内状推兄，请入瓮！”《南部新书》云：江融为左史，后罗织受诛，其尸起而复坐者三，虽断其头，似怒不息。无何，周兴败。

陈锡玄曰：薛文杰为闽王遴造槛车，谓古制疏阔，乃更其制：令上下通，中以铁芒内向，动辄触之。文杰首被其毒。文杰尝诬杀吴英，后因英军士愤怒，即以槛车送之。卢多逊之贬朱崖也，李符白赵普，请改窜春州，普不答。及符被贬，竟得春州，不浹旬死。语曰：“张机者中于机，设槛者中于槛。”作法之弊，岂独一商君知悔耶？

肉雷

来绍天禀鸷忍。尝宰郟阳，创铁绳千条，或有问不承，则急缚之，仍以其半搥手，往往委顿。每虐威一奋，百囚俱断，轰响震惊，时号为“肉雷”。

来绍乃唐酷吏来俊臣之裔孙，谁谓善恶无种？

肉鼓吹

李匡达性忍，一日不断刑，则惨然不乐。尝闻捶楚之声，曰：“此一部肉鼓吹也！”

发墓沥血

梁豫章王惊，母吴淑媛先侍齐东昏，及幸于武帝，七月而生惊。惊年十四五，频梦一少年肥壮，自挈其首对惊。淑媛询梦中形色，颇似东昏，为言其故。惊乃私发东昏墓，出其骨，沥血试之，骨渗，有征矣。在西州生次男，月余，潜杀之。既瘞，夜遣人发取其骨，又试之。

杀婢妾

石太尉崇，每邀宴集，令美人进酒。客饮不尽，使黄门斩美人。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。丞相素不能饮，辄自勉强，至于沉醉，至大将军，故不饮，以观其气色。已斩三人，丞相劝敦使尽。敦曰：“彼自杀人，于我何与！”

恶人遇恶人，只是婢妾晦气。觉吕太后筵席殊散淡。

《诗话》：杜大中自行伍为将，与物无情，西人呼为“杜大虫”。虽妻有过，以公杖杖之。有爱妾，才色俱绝，大中笺表皆出其手。尝作一《临江仙》词，有“彩凤随鸦”之句。一日大中见之，怒曰：“鸦且打凤！”掌其面，折项而毙。

彩凤随鸦，鸦荣多矣，不识何以反怒？

一瓜杀三妾

曹操宴诸官于水阁。时盛夏，酒半酣，唤侍妾用玉盘进瓜。妾捧盘低头以进。操问：“瓜熟否？”对曰：“极熟。”操怒斩之。坐客莫敢问故。操更呼别妾进瓜。群妾皆惊，内一妾聪敏，遂整容而前。操问如初，对曰：“不生。”操怒，复斩之，再呼进瓜，无敢前者。一妾名兰香，操所深昵，众妾皆逊之。香乃擎盘齐眉而进。操问曰：“瓜味如何？”曰：“甚甜。”操大呼：“速斩之！”坐客皆拜伏请罪。操曰：“公安坐，听诉其罪。前二妾吾斩之者，久在承应，岂不知进瓜必须齐眉而捧盘耶？及答吾问，皆开口字。斩其愚也！兰香来未久，极聪慧，高捧其盘，是矣，复对以合口字，足知吾心。吾用兵之人，斩之以绝其患！”见《花木考》。

凶僧

僧慧林谈经吴门。村中有孀妇，素佞佛，制禅履馈之。僧疑妇悦己，夜持刀逾垣而入，直逼妇榻。妇不从，斩妇头，及其一婢，复逾垣而去。适妇死之前一日，有族伯索逋税，与妇鬩。邻疑伯之杀妇也，讼于太仓丞陆楷。陆讯之急，遂诬服。索其首不得，苛掠不已。伯之女方十四，痛父甚，乃自经，嘱父断己首代之。时妇已死月余，女首淋漓若生。陆讯其故。伯不得已，以实对。陆心悸，遂发病，梦有神告曰：“古刹慧林。”以其名访之，果谈经僧也，已逃矣。遣捕密侦，获于镇江，白云：“已杀女子五十辈矣。”搜其囊，得妇首，漆而与俱，每兴至，则熟视。其淫暴如此。

苻生

前秦苻生字长生，键之第三子。无一目。七岁时，祖洪戏之，谓侍者曰：“吾闻瞎儿一泪，信乎？”侍者曰：“然。”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“此亦一泪也。”洪大惊，鞭之。生曰：“性耐刀槊，不堪鞭捶！”后即位，凶暴。时虎狼为虐，不食六畜，专务食人。群臣请禳之。生曰：“野兽饥则食人，饱自当止，何禳之有？”

食人

朱粲有众二十八万，剽掠汉淮间。军中乏食，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啖之，曰：“肉之美者，无过于人。但使他国有人，何忧于馁？”置揭磨寨，以人为粮

。及降唐，段确乘醉侮粲曰：“闻卿好啖人，人作何味？”粲曰：“啖醉人正如糟彘肉耳！”遂杀确，烹食之。

唐张茂昭为节镇，频吃人肉。及除统军到京，班中问曰：“闻尚书在镇，好食人肉，虚实？”茂昭笑曰：“人肉腥而且【月忍】，争堪吃！”

靖康丙午岁，金狄乱华。六七年间，山东、京西、淮南等路，荆榛千里，米斗至数千钱，且不可得。盗贼官兵以至民居，更互相食。人肉之价，贱于犬豕，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。全躯暴以为腊。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，汎海到钱塘，有持至行在充食。老瘦男子谓之“饶把火”，妇人少艾者名之为“美羊”，小儿呼为“和骨烂”，又通目为“两脚羊”。

兵荒之惨，即此三条已不忍道。彼无识狂生，少不得志，辄拍几思乱，何哉！
食人胆

五代赵思绾反。尝言“食人胆至千，刚勇无敌”，每杀人，辄取胆以酒吞之。后为郭从义所擒。

生食人耳

宋王彦升俘获胡人，置酒宴饮，以手裂其耳，咀嚼久之，徐引卮酒。俘者流血被面，痛楚叫号，彦升谈笑自如。

勇士相啖

《吕氏春秋》：齐勇者，一居东郭，一居西郭。途遇而饮，索肉不得，乃笑曰：“子，肉也，我，肉也。何别求肉为？”因抽刀割肉，相赠啖之，肉尽而死。

汲桑

汲桑盛暑中睡，重裘累茵，使十余人扇。不得凉，斩扇者。军中谣曰：“奴为将军何可羞，六月重茵被狐裘，不识寒暑断人头。”

高昂

高昂与郑严祖握槊。刘贵召严祖，昂不时遣，枷其使。使曰：“枷时易，脱时难！”昂即以刀就枷刎之，曰：“何难之有？”贵不敢校。

李凝道以下卞急

唐龙游令李凝道褊性。姊男才七岁，故恼之，即往逐。不遂，以饼诱得之，咬其胸背流血。

皇甫湜

皇甫湜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，一字小误，诟詈且跃，手杖不及，则啮腕血流。尝为蜂螫手指，乃大躁。散钱与里中儿及奴辈，箕敛蜂窠，山聚于庭，命槌碎绞汁，以酬其痛。

穆宁

唐穆宁为刺史。其子己为尚书、给事，皆分值供饌，少不如意，必遭笞杖。一日，给事当值，出新意，以熊白、鹿脯合而滋之，其美异常。宁食之致饱。诸子咸羨，以为行有重赏。及食饱，仍杖之，曰：“如此佳味，何进之晚？”

石虎

石虎命太子邃总百揆。邃以事为可呈，呈之。虎恚曰：“此小事，何足呈？”时有所不闻，虎复恚曰：“何以不呈？”诮责笞箠，月至再三，邃甚恨，遂谋逆。

王述

王蓝田述，性急。尝食鸡子，以筋刺之不得，便大怒，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，仍下地以履齿碾之。又不得，嗔甚，复于地取纳口中，啮破，即吐之。

王思

魏王思为司农，性急。尝书，蝇集笔端，驱去复来再三。思自起拔剑逐蝇，不得，取笔掷地踏坏之。

陈都宪事

都御史陈智，性刚而躁，捽左右人无虚日。洗面时用七人，二人揽衣，二人揭衣领，一人捧盘，一人捧漱水碗，一人执牙梳。稍不如意，便打一掌。至洗毕，鲜有不被其掌者。方静坐，若左右行过，履有声者，即捽之。有相知劝以宽缓。乃置一木简，刻“戒暴怒”三字于上以示儆。及有忤之者，辄举木简，捽之无数。

陈都宪尝坐堂，偶有蝇拂其面，即怒叱从者擒拿。从者纷然，东奔西突，为逐捕状。少顷，俟其怒解，察问：“拿何人？”乃叱之曰：“是蝇！”又尝岸帽，取银簪剔指甲，失坠于地。怒而起坐，自拾簪触地砖数次，方已。

丰南隅事

鄞县丰南隅坊，以建言有直声，居乡性最暴。朋友稍拂意，即命干人酖杀之。其人应命，必阴以告友。友即伪为中毒仆地。坊见之，必大笑，尽诉其胸中之怒。良久，命舁出。次日，此友复来。骇问所以不死状，佯应曰：“家中急救得解。”坊即与欢好如初，亦不追诘。虽至厚之交，一岁必三、四酖焉。

丰礼部尝要沈明臣结忘年交。岁余，人或恶之曰：“是尝笑公文者。”即大怒，设醮诅之上帝，凡三等，云：“在世者宜速捕之；死者下无间地狱，勿令得人身。”一等皆公卿大夫与有睚眦者，二等文士布衣，沈为首；三等则鼠、蝇、蚤、虱、蚁也。

斩石人骂伍胥

刘子光出征，道喝无水。山南见一石人，问：“何处有水？”石人不答，拔剑

斩之，须臾水出。

吴郡王闳渡钱塘江，遭风，船欲覆。闳拔剑砍水，痛骂伍胥。风稍缓，获济。

王君廓以下忿嫉

王君廓往击窦建德。将出战，李靖遏之。君廓发愤大呼，目及鼻、耳一时流血。

。又是一位蔺相如。

郭崇韬

郭崇韬素疾宦者，谓魏王继岌曰：“大王他日得天下，驂马亦不可乘之。

投溷

李贺有表兄，与贺有笔砚之旧。恨贺傲忽，贺死，复给取其稿，尽投溷中。

碎碑

乾符中，颜慆典鄱阳郡鞠场，公宇初构，请姚岩杰纪其事。文成，粲然千余言。慆欲删去二字，岩杰不从。慆怒，时已刊石，命碎其碑。

范廷召

宋范廷召恶飞鸟，见必射之。所居处，鸟必绝种。又最恶驴鸣，闻之辄为击杀。

独步来

梁安成王萧欣，博雅擅文章。吏部尚书柳信言差堪拟敌。一日闻欣卒，宾从往候信言。信言乃屈一脚跳出，连称曰：“独步来！独步来！”众宾舞蹈为贺。

忿撤乐

乾通中，众客赴郡宴。妓乐甚盛。一少年勇于见色。甫就席，一客以有服辞，固请撤乐。少年忿然责之曰：“败一席之欢者，尔也！真所谓‘不自损灭，祸延过客’者耶？”宾主哄堂。

截肠塞创以下神勇

北齐彭乐，与周文决战。被刺肠出，纳之不尽，截去复战。

隋张定和，虏刺之中颈。定和以草塞创而战，神气自若，虏遂败。

杜伏威

唐杜伏威与陈稜战。射中伏威额，怒曰：“不杀汝，箭不拔！”驰入破阵，获所射将，使拔箭已，斩之。

任城王以下绝力

魏任城王章，善左右射，好击剑，百步中于悬发。乐闻国献虎彪，文如锦斑，以铁为槛。骁勇之徒，莫敢轻视，章曳虎尾以绕臂，虎弭无声。时南越献白象。章在帝前，手顿其鼻，象伏不动。

桓石虔

桓石虔有材干，矫捷绝伦。随父豁在荆州，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。诸督将素知其力，戏令拔箭。石虔因急往拔一箭，猛虎踞跃，石虔亦跳，高于猛兽，复拔一箭而归。时人有患疾者，谓曰：“桓石虔来！”以怖之，病者多愈。

羊侃
《南史》：羊侃膂力绝人，所用弓至二十石，马上用六石弓。尝于兖州尧庙，蹋壁直上，至五寻。西桥有数石人，长八尺，大十围，侃执以相击，悉皆破碎。少时仕魏为郎，以力闻。魏帝尝谓曰：“郎官谓卿虎，乃羊质虎皮乎？试作虎状。”侃因伏，以手抉殿槛，没指。

彭博通等
唐河间人彭博通，曾于讲堂阶上，临阶而立，取鞋一緉以臂夹，令有力者后拔之。鞋底中断。彭脚终不移。牛驾车正走，彭倒曳车尾，却行数十步。曾游瓜步江，有急风张帆。彭捉尾缆，挽之不进。

元时攸县张子云者，身長八九尺。为人担米，肩各一石，首戴五斗，而行无窘步。尝卧石桥上，其首去地数寸。

欧千斤，洪武初京师列校也，幼以膂力得名。城中少年数辈欲侮之。欧乃脱衣，以手挽起廊柱，聚衣裙压于柱下。众皆眙【目𠄎】走避。适西域入贡回回善扑跌者，自号“铁力汉”。朝廷募欧与较，胜之。即日改授太仓卫百户。后虽老，尝乘马过独板桥，马踟蹰不能行。欧以右臂挟其马，高步而过，人皆伟之。

容悦部第十七

子犹曰：南荒有兽，名曰獐【豸屈】，见人衣冠鲜采，辄跪拜而随之，虽驱击，不痛不去，身有奇臭，唯膝骨脆美，谓之“媚骨”，土人以为珍馐。余谓凡善谄者皆有媚骨者也。汲黯不拜大将军，大将军贤之；王祥不拜司马晋王，晋王重之；朱序不拜苻坚，苻坚宥之；薛廷珪不拜朱温，朱温礼之；张令濬私拜田令孜，卒为所轻；陶穀拜赵检点，竟遭摈弃。谄人者亦何益哉？集《容悦》第十七。

天后好谄

襄州胡延庆，以丹漆书龟腹曰：“天子万年。”进之。凤阁侍郎李昭德，以刀刮之并尽，奏请付法。则天曰：“此非恶心也。”舍而不问。

朱前疑上书则天云：“臣梦见陛下御宇八百岁。”后大喜，即授拾遗。又刑寺系囚将决，乃共商于狱墙内外作大人迹，长五尺，至夜分，众大叫。内使推间，对云：“有圣人现，身長三丈，面黄金色，云：‘汝等皆坐冤，然勿忧，天子万年，即有恩赦。’”后令把火照视，有巨迹，遂大赦天下，改为大足元年。

捏鼻头即得官，掘地孔即免罪。以天后之英明，岂不知其伪？正谓“此非恶心”耳。

赤心石

武后时争献祥瑞。洛滨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，献于后，曰：“是石有赤心。”李昭德曰：“此石有赤心，其余岂皆谋反耶？”见唐史，或作李日知事，误。

朱温一日出大梁门外数十里，憩柳树下，久之，独语曰：“好大柳树！”宾客各避席对曰：“好大柳树！”有顷，又曰：“好大柳树，可作车头。”末坐五六人起对曰：“好作车头！”温厉声曰：“柳树岂可作车头？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，有甚难事？”悉擒言作车头者扑杀之。温虽草贼，此举胜天后远矣！

《代牺图》

天后疾，遍祭神庙。给事中阎朝隐尝诣少室，因亲撰祝文，以身代牺，沐浴伏于俎盘，令僧道迎至神所。观者如堵。后病愈，特加赏赉。张元一乃画《代牺图》以进。后大笑。

霍献可郭弘霸

霍献可以希旨为忠。一日头触玉阶，请诛狄仁杰、裴行本，遂至损额。故以绵帛裹于巾下，常令露出，冀后见之。

郭弘霸自陈讨徐敬业，誓“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饮其血，绝其髓”。武后大悦，授御史。时号“四其御史”。

熨衣

宋武帝虽衣浣衣，而左右必须鲜洁。尝有侍臣衣带卷折，帝怒曰：“卿衣带如绳，欲何所系？”吏部何敬容希旨，常以胶清刷鬓。衣裳不整，伏床熨之。暑月，背为之焦。

七岁尚书

梁武伐齐，袁昂不屈，后梁以为民部尚书。帝谓曰：“齐明帝用卿为黑头尚书，我用卿为白头尚书，良以多愧！”对曰：“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。四十以前，臣之自有，七年以后，陛下所养。七岁尚书，未为晚达。”

前后若两截人，此语是他供状。

谀语

桓玄篡位，床忽陷。殷仲文曰：“圣德深厚，地不能载。”

建兴四年，西都倾覆。元皇帝始为晋王，四海宅心。其年十月中，新蔡县吏任侨妻胡氏，产二女相向，腹心合，自胸以上、脐以下分，盖未有之妖也。时内史吕会上言：“案《瑞应图》云：异根同体，谓之‘连理’，草木之属，犹以为瑞。今二人同心，天垂灵象。故易云：‘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’斯盖四海

同心之瑞。不胜喜跃，谨画图上。”识者哂之。

北齐武成生齟牙，诸医以实对。帝怒。徐之才曰：“此是智牙，主聪明长寿。”帝大悦。

王世充有异志。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图讖，取《庄子》《人间世》、《德充符》二篇以进，曰：“上篇言‘世’，下篇言‘充’。言相国当德被人间，而应符命也。”世充大悦。

妖为德祐，病亦福征，六经反作妖言，诸子皆成符命。恣臣贡谏，亦何不至哉！

教谄

陈太仆万年，内行修美，然善事人。丞相丙吉病，中二千石上谒问疾，遣家丞出谢。谢已皆去，万年独留，昏夜乃归。吉荐之为御史大夫。子咸，字子康，年十八，有异材，抗直敢言。万年尝病，召咸教戒于床下。语至夜半，咸睡，头触屏风。万年大怒，欲杖之：“乃公教戒，汝乃不听耶！”咸叩头谢曰：“具晓所言，大要教咸谄也！”万年乃不复言。

张昌宗元载

天后宠幸张昌宗。其弟昌仪为洛阳令，请嘱无不从者。尝早朝，有选人姓薛，以金五千两并状赂之。昌仪受金，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。数日，锡失其状，以问昌仪。昌仪曰：“我亦不记，但姓薛者即与之。”锡惧，退索在铨姓薛者，六十余人，悉留注官。

元载弄权舞智，政以贿成。有丈人来从载求官，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。丈人不悦。行至幽州，私发书视之，无一言，唯置名而已。丈人不得已，试谒判官。闻有载书，大惊，立白节度使，遣大校以箱受书，馆之上舍，赠绢千匹。此等权势，不得不谄。有此等谄人，那得不要权势！

偷媚

宋张说为承旨，士争趋之。时富川王质、吴兴沈瀛，夙负声誉；及同官枢属，交以谄说为戒。众闻而壮之。一日，质潜往诣说。升堂，瀛已先在。相视愕然，竟迫清议而去。

齐卢思道久仕不达。或劝诣和士开。卢素自高，欲往，恐为人所见，乃未明而行。比至其门，遥见一时诸名胜，森然与槐柳齐列，因鞭马疾去。弘治中，权阉李广以左道进，后仰药死，搜得纳贿簿籍，中载“黄米”“白米”数太多。上讶之。左右曰：“黄白即金银也。”言官请按籍究问，凡与名者，昏暮赴戚畹求援，不期而会者凡十三人。月下见轿影幢幢，而一人独乘女轿。事虽得寝，而姓名传播，渐就罢黜。呜呼！权门如市，从来远矣！徐存翁在相位，语所知曰：“老夫今日譬如鸡母方宿，若行动，定有一群雏随去。君辈慎勿相近

！”斯语可思。

改姓

令狐相綯，奋自单族，每欲繁其宗党，与崔、卢抗衡。人有投者，不吝通族，由是远近争趋，至有姓胡冒“令”者。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：“自从元老登庸后，天下诸胡悉带令。”又有不得官者，欲进状，请改姓“令狐”。尤可笑。

杨升庵云：唐时重族系。李氏十三望，陇西第一，虽帝系亦自屈居第三。而李氏妄称陇西者，反冒为宗室，曰“天潢仙派”。夫宰相之势，不过十年，而人竟改姓附之，况天子乎？陇西李氏，高自标榜，有女，人不敢求婚，及年长，父母以囊装，昏夜潜送于少年无妻者。是求荣反以得辱也！

冒族

崇宁末，策进士，蔡嶷以阿附得首选。往谒蔡京，认为叔父。京命二子攸、偁出见。嶷亟云：“向者大误！公乃叔祖，二尊乃诸父行也！”

割股、放生

王荆公为相。每生日，朝士献诗为寿。光禄卿巩申不娴书，以大笼贮雀鸽，搯笏开笼，每一鸽一雀，叩齿祝之曰：“愿相公一百二十岁。”时有边塞之主妻病，而虞侯割股以献者，时嘲之曰：“虞侯为夫人割股，大卿与丞相放生。”杨茂谦曰：“定知申短于笔。不则锦轴金字，侈颂功德矣。”子犹曰：“当今锦轴金书，岂尽长于笔者耶？荆公作业太重，多多放生，或致冥祐，巩卿大通佛法。”

唐大理正成敬奇视姚崇疾，置生雀数头，一一手执而放之，曰：“愿令公速愈！”姚相恶之。巩申盖有所本。

程师孟、张安国

程师孟尝请于荆公曰：“公文章命世，某幸与公同时，愿得公为墓志，庶传不朽。”公问：“先正何官？”程曰：“非也。某恐不得常侍左右，预求以俟异日。”又王雱死，张安国披发籍草，突于柩前，曰：“公不幸未有子，今夫人有娠，某愿死，托生为公嗣。”京师嘲曰：“程师孟生求速死，张安国死愿托生。”

鸡鸣犬吠

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上，其中有所谓村庄者，竹篱茅舍，宛然田家气象。韩游其间，甚喜，曰：“撰得绝似，但欠鸡鸣犬吠耳！”既出游他所，忽闻庄中鸡犬声。令人视之，乃府尹赵师【罌/升】所为也。韩大笑，遂亲爱之。有太学生嘲以诗曰：“堪笑明庭鸳鹭，甘作村庄犬鸡。一日冰山失势，汤燖镬煮刀割。”后平原败，复有诗云：“侍郎自号东墙，曾学犬吠村庄。今日不须摇尾，且

寻土洞深藏。”

松寿

程松谄事韩侂胄，自钱塘令拜谏议。满岁未迁，殊怏怏，乃市一妾，名曰“松寿”。韩曰：“奈何与大谏同名？”答曰：“欲使贱名常达钧听。”

金作首饰

太监怀恩得赐金二铤，转奉钱溥，溥忻然受之，曰：“当与房下作首饰，常常顶戴太监。”

贡女

唐进士宇文翊，有女国色，不轻许人。时窦璠年逾耳顺，方谋继室，翊以其兄谏议正有气焰，遂以女妻璠。

红颜命薄，遭此谄父。

献妾

锦衣廖鹏，以骄横得罪。有旨封其宅舍，限五日逐去。其妾“四面观音”者，请见朱宁而解之。宁一见，喜甚，留之五日，则寂然无趣行者矣，治事如初。宁自是常过鹏宿，从容语鹏：“盍赠我？”鹏曰：“揖以侍父，则不获效一夕杯酒敬，奈何？不若为父外馆。”宁益爱昵之。

夺妻

刘太常介继娶美艳，冢宰张綵欲夺之，乃问介曰：“我有所求，肯从我，始言之。”介曰：“一身之外，皆可奉公。”曰：“我所求者，新嫂也。敢谢诺。”少顷，强舆归矣。

有刘瑾做坐媒，何愁不谐？奉人者须防此一着！

敬名

冯道门客讲《道德》首章，有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门客见“道”字是冯名，乃曰：“不敢说，可不敢说，非常不敢说。”

冯老子身事十主，门客效颦。

熊安生将通名见徐之才、和士开。二人适同坐。熊以之才讳“雄”，士开讳“安”，乃称“触触生”。群公哂之。

薛昂谨事蔡元长，至戒家人避其名。与宾客会坎，有犯“京”字者，必举罚。平日家人辈误犯，必加叱骂。或自犯，则自批其颊以示戒。宣和末，有朝士新买一婢，颇熟事。因会客，命出侑樽。一客语及“京”字，婢遽请罚酒。问其故。曰：“犯太师讳。”一座骇愕，询之，则薛太尉家婢也。

又同时蔡经国，以“经”、“京”音似，奏乞改名“纯臣”。尤可笑。

方巨山，名岳，为赵相南仲慕容。赵父名方，乃改姓万。已而又为丘山甫端明属，丘名岳，于是复改名为万山。

王彦，父名师古，尝自讳砚为“墨池”，鼓为“皮棚”，犯者必校。一曰，有李彦古往谒，刺云：“永州司户参军李墨池皮棚谨抵候参”。彦大喜，示其子弟曰：“奉人当如此矣！”

章惇拜相，安惇为从官，因嫌名，见时但称“享”。或作诗嘲曰：“富贵只图安享在，何须损却一生名！”

《觚不觚录》谦称

王元美云：余旧闻正德中一大臣，投刺刘瑾，云“门下小厮”。嘉靖中，一仪部郎谒翊国公，云“渺渺小学生”。今复有自称“将进仆”、“神交小子”、“未面门生”、“沐恩小的”，皆可呕啜。

徐侍御如珪谪出，复以迁廷评入。不欲忘旧衔，投台中刺曰“台末”，于他刺曰“台驳”。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，性谦下，投诸贵人刺曰“渺渺小学生”。好事者作詈云：“台末台驳，渺渺小学，同是一珪，徐如白若。”闻者绝倒。又杨太傅一清为中书舍人。及提学时，士以举业从游者众。迨位显，从者益众，然不过借师生义以求进取。邝编修灏始谒杨，即执弟子礼。杨讶其未曾著录。答曰：“灏少时诵法公文，遂至有成，是灏乃私淑门生也。”元美所云不虚耳。隋伐高丽。其王上表称“辽东粪土臣”。帝悦，遂罢兵。则谦称信有效矣。

万拜

朱浚，晦翁曾孙也。谄事贾似道，每进札子，必曰“朱某万拜”。时人谓之“朱万拜”。

后元兵入建宁，执浚欲降之。曰：“岂有朱晦翁孙而失节者！”遂自经。其谄事似道又何也？子犹曰：“世情性命，犹可舍得，富贵处却舍不得。”

跪

尹旻偕卿贰欲诣汪直，属王越为介，私问“跪否？”越曰：“安有六卿跪人者乎？”越先入。旻阴伺越跪白叩头，及旻等入，皆跪。越尤之，旻曰：“吾见人跪，特效之耳。”

谀足

宋彭生为李宪洗足，曰：“中尉足何香也！”宪以足蹴其项曰：“奴不亦谄乎！”

洗鸟

大学士万安，老而阴痿。徽人倪进贤以药剂汤洗之，得为庶吉士。授御史时，人目为“洗鸟御史”。

咽唾

日陆眷本出西辽，初为库僇官家奴。诸大人会集，皆持唾壶，惟库僇官独无

，乃唾入陆眷口。陆眷悉咽之，曰：“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，尽携入我腹中。”

作马蹬

唐张岌谄事薛师怀义，掌擎黄幟，随薛师后，于马傍伏地，为其马蹬。世庙时，严世蕃用事，戏呼王华曰“华马”。王即伏地候乘。而白郎中亦其狎客也，即伏地作马机。严因践而乘之。

尝秽

魏元忠病，御史郭弘霸往候，视便溺，即染指尝，贺曰：“甘者病不瘳。今味苦，当愈。”魏恶而暴之。又尝来俊臣粪秽。

和士开为尚书，威权日盛，偶患伤。医云：“应服黄龙汤。”士开有难色。有候之者请先尝，一举而尽。

谄马

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，谄事元帅侯君集。君集马病颡疮，元楷指沾其脓嗅之。

父谄子

蔡京未去位，朝廷差童贯偕子攸往取辞位表。京失措，并子呼为“公”。严嵩溺爱其子，诸曹以事白，初尚曰“与小儿语”，至后曰“与东楼语”。东楼，世蕃别号也。

蔡攸尝诣京，京正与客语。攸甫入，遽执手为诊视状，曰：“大人脉势舒缓，有恙乎？”京曰：“无之。”攸遽去。客以问京。京曰：“此儿欲以疾罢吾耳！”父子争权，古来有也。若东楼原非嵩子，复何怪？又晁错父亦呼错为“公”。陈锡玄曰：“此由太公呼汉高为帝来。”

怀相国诗

嘉靖末，金陵吴扩有诗名，曾有《元日怀严分宜相国》诗。一友见之，戏曰：“开岁第一日，怀朝中第一官，如此便做到腊月晦，亦未怀及我辈也！”吴虽笑而甚惭。

江陵相公事

张居正父初死。都御史陈瑞，癸丑所取士也，驰至江陵，乘幔舆以谒。入门，从者易白服毕，解纱帽，出麻冕于袖而戴上，已复加经，伏哭。尽哀毕，则请见太夫人；不出，跪于庭。良久，太夫人出，复伏哭，前谒致慰，乃侍坐。有小阍者，居正所私留以役也。太夫人睨而谓：“陈君幸一盼睐之。”瑞拱立揖阍曰：“陈瑞安能为公公重？如公公乃能重陈瑞耳。”

江陵奔丧至楚。楚方伯至披衰经，代孝子守苦次。江陵大悦。不逾年，方伯遂抚楚。

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，所经由浒步，皆设席屋，张彩幔。徐州兵备副使林绍，至身杂挽船卒中，为之道护。

张相国病，百僚俱为设醮祝厘。每行香，宰官大僚执炉喝日中，当拜章，则并跪竟夕弗起。至有赂道士，俾数更端以息膝力者。南都效之，尤以精诚相尚，其厚者亦再三举。一中丞夸于人曰：“三举而吾与者三，膝肿矣！”

居正初病，百僚设醮。已而病剧，大巨复有举者。次相申汝默笑曰：“此再醮矣！”

祭文谄语

王相国荆石宅忧。某县令作祭文，称相国为“元圣”，封公为“启圣夫子”，王却之。

云间李中条见夤缘尊贵者，笑曰：“一措大上书宰执，称述功德，何异火居道士称臣上表玉皇大帝乎？吁！上书且不可，况擅上尊号，渎反甚矣！”○余在娄江时，曾闻荆石公宴一巨室家。人进馒首，公方取一枚，值客语酬对，偶以手按而扁之。主人疑是公所好，明日特送馒首一大盒，约百余，皆扁者。

看墓

杜宣猷除宣城，中官力也。宣城为中官区藪。杜每寒食，散遣将吏，挈酒食祭诸宦先冢。时人谓之“敕使看墓”。

奔丧

《唐书》：高力士父丧，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、少府监冯绍正，直就其丧所披发痛哭，甚于己亲。《宋史》：梁师成妻死。苏叔党、范温皆衰经临哭。尤可笑。

前代宦者亦有妻。汉丞相御史条奏石显恶，免官，与妻子徙归故郡。唐高力士娶吕玄晤女。李辅国娶元擢女。干妻已自可笑，况复生儿！《汉书》：灵帝崩时，市贾小民有相聚为宣陵孝子者，诏皆除太子舍人。北齐和士开母丧，托附者咸往奔哭。邺中富商丁邹、严兴并为义孝。

敬无须

唐中宗时，宦官用事。窦从一一名怀贞为雍州，见讼者无须，必曲加承接，每有误者。

不敢须

少司徒王祐谄事太监王振。振一日问曰：“王侍郎何故无须？”曰：“老爷无须，儿子岂敢有须？”

疯汉及第

刘蕢，杨相嗣复门生也，对策，以直言忤时，中官尤恨。中尉仇士良谓杨曰：“奈何以国家科第，放此疯汉及第耶？”杨大悚惧，即答曰：“嗣复昔与蕢

及第时，犹未疯耳。”

冯希乐

冯希乐善佞，尝谒长林县令，赞云：“仁风所感，猛兽出境。昨入县界，见虎狼相尾西去。”少顷，村老来报：“昨夜大虫连食三人。”令诘之。冯曰：“是必便道掠食。”

答誉

三原王公恕，巡抚江南。云间钱学士溥，面誉盛德不已。公曰：“得无有干乎？”钱曰：“即此明哲，非人所能也！”以讼状出诸袖中。公曰：“此事难行。”钱曰：“彼怜我，数至数馈，似不可恕。”公许之。又出一状于袖中，曰：“谚云：‘一客不发两主’。”公笑曰：“足以答公誉矣！”

势利

徽州某上舍不读书，而好为势交，一日里人有读陶公《归去来辞》者，至“临清流而赋诗”。遽问曰：“是何处临清刘副使？幸携带往贺之。”里人曰：“此《归去来辞》语。”乃曰：“只疑见任上京，若归去者，吾不往矣。”贺美之与伊德载饮一富民家。民以德载贵人也，请奉之，而不识“伊”字，屡呼曰“尹大人”，酬醉重沓，略不顾贺。贺斟大觥呼之曰：“尔且与我饮一杯，不要‘旁若无人’！”

有吴生者，老而趋势。偶赴广席，见布衣者后至，略酬其揖，意色殊傲。已而见主人恭甚，私询之，乃张伯起也，更欲殷勤致礼。张笑曰：“适已领过半揖，但乞补还，勿复为劳。”

颜甲部第十八

子犹曰：天下极无耻之人，其初亦皆有耻者也。冒而不革，习与成昵。生为河间妇人，死虽欲为谢豹，亦不可得矣。余尝劝人观优，从此中讨一个干净面孔。夫古来笔乘，孰非戏本？只少一副响锣鼓耳！集《颜甲》第十八。

《金楼子》载子路事

孔子尝游于山，使子路取水，逢虎于水所。与共战，揽尾得之，纳怀中。取水还，问孔子曰：“上士杀虎如何？”子曰：“上士持虎头。”又曰：“中士杀虎如何？”子曰：“中士捉耳。”又问曰：“下士杀虎如何？”子曰：“捉虎尾。”子路出尾弃之。

贫儿得粥自豪，不知他人有吃饭者。

晋明帝诏

明帝函封诏与庚公信，误致王丞相。既开视，末云“勿使冶城公知。”丞相居冶城，故云。丞相答曰：“伏读明诏，似不在臣。臣开臣闭，无有见者。”帝

甚愧，数月不敢见王公。

丞相太尖酸。

急泪无泪

宋世祖至殷贵纪墓，谓刘德愿慎曰：“卿等哭妃若悲，当加厚赏。”刘应声号恸，涕洒交横，即拜豫州刺史。帝又令羊志哭，羊亦呜咽甚哀。他日有问羊者：“卿那得此副急泪？”羊曰：“我尔日自哭亡妾耳。”

两个花脸固可笑，然此墓岂可使他人有泪！

王元景使梁，刘孝绰送之，泣下。元景无泪，谢刘曰：“卿勿怪我，别后当阑干耳。”

此处用得着副急泪，恨无处买。

廖恩无过

熙宁中，福建贼廖恩聚徒党于山林。已听招抚出降，朝廷赦罪，授右班殿直。既至，有司供“脚色”一项云：“历任以来，并无公私过犯。”见者哂之。人但知廖恩可笑，孰知荐判中说清说廉，墓志上称功称德，皆是廖恩脚色，安然不惭，独何也？

宗权非反

蔡州秦宗权，继黄巢称僭。十年之间，屠脍生聚。既为汴帅朱全忠所擒，槛送至京。京尹孙揆率府县吏阅之。宗权即槛中举首曰：“宗权非反，大尹哀之。”观者皆笑。

唐、宋士子

唐时，有士子奔马入都者。人问：“何急如此？”答曰：“将赴‘不求闻达’科。”宋天圣中，置“高蹈丘园”科，许本人于所在自投状求试。时人笑之。

萧子鹏应“怀材抱德”诏，后拨工部办事，为堂官负印前驰。人戏曰：“萧君真有‘抱负’！”凡虚名应诏，皆此类耳。

韩麒麟

韩麒麟为齐州刺史，寡于刑罚。从事刘普庆说以立威。韩曰：“人不犯法，何所戮乎？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，当以卿应之。”刘惭惧而退。

天后时三疏

则天革命，拜官不可胜数。张鷟为谣曰：“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，杷推侍御史，腕脱校书郎。”有沈全交者续云：“评事不读律，博士不寻章，面糊存抚使，眯目圣神皇。”御史纪先知弹劾，以为谤讪，宜付法。则天笑曰：“但使卿等不滥，何虑天下人语？不须与罪！”先知甚惭。

拾遗张德生男，私宰羊饮宴。同僚补阙杜肃怀肉上表以闻。明日，太后谓德曰

：“闻卿生男，何从得肉？”德叩头请罪。太后曰：“朕禁屠宰，吉凶不预。卿自今召客，亦须择人！”因出表示之。肃大惭。

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。如意年中，断屠极急。先觉知巡事，定鼎门草车翻，得两腔羊，门家告御史。先觉奏“合宫尉刘緬当屠不觉察，决一顿仗，肉付南衙官人食。”緬惶恐，缝新裤待罪。明日，则天批曰：“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緬，不须，其肉乞緬吃却。”举朝称快。先觉于是乎惭。

天后作事，往往有大快人意者。宜卓老称为“圣主”也！

费祭酒

《双槐岁钞》：凤翔太学生虎臣上疏，谏万岁山勿架棕棚。宪庙奇之。祭酒费闾不知也，俱贾祸，乃会六堂，鸣鼓声罪，铁索锁项以待。俄宫校宣臣至左顺门，传温旨劳之曰：“尔言是，棕棚即拆卸也。”闾闻大惭。

背刺尽忠字

嘉靖中，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绶为言官所诋，自言背刺“尽忠报国”四字。下南京法司复勘，天下笑之。按正德五年，锦衣卫匠余刁宣上疏，自言背镌“精忠报国”字。诏本卫执之，杖三十，发海南充军，著国史。黄见之，不当愧入地耶？嗟乎！岳武穆事宁可再哉！

自宫

宣德中，金吾卫指挥同知傅广自宫，请效用内庭。上曰：“此人已三品，更欲何为，而勇于自残，以希进用？下法司问罪，还职不得复任事！”。

《纲目分注》记南汉宦官之横云：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，皆先下蚕室，然后得进，亦有自宫求进者。由是宦者近二万人，贵显用事，大抵此辈。又永乐末，诏天下学官考绩不称者，许净身入宫训女官辈。时有十余人，王振亦与焉，后为司礼监，竟成己巳之祸。始知竖刁覆齐，千古永戒。宣庙英明，岂寻常哉！

皇后阿【父/者】

景龙二年冬，召王公近臣入阁守岁。酒酣，上谓御史大夫窦从一曰：“闻卿久旷，今夕为卿成礼。”窦拜谢。俄而内侍引烛笼步障，金缕罗扇，其后有人衣缕衣花钗，令与窦对坐。却扇易服，乃皇后老乳母王氏，本蛮婢也！上与侍臣大笑，诏封“营国夫人”，嫁为窦妻。俗称乳母之婿曰“阿【父/者】”。窦每进表，自称“翊圣皇后阿【父/者】”，欣然有自负之色。

绝好一出丑净戏文！

路岩

唐路岩出镇坤维，开道中衢，恣为瓦石所击。时薛能权京尹，岩谓能曰：“临行劳以瓦砾相钱。”能得举手板对曰：“旧例：宰相出镇，府司无例发人卫守

。”岩有惭色。

任佺

嘉靖间，任佺以御史谪江陵知县。或有公移与邻界知县，辄称“即将某人如何、某事如何”。邻县知县不堪，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：“即将即将又即将，即将二字好难当。寄语江陵任大尹。如今不是绣衣郎。”任见之，默然。

误解卦影

唐垌知谏院，费孝先为作“卦影”：有一衣金紫者，持弓矢射落一鸡。荆公生命属酉，唐即抗疏弹之，冀得擢用。上怒，谪监广州军资库。垌叹曰：“射落之鸡，乃我也！”

若到底不认错，落得做个豪杰。

卢多逊

卢相多逊南迁，入于道傍逆旅。有老嫗颇能言京邑事。卢问其何为居此，嫗蹙蹙曰：“我本中原士夫家，子任某官。卢多逊作相，令吾子枉道为某事。吾子不从，卢衔之，中以危法，尽室窜南荒。未周岁，骨肉沦没，唯老身流落山谷间。彼卢相者，妒贤怙势，恣行无忌，终当窜；幸未死间，或可见之耳！”多逊闻嫗言，默然趣驾。

万安

宪宗晏驾，内监于宫中得书一小篋。皆房中术也，悉署曰“臣安进”。太监怀恩袖至阁下，示万安曰：“是大臣所为乎？”安惭汗不能出一语。已而科道劾之，怀恩以其疏至内阁，令人读之。安跪而起，起而复跪。恩令摘内牙牌，曰：“请出矣！”乃遑遽奔出，索马归第。初安久在内阁，不去。或微讽之。答曰：“安惟以死报国！”及被黜，在道看“三台星”，犹冀复用也。

不肯丁忧

唐御史中丞李谨度，遭母丧，不肯举发，哀讣到，皆匿之。官僚苦其无耻。令本贯瀛洲申“谨度母死”，尚书牒御史台，然后哭。又员外郎张栖贞被讼，诈遭母忧，不肯起对。

巢由拜

郭昱狭中诡僻，登进士，耻赴常选，献书宰相赵普，自比巢、由。朝议恶其矫激，久不调。后复伺普，望尘自乞。普笑谓人曰：“今日甚荣，得巢、由拜于马首！”

月犯少微

谢敷隐居会稽山，初月犯少微，占云“处士当之”。少微，一名处士星。时吴国戴逵名重于敷，甚以为忧。俄而敷死。会稽士子嘲云：“吴中高士，一时求死不得。”

桓温似刘琨

桓温自以雄姿风气，是宣帝、刘琨之俦。及伐秦还，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，访之，乃刘琨婢也。一见温，便潸然泣曰：“公甚似刘司空！”温大悦，出外整理衣冠，又呼问之。婢云：“面甚似，恨薄；眼甚似，恨小；须甚似，恨赤；形甚似，恨短；声甚似，恨雌。”温于是褫冠解带，昏然而睡，不怡者累日。

王建

王建尝坐徒刑，但无杖痕。及得马涓为从事，涓好诋讦，建恐为所讥，因问曰：“窃闻外议，以吾曾遭徒刑，有之乎？”涓曰：“有之。”建恃无杖痕，对众袒背示涓曰：“请足下试看，遭责杖而肌肉如是？”涓乃抚背曰：“大奇！当时何处得此好膏药来？”宾佐失色。

王建讳杖，殊无豪杰气，马涓教诲得好！

王庐江

王含作庐江郡，贪浊狼籍。王敦护其兄，故于众坐称：“家兄在郡定佳，庐江人士咸称之。”时敦以震主之威，一坐畏敦，击节而已。何充为敦主簿，在坐，正色曰：“充即庐江人，所闻异于此！”敦默然。

誉词成句

黔郡刺史新任公宴。时伶人致词曰：“为报吏民胥庆贺，灾星退去福星来！”刺史喜其善誉，问谁撰此，将遗赆之。伶人对曰：“此郡中迎官成句。”凡府县官临去任，有遗爱者，百姓争为脱靴，著于仪门，以代甘棠之思。近有为贪令脱靴者，令讶曰：“我何德而烦汝？”答曰：“是旧规。”近吾邑又有伪为脱靴，而以敝靴易去其佳者，盖衔恨之极也，尤可笑。

冒从侄

王凝侍郎按察长沙日，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，将赴任，抵于湘川谒凝。启云：“某是侍郎诸从子侄，合受拜。”凝问其小名，答曰：“通郎。”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，诘曰：“家籍中有通郎否？”子沉思少顷，乃曰：“有之，合是兄矣。”凝始命邀王君，受以从侄之礼。因问：“前任何官？”答曰：“昨罢北海盐院，旋有此授。”凝闻之，不悦。既退，语其子曰：“适来王君，资历颇杂，非吾枝也。”征属籍，果有通郎，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。凝睹之怒。翌日，厅内备馔招之。王望凝欲屈膝，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，鞠躬不得。凝前语曰：“使君非吾宗也。昨误受君拜，今谨奉还！”遂拜之如其数，讫，乃令更与餐，复谓曰：“当今清平之代，不可更乱入人家也！”在庭吏卒悉笑。王惭赧，食不下咽，斯须踉蹌而去。

唐庞严及第后。“登科录”讹本倒书名姓为“严庞”。有江淮举子姓严者，乃

冒为从侄，往京谒庞。延纳极喜，会同食，问及族人，都非庞姓，乃讶之，因问：“君何姓？”举子怪曰：“叔姓严，侄亦姓严，何更相诘？”庞大笑曰：“君谬矣！余自名严，何事见攀为族？”举子狼狈谢去。

林逋孙鹤山后

陈嗣初太史家居，有求见者，称林逋十世孙。坐少选，陈取林传俾其读之。读至和靖终身不娶无子，客默然。嗣初因赠诗曰：“和靖当年不娶妻，如何后代有孙儿？想君自是闲花草，不是孤山梅树枝。”

苏有魏芳者，自称鹤山后，请为公建祠，因规奉祀。公裔孙白其诈，芳不能争，竟得罪，而犹自诩为公后不已。或问：“文靖去君几世？”曰：“十世。”因戏云：“若尔君家十世祖媪，应配彼翁，大是不堪！”

误认从叔

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，访其从叔，误造郎中赵需宅，自云同房。会冬至，需家致宴，儒亮即是同房，便令入宴。何氏姑姊妹尽在坐焉。饌毕徐出，需大笑。儒亮羞不敢出京师。人因号需为“何郎中”。

出妻献子，博得一番哺啜。毕竟后来相见，如何称谓？

鲍当

真宗时，薛尚书映知河南府。法曹鲍当先失其意，后献《孤履诗》，遂沐优渥。薛尝暑月诣其廨舍，当方露顶，狼狈入，易服抱板而出，忘其幞头。薛严重，左右莫敢言者。坐久之，月上，当顾见发影，大惭，以公服袖掩头而走。

李庆远

中郎李庆远初事皇太子，后因恃宠请托，遂屏之，然犹以见亲给人。一日，对客腹痛作楚曰：“适太子赐瓜，多食致病。”须臾霍乱，吐出粗粝饭及黄臭韭齏。客大嘲笑。

刘生

刘生者好夸诩，尝往吊无锡邹氏。客叩曰：“君来何晏？”生曰：“昨与顾状元同舟联句，直至丙夜，是以晏耳！”少顷，顾九和至，问“先生何姓？”客曰：“此昨夜联句之人也。”生默然。他日又与华氏子弟游惠山，手持华光禄一扇。群知其伪也，不发。时光禄养病山房，徐引入揖坐。生不知为光禄，因示以扇。光禄曰：“此华某作，先生何自求之？”生曰：“与仆交好二十年，何事于求？”光禄曰：“得无妄言？”生曰：“妄言当创其舌！”众笑曰：“此公即华光禄也！”相与哄堂。锡人为之语曰：“状元联句，光禄题诗。”

第二遍就不说谎。

方相侄

《启颜录》：唐有士人姓方，好矜门第，但姓方贵人，必认为亲。或戏之曰

：“丰邑公相何亲也。”遽曰：“再从伯父。”戏者叹曰：“既是方相侄，只堪吓鬼！”丰邑坊，造卖凶器所也。

修史人

李至刚修国史，只服士人衣巾，辄自称“修史人李至刚”。时馆中诸公闻之，大笑，遂呼为：“羞死人李至刚”。

庐陵魁选

吉州士子赴省，书先牌云：“庐陵魁选”。欧阳伯乐或诮之曰：“有客遥来自吉州，姓名挑在担竿头。虽知汝是欧阳后，毕竟从来不识‘修’！”

闵子骞后

宋何昌寓为吏部尚书。有一客姓闵求官。问曰：“君是谁后？”答曰：“子骞后。”何掩口而笑，谓坐客曰：“遥遥华胄！”

元昊榜

夏竦常统师西伐，揭榜塞上云：“有得赵元昊头者，赏钱五万贯，爵为西平王。”元昊使人入市买箔，陕西荻箔甚高，倚之食肆门外，佯为食讫遗去。至晚，食肆窃喜，以为有所获也，徐展之，乃元昊购竦之榜，悬箔之端，云：“有得夏竦头者，赏钱两贯文。”比竦闻之，急令藏掩，而已喧播远近矣。竦大惭沮。

看命司

司者，官府之称。中都有谈天者，设肆于市，标其门曰“看命司。”其术颇售。同辈忌之，明日乃于对衢设肆，亦竖牌云“看命西司”。其人愧赧搬去。

《笑林评》：“不言司命，而言命司，犹悲天称院，何为不可？”

三百瓮盐齏

王状元未第时，醉堕汴河，为水神扶出，曰：“公有三百千料钱，若死于此，何处消破？”明年遂登进士。有久不第者，亦效之，佯醉落河。河神亦扶出。士大喜曰：“我料钱几何？”神曰：“我不知也。但三百瓮盐齏无处消破耳！”

山东好人

青州鲁聪，以自丸药往外郡卖之，遇一宦，强其贱售。鲁不从，遂至诟詈。宦曰：“何处人？”鲁曰：“山东。”宦曰：“可知愚矣！山东何曾有好人！”鲁曰：“山东信无好人，只有一孔夫子！”宦有惭色。

近有于考试日，鄙徐州无人才者。徐州一生出曰：“敝州止出徐达等八人。”

谈者愧之。苏郡文风，惟崇明为下。有陈生者，巨擘也，馆于太仓，同馆者乃本州廩生，数以海县侮之。陈艷然曰：“崇明人固不才，然非我，太仓人固多才，然非汝。何得相欺！”馆生默然。

骂武弁

尚书王复怒众武弁，骂曰：“此辈皆狗母所生！”一千户禀曰：“宋某之母，乃太宗皇帝永宁公主！”王惭悔。

党姬

陶穀得党太尉家姬。遇雪，取雪水烹茶，谓姬曰：“党家儿识此味否？”姬曰：“彼粗人，安知此？但能于销金帐中，浅斟低唱，饮羊羔酒尔。”陶默然。与唐太宗、萧妃事相似。

放生

北使李谐至梁。武帝与之游历，偶至放生处。帝问曰：“彼国亦放生否？”谐曰：“不取，亦不放。”帝惭之。

真正禅机！

冒诗并冒表丈

唐李播典蕲州。有李生来谒，献诗。播览之，骇曰：“此仆旧稿，何乃见示？”生惭愧曰：“某执公卷行江淮已久，今丐见惠。”播曰：“仆老为郡牧，此已无用，便奉赠。”生谢别，播问：“何之？”生曰：“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。”播曰：“尚书何名？”生曰：“弘宣。”播大笑曰：“秀才又错矣！卢乃仆亲表丈，何复冒此？”生惶恐谢曰：“承公假诗，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。”播大笑而遣之。

偷诗

杨衡初隐庐山，有盗其文登第者。衡后亦登第，见其人，问曰：“‘一一鹤声飞上天’在否？”答曰：“此句知兄最惜，不敢偷。”衡曰：“犹可恕也。”

争诗

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：“君为河边草，逢春心剩生。妾如台上镜，照得始分明。”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“始”字为“转”字，遂争此诗，皆云我作。乃下牒见博士，罗道宗判云：“昔五字定表，以理切称奇。今一言竞诗，取词多为主。诗归弘智，‘转’还定宗。”

张乖崖诗：“独恨太平无一事。”萧楚改“恨”为“幸”，遂呼为“一字师”。词多为主，尚非确语。

诋诗

张率年十六，作赋颂二千余首。虞讷见而诋之，率乃一旦焚毁，更为诗示焉，托云沈约。讷更句句嗟称，无字不善。率曰：“此吾作也！”讷惭而退。韩昌黎应试《不迁怒贰过》题，见黜于陆宣公。翌岁，公复典试，仍命此题。韩复书旧作，一字不易，公大加称赏，报为第一。以韩之才，陆之鉴，文无定价如此，又何怪乎虞讷也！

和少陵诗

夔峡道中有杜少陵题诗，是天字韵，榜之梁间，自唐迄宋无敢赅者。一监司过之，和韵大书其侧。后有人亦和韵嘲之，末联云：“想君吟咏挥毫日，四顾无人胆似天。”

扬雄拟《易》，王通拟《论语》，杜少陵诗偏拟不得？近有人题诗虎丘殿壁者，后写“某人顿首书”。或戏续其下云：“似虎丘老先生正之。”亦足一笑。

高霞峰

白门贾竖高霞峰者，好以俚句涂抹寺壁，且无处不到。偶诸御史游鸡鸣寺，一道长指壁上诗戏高姓御史云：“此高霞峰，想是贵族？不然那得如此美才？”高公问住持：“此何等人？好拿来枷号示众！”霞峰闻此语，觅数人各寺洗诗，潜踪累月。

陆居仁

陆居仁每谓人曰：“吾读书至得意时，见庆云一朵，隐隐头上，人不能睹。一日读《诗经》注，有不安处，思易之。忽于梦中见尼父拱立于前，呼吾字曰：‘陆宅之，朱熹误矣，汝说是也！’”一友谑曰：“足下得非禀受素弱乎？”居仁曰：“何为？”友曰：“吾见足下眼目眊眩，又梦寐颠倒耳！”遂赧不复言。

《四本论》

钟会撰《四本论》，谓才姓同离异合。始毕，甚欲使嵇公一见。置怀中既定，畏其难，怀不敢出，于户外遥掷，便回急走。

此子可教！

要誓

北齐孙搴，学浅行薄，尝问温子升：“卿文何如我？”子升谦曰：“不如卿。”搴要其为誓。子升笑曰：“但知劣于卿，何劳旦旦。”搴曰：“卿不为誓，事可知矣。”

竞射

开元七年，赐百僚射。金部员外卢廌、职方郎中李畬，俱非善射，箭不及垛，而竟言工拙。畬戏曰：“与卢箭俱三十步。”左右不晓。畬曰：“畬箭去垛三十步，卢箭去畬三十步。”

鹤败道

彭渊才迂阔好诞，尝畜两鹤，客至，夸曰：“此仙禽也。禽皆卵生，而此独胎生。”语未半，园丁报曰：“鹤夜产一卵如梨。”渊才面赤，叱去。此鹤两展其胫，伏地逾时。渊才以杖惊使起，复诞一卵。乃咨叹曰：“鹤亦败道！”

羊叔子有鹤善舞，尝向客称之。客试使驱来，氄氄而不肯舞。然则鹤惯是不凑

人趣也。子犹曰“惟不迎合人，是为仙禽。”晋刘爰之，少为殷中军所知，荐之庾公。庾忻然便取为佐。及与语，不称望，遂名之为“羊公鹤”。

萧韶

萧韶童时与庾信有断袖之欢。及萧刺郢州，庾上江陵，过之，萧接庾甚薄。引入宴，坐之别榻，有自矜色。庾不堪，酒酣，径上床，直视韶面曰：“官今日形容，大异昔日。”韶大惭。

嘴尖

詹大和坚老来京师，省试罢，坐微累下大理。李传正端初为少卿秉笔。詹哀鸣之。李以俚语诟曰：“子嘴尖如此，诚好人也！”因困辱之。后获释，不相闻者十年。李为淮南转运使，及瓜，坚老自郎官出代。既相见，李不记前事，因曰：“郎中若有素者，岂尝邂逅朝路中耶？风采堂堂，非昔日比也！”坚老答曰：“风采堂堂，非某所见。但不知比往时嘴不尖否？”李方悟，大愧。

长须僧

伪蜀时，有长须长老，拥百余众，自江湖入蜀，先谒枢密使宋光嗣。宋问：“何不剃须？”答曰：“落发除烦恼，留须表丈夫。”宋大恚曰：“吾无髭，岂是老婆耶？”遂揖出，俟剃却，方引朝见。徒众既多，旬日盘桓，不得已，剃髭而入。徒众耻其失节，悉各散亡。蜀人为之语曰：“作事何愚？折却长须。”

陈苕

阳道州城，居无畜积，唯服用不阙。然客称某物佳，辄喜而赠之。有陈苕者，候其方请月俸，辄往称钱帛之美，月有获焉。

临安民

小说：临安民沈，居官巷，自开酒坊，又买钱塘门外丰乐楼库，日往监沽，偶就宿焉。淳熙初，忽有巨舫夜泊。五贵人锦衣花帽，叩扉而入，登楼索饮，姬侍歌舞之盛，同行未睹。酒阑，命赏，郑重致谢。沈生贪而黠，心知为“五通神”也，再三虔拜，乞一小富贵。客笑而颌之，呼一馱卒，耳语良久。卒去，少顷负一布囊来，以授沈，摸索之，皆银酒器也。沈大喜，拜受。俄而鸡鸣，客去。沈不复就枕，虑怀宝为罪，乃连囊槌击，更加束缚。待旦负归，妻尚卧，圣呼之起，曰：“速觅秤来，我获横财矣！”妻惊曰：“夜半闻柜中奇响，起视无所见，心方疑之，岂即此耶？”既开钥，则空空然。盖两处所用器，每夜皆聚此中。神以其贪痴，故侮之耳。沈重加工，费值数十千，羞涩不出城者累旬。

聂以道断钞

聂以道曾宰江右一邑。有人早出卖菜，拾得至元钞十五锭，归以奉母。母怒曰

：“得非盗而欺我？况我家未尝有此，立当祸至。可速送还！”子依命携往原拾处，果见寻钞者，付还其人。乃曰：“我原三十锭！”争不已，相持至聂前。聂推问村人是实，乃判云：“失者三十锭，拾者十五锭，非汝钞也！可自别寻。”遂给贤母以养老。闻者快之。

僧题壁

霍尚书韬尝欲营寺基为宅，浼县令逐僧。僧去，书于壁云：“学士家移和尚寺，会元妻卧老僧房。”霍愧而止。

换羊书

宋韩宗儒性饕餮，每得东坡一帖，于殿帅姚鳞换羊肉数斤。黄鲁直戏东坡云：“昔右军字为换鹅，今当作换羊书矣。”公在翰苑，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。宗儒又致简以图报书。来人督索甚急，公笑曰：“传语本官今日断屠。”

驴乞假

胡趯者，昭宗时优也，好博奕。常独跨一驴，日到故人家棋，多早去晚归。每至其家，主人必戒家僮曰：“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！”胡甚感之，夜则跨归。一日非时宣召，胡仓忙索驴，及牵至，则喘息流汗，乃正与主人拽碓耳，趯方知从来如此。明早复展步而去。主人复命喂驴如前。胡曰：“驴子今日偶来不得。”主人曰：“何也？”胡曰：“只从昨回便患头旋恶心，起止未得，且乞假将息。”主人亦大笑。

林叔大

嘉兴林叔大性吝，然多交名流以要誉。其宴达官，品馔甚丰，此外唯素汤饼而已。一日，延黄大痴作画，多士毕集，而此品复出。讥谑交作，叔大忍惭，揖潘子素求题其画。潘即书云：“阿翁作画如说法，信手拈来种种佳。好水好山涂抹尽，阿婆脸上不曾搽。”大痴笑曰：“好水好山，言达官也，阿婆脸不搽，言素面也。”言未已，潘复加一句云：“诸佛菩萨摩诃萨！”众俱不解。潘曰：“此即僧家忏悔语。”哄堂大笑。叔大数日羞见客。

奠金别用

丁讽好色病废，常令女侍扶掖见客。客出不能送，每令一婢传谢，故宾客选访者益多。既而有传讽死者，京师诸公竞往致奠，意有窥觊。讽出谢曰：“酒堪充饮，奠金且留别用。异日不幸，勿烦再费。”

裔婿

唐人榜下择婿，号“裔婿”，多有势迫而非所愿者。一少年美风姿，为贵族所慕，命群仆拥至其第。少年忻然而行，略无避逊。既至，观者如堵。须臾，有衣金紫者出曰：“某有女颇良，愿配君子。”少年鞠躬言曰：“寒微得托高门，固幸。待归家与妻子商量如何？”众皆大笑而散。

李庾女奴

湖南观察使李庾，有女奴名却要，美容止，善辞令。李有四子，所谓大郎、二郎、三郎、五郎，咸欲烝之而不得。尝遇清明夜，大郎遇之樱桃花影中，乃持之求偶。却要取茵席授之曰：“可于厅中东南隅停待。”又遇二郎调之。曰：“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。”又逢三郎求之。曰：“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。”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。曰：“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。”四郎皆持所授茵席，各趋一隅。顷却要然炬豁扉照之，曰：“阿堵贫儿，争敢向这里觅宿处！”四子各弃所携，掩面而走。

姚江书生

董太史云：一姚江书生，使其馆童入内，从主母索一丝发。主母怪之，便从屋后马坊中摘取牡马尾鬃一根持与。其人至夜书符作法，坊中之马不胜淫怒，掣断缰勒，奔号至书舍中，直突书生。书生惶遽，便跳上屋梁。马亦跃上，栋宇墙壁悉被蹋圯。书生乃穿屋而下，疾走投智井中。马亦随入，寻被啣死。见者称快。

不啣死，亦当羞杀。

城中女

《烟霞小说》：城中有女，许嫁乡间富室。及期来迎，其夕失女所在，盖与人私为巫臣之逃矣。诘旦，家人莫为计，姑以女暴疾辞。而来宾已洞悉之。婿家礼筵方启，嘉仪纷沓，翘企以待。比迎者至，寂然。主人叩从者，皆莫能对。僮以袂掩口，附耳告曰：“新人少出。”

闺诫部第十九

子犹曰：女德之凶，无大于淫妒；然妒以为淫地也。譬如出仕者，中无贪欲，则必不忌贤而嫉能矣。然丈夫多惧内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不免焉，则又何也？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集《闺诫》第十九。

潘妃

东昏侯宠畏潘妃，动遭呵杖，不敢忤意。乃敕虎贲不得进大荆子。

真正“杖夫”！

宣城公主

唐裴选尚宣城公主。选有外宠一人。公主遣阍人执之，截耳劓鼻，剥其阴皮，缚驸马面上，令出厅判事。僚吏骇笑。上闻之，怒降公主为郡主，驸马左迁。

。

胭脂虎

陆慎言妻朱氏，沉惨狡妒。陆宰尉氏，政不在己。吏民语曰“胭脂虎”。

畏妇除官

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，尝除一人官，高宗问曰：“某人何因，辄授此职？”弘武曰：“臣妇韦性悍，昨以此见属，臣不从，恐有后患。”帝嘉其不隐，笑遣之。

或谓其讽君语，不知却是佞后语。

裴谈

裴谈素奉释氏，妻悍妒。谈谓人曰：“妻有可畏者三：少妙时，视之如生菩萨，安有人不畏生菩萨？男女满前，视之如九子魔母，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？及五十、六十，薄施妆粉，或青或黑，视之如鸩盘茶，安有人不畏鸩盘茶？”

唐中宗时，优人进《回波词》曰：“回波尔时栲栳，怕妇亦是大好。外面只有裴谈，内面无如李老。”后闻之，乃厚赐优。当时君臣皆以俱内为固然矣。

李大壮

吴儒李大壮畏服小君，万一不遵号令，则叱令正坐，为绾扁髻，中安灯碗燃灯。大壮屏气定体，如枯木土偶。人目之曰“补阙灯檠”。又尝值妻病，求鸦为药。大壮积雪中多方引致，仅获一枚。友人戏之曰：“圣人以凤凰来仪为瑞，君获此免祸，可谓黑凤凰矣！”

如此肉身灯，正合供养生菩萨，但不应复杀生耳。

水香劝盏

扈戴畏内特甚。未仕时，欲出，则谒假于细君。细君滴水于地，水不干须归。若去远，则燃香印，掐至某所，以为还家之验。因宴聚，方三行酒，戴色欲遁。众客觉之，哗曰：“君恐砌水隐形，香印过界耳，是当罚也！吾徒人撰新句一联，劝请酒一盏。”众以为善，乃俱起，一人捧瓿吟曰：“解禀香三令，能遵水五申。”逼戴饮尽。别云：“细弹防事水，短爇戒时香。”别云：“战兢思水约，匍匐赴香期。”别云：“出佩香三尺，归防水九章。”别云：“命系逡巡水，时牵决定香。”戴连沃六、七巨觥，吐呕淋漓。既上马，群噪曰：“若夫人怪迟，但道被水香劝盏留住。”

王夷甫

王夷甫妇，郭泰宁女，才拙而性刚，聚敛无厌，干预人事。夷甫患之，而不能禁。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，京都大侠，犹汉之楼护。郭氏惮之。夷甫骤谏，乃曰：“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阳亦谓卿不可！”郭氏小为之损。

麻胡止啼，石虔断谗，李阳止妒，即此便是活神道。

坡仙书孙公素资扇云：“披扇当年笑温峤，握刀晚岁战刘郎。不必戚戚如冯衍，但与时时说李阳。”用此。

九锡

王丞相以曹夫人性忌，乃密营别馆，众妾罗列，男女成行。一日，夫人于蔬园

中，望见两三小儿骑羊，脸端正可念。语婢：“汝出问，是谁家儿？”给使不达旨，乃云：“此是第四、五等诸郎。”曹惊恚，便命车驾，将黄门及婢二十人，持食刀自出寻讨。王亦飞辔出门，左手扳车栏，右手提麈尾，以柄打牛，狼狽奔驰，仅得先至。蔡司徒闻之，谓王曰：“朝廷欲加公九锡。”王自叙谦志，蔡曰：“不闻他物，唯闻短辕犊车，长柄麈尾耳。”王大笑。

王中令

王中令铎镇渚宫，为都统以拒黄寇，兵渐近。先是，赴镇以姬妾自随，其内未行，本以妒忌。忽报夫人离京在道。中令谓从事曰：“黄巢渐以南来，夫人又自北至。旦夕情味，何以安处？”幕僚戏曰：“不如降黄巢。”公亦大笑。

安鸿渐

安鸿渐滑稽惧内。妇翁死，哭于路。妇性素严，呼入幕中，诘之曰：“何因无泪？”安曰：“以帕拭干。”妇曰：“来日早临棺，须见泪！”安计窘，来日以宽巾纳湿纸于额上，大叩其颡而恸。其妇又呼入，诘之曰：“泪出于眼，何故额流？”安曰：“岂不闻水出高源？”

四畏堂

王钦若夫人悍妒，不畜姬侍。王于后圃作堂，名“三畏”。杨亿戏曰：“可改作‘四畏’。”王问其说。曰：“兼畏夫人。”王深以为恨，卒无嗣。还是修斋诵经不到。

为婢取水

周益公夫人妒。有媵，公盼之，夫人縻之庭。公适过，时炎暑，以渴告，公酌以水。夫人窥于屏内曰：“好个相公，为婢取水！”公笑曰：“独不见建议井者乎？”

车武子妇

车武子妇妒。武子偶偕妇兄夜归，留宿外馆，取一绛裙挂屏上。妇出窥，疑有所私，拔刀径上床，发被，乃其兄也，惭而退。

池水清

《王氏见闻录》云：渠州人韩伸善饮博，多留连于花柳之间。其妻怒甚，时复自来驱趁同归。尝游谒东川，经年方返，复致妓与博徒同饮。妻闻之，率女仆潜匿邻舍，俟其宴合，遂持棒伺于暗处。伸不知，方攘臂浮白，唱“池水清”，声犹未绝，脑后一棒，打脱幞头，扑灭灯烛。伸即蹕于饭床之下。有坐客暗遭毒挞，复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，一步一棒决之，骂曰：“这老汉，何落魄不归也！”烛下照之，乃是同座客。蜀人传笑，遂呼韩为“池水清”。

击僧

涓溪张氏族多俱内。少宗伯午峰公之兄号一山者，尤甚。一日忤其妇，妇逼之

急，匿房后树上。妇持竹竿驱下，用铁索系之柱。宗伯公见之，乃曰：“我将见嫂请释。”兄摇手低声曰：“且慢且慢！待她性过自放。”又二日，被责，潜逃邻寺。妇竟追至寺。一僧方酣卧。妇不暇详视，竟以大杖击僧。僧张目曰：“小僧无罪！”妇踉跄而归。

谢太傅夫人

刘夫人帏诸婢使作技。太傅暂见，便下帏。太傅索更一开。夫人拒之曰：“恐伤盛德！”

谢公既深好音乐，颇欲立妓妾。兄子外甥辈微达此旨，共问讯刘夫人，因方便称《关雎》《螽斯》有不忌之德。夫人知以讽己，乃问：“谁撰此诗？”云：“是周公。”夫人曰：“周公是男子相为耳，若使周姥撰诗，当无此言！”

李福

李福妻裴氏，性极妒。一日乘裴沐浴，伪言腹痛，召一女奴。奴既往，左右告裴曰：“相公腹痛不可忍。”裴竟跣步，以药投儿溺中，进之。明旦，监军使悉来候问，李具以实告，因曰：“一事无成，已矣；所恨者，虚咽一瓿溺耳！”

妒无须人

荀氏妇庾，妒甚，不容无须人与荀语。邻有少年近荀，庾便索刀杖。少年不平，候庾前，便与斗，摔庾至地，打垂死。庾终不悔。

妒画

刘瑱妹为鄱阳王妃，性极妒。王为明帝所诛，妃追伤成疾。瑱不能止，乃令殷蒨画王与宠妃照镜状，如欲偶寝，以示妃。妃唾骂曰：“故宜早死！”病亦寻愈。

妒花

《妒女记》：武历阳女嫁阮宣武，绝忌。家有一桃树，花叶灼耀。宣叹美之。即便大怒，使婢取刀折树，摧折其花。

任瓌二姬

太宗赐任尚书瓌二艳姬。妻妒，烂其发秃尽。帝闻之怒，伪为酖，敕柳：“饮之，立死，如不妒，即不须饮。”柳氏拜敕曰：“妾与瓌俱出微贱。更相辅翼，遂至荣官。今多内嬖，诚不如死！”竟饮尽，无他。帝谓瓌：“人不畏死，不可以死恐。朕尚不能禁，卿其奈何？”二女令别宅安置。

妒妇津

临济有妒妇津。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，字明光，性妒忌。伯玉常于妻前诵《洛神赋》，语其妻曰：“得妇如此，吾无憾矣！”段曰：“君重水神而轻我，吾死，何患不为水神？”某夜乃自沉而死。死后七日，见梦于刘。刘自是

不敢复渡此水。有妇人渡此水者，皆毁妆而济，不尔，风波暴发。其丑妇虽加妆饰，神亦不妒也。

唐高宗将幸汾阳宫，道出妒女祠。并州长史李冲玄惑于俗忌，欲发数万人别开御道。微狄仁杰谏止，则天子反避妒妇矣。子犹曰：“此是李老家法，又何怪？”

人鸡相妒

河间卫千户胡泰母死十年，父再娶。弘治己酉，忽梦母曰：“我已托生为雌鸡，毛色黧黄。明日为屯军之贽，来汝家也。”及旦，泰外出，果有屯军携鸡来者。家欲烹以享军。鸡作人语曰：“毋烹我，侍泰儿还！”家人以为怪。泰还，鸡绕泰喃喃叙其家事甚悉。泰涕泣告父，畜之。既久，飞啄后妻，诟詈不已。泰出，后妻逐入炕下，扑杀之。

二洪之乐

洪迈与兄适皆畏内，虽少年贵达，家有声妓，往往不能快意。王宣子知饶州。适家居丧偶，宣子吊焉。适延客至内斋，唤酒。甫举杯，群妾盆出，酒行无算。适半酣，握王手曰：“不图今日有此乐！”后二十年，宣子谢事归越，迈来为守，时已鰥居。暇日宣子造郡斋，迈留款，亦出家姬侑席，笑谓王曰：“家兄有言：‘不图今日有此乐！’”王为绝倒。

贺丧妻

解学士尝吊友人丧妻，入门曰：“恭喜！”继曰：“四德俱无，七出咸备。呜呼哀哉，大吉大利！”盖学士夫人亦悍也。

不乐富贵

《韩非子》云：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：“使我无故得百束布。”其夫曰：“何少也？”对曰：“益是，子将以买妾。”上谷都尉王琰以功封，其妻大哭于家。人问之。曰：“如此富贵，必更娶妾矣！”

竞宠

郭尚父二姬竞宠。上赐金帛簪环，命宫人载酒和之。方欲歌以送酒，一姬畜怒犹盛，歌未发，遽引满置觞于席，曰：“酒尽，不须歌矣！”上闻笑之。

面首

宋文帝姊山阴公主，适何戡，谓帝曰：“陛下六宫数百，妾唯驸马一人，太不均！”帝笑为置面首三十人。面取美貌，首取美发。

唐无家法

武三思通于韦后，或升御床，与韦博戏。中宗从旁为之典筹。

贵妃中酒，微露其乳。帝扞之，曰：“软温新剥鸡头肉。”安禄山在旁曰：“滑膩初凝塞上酥。”帝笑曰：“信是胡儿只识酥！”

易内

《左传》：齐庆封好田而嗜酒，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嫫氏，易内而饮。

不解两内何以相愿？

不禁内

北齐徐之才见其妻与男子私，仓惶走避，曰：“恐妨少年嬉笑。”南唐韩熙载，后房妓妾数十，房室侧建横窗，络以丝绳，为窥覩之地，且暮亦不禁其出入。时人目为“自在窗”。或窃与诸生淫。熙载过之，笑而趋曰：“不敢阻兴！”或夜奔客寝，客赋诗有“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枕畔着衣裳”之句。

刘氏诗题

许义方妻刘氏，端洁自许。义方出经年，始归，语妻曰：“独处无聊，亦与邻里亲戚姬家往还乎？”刘曰：“自君之出，足未尝履闾。”义方咨叹不已，又问：“何以自娱？”答曰：“唯时作小诗以适情耳。”义方欣然索诗，观之，开卷第一题云《月夜招邻僧闲话》。

委蜕部第二十

子犹曰：项籍之瞳，不如左丘之眇；嗇夫之口，不知咎繇之喑；郢【满卍-彳】之长，不如晏婴之短，夷光之艳，不如无盐之陋；庆忌之足，不如娄公之跛。语曰：“豹留皮，人留名。”此言形神之异也。故窘极生巧，足或刺绣；愤极忘死，胸或发声。是皆有神行焉。借以为笑可，执以为可笑则不可。集《委蜕》第二十。

体重

安禄山三百五十斤。司马保八百斤。孟业一千斤。

肥

咸通中，以进士服用僭侈，不许乘马。时场中不下千人，皆跨“长耳”。或嘲之曰：“今年敕下尽骑驴，短辔长鞭满九衢。清瘦儿郎犹自可，就中愁杀郑昌图。”郑肥伟，故云。

顾子敦肥伟，号“顾屠”。尹京时，与从官同集慈孝寺。子敦凭几假寐，东坡大书案上曰“顾屠肉案”。同会皆大笑。乃以三十钱掷案上。子敦惊觉。东坡曰：“且片批四两来！”

山阴张倬，景泰初，为昆山学博，年未三十，以聪敏闻。典史姜某体极肥，尝戏张云：“二三十岁小先生。”张应云：“四五百斤肥典史。”同僚大笑。

赵翁肥大，夏日醉卧，孙儿辈缘其腹上，戏以李八九枚投脐中。后日李大溃烂，翁乃泣谓家人曰：“我肠烂，将死。”家人料理其脐，得核，乃知孙儿辈所纳李也。

垂腹

申王搆有肉疾，腹垂至骭。每出，则束以白练。至暑月，常苦热。玄宗诏南方取冷蛇赐之。蛇长数尺，色白，不螫人，握之如冰。王腹有数约，夏月置约中，不复知烦暑。

申王每醉，使宫妓将锦彩结成软轿，抬归寝室，号曰“醉舆”。或言此妓必魁肥者。子犹曰：“不然，正要使习惯。”

周比部岱体甚肥，腹垂至膝。每当暑月，琢水精为腹带，日三易之，犹云不堪，自为文以告上帝，祈速化。

伟妓

东坡尝饮一豪士家。出侍姬佐酒。内一善歌舞者，容虽丽而躯甚伟，尤豪所钟爱。向公乞诗，公戏题四句云：“舞袖蹁跹，影摇千尺龙蛇动，歌喉宛转，声撼半天风雨寒”。妓赧然。

姚、张绰号

魏光乘任左拾遗，题品朝士。丞相姚元之长大行急，目为“趁蛇鹳”。坐此贬。左司郎中张元一腹粗脚短，项缩眼突。吉项目为“逆流虾蟆”。

短

汤既伐桀，让于务光。光笑曰：“以九尺之夫而让天下于我，形吾短也！”羞而沉于水，有咫尺之鱼，负之而去。

按《庄子注》云：“务光身長八寸，耳长七寸。”

《南史》云：汉光武时，颖川张仲师长一尺二寸。

短小

尚书令何尚之与太常颜延之少相好狎。二人并短小。何尝谓颜为猿，颜目何为猴。同游太子西池，颜问路人曰：“吾二人谁似猿？”路人指何为似。颜方矜喜，路人曰：“彼似猿，君乃真猴。”二人俱大笑。

赵璘仪质琐陋，成名始婚。薛能为宾相，谑以诗。略云：“巡关每傍樗蒲局，望月还登乞巧楼。第一莫教娇太过，缘人衣带上人头。”又曰：“不知元在鞍鞞里，将谓空馱席帽归。”又曰：“火炉床上平身立，便与夫人作镜台。”

貌寝陋

朱泚乱。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，求出城。佶貌寝，自称曰“甘草”。门兵曰：“此数子必非人奴，如甘草，不疑也。”

袁应中，博学者，有时名，以貌寝，诸公莫敢荐。绍圣间，蔡元度引之，乃得对。袁鸞肩，上短下漏，又广颡尖额，面多黑子，望之如洒墨，声嘎而吴音。哲宗一见，连称“大陋”。袁错愕不得陈述而退。缙绅目为“奉敕陋”。

郑畋少女好罗隐诗，常欲委身。一日隐谒畋。畋命其女隐帘窥之。见其寝陋，遂终身不读江东篇什。举子或以此谑隐。答曰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

”众皆启齿。

白傅与李赞皇不协。每有所寄文章，李缄之一篋，未尝开视，曰。“见词翰则回吾心矣！”郑女终身不读江东篇什，亦是恐回心故。予谓李相、郑女乃真正怜才者。

长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许钦明宅，与中书令郝处俊乡党亲族。两家子弟类多丑陋，而盛饰车马以游里巷。京洛为之语曰：“衣裳好，仪观恶。不姓许，即姓郝。”

王元美宴弇州园，偶与画士黄鹄联席。鹄貌极陋。元美曰：“人皆谓我命带桃花煞，果然！”。人问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得与美人联席。”吴人皆举为口实，凡见貌陋者，必曰“命带桃花”。

短而伛

武德中，崔善为历尚书左丞，甚得时誉。诸曹恶其聪察，因其身短而伛，嘲之曰：“崔子曲如钩，随例得封侯。膊上全无项，胸前别有头。”

身短面长

桑维翰身短面长，每引镜自叹曰：“七尺之躯，何如一尺之面？”后登第，同榜四人，陈保极戏谓人曰：“今岁有三个半人及第。”以桑短，谓之半人。

刁凿齿有蹇疾，苻坚亦谓之半人。

面狭长

梁宗如周尚书面狭长。萧警戏之曰：“卿何为谤经？”如周曰：“身自来不谤经。”蔡大宝曰：“卿不谤余经，正应不信《法华经》耳。”盖《法华》云：“闻经随喜，面不狭长。”如周乃悟。

《荀子》载：卫灵公有臣曰公孙昌，身長七尺，面长三尺，广三寸，鼻目耳具，而名动天下。

西字脸

有川知州，面大横阔。时嘲曰：“裹上幞头西字脸。”宦者已先闻之寿皇。及得郡陛辞，寿皇忆前语，大笑，云：“卿所奏不必宣读，朕留览。”愈笑不已。川出外曰：“早来天颜甚悦，以某奏札称旨也。”

面黑

陈伯益面黑而狭，多髯。谢希孟见写真挂壁上，戏题云：“伯益之面，大无两指，髭髯不仁，侵扰乎旁而不已。于是乎伯益之面，所存无几。”

王介甫面黄黑，问医，医曰：“此垢污，非疾也。”进澡豆，令王洗之。王曰：“天生黑于予，澡豆其如予何！”

焦阁老芳，面黑而长，如驴。尝谓西涯曰：“君善相，烦一看。”李久之乃曰：“左相象马尚书，右相象卢侍郎，必至此地位。”“马”与“卢”合，乃一

“驴”字，始知其戏。

黑白不均

崔涯者，吴越狂生，嘲妓李端端诗云：“黄昏不语不知行，鼻似烟卤耳似铛，独把象牙梳插髻，昆仑山上月初生。”端得诗，忧心如病，乃拜候道旁，战栗祈哀。涯改绝句粉饰之曰：“觅得黄骝鞞绣鞍，善和坊里取端端。扬州近日浑成错，一朵能行白牡丹。”于是居豪大贾竞臻其户。或谑之曰：“李家娘子，才出墨池，便登雪岭，何期一日，黑白不均。”

涅文

狄青、王伯庸同在枢府。王每戏狄之涅文，云：“愈更鲜明！”狄云：“莫爱否？当奉赠一行。”伯庸大惭。

中古冠

文中丞白湖，头止七寸，时人称其帽为“中古冠”。《孟子》云：“中古棺七寸。”

缩头

祖广字渊度，范阳人，仕至护军长史。广行常缩头。诣桓南郡，始下车，桓曰：“天甚晴明，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。”

尖头

北魏古弼头尖，太武常名之曰“笔头”，时人呼为“笔公。”

项安节

慈圣后尝梦神人语云：“太平宰相项安节”。神宗密求诸朝臣，无有此人。久之，吴仲卿为上相，瘰疬生颈间。一日立朝，项上肿如拳。后见之，告上曰：“此真‘项安节’也！”

秃

秀州李公衡，善与人款曲，无所不狎侮，少发，号“葫芦”。时有作小词谑之，云：“家门希差，养得一枚依样画。百事无能，只去篱边缠倒藤。几回水上，千捺不翻真个强。无处容他，只好炎天晒作巴。”

白发白须

进士李居仁尽摘白发。其友惊曰：“昔则皤然一公，今则公然一婆！”

有郎官老而多妾，须白，令妻妾共镊之。妾欲其少，去其白者；妻忌之，又去其黑者。未几，颐颌遂空。亦可笑。

顾太仆居忧，发须尽白。起复北上，以药黑之。人笑曰：“须发亦起复矣！”桃源罗汝鹏，年四十，须大半白矣。偶吊一丧家，司宾惊曰：“公方强仕，何顿白乃尔！”罗曰：“这是吊丧的须髯。”

咏白发

海昌女子朱桂英尝咏白发云：“白发新添数百茎，几番拔尽又还生。不如不拔由他白，那有工夫与白争！”

貌类猴

安西牙将刘文树，口辩，善奏对，明皇每嘉之。文树髭生颌下，貌类猴。上令黄幡绰嘲之。文树切恶猿猴之号，乃密赂幡绰不言。幡绰许而进嘲曰：“可怜好个刘文树，髭须共颔颐别住。文树面孔，不似猢猻，猢猻面孔，强似文树。”上知其遗赂，大笑。

大小胡孙

刘贡父送墨与孙莘老，吏误送孙巨源。刘责吏。吏曰：“皆姓孙而同为馆职，莫能别耳。”刘曰：“何不取其髯别之？”吏曰：“又皆髯。”刘曰：“既皆髯，宜以身之大小别之。”于是馆中以莘老为“大胡孙学士”，巨源为“小胡孙学士”。

两头羝

钟会、钟毓皆多髯。兄弟盛饰，同坐车上，行至城西门，逢一女子微笑曰：“此车中央殊高。”二钟殊不觉。车后门生曰：“有女子戏公云‘中央高’。”公问：“云何？”答曰：“夫中央高者，两头低。此戏公二人为‘两头羝’也！”后二钟更不同车，畏逢此女子。

麻胡

成郎中貌陋多者。再娶之夕，岳母陋之，曰：“我女一菩萨，乃嫁麻胡！”索成催妆诗。成便书云：“一桩两好世间无，好女如何得好夫？高卷珠帘明点烛，试教菩萨看麻胡。”

青衣须出

屠赤水有青衣渐长。友曰：“须出矣！”屠笑曰：“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

偏盲

杜钦字子夏，目偏盲。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，俱以材能称。京师谓钦为“盲杜子夏”以相别。钦讳之，乃为小冠，高广才二寸。由是更谓钦为“小冠杜子夏”，而邺为“大冠杜子夏”云。

桓南郡玄与殷荆州仲堪语次，因共作危语。桓曰：“矛头淅米剑头炊。”殷曰：“百岁老翁攀枯枝。”顾曰：“井上辘轳卧婴儿。”殷有参军在坐，云：“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”殷曰：“咄咄逼人！”殷侍父疾，误以药手拭泪，遂眇一目。

湘东王眇一目，邵陵王纶赋诗戏之，曰：“湘东有一病，非哑复非聋。相思下只泪，望直有全功。”又尝与刘諝游江滨，叹秋望之美。諝对曰：“今日可谓‘帝子降于北渚！’”王觉其刺己，从此衔之。《离骚》：“帝子降于北渚

，目眇眇而愁予。”

湘东王兵起，王伟为侯景作檄，云：“项羽重瞳，尚有乌江之败，湘东一目，宁为赤县所归？”后竟以此伏诛。

徐妃以帝眇一目，知帝将至，为半面妆。帝见之，大怒而出。

聂天年眇一目，聘至京，有欲识之者。童大章曰：“何必识其人？彼但多一耳，少一目而已。”

徐籛庵和眇一目，尝赞千眼观音云：“汝有千目，众皆了了。我有双目，一明一眇。多者忒多，少者忒少。”

乌珠如此值钱，师旷薰目以精音，又何也？

假睛

唐立武选，以高上击毬，较其能否而黜陟之。至有置铁钩于毬仗以相击。周宝尝与此选，为铁钩所摘，一目睛失。宝取睛吞之，复击毬，获头筹，遂授泾原，敕赐木睛代之。注：木睛莫知何木，置目中无所碍，视之如真睛矣。

施肩吾与赵嘏同年，不睦。旧失一目，以假珠代其睛。故施嘲之曰：“二十九个人及第，五十七只眼看花。”

聋

北齐杜台卿为尚书左丞。省中以其耳聋，戏弄之。下辞不得理者，至大骂。台卿见其口动，谓为自陈，训对每致乖越。令史不晓谕，反以为笑端。

卷耳

韦庆本两耳如卷，朝士多呼为“卷耳”。适女选为妃，长安令杜松寿见而贺之，曰：“仆固知足下女得妃。”韦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杜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：“《卷耳》，后妃之德也。”

三耳秀才

隋董慎为冥府追为右曹录事，仍辟常州张审通为管记。慎令作判申天府。后有天符来云：“申甚允当。”慎乃取方寸肉擘为耳，安审通额上，曰：“与君三耳，可乎？”审通复活，后数日，觉额痒，涌出一耳，尤聪。时人笑曰：“天有九头鸟，地有三耳秀才。”亦呼“鸡冠秀才”。

口吃

魏邓艾口吃，语称“艾艾。”晋文王戏之曰：“卿言艾艾，定是几艾？”对曰：“‘凤兮凤兮’，故是一凤。”

后周郑伟口吃，少时逐鹿，失之。问牧竖，牧竖亦吃。伟以牧故为效己，竟扑杀之。

吾吴俞漳永工画艺而足跛。尝过王府基，有跛姬先行，傍一童子戏效之。姬方怒詈，俞适踵至，遂大恚曰：“彼顽童作短命事耳，乃衣冠者亦复为之耶

？”因极口骂辱。俞自陈再四，终不听信。事类此。

唐时进士及第放榜后，即谒宰相。其导词答语，一出榜元。时卢肇有故不赴，次及丁棱，口吃。迨引见致词，本欲言“棱等登科”。而棱乃言“棱等登、梭等登”，竟不能发其后语。翌日，友人戏之曰：“闻君善箏，可得闻乎？”棱曰：“无之。”友曰：“昨日闻‘棱等登、梭等登’，岂非箏声耶？”黄山谷与赵挺之等同在馆修书。每日庖丁请食品。赵口吃，曰：“来日吃蒸饼。”山谷笑之。一日酒会，拟以三字离合成字为令。赵首云：“禾女委鬼魏。”一云“戊丁成皿盛”。一云“王白珀石碧”。一云“里予野土墅”。末当山谷，应声曰：“来力敕正整。”与“来日吃蒸饼”同声。众哄堂大笑。赵赧然。

华原令崔思海口吃，每与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。杜尝语崔云：“弟能遣兄作鸡鸣。但有所问，兄须即报。”傍人讶之，与杜私赌，杜将谷一把，问崔云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崔云：“谷谷谷。”傍人大笑，因输延业。

刘贡父、王汾同在馆中。汾病口吃，贡父为之赞曰：“恐是昌家周，又疑非类韩。未闻雄名扬，只有艾气邓。”

有御史茂彪者，舌秃言涩，侍西班。有东班御史误入西班，彪乃面纠曰：“臣是西班御史茂彪，有东班与臣一般御史，不合走入西班。”然“彪”言为“包”，“班”言为“邦”。滑稽者因其言为一绝，曰：“闾阖门开紫气高，含笑尝得近神尧。东邦莫入西邦去，从此人人惮茂包。”

王少卿

鸿胪王少卿，善宣玉音，洪亮抑扬，殊耸观听，而所读多吃误，其貌美髯而秃顶。朝士遂为诗以嘲之曰：“传制声无敌，宣章字有讹。后边头发少，前面口须多。”有问京师新事者，或诵此诗。其人遽曰：“此必王少卿也！”

没牙儿

马都督老而无牙。郭定襄戏曰：“昨闻邻妇哭甚哀。”马问：“何哭？”郭曰：“其妇丧夫，抚孤哭曰：‘痛汝没爷儿。’”

损臂

兴化洗公城居三十余年，老矣，犹迎送不已。云峰悦禅师尝诫之。郡僚多爱洗，久不果。一日送大官出郊，堕马损臂，以书诉悦。悦作偈戏云：“大悲菩萨有千手，大丈夫儿谁不有？兴化和尚折一枝，犹有九百九十九。”

枝指

祝枝山右手骈拇指。或戏曰：“君之富于笔札，应以多指。”枝山应曰：“诚不以富，亦祇指以异。”

臀大

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臀最大。尝入内奏事，步履蹒跚。李勣后曳道弘曰：“一言语公。”道弘惊转，敛容曰：“敬闻教。”勣曰：“尊臀斟酌坐得即休，何须尔许大！”

三短

北魏李谐因癭而举颐，因跛而缓步，因蹇而徐言。人言谐“善用三短。”善用，三短亦致妍，不善用，三长反为累。

秃眇跛倮同聘

《谷梁传》：季孙行父秃，晋郤克眇，卫孙良夫跛，曹公子首倮，同时而聘于齐。齐使秃者御秃，使眇者御眇，使跛者御跛，使倮者御倮。萧同叔子齐侯母。从台上笑之，客怒。

三无

王广文竹月者，年迈，须齿已落，更阙一耳。其同僚戏为语曰：“竹月号三无，无齿之齿无，然而无有耳，则亦无有胡。”偶御史蒞府，各县属候见于官署中，谈及斯语，以为笑谑。及入谒，忽睹竹月状，思及前语，不觉失笑。御史疑令慢己，诘之。令因以实对。御史亦大笑。

恶疾

北齐崔氏，世有恶疾，多寡眉。李庶无须，时呼为天阉。崔谏调之曰：“教弟种须法：以锥遍刺颌作孔，插以马尾。”庶曰：“持此先施贵族，艺眉有验，然后树须。”

刘贡父晚年得恶疾，须眉堕落，鼻梁断坏。一日与苏东坡会饮，苏引古人一联戏曰：“大风起兮眉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鼻梁！”

风之始

吴给士女敏慧，后归名儒陈子朝。陈惑一妾，遂染风疾。一日亲戚来问，吴指妾曰：“此‘风之始’也。”

陈癩子

《玉堂闲话》：唐营丘有豪民陈姓，病风疾，众目之为“陈癩子”。陈极讳之。家人或误言，必遭怒笞。宾客亦不敢犯。或言所苦减退，具得丰款。有游客谒之，初谓：“君疾近日尤减。”陈欣然命酒。将撤，又问：“某疾果退否？”客曰：“此亦添减病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客曰：“添者，面上添渤沔子。减者，减却鼻孔。”长揖而去。数日不悻。又每年五月，值生辰，必召僧道启斋宴，伶伦百戏俱备。斋罢，赠钱数万，一伶既去，复入，谓曰：“蒙君厚惠，偶忆短李相诗一联，深叶圣德。”陈曰：“试诵之。”时陈坐碧纱帟中，左右环侍。伶曰：“诗云：‘三十年前陈癩子，如今始得碧纱幪。’”遭大诟而去。

夫妇

五代杨光远病秃，妇又跛足。后举兵反，欲图大事。人语之曰：“世宁有癞痢天子、拐脚皇后耶？”

田元钧狭而长。其夫人，富彦国女弟也，阔而短。石曼卿戏目之为“龟鹤夫妻”。

政和、景泰二榜

政和间，状元何栗字文缜，次潘良贵，皆少年有风貌，而第三人郭孝友颇古怪。时曰：“状元真何郎，榜眼真潘郎，探花真郭郎也！”古有郭姓而秃者，故傀儡号为“郭郎”，亦曰“郭秃”。

景泰五年，状元孙贤，河南人，面黑。榜眼徐溥，宜兴人，面白。探花徐鏊，武进人，面黄。时谓“铁状元，银榜眼，金探花。”

异相

《云仙散录》：郭汾阳每迁官，则面长二寸，额有光气，久之乃复。《程史》：嘉定间，赵南仲为淮阃，貌古怪，两眼高低，一眼观天，一眼观地。人望而畏之，不敢仰视。《异苑》：贾弼梦鬼易其头，遂能半面笑，半面啼。

妇人异相

九真女子赵姬乳长数尺。冯宝妻洗氏长二尺，暑热，则担于肩。李光弼之母，须数十根。皆异表也。

人疴

大历中，东都天津桥有乞儿，无双手，以右足夹笔，写经乞钱。欲书时，先用掷笔高尺许，以足接之，未尝失落。书字端楷，若有神助。

《戒庵漫笔》：嘉靖间有丐妇，年二十许，自云常州人，幼患风，双手拳挛在胸，不能举动；两膝曼转，著地而行；由膝之下，双脚虚擎向上，遂能以双脚指纺棉花、捻线、穿针、缝纫、饮食，凡事与手不异。曾在予家试之，果然。后四五年再来，生一儿，颇壮伟。又能以脚戏弄，左右丢掷，及以筋夹饭食喂之，甚便。

《狷园》：京师有丐妇，年四十余，全无两臂，两肩如削。每梳头鬢，右足夹栲，左足缩发。及系衣洗面，亦如之，轻便比手无异。或掷钱赠，亟伸足取贯绳上，略无碍滞。又段文晔言：景德中至岳下，见一妇人无双肩，但用两足刺绣鞋袜，织致与巧手相若。衣服颇洁。每止处，观者如堵，竞以钱投之。

钱象先曰：世有无借之人，手足俱完，且不能自食，不如此二妇人之足也，悲夫！子犹曰：“俗眼爱奇僻，虽好不如丑，但求布施多，何须手足有？重瞳困箪瓢，骀驼贵无偶。由来公道衰，千秋一漂母。假髻先入官，吾亦愿蓬首。”

嘉靖中，京师有人手足俱无。父盛以布囊，仅满二尺，俨如鱼形。挟之出，观

者如堵。面巨而声雄，能就地打滚。

项下吹曲

嘉靖庚辰，赵宪伯凤自曲江携一道人归三衢，项下有窍，能吹箫；凡饮食，则以物窒之，不然，水自孔中溢出。每作口中语，则塞喉间；作喉间语，则以手掩口。先是三十年，沙随程先生尝于行在见一道人，以笛拄项下吹曲，其声清畅而不近口。不知所以然，疑即一人也。

陈锡玄曰：阿那律陀，无目而见；跋难陀龙，无耳而听；旃伽神女，非鼻闻香；骄梵钵提，异舌知味；舜若多神，无身觉触。世问诸变化相，信有不可穷诘者，于二道人何异！

绛树两歌、黄华二牋

《志奇》：绛树一声能歌二曲，二人细听，各闻一曲，一字不乱。人疑一声在鼻，竟不测其何术。当时有黄华者，双手能写二牋，或楷或草，挥毫不辍，各自有意。

无头人

崔广宗为张守珪所杀，仍不死，饥渴即画地作字，世情不替，更生一男。四五年后，忽画地云：“后日当死。”果然。

监左帑龙舒尝言：有亲戚官游西蜀，路经湘汉。晚投一店，忽见店左侧上有一人无首，骇以为鬼。主人曰：“尊官不须惊。此人也，往年因患瘰疬，势蔓衍，一旦头忽坠脱。家人以为不可救，竟不死。自此每所需，则以手画。日以粥汤灌之，故至今犹存耳。”又云：岳侯军中一兵犯法褻首，妻方怀娠。后诞一子，躯干甚伟，而首极细，仅如拳，眉目皆如刻画。则知胞胎所系，父母相为应。

绍兴二十五年，忠翊郎刁端礼随邵运使往江西，经严州淳安道上。晚泊旅邸，日未暮，乃纵步村径二三里，入一村舍少憩。其家夫妇舂谷。问其姓氏，曰“姓潘”。妇瀹茗以进。闻傍舍啧啧有声，试窥之，乃一无头人织草履，运手快疾。刁大惊愕。潘生曰：“此吾父翁也。宣和庚子岁，遭方贼之乱，斩首而死，手足犹能动，肌体皆温。不忍殓殡，用药傅断处。其后疮愈，别生一窍，欲饮食则啾啾然。徐灌以粥汤，故赖以活。今三十六年，翁已七十矣！”刁亟反僦邸，神志不宁者累日。后每思之，毛发辄惊。

半头

段安节于天复中避乱出京，至商山中逆旅，见一老妇人。无一半头，坐床心缉麻，运手甚熟。其儿妇言：“巢寇入京，为贼所伤，自鼻一半已上并随刃去。有人以药封裹之，手足微动，眷属以米饮灌口中，久而无恙，今已二十余年矣。”

头断复连

正德时，济下一秀才遭流贼乱，奔避不及被贼砍，觉头落胸前而喉不断，亟以手捧头置之项上，热血凝结，痛极遂死。久之稍苏，卧野田间。寇退，家人求尸舁归。旬日不死，颇能咽汤粥。百日痂脱，视其颈瘢痕如絙入腮下。

勇士庙

汉朱遵仕郡功曹。公孙述僭号，遵拥郡人不伏。述攻之，乃以兵拒述，埋车绊马而战死。光武追赠辅汉将军。吴汉表为置祠。一曰：遵失首，退至此地，绊马讫，以手摸头，始知失首。于是士人感而义之，乃为置祠，号为“健儿庙”。后改“勇士庙”。见《新汉县图记》。

无头亦佳

贾雍出界讨贼，为贼斫去头，复上马还营。营中将士争来看。雍从胸中语曰：“诸君视有头佳、无头佳乎？”吏泣曰：“有头佳。”雍曰：“不然，无头亦佳！”言毕而绝。

人妖

宋卿家九代祖，如小儿，在鸡窠中，不饮不食，不知年岁。子孙朔望罗拜，垂头下视。太原王仁裕远祖母约二百余岁，形才三四尺，饮啖甚少，往来无迹。唯床头有柳箱，戒子弟勿启。一日无赖孙醉启之，唯一铁篋。自此竟不回。池州村祖翁媪二人，各长三尺，绵衾拥体，坐佛龕中。两眼能动，蘸酒口中，亦能舐之。皮皆粘骨，不知年岁。

夏县尉胡頊尝至金城县界，止于人家。方具食，见一老母长二尺，来窃食。新妇搏其耳，曳入户。云是七代祖姑，寿三百余矣。苦其窃，常繫槛中，兹偶逸耳。

唐三原县董桥店有孟媪，年百余岁而卒。店人皆呼为“张大夫店”。媪自言：“二十六嫁张警，警为郭汾阳所任。警之貌酷类某，警卒，吾遂为丈夫衣冠，投名为警弟，得继事汾阳。寡居十五年。自汾阳薨，吾已年七十二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。忽思葺独，遂嫁此店潘老为夫。迺来复诞二子，曰滔、曰渠。滔五十有五，渠五十有二云。见《乾【月巽】子》。

谪智部第二十一

子犹曰：人心之智，犹日月之光。粪壤也，而光及焉，曲穴也，而光入焉。智不废谪，而有善有不善，亦宜耳。小人以之机械，君子以之神明。总是心灵，唯人所设，不得谓智偏属君子，而谪偏归小人也。集《谪智》第二十一。

魏武

魏祖少游荡，叔父数言于其父嵩。祖患之，伪败面口偏。叔父见，云“中风”。又告嵩，惊呼曰：“叔父言汝中风，已差乎？”对曰，“初不中风，但失

爱于叔父，故见罔耳。”自是叔父所告，嵩皆不信。

魏武常言人欲危己，己辄心动。因语所亲小人曰：“汝怀刃密来我侧。我必说心动，执汝行刑。汝但勿言某使，无他，当厚相报。”此人信之，被执不惧，遂斩之。

啖野葛，及梦中杀人，皆诈也。独此举，三岁小儿恐亦难欺。老瞞所亲，夫岂木偶？必是此老有心，预择一极愚蠢者，谬加亲爱，而借之以实其诈耳。智囊之首、黠贼之魁乎！

体认天理

《西堂纪闻》：湛甘泉若水，每教人随处体认天理。居乡时，凡山川佳胜、田庄膏腴者，假以建书院、置学田为名，必得之为自殖计，皆资势于当路之门生。乡人常曰：“此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也！”

不是随处体认天理，还是随处体认“地理”。

《朝野僉载》两孝子事

东海孝子郭纯丧母，每哭，则群乌大集。使检有实，旌表门闾。后讯，乃是每哭即撒饼于地，群乌争来食之。其后数如此，乌闻哭声，莫不竞凑，非有灵也。

田单妙计，可惜小用。然撒饼亦资冥福，称孝可矣。

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，州县上言，遂蒙旌表。乃是猫犬同时产子，取猫儿置犬窠中，取犬子置猫窠内，饮惯其乳，遂以为常耳。

即使非伪，与孝何干？

崔、张豪侠

进士崔涯、张祐下第后，游江淮，嗜酒狂吟，以侠相许。崔尝有诗云：“太行岭上三尺雪，壮士怀中三尺铁。一朝若遇有心人，出门便与妻儿别。”由是侠名播于人口。一夕，有非常人，装饰甚武，腰剑，手囊贮一物，流血于外，入门曰：“此张侠士居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张揖客甚谨。既坐，客曰：“有一仇人，十年莫得，今夜获之，喜不可已。”指囊曰：“此其首也！”问“有酒否？”张命酒，客饮嚼甚壮，曰：“闻公义气，薄有所请，可乎？”张唯唯。客曰：“此去三数里，有一义士，余所深德。君可假十万缗，立欲酬之。若济，则平生恩仇毕矣。此后赴汤蹈火，亦无所惮。”张且不吝，深喜其说，乃筹其缗素中品之物，罄以畀之。客曰：“快哉！死无恨！”乃留囊首而去，期以却回。及期不至，五鼓绝声，东曦既驾，杳无踪迹。张虑囊首彰露，客既不来，将遣家人埋之，开囊，乃豕首也。方悟见欺，迺后豪侠之气顿丧。

按张祐字承吉，苦吟时，妻孥唤之不应。以责祐，祐曰：“吾方口吻生花，岂惜汝辈？”后知南海罢，但载罗浮石归，不治产。虽一事见欺，不愧豪士矣。

干红猫

《夷坚支》：临安北门外西巷，有卖熟肉翁孙三者，每出必戒其妻曰：“照管猫儿，都城并无此种，莫使外人闻见，或被窃，绝我命矣！我老无子，此当我子无异也！”日日申言不已。邻里数闻其语，心窃异之，觅一见不得。一日忽拽索出，到门，妻急抱回。见者皆骇，猫干红深色，尾足毛须尽然，无不叹羨。孙三归，痛箠厥妻。已而浸浸达于内侍之耳，即遣人啖以厚值。孙峻拒。内侍求之甚力，反复数四，竟以钱三百千取去。孙涕泪，复箠其妻，竟日嗟怅。内侍得猫喜极，欲调驯，然后进御。已而色泽渐淡，才及半月，全成白猫。走访孙氏，既徙居矣。盖用染马缨绋之法，积日为伪，前之告戒箠怒，悉奸计也。

贷金

《耳谭》：嘉靖间，一士人候选京邸。有官矣，然久客囊空，欲贷千金，为所故游客谈。数日，报命曰：“某中贵允尔五百。”士人犹恨少。客曰：“凡贷者，例以厚贄先。内相家性，苟得其欢，何不可？”士人拮据凑贷器币，约值百金。为期入谒。及门，堂轩丽巨，苍头庐儿，皆曳绮縠，两壁米袋充栋，皆有“御用”字。久之，主人出。主人横肥，以两童子头抵背而行。享礼微笑，许贷八百。庐儿曰：“已晚，须明日。”主人曰：“可。”士人既出，喜不自任。客复属耳：“当早至，我俟于此。”明日至，寥然空宅，堂下两堆煤土，皆袋所倾。问主宅者，曰：“昨有内相赁宅半日，知是谁何？”客亦失迹，方知中诈。

一钱诒百金

《湖海奇闻》：胥篋唯京师为最黠。有盗能以一钱诒百金者，作贵游衣冠，先诣马市，呼卖胡床者，与一钱，戒曰：“吾即乘马，尔以胡床侍。”其人许诺。乃谓马主：“吾欲市骏马，试可乃已。”马主谨奉羁勒。其人设胡床而上，盗上马疾驰而去。马主追之。盗径扣官店，维马于门，云：“吾某太监家人，欲段匹若干，以马为质，用则奉价。”店睹其良马，不之疑，如数畀之。负而去。俄而马主迹至店，与之争马，成讼。有司不能决，为平分其马价云。

乘驴妇

《耳谭》：有三妇人雇驴骑行，一男子随之。忽少妇欲下驴择便地，呼二妇曰：“缓行俟我！”方其下驴，男子佐之，少妇即与调谑若相悦者。已乘驴，曰：“我心痛，不能急行。”男子既不欲强少妇，追二妇又不可得，乃憩道旁，而不知少妇反走久矣。是日三驴皆失。

京都道人

北宋时，有道人至京都，称得丹砂之妙，颜如弱冠，自言三百余岁。贵贱咸争

慕之，输货求丹、横经请益者，门如市肆。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，饮啜方酣，阍者报曰：“郎君从庄上来，欲参觐。”道士作色叱之。坐客或曰：“贤郎远来，何妨一见？”道士颦蹙移时，乃曰：“但令入来。”俄见一老叟，须发如银，昏耄伛偻，趋前而拜。拜讫，叱入中门，徐谓坐客曰：“小儿愚騃，不肯服食丹砂，以至此，都未及百岁，枯槁如斯。常日斥至村墅间耳。”坐客愈更神之。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，乃云：“伛偻者，即其父也。”

丹客

客有以丹术行骗局者，假造银器，盛舆从，复典妓为妾，日饮于西湖。鹧首所罗列器皿，望之皆朱提白镪。一富翁见而心艳之，前揖问曰：“公何术而富若此？”客曰：“丹成，特一长物耳！”富翁遂延客并其妾。至家，出二千金为母，使炼之。客入铅药，炼十余日，密约一长髯突至给曰：“家罹内艰，盍急往！”客大哭，谓主人曰：“事出无奈何，烦主君同余婢守炉，余不日来耳。”客实窃丹去，又嘱妓私与主媾。而不悟也，遂堕计中，与妓绸缪数宵而客至。启炉视之，佯惊曰：“败矣！汝侵余妾，丹已坏矣！”主君无以应，复出厚镪酬客。客作怏怏状去。主君犹以得遣为幸。

嘉靖中，松江一监生，博学有口，而酷信丹术。有丹士先以小试取信，乃大出其金，而尽窃之。生惭愧甚，欲广游以冀一遇。忽一日，值于吴之阊门。丹士不俟启齿，即邀饮肆中，殷勤谢过。既而谋曰：“吾侪得金，随手费去。今东山一大姓，业有成约，俟吾师来举事。君肯权作吾师，取偿于彼，易易耳！”生急于得金，许之。乃令剪发为头陀，事以师礼。大姓接其谈锋，深相钦服，日与款接，而以丹事委其徒辈，且谓师在，无虑也。一旦复窃金去，执其师，欲讼之官。生号泣自明，仅而得释。及归，亲知见其发种种，皆讪笑焉。以金易色，尚未全输，但缠头过费耳。若送却头发，博“师父”一声，尤无谓也。

《耳谈》二孺僧

有僧异貌，能绝粒，瓢衲之外，丝粟俱无，坐徽商木筏上，旬日不食，不饥。商试之，放其筏中流，又旬日，亦如此。乃相率礼拜，称为“活佛”，竞相供养。曰：“无用供养。我某山寺头陀，以大殿毁，欲从檀越乞布施，作无量功德。”因出疏，令各占甲乙毕，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。及期，众往询，寺绝无此僧，殿即毁，亦无乞施者。方与僧骇之，忽见伽蓝貌酷似僧，怀中有簿，即前疏。众诧神异，喜施千金，恐泄语有损功德，戒勿相传。后乃知始塑像时，因僧异貌，遂肖之，作此伎俩。而不食，乃以干牛肉膾大数珠数十颗，暗啖之。皆奸僧所为。

闾乡一村僧，见田家牛肥硕，日伺牛在野，置盐己首，俾牛舐之，久遂娴习。

僧一夕至田家，泣告曰：“君牛乃吾父后身。父以梦告我，我欲赎归。”主驱牛出。牛见僧，即舐僧首。主遂以牛与僧。僧归杀牛，丸其肉，置空杖中，又以坐关不食欺人焉。后有孟知县者，询僧便溺，始穷其诈。

吞舍利

《广记》：唐洛中顷年有僧持数粒所谓“舍利”者，贮于琉璃器中，昼夜香火檀越之礼，日无虚焉。有贫士子无赖，因诣僧，请观舍利。僧出瓶授与。遽取吞之。僧惶骇无措，复虑外闻之。士子曰：“与我钱，当服药出之耳。”赠二百缗，乃服巴豆泻下。僧欢然濯而收之。

易术

凡幻戏之术，多系伪妄。金陵人有卖药者，车载大士像。问病，将药从大士手中过，有留于手不下者，则许人服之，日获千钱。有少年子从旁观，欲得其术，俟人散后，邀饮酒家。不付酒钱，饮毕竟出，酒家如不见也。如是三。卖药人叩其法，曰：“此小术耳，君许相易，幸甚。”卖药曰：“我无他。大士手是磁石，药有铁屑，则粘矣。”少年曰：“我更无他。不过先以钱付酒家，约客到绝不相问耳。”彼此大笑而罢。

巫

夏山为巫，自谓灵异。范汝舆戏曰：“明日吾握糖饵，令汝商之。言而中，人益信汝。”巫唯唯。及明降神，观者如堵。范握狗矢问之。巫曰：“此糖饵耳。”范佯拜曰：“真神明也！”即令食之。巫恐事泄，忍秽立尽。

女巫

京师闾阎多信女巫。有武人陈五者，厌其家崇信之笃，莫能治。一日含青李于腮，给家人疮肿痛甚，不食而卧者竟日。其妻忧甚，召女巫治之。巫降，谓五所患是名疔疮，以其素不敬神，神不与救。家人罗拜恳祈，然后许之。五佯作呻吟甚急，语家人云：“必得神师入视救我可也。”巫入按视。五乃从容吐青李视之，摔巫批其颊，而叱之门外。自此家人无信崇者。

以舍利取人，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。以幻术愚人，即有托幻术以愚之者。以神道困人，即有诡神道以困之者。“无奸不破，无伪不穷”，信哉！

黄铁脚

黄铁脚，穿窬之雄也。邻有酒肆，黄往贯，肆吝与。黄戏曰：“必窃若壶，他肆易饮。”是夕肆主挈壶置卧榻前几上，鏊户甚固，遂安寝。比晓失壶，视鏊如故，亟从他肆物色，壶果在。问所得，曰：“黄某。”主诣黄问故，黄用小竿窍其中，俾通气，以猪溺囊系竿端，从窗引竿，纳囊于壶，乃嘘气胀囊，举而升之，故得壶也。

窃罄

乡一老媪向诵经，有古铜磬。一贼以石块作包，负之至媪门外，人问何物。曰：“铜磬，将鬻耳。”入门见无人，弃石于地，负磬反向门内曰：“欲买磬乎？”曰：“家自有。”贼包磬复负而出，内外皆不觉。

伪跛、伪蹩

闾门有匠凿金于肆。忽一士人巾服甚伟，跛曳而来，自语曰：“暴令以小过毒搥我，我必报之！”因袖出一大膏药，薰于炉次，若将以治疮者。俟其熔化，急糊匠面孔。匠畏热，援以手。其人已持金奔去。又一家，门集米袋，忽有蹩者垂腹甚大，盘旋其足而来，坐米袋上。众所共观，不知何由。匿米一袋于胯下，复盘旋而去。后失米，始知之。盖其腹衬塞而成，而蹩亦伪也。

何大复《蹩盗篇》

有蹩盗者，一足蹩，善穿窬。尝夜从二盗入巨姓家，登屋翻瓦，使二盗以绳下之。搜资入之柜，命二盗系上。已复下其柜，入资上之，如是者三矣。蹩盗自度曰：“柜上，彼无置我去乎？”遂自入坐柜中。二盗系上之，果私语曰：“资重矣！彼出必多取，不如弃去！”遂持柜行大野中。一人曰“盗称善偷，乃为我二人卖！”一人曰：“此时将见主人翁矣！”相与大笑欢喜，不知蹩盗乃在柜中。顷二盗倦坐道上，蹩盗度将曙，又闻远舍有人语笑，从柜出大声曰：“盗劫我！”二盗惶讶遁去。蹩盗顾乃得金资归。

智妇

《耳谭》：某家娶妇之夕，有贼来穴壁，已入，会其地有大木，贼触木倒，破头死。烛之，乃所识邻人，仓惶间恐反饵祸。新妇曰：“无妨。”令空一箱，纳贼尸于内，舁至贼家门首，剥啄数下，贼妇开门见箱，谓是夫所盗，即举至内。数日，夫不返，发视，乃是夫尸，莫知谁杀，亦不敢言，以瘞之。

诘盗智

胡汲仲在宁海日，偶出行，有群姬聚庵诵经。一姬以失衣来诉。汲仲命以牟麦置群姬掌中，令合掌绕佛诵经如故。汲仲闭目端坐，且曰：“吾令神督之。若是盗衣者，行数周，麦当芽。”中一姬屡开视其掌，遂命缚之，果盗衣者。以其惑佛，因而惑之。

刘宰之令泰兴也，富室亡金钗，唯二仆妇在。置之有司，咸以为冤。命各持一芦，曰：“非盗钗者，当自若。果盗，则长于今二寸。”明旦视之，一自若，一去其芦二寸矣。讯之，具伏。

陈述古知蒲城县，有失物莫知为盗，乃给曰：“其庙有钟能辨盗，为盗者，摸之则有声。”阴使人以墨涂而帷焉。令囚入帷摸之，唯一囚无墨，执之果盗。

海刚峰

有御史怒某县令。县令密使嬖儿侍御史，御史昵之，遂窃其符逾墙走。明晨起

视篆，篆篋已空，心疑县令所为，而不敢发，而称疾不视事。海忠肃时为教谕，往候御史。御史闻海有吏才，密诉之。海教御史夜半于厨中发火。火光烛天，郡属赴救。御史持篆篋授县尹，他官各有所护。及火灭，县令上篆篋，则符在矣。

黠竖子

西邻母有好李，苦窥园者，设井墙下，置粪秽其中。黠竖子呼类窃李，登垣，陷井间，秽及其衣领，犹仰首于其曹：“来来！此有佳李！”其一人复坠。方发口，黠竖子遽掩其两唇，呼“来来”不已。俄一人又坠。二子相与诟病。黠竖子曰：“假令二子者有一人不坠井中，其笑我终无已时。”

小人拖人下浑水，使开口不得，皆用此术。

日者

赵王李德诚镇江西。有日者，自称“世人贵贱，一见辄分”。王使女妓数人，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，偕立庭中，请辨良贱。客俯躬而进曰：“国君头上有黄云。”群妓不觉皆仰首。日者曰：“此是国君也！”王悦而遣之。

孙兴公嫁女

王文度坦之弟阿智虔之恶乃不翅，年长失婚。孙兴公绰有女，亦僻错无嫁娶理，因诣文度，求见阿智。既见，便扬言：“此定可，殊不如人所传，哪得至今未有婚处！我有一女，乃不恶，欲令阿智娶之。”文度忻然以启蓝田述。蓝田惊异。既成婚，女之顽黠乃过于婿，方知兴公之诈。

阿智得妇，孙女得夫，大方便，大功德，何言诈乎？

匿年

凌景阳与京师豪族孙氏成姻，嫌年齿，自匿五岁。既交礼，乃知其妻匿十岁。王素作谏官，景阳方馆职，坐娶富民女论罢。上知景阳匿年以欺女氏，素因奏孙氏所匿，上大笑。

节日门状

刘贡父为馆职。节日，同舍遣人以书筒盛门状遍散人家。刘知之，乃呼所遣人坐于别室，犒以酒肴，因取书筒视之，凡与己一面之旧者，尽易以己门状。其人既饮食，再三致谢，遍走巷陌，实为刘投刺，而主人之刺遂已。

智胜力

王卞于军中置宴，一角抵夫甚魁岸，负大力。诸健卒与较，悉不敌。坐间一秀才自言能胜之，乃以左指略展，魁岸者辄倒。卞以为神，叩其故。秀才云：“此人怕酱，预得之同伴。先入厨，求得少许酱，彼见辄倒耳。”

术制继母

王阳明年十二，继母待之不慈。父官京师。公度不能免，以母信佛，乃夜潜起

，列五托子于室门。母晨兴，见而心悸。他日复如之，母愈骇，然犹不悛也。公乃于郊外访射鸟者，得一异形鸟，生置母衾内。母整衾，见怪鸟飞去，大惧，召巫媪问之。公怀金赂媪，诈言“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，今诉于天，遣阴兵收汝魂魄。衾中之鸟是也。”后母大恸，叩头谢不敢，公亦泣拜良久。巫故作恨恨，乃蹶然苏。自是母性骤变。

制妒妇

《艺文类聚》：京邑士人妇大妒，尝以长绳系夫脚，唤便牵绳。士密与巫姬谋，因妇眠，士以绳系羊，缘墙走避。妇觉，牵绳而羊至，大惊，召问巫。巫曰：“先人怪娘积恶，故郎君变羊。能悔，可祈请。”妇因抱羊痛哭悔誓。巫乃令七日斋，举家大小悉诣神前祷祝。士徐徐还，妇见泣曰：“多日作羊，不辛苦耶？”士曰：“犹忆啖草不美，时作腹痛。”妇愈悲哀。后略复妒，士即伏地作羊鸣。妇惊起，永谢不敢。

制使酒

朱业为宣州刺史，好酒凌人，性复威力，饮后恣意斩决，无复谏者。唯其妻钟氏能制之，褰帏一呼，慑慄而止。张易领通倖之职，至府数日，业为易启宴。酒未三爵，易乘宿醒，掷觥排席，诟嚷蜂起。业怡声屏障间，谓左右曰：“张公使酒，未可当也！”命扶易而去出。此后业无复使酒焉。

敖上舍

韩侂胄既逐赵汝愚至死，太学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壁吊之。方纵笔，饮未一二行，壁已舁去矣。敖知必为韩所廉，急更衣，持酒具下楼，正逢捕者，问：“敖上舍在否？”对曰：“方酣饮。”亟亡命走闽，韩败，乃登第一。

科试郊饯

科试故事，邑侯有郊饯。酒酸甚，众哗席上。张幼于令勿喧，保为易之。因索大觥满引为寿。侯不知其异也，既饮，不觉攒眉，怒惩吏，易以醇。

金还酒债

荆公素喜俞清老。一日谓荆公曰：“吾欲为浮屠，苦无钱买祠部牒耳。”荆公欣然为具僧资，约日祝发。过期寂然，公问故。清老徐曰：“吾思僧亦不易为，祠部牒金，且送酒家还债。”公大笑。

肯出钱与买僧牒，何不肯偿酒债？清老似多说一谎。

下马常例

宋时有世赏官王氏，任浙西一监。初蒞任日，吏民献钱物几数百千，仍白曰：“下马常例。”王公见之，以为污己，便欲作状，并物申解上司。吏辈祈请再四。乃令取一柜，以物悉纳其中，对众封緘，置于厅治，戒曰，“有一小犯，即发！”由是吏民惊惧，课息俱备。比终任荣归，登舟之次，吏白厅柜。公

曰：“寻常既有此例，须有文牒。”吏赍案至，俾舁柜于舟，载之而去。

不矫不贪，人已两利，是大有作用人，不止巧宦已也。

月儿高

袁凯忤太祖，诡得风疾。上每念曰：“东海走却大鳗鱼，何处寻得！”遣使拜为本郡学博。凯瞠目熟视使者，唱《月儿高》一曲。使者还奏，乃置之。

儂弄部第二十二

子犹曰：古云“稚子弄影，不知为影所弄”。然则弄人即自弄耳。虽然，不自弄，将不为造化小儿弄耶？傀儡场中，大家搬演将去，得开口处便落便宜，谓之“弄人”可，谓之“自弄”可，谓之“造化弄我”、“我弄造化”，俱无不可。集《儂弄》第二十二。

石动筩

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。高祖曰：“我与汝等作谜，可共射之：“卒律葛答。”诸人皆射不得，或云是髡子箭。高祖曰：“非也。”石动筩云：“臣已射得。”高祖曰：“是何物？”动筩对曰：“是煎饼。”高祖笑曰：“动筩射着是也。”高祖又曰：“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，我为汝射之。”诸人来作，动筩为谜。复云：“卒律葛答。”高祖射不得，问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答曰：“是煎饼也。”高祖曰：“我始作之，何因更作？”动筩曰：“乘大家热铛子头，更作一个。”高祖大笑。

高祖称郭璞诗绝佳。石动筩曰：“臣诗胜郭一倍。”上大不怡，诘之曰：“哪见胜处？”动筩曰：“读《游仙诗》云；‘青溪千余仞，中有一道士’。臣则曰‘青溪二千仞，中有两道士’，不胜一倍乎？”上大笑。

捕獭狸

《赵后外传》：樊嫔语飞燕曰：“忆在江都时，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，苦獭啮鸭。时下朱里芮姥者，求捕獭狸献。姥谓姑曰：‘是狸不他食，当饭以鸭。’姑怒，绞其狸。”

能言鸭

陆龟蒙居震泽，有斗鸭一栏。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，出舍下，挟弹毙其绿头者。龟蒙手一表骇云：“此鸭善人言，持附苏州上进天子。使者毙之，奈何？”内养信其言，大恐，遂以囊中金酬之，因徐问，“其鸭能作何言？”龟蒙曰：“能自呼其名。”内养愤且笑。龟蒙还其金，大笑曰：“吾戏耳！”

靴值

冯道、和凝同在中书。一日，和问冯曰：“公靴新买，其值几何？”冯举左足曰：“五百。”和性褊急，顾吏责曰：“吾靴何用一千？”冯徐举其右曰：“此亦五百。”

酒令

贾时彦善谑。赴宴，酒半，主人请令。贾曰：“乞诸君射一谜。不中，浮以大白。曰‘天不知地知，尔不知我知。’”举座不解。罚遍，贾举一足，置案上，曰：“我靴底有腐孔也！”

甘露寺僧性空善饮。一客掷色行旧令，云“补不足，庆有余。”初掷“不足”，曰：“僧饮。”又掷“有余，”亦曰：“僧饮。”众客俱不解。客曰：“候令毕当言之。”既毕令而僧醉矣，执盏言曰：“酒不敢辞，请明其故？”客曰：“不足者，无发；有余者，多一头。”众大笑。

王元美与客宴集。王偶泄气，众客皆匿笑。王即设令，要经书中“譬”字一句。王举“能近取譬”。众客于“譬如北辰”、“譬若掘井”等语尽举之，王皆以不如式论罚。众客不服。王曰：“我‘譬’在下，不若公等‘譬’乃在上。”

石学士善谑

石中立，字表臣。在中书时，盛度禁林当直，撰《张文节公神道碑》，进御罢，呈中书。石卒问曰：“是谁撰？”盛不觉对曰：“度撰。”满堂大笑。

五代广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书，悉出诬罔，如《感遇传》之类，故人谓妄言为“杜撰”。或云杜默，非也；盛文肃公在杜默之前矣，然俗有杜田、杜园、杜酒等语，恐是方言，未必有指。

盛度体丰肥。一日自殿前趋出，宰相在后，盛初不知。忽见，即欲趋行百步，乃得直舍，隐于其中。石学士见其喘甚，问之。盛告其故。石曰：“相公问否？盛曰：“不问。”别去十余步乃悟，骂曰：“奴乃以我为牛！”

鸣鞭为度

焦芳初还朝，失记朝仪。李西涯曰：“以鸣鞭为度，一鞭走两步，再鞭又走两步，三鞭上御道。”芳诺之，旋悟曰：“公乃戏我。”

偷驴

张玉阳思咏，河南人。一日语陈玉垒公曰：“官贫，幸得俞蒲石道长送一人，卢瑞峰吏部送一马。”公曰：“人是俞送，马是卢送，可谓恰当。”盖河南人有“偷驴贼”之号，公以谑之。

宋学士尝过洛。士人挽留之信宿，不从，牵去其驴。公怒，作诗曰：“蹇驴掣断紫丝缰，却去城南趁草场。绕遍洛阳寻不见，西风一阵版肠香。”今河南人曰“偷驴贼”曰“版肠”，本此。

弄僧

一僧从雪中来。唐六如戏之曰：“闻孟老相期郊外寻梅，信乎？”僧曰：“非孟也，张也。”六如曰：“张公多颠倒，大须防之。”时有匿笑者。僧悟云

：“却被唐公弄我半日！”六如曰：“怪道硬将起来！”

铁牛

陶穀，小字铁牛。李涛出典河中，尝寄陶书云：“每至河源，即思灵德。”陶初不为意，久之方悟。盖河中有张燕公铸系桥铁牛故也。

侯白

侯白好俳谑。一日杨素与牛弘退朝，白谑之曰：“日之夕矣！”素曰：“以我为‘牛羊下来’耶？”

牛僧孺善为文，杨虞卿善谈说。京师语曰：“太牢口，少牢手。”从来杨姓为牛带累久矣。

王韦

王韦作诗，为诸老所赏。储瓘称之曰：“绝似温、李！”陆深戏曰：“本是王、韦！”盖指王摩诘、韦苏州谑之。

胡思乱量

何【栗】当京城已陷，虏人入视帑藏仓庾。时有胡思者为司农卿，具诸仓米麦数白【栗】。临去，【栗】送至厅事旁，遽言曰：“大卿切勿令乱量。”应曰：“诺。”至客次，方悟其戏。盖谚有“胡思乱量”语也。

好个救时宰相！

刘贡父谑

孙莘老形貌古奇，熙宁中，论事不合，责出。世谓“没兴孔夫子”。孔宗翰宣圣之后，气质肥厚。刘贡父目为“孔子家小二郎”。元祐中，二人俱为侍郎。二部争事于殿门外幄次中，刘贡父过而谓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”坐中有悟之者，大笑。

米老庵

米元章筑室于甘露寺，榜曰“米老庵”。寺大火，唯庵与李卫公塔独存。元章诗云：“神护卫公塔，天存米老庵。”有谑之者，添云：“神护李卫公塔，天存米老娘庵。”盖元章母入内为老娘，以母故命官也。

兰玻

《耳谭》：青州东门皮工王芬，家渐裕，弃去故业。里人谋为赠号。芬喜，张乐设宴。一黠少曰：“号兰玻，可乎？”众问何义。曰：“兰多芬，故号兰玻，从名也。”芬大喜，重酬少年。诸人俱不觉其义，从徐思“兰蘭玻”，依然“东门王皮”也。

爱东坡

陆宅之善谐谑，每语人曰：“吾甚爱东坡。”时有问之者，曰：“东坡有文，有赋，有诗，有字，有东坡巾。君所爱何居？”陆曰：“吾甚爱一味东坡肉

！”闻者大笑。

曝鼻褙

阮咸，籍兄子也，居道南，诸阮居道北。北阮皆富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法当晒衣，北阮庭中烂然，莫非绀锦。咸时总角，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褙，曝于庭中，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！”

对语

关獬推官貌不扬。过南徐，客次，见一绯衣客倨坐。关揖而问之。对曰：“太子洗马高乘鱼。”良久，还询关。关答曰：“某乃是皇后骑牛低钓鳖。”朝士骇曰：“是何官？”关笑曰：“且欲与君对语切耳。”

王丞相珪云：“马子山骑山子马。”马给事，字子山。穆王八俊有山子马之名。久之，人对曰：“钱衡水盗水衡钱。”钱某为衡水，令人谢之。曰：“止欲作对尔，实非有盗也。”

李章题壁

一故相远派，在姑苏嬉游，书其壁曰：“大丞相再从曾侄孙某至此。”士人李章好谑，题其旁曰：“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章继至。”

堂候官

张小江觅侯门教读札付，归荣里中，冠带锦绣，谒一富人。富人乃黠者，服梨园具出迎。张骇曰：“兄是贵职？”答曰：“弟是牛丞相堂候官。”

鸟官

陈太卿尝蓄小鸟，作笼为官船样，上列鹵簿，榜其船曰：“鸿胪寺”。人问之。笑曰：“鸿胪故是鸟官。”

戈寿官

下雒地方有戈寿官者，富而憨。夏月赴亲家喜宴，着大红绢员领以往。主者故与百拜，啜以沸汤，汗流竟踵，及久，始曰：“请更衣。”其人不觉失声曰：“亲家此言，万代公侯！”主者曰：“公侯须汗马，不宜汗亲家。若然，请到凉亭再脱衣拭汗，始把杯，岂不万万代公侯乎？”

古物

李寰建节青州。表兄武恭性诞妄，又称好道，多蓄古物。遇寰生日，特以箱擎一皂袄子遗之，书云：“此李令公恢复京师时所着，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。”寰以书谢。后遇恭诞，寰以箱盛一破膩脂幞头饷恭，云：“知兄深慕高真，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，愿兄得道一如洪崖。”

以皂袄易得破帽，此番古董交易，折本多矣！

齐公子嗜古器物。龙门子谒之，公子历出三代秦汉之器。龙门子曰：“公子所藏非古也。必若一古者，其庖牺氏之物乎？”公子斋三日，龙门子乃设几布筵

，置宝棨其上，籍以文锦，各再拜而兴，启棨视之，乃宓羲氏之八卦也。

晶饭、毳饭

进士郭震、任介，皆西蜀豪逸之士。一日，郭致简于任曰：“来日请餐晶饭。”任往，乃设白饭一盂，白萝卜、白盐各一碟，盖以三白为晶也。后数日，任亦招郭食“毳饭”。郭谓必有毛物相戏，及至，并不设食。郭曰：“何也？”任曰：“饭也毛，萝卜也毛，盐也毛。只此便是毳饭。”郭大笑而别。晶音孝，蜀音无曰毛。

此条见《魏语录》，他书作苏、黄相谑，殊误。

马郁

后唐马郁，滑稽狎侮。每赴监军张承业宴，出异方珍果，食之必尽。一日承业私戒主膳者，唯以干莲子置前。郁知不可啖，异日靴中置铁锤，出以击之。承业大笑，曰：“为公易馔，勿败予案。”

张咸光

《玉堂闲话》：梁龙德间，有贫衣冠张咸光，游丐无度。复有刘月明者，亦然。每游贵门，即遭虐戏，方餐时，夺其匕箸，则袖中出而用之。梁驸马温积权判开封，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。问其所诣。曰：“往投温谏议。”问“有何介绍？”答曰：“顷年大承记录，此行必厚遇也。大谏尝制《碣山潜龙宫上梁文》云：‘馒头似碗，胡饼如筛。畅杀刘月明主簿，喜杀张咸光秀才。’以此知必承顾盼。”闻者绝倒。

驼峰

尚书吕震与学士解缙，一日谈及食中美味。吕曰：“驼峰甚美，未之尝也。”解给曰：“仆尝食之，诚美矣。”吕知其给也，他日得死象蹄胫，语解曰：“昨有驼峰之赐，宜共飧之。”解大嚼去，昌谑以诗曰：“翰林有个解痴哥，光禄何曾宰骆驼。不是吕生来说谎，如何嚼得这般多？”解大笑。

安石榴

李汉碎胡玛瑙盘，盛送王莒，曰“安石榴”。莒见之不疑，既食乃觉。

张端

张端为河南司录。府当祭社，买猪，已呈尹，其夜突入录厅，即杀之。吏白尹，尹问端。答曰：“按律诸无故入人家，登时杀之勿论。”尹大笑，为别市猪。

钱、文相谑

钱同爱，字孔周，其家累代以小儿医名吴中，所谓“钱氏小儿”者是也。一日，请文征仲泛舟石湖，知文性不近妓，故匿妓于舟尾。船既发，乃出之。文一见，仓惶求去。钱命舟人速行。文窘迫无计。钱平生极好洁，有米南宫、倪云

林之僻。文真率不甚点检服饰，其足纨甚臭，至不可向迹。文即脱去袜，以足纨玩弄，遂披拂于钱头面上。钱不能忍，即令舟人泊船，纵文登岸。

竹堂寺

唐伯虎、祝希哲与文征仲气谊甚深，而情尚迥异，两公每欲戏之。一日，偕游竹堂寺，近寺故多劣妓。唐预使人持东金示之云：“此来若何衣冠者，文君也，其人多狎邪游，而喜人媚，不善媚人。若辈有能得其欢者，金为酒资矣。”

妓信。伺文至，争先献笑，牵衣挽袂，坚不肯释。文五色无主，见唐、祝匿笑，悟曰：“两公谑我耳！”明剖其故，一笑而散。

杨南峰

俗传三月三为浴佛日，六月六为浴猫狗日。有客谒杨南峰吉，值三月三日，杨以浴辞。客不解，谓其傲也，思以报之。杨乃于六月六日往拜，客亦辞以浴。杨戏题其壁曰：“君昔访我我洗浴，我今访君君洗浴。君访我时三月三，我访君时六月六。”《谑浪》误作唐伯虎事。

杨南峰尝观优而善之，谓优曰：“汝曹第努力，当以一金劳汝，恨目前未便耳。”因索纸判赏付之，期明日来取。优喜于得赏，毕献所长，杨极欢而罢。次日，群优持票征赏。杨笑曰：“汝真欲赏乎？我爱汝戏，快活竟日。汝贪我赏，亦快活一夜。我与汝两准可也！”又有僧额患癣。杨自谄有秘方：取凤仙花捣烂，使以帕裹于额上，三日即效。如期开视，染成红额。僧弥月不敢见客。先是吴中皇甫氏最贵盛，而治家素宽。杨南峰献寿图，题诗其上曰：“皇老先生，老健精神，乌纱白发，龟鹤同龄。”皇甫公大喜，悬之堂。有识者笑曰：“此詈公也。”盖上列“皇老乌龟”四字。公乃悟。

有富翁乡居，求杨南峰门对一联。此翁之祖曾为人仆。杨乃题云：“家居绿水青山畔，人在春风和气中”，上列“家人”二字。见者无不匿笑。

有丧家其子不戚。杨南峰为诸生时，特制宽巾往吊，既下拜，巾脱，滚入座下。杨即以首伸入穿之，幕中皆笑，杨退出。此子遂蒙不孝声。

南峰作事刻薄，每每如此。后子孙微甚。其墓为群乞儿藪，今呼为“杨家坟”者是也。志之以为永戒。

王梦泽

黄冈王梦泽太史善谑。一日往谒郭桐冈太府，见府前有枷犯，乃其家用之锯匠也。顾谓郭曰：“既常解锯矣，而于此犹枷颈焉。”郭大笑，遂释之。又客有患癣者，王曰：“何不敷盐于患处，以砖烧热，徐擦之，自愈。”久而不效，以问王。王曰：“砖盐癣则绝无可知。此古方也。”又客有患赤鼻者。王教以油梳子炽热擦患处，自愈。及用之，愈赤，又以问王。王曰：“吾但知苏子游赤壁耳。”

曲江春宴

乾符四年，新进士曲江夏宴，甲于常年。有温定者，久困场籍，坦率自恣，尤愤时之浮薄，因设奇以侮之。至其日，蒙衣肩舆金翠之饰，夤出于众，侍婢皆称是，徘徊柳荫之下。俄顷，诸公白露棚移乐登鹞首，既而谓是豪贵，其中姝丽必矣。因遣促舟而进，莫不注视于此，或肆调谑不已。群兴方酣，定乃于帘间垂足露膝，胫极伟而长毳。众忽睹之，皆掩袂，亟命回舟避之。或曰：“此必温定也。”

庄乐

庄乐，国初名医也，好谈谑。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柬诣乐，误称其名。乐给之曰：“若家欲借药磨耳，汝当负去。”但书片纸以复云：“来人面称姓名，罚驮药磨两次。”庸得书大笑，即令负还。《烟霞小说》误作朱达悟事。

朱达悟

朱达悟善谑，凡里中宴会，无不与者。一日，诸少年游石湖，背朱往。既解缆，喜曰：“搭户不知也！”朱忽在舵楼跃出曰：“予在矣！”盖预知背己，赂舟子藏以待也。众惊笑，延朱即席，且饮且进。朱曰：“湖有宝积寺幽洁，主僧善予，盍一登？”众从之，掣榼以往。酒数行，朱佯醉卧僧榻，日西犹未醒。呼而掖之，辄摇首曰：“眩莫能起。”僧亦固留，众乃先发。朱从间道疾归，时已暝，乃濡其衣履，披发，击诸同游者户，仓惶告曰：“不幸舟触石，沉于湖，余偶得渔者援焉。”闻者长少惊啼趋往，至枫桥相值，皆无恙，惟相笑而已。

孙兴公

褚公、孙兴公同游曲阿后湖，中流风猛，舫欲倾覆。褚公曰：“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，惟孙兴公多尘滓，正当以厌天欲耳。”便欲提掷水中。孙据栏大啼曰：“季野卿念我！”

巡按许挈家

麻城侍御董公石，述其同年进士某，亦作御史，往贵州巡按，未行，一日有他御史过其家，知某素俱内，其室甚悍，戏之曰：“朝廷今有特恩，凡云贵巡按，皆许挈家自随。”悍妻于屏后听之，信以为然，遂装束，坚欲同行。御史曰：“世无此理，彼戏言耳。”妻曰：“君子无戏言。老贼欲背家娶妾为乐耶！”某托亲党再三晓譬，终不听，某竟以此请告不行。

石鞞子

吴中有石生者，貌类胡，因呼为“石鞞子”，善谑多智。尝因倦步至邸舍，欲少憩，有小楼颇洁，先为僧所据矣。石登楼窥之，僧方掩窗昼寝，窗隙中见两楼相向，一少妇临窗刺绣。石乃袭僧衣帽，开窗向妇而戏。妇怒，告其夫，因

与僧闹。僧茫然莫辩，亟去，而石安处焉。

石生在太学时，每苦司成之虐，夜半于公座粪焉，植小竹枝为纸旗，而书己名。司成晨出登座，旗折，举火视之，污秽狼籍矣。见石名，呼欲加责。石流涕称冤曰：“谁中伤者？止由太宗师不相爱故耳。岂有某作此事，而自标求责者乎？”司成以为有理，竟不之罪。

翟永龄

翟永龄，常州人。初入泮宫，师长日以五更升堂讲课，同辈苦之。永龄因伏短墙下，伺其走过，疾取其帽，置土地神头。师遍觅得之，以为怪，大惧，不复早行。

翟永龄平日不诣学官。师怒，罚作一文，以“牛何之”命题。翟操笔立就，结云：“按何之二字，两见于《孟子》之书。一曰‘先生将何之？’一曰‘牛何之？’然则先生也、牛也，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。”

翟永龄赴试，苦无资，乃买枣，泊舟市墟，呼群儿，与枣一掬，教之曰：“不要轻，不要轻，今年解元翟永龄。”常州至京，民谣载道，大获赈助。

毕竟天下势利者多，故翟得行其诈。然用此等钱，殊不罪过。

翟母皈心释氏，日诵佛不辍声。永龄佯呼之，母应诺。又呼不已，母愠曰：“无事何频呼也？”永龄曰：“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悦。彼佛者日为母呼千万声，其怒当何如？”母为少止。

袁汝南

吴人袁汝南，诣友人师子乔家，辄竟日狂饮。子乔之妻深厌之。子乔曰：“此仙人，不可慢也。”问：“何以见为仙乎？”曰：“凡吾举动，虽细微，无不知者。”妻犹未信。子乔乃阴与汝南为约。次一早闻叩门声，子乔心知为汝南矣，谬曰：“清早谁耐烦，且图欢耳。”使妻持己之势。已而叩门愈急，妻问为谁。应曰：“我袁汝南也”。妻曰：“彼昨夜未归。”汝南曰：“子乔既不在，嫂手中所持何物？”子乔谓妻曰：“我固知仙人不可欺耳。”妻自此终不敢慢汝南矣。

薛昭纬

唐薛侍郎昭纬未第时，就肆买鞋。肆主曰：“秀才脚第几？”对曰：“昭纬作脚来，未曾与立行第。”

薛昭纬使梁。梁祖宴会间，话及鹧子，辄以为赠。昭纬戒仆曰：“令君所赐，真须爱惜，可将纸裹鞞袋中。”

薛后遭黄巢乱，流离饥困，遇旧识银工，延之饮馔，甚丰。昭纬以诗谢曰：“一碟羶根数十皱，盘中犹更有鲜鳞。早知文字多辛苦，悔不当初学冶银。”羶根，羊肉也。

孔纬

孔纬拜官，教坊优伶继至，各求利市。石野猪先至，公有所赐，谓曰：“宅中甚【门/卦】，不得厚致。若见诸野猪，幸勿言也。”复有一伶善笛，公唤近阶，指笛窃问曰：“何者是《浣溪沙》孔？”诸伶大笑。

好嬉子

吾衍子行，尝作一小印，曰“好嬉子”。盖吴中方言。一日魏国夫人作马图，传至子行处。子行为题诗后倒用此印。观者咸疑其误。魏公见之，骂曰：“此非误也，他道妇人会作画，‘倒好嬉子’耳！”《荻楼杂抄》

画葡萄

柏子庭和尚攻画葡萄，又善饮啖，醉饱方落笔。曾有一富室延之，礼待甚腆。其家先已绷绢，食毕，以十指蘸墨，乱点绢上而去。主人茫然。少顷，索笔扫干布叶而成，点皆子也。自题其上曰：“昨夜园林雨过，葡萄长得能大，东海五百罗汉，一人与他一个。”

画梅

陈白沙善画梅，人持纸求索者，多无润笔。白沙题其柱云：“乌音人又来。”或诘其旨。乃曰：“不闻乌声曰‘白画白画’？”客为之绝倒。

景清假书

景清游太学时，同舍生有秘书，清求，不与，固请，约明旦即还。生旦往索，清曰：“吾未尝假书与汝。”生忿讼于司成，清叩持书往见曰：“此清灯窗所业书。”即诵终卷。生则不能诵一词。司成叱生退。清出，即以书还生曰：“以子珍秘太甚，特相戏耳。”

李西涯题画

大僚吴某家藏陈图南小像，亦名笔也，遍求在京名公题咏。邵半江诗先成，求质于李西涯公。公给曰：“尚有一二字未稳，俟予更之。”因嘿记其诗，先题吴公画上。邵见之，抚掌大笑，按邵诗云：“盘陀石上净无尘，岳色江声共此真。莫怪吴侬浑不醒，百年俱是梦中人。”

祀真武

贾秋壑会客，庖人进鳖，一客不食，曰：“某奉祀真武，鳖似真武案下龟，故不食。”盘中复有蔗，又一客曰“不食”。秋壑诘其故。客曰：“某亦祀真武，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？”满座大笑。

王戎后身

庐江尹李公有门子甚荷宠。一日，诸僚毕集，共谈之，或云“龙阳”，或云“六郎”。霍山尹罗公独曰：“此王戎后身。”李惊问故。罗曰：“因前生钻

李，今索债耳。”

滕元发

司马温公劾奏王广渊，乞诛之以谢天下。滕元发为起居注，既归，王就问：“早来司马君实上殿乞斩某以谢天下，不知圣语如何？”滕戏曰：“只听得圣语云：‘依卿所奏。’”

王中父

王介，字中父，性轻率，每语言无伦，人谓其有风疾。出守湖州，王介甫以诗送之云：“东吴太守美如何，柳浑诗才未足多。遥想郡人迎下檐，白苹州渚正沧波。”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。介谕其意，遂和十篇，盛气而诵于介甫。其一曰：“吴兴太守美如何，太守从来恶祝【鱼它】，生若不为上柱国，死时犹合代阎罗。”介甫笑曰：“阎罗见缺，请速赴任！”

王中父与刘贡父同考试。中父以举人卷子用“小畜”字，疑“畜”字与御名同音。贡父争以为非。中父不从，固以为御名。贡父曰：“此字非御讳，乃中父之家讳也！”因相诟骂。贡父坐罢，同判太常礼院，罚铜归馆。有启谢执政云：“虚船触舟，忤心不怨。强弩射市，薄命何逃？”时雍子方为开封推官，戏曰：“据罪名当决臀杖十三。”贡父曰：“吾已入文字，云：‘窃见雍子方身材长大，臀腿丰肥，臣实不如，举以自代。’”

龙德化

黄都龙太渠，官郡守致仕。其子名德化，以乡举选官为府判。临之任，太渠治觞饯之，嘱曰：“尔平日好谑，今日居官不得复尔。”德化起立应曰：“堂尊承教了！”太渠不觉失笑。

丁谓

丁谓在秘阁日，凝寒近火，尝以铁筋于灰烬间书画。同舍伺公暂起，烧火筋使热，公至仍书，为筋所烙，曰：“昨宵通晓不寐，为四邻弦管喧呼所聒。”同舍曰：“是必嫁娶之家也。”公曰：“非是。时平岁稔，小人辈共乐烙其父母祖先耳！”

才宽

才太守宽，高才抗节。尝谒抚台，一主事丁忧还家，亦来谒。门适闭，才曰：“何不击木鱼自通？”主事不可。才乃戏曰：“座上木鱼敲夜月。”主事不答。才曰：“可对‘檐前铁马打秋风’。”主事大怒而去。才曰：“如此大气，不见人亦可。”

呼如周名

度支尚书宗如周，有人诉事，谓其曾作如州官也，乃曰：“某有屈滞，故来诉如州官。”如周曰：“尔何人，敢呼我名？”其人惭谢曰：“只言如州官作如

州，不知如州官名如周，早知如州官名如周，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州。”如周大笑曰：“令卿自责，见侮反深。”众咸服其雅量。

中官性阴

太监谷大用迎驾承天，所至暴横。官员接见，多遭叱辱，必先问曰：“你纱帽哪里来的？”一令略不为意。大用喝问如前。令曰：“我纱帽在十王府前三钱五分白银买来的！”大用一笑而罢。令出，众问之。曰：“中官性阴，一笑更不能作威矣！”众叹服。

宋太祖乡邻

宋太祖虑囚。一囚诉称“臣是官家乡邻”。太祖疑为微时比舍，亟问之。乃云：“住东华门。”帝大笑，亦竟释之。

刘贡父

刘贡父为试官，出“临以教思无穷论”。举人上请曰：“此卦大象如何？”刘曰：“要见大象，当诣南御苑可也。”时马默为台官，弹奏放轻薄，不当置在文馆。贡父叹曰：“既云马默，岂合驴鸣！”

论扬子云

王介甫与东坡论扬子云投阁为史臣之妄，《剧秦美新》之作亦后人诬子云。东坡曰：“轼亦疑一事。”荆公曰：“疑何事？”东坡曰：“不知西汉果有子云否？”众大笑。

陆平泉

相嵩生日，诸翰林称寿，争献其面。时菊花满堂，陆平泉独退处于后，徐曰：“不要挤坏了陶渊明。”

箕仙

有请箕仙者，仙至，自云何仙姑。一顽童戏之，于掌心书一“卯”字，问姑曰，“此何字？”箕遂判云：“似卯原非卯，如邛不是邛。仙家无用处，转赠与尊堂。”见《诗话》。

押衙诗

湘江北流至岳阳，达蜀江，夏潦后，蜀江涨势高，遏住湘波，让而退，溢为洞庭湖，凡阔数百里，君山宛在水中。秋水归壑，此山复居陆，唯一条湘川而已。前辈许裳《过洞庭》诗最为首出，后无继者。诗僧齐己驻锡巴陵，欲吟一诗，竟未得意。有都押衙蔡姓者，戏谓己公曰：“某有诗已绝，诸人不必措词。”己公坚请口札。押衙朗吟曰：“可怜洞庭湖，恰是三冬无髭须。”以其不成湖也。己公大笑。

张幼于谜

吴门张幼于，使才好奇。日有闯食者，佯作一谜粘门云：“射中许入。”谜云

：“老不老，小不小，羞不羞，好不好。”无有中者，王百谷射云：“太公八十遇文王，老不老；甘罗十二为丞相，小不小；闭了门儿独自吞，羞不羞？开了门儿大家吃，好不好！”张大笑。

痔字

近谑云：叶仲子一日论制字之妙，因及疾病二字：“从丙、从矢，盖言丙燥矢急，燥急，疾病之所自起也。”友人故以“痔”字难之。沈伯玉笑曰：“因此地时有僧人往来，故从寺。”众方哄堂，一少年不解，向叶问之。叶徐曰：“异日汝当自解。”众复哄堂。

比玉居

有王生行一者，美甚，人多嬖之。沈伯玉过其家，见斋额颜曰“比玉居”。伯玉曰：“此额殊有意，移‘比’字易出‘居’内之‘古’，分明是‘屁古’二字。‘玉’字亦‘王’、‘一’二字也。分合言之，乃‘王一屁古’四字。”

朱古民

朱古民文学善谑。一日，在汤生斋中，汤曰：“汝素多智术，假如今坐室中，能诱我出户外立乎？”朱曰：“户外风寒，汝必不肯出。倘汝先立户外，我则以室中受用诱汝，汝必从矣。”汤信之，便出户外立，谓朱曰：“汝安能诱我入户哉！”朱拍手笑曰：“我已诱汝出户矣！”

机警部第二十三

子犹曰：昔三徐名著江左，而骑省铉尤其白眉。及入聘，颇难押伴之选。艺祖令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闻，而点其一，曰：“此人可。”举朝错愕不解，殿侍者亦不敢辞。既渡江，骑省词锋如云，其人不能答。强聒之，徒唯唯。居数日，既无与之酬复，骑省亦倦且默矣。人谓“此大圣人举动，不屑与小邦争口舌之胜”，不知尔时直是无骑省对手，傥得晏婴、秦宓其人，滑稽辩给，奏凯而还，大国体面，更当何如？孔门恶佞，而不废言语之科，有以也！集《机警》第二十三。

晏子

齐景公问：“东海枣华而不实，何也？”晏子曰：“秦穆公黄布裹枣，至海上而投其布，故华之不实。”公曰：“吾佯问耳。”对曰：“佯问者，亦当佯对。”

晏子至楚，王赐晏子酒。酒酣，吏缚一人前曰：“此齐人也，坐盗。”王视晏子曰：“齐人固多盗乎？”晏子避席对曰：“婴闻之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今民在齐不盗，入楚则盗，意者楚之水土耶？”王笑曰：“圣人非所与嬉也！寡人反取病焉。”

晏子、马氏语相似

晏子使楚。楚人以晏子短，为小门于大门之侧，而延之。晏子曰：“臣不使狗国，安得从狗门入？”傧者更道从大门入。见楚王。王曰：“齐无人耶？”晏子对曰：“临淄三百里，张袂成阴，挥汗成雨，何为无人？”王曰：“然则何为而使子？”对曰：“齐命使各有所主：其贤者使使贤王，不肖者使使不肖王。婴最不肖，故使楚矣。”

袁隗妻马氏是季子长女，少有才辩，融家势丰豪，装遣甚盛。隗问曰：“妇奉箕帚而已，何乃过珍丽乎！”对曰：“慈亲垂爱，不敢逆命。君若欲慕鲍宣、梁鸿之高，妾亦愿从少君、孟光之事矣！”隗又曰：“弟先兄举，世以为笑。今处姊未适，先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妾姊高行殊邈，未遭良匹，不似鄙薄苟然而已。”

《尔汝歌》

晋武帝问孙皓：“闻南人好作《尔汝歌》，汝能为不？”皓正饮酒，因举觞劝帝而言曰：“昔与汝为邻，今与汝为臣。上汝一怀酒，令汝寿万春。”帝悔之。

伊籍

先主以伊籍使吴。孙权闻其才辩，欲逆折以辞。籍适入拜，权曰：“劳事无道之君乎？”对曰：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。”

赵迁

后秦姚萇与群臣宴。酒酣，谓赵迁曰：“诸卿皆与朕北面秦朝，今忽相臣，得无耻乎？”迁曰：“天不耻以陛下为子，臣等何耻为臣？”萇大笑。

诸葛恪

诸葛恪父瑾面长似驴。孙权大会客，使人牵驴入，题其面曰：“此诸葛子瑜。”恪请笔续两字于下曰“之驴”。举坐欢笑。乃以赐恪。

元孚

五代周元孚好酒，短而秃。义帝于室内置酒十瓶，各加帽以戏孚。孚入见，便云：“吾兄弟无礼，何为入王室中坐？宜早还宅。”因持酒去。

贾玄待诏

贾玄侍宋太宗棋，饶玄三子，常输一路。太宗知玄诈不尽其艺，乃曰：“此局复输，当榜汝！”既满局，不生不死。太宗曰：“亦诈，更一局，汝胜，赐汝绯，不则投汝水中！”局既卒，不胜不负。太宗曰：“我饶汝子而复平，是不胜也！”命左右投之水中。乃呼曰：“臣握中尚有一子！”太宗大笑，赐以绯衣。

陈君佐

太祖时，陈君佐以诙谐得幸，屡遭危险，以口舌免。尝与物食之，敕其言善则免。与醋饮，问曰：“酒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折腹。”谓酸也，即“折福”。与生牛皮食，问曰：“肉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难消。”谓硬也。又以宽大员帽赐戴之，罩项，问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【亾敢】带不浅。”谓深也，即“感戴”。一日又欲一字笑。请明日从驾至金水河，预令孤老瞽者沿河排立。驾至，陈呼曰：“拜！”众皆依赞拜堕水中。上大笑。又从游苑中，上停马，命随口作一诗。即呈曰：“君王停马要诗篇，杜甫诗中借一联：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。”

薛综

蜀使张奉使于孙权，前以姓名嘲阚泽，泽不能答。薛综下行酒，因劝云：“蜀者何也？有‘犬’为‘獨’，无‘犬’为‘蜀’。横‘月’勾身，‘虫’入其腹。”奉曰：“不当复说君吴耶？”即应声曰：“无‘口’为‘天’，有‘口’为‘吴’。君临万邦，天子之都。”众坐喜笑，而奉无对。

秦宓

吴使张温来聘，问秦宓曰：“天有头乎？”宓曰：“有。”温曰：“在何方？”宓曰：“诗云：‘乃眷西顾。’以此推之，在西方。”温曰：“天有耳乎？”宓曰：“天处高而听卑。诗云‘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’。”温曰：“天有足乎？”宓曰：“诗云：‘天步艰难’。无足何以步之？”温曰：“天有姓乎？”宓曰：“姓刘。”温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宓曰：“天子姓刘，以此知之。”

东方朔

武帝时，有献不死之酒者，东方朔窃饮之。帝怒，欲杀朔。朔曰：“臣所饮，不死之酒也。杀臣，臣亦不死；臣死，酒亦不验。”

《韩非子》中射之士事同。

汉武游上林，见一好树，问东方朔。朔曰：“名‘善哉’。”帝阴使人识其树。后数岁，复问朔。朔曰：“名为‘瞿所’。”帝曰：“朔欺久矣！名与前不同，何也？”朔曰：“夫大为马，小为驹；长为鸡，小为雏；大为牛，小为犊；人生为儿，长为老。且昔为‘善哉’，今为‘瞿所’，长少死生，万物败成，岂有定哉！”帝乃大笑。

《说苑》：子路、颜回浴于洙水，见五色鸟。颜回问。子路曰：“荣荣之鸟。”他日见之，又问。曰：“同同之鸟。”回曰：“何一鸟而二名？”子路曰：“譬如丝绢，煮之则为帛，染之则为皂，不亦宜乎！”

孔文举

孔文举年十岁，随父到洛。时李元礼有盛名，为司隶校尉，诣门者，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，乃通。文举至门，谓吏曰：“我是李府亲。”既通，前坐。李曰

：“君与仆有何亲？”对曰：“昔先人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亲，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。”膺问：“欲食乎？”曰：“须食。”膺曰：“教卿为客之礼：但让，不须谢主。”融曰：“教公为主之礼：但置食，不须问客。”膺叹服，曰：“恨吾将死，不及见卿富贵。”融曰：“公殊未死。”膺问何故。答曰：“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’。公向言殊未善。”适大夫陈韪后至，闻斯语，曰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！”融曰：“想君小时，必当了了！”

贾嘉隐

贾嘉隐年七岁，以神童召见。时长孙无忌、徐勣于朝堂立语。徐戏之曰：“吾所倚何树？”贾曰：“松树。”徐曰：“此槐也，何言松？”贾云：“以公配木，何得非松？”长孙复问：“吾所倚何树？”曰：“槐树。”公曰：“汝不能复矫对耶？”贾曰：“何烦矫对？但取其鬼木耳！”徐叹曰：“此小儿作獠面，何得如此聪明！”贾云：“胡头尚为宰相，獠面何废聪明？”徐状胡，故谑之。

王元泽

王元泽雋，安石子。数岁时，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献，问元泽：“何者是獐？何者是鹿？”元泽实未识，良久对曰：“獐边者是鹿，鹿边者是獐。”客大奇之。

丘濬

中丞丘濬谒释珊，珊殊傲。顷之，有州将子弟来谒，珊降阶接之，甚恭。丘不平，问曰：“和尚接濬甚傲，而接州将子弟何其恭耶？”珊曰：“接是不接，不接是接！”濬勃起打珊曰：“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！”

悲彭城

尚书令王肃曾省中咏《平城诗》云：“悲平城，驱马入云中。阴山常晦雪，荒风无罢风。”彭城王勰甚嗟其美，欲使更咏，乃失语云：“悲彭城。”肃笑之，勰有惭色。祖莹在座，即云：“固有《悲彭城》，王公未见。”肃曰：“可为诵之。”莹应声云：“悲彭城，楚歌四面起。尸积石梁亭，血流滩水里。”大悦，退谓莹曰：“卿定是神口。”

裴略

唐初有裴略者，宿卫考满，兵部试判，为错一事落第。略因诣温彦博陈诉。温时与杜如晦语，不理其诉。略云：“少小已来，自许明辨，至于通传言语，堪作通事舍人；并解文章，兼能嘲谑。”温即指竹使嘲。略应声曰：“庭前数竿竹，风吹青肃肃。凌寒不肯调，经冬子不熟。虚心未能待国士，皮上何须生节目？”温云：“既解通传言语，可传语厅前屏墙。”略走至墙孔大声语曰：“方今圣明在上，辟四门以待士，君是何物？久在此妨贤路！”即推倒之。

温曰：“此意着博也。”略曰：“不但着博，亦当着杜！”彦博、如晦俱大喜，即令送吏部与官。

朱贞白尝谒贵人不礼，题格子屏风曰：“道格何曾格，言糊又不糊。浑身都是眼，还是识人无。”亦此意。

里行御史

则天时，里行御史聚立门内。有令史不下驴，冲过其间。诸御史大怒，将杖之。令史云：“今日之过，实在此驴。乞数之，然后受罚。”谓驴曰：“汝技艺可知，精神极钝，何物驴，敢于御史里行！”于是众羞赧而止。

隋士

隋一士，慧而吃，杨素喜与之谈。一日设难曰：“倘忽命公作将军，城最小，兵不过一千，粮仅充数日，城外敌兵数万，公何以处之？”士曰：“有有救兵否？”曰：“只缘无救，所以策公。”士曰：“审审如公言，不免致败。”大笑。素又问：“坑深一丈，公入其中，何法得出？”士沉思曰：“有有梯否？”公曰：“有梯何须更问？”士又沉思曰：“是白白日，是是夜地？”素曰：“亦何须辨白日夜地？”士曰：“若若不是夜地，眼不瞎，何何为陷入？”素大笑。又值腊月，素问：“家人被蛇伤，若为医治？”士曰：“取取五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之，即愈。”素曰：“五月何得有雪？”士曰：“若若五月无雪，腊月何处有蛇？”素复大笑。

侯白

隋侯白尝与杨素并马，见路傍有槐树，憔悴欲死。素曰：“侯秀才道理过人，能令此树活否？”白曰：“取槐子悬树枝，即活。”素问其说。答曰：“《论语》云：‘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’”回、槐同音。

开皇中，有人姓出，名六斤，欲参杨素，赍名纸至省门，遇侯白，请为题其姓。乃书曰“六斤半”。名既入，素召其人问曰：“卿姓六名斤半耶？”答曰：“是出六斤。”曰：“何为六斤半？”曰：“向请侯秀才题之，当是错矣。”即召白至，谓曰：“卿何谓错题人姓名？”对曰：“不错。”素曰：“若不错，何因姓出名六斤，请卿题之，乃言六斤半？”对曰：“向在省门，会卒，无处觅秤。既闻道是出六斤，斟酌只应是六斤半。”

陈常令人聘隋。不知其使机辩深浅，密令侯白变服为贱人供承。客果轻之，乃傍卧放气，问白曰：“汝国马价贵贱如何？”白云：“马有数等，若伎俩筋脚好，形容不恶，堪乘骑者，值二十千已上。若形容粗壮，虽无伎俩，堪驮物，值四、五千已上。若弥尾燥蹄，绝无伎俩，傍卧放气，一钱不值！”使者大惊，问其姓名，知是侯白，方愧谢。

侯白在散官隶属。杨素爱其能剧谈，每上番日，即令谈戏弄。或从旦至晚始得

归，才出省门，即逢素子玄感。乃云：“侯秀才，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。”白被留连，不获已，乃云：“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，见一刺猬仰卧，谓是肉齧，便欲衔之。忽被猬卷着鼻，惊走不知休息，直至山中，困乏不觉昏睡。刺猬乃放鼻而去。大虫忽起，欢喜走至橡树下，低头见橡斗，乃侧身语云：‘旦来遭见贤尊，愿郎君且避道。’”

蔡潮

方伯蔡潮，谈笑风生。有同官迎都宪于江中，冬月群拥炉坐。公至。哄然曰：“蔡公至矣！请一谑谈！”蔡曰：“无也：但昨闻江中盗劫商船，俱檀降牙香。相与谋曰：‘卖之利微，弃之可惜，吾辈为此事久矣，向赖天保护。盍焚此香答之？’香气透天。上帝将谓人间作好事，令二力士访之：非也，乃一群老强盗在此向火耳！”满座大笑。

梁伯龙

梁伯龙《浣纱记》成。一浙友谑之曰：“君所编吴为越灭，得无自折便宜乎？”梁笑曰：“苧罗之美，吴人试之，吴宫之秽，越人尝之。如此便宜，固亦足矣！”

张五湖

王荆石相公赴京，苏中亲友醵金治舟于虎阜候送。至晚杳然，有疑改期者，有疑夜渡者，正彷徨引领间，遇邑人张五湖乘小舟至。众素知张善谑，拉至舟中小饮，固要张说一笑话。张曰：“一老翁无子，每以无人送终为苦。至八十余，一岁中，婢妾连举数子，亲邻毕贺。翁凄然泪下。众惊问之。乃曰：‘我年如许，虽幸有多儿，不知送得老爷着否？’”众虽愠其刻，而终服其捷。

刘贡父

熙宁始尚经术，说《诗》者竞为穿凿，如“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”，谓此为淫泆之会，必求其为士赠女乎，女赠士乎。刘贡父曰：“芍药能行血破胎气，此盖士赠女也。若‘视尔如菽，贻我握椒’，则女之赠士也。《本草》云‘椒性温，明目暖水脏’故耳。”闻者绝倒。

神锥神槌

钟雅语祖士言：“我汝颖之士利如锥，卿燕赵之士钝如槌。”祖曰：“以我钝槌，打汝利锥。”钟曰：“自有神锥，不可得打。”祖曰：“既有神锥，亦有神槌。”

参禅谒

佛印方丈成，乞东坡颜额。东坡未暇，佛印自题曰“参禅谒”。东坡一日见之，戏续云：“硬如铁。”佛印接云：“谁得知？”东坡笑云：“徒弟说。”鲁直在座，绝倒。

六眼龟

苏子瞻谒吕微仲，值其寝。久之乃出。苏不堪，见一菖蒲盆畜绿毛龟，苏云：“六眼龟更难得。”吕问：“出何处？”曰：“昔唐庄宗时，一国进六眼龟。伶人敬新磨进口号曰：‘不要闹，不要闹，听取这龟儿口号：六只眼儿分明，睡一觉抵别人三觉！’”

按史传实有六眼龟。郭景纯《江赋》：“龟有六眸。”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，六眼龟见于东阳，太守刘勰得之，以献睿宗。先天三年，江州献灵龟六眼，腹下有玄文。又岭南钦州出六眼龟。然实止两眼耳，外四眼乃斑点花纹，圆长中黑，与真目并列，端正不偏，人莫能辨也。

虱辨

东坡闲居日，与秦少游夜宴。坡因们得虱，乃曰：“此垢腻所生。”秦曰：“不然，绵絮成耳。”辩久不决，期明日质疑佛印，理曲者罚设一席。及酒散，秦先往嘱佛印：“明日若问，可答生自绵絮。容胜后当作【个不】飪会。”既去，顷之坡至，亦以垢腻嘱，许作冷淘。明日果会，具道诘难之意。佛印曰：“此易晓耳，乃垢腻为身，絮毛为脚，先吃冷淘，后吃【个不】飪。”二公大笑，具宴为乐。

解缙

解缙尝从游内苑。上登桥，问缙：“当作何语？”对曰：“此谓‘一步高一步’。”及下桥，又问之。对曰：“此谓‘后边又高似前边’。”上大悦。一日，上谓缙曰：“卿知宫中夜来有喜乎？可作一诗。”方吟曰：“君王昨夜降金龙。”上遽曰：“是女儿。”即应曰：“化作嫦娥下九重。”上曰：“已死矣！”又应曰：“料是世间留不住。”上曰：“投之水矣。”又应：“翻身跳入水晶宫。”上本欲诡言以困之，既得诗，深叹其敏。

尝有人召仙，请作梅花诗。仙箕遂写“玉质亭亭清且幽”，其人云：“要红梅。”即承云：“着些颜色点枝头。牧童睡起朦胧眼，错认桃林去放牛。”又一箕题鸡冠花诗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。”其人云：“要白者。”即承云：“洗却胭脂似雪妆。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扰带一头霜。”

解缙四岁出游市中，偶跌，众笑之。吟曰：“细雨落绸缪，砖街滑似油。凤凰跌在地，笑杀一群牛。”

《三教图》

马远尝画《三教图》，释迦中坐，老子俨立于傍，孔子乃作礼于前。盖内瑯故令作此以侮圣人也。理宗诏江子远万里作赞。江赞云：“释氏趺坐，老聃傍睨。惟吾夫子，绝倒在地。”遂大称之

鄢天泽。

姑苏鄢天泽者，略涉书，好摘人诗文句字供姍笑，偶读瞿文懿“王立沼上”义，讶曰：“沼固惠王池也，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？”已诵诗至“流莺啼到无声处”，即又曰：“啼则有声，何谓无声？”诸所戏侮圣言多类是。一日独坐，有青衣二人猝之去。至一所，殿宇庄严。天泽踞阶下，遥见柱帖云：“日月阎罗殿，风霜业镜台。”始知己死。王问天泽：“知过否？”因引业镜照之，具得其罪状。王复命青衣引天泽还阳世道其事。比出门，天泽辄又谓青衣曰：“属见殿柱帖，政自不佳，何独阎罗殿偏有日月乎？”青衣者怒曰：“汝尚敢尔尔！”扶之，俄遽然醒。

镜新磨

五代伶官镜新磨，尝奏事，殿中多犬，新磨去，一犬起逐之。新磨倚而呼曰：“陛下毋纵儿女噬人！”庄宗家世夷狄，讳狗，故以此讥之。庄宗大怒，弯弓将射之。新磨急呼曰：“陛下无杀臣，臣与陛下为一体，杀之不祥。”庄宗惊问其故。对曰：“陛下开国改元同光，且同，铜也，若杀镜新磨，则无光矣。”帝大笑，释之。

安饗新

李茂贞入关时，放火烧京阙民居殆尽。及入朝，赐宴，优人安饗新目之为“火龙子”。既已，茂贞惭怒，欲“杀此竖子”。因请告往岐下谒之。茂贞一见，大诟曰：“此贼何颜敢来求乞！”安曰：“只思上谒，非敢有干也。”茂贞色稍定，曰：“贫俭若斯，何不求乞？”安曰：“京城近日但卖麸炭，便足一生，何必求乞？”茂贞大笑而厚赐之。

黄幡绰

玄宗在蜀，黄幡绰陷在贼中。贼党就擒，有谓“幡绰忘上恩宠，与贼圆梦，每顺其情”。如禄山梦见衣袖长拖至阶下，则解曰“垂衣而治”。又梦见殿中榻子倒下，则解曰“革故鼎新”。上诘幡绰。幡绰曰：“非也。逆贼梦衣袖长，是‘出手不得’。又梦榻子倒，是‘糊不得’。”上笑释之。

公猴

三杨当国时，有一妓名齐雅秀，性极巧慧。一日命佐酒。众谓曰：“汝能使三阁老笑乎？”对曰：“我一入便令笑也。”乃进见。问：“何来迟？”对曰：“看书。”问：“何书？”对曰：“《烈女传》。”三阁老大笑，曰：“母狗无礼！”即答曰：“我是母狗，各位是公猴。”一时京中大传其妙。

江南妓

江南一妓有殊色，且通文。滁州胡尚书于许学士席上见之，问其名。曰：“齐下秀。”胡公戏曰：“脐下臭”。妓踞曰：“尚书可谓闻人。”胡怒曰：“此妓山野。”妓踞曰：“环滁皆山也。”为之哄席。见《西堂纪闻》。《谑浪》

作欧文忠公事，或误。

酬嘲部第二十四

子犹曰：谈锋之中人，如风触墙，鲜不反矣。其不反者，非大愚人，则大伎毒人。鱼军容所谓“怒犹常情，笑乃不可测”者也。是故能酬者，不病嘲。而能嘲者，亦反乐于得酬。旗鼓相向，为鸛为鹅。或吴艤之复归，或赵帜之遽拔。虽使苏、张复生，谁能射辕门之戟？傥亦凭轼者之大观乎？集《酬嘲》第二十四。

杨玠

杨玠，北人，巧应对。京兆杜公瞻戏曰：“君既姓杨，阳货实辱孔子。”玠曰：“君既姓杜，杜伯尝射宣王。”又殿内将军牛子充戏曰：“吾羊有玠，恐不任厨。”玠曰：“君牛既充，正当烹宰。”又太仓张策戏曰：“卿本无德量，忽共叔宝同名。”玠曰：“尔既少才猷，敢与伯符连讳！”又太子洗马萧翊，兰陵人，戏曰：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易北恐非乐土。”玠曰：“放驩兜于崇山，江南岂是胜地！”

张裔

张君嗣在益州，为雍闿缚送与吴。武侯遣邓芝使吴，因便请裔。裔在吴，流徙伏匿，吴主未之知。临发引见，问曰：“蜀卓氏女亡奔相如，贵土风俗何以乃尔？”裔曰：“愚以为卓氏寡女，犹贤于买臣之妻。”

诸葛恪

吴主权尝燕见费祎，逆敕群臣，使祎至，伏食勿起。祎至，权为辍食，而诸人不起。祎调之曰：“凤凰来翔，麒麟吐哺，驴骡无知，伏食如故。”诸葛恪应曰：“爰植梧桐，以待凤凰。有何燕雀，自称来翔？何不惮射，使还故乡。”孙权使太子嘲诸葛恪曰：“恪食马矢一石。”答曰：“臣得戏君，子得戏父？”权曰：“可。”洛曰：“乞太子食鸡卵。”权曰：“人令卿食马矢，卿令人食鸡卵，何也？”恪曰：“所出同耳。”权大笑。

徐陵聘魏

徐陵至魏馆，是日甚热，魏收嘲陵曰：“今日之热，当为徐常侍来。”徐即答曰：“前王肃至此，为魏始制礼仪。今我来聘，使卿复知寒暑。”收大惭。

《月赋》、《秋月诗》

孝武尝问魏延之曰：“谢庄《月赋》何如？”答曰：“庄始知‘隔千里兮共明月’。”帝召庄，以延之语语之。庄应声曰：“延之作《秋月诗》，始知‘生为久别离，死为长不归’。”

赵孟頫、周草窗对

赵魏公孟頫有一私印，曰“水晶宫道人”。周草窗以“玛瑙寺行者”对之，赵遂不用此印。后见草窗同郡崔进之药肆悬一牌曰“养生主药室”，赵以“敢死军医人”对之，崔亦不复设此牌，赵语人曰：“我今日方为水晶宫吐气！”

苏、刘

刘贡父晚得癩疾，鼻陷，又坐和苏子瞻诗罚金。元祐中，同为从官。贡父曰：“前于曹州，有盗夜入人家，室无物，但有书数卷耳。盗忌空还，取与卷而去，乃举子所著五七言也。就库家质之。主人喜事，好其诗。不舍手。明日盗败，吏取其书。主人赂吏而私录之。吏督之急，且问其故。曰：‘吾爱其语，将和之也。’吏曰：‘贼诗不中和他！’”子瞻亦曰：“少壮读书，颇知故事。孔子尝出。颜、仲二子行而过市，而卒遇其师。子路矫捷，跃而升木。颜渊懦缓，顾无所之，就市中所谓石幢子者避之。既去，市人以贤者所至，遂更其名曰‘避孔子塔’。”坐者绝倒。

狼驴

袁元峰阁老与郭东野同朝。郭戏袁曰：“今日东门丁报一猿走入，西门又报一狼走入。已知皆是狼，然则猿亦似狼乎？”袁曰：“今日有人索题居扁者。予问居在何处？曰：在郭东野外。因题之曰：郭东野庐。”

陶穀使吴越

陶穀在翰林日，念宣力已久，意希大用，使同类乘间探之。艺祖曰：“翰林草制，皆检前人旧本，俗所谓‘依样画葫芦’耳。”穀题一绝于玉堂署，云：“官职须从生处有，才能不管旧时无。堪笑翰林陶学士，年年依样画葫芦。”艺祖见之，薄其怨望。后奉使吴越，忠懿王宴之，因食蝓蛄，询其族类。忠懿命自蝓蛄至螟蚰凡十余种以进。穀曰：“一蟹不如一蟹！”以讽忠懿之不如钱鏐也。宴将毕，或进葫芦羹相劝。穀不举筋。忠懿笑曰：“先王时庖人善制此羹，今依样馔来者。”穀嘿然。

原父酬欧公

刘原父晚年再娶。欧公作诗戏之云：“仙家千载一何长，浮世空惊日月忙。洞里桃花莫相笑，刘郎今是老刘郎。”原父得诗不悦，思报之。初欧公与王拱辰同为薛简肃公婿，欧公先娶王夫人姊，再娶其妹，故拱辰有“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作小姨夫”之戏。一日三人会间，原父曰：“昔有一学究训学子诵《毛诗》，至‘委蛇委蛇’，学子念从原字。学究怒而责之曰：‘蛇当读作姨字，毋得再误，’明日，学子观乞儿弄蛇，饭后方来。问：‘何晏也？’曰：‘遇有弄姨者，从众观之。先弄大姨，后弄小姨，是以来迟。’”欧公亦为之噤然。

按简肃公墓文，王拱辰两为公婿。而《诗话》等书皆称欧公，未解。

何承天

何承天年老，为著作佐郎。诸佐郎并名家年少。荀伯子嘲之，呼为“奶母。”何曰：“卿当云‘凤凰将九子’，何言‘奶母’？”

王、范

王文度、范荣期常同诣简文，范齿胜，王爵胜。王遂在范后，王因谓范曰：“簸之扬之，糠粃在前。”范曰：“淘之汰之，砂砾在后。”

祝石林

给事祝石林，曾为黄陂博士。偶入郡，与黄冈令刘联坐。令心易之，而嗔其抗直，曰：“吾乡士人有一破，乃‘大哉尧之为君’一节题。破云：‘以齐天之大圣，极天下之无状焉。’”祝曰：“吾亦有一破，题是‘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’。破云：‘处无可奈何之地，遇大不相干之人。’”同官绝倒。明年，祝及第，刘以县令考察为民。

王清

王清系掾吏，初授卑官，有异才，累迁嘉兴府同知。以督责海塘有功，擢两淮佥宪。逾半年，请告归。在嘉时，偕太守行香文庙。太守戏指先师，谓公曰：“认得此位老先生否？”清曰：“认得，这老先生人品极高，只是不曾发科。”太守默然。

只夸科第，不论人品，此位老先生，太守反不认得。

仕宦迟速

魏周泰为新城太守。司马宣王使钟毓调曰：“公释褐政府三十六日，拥盖守兵马郡。乞儿乘小车，一何驶乎！”泰曰：“君名公之子，小有文采，故守吏职。猕猴骑土牛，又何迟也！”

陆兵曹、张给事

陆式斋容一日与张给事宴，投壶中耳。给事曰：“信是陆兵曹，开手便中帖木耳。”式斋答云：“可惜张给事，闭口常学磨兜坚。”给事有惭色。

费侍郎对

费宏官侍郎，其兄奉常。公宴，以长少易位，刘瑾适过之，曰：“费秀才以羊易牛。”公答曰：“赵中贵指鹿为马。”

侍郎谑

景泰间兵、刑二部僚佐会坐。时于公谦为兵书，俞公士悦为刑书。刑侍郎戏谓兵侍郎曰：“于公为大司马，公非少司驴乎？”兵侍郎即应之曰：“俞公为大司寇，公非少司贼乎？”

崔副使允，京山侯元之弟也。初登第时，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修，谒王之一乡前辈。其人问崔何人。王云：“崔驸马弟也。乃兄驸马，此为驸驴。”崔答

曰：“此王侍郎儿。乃父侍狼，此为侍狗。”

洗马

刘定之升洗马，朝遇少司马王伟。王戏之曰：“太仆马多，洗马须一一洗之。”刘笑曰：“何止太仆，诸司马不洁，我亦当洗。”

太常卿大学士

陈师召擢南京太常，门生会钱，有垂涕者。李西涯大学士在席，为句云：“师弟重分离，不升他太常卿也罢。”公应声曰：“君臣难际会，便除我大学士何妨？”一座绝倒。

按陈音，莆田人，李东阳同榜，性宽坦。在翰林时，夫人尝试之。会客至，呼茶，曰：“未煮。”公曰：“也罢。”又呼干茶，曰：“未买。”公曰：“也罢。”客为捧腹。时因号“陈也罢”。

增广、检讨

内乡县李蓑，字子田，官翰林检讨。其弟名荫，字袭美，久滞增广生。蓑遣书荫曰：“尔今年增广，明年增广，不知增得几多？广得几多？”荫答书曰：“尔今日检讨，明日检讨，不知检得甚么？讨得甚么？”

试官举子

唐制：举人试日，既暮，许烧烛三条。主文权德舆于帘下戏云：“三条烛尽，烧残举子之心。”举子遂答云：“八韵赋成，惊破侍郎之胆。”

僧赞宁等

僧赞宁辞辩纵横，人莫能屈。时有安鸿渐者，文辞隽敏，尤好嘲咏。尝街行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。鸿渐指而嘲白：“郑都官不爱之徒，郑谷诗：爱僧不爱紫衣僧。时时作队。”赞宁应声答曰：“秦始皇未坑之辈，往往成群。”

安鸿渐素好谑。凌侍郎策，其父曾为镇所由，父携拜鸿渐乞名。鸿渐命名，曰“教之”。盖言所由生也。策后颇衔恨之。

潘阆常谑惠崇曰：“崇师尔当忧狱事。吾去夜梦尔拜我，尔岂当归俗耶？”惠崇曰：“此乃秀才忧狱事尔。惠崇，沙门也。惠崇拜，沙门倒也。秀才得无诣沙门岛耶？”

包山寺在苏州太湖。僧天灵者，博学通文。有一秀才嘲之曰：“秃字如何写？”僧应声曰：“秀字掉转尾就是。”

僧录惠江、中书程紫霄，俱辩捷。江素充肥，会暑袒露。霄见之，曰：“僧录琵琶腿。”江曰：“先生鬢栗头。”又见骆驼数头。霄指一大者曰：“此必头陀也。”江曰：“此辈滋息，亦有先后。此先生，非头陀。”

僧贯休有机辩。杜光庭羽士欲挫其锋，每相见，必俟其举措以戏调。一日，因舞辔于通衢，贯休马坠粪。光庭连呼：“太师！太师！数珠落地！”贯休徐曰

：“大还丹！大还丹！”

儒匠

有木匠颇知通文，自称儒匠。尝督工于道院，一道士戏曰：“匠称儒匠，君子儒，小人儒？”匠遽应曰：“人号道人，饿鬼道，畜生道？”

古今巧对

刘潜夫

杨平舟栋以枢掾出守莆阳，刘潜夫克庄兄弟俱以史官里居，郡集公寓。王臞轩迈戏之云：“大编修，小编修，同赴编修之会。”潜夫云：“欲属对不难，不可见怒。”王愿闻之。乃云：“前通判，后通封，但闻通判之名。”盖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。王又尝拆刘名调之云：“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壮，二十年后何其不壮？”刘应之曰：“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，二十年后何其不遇？”

东坡、佛印

佛印原儒家流，书无不读，与东坡友善。神庙时，祷旱，命僧人入内修演。东坡谓佛印冒侍者入观盛事。上见魁伟，遂赐披剃。心颇衔恨。一日东坡戏曰

：“往尝与公谈及古诗，如‘时闻啄木鸟，疑是叩门僧’，又如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’，未尝不以‘鸟’对‘僧’也。不意今日公身犯之。”佛印曰：“所以老僧今日得对学士。”东坡大笑。

又旧传佛印尝访坡公。公不在，值小妹卧纱帷中。佛印曰：“碧纱厨里卧佳人，烟笼芍药。”小妹应声曰：“清水池中洗和尚，水浸葫芦。”佛印笑曰

：“和尚得对佳人，已出望外矣！”按此乃后人好事者之为，公虽旷远，印不应直入卧闼也。又传小妹夏月昼寝，坡公过之。妹戏吟曰：“露出琵琶腿，请君弹一弹。”公应曰：“理上去不得，要弹也不难。”亦可笑。

东坡为佛印题小像云：“佛相佛相，把来倒挂，只好搗酱。”一日佛印亦与东坡题真云：“苏胡苏胡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”相与大笑。

师公

徐之才父祖并善医，世传其业。祖孝徵戏之才为师公。之才曰：“既为汝师，复为汝公，在三之义，顿居其两。”众大笑。

粪壑

丁公度、晁公宗懿，往因同馆，喜相谐谑。晁迁职，以启谢丁。丁戏晁曰：“启事更不奉答，当以粪壑一车为报。”晁答曰：“得壑胜于得启。”因大笑。

钱索子

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，戏曰：“丘仲深有一屋散钱，只欠索子。”丘应曰：“刘希贤有一屋索子，只欠散钱。”

羊蟹

尤延之极短小。寿皇尝问：“外廷谓卿为秤锤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秤锤虽小，斤两分明。”上喜之。杨诚斋尝戏呼尤延之为蝥蛄。延之呼诚斋为羊。一日食羊白肠。延之曰：“秘监锦心绣肠，亦为人所食。”诚斋笑吟曰：“有肠可食何须恨，犹胜无肠可食人。”世称蟹为“无肠公子”。一坐大笑。

梁宝、赵神德

梁宝好嘲戏，至贝州，闻赵神德能嘲，即令召之。宝面甚黑，厅上凭案以待。须臾，神德入，两眼俱赤，至阶前，宝即云：“赵神德，天上既无云，闪电何以无准则？”答云：“入门来，案后唯见一挺墨。”宝又云：“官里科朱砂，半眼供一国。”又答云：“磨公小拇指，涂得太社北。”宝无以对，愧谢遣之。

欧阳、长孙

欧阳询为人瘦小，极其寝陋，而聪敏绝伦。太宗常宴近臣，互令嘲谑，以为娱乐。长孙无忌先嘲询曰：“耸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头。谁令麟阁上，画此一猕猴？”询应声曰：“缩头连背暖，漫裆畏肚寒。只缘心浑浑，所以面团团。”太宗笑曰：“询殊不畏皇后闻耶？”

补唇先生

方干唇缺，有司以为不可与科名，连应十余举，遂隐居鉴湖。后数十年，遇医补唇，年已老矣，人号曰“补唇先生”。又性好侮人。尝与龙丘李主簿同酌。李目有翳，干改令讥曰：“措大吃酒点盐，军将吃酒点酱。只见门外著篱，未见眼中安障。”答曰：“措大吃酒点盐，下人吃酒点鲊。只见手臂着襌，未见口唇开裤。”

王琪、张亢

王琪、张亢同在晏元献幕。张肥大，王以太牢目之。王瘦小，张以猕猴目之。一日有米纲至八百里村，水浅当剥载，张往督。王曰：“所谓‘八百里剥’也。”张曰：“未若‘三千年精’矣。”琪尝嘲亢曰：“张亢触墙成八字。”亢应声曰：“王琪望月叫三声。”

吴原墅、王玉峰

苏州吴原墅麻脸胡须，莆田王玉峰面歪而眼多白。王戏云：“麻脸胡须，羊肚石倒栽蒲草。”吴应云：“歪腮白眼，海螺杯斜嵌珍珠。”二人同部，闻者鼓掌。

苏小妹

东坡有小妹，善词赋，敏慧多辩，其额广而如凸。东坡尝戏之曰：“莲步未离香阁下，梅妆先露画屏前。”妹即应声云：“欲扣齿牙无觅处，忽闻毛里有声

传。”以坡公多须髯，遂亦戏答。时年十岁耳。

一说云：“去年一点相思泪，至今流不到腮边”，以坡公长颊也。

多髯

李从俨生辰，贺客秦凤陋而多髯，魏博少年如美人。魏戏云：“今日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坐。”秦曰：“夫人无多言。”四座皆笑。

徐之才

魏收戏徐之才曰：“君面似小家方相。”之才曰：“若尔，便是卿之葬具。”

张玄祖

张玄祖八岁亏齿。先达知其不常，戏之曰：“君口复何为狗窦？”答曰：“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。”

严、高二相公

常熟严相公面麻，新郑高相公作文用腹草。前后在翰林时，高戏严曰：“公豆在面上。”严应声曰：“公草在腹中。”

杨梅、孔雀

梁国杨氏子六岁，甚聪慧。孔君平诣其父，呼儿出见。为设果，果有杨梅。孔指以示儿曰：“此是君家果。”儿应曰：“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。”

虞寄

虞寄年数岁。客候其父，遇寄于门，戏曰：“郎子姓虞，必当少智。”寄应曰：“字义不辨，岂得非愚？”客大惭。

何、顾

隋何妥八岁。顾良戏曰：“汝何是荷叶之荷，抑河水之河？”妥曰：“先生姓顾，是坚固之固，抑新故之故？”众异之。

郭、曾

泰和曾给事忤，与郭工部恺饮间，曾嘲曰：“汝犬羊之鞞乎，虎豹之鞞乎？”郭应曰：“尔何曾比予于是！”

二柳孤杨

柳机、柳昂在周朝，俱历要任。隋文帝受禅，并为外职。时杨素方用事，戏语机云：“二柳俱摧。”机曰：“不若孤杨独耸。”

归、皮

皮日休谒归仁绍，不遇，作龟诗嘲归曰：“硬骨残形知几秋，尸骸终是不风流。顽皮死后钻应遍，都为平生不出头。”归作气毬诗嘲皮云：“八片尖皮切作毬，水中浸了火中揉。一团闲气如常在，惹踢招拳卒未休。”

卢、狄

狄仁杰戏同官郎卢献曰：“足下配马乃作驴。”献曰：“中劈明公，乃成二犬

。”杰曰：“狄字犬傍火也。”献曰：“犬边有火，是煮熟狗。”。

韩卢后

苻坚遣韩博使晋。博有口才，桓温令刁彝嘲之。彝谓博曰：“卿是韩卢后。

”博亦曰：“卿是韩卢后。”温笑曰：“刁以君姓韩故耳。彼姓刁，那得是韩卢后耶？”博曰：“明公脱未之思，短尾者为刁也。”一坐皆笑。

崔季珪

冀州崔季珪琰，九岁应秀才举。时陈元方为州刺史，嫌其幼。琰曰：“昔项橐八岁为孔子师，今自恨年已过矣。”元方戏之曰：“卿宗与崔杼近远？”琰曰：“如明公之与陈恒。”

卢、陆

卢志字子通，范阳人，尚书珽少子。于众坐问陆士衡：“陆逊、陆抗是君何物？”答曰：“如卿于卢毓、卢珽。”

谢、刘二子

谢庄子谢淪，尝与刘涸子刘浚饮，推让久之，浚曰：“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。”淪曰：“苟得其人，自可流涸十日。”浚惭之。

殷、何二子

殷淳与何勗共食蕪羹尽。勗曰：“益殷蕪羹。”勗，司空无忌子也。淳徐辍筯曰：“何无忌惮！”

庾、孙二子

庾园客庾翼子诣孙监，盛。见齐庄放在外，尚幼，而有神意。庾试之曰：“孙安国何在？”即答曰：“庾稚恭家。”庾大笑曰：“诸孙大盛，有儿如此！”又答曰：“未若诸庾之翼翼！”还语人曰：“我故胜，得重唤奴父名。”

王慈

琅琊王僧虔，长子慈，年十岁。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，正见沙门等忏悔。约戏之曰：“众僧今日何乾乾？”慈应声答曰：“卿如此不知礼，何以兴蔡氏之宗？”约，兴宗之子也。谢超宗见慈学书，谓之曰：“卿书何如虔公？”答曰：“慈书与大人，如鸡之比凤。”超宗，凤之子。

伍伯、驢佗

晋庾纯之父，尝为伍伯。贾充之先，尝为驢佗。充置酒而纯未至。充曰：“君行常在人先，今何后？”纯曰：“会有小市井事未了，是以后耳。”

酬外祖戏

王戎子绚，年六岁，读《论语》至“周监于二代”。外祖何偃曰：“可改‘爷爷乎文哉’。”戎郁同音，吴蜀间呼父为爷。绚曰：“尊者之名，安可戏？宁可云‘草翁之风必舅’。”偃父何尚之，绚之外祖翁也。

申、许二公

许公国，与申公时行，相约诣一所公议。申诣许拉之。许曰：“此才午时，已行乎？”申应曰：“既以身许国，不得不尔。”

达毅、王达

达毅、王达同为郎中。一日金公移，王戏曰：“每书衔名，但以公上为我之下。”毅应曰：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”

吕扩、谢晖

吕扩、谢晖亦以名相嘲。谢云：“无才终入广。”吕云：“不日便充军。”二人因而成隙。

演《琵琶记》

闽中蔡大司马经，初姓张。一日与龚状元用卿共宴，看演《琵琶记》。至赵五娘抱琵琶抄化，蔡戏龚曰：“状元娘子何至此！”后至张广才扫墓，龚指曰：“这老子姓张，如何与蔡家上坟？”

罗隐对

罗隐与顾云同谒淮南高骈。云为人素雅重，而隐性傲睨。高公留云而远隐。隐欲归武林，骈与宾幕饯于云亭。时盛暑，青蝇入座，高命扇驱之。云因谑隐曰：“青蝇被扇扇离席。”隐见《白泽图》钉在门，应曰：“白泽遭钉钉在门。”《郡阁闲谈》谓是寇豹、谢冠，误也。

胡旦

舍人胡旦饮酒面赤。学士谢泌戏之曰：“舍人面色如袍色。”时胡服绯也。胡答曰：“学士心头似幞头。”谢为之色沮。

铁冠道人

铁冠道人张景和，江右方士。结庐钟山下。梁国公蓝玉携酒访之，道人野服出迎。玉以其轻己，不悦。酒行，戏曰：“吾有一语请先生属对。云：‘脚穿芒履迎宾，足下无礼。’”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复之曰：“手执椰瓢作盏，尊前不忠。”后玉竟以逆诛。

杨、李二公

邃翁冬天气盛，而西涯怯寒。二公同坐，西涯屡以足顿地作声。邃翁曰：“地冻马蹄声得得。”西涯见其吐气如蒸，戏云：“天寒驴嘴气腾腾。”

陆封公对

太仓陆封公陆瑚之父。貌黑而齿白，与乡绅金纹者相善，一日陆造纹，纹揖而戏之曰：“黑象口中含白齿。”陆揖甫毕，即应声曰：“乌龟背上列金纹。”

地讳

李时尝以“腊鸡独擅江南味”戏夏言。夏即应以“响马能空冀北群”。人嘲江

西以腊鸡，畿辅以响马。故二公各指为戏。

李西涯在翰林时，与河南一学士相谑。河南公谒李，见檐曝有枯鱼，嘲曰：“晓日斜穿学士头。”李应声曰：“秋风正灌先生耳。”盖湖户有“干鱼头”，河南有“偷驴贼”之谣，又谚云“秋风灌驴耳”故也。见《旧雨记谈》。《耳谈》以为高中玄、张泰岳。殊误。

刘宝遇女媪

刘道真宝遭乱，于河侧自牵船，见采莲女子，嘲之曰：“女子何不调机弄杼而采莲？”女子答曰：“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？”道真又尝素盘共人食，有姬青衣，将二子行。道真嘲曰：“青羊将二羔。”姬应声曰：“两猪同一槽。”

真、扬二娼

江、淮、闽、浙土俗，各有公讳，如杭之“佛儿”，苏之“呆子”，常之“欧爷”之类，细民或相犯，至于斗击。宣和中，真州娼迎新守于维扬。扬守置酒，大合两邦妓乐。扬州讳“缺耳”，真州讳“火柴头”。扬娼恃会府，轻属城，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。使小僮戒之，已而不止，呼责曰：“贵客大厅张筵，何烧炭不谨，却着柴头！”咄詈再四。真娼笑语兵曰：“行者三四度指挥，何得不听？汝有耳朵耶，没耳朵耶？”扬娼大惭。

小试冒籍

华亭人冒籍上海小试，愤其不容，大书通衢曰：“我之大贤与，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上海人答云：“我之大贤与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我之不贤与，焉往而不三黜？”

戴釜山鹿鸣

严司空震，梓州盐亭县人，所居枕戴釜山，但有鹿鸣，即严氏一人必殒。一日有表亲野坐，闻鹿鸣，其表曰：“戴釜山中鹿又鸣。”严曰：“此际多应到表兄。”表接曰：“表兄不是严家子，合是三兄与四兄。”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。是何异也？

塞语部第二十五

子犹曰：天下之事，从言生，还可从言止。不见夫射者乎？一夫穿杨，百夫挂弓。何则？为无复也。心心喙喙，人尽南越王自为耳。不得真正大聪明人，胸如镜，口如江，关天下之舌，而予之以不然，隙穴漏卮，岂其有窒！若夫理外设奇，厄人于险，此营丘士之智也，吾无患焉。集《塞语》第二十五。

祠灵山河伯

齐大旱，景公欲祠灵山。晏子曰：“不可。夫灵山，以石为身，以草木为发。天久不雨，发将焦，身将热，彼独不欲雨乎？祠之何益？”公曰：“祠河伯可

乎？”晏子曰：“不可。河伯以水为国，以鱼鳖为民。天久不雨，百川竭，国将亡，民将灭矣，彼独不雨乎？祠之何益！”

骆猾鼈好勇

墨子谓骆猾鼈曰：“吾闻子好勇。”曰：“然。吾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吾必与斗而杀之。”墨子曰：“天下莫不予其所好，夺其所恶。今子闻其乡有勇士，而斗而杀之，是恶勇，非好勇。”

弹雀

宋艺祖一日后苑挟弓弹雀。有臣僚称其急事请见。及见，乃常事。帝曰：“此事何急？”对曰：“亦急于弹雀。”

禁酿具

蜀先主尝因早俭禁酿酒。吏于人家检得酿具，以其欲酿，将议罚。时简雍从先主游，见一男女行道，谓先主曰：“彼人欲行淫，何以不缚？”先主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雍曰：“彼有淫具。”先主大笑，命原欲酿者。

禁松薪

唐昭宗时，李茂贞榷油以助军资，因禁松薪。优人张廷范曰：“不如并月明禁之。”茂贞笑而弛禁。

《陶母剪发图》

元岳柱八岁时，观画师何澄画《陶母剪发图》，指陶母手中金钏洁之曰：“有此可易酒，何用剪发？”何大惭，即易之。

新衣

桓冲不好新衣。浴后，妇故送新衣与冲。怒，催使持去。妇更持还，传语云：“衣不经新，何由而故？”桓笑着之。

彭祖面长

汉武帝对群臣云：“相书云：鼻下人中长一寸年百岁。”东方朔大笑。有司奏不敬。朔免冠云：“不敢笑陛下，实笑彭祖面长。”帝问之。朔曰：“彭祖年八百。果如陛下言，则彭祖人中长八寸，面长一丈余矣。”帝亦大笑。

仙福

有术士干唐六如，极言修炼之妙。唐云：“如此妙术，何不自为，乃赋及鄙人？”术士云：“恨吾福浅。吾阅人多矣，仙风道骨，无如君者。”唐笑曰：“吾但出仙福，有空房在北城，甚僻静，君为修炼，炼成两剖。”术士犹未悟，日造门，出一扇求诗。唐大书云：“破布衫中破布裙，逢人便说会炼银。如何不自烧些用，担水河头卖与人。”

六如尝题《列仙传》云：“但闻白日升天去，不见青天走下来。忽然一日天破了，大家都叫阿瘡瘡。”亦趣。吴俗小儿辈遇可羞事，必齐拍手，叫“阿瘡瘡

”。

医意

欧文忠公语东坡曰：“昔有乘船遇风而得疾者，医家取多年舵牙，为舵工手汗所渍处刮末，和丹砂伏神之剂煎饮，疾遂愈。乃知医者，意也。”东坡曰：“如公言，今学者昏惰，当令多食笔墨灰。”

轮回报应

一人盛谈轮回报应：慎无轻杀，凡一牛一豕，即作牛豕以偿；至蝼蚁亦罔不然。时许文穆曰：“莫如杀人。”众问其故。曰：“那一世责债，犹得化人也。”

为宅

徐孺子，南昌人，十岁与太原郭林宗游。同稚还家，林宗庭中有一树，欲伐去之，云：“为宅之法，正如方口。‘口’中有‘木’，‘困’字不祥。”徐曰：“为宅之法，正如方口。‘口’中有‘人’，‘囚’字何殊？”郭无以难。

蔡元定地理

蔡元定善地理，每与乡人卜葬改定，其间吉凶不能皆验。及贬，坐朱晦庵党，为胡纆所劾，有赠诗者，曰，“掘尽人家好丘陇，冤魂欲诉更无由。先生若有尧夫术，何不先言去道州？”

先辈有云：“若伤天理以求地理，而复有灵验，是天亦怕老婆矣！”此语虽戏，亦可醒迷。

哈立麻

永乐四年，西僧哈立麻至京，启建法坛，屡著灵异。翰林李继鼎私曰：“若彼既有神通，当作中国语，何待译者而后知乎？”

请僧住院

晏景初请一名僧住院，僧辞以穷陋不可为。景初曰：“高才固易耳。”僧曰：“巧媳妇煮不得无米粥。”景初曰：“若有米，拙媳妇亦自能煮。”

辟僧

欧阳公家儿小名有僧哥者。一僧谓公曰：“公不重佛，安得此名？”公笑曰：“人家小儿要易长，往往以贱物为小名，如狗、乌、牛、羊之类是也。”僧大笑。

昆山学博张倬与一僧谈。僧曰：“儒教虽正，不如佛学之玄。如僧人多能读儒书，儒人不能通释典。本朝能通释典者，宋景濂一人而已。”张笑云：“不然。譬如饮食，人可食者，狗亦能食之，狗可食者，人决不食之矣。”

重袈裟

赵悦道罢政闲居，喜僧而拒士。有士往谒再四，阖者不为通。士曰：“参政直

得如此敬重和尚？”阍者曰：“寻常僧亦平平，相公只是重袈裟。”士曰：“我这领蓝衫恁地不值钱？”阍者曰：“也半看佛面。”士曰：“也半看孔夫子面。”

辨鬼

阮宣闻人说人死有鬼，宣独以为无，曰：“今见鬼者，云着生时衣服。若人死有鬼，衣服亦有鬼耶？”

王弱生驳之曰：“人梦中穿衣服，将谓衣服亦有梦耶？”余谓生时衣服，神气所托，能灵幻出来，正是有鬼处。

《鬼董》辨十王

佛言琰魔罗统摄一素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素诃其一也。南瞻部，特素诃中之一洲耳。今讹为阎罗。又《阿含》等经有十八王，王主一狱，乃阎罗僚属。十王之说，不知何来？转轮王王四天下，亦非主冥道，乃概列于十王。余如宋帝、五官之类又皆无稽。又七七日而所历者七王，自小祥以后二年，乃仅经二王，何疏密太悬耶？

论神佛

北魏简平王浚，年八岁，谓博士卢裕曰：“祭神如神在，为有神也，无神也？”对曰：“有。”浚曰：“有神当云‘神在’，何烦‘如’字？”张商英字天觉。夜执笔，妻向氏问何作。曰：“欲作《无佛论》。”向曰：“既无矣，又何论？”公骇其言而止。后阅藏经有悟，乃作《护法论》。

苏公论佛

范蜀公不信佛，苏公常求其所以不信之故。范云：“平生事非目见即不信。”苏曰：“公亦安能然哉，设公有疾，令医切脉，医曰‘寒’，则服热药，曰‘热’，则服寒药。公何尝见脉而后信之？”

妓歌佳

郭洗马入洛，听妓歌，大称佳。石季伦问：“何曲？”郭曰：“不知。”季伦笑曰：“不知安得言佳？”郭曰：“譬如见西施，何必识姓，然后知美？”换曲换调，换姓亦换面乎？此喻误矣。

观灯

司马温公夫人，元宵夜欲出观灯。公曰：“家自有灯。”夫人曰：“兼看游人。”公笑曰：“我是鬼？”

范文正欲求退，子弟请治园圃。公曰：“西都园林相望，孰障吾游？”语意类此。

歌哭

司马温公死，当明堂大飨，朝臣以致斋，不及奠。肆赦毕，苏子瞻率同辈往。

程颐固争，引《论语》“子于是日哭则不歌”以阻之。子瞻曰：“不云歌则不哭。”。

红米饭

《樗斋雅谑》云：近一友有母丧，偶食红米饭。一腐儒以为非居丧者所宜。诘其故，谓“红，喜色也”。友曰：“然则食白米饭者，皆有丧耶？”

理学新说

理学家多主新说。有解“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”曰：“人当其年尚见可恶之人，则德不进可知矣。”周元孚笑曰：“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，应是三十九岁时也。”

道学语

有一道学每曰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”。刘翰林谐曰：“怪得羲皇以上圣人，尽日燃烛而行也！”

谐性刻薄而有口才。析产时，从其父巨塘公乞一干仆。父以与其兄。谐争之。父曰：“兄弟左右手耳，彼此何别？”一日父小恙，适谐来候，舒右手使搔痒。谐故取左手搔之。父曰：“误矣。”谐曰：“左右手彼此何别？”其虽亲必报如此！

《列子》辩日

孔子东游，见二儿争辩日远近。一曰：“日出之时，大如车轮，日中之时，小如盘。岂非日出之处去人近，近见大而远见小乎？”一曰：“日出之时，苍苍凉凉，日中之时，热如探汤。岂非日出之处去人远，远者凉而近者热乎？”孔子不能决。

不读书

王荆公初参政，视庙堂如无人，一旦行新法，怒目诸公，曰：“此辈坐不读书耳！”赵清简公同参知政事，独折之曰：“君言失矣！如皋、夔、稷、契之时，有何书可读？”公默然。

《字说》

王荆公作《字说》，穿凿杜撰。刘贡父问之曰：“牛之体壮于鹿，鹿之行速于牛，今‘犇’‘麤’二字，其意皆反之，何也？”坡公亦问曰：“以竹鞭马为‘笞’，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‘笑’？”又尝举“坡”字问荆公何义。公曰：“坡者，土之皮。”坡公笑曰：“然则滑者，水之骨乎？”荆公并无以答。又东坡尝语荆公：“‘鳩’从九亦有说。”荆公欣然就问。东坡曰：“‘鸣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’连娘带爷，恰是九个。”张文潜尝问张安道方平：“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，是如何？”安道云：“贤只消去看《字说》。”文潜云：“《字说》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。”安道云：“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

不晓事矣。”

《牧誓》

唐高定七岁时，读书至《牧誓》，问“奈何以臣伐君？”父郢曰：“应天顺人耳。”曰：“‘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。’岂是顺人？”郢不能答。

诗论

李西涯尝有《岳阳楼》诗云：“吴楚乾坤天下句，江湖廊庙古人情。”杨文懿公亟称之。有同官不以为然，驳之曰：“吴楚乾坤之句，本妙在‘坼’字‘浮’字。今去此二字，则不见其妙矣。”杨曰：“然则必云‘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’而后为足耶？”

方棠陵豪以广东宪副入贺。张昆仑山人以诗饯之。方曰：“君诗虽佳，而非情实，如无山称山，无水赋水，非欢而畅，不戚而哀。予诗虽劣，情实俱在。”

”答曰：“诗人婉辞托物，若文主之思后妃，岂必临河洲见睢鸠耶？即如饯行，何必携百壶酒而云‘清酒百壶，唯笋及蒲’？若据情实，则老酒一瓶豆腐面筋耳。”京师闻者大笑。

稊里

梁刘士章为南康相。郡人有姓赖，居稊里，投刺谒刘。刘嘲之曰：“君有何稊而居稊里？”赖应声曰：“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？”孔庙东南五百步，一有双石阙，故名阙里。

赋柳

李泌赋诗讥杨国忠曰：“青青东门柳，岁晏复憔悴。”国忠诉于明皇。上曰：“赋柳为讥卿，则赋李为讥朕可乎？”

争田

余肃敏公为户部时，两势家争田未决，部檄公理之。甲以其地名与己同姓，执是故产，公笑曰：“然则张家湾张产耶？”

无为子

杨次公自号无为子。佛印问其说。次公曰：“我生无为军耳。”印曰：“公若生庐州，便可称庐子矣！”

六字地名

杨用修在史馆，有湖广土官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进贡。“水尽源通塔平”，盖六字地名。有同列疑为三地名，添之云“三长官司”。杨取《大明官制》证之：“此一处，非三地也。”同列笑曰：“楚、蜀人近蛮夷，故宜知之。我内地人不知也。”杨戏应之曰：“司马迁《西南夷传》，班固《匈奴传》叙外域如指掌，班、马亦蛮夷耶？”

争姓族

诸葛令恢王丞相导共争姓族先后。王曰“何不言葛、王，而云王、葛？”令曰：“譬之驴、马，不言马、驴。驴宁胜马耶？”

牝牡雄雌

周丞相与客闲步园中玩群鹤。问曰：“此牝鹤耶，牡鹤耶？”客从旁曰：“兽称牝牡，禽为雌雄。”相曰：“‘雄狐绥绥’，狐非兽乎？‘牝鸡之晨’，鸡非禽乎？”客不能对。

一从牛，一从隹，自是禽兽之别。雄狐牝鸡，文人之巧言耳。《考工记》曰：“天下大兽五，则禽亦可谓之兽。《礼记》曰：“猩猩能语，不离禽兽。”则兽亦可谓之禽。五行有木而无草，则草亦可谓之木。《洪范》言“庶草蕃芜”而不及木，则木亦可谓之草。

诸葛恪

孙权大会将佐，命诸葛恪行酒。次至张辅吴昭，先有酒色，不肯饮，曰：“此非养老之礼也，”权谓恪曰：“卿但令张公辞屈乃饮耳。”恪即难张曰：“昔尚父九十，秉旄仗钺，犹未告老。今军旅之事，将军在后，酒食之事，将军在前，何谓不养老也？”张无辞，遂为尽爵。

曾有白头鸟集吴殿前。孙权问群臣：“此何鸟也？”诸葛元逊对云：“此名白头翁。”张昭自以坐中最老，疑戏之，因曰：“恪欺陛下，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。试令恪复求白头母。”元逊曰：“鸟名鹦母，未必有对。试使辅吴复求鹦父。”张不能答。

犯夜

张观知开封日，有犯夜巡者，缚致之。观曰：“有证见乎？”巡者曰：“若有证见，亦是犯夜矣。”

捕蝗檄

钱穆甫为如皋令，会岁旱蝗发，而泰兴令独给郡将云：“县界无蝗。”已而蝗大起，郡将诘之。令辞穷，乃言“县本无蝗，悉自如皋飞来者。”仍檄本县严捕，无令侵及邻境。穆甫得檄，判云：“蝗本天灾，非令不才。既自敝邑飞去，却请贵县押来。”或作米元章，误也。

举人大帽

祖制：京官三品始乘轿。科道多骑马，后来皆私用轿矣。王化按浙，一举人大帽入谒。按君不悦，因问曰：“举人戴大帽，始自何年？”答曰：“始于老大人乘轿之年。”

西安令

俞君宣性懒，选得衢州之西安。友人规之曰：“清慎君所有余，第在冲要地，不可不勤。”俞曰：“何以知冲要也？”曰：“是四轮之地。不然，何以谓

之衢州？”俞曰：“是偏安之邑，不然何以谓之西安？”友人无以难。

贪令

某令贪，监司欲斥之。陈渠为中丞，笑曰：“此地穷苦，不比贵乡，墨不满囊也。”监司曰：“盗劫贫家，岂得无罪！”

海瑞非圣人

海忠肃抚江南，为华亭公处分田宅，奉行者稍过，遂致不堪。缙绅咸为华亭解纷，谓海曰：“圣人不为己甚。”海粲然曰：“诸公岂不知海瑞非圣人耶？”缙绅悉股栗而退。

整媪

田巴居于稷下，是三王而非五帝，一日屈千人：其辩无能穷之者。弟子禽滑厘出逢整媪。揖而问曰：“子非田巴之徒乎？宜得巴之辩也。媪有大疑，愿质于子。”禽滑厘曰：“媪姑言之，我能析其理。”媪曰：“马鬃生向上而短，马尾生向下而长，其故何也？”禽滑厘笑曰：“此易晓耳。鬃上抢势逆而强，故短。尾下垂势顺而逊，故长。”媪曰：“然则人之发上抢，逆也，何以长？须下垂，顺也，何以短？”滑厘茫然自失，乃曰：“吾学未足以臻此，当归咨师。媪幸留此，我其有以奉酬。”即入见田巴，曰：“适出遇整媪，以鬃尾长短为问，弟子以逆顺之理答之，如何？”曰：“甚善。”滑厘曰：“然则媪申之以须顺而短，发逆而长，则弟子无以对。愿先生析之。”巴俯首久之，乃以行呼滑厘曰：“禽大！禽大！幸自无事，也省可出入！”

怀绳见王

齐大夫邾石父谋叛，宣王诛之，欲灭其族。邾之族大以蕃，咸泣拜于艾子之庭，祈请于王。艾子曰：“得一绳可免。”邾氏以为戏言，亦不敢诘。退而索绹以馈。艾子怀其三尺以见王，曰：“为逆者一石父，其宗何罪而戮之？”王曰：“先王之法不敢废也。政典曰：与叛同宗者，杀无赦。”艾子顿首曰：“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。窃有一说：往年公子巫以邯郸降秦，非王之母弟乎？然则王亦叛臣之族，理合随坐，愿王即日引决，勿惜一身而伤先王之法。”因献短绳三尺。王笑而起曰：“先生且休，寡人赦之矣”

营丘士

营丘士性不通慧，好折难而不中理。一日造艾子，问曰：“凡大车之下与橐驼之项，多缀铃铎，其故何也？”艾子曰：“车驼之为物甚大，且多夜行，忽狭路难避，借鸣声相闻，使为计耳。”营丘士曰：“佛塔之上，亦设铃铎，岂谓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？”艾子曰：“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！凡鸟鹊多托高以巢，糞秽狼籍，故塔之铃，所以警鸟鹊也，岂以车驼比乎？”营丘士曰：“鹰鹞之尾，亦设小铃，安有鸟鹊巢于鹰鹞之尾乎？”艾子大笑曰：“怪哉君之不通

也！夫鹰隼击物，或入林中，而绊足掐线，偶为木所绾，振羽之际，铃声可寻而索也。岂谓防鸟鹊之巢哉！”营丘士曰：“吾尝见挽郎秉铎而歌，不究其义，今乃知恐为木枝所绾，而便于寻索也。抑不知绊郎之足者，用皮乎？用线乎？”艾子愠而答曰：“挽郎乃死者之导也，为死人生前好诘难，故铎以乐其尸耳！”

雅浪部第二十六

子犹曰：谑浪，人所时有也。过则虐，虐则不堪，是故雅之为贵。雅行不惊俗，雅言不骇耳，雅谑不伤心。何病乎唇弄？何虞乎口戒？何惮乎犁舌地狱？集《雅浪》第二十六。

千岁

魏王知训陪烈祖曲宴，引金觞赐酒曰：“愿我弟千岁！”魏王引他器匀之，进曰：“愿与陛下各享五百！”

舍命陪君子

李西涯在翰林时，一日陪郡侯席，过饮大觥，醉而言曰：“生今日舍命陪君子矣！”郡侯笑曰：“学生也不是君子，老先生不要轻生。”

鸡肋

刘伶尝因大醉，与俗人忤。其人攘袂奋拳而往。伶徐曰：“鸡肋不足以安尊拳。”其人笑而止。

父子围棋

王长豫幼便和令。丞相导爱恣甚笃。每共围棋，丞相欲举行，长豫按指不听。丞相笑曰：“诂得尔？相与似有瓜葛。”

靳阁老子

丹徒靳阁老有子不肖，而其子之子却登第。阁老每督责之。曰：“翁父不如我父，翁子不如我子，我何不肖？”阁老大笑而止。

吴江吴太学益之由富而贫，因县征逋急，诣县求宽。阍人报：“吴相公进谒。”县尹刘曰：“何物吴相公！得非好丈人的女婿，奸女婿的丈人乎？”盖吴为王荆石相公婿，而其女嫁沈进士也。

旱雷

有人别谢公，公流涕，此人不悲。左右云：“向客殊密云。”公曰：“非徒密云，乃是旱雷。”大雷

北齐崔儵尝谓同座曰：“昨夜大雷，吾睡不觉。”卢思道在坐戏曰：“如此震雷，奈何不能动蛰？”坐间大笑。

口欢手怒

和鲁公慷慨厚德，每滑稽，则哄堂大笑。时博士杨永符能草圣，有省郎闻鲁公笑声，戏谓杨曰：“丞相口欢。”永符曰：“予忝事笔墨，方挥扫之际，亦谓太博‘手怒’耶？”

小戊子雌甲辰

程文惠与庞公同戊子生，程已贵，庞尚为小官。尝戏庞曰：“君乃小戊子也。”庞后大拜。程曰：“今日大戊子却为小小戊子矣！”

或以槐瘿遗裴晋公。郎中庾威在坐，曰：“此是雌树生者。”公偶及年甲，对云：“与公同是甲辰。”公笑曰：“郎中便是雌甲辰。”

安给事生辰

安给事磐，蜀人，初度避生，同僚尾至所在。蔡巨源戏曰：“闻一老鼠避一瓶中，猫捕之不得。以须略鼠，鼠因喷嚏。猫在外呼曰：‘千岁！’鼠曰：‘汝岂真为我寿？诱我出欲嚼我耳！’”安遂出。

太公年

人尝言太公八十遇文王。宋玉楚词又云“太公九十显荣兮”，东方朔云：“太公体仁行义，七十有二，见用周武。”东坡笑曰：“太公赖东方朔减了八岁，却被宋玉增了十岁。”

世传梁灏八十二登第，甚谢表云：“少伏生之八岁，多太公之二年。”而洪容斋《随笔》详辨其生年致仕之岁，谓此联好事者为之。以灏在本朝，而年岁尚有讹传者，恐太公真八字未可问也。

何次道志勇

何次道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。阮思旷裕语之曰：“卿志大宇宙，勇迈千古。”何曰：“卿今日何故忽见推？”阮曰，“我图数千户郡，尚不能得。卿乃图作佛，不亦大乎？”

墨磨人

石昌言畜李廷珪墨，不许人磨。或戏之曰：“子不磨墨，墨将磨子。”守财虏孳孳为利，一文不肯屈使。亦当告之曰：“子不用钱，钱将用子。”

吃衣着饭

杨医官传“食绢方”，为神仙上药。又一方，有寒疾者，盖稻席当愈。或嘲之曰：“君吃衣着饭，大是奇方。”

“吃衣着饭”可对“枕流嗽石”。

玄龄不死

裴玄本好谐谈。为户部郎中时，左仆射房玄龄疾甚。省郎将问疾，玄本戏曰：“仆射病可，须问之，既甚矣，何须问也？”有泄其言者，既而随例看玄龄。玄龄笑曰：“裴郎中来，玄龄不死也。”

死后佳

叶衡罢相归。一日病，问诸客曰：“某且死，但未知死后佳否？”一士人曰：“甚佳。”叶惊问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士人曰：“使死而不佳，死者皆逃归矣。一死不返，以是知其佳也。”满座皆笑。

大八字

有以星术见王元美者。座客争扣吉凶。元美曰：“吾自晓‘大八字’，不用若算。”问：“何为大八字？”曰：“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。”

媿隅

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。三月三日，会作诗，不能者罚酒三升。隆既受罚，揽笔便作一句云：媿隅跃清池。”桓问：“媿隅是何物？”隆曰：“蛮名鱼为媿隅。”又问：“作诗何用蛮语？”隆曰：“千里投公，始得蛮府参军，那得不作蛮语！”

鲇鱼上竹竿

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，终不得一馆职。晚年预修《唐书》，语其妻刁氏曰：“吾之修书，可谓猢猻入布袋矣。”刁曰：“还是鲇鱼上竹竿，”

《闲燕尝谈》云：大观中薛肇明和上皇御制诗，有曰：“欢声似凤来衔诏，喜气如鸡去揭竿。”韩子仓戏为更之，曰：“窘如老鼠入牛角，难似鲇鱼上竹竿。”时谓的对，尤胜于梅。

枝头干

元祐初，用治平故事，令大臣荐士试馆职。一时名士在馆者，率论资考次迁，未有越次进用者。张文翰、晁无咎俱在其间。一日，二人阅朝报，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，无咎以为平缓，曰：“子由除不离核。”谓如果之粘核者。张曰：“岂不胜汝枝头干乎”

梓州鄆县

唐李镇恶谒选，授梓州鄆县令。与友人书云：“州带子号，县带妻名。由来不属老夫，并是儿妇官职。”

孙少卿

北魏孙绍历职内外，垂老始拜太府少卿，谢日，灵太后曰：“公年似太老。”绍拜曰：“臣年虽老，臣卿太少。”后笑曰：“是将正卿。”

唐、宋二宗雅谑

曲江池，本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，南即紫云楼、芙蓉院，西即杏园、慈恩寺，花卉环周，烟水明媚。都人游赏，盛于中和、上巳节。即赐宴臣僚，会于山亭，赐太常教坊乐，池备彩舟，唯宰相、三使、北省官、翰林学士登焉。倾动皇州，以为盛观。裴休廉察宣城，未离京，值曲江池荷花盛发，同省阁名士游

宴。自慈恩寺屏左右、随以小仆，步至紫云楼，见教坊人坐于水滨，裴与朝士憩其傍。中有黄衣，半酣，轩昂自若，指诸人笑语轻脱。裴意稍不平，揖而问曰：“贤所任何官？”率尔对曰：“喏，即不敢，新授宣州广德令。”反问裴曰：“押衙所任何职？”裴效之曰：“喏，即不敢，新授宣州观察使。”于是狼狈而步，同座亦皆奔散，朝士抚掌大笑。不数日，布于京华。后于铨司访之，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。宣皇在藩邸，闻是说，与诸王每为戏谈。其后龙飞，裴入相，因书麻制，谓枢近曰：“喏，即不敢，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矣。”，见《松窗杂录》。

寇准在中书，每召两制就第饮宴，必闭关苛留之。李宗谔尝于门扉下出走。后为修宫使，恩顾渐深。一日召至玉宸殿赐酒，宗谔坚辞以醉，且云“日暮”。上令中使附耳语云：“此中不须从门扉下出。”

宋太宗语

宋丁谓尝以文谒王禹偁。禹偁称其文与孙何可比韩、柳，名遂大振。既而何冠多士，谓登第四。自以为与何齐名，耻居其下，牖传之际，殿下有言。太宗曰：“甲乙丙丁，合居第四，复何言？”

可笑事洛中新事

则天朝，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。有为右台御史者。则天尝问左司郎中张元一：“在外有何可笑事？”元一曰：“朱前疑着绿，逯仁杰着朱。罗知微骑马，马吉甫骑骡。将名作姓李千里，将姓作名吴栖梧。左台胡御史，右台御史胡。”左台谓胡元礼，御史胡，盖蕃人为御史者。

王拱辰营地甚侈，尝起屋三层，最上曰“朝元阁”。时司马君实穿地丈余作一室。邵尧夫见富郑公。富曰：“洛中有何新事？”邵曰：“近有一巢居者，一穴处者。”以二公对。富大笑。

大夏男新建伯

卢询祖袭封大夏男爵。有朝士戏曰：“大夏初成。”卢答云：“且得燕雀相贺。”

王文成公封新建伯，戴冕服入朝，有帛蔽耳。某公戏曰：“先生耳冷？”公笑曰：“我不耳冷，先生眼热。”

送还乡里

礼侍叶盛转吏侍。礼书姚夔设宴郑重，因曰：“敝乡亲友，烦公垂念。”叶唯唯。不久，姚进太宰，叶携酒往贺，执杯献姚曰，“今日送乡里还先生矣。”

崖州

丁晋公自崖州还，坐客谓：“天下州郡，何地最雄盛？”公曰：“唯崖州地望最重。”客问其故。答曰：“宰相只作彼司户参军，他州何可及？”

不是崖州地望最重，还因宰相地望大轻。

张海水旱疏

给事中张海劾奏尚书杨鼎、王复、薛远、南部侍郎钱溥，谓“四方水旱，皆四人妨政失职所致”。令钱溥进表至京，冢宰尹旻询江南时事。溥答曰：“南直隶大熟，请以归诸公。北直隶大水，皆溥等当之。”旻笑曰：“谚云：‘女婿牙疼，却灸丈母脚跟。’”众为哄然。

按针灸书，脚底有“丈母穴”。

周文襄

宋宣和六年，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女。国朝周文襄在姑苏日，有报男子生儿者，公不答，但目诸门子曰：“汝辈慎之！”

东王公

辛恭静见司马太傅。问：“卿何处人？”答曰：“西人。”太傅戏曰：“在西见西王母否？”辛曰：“在西不见西王母，过东已见东王公。”太傅大笑。

石学士

石曼卿尝出游报宁寺，驭者失控。马惊走，曼卿堕地，戏曰：“幸是石学士，若瓦学士，岂不破碎！”

大理寺

江晴渌以大理属使滇，至普安驿，供亿不具。左右欲笞其吏，江曰：“翰林科道，人闻而惮之。若大理寺，远方之人且谓与报恩寺、大慈寺等，其官属亦善世、住持之类耳，恶乎笞！”

铜司业

国子监钱粮，例不刷卷，故谚曰“金祭酒，银典簿”。陆深升司业，稽考钱粮，其实空虚，适送供堂皂隶银数两至，色如黑铜。陆笑曰：“正好谓之铜司业矣！”

延平府

武林邹虞知延平。延素产绣补，亲友皆索之。后抵任，四时多笋，补绝少，曰：“吾任‘损有余，补不足’也！”

三甲进士

王伯固令太和，一士昂然而进曰：“一等生员告状！”伯固敛容徐答曰：“三甲进士不准！”

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

孔缘吏

元皇庆间，浙江有孔椽吏，身躯短小，仅与小公案相等，凡呈赎文，必用低凳立。脱欢丞相以先圣子孙，每礼遇之。时有许文正公从祀孔子庙庭，公子孙知

政事，恶孔风度不雅，以小过叱之退。脱欢曰：“他祖公容参政之父祖坐，参政反不容他子孙立？”相与一笑。

高晋陵

高爽尝经晋陵，诣刘蒨，了不相接。高甚衔之。俄爽代蒨为县，蒨迎赠甚厚。爽受饷，答书署“高晋陵”。人问其故。爽曰：“刘蒨自饷晋陵令耳，何关爽事？”

鲁直律语

黄鲁直为礼部试官。或以柳枝来，有法一官曰：“漏泄春光育柳条。”鲁直曰：“榆条准此。”盖律语有“余条准此”也。一坐大噱。

如厕谑

彭彦实一日往文渊阁东如厕，值少保陈方洲公亦来，却立。公疾行而过，笑曰：“以缓急为序。”他日公如厕，周赞善尧佐先在内。公戏曰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。”

唐时一丞，偶因马上内逼急，诣大优穆刁绂宅。已登溷轩，而优适至。丞惭谢之。优曰：“侍郎他日内逼。再请光访。”

目送美姝

王忠肃公不喜谈谐。一日朝退，见一大臣目送美姝，复回顾之。忠肃戏云：“此姝甚有力！”大臣曰：“先生何以知之？”王应曰：“不然，公头何以掣转？”

西施山

西施教歌舞之地，名西施山。袁宏道与陶望龄同游。陶诗云：“宿几夜娇歌艳舞之山。”袁曰：“此诗当注明。不然，累君他日谥‘文恪公’不得。”

《钟馗图》

刘廷美珏有《钟馗图》，求刘原博题诗于上，元旦悬之中堂。京师节日主人皆出贺，唯置白纸簿并笔砚于几；贺客至，书其名。是日朝士至者，见诗，各摘簿一叶录之而去，顷间簿已尽矣。明日复置一簿，亦如之。中书金本清戏曰：“此钟馗乃耗纸鬼也。”

原博诗曰：“长空糊云夜风起，不忿成群跳狂鬼，倒提三尺黄河冰，血洒莲花舞秋水。飞萤负火明月羞，栝窠影黑啼鸛鷀。绿袍乌帽逞行事，磔脑刳肠天亦愁。中有巨妖诛未得，盍驾飙轮驱霹雳。如何袖手便忘机，回首东方又生白。”

梅河豚

梅圣俞有河豚诗：“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飞杨花。河豚于此时，贵不数鱼虾。”时盛传之。刘原甫戏曰：“郑都有鸛鷀诗，人称郑鸛鷀。圣俞有河豚诗，当

呼梅河豚矣。”

宋鲍当有《孤雁》诗：“天寒稻粱少，万里孤难进。不惜充君庖，为带边城信。”时人谓之“鲍孤雁”。谢逸有咏蝶诗三百首，如云“身似何郎全傅粉，心如韩寿爱偷香”，又有“飞随柳絮有时见，舞入梨花无处寻”。人盛称之，因呼为“谢蝴蝶”。明无锡黄公禄善方脉而能诗，尝咏雪毳云：“六花平地卷成毯，不待云斤月斧修。万古太阴深合处，一团元气未开头。金盆忽送来瑶岛，银索难将挂彩楼。只恐明朝易消歇，长江流滚逐东流。”人亦称为“黄雪毳”。

银花合

张昌龄、苏味道俱有诗名。一日，昌龄曰：“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，为无‘银花合’也。”苏有《观灯》二诗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之句。苏曰：“公虽无‘银花合’，还有‘金铜钉’。”张有《赠张昌宗》诗曰：“昔日浮丘伯，今同丁令威。”故云。相与抚掌。

黄鹂自古少

熊眉愚与江蓁萝同官棘寺，一日江曰：“此中不乏佳树，惜黄鹂甚少。”熊曰：“黄鹂自古少也。”江问：“何以见之？”熊曰：“杜诗云；‘两个黄鹂鸣翠柳’，那得多？”

杜宗武

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，答以石斧一具，并诗还之。宗武曰：“斧，父斤也。使我呈父加斤削也。”阮闻之曰：“误矣！欲子斫断其手。此手若存，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。”

不廉

沈约戏朱异曰：“卿年少，何乃不廉？”异逡巡未达其旨。约乃曰：“天下唯有文义棋书，卿一时将去，安得称廉！”

梦仙诗

王介甫尝见郑毅夫《梦仙》诗云：“授我碧简书，奇篆蟠丹砂。读之不可识，翻身凌紫霞。”大笑曰：“此人不识字，不勘自招。”毅夫曰：“不然，吾用李太白诗句耳。”王又笑曰：“自首减等！”

《文选》

张凤翼刻《文选纂注》。一士夫诘之曰：“既云《文选》，何故有诗？”张曰：“昭明太子著作，于仆何与？”曰：“昭明太子安在？”张曰：“已死。”曰：“既死，不必究他。”张曰：“便不死，亦难究。”曰：“何故？”张答曰：“他读得书多。”

徒以上罪

欧阳公与人行令，作诗两句，须犯徒以上罪者。一云：“持刀哄寡妇，下海劫人船。”一云：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”欧云：“酒粘衫袖重，花压帽檐偏。”或问之。答曰：“当此时，。徒以上罪亦做了。”

待汤

李西涯在京邸，款同乡会试。酒数行，诸君告起，欲赴他席。公曰：“且住，有一题商之：‘东面而征西夷怨’二句，诸君安知所以然乎？”众默然。公笑曰：“无他意，只是‘待汤’。”

制馄饨法

乔仲山家制馄饨得法，常苦宾朋索食。一日，于每客前先置一帖，且戒云：“食毕展卷。”既而取视，乃置造方也，大笑而散。自后无复索者。

得方胜得食。

李康靖柬

韩忠献亿、李康靖若谷同游至汝州。太守赵学士请康靖为门客，尤敬待韩，每至，即设猪肉。康靖尝柬韩云：“久思肉味，请兄早访。”

海蜇

王敏道食海蜇，曰：“人何苦嗜之哉？一响而已。”

岁中纸爆，亦只一响。好事者乃以纱绢装花为饰，每枚价至数十钱，更为可笑。万钱之费，不过一饱，长夜之欢，不过一醉，回想纷陈，皆海蜇耳。夫玉楼金谷，能得几时，花貌红颜，本非常住。而早暮驰逐不休，无非争此一响而已，岂不愚哉！

春菜诗

黄鲁直尝和东坡《春菜》诗去：“公如端为苦笋归，明日春衫诚可脱。”苏戏语客云：“吾固不爱做官，鲁直遂欲以苦笋硬差致仕。”

错着水、为甚酥

东坡在黄州时，尝赴何秀才会，食油果甚酥，因向主人：“此名为何？”主人对以无名。东坡又问：“为甚酥？”坐客皆曰：“可以为名矣！”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，每为设醴。坡笑曰，“此必错着水也。”他日忽思油果，作小诗以求之，云：“野饮花前百事无，腰间唯系一葫芦。已倾潘子错着水，更觅君家为甚酥。”

伐冢

子由秉政，子瞻在翰苑。有故人欲干子由，因见子瞻，求其转言，冀得差遣。公徐曰：“旧闻一人贫甚，无以为生，乃谋伐冢。遂破一墓，见一人裸体而坐，曰：‘我杨王孙也，无物济汝。’复凿一冢，用力颇艰，既入，见一王者，曰：‘我汉之文帝，遗制圻中无纳金玉，器皆陶瓦，汝可速出。’复二冢相

连，乃先穿其左者，久之方透，见一人羸瘠而有饥色，曰：‘我伯夷也，饿死首阳，安得应汝之求？’其人叹曰：‘用力勤矣，竟无所获，不若更穿西冢，庶几有得。’羸瘠者谓曰：‘劝汝别谋于他所。汝视我形骸如此，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。’” 故人大笑而去。

酒肉地狱

东坡倅杭，不胜杯酌。奈部使者重公才望，朝夕聚首，疲于应酬，乃目杭倅为“酒肉地狱”。后袁谷代倅，适郡将与诸司不协，倅亦相疏。袁语人曰：“闻此郡为酒肉地狱，奈何我来，乃值狱空！”传以为笑。

龙潭寺暗室

陆氏兄弟游龙潭寺，见一暗室。弟曰：“此黑暗地狱也。”兄曰：“不然，是彼极乐世界。”

破僧戒

虎丘僧人长于酒肉，彼之视腐菜，如持戒者之视鱼肉，不胜额之蹙也。一日友人小集，有楚客长斋，特设素供。楚客意僧必持戒，揖与共席。吴兴凌彼岸笑语之曰：“毋为此僧破戒！”

李得雨

开成间，京师大旱，李德裕拜相，即日大雨。京师喜曰：“相公乃李得雨也。”

待阙鸳鸯社

朱子春未婚，先开房室，帷帐甚丽，以待其事。时人谓之“待阙鸳鸯社”。见《妆楼记》。

试守孝子

王仆射在江州，为殷、桓所逐，奔窜豫章，存亡未测。王綏在都，既忧戚在貌，居处饮食，每事有降。时人语为“试守孝子”。

床衣

陆龟蒙居笠泽，有一竹禅床，每用偃憩。时十月，天已寒，侍僮忘施毡褥。龟蒙已坐，急呼曰：“此节日，翁须是与些衣服，不然，他寒我也寒。”

骡耳、马足

罗汝敬、马铎同在馆阁。严冬沍寒，罗不戴暖耳，马不穿毡袜，时戏之曰：“骡耳马足。”

唐明皇骷髅

长安有安氏，家藏唐明皇骷髅，作紫金色，其家事之甚谨，因尔家富达，遂为盛族。后其家析居，争骷髅，斧为数片。张文潜闻之，即语曰：“明皇生死为姓安人极恼。”合坐大笑。时秦少游方为贾御史弹不当授馆职，文潜戏少游曰

：“千余年前贾生过秦，今复尔也。”闻者以为佳谑。

谤周公者，陈贾，而宋时劾朱子者，亦名陈贾。汉有胡广，号中庸，而我朝胡文穆公名广，亦有中庸之号。事之巧乃有若此者。

焚项羽庙

全椒旧有项羽庙，余翔为令，一炬焚之。王元美曰：“此殆为咸阳三月火复仇耳。”

侯景熟

侯景围台城。或问陆法和云何。陆曰：“待侯景熟。”问者不解。陆曰：“凡取果，既熟，不撩自落。今侯景未熟耳。”

俗谓年老为熟，本此。

僧诵经

有僧诵经，至“无眼耳鼻舌身意”。黄紫芝曰：“焉用诵此？僧秃其头，而无眼、耳、鼻、舌，更成何物！”僧大笑。

猫五德

万寿僧彬师尝对客，猫踞其旁。谓客曰：“人言鸡有五德，此猫亦有之。见鼠不捕，仁也；鼠夺其食而让之，义也；客至设饌则出，礼也；藏物甚密而能窃食，智也；每冬月辄入灶，信也。”

《阿房宫赋》两句

东坡在玉堂，一日读《阿房宫赋》，凡数遍，每一遍讫，即再三赏叹，至夜分犹不寐。有二老兵给事左右，坐久，甚苦之。一人长叹曰：“知他有甚好处，夜久寒甚不肯睡，连作冤苦声。”其一人曰：“也有两句好。”先一人怒曰：“你又理会得甚的？”曰：“我爱他道‘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’。”叔党卧而闻之，明日以告东坡。东坡笑曰：“这汉子也有鉴识！”

天下极贱人

梁次公与一友夜谈，每至极快处，其友唯唯而已。次公问其故。友曰：“曾听过。”次公谑之曰：“汝是天下极贱人。”友骇问。次公曰：“天下极快之语，一经汝听过，便不值钱，非贱而何？”友亦大笑。

马湘兰

金陵名妓马湘兰，以豪侠得名。有坐监举人请见，拒之。后中甲榜，授礼部主事。适有讼湘兰者，主事命拘之。众为居间，不听。既来见，骂曰：“人言马湘兰，徒虚名耳！”湘兰应曰：“唯其有昔日之虚名，所以有今日之奇祸。”

主事笑而释之。湘兰死后，哀挽成帙。或谓张宾王曰：“闻君有祭文甚佳。”张曰：“吾乃仿《赤壁赋》作者。”使诵之。张但举一语去：“此固一世之雌也，而今安在哉！”闻者绝倒。

呼公子

俞君宜少时，随父华麓公之官。有衙役呼以公子，公怒曰：“凡粗暴之性加人，必呼为太监性、牛性、公子性。等之太监与牛，辱吾甚矣！”

曹娥秀

名妓曹娥秀，色艺具绝。鲜于伯机尝以羲之呼之。一日，伯机宴客，因事入内，命曹行酒递遍。伯机出，曹曰：“伯机未饮。”客笑曰：“以伯机相呼，可为亲爱之至。”伯机佯怒白：“小鬼头也敢无礼！”曹曰：“我呼伯机便无礼，只许尔叫王羲之！”坐客大笑。

徐月英

徐月英，江淮间娼也。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，死，乃焚之。月英送葬，谓徐公子曰：“此娘平生风流，没亦带焰。”

文戏部第二十七

子犹曰：迂士主文而讳戏，俗士逐戏而离文。其能以文为戏者，必才士也。尼父之戏也以俎豆，邓艾之戏也以战阵，晦翁之戏也以八卦，何独文人而不然？且夫视文如戏，则文之兴益豪；而虽戏必文，则戏之途亦窄，或亦砭迂针俗之一助云尔。集《文戏》第二十七。

成语诗

林观过年七岁，嬉游市中，以鬻诗自命。或戏令咏泄气，云：“视之不见名曰希，听之不闻名曰夷。不啻若是其口出，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

改《观音经》语

《观音经》云：“咒诅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观音力，还着于本人。”东坡居士曰：“观音慈悲，若说还着本人，岂其心哉？”乃改云：“念彼观音力，两家都没事。”

坡语虽趣，然非所以止咒也。经之意深，坡之意浅。

改苏诗

苏诗：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似两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一百四。”近有任达者更之曰：“无事此游戏，一日似三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二百一。”

子犹尝反其诗云：“多事此劳扰，一日如一刻。便活九十九，凑不上一日。”

旧律易字

广东二贡士争名，至相殴。友人用旧诗更易谑之曰：“南北斋生多发颠，春来争榜各纷然。网巾扯作黑蝴蝶，头发染成红杜鹃。日落二人眠阁上，夜归朋友笑灯前。人生有打须当打，一棒何曾到九泉。”

旧绝句易字

元微之贬江陵，过襄阳，夜召名妓剧饮。将别，作诗云：“花枝临水复临堤，也照清江也照泥，寄语东风好抬举，夜来曾有凤凰栖。”宋谢师厚作襄侔，闻营妓与二胥相好，此妓乞书扇，遂用元诗改末句云：“夜来曾有老鸦栖。”

南昌张相公、兰溪赵相公，皆与张江陵相左。由翰林谪州同后屡迁，俱于辛卯入内阁。太仓王元驭当国，以诗戏之曰：“龙楼凤阁城九重，新筑沙堤拜相公。我贵我荣君莫羨，十年前是两州同。”

《西堂纪闻》云：“昨夜阴山贼吼风，帐中惊起黑髯翁，平明不待全师出，连把金鞭打铁骢。”此诗不知谁作，颇为边人传诵。有张师雄者，居洛中，好以甘言媚人，洛人呼为“蜜翁翁”。会官塞上，一夕传虏犯边，师雄仓惶震恐，衣皮裘两重伏土窟中。秦人呼土窟为土空。有人改前诗以嘲之曰：“昨夜阴山贼吼风，帐中惊起蜜翁翁。平明不待全师出，连着皮裘入土空。”

用旧诗句

杭有一妇，夫死，未终七即嫁，被讼于官，浼金编修为居间。临审时，金佯问问官云：“此辈何事？”官曰：“丈夫身死未终七，嫁与对门王卖笔。”金曰：“月移花影上阑干，春色恼人眠不得。”官笑而从末减。

改用旧诗句

方于鲁，徽人，用造墨起家，多荐绅交。有长安贵人寄兰州绒与方，时夏四月矣，方急制为衣服之，以夸示宾客。或作诗嘲之曰：“爱杀兰州【革乞】鞞绒，寄来春后趲裁缝。寒回死等桃花雪，暖透生憎柳絮风。忽地出神搯细脚，有时得意挺高胸。寻常一样方于鲁，才着绒衣便不同。”或云此诗汪南溟作也。太仓户富人宴客，王元美与焉。馔有臭鳖及生梨子。元美曰：“世上万般愁苦事，无过死鳖与生梨。”坐客大噱。

缩字诗

石曼卿登第，有人讼科场，覆考落者数人，曼卿在焉。方与同年期集，使至，追所赐敕牒。余人皆泣而起，独曼卿笑语终席。次日，放黜者受三班借职。曼卿作诗曰：“无才且作三班借，请俸争如录事参。从此免称乡贡进，且须走马东西南。”

歇后诗

有时少湾者，延师师不尽礼，致其师争竞而散，或用果语赋歇后诗嘲之曰：“少湾主人吉日良时，束修且是爷多娘少。身材好象夜叉小鬼，心地犹如短剑长枪。三杯晚酌金生丽水，两碗晨餐周发商汤。年终算账索筵席《百家姓》有索咸席赖句，劈拍之声一顿相打。”

相传嘲监生诗云：“革车买得截然高大帽，周子窗前满腹包草。有朝一日高曾

祖考，焕乎其有文章没分毫。”

云间求忠书院，为方正学建也。一日院观风，有儒童告考，张郡侯命学博往书院试之，緘二题，一曰“人力所通”，一曰“鼻之于臭也”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贡院求忠书，监场方孝孺，。不见人力所，但闻鼻之于。”

《千文》歇后诗

《启颜录》：唐封抱一任栌阳尉，有客过之，面黄身短，又患眼及鼻塞。抱一用《千字文》语嘲之曰：“面作天地玄，鼻有雁门紫。既无左达承，何劳罔谈彼？”

袁景文凯初甚贫，尝馆授一富家。景文性疏放，师道颇不立，未几辞归。其家别延陈文东壁。阵惩前事，待子弟甚严，然无他长，但善书耳。一日景文来访，文东适出，因大书其案云：“去年先生靡恃己，今年先生罔谈彼。若无几个始制文，如何教得犹子比。”

诸理斋诗

凤林夏五，名景倩，延师周四维训子。以不称，欲再延。妻曰：“何为又增人口？”夫不从，又延罗成吾。时诸理斋亦馆于夏，戏曰：“夏五本是五，增口便成吾。四维尚未去，如何又请罗？”又夏五甚短，妻极长，每同立，仅齐妻乳。理斋作歇后语谑曰：“夏五官人罔谈彼，夏五娘子靡恃己。有时堂前相遇见，刚刚撞着果珍李。”

广文嘲语

广文先生之贫，自古记之。近日士风日趋于薄。有某学先生者，人馈之肉，乃瘟猪也。先生嘲之曰：“秀才送礼，言之可羞。瘦肉一方，尧舜其犹。”又有以铜银为贄者，又嘲之曰：“薄俗送礼，不过五分，启封视之，尧舜与人。”或作破云：“时官之责门人也，言必称尧舜焉。”

缩脚诗

旧有赋阙唇者云：“多闻疑，多见殆，吾犹及史之，君子于其所不知。”盖四语皆出《四书》，皆隐“阙”字，而末句尤奇。吴江一老翁，貌似土地，沈宁庵吏部亦用此体赋云：“入疆辟，入疆荒，诸侯之宝三，狄人之所欲者吾。”又吴中有顾秀才名达者，不学而狂。同学者嘲之云：“在邦必，在家必，小人下，不成章不。”并堪伯仲。

贯酸斋解大绅

钱塘有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，饮间赋诗，以“泉”字为韵。中一人但哦“泉，泉，泉”，久不能就。忽一叟曳杖而至，问其故，应声曰：“泉，泉，泉，乱迸珍珠个个圆。玉斧砍开顽石髓，金钩搭出老龙涎。”众惊问曰：“公非贯酸斋乎？”曰：“然，然，然。”遂邀同饮，尽醉而去。

寿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学士题咏。解作大书“贼，贼，贼”。道士愕然。续云：“有影无形拿不得。只因偷却吕仙丹，而今反作蓬莱客。”

十七字诗

正德间，有无赖子好作十七字诗，触目成咏。时天旱，府守祈雨未诚，神无感应。其人作诗嘲之曰：“太守出祷雨，万民皆喜悦。昨夜推窗看，见月！”守知，令人捕至，曰：“汝善作十七字诗耶？试再吟之，佳则释尔。”即以别号“西坡”命题。其人应声曰：“古人号东坡，今人号西坡。若将两人较，差多。”守大怒，责之十八。其人又吟曰：“作诗十七字，被责一十八。若上万言书，打杀！”守亦晒而逐之。

一说：守坐以诽谤律，发配郟阳。其母舅送之，相持而泣。泣止，曰：“吾又有诗矣：发配在郟阳，见舅如见娘。两人齐下泪，三行。”盖舅乃眇一目者也。

吴、翟戏笔

霍山进士吴兰高才玩世，以主事居乡。乡富人持大士像索赞。赞曰：“一个好奶奶，世间那里有。左边一只鸡，右边一瓶酒。只怕苍蝇来，插上一枝柳。”

又有持寿星图求题，图有长松、明月、玄鹤、白鹿、灵龟。吴题云：“一枝松遮半边月，一只黄狗带着雪。若无老翁持杖赶，老鹰飞来抓去鳖。”

翟永龄偶过靖江，人咸以相公称之。时有一吏在坐，亦称相公。翟意谓人不加敬。后有出扇求诗者，此吏捉笔竟题于前。次至永龄，故为不能之状，题曰：“山不山，水不水，一片板上两个鬼。扇景：一船二人。一吹笛，一摇橹。一个吹火通，一个舒火腿。吓得鸡婆，飞上天去。扇上画雁。世间名画见千万，不知此画出何许。”询知海槎，众人甚赧。

二苏诗

东坡夜宿曹溪，读《传灯录》，灯花堕卷上，烧一僧字，即以笔记于窗间，曰：“山堂夜沉寂，灯下读传灯。不觉灯花落，茶毗一个僧。”

苏子由见白足妇洗衣，作诗嘲佛印云：“玉箸插银河，红裙蘸绿波。再行三五步，浸入老僧窠。”

七十新郎

王稚宜七十娶妾。许高阳嘲曰：“七十作新郎，残花入洞房。聚犹秋燕子，健亦病鸳鸯。戏水全无力，衔泥不上梁。空烦神女意，为雨傍高唐。”

骂孟诗

李太白贤而有文章，素不喜佛，不喜孟子，好饮酒。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，太白家酿亦熟。一士人无计得饮，乃作诗数首骂孟子。其一云：“完廩捐阶未可知，孟柯深信亦还痴。岳翁方且为天子，女婿如何弟杀之。”又云：“乞丐何

曾有二妻？邻家焉得许多鸡？当时尚有周天子，何必纷纷说魏齐。”李见诗大喜，留连数日所与谈，莫非骂孟子也。无何酒尽，乃辞去。既而闻又有送酒者，士人再往，作《仁义正论》三篇，大率诋佛。李览之，笑曰：“公文采甚奇，但前次酒被公饮尽，后极索寞，今次不敢相留。”

蜘蛛诗

洛阳歌妇杨苙罗，聪慧有才思。杨凝式甚怜之。时有僧云辨者，善讲经，杨令对歌者讲。忽蜘蛛垂丝飏云辨前，杨笑谓歌者曰：“试嘲得着，奉绢二匹。”歌者应声曰：“吃得肚婴撑，寻思绕寺行。空中设罗网，只待杀虫生。”辨体充肚大，故嘲之。杨见诗绝倒，大叫“和尚将绢来！”云辨惭且笑，与绢五匹。

杨公复诗

南京大理少卿长兴杨公复，在京甚贫，家畜一豕，日命童于玄武湖塢采萍藻为食。吴思庵时握都察院章，以其密迩厅事，拒之。杨戏作小诗送云：“太平堤下后湖边，不是君家祖上田。数点浮萍容不得，如何肚里好撑船？”谚云：宰相肚里好撑船。

嘲林和靖

隐士林和靖傲许洞。许嘲之云：“寺里掇斋饥老鼠，林间咳嗽老猕猴。豪民送物鹅伸颈，好客临门鳖缩头。”

四十翁

庐陵欧阳重巡抚云南，以不给军粮夺职归。每过馆驿，必题诗壁上，大抵怨望之辞也，时年甫四十，称“涯翁书”。有无名氏书二绝于其诗后，云：“怨辞随处满垣飞，闻道先生放逐归。四十称翁非太早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“醉翁千古号文宗，此日涯翁姓偶同。却想齐名就充老，世间安有四旬翁？”

近考庐陵谪滁，号醉翁，年止四十，作诗者未知也。然中丞之窃比文宗，诚可诮。

钱鹤滩

状元钱鹤滩已归田。有客言江都张妓动人，公速治装访之。既至，已属盐贾。公即往叩。贾重其才名，立日请饮。公就酒语求见。贾出妓，衣裳缟素，皎若秋月，复令妓出白绫帕请留新句。公即题云：“淡罗衫子淡罗裙，淡扫蛾眉淡点唇。可惜一身都是淡，如何嫁了卖盐人？”

欧阳景

有僧金銮，求欧阳景书与玉峰长老荐用。景封书曰：“金銮求与玉峰书，金玉相乘价倍殊。到底不关藤蔓事，葫芦自去缠葫芦。”

食葶

松阳诗人程渠南，滑稽士也，与僧觉隐同斋。食葷，觉隐请渠南赋葷诗。应声作四句云：“头子光光脚似丁，只宜豆腐与菠薐。释迦见了呵呵笑，煮杀许多行脚僧。”闻者绝倒。

唐解元二诗

吴令命役于虎丘采茶。役多求，不遂，谮僧。令笞僧三十，复枷之。僧求援于唐伯虎，伯虎不应。一日过僧所，戏题枷上云，“官差皂隶去收茶，只要纹银不要賒。县里捉来三十板，方盘托出大西瓜。”令询之，知为唐解元笔，笑而释僧。

伯虎尝出游遇雨，过一皂隶家。乞纸笔求画，唐遂画海螺数百，题其上云：“海物何曾数着君，也随盘馔入公门。千呼万唤不肯出，直待临时敲窟臀。”

采蟾酥差

太医院有采蟾酥差，差时仪从甚都。某院判欲以炫耀其友，枉道过焉。友作诗嘲曰：“白马红缨出禁城，喧天金鼓拥霓旌。穿林过莽多豪气，拿住虾蟆坏眼睛。”

梦鳝

南京王祭酒尝私一监生，其人忽梦鳝出胯下，以语人。人因为句曰：“某人一梦甚跷蹊，黄鳝钻臀事可疑。想是翰林王学士，夜深来访旧相知。”见《耳谈》。

应履平诗

应履平为德化令，满考，吏部试论，文优而貌不扬，不得列上。乃题诗都门前云：“为官不用好文章，只要须胡及胖长。更有一般堪笑处，衣裳糲得硬绷绷。”不书姓名。吏呈冢宰，曰：“此必应知县也。”遂升考功。

裁缝冠带

有业缝衣者，以贿得奖冠带。顾霞山嘲曰：“近来仕路太糊涂，强把裁缝作士夫。软翅一朝风荡破，分明两个剪刀箍。”

周秀才

东都周默未尝作东。一日请客，忽风雨交作。宋温戏曰：“骄阳为戾已成灾，赖有开筵周秀才。莫道上天无感应，故教风雨一齐来。”见《文酒清话》。

龙宫海藏

正德中，御史某按浙，以“龙宫海藏”命题试，且云：“记出处者东立，不记者西退。”东西各一半。已而东立者所作不称意，无赏。西退者作诗诮之曰：“东廊且莫笑西廊，我笑东廊枉自忙。海藏龙宫无你分，大家随我度钱唐。”

写真

姑苏蒋思贤父子写真。一日交写，皆不肖。时人嘲之曰：“父写子真真未像，子传父像像非真。自家骨肉尚如此，何况区区陌路人。”

弄瓦诗

无锡邹光大连年生女，俱召翟永龄饮。翟作诗嘲云：“去岁相召云弄瓦，今年弄瓦又相召。寄诗上覆邹光大，令正原来是瓦窑。”

独眼龙

吴中小集，有便宜行事之令，较拳高下，最后者为老儒，使之行酒。有行酒者，方病目，一睛红赤。众以“红”字为韵赋诗，唯刘元声最胜。诗云：“赢得人称独眼龙，怪来青白总非同。怜他满座能行酒，也算当场一点红。”

恶字

李郁为荆南从事。有朝士寄书，字体殊恶。李寄诗曰：“华絨千里到荆门，章草纵横任意论。深荷故人相爱处，天行时气许教吞。”言堪作符也。

柏子庭诗

至元丙子，松江亢旱。闻方士沈雷伯道术高妙，府宫遣吏赍香币过嘉兴迎之。比至，傲甚，谓雨可立致。结坛仙鹤观，行月孛法，下铁筒于湖泖潭井，日取蛇燕焚之。了无应验，羞赧宵遁。柏子庭和尚素称滑稽，有诗一联云：“谁呼蓬岛青头鸭，来杀松江赤练蛇。”闻者绝倒。

子庭又有《可憎诗》云：“世间何物最堪憎，蚤虱蚊蝇鼠贼僧，船脚车夫并晚母，湿柴爆炭水油灯。”

东坡戏联

东坡谪惠州日，与一村校书为邻。年已七十，其妾生子，为具邀公。公欣然往。酒酣乞诗。公问妾年几何。曰：“三十。”乃戏赠一联云：“圣善方当而立岁，顽尊已及古稀年。”一时大噱。

东坡居惠，广守月馈酒六壶，吏尝跌而亡之。坡有诗云：“不谓青州六从事，翻成乌有一先生。”

而已诗

洪舜俞为考功郎，应诏言事，论台谏失职，词甚剴切。内有“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，惟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”句，逐为台官所谪，谓“祇见宗庙，重事也，而舜俞乃云‘而已’，有轻宗庙之意，”因被落三官。舜俞自为诗云：“不得之乎成一事，却因而已失三官。”

宋艺祖幸朱雀门，指门额问赵普：“何不止书朱雀门，乃着之字？”普曰：“语助耳。”艺祖曰：“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？”洪语本此。

榜后诗

孙山应举，缀名榜末。朋侪以书问山得失。答曰：“解名尽处是孙山，余人更在孙山外”。览者大笑。

王十朋正榜第一，李三锡副榜第一。时有戏正榜尾者曰：“举头虽不窥王十，伸脚犹能踏李三。”

周师厚在郑獬榜及第，只压得陈传一人。自赋诗云：“有眼不堪看郑獬，回头犹喜见陈传。”

长妓瘦妓

杜牧为宣州幕。时有酒妓肥大，牧赠诗曰：“盘祖当时有远孙，尚令今日逞家门。一车白土将泥脸，十幅红绡补破裋。瓦棺寺里逢行迹，华岳山前见掌痕。不须啼哭愁难嫁，待与将书问岳神。”牧同时澧州酒妓崔云娘，形貌瘦瘠，每戏调，举罚众宾；兼恃歌声，自以为郢人之妙。李宣古当筵一咏，遂至箝口。诗曰：“何事最堪悲，云娘只自奇。瘦拳抛令急，长嘴出歌迟。只见肩侵【髟/丐】，唯忧骨透皮。不须当户立，头上有钟馗。”

生张八

北都有妓美色，而举止生梗，土人谓之“生张八”。因宴会，乞诗于处士魏野。野赠曰：“君为北道生张八，我是西州熟魏三。莫怪尊前无笑语，半生半熟未曾谙。”一作“也难龔”。

贫娼

吴生恋一娼，其人家甚贫。友人李云卿赋其事曰：“可笑梨园地，翻为寂寞场。当街为客座，隔壁是厨房。屋柱悬灯挂，泥坯甃火厢。烟烟三幅幔，旧旧一张床。草荐累堆厚，绵衾襪襪胖。竹竿衣架短，麻布手巾长。双陆无全马，棋盘少二将。恐惶之茂甚，不可也之当。”一时传笑。吴生耻，遂绝往。

通判

有以知县转管粮通判者。一郎中作诗贺之云：“最妙无如转判通，州官门报气何雄。班联喜得先推府，尊重何须羨老同？丞簿晚生今已矣，教官侍教且从容。更有一般堪羨处，下仓攒典列西东。”后郎中亦谪济南通判，先通判者官德州，其属吏也。到任时，僚属满堂，即书此诗，持轴往贺之。及言其故，无不绝倒。

药名诗

陈亚好用药名为诗，曾知祥符县，亲故多干托借车牛。因作诗曰：“地名京界足亲知，荆芥托借寻常无歇时。全蝎但看车前牛，领上车前子，十家皮没五家皮，五加皮。”亚尝言：“药名用于诗，无不可，而翰运曲折，使各中理，存乎其人。”或曰：“延胡索可用乎？”沉思久之，吟曰：“布袍袖里怀漫刺，到处迂延胡索人。”此可赠游谒措大。

陈亚药名诗百首，如“风雨前湖近前胡，轩窗半夏凉半夏。”“棋为腊寒呵子下呵子，衣嫌春暖缩砂裁缩砂。”《咏白发》云：“若是道人头不白道人头，老君当日合乌头乌头。”《赠乞雨自曝僧》云：“不雨若令过半夏半夏，定应晒作葫芦巴葫芦巴。”最脍炙人口。

萧风仪《桑寄生传》四诗亦佳，然终避其奇巧。

吃语诗

东坡作吃语诗戏武昌王居士云：“江干高居坚关扃，键耕躬稼角挂经。篙竿系舸菰菱隔，笳鼓过军鸡狗惊。解襟顾景各箕踞，击剑赓歌几举觥。荆筲供脍块搅聒，干锅更戛甘瓜羹。”

一孝廉口吃，谢在杭与徐兴公各赠绝句以难之。谢二首云：“绿柳龙楼老，林萝岭路凉。露来莲漏冷，两泪落刘郎。”又“梨岭连连路，兰陵累累楼。流离怜冷落，郎辇懒来留。”兴公一首云：“留恋兰陵令，淋漓两泪热。岭萝凉弄濼，路柳绿连楼。”

《反酒箴》

《汉书》：陈遵与张竦相善，而操行不同。竦居贫无宾客，而遵昼夜酣呼。先是黄门郎扬雄作《酒箴》以谏成帝，或为酒客难法度士云：“譬之于物，予犹瓶矣。观瓶之居，居井之眉。处高临深，动常近危。酒不沾口，臧水满怀。不得左右，牵于纆徽。一旦【惠-心】碍，【惠-心】，上纲反，县也，犹云挂碍，为甕所輻，甕，丁浪反，砖甃井也。輻，音雷。身提黄泉，骨肉为泥。自用如此，不如鴟夷。韦囊，以盛酒。鴟夷滑稽，腹大如壶。尽日盛酒，人复借酤。常为国器，托于属车。天子属车，常载酒食。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。由是言之，酒何过乎？”遵大喜，谓竦曰：“吾与尔犹是矣！”

《反金人铭》

孙楚《反金人铭》曰：“晋太庙左阶前有石人焉，大张其口，而书其胸曰：我古之多言人也，无少言，少言少事，则后生何述焉。夫惟立言，名乃长久，胡为块然，自缄其口！”

仿《春秋》

雪川月河莫氏称望族，家世以《春秋》驰声。至一酒楼饮，见壁间题云：“春王正月，公与夫人会于此楼。”盖轻薄子携妓来饮所题也。莫即援笔题其下云：“夏大旱，秋饥，冬雨雪，公薨。君子曰：‘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其死于饥寒也宜哉！’”见者大笑。

笋墓志

傅奕病，未尝问医。忽酣卧，蹶然曰：“吾死矣乎！”即自志曰：“傅奕，青山白云人也，以醉死，呜呼！”陶穀戏效之，作《笋墓志》曰：“边幻节，字

脆中，晋林琅玕之裔也，以汤死。建隆年月日立石。”

《曲中月令》

指挥陈铎善嘲，作《曲中月令》。其二月有云：“是月也，壁虱出，沟中臭气上腾，妓靴化为鞋。”

辘卦

宋末淮南潘纯戏作“辘卦”。其词曰：“辘，亨，可小事，亦可大事。象曰：辘，亨，天地辘而四时行，日月辘而昼夜明，上下辘而万事成。辘之时义大矣哉！象曰：地上有木，辘。君子以容身固位。初六，辘，出门无咎。象曰：出门便辘，又何咎也？六二，传于铁鞮，象曰：传于铁鞮，天下可行也。六三，君子终日辘辘，厉无咎。象曰：终日辘辘，虽危无咎也。九四，模棱吉。象曰：模棱之吉，以随时也。六五，神辘。象曰：六五，神辘，老于事也。上六，或锡之高爵，天下揶揄之。象曰：以辘受爵，亦不足敬也。”切中輓近膏肓，可发谐笑。

赋韦舍人

天成年，卢文进镇邓，宾从祖饯。舍人韦吉年老，无力控驭，既醉，马逸驰桑林中，被横枝冒挂巾冠，露秃而奔。仆夫趋救，则已坠矣。旧患肺风，鼻癭疹而黑，卧于道周。幕客无不笑者。左司郎中李任戏为赋云：“当其厅子潜窥，衙官共看，喧呼麦垄之中，偃仆桑林之畔。蓝揜鼻孔，直同生铁之椎；靛甸骷髅，宛似熟铜之罐。”闻者无不绝倒。

《齏赋》

范文正公少时作《齏赋》，其警句云：“陶家瓮内，淹成碧绿青黄；措大口中，嚼出宫商角徵。”盖亲尝忍穷，故得齏之妙处云。

偷狗赋

滕达道读书潜山僧舍。僧有犬，烹之。僧诉于县，县命作《偷狗赋》。有警联云：“撤梵宫之夜吠，充绛帐之晨羞。团饭引来，喜掉续貂之尾，索绉牵去，惊回顾兔之头。”令叹赏。

《张公吃酒李公醉赋》

郭景初夜出，为醉人所诬。官召景初诘其状。景初叹曰：“谚所云‘张公吃酒李公醉’！”官即命作赋。郭云：“事有不可测，人当防未然。清河丈人，方肆杯盘之乐，陇西公子，俄遭酩酊之愆。”笑而释之。

成语赋谑

三衢一子弟，淫其里锻工之女，为工所擒，不忍杀，以铁钳缺其左耳，纵之去。诸理斋作赋谑之，内一联云：“君子将有为也，载寝之床；匠人斫而小之，言提其耳。”

会稽马殿干有美姬，善歌，时出佐酒。马死，有梁承得之，亦侑觞。时陈无损酒酣，属句谑云：“昔居殿干之家，爰丧其马。今入邑丞之室，无逝我梁。”一座绝倒。

倒语赋

熙宁未改科前，有吴侑贤良为庐州教授，尝诲诸生：“作文须用倒语，如‘名重燕然之勒’之类，则文势自然有力。”庐州士子遂作赋嘲之云：“教授于庐，名侑姓吴。大段意头之没，全然巴鼻之无。”

典淮郡谢启

文本心典淮郡，萧条甚，谢贾相启有云：“人家如破寺，十室九空；太守若头陀，两粥一饭。”

须虱颂

王介甫、王禹玉同侍朝见。虱自介甫襦领而上，直缘其须。上顾之而笑，介甫不自知也。朝退，禹玉指告，介甫命从者去之。禹玉曰：“未可轻去，愿烦一言。”介甫曰：“何如？”禹玉曰，“屡游相须，曾经御览。”众大笑。

贺侧室育子启

陆伯麟侧室育子，友人陆象翁以启戏贺之，曰：“犯帘前禁，寻灶下盟。玉虽种于蓝田，珠将还于合浦。移夜半鹭鸶之步，几度惊惶；得天上麒麟之儿，这回喝采。既可续诗书礼乐之脉，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。”

谢遣妓启

陶穀奉使江南，韩熙载遣家妓以奉卮匱。及旦，以书谢云：“巫山之丽质初临，霞侵鸟道，洛浦之妖姿自至，月满鸿沟。”韩召妓讯之，云是夕忽当浣濯。

末名柬

翟永龄与陆廉伯并以才学驰名，后陆发解，而翟名最后。以书柬所亲曰：“至矣尽矣，方知小子之名；颠之倒之，反在诸公之上。”

东坡制词

东坡以吕微仲丰肥，戏之曰：“公真有大臣体，《坤》六二所谓直方大也。”及吕拜相，东坡制其词，曰：“果艺以达，有孔门三子之风，直大而方，得坤卦二爻之动。”

医官

卢质好谐谑，为庄宗管记。会医官陈玄补医学博士，所司请稿。质立草云：“既怀厚朴之才，宜典从容之职。”庄宗览之，久为启齿。

戏吴主事句

吴江为刑部主事，差还复命。鸿胪寺官语之曰：“声音要洪大，正选通政时也。起身不要背上。”至日蚤，吴果努力高声，亦无音节，又横走下御街西。孝

庙为之解颜。时同僚杨郎中茂仁作一对句云：“高叫一声，惊动两班文武；横行几步，笑回万乘君王。”

决僧判

双渐尝为令，入僧寺中。主僧半酣矣，因前曰：“长官可同饮三杯。”渐怒，判云：“谈何容易，邀下官同饮三杯；礼尚往来，请上人独吃八棒。”

李翱尚书初守庐江，有僧相打，断云：“失法则不曾跌坐而坐，相打则偏袒左肩右肩。领来佛面前，而作偈言。各答去衣十五，以例三千大千。”

买懂券

王褒买懂，名便了。懂曰：“欲使便了，皆当上券。不上券，便了不能为也。”褒乃为券曰：“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，资中男子王子渊，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夫时户下髡奴便了，决卖万五千。奴从百役，不得有二言。晨起早扫，饮食洗涤，居常穿白，缚帚裁孟，凿井浚渠，缚落锄园，研陌杜埤。地刻大枷，屈竹作杷，削治鹿卢。出入不得骑马载车，蹠足大屐，下床振头。垂钩刈刍，织履作麓。粘雀张鸟，结网捕鱼。缴雁弹鳧，登山射鹿。入水捕龟，浚园纵鱼。雁鹜百余，驱逐鸱鸟。持梢牧猪，种姜养芋。长育豚驹，粪除堂庑，喂食马牛。鼓四起坐，夜半益刍。舍中有客，提壶行沽，汲水作脯。但当食豆饮水，不得嗜酒欲美。饮酒惟得沾唇渍口，不得倾孟覆斗。不得晨出夜入，交关伴侣。多取蒲茅，益作绳索。雨堕无所为，当遍将织薄。植种桃李，梨柿柘桑，三丈一树，八树为行，果类相从，纵横相当。果熟收敛，不得吮尝。犬吠当起，惊告邻里。撑门拄户，上楼击柝，持盾曳矛，环落三周。勤心疾作，不得遨游。筋老力索，种莞织席，事讫欲休，常舂一石。夜半无事，浣衣当白。若有私钱，主给宾客，不得奸私，事事关白。若不听教，当答一百。”

题小像

唐伯刚题邾仲谊小像云：“七尺躯威仪济济，三寸舌是非风起。一双眼看人做官，两只脚沿门报喜。仲谊云：是谁是谁？伯刚云：是你是你！”

岳正再起再废。有自京师起者，传天子语于正曰：“岳正倒好，只是大胆。”

”正因写小像，遂隳括其辞，题于上曰：“岳正倒好，只是大胆。唯帝念我，必当有感。如或赦汝，再敢不敢？”

《化须疏》

沈石田有《化须疏》，其序曰：“慈因赵鸣玉髡然无须，姚存道为之告助于周宗道者，于其于思之间，分取十鬣，补诸不足，请沈启南作疏以劝之。”疏曰：“伏以天阍之有刺，地角之不毛，须需同音，今其可索，有无以义，古所相通。非妄意以干，乃因人而举。康乐著舍施之迹，崔谿传插种之方。唯小子十茎之敢分，岂先生一毛之不拔！唯有余以补也，宗道广及物之仁；乞诸邻而与

之，存道有成人之美。使离离缘坡而饰我，当楸楸击地以拜君。把镜生欢，顿觉风标之异；临流照影，便看相貌之全。未容轻拂于染羹，岂敢易捻于觅句？感矣荷矣，珍之重之！敬疏。”

《烹鸡诵》

唐六如游僧舍，见雌鸡，请烹为供。僧曰：“公能作诵，当不靳也。”援笔题曰：“头上无冠，不报四时之晓，脚跟欠距，难全五德之名。不解雄先，但张雌伏。汝生卵，卵复生子，种种无穷。人食畜，畜又食人，冤冤何已？若要解除业障，必先割去本根。大众先取波罗香水，推去头面皮毛，次运菩萨慧刀，割去心肠肝胆。咄！香水源源化为雾，镬汤滚滚成甘露。饮此甘露乘此雾，直入佛牙深处去，化生彼国极乐土！”僧笑曰：“鸡得死所，无憾矣！”乃烹以侑酒。

献海螺筒

舒雅才韵不在人下，以戏狎得韩熙载之心。一日得海螺甚奇，宜用滑纸，以筒献于熙载，云：“海中有无心斑道人，往诣门下。若书材糙涩逆意，可使道人驯之，即证发光地菩萨。”熙载喜受之。发光地，十地之一，出《华严经》。

行人司告示

行人司闲僻，官吏罕到，市人每日取汲厅前，顽童戏坐公座，或有戏揭告示云：“示仰各吏典，以后朔望日，仍要赴司作揖。凡男妇汲水者，毋得仍前擅坐公座。”

策结

有二编修谒李西涯。公曰：“近有一策题：‘两翰林九年考满，推擢何官？’”二君笑云，“策破未有，先有一结：执事，事也，执事，责也，愚生何有焉？”公大笑，题升宫坊。

词

徐渊子舍人善谐谑。丁少詹与妻有违言，弃家居茶寮，茹斋诵经，日买海物放生，久而不归。妻求徐解之，徐许诺。见卖老婆牙者，买一篮饷丁，作词曰：“茶寮山上一头陀，新来学得么？蝥蛄螃蟹与乌螺，知他放几多？有一物，似蜂巢，姓牙名老婆。虽然无奈得他何，如何放得他？”丁大笑而归。

一人取妻，无元。袁可潜赠之《如梦令》云：“今夜盛排筵宴，准拟寻芳一遍。春去已多时，问甚红深红浅。不见不见，还你一方白绢。”

叶祖诗词

叶祖义负隽声，尝曰：“世间有不分晓事，吾因一联咏之：醉来黑漆屏风上，草写卢仝月蚀诗。”后以多语去官，独西湖二三僧相善，为之祖饯。僧曰：“世事如梦而已。”叶曰：“如梦如梦，和尚出门相送。”闻者绝倒。

词曲

张明善尝作《水仙子》讥时，云：“铺唇苦眼早三公，裸袖揎拳享万钟，胡言乱语成时用。大纲来都是哄，说英雄，谁是英雄？五眼鸡岐山鸣凤，两头蛇南阳卧龙，三脚猫渭水飞熊。”

王威宁越尤善词曲，尝于行师时见村妇便旋道傍，遂作《塞鸿秋》一曲：“绿杨深锁谁家院？见一女娇娥，急走行方便。转过粉墙东，就地金莲，清泉一股流银线。冲破绿苔痕，满地珍珠溅，不想墙儿外，马儿上，人瞧见。”

元关汉卿嘲秃指《醉扶归》云：“十指如枯笋，和袖捧金樽。搊杀银筝字不真，搔痒天生钝。纵有相思泪痕，索把拳头搵。”

弘治间，王骥以进士授吴桥知县，仅八月，免官居家，以词曲自乐。尝有妓为人伤目，睫下有青痕，遂作《沉醉东风》，曰：“莫不是捧砚时太白墨洒？莫不是画眉时张敞描差？莫不是檀香染？莫不是翠钿瑕？莫不是蜻蜓飞上海棠花？莫不是明皇宫坠下马？”

王西楼磐平生不见喜愠之色。其家尝走失鸡，公戏作《满庭芳》云：“平生澹泊，鸡儿不见，童子休焦。家家都有闲锅灶，任意烹炮。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，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。到省了我开东道。免终朝报晓，直睡到日头高。”

西安一广文，博学而廉介有气。罢官归，贫甚，戏作《清江引》云：“夜半三更睡不着，恼得我心焦躁。圪蹬的响一声，尽力子吓一跳，把一股脊梁筋穷断了。”

云间酒淡，有作《行香子》云：“浙右华亭，物价廉乎，一道会买个三升，打开瓶后，滑辣光馨。教君霎时饮，霎时醉，霎时醒。听得渊明，说与刘伶，这一瓶约摸三斤。君还不信，把秤来称。有一斤酒，一斤水，一斤瓶。”

巧言部第二十八

子犹曰：古人戒如簧之舌，岂不以巧哉！然“谈言微中，可以解纷”，夫独非巧言乎？如止曰谐谑而已，功与罪两不居焉，则诸公口中三寸，真有天孙机杼在矣！集《巧言》第二十八。

花名

温庭筠曰：“葡萄是赐紫樱桃，黄葵是镀金木槿花。”

黄幡绰

明皇与诸王会食。宁王错喉，喷上须。王惊渐不遑。上顾其悚悚，欲安之。黄幡绰曰：“此非错喉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是喷帝。”上大悦。噫，音帝。

玄宗尝登苑北楼望渭水，见一醉人临水。上问左右是何人，左右不知。黄幡绰曰：“此是年满典史。”上曰，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更一转入流。”上笑

。

玄宗小字三郎。幸蜀时，过梓潼县，上停驿问黄幡绰曰：“车上铃声颇似人语。”对曰：“似言‘三郎郎当’、‘三郎郎当’。”后因名琅玕驿。

三果一药

刘贡父觞客。苏子瞻有事欲先起。刘以三果一药调之曰：“幸早里，且从容。”苏答曰：“奈这事，须当归。”

投壶

邵康节与李君锡投壶。君锡末箭中耳。君锡曰：“偶尔中耳。”康节曰：“几乎败壶。”

尹字

苏颀幼时，有京兆令咏“尹”字。乃云：“丑虽有足，甲不全身。见君无口，知伊无人。”

姓名谑

郭忠恕嘲司业聂崇义云：“近贵全为聩，攀龙只是聋。虽然三个耳，其奈不成聪！”聂应声曰：“莫笑有三耳，何如蓄二心！”

王、甘姓

唐时有甘洽者，与王仙客友善，因以姓相嘲。洽曰：“王，计尔应姓田，为你面惫懒，抽却你两边。”仙客应声曰：“甘，计尔应姓丹，为你头不曲，回脚向上安。”

王、卢

北齐徐之才善谑，尝嘲王昕姓云：“有言则【言王】，近犬则狂，加颈足为马，拖角尾成羊。”嘲卢元明云：“卿姓在亡为虐，在丘为虚，生男为虏，配马成驴。”

麦、窦

隋麦铁杖为汝南太守，因朝集，考功郎窦威嘲之曰：“麦是何姓？”铁杖曰：“麦豆不殊，何忽见怪？”威赧然无以应。

沈、陈姓对

归安沈筠谿先生少绝敏颖，弱冠补博士弟子，与弟偕之城。时风雨暴作，遇陈方伯兄弟于邸。方伯戏曰：“大雨沉沉，二沈伸头不出。”公矢口曰：“狂风阵阵，两陈摇尾不开。”人称巧绝。

又名

张义入太学为斋长，其人渺小，动以苛礼律诸生。林叔弓作赋嘲云：“身材短小，欠曹交六尺之长；腹内空虚，乏刘义一点之墨。”又诗云：“中分爻两段，风使十横斜，文上全无分，人前强出些。”

安石名

刘邠与王安石最为故旧，尝拆安石名戏之曰：“失女便成宕，无宀真是妬。下交乱真如，上头误当宁。”王大惭。宀，音绵。

王汾、刘放、王觊

王彦和汾与刘贡父放同趋朝。王戏刘曰：“内朝日日须呼汝。”盖常朝知班吏，多云“班班”，谓之“唤班”。放音班，故戏之。刘应声曰：“寒食年年必上公。”汾、坟音近。刘又尝戏王觊云：“公何故见卖？”王答曰：“卖公值甚分文！”

治平初，濮安懿王原寝皆用红泥杂饰。刘贡父谓王汾曰：“顷闻王坟赐绯，得非子有银章之命耶？”

陈亚、蔡襄

陈少卿亚，维扬人，善诗，滑稽尤甚。尝与蔡君谟会于僧舍。君谟题诗屏间曰：“陈亚有心终是恶。”亚即索笔对曰：“蔡襄无口便成衰。”

上官弼

陈亚知润州，幕中有上官弼，为亚所亲。任满将去，谓亚曰：“郎中才行无玷，宜简调谑。”亚曰：“君乃上官弼也，如下官口何？”弼笑而去。

贾黄中、卢多逊

贾黄中与卢多逊俱在政府。一日，京中有蝗虫，卢笑曰：“某闻所有乃假蝗虫。”贾应声曰：“亦闻不伤禾，但芦多损耳。”

苏子瞻、姜制之

苏子瞻与姜制之饮。姜举令云：“坐中各要一物，是药名。”乃指子瞻曰：“苏子。”子瞻应声曰：“君亦药名也。若非半夏，定是厚朴。”众请其故。子瞻曰：“非半夏，非厚朴，何故曰姜制之？”

章得象

章郇公得象，与石资政中立素相善。而石喜谈谑，尝戏章云：“昔时名画有戴嵩牛、韩干马，今又有章得象也！”

华嵩

京卫指挥华嵩以宿娼枷示。时中书夏仲昭以画竹名，适过马师桓家，因教坊相近，欲易便服，拉师桓往游。师桓戏曰：“你不见华嵩事，又来画竹！”

黑齿常之

张文成工为俳谐诗赋。时大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，或勉之曰：“公官卑，何不从行？”文成曰：“宁可且将朱唇饮酒，谁能逐你黑齿尝脂？”

许敬宗

吏部侍郎杨思玄，贵恃外戚，倨待选流，为选者夏侯彪所讼，又为御史中丞郎

余庆奏免。时中书许敬宗曰：“杨必败矣！”人问之。许曰：“一彪一狼，共着一羊，岂得不败！”

李素、杜兼

李素替杜兼时，韩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职方员外郎归朝。问：“前后之政如何！”对曰：“将兼来比素。”

羽晴

裴子羽为下邳令，张晴为县丞。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。论事移时，一吏窃议曰：“县官甚不和。”或问其故。答曰：“长官称雨，赞府道晴，终日如此，那得和！”

谢伋、司马伋

绍兴末，谢景思守括苍，司马季思佐之，皆名伋。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：“公作守，司马九作倅，想事事皆如律令也。”闻者绝倒。

陆远

陆楚生远，系进士陆大成从堂叔。大成发解南畿，颇有声望。远每对人呼“大成舍侄”，人多厌之。时弇州在座，谑云：“当不得他还一句‘远阿叔’也。”众为捧腹。

戚胡、陈鉴

戚学士澜美髯，院中呼戚胡。与陈司成鉴会宴，投漆木壶。陈顾戚曰：“戚胡投漆壶，真壶也，假壶也？”戚应声曰：“陈鉴看臣鉴，善鉴与，恶鉴与？”

马承学、钱同爱

吴人马承学，性好乘马，喜驰骤。同学钱同爱戏曰：“马承学，学乘马，汲汲而来，”马应曰：“钱同爱，爱铜钱，孳孳为利。”

侣钟、强珍

都宪侣钟与通政强珍同席。强执壶劝曰：“要你饮四钟。”侣应声曰：“你莫要强斟。”

林瑀、王轨

林瑀、王轨同作直讲。林谓王曰：“何相见之阔也？”王曰：“遭此霖雨。”瑀云：“今后转更疏阔。”王问其故。瑀云：“逢此短晷。”盖讥王之侏儒。

才宽、叶琪、史瓘

郡守才宽善谐谑。尝与尚书叶琪、知州史瓘同饮，各以名为戏。才曰：“作就衣裳穿不得，裁宽。”叶曰：“锣鸣鼓响军不动，拽旗。”史默无以应。才以大觥罚史，饮毕，才曰：“拼死吃河豚，屎灌。”

聂豹、郑洛书

永丰聂豹、三山郑洛书，为华亭、上海知县，同时有俊声，然议论殊不相下。一日同坐察院门侧，人报上海秋试罕中式者。聂公笑曰：“上海秀才下第，只为落书。”郑公应声曰：“华亭百姓当灾，皆因业报。”人咸以为妙对。

张更生、方千里

方千里一日会张更生。方作一令戏曰：“古人是刘更生，今人是张更生。手内执一卷《金刚经》，问尔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？”张答曰：“古人是马千里，今人是方千里。手执一卷《刑法志》，问尔是三千里、二千里、一千里？”

石员外

石中立员外，尝与同列观上南园所蓄狮子。主者曰：“县官日破肉十斤饲之。”同列曰：“吾侪反不及此。”石曰：“吾辈皆员外郎，敢比园内狮子？”

职方、翰林

陆式齐在水部最久，复还职方。李西涯戏之曰：“先生其知几乎，曷为又入职方也？”陆应曰：“太史非附热者，奈何只管翰林耶？”

给事、尚书

夏忠靖公与给谏周大有同事治水。一日偕宿天宁寺，周早如厕，夏戏曰：“披衣拖履而行，急事急事！”周应声曰：“弃甲曳兵而起，尝输尝输，”

先生、提举

浙江花提举与鄞县学官交往，后升佾事提举至鄞，以旧谊，戏出对曰：“鸡卵与鸭卵同窠，鸡卵先生，鸭卵先生？”学官乃福建人，姓颜，应声曰：“马儿与驴儿并走，马儿蹄举，驴儿蹄举？”

陆、陈谑语

陆文量参政浙藩，与陈启东震饮，见其寡发，戏之曰：“陈教授数茎头发，无计可施。”启东曰：“陆大人满脸髭髯，何须如此。”陆大赏叹，笑曰：“两猿截木山中，这猴子也会对锯。”启东曰：“有犯，幸公勿罪。”乃云：“匹马陷身泥内，此畜生怎得出蹄？”相与抚掌竟日。

佛经语

隋令卢思道聘陈。陈主用《观世音》语弄思道曰：“是何商人，赍持重宝？”思道即以《观世音》语报曰：“忽遇恶风，漂堕罗刹鬼国。”陈主大惭。薛道衡为聘南使。时南朝一僧甚辩捷，道衡向寺礼拜，至佛堂门，僧大声读《法华经》云：“鸠盘荼鬼，今在门外。”道衡即应声还以《法华经》答云：“毗舍阁鬼，乃在其中。”众僧愧服。

《四书》语

虞集未遇时，为许衡门客。虞有所私，午后辄出馆。许每往不遇，因书于简云

：“夜夜出游，知虞公之不可谏。”虞回，即对云：“时时来扰，何许子之不惮烦！”

秦少游自负髯美，语东坡曰：“君子多乎哉！”东坡应声曰：“小人樊须也！”一座绝倒。

余进士田，与汤进士日新相善，因戏曰：“汤之《盘铭》曰‘苟者’，君乎？”汤即应声曰：“‘卿以下必有圭’者，君也。”

詹侍御与苏大行五鼓行长安街，呵道声相近。苏问：“前行为谁？”从者曰：“通里詹爷。”苏曰：“詹之在前。”詹问：“后来为谁？”从者曰：“行人司苏爷。”回首曰：“后来其苏。”相顾一笑。

袁太冲七岁时，与群儿戏，自称“小相公”。彭鲁溪公出对云。“愿为小相。”袁应声曰：“窃比老彭。”

吕望之提举市易，曾子宣劾其违法。曾反坐，吕治事如故。刘贡父曰：“岂意曾子避席，望之俨然。”

浙解张巽才，名平等。郡守王公试题“暮春者至风乎舞雩”，破中有“天地”二字，王赏其恰当，取居首。及乡试，总裁王公、监临王公皆无异赏。守力荐拔解，中丞公亦若不满，谓张曰：“赠汝一对曰：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。”闻者绝倒。

沈括字存中，方就浴，刘贡父遽哭之曰：“存中可怜已矣！”众惊问之。曰：“死矣盆成括！”

石动筩尝诣国学，问博士曰：“孔门达者七十二人，几人冠？几人未冠？”博士曰：“经传无文。”动筩曰：“先生读书，岂合不解？冠者三十人，未冠者四十二人。”博士曰：“据何文解之？”动筩曰：“‘冠者五六人’，五六得三十也，‘童子六七人’，六七四十二也。”皆大笑。

一说：又问“三千弟子，后来作何结果？”答曰：“二千五百人为军，五百人为旅。”

二刘谑语

龙图刘焯，尝与刘筠聚会饮茗，问左右：“汤滚未？”皆言已滚。筠曰：“盍曰鲙哉！”焯应声曰：“吾与点也。”一日连骑趋朝，筠马病足行迟。焯问：“马何迟？”均曰：“只为五更三。”焯曰：“何不七上八？”言马蹄既点，该落步行。

俗语歇后

吴中黄秀才相掀唇，人呼“小黄窍嘴”，读书寺中。一日寺僧进面，因热，伤手忒地。黄作歇后语谑之曰：“光头滑，光头浪，光头练，光头勒。”谓“面荡拽忒”也。僧即应声戏曰：“七大八，七青八，七孔八，七张八。”盖隐

“小黄窈嘴”四字。黄亦绝倒。

《五经》语

王三名观，恃才放诞。陆子履行四，性慎默，于事无所可否。观尝以方直少之，然二人极相善。观尝寝疾，子履往候之。观以方帽包裹坐复帐中。子履笑曰：“体中小不佳，何至是？所谓王三惜命也。”观厉声曰：“王三借命，何如六四括囊？”

郑玄家奴婢皆读书。尝怒一婢，拽着泥中。一婢问曰：“胡为乎泥中？”答曰：“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”

齐王俭为吏部尚书时，客有姓谭者，诣俭求官。俭曰：“齐桓灭谭，那得有汝？”答曰：“谭子奔莒，所以有仆。”卒得职焉。

古文语

一士人家贫，与其友上寿，无从得酒，乃持水一瓶称觞曰：“君子之交淡如。”友应声曰：“醉翁之意不在。”

杨大年亿方与客棋，石曼卿自外至，坐于一隅。大年因诵贾谊《鹏赋》以戏之曰：“止于坐隅，貌甚闲暇。”石遽答云：“口不能言，请对以臆。”

黄州黄解元麻，荆州张状元茂修，相遇蓟门。黄年少有貌，而张相君之子。黄故谑之曰：“思公子兮未敢言。”张即应声曰：“怀佳人兮不能忘。”

西昌剧贼刘富年七十余，子侄六七人，曰尧，曰舜，暨禹、汤、文、武、盘庚辈，时时行劫。张职方大来令西昌时，悬赏捕获，悉毙之杖下，盗警始息。监司郡侯语次及之，张曰：“‘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’犹龙氏已云矣！”众大笑。

先儒成语

李本建尝与文士饮汪司马斋中。有巧样苏制嵌铜锡壶，以火猛，烧流而化。李曰：“此所谓‘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’也。”汪方停杯嗔仆，闻之大笑，其怒遂解。

陆通明世居洞庭，有吴生客于山。一日，陆内人临蓐。吴讯曰：“曾弄璋未？”陆曰：“暮生一女，已溺之矣。”吴嘲其讳曰：“先生极明，这事欠通了。”陆讶之。吴曰：“岂不闻‘溺爱者不明’耶？”

李可及

《唐阙史》：咸通中，优人李可及，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，次及倡优为戏，乃褒衣博带，斋心升座，自称“三教论衡”。上问：“释迦是何人？”可及曰：“妇人也。”上骇曰：“有据乎？”可及曰：“《金刚经》云：‘趺坐而坐’。有夫有儿，非妇人而何？”上为启齿，又问：“太上老君是何人？”可及曰：“妇人也。”上曰：“此何据？”可及曰：“《道德经》云：‘吾有大患’

，为吾有身’。若非妇人，安得有娠乎？”又问：“文宣王何如人？”可及曰：“亦妇人也。”上曰：“此复何据？”可及曰：“《论语》曰：‘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价者也。’若非妇人，何乃待嫁？”上复大笑，宠赉有加。

医诀语

《谐史》：蜀进士熊敦朴号陆海。负才不羁，自史馆改兵部，后左迁别驾。往辞座师江陵张相公。公曰：“公与我同馆出身，痛痒相关，此后仕途宜着意。”熊曰：“老师恐来见痛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熊曰：“王叔和《医诀》云：‘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’。”公大笑。

《琵琶》、《荆钗记》成语

王元美为郎时，适有宴会，严世蕃与焉，候久方至。元美问之。曰：“忽伤风耳。”元美笑曰：“爹居相位，怎说出伤风？”时客大笑，亦有为咋舌者。

徐文贞公阶婿顾某，谒一缙绅。有坐客问云：“此君何人？缙绅戏曰：“当朝宰相为岳丈。”

文贞公弟达斋，初宦都下，南归。江陵张居正为文贞门生，与诸君共饯之。临别而达斋醉甚，乃拊江陵背曰：“去时还有张老来相送，来时不知张老死和存。”张甚衔之。语亦出《琵琶记》。

杂成语

尤延之为太常卿，杨诚斋为秘书监，皆善谑。一日延之诵一句请诚斋对，曰：“杨氏为我。”出《孟子》。诚斋应曰：“尤物移人。”出《左传》。

金给谏士希，本西域人。科中戏曰：“贤哉回也！”出《论语》。失偶再娶，又相贺曰：“这回好个风流婿！”出《琵琶记》。

恒言

张磊塘善清言。一日赴徐文贞公席，食鲳鱼、鳊鱼。庖人误不置醋。张云：“仓惶失措。”文贞腰打一虱，以齿毙之，血溅齿上。张云：“大率类此。”文贞解颐。

病症

中朝有小儿，父病，行乞药。主人问：“何病？”曰：“患症也。”主人曰：“尊侯明德君子，何以病症？”答曰：“来病君子，所以为症耳。”

典《书经》

周愿好谐谑，尝谒尚书李巽。适李有故人子落魄不事。李遍问书籍古画，悉云卖去。复问云：“有一本虞永兴手写《书经》在否？”其子不敢言卖，暂云典钱。愿曰：“此《尚书》大灾。”李问：“何灾？”愿曰：“已遭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，又被此子典之。”李怒颜大开。

李趋儿明鼓儿

陈亚少曾为于潜令，好以利口戏浪，人或厌之。太守马忠肃召戒于庭。俄有通刺谒者，称“大词郎李过庭。”公骂曰：“何人家子弟？”亚卒尔云：“想是李趋儿。”公徐悟之，大笑。

蔡元城为谏议，论一执政，再三不降。朝路中见刘贡父，曰：“若迟回不去，当率全台论之，孔子所谓‘鸣鼓而攻之’者。”刘应曰：“将谓暗箭子，元来鸣鼓儿。”先生素严毅，亦有笑容。

陆伯阳

潘沧浪邂逅一客，扣姓字。客曰：“姓陆字伯阳。”潘笑曰：“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民无得而称焉。六百羊值甚的？”

王和尚

吴僧姓王，因兄登第，还俗娶妇，而气极骄。众甚鄙厌。一日，偶同宴会。众谓优人曰：“王和尚颇作怪，汝可诮之。”因演《苏季子》传奇，起课者有“黄河尚有澄清日，岂可人无得运时”之语。优念云：“王和尚有成亲日，起课人无得运时。”众大笑，王逃席去。

铁炮杖

万历初，吴中优人有铁炮杖者，以黑短得名，善谑浪。某百户以红袍赴新亲宴，坐客嘱优嘲之。适演考试事，出“纸灰飞作白蝴蝶”。铁炮杖对曰：“百户变了红蜻蜓。”一座大笑。

娄师德园

袁德师尝买得娄师德故园地，起书楼。洛中人语曰：“昔日娄师德园，今乃袁德师楼。”

无法无聊

都人陈延之，见一僧与中贵游金陵诸刹，因叙款曲，戏曰：“二君不是无法，即是无聊。”

家兄孔方

袁中郎与江蓁萝分宰长、吴二邑，中郎一无问。时兄石浦在翰林，江嘲中郎曰：“他人问餽，以孔方为家兄。君不问餽，以家兄为孔方耳。”

吴妓张兰

吴妓张兰色丽而年已娘行。一日客携游山，陆龙石戏曰：“老便老，还是个小娘。”陆有太医札付。张应声曰：“小便小，也是个老爹。”众皆鼓掌。《耳谈》作杜生、张好儿事。

丑妇八字

南里先生娶妻，求国色，故久而不就。一旦为媒氏所欺，反奇丑。艾子往贺，因询其庚甲，欲为推算。南里先生闭目摇首而答曰：“辛酉戊辰，乙巳癸丑

！”

谈资部第二十九

子犹曰：古人酒有令，句有对，灯有谜，字有离合，皆聪明之所寄也。工者不胜书，书其趣者，可以侈目，可以解颐。集《谈资》第二十九。

李先主雪令

李先主南唐烈主李昇。欲讽动僚属，雪天大会，出一令，借雪取古人名，仍词理通贯。时宋齐丘、徐融在座。昇举杯为令曰：“雪下纷纷，便是白起。”齐丘曰：“着屐过街，必须雍齿。”融意欲挫昇，遽曰：“明朝日出，争奈萧何！”昇大怒，是夜收融，投于江。自是唯齐丘与谋。

卦名令

苏子瞻倡酒令，以两卦名证一故事。一人云：“孟尝门下三千客，大有同人。”一人云：“光武兵渡滹沱河，既济未济。”一人云：“刘宽婢羹污朝衣，家人小过。”苏云：“牛僧孺父子犯罪，先斩小畜，后斩大畜。”盖为荆公父子云。

二十八宿令

东坡谓佛印起令曰：“要头是曲名，尾是二十八宿，四个字不同。”东坡曰：“黄莺儿，扑蝴蝶不着，虚张尾翼。”佛印应声答曰：“二郎神，绕佛阁，想是鬼奎危娄。”

贾平章令

咸淳中，贾平章似道宴马丞相廷鸾、江丞相万里。贾举令曰：“我有一局棋，寄与洞中仙。洞中仙不受，云：自出洞来无敌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《洞中仙》，曲名。下二句，古诗也。马云：“我有一渔竿，寄与渔家傲。渔家傲不受，云：夜静水寒渔不饵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江云：“我有一犁锄，寄与使牛子。使牛子不受，云：且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。”盖讥似道也。

韩襄毅公令

韩襄毅公雍与夏公坝饮，各出酒令。公欲一字内有大人小人，复以谚语二句证之，曰：“伞字有五人。下列众小人，上侍一大人。所谓有福之人人伏事，无福之人伏事人。”夏云：“爽字有五人。旁列众小人，中藏一大人。所谓人前莫说人长短，始信人中更有人。”

陈祭酒令

云间陈祭酒询，每酒酣耳热，有不平事及人有过，辄面发之。在翰林时，忤一权贵，出为州同。同僚饯行，有倡酒令各用二字，分韵相协，以诗书一句结之。陈学士循云：“轰字三个车，余斗字成斜。车车车，远上寒山石径斜。”高

学士谷云：“品字三个口，水酉字成酒。口口口，劝君更尽一杯酒。”又一人云：“犇字三个牛，田寿字成畴。牛牛牛，将有事乎田畴。”陈云：“矗字三个直，黑出字成黜。直直直，焉往而不三黜！”合席大笑。

梅、郭二令相同

蜀人杜渭江朝绅令麻城，居官执法，不敢干以私。一日宴乡绅，梅西野倡令，要拆字入俗语二句。梅云：“单奚也是奚，加点也是溪，除却溪边点，加鸟却为鸡。俗语云：得志猫儿雄似虎，败翎鹦鹉不如鸡。”毛石崖云：“单青也是青，加点也是清。除却清边点，加心却为情。俗语云：火烧纸马铺，落得做人情。”杜答云：“单相也是相，加点也是湘。除却湘边点，加雨却为霜。俗语云：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”又云：“单其也是其，加点也是淇。除却淇边点，加欠却为欺。俗语云：龙居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

苏州钱兼山、郭剑泉二宦初甚相善，晚以小嫌成讼。袁节推断之，未服。某官置酒解和，并邀袁公。郭为令曰：“良字本是良，加米也是粮。除却粮边米，加女便为娘。语云：买田不买粮，嫁女不嫁娘。”盖有所刺也。钱曰：“其字本是其，加水也是淇。除却淇边水，加欠便成欺。语云：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。”袁曰：“禾字本是禾，加口也是和。除却和边口，加斗便成科。语云：官无悔笔，罪不重科。”某官执酒劝曰：“工字本是工，加力也是功。除却功边力，加系便成红，语云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”

刘端简公令

古亭刘端简公居乡，邑大夫或慢之。值宴会，端简公出令佐酒，各用唐诗一句，附以方言，上下相属。刘云：“一枝红杏出墙来，见一半，不见一半。”含有谑意。一士夫云：“旋斫松柴带叶烧，热灶一把，冷灶一把。”邑大夫云：“杖藜扶我过桥东，我也要你，你也要我。”一时喧传，以为绝唱。一说又云：“隔断红尘三十里，你也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你。”解之者曰：“点溪荷叶叠青钱，你也使不得，他也使不得。”

沈石田令

沈石田、文衡山、陈白阳、王雅宜游饮虎丘千人石上。时中秋，月色大佳，石田行令云：“取上一字，下拆两字，字义相协。”倡云：“山上有明光，不知是日光、月光。”文云：“堂上挂珠帘，不知是王家的、朱家的。”陈云：“有客到馆驿，不知是舍人、官人。”王云：“半夜生孩儿，不知是子时、亥时。”各赏大觥。

高丽僧令

高丽一僧陪宴朝使，戏行一令曰：“张良、项羽争一伞。良曰凉伞，羽曰雨伞

。”朝使信口曰：“许由、晁错争一葫芦。由曰油葫芦，错曰醋葫芦。”

都宪令

有镇边都宪与兵官不合。都宪于酒席间出令云：“天上有天河，地下有萧何。萧何手里持一本律，口称：犯法之事莫做，发病之物莫吃。”有所指于兵官也。兵官云：“天上有太阳，地下有张良。张良手里持一把剑，口称：钢刀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”时一太监在座欲为分解，即云：“天上有雪山，地下有寒山。寒山手里持一把扫帚，口称：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”遂一笑而散。

罗状元令

《豫章诗话》云：罗状元念庵，与邹公、某公有寺观之集。邹指塑像出令曰：“祖师买巾，价只要轻。以是买不成，披发到于今。”某曰：“玉皇买伞，价只要减。以是买不成，头顶一片板。”罗曰：“观音买鞋，价只要捱。以是买不成，赤脚上莲台。”

《四书》令

有人为令云：“子路百里负米，不知是熟米、糙米？若是熟米，子路不对；若是糙米，子路请祷。”一人云：“子路宿于石门，不知开门、闭门？若是开门，由也升堂；若是闭门，子路拱而立。”

薛涛令

薛涛辨慧。有黎州刺史作《千字文》令，带鱼禽鸟兽。乃曰：“有虞陶唐。”涛曰：“佐时阿衡。”其人谓语中无鱼鸟，行罚。薛曰：“衡字内有小鱼字。使君‘有虞陶唐’，都无一鱼。”坐客大笑。又高骈镇成都，命涛为一字令，曰：“须得一字象形，又须逐韵。”高曰：“口，有似没梁斗。”涛曰：“川，有似三条椽。”节度曰：“如何一条曲？”涛曰：“相公为西川节度使，尚使一没梁斗。至于穷酒佐，三条椽内一条曲，又何足怪？”

各言土产

昔周益公、洪容斋尝侍寿皇宴，因谈肴核。上问：“洪卿乡里所产？”洪，番禺人也。对曰：“沙地马蹄鳖，雪天牛尾狸。”又问周。周，庐陵人也。对曰：“金柑玉版笋，银杏水晶葱。”上吟赏。又问一侍从，忘其名，浙人也。对曰：“螺头新妇臂，龟脚老婆牙。”四者皆海鲜也。上为之一笑。

昔人以“四海习凿齿，弥天释道安”，及“云间陆士龙，日下荀鸣鹤”为美谈。当是创者易为工耳。

仙对

江西有提学出对云：“风摆棕榈，千手佛摇摺叠扇。”诸生不能应，乃相与祈鸾仙。降书自称李太白，对云：“霜凋荷叶，独脚鬼戴逍遥巾。”

刑部郎中黄纬亦尝召仙，令对“羊脂白玉天”。云：“当出丁家巷田夫口。”公明日往试之，其一耕者锄土甚力。问：“此何土？”耕者曰：“此鳝血黄泥土也。”公大嗟异。他如“雪消狮子瘦，月满兔儿肥”，“七里山塘，行到半塘三里半，九溪蛮洞，经过中洞五溪中”，“菱角三尖，铁裹一团白玉，石榴独蒂，锦包万颗珍珠”，皆乱仙笔，可称名对。

又相传有俗对云：“塔顶葫芦，尖捏拳头捶白日；城头箭垛，倒生牙齿咬青天。”亦工而可笑。

鬼对

旧一举子，旅店中闻楼下一人出对云：“鼠偷蚕茧，浑如狮子抛毬。”思之不能对。至死，魂常往来楼中，诵此对，人不敢止。后一举子强欲上楼，夜中果有诵此对者。乃对曰：“蟹入鱼罾，却似蜘蛛结网。”怪遂绝响。

一说：对云“独立溪桥，人影不随流水去；孤眠野馆，梦魂常到故乡来。”

高则成

高则成六七岁，颖异不凡。邻有尚书某，绯袍出送客。高适自塾归，时衣绿衣。尚书呼语之曰：“出水蛙儿穿绿袄，美目盼兮。”高应声曰：“落汤虾子着红衫，鞠躬如也。”尚书大惊异，称为奇童。

蒋涛

苏郡蒋涛，幼聪慧善对。一日，有父执武弁者同游佛寺，指殿上三佛出对曰：“三尊大佛，坐狮、坐象、坐莲花。”涛对曰：“一介书生，攀凤、攀龙、攀桂子。”既出寺，某部军牵涛衣，问：“适间本官出何对？”涛以所出告之。又问：“汝对若何？”涛曰：“我对‘一个小军，偷狗、偷猫、偷芥菜。’”

涛对多可采者，对“三跳跳下地，一飞飞上天”，“冻雨洒窗，东二点，西三点，切糕分客，上七刀，下八刀。”皆精切。

杨大年对

旧学士院壁间有题云：“李阳生，指李树为姓，生而知之。”久无对者。杨大年为学士，乃对云：“马援死，以马革裹尸，死而后已。”

李空同对

李空同督学江西，有士子适用其姓名。公呼而前曰：“汝不闻吾名而敢犯乎？”对曰：“名命于父，不敢更也。”公思久之，曰：“我且出一对试汝，能对，犹可恕也。曰：蔺相如，司马相如，名相如，实不相如。”其人思不久，辄应曰：“魏无忌，长孙无忌，彼无忌，此亦无忌。”公笑而遣之。

唐状元对

唐皋以翰林使朝鲜。其主出对曰：“琴瑟琵琶，八大王一般头面。”皋即应对

曰：“魑魅魍魉，四小鬼各自肚肠。”主大骇服。

五字一韵对

边尚书贡继妻胡氏，能通书义。边多侍姬，胡常反目。一日宴客，客举令曰：“讨小老嫂恼。”边不能对。胡以片纸书“想娘狂郎忙”五字，云：“何不以此对之？”坐客大笑。

徐晞为郡吏日，偶随守步庭墀中。见一鹿伏地，守得句云：“屋北鹿独宿。”晞应声曰：“溪西鸡齐啼。”守大惊异，遂不以常礼遇之。

冯损之对

慈溪冯益，字损之。其叔为僧，益往访之。叔戏出对曰：“荷叶荷花，似青凉伞盖佳人之粉面。”对曰：“瓠藤瓠子，如黄麻绳系和尚之光头。”

董通判对

常州府同知吴、通判董，至无锡饮红白酒而醉。吴出对云：“红白相兼，醉后不知南北。”董云：“青黄不接，贫来卖了东西。”

陆采对

东郊巡按苏松刷卷，许御史戏云：“北台东御史，西人巡按南方。”东不能属。陆公采私为对云：“冬官夏侍郎，春日办完秋税。”又李空同在江西，有对云：“孤雁渡江，顾影徘徊如得偶。”人不能对。陆云：“老翁照镜，鉴形仿佛似传神。”

于肃愍对

于肃愍谦公幼时，其母梳其发为双角，日游乡校。僧人兰古春见之，戏曰：“牛头喜得生龙角。”公即对曰：“狗口何曾出象牙！”僧已惊之。公回对母曰：“今不可梳双髻矣。”他日古春又过学馆，见于梳成三角之髻，又戏曰：“三角如鼓架。”公又即对曰：“一秃似雷糙。”古春遂语其师曰：“此儿救时之相也！”墓志载古春为此。

吕升对

杨季任金浙宪时，见数童从社学归，中一生手抛书囊而戏。季任召至前，见其秀异，出对曰：“童子六七人，无如尔狡。”生应声曰：“太守二千石，莫若公……”其尾一字不言，且请赏。许之，乃曰：“莫若公廉。”季任诘之曰：“设不赏云何？”答曰：“莫若公贪。”季任大奇之。生名吕升，官至江西金宪。

莫廷韩对

屠赤水与莫廷韩一日游顾园，酒酣，屠偶吟云：“檐下蜘蛛，一腔丝意。”莫信口云：“庭前蚯蚓，满腹泥心。”

泰兴令对

泰兴令胡瑶嬖一门子，忽见一掾挑之与密语，以为嫌，问掾何语。掾急遽曰：“渠是小人表弟，语家事耳。”令即出一对曰：“表弟非表兄表子。汝能对，免责。”掾应声曰：“丈人是丈母丈夫。”令笑而觞之以酒。

此令犹能惜才。

俗语对

一布政守官尽职，不求汲引，执政失于迁擢。入覲将回，乡人为侍郎者饯之，因邀同部会饮。中一人见止布政一客，戏出对曰：“客少主人多。”众未及应，布政遽曰：“某有一对，诸大人幸勿见罪。”乃对曰：“天高皇帝远。”众愕然。

他如“狗毛雨，鸡脚冰”，“口串钱，脚写字”，“掘壁洞，开天窗”，“立地变，报天知”，“将见将，人吃人”，“护儿狗，抛娘鸡”，“伸后脚，讨饶头”，“贼摸笑，鬼见愁”，“半缆脚，直搵头”，“奶婆种，长工坯”，“下镬涨，上场浑”，“眼里火，耳边风”，“赶茶娘，偷饭鬼”，“将脚屋，泻肚街”，“王姑李，郁婆齏”，“长脚狗，矮忒猪”，“开路神，压壁鬼”，“硬头皮，老脚底”，“拔短梯，使暗箭”，“一脚箭，两面刀”，“坐坛遣将，排门起夫”，“剜肉做疮，忍屎凑饱”，“酒肉兄弟，柴米夫妻”，“三灯火旺，六缸水浑”，“两手脱空，四柱着实”，“将酒劝人，赔钱养汉”，“灰勃六秃，泥半千秋”，“大话小结果，东事西出头”，“猫口里挖食，虎头上做窠”，“钟馗捉小鬼，童子拜观音”，“口甜心里苦，眼饱肚中饥”，“吹鼓打喇叭，吃灯看圆子”，“捏鼻头做梦，挖耳朵当招”，“板板六十四，掷掷么二三”，“好心弗得好报，痴人自有痴福”，“看孤山守白浪，吃家饭屙野屎”，“东手接来西手去，大船撑在小船边”，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死人身边有活鬼”，“缺嘴里咬跳虱，癞痢头上拍苍蝇”，“好汉吃拳弗叫痛，败子回头便做家”，“茶弗来，酒弗来，那得山歌唱出来，爷在里，娘在里，搓条麻绳缚在里”，俱称绝对。

陈启东善属对，尝思“约颈葫芦”四字未就，方浴而得之，曰“空心萝卜，天生语也！”喜而跃，浴盘顿破。

重字对

陈启东训导分水，一人题桥上云：“分水桥边分水吃，分分分开。”启东过而见之，对曰：“看花亭下看花回，看看看到。”皆其地名也。

国初，有某解元及第后，偕伴至妓馆。妓知其才名，钦试之，乃瀹茶止一瓿，而三分之以进，曰：“三分分茶，解解解元之渴。”即应声曰：“一朝朝罢，行行行院之家。”

金用元对

苏士金用元，每嘲人，诗歌俳语顷刻立就，争相传笑。一日在文内翰家浪谑，蒙师潘愠曰：“吾有一语，能对甘梅。曰：王大夫昆季筑墙，一土蔽三人之体。”金即曰：“潘先生父子沐发，番水灌两牛之头。”满座大笑。

三光日月星

元祐初，东坡复除翰林学士，充馆伴北使。辽使素闻其名，思以奇困之。其国旧有一对曰“三光日月星”，无能属者，首以请于坡。坡唯唯，谓其介曰：“我能而君不能，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。‘四诗风雅颂’，天生对也。盍先以此复之？”介如言。使方叹愕，坡徐对曰：“四德元亨利。”使睚眦欲起辩。坡曰：“而谓我忘其一耶？谨闞而舌，两朝兄弟邦，卿为外臣，此固仁祖之庙讳也。”使出其不意，大骇服。

近张幼于以“六脉寸关尺”对，亦佳。

震泽吴闻之翰林善作对，每言“日月星”为天文门，“风雅颂”殊为假借，更对云：“一阵风雷雨。”见者谓有神助。又旧对“新月如弓，残月如弓，土弦弓，下弦弓；朝霞似锦，晚霞似锦，东川锦，西川锦。”吴谓上下弦用历语，东西川殊不类，更对云：“春雷似鼓，秋雷似鼓，发声鼓，收声鼓。”盖历有“雷始发声”，“雷乃收声”语也。

刘季孙

王荆公尝举书句语刘季孙曰：“念兹在兹，释兹在兹，名言兹在兹。有何可对？”季孙应声曰：“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。”安石大笑。

戴大宾对

戴大宾八岁游伴，主师指厅上椅属对云：“虎皮褥盖学士椅。”即对云：“兔毫笔写状元坊。”主师大奇之。十三中乡试，有贵公来谒其父，见戴戏庭侧，尚是一婴稚，以为业童子艺也，出一对曰“月圆”。即应曰“风扁”。问：“风何尝扁？”曰：“侧缝皆入，不扁何能？”又出一对曰“凤鸣”，即应曰“牛舞”。问：“牛何尝舞？”曰：“百兽率舞，牛不在其中耶？”贵公大加叹赏，询之，即大宾也，已成乡举矣。对话皆含刺云。

随口对

文皇尝谓解学士曰：“有一书句甚难其对，曰‘色难’。”解应声曰：“容易。”文皇不悟，顾谓解曰：“既云易矣，何久不属对？”解曰：“适已对矣。”文皇始悟，为之大笑。

李西涯居政府时，庶吉士进谒，有言“阁下李先生”者。公闻之，既相见，因曰：“请诸君属一对，云‘庭前花始放’。”众疑其太易，转思未工。各沉吟间，公曰：“何不对‘阁下李先生’？”相赞而笑。

蔡霞山对

蔡霞山督学楚中，行部试士，见一生坐小舟读书。蔡呼生至，令其属对曰：“未明求衣。”生未答。蔡曰：“何不对‘临渴掘井’？”

孙临对

韩玉汝治秦州，尚严。人语曰：“宁逢暴虎，莫逢韩玉汝。”孙临滑稽，尤善对。或问曰：“‘莫逢韩玉汝’，当何以对？”临应声曰：“何怕李金吾？”闻者赏之。

世宗朝长对

世宗皇帝修玄，学士争献青词为媚。时远方有献灵龟者，上自出对云：“赤水灵龟双献瑞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五二十五数，数数合于道。道号元始天尊，一诚有感。”一词臣对云：“丹山彩凤两呈祥。雌声六，雄声六，六六三十六声，声声闻于天。天生嘉靖皇帝，万寿无疆。”上喜甚，厚赉之。

朱云楚

赣妓朱云楚子卿，警慧知书。赵时逢遯可为守，尝会客，果实有炮栗。赵指之曰：“栗绽缝黄见。”坐客属对，皆莫能。楚辄曰：“妾有对。”取席间藕片以进曰：“藕断露丝飞。”赵大奇之。见《谈薮》。

妓对

有郡丞席上作对，属云：“酒热不须汤盞汤。”一妓对曰：“厅凉无用扇车扇。”见《文酒清话》。

古人姓名谜

元佑间，士夫好事者，取达官姓名为诗谜，如“长空雪霁见虹霓，行尽天涯遇帝畿。天子手中执玉简，秀才不肯着麻衣。”谓韩绛、冯京、王珪、曾布也。又取古人而传以今事，如“人人皆戴子瞻帽，君实新来转一官，门状送还王介甫，潞公身上不曾寒。”谓仲长统、司马迁、谢安石、温彦博。

“佳人佯醉索人扶，露出胸前白玉肤，夏入帐中寻不见，任他风雨满江湖。”隐贾岛、李白、罗隐、潘阆名谜。

灯谜

“十谒朱门九不开，满头风雪却回来。归家懒睹妻儿面，拨尽寒炉一夜灰。”一药名：常山、砒霜、狼毒、焰硝；一病名：喉闭、伤寒、暴头、火丹。

陈亚谜

陈亚自为亚字谜曰：“若教有口便哑，且要无心为恶。中间全没肚肠，外面任生棱角。”

辛未状元谜

辛未会试，江阴袁舜臣作谜诗于灯上，云：“六经蕴籍胸中久，一剑十年磨在手。杏花头上一枝横，恐泄天机莫露口。一点累累大如斗，掩却半床何所有

？完名直待挂冠归，本来面目君知否？”唯苏州刘璣一见能识之，乃“辛未状元”四字。

招饮答谜

《古今诗格》有遣书招客云：“板户公堂，斫脚露丧。”答云：“斑犬良赋，趋龟空肚。”板户，木门，“闲”字；公堂，官舍，“馆”字；斫脚，斩足，“蹇”字；露丧，尸出，“屈”字。谓“闲馆蹇屈”也。斑犬，文苟，‘敬’字；良赋，尚田，“当”字；趋龟，走卜，“赴”字；空肚，欠食，“飲”字。谓“敬当赴飲”也。

开元寺

乾符末，有客寓广陵开元寺，不为僧所礼，题门而去。题云：“龕龙去东涯，时日隐西斜。敬文今不在，碎石入流沙。”僧众皆不解。有沙弥知为谤语，是“合寺苟卒”四字。

大明寺

令狐相镇淮海日，尝游大明寺，见西壁题云：“一人堂堂，二曜同光，泉深尺一，点去冰傍。二人相连，不欠一边。三梁四柱烈火然，除却双钩两日全。”诸宾幕莫辨。有支使班蒙曰：“一人，大字。二曜者日月，明字也。尺一者，十一寸，非寺字乎？冰去点，为水。二人相连，天字。不欠一边，下字。三梁四柱而烈火，無字。两日除双钩，比字也。是言‘大明寺水，天下无比’。”

皇华驿

《博异记》云：广州押衙崔庆成抵皇华驿，夜见美人，鬼也，掷书曰：“川中狗，百姓眼，马扑儿，御厨饭。”庆成不解。后丁晋公曰：“川中狗，蜀犬也。百姓眼，民目也。马扑儿，瓜子也。御厨饭，官食也。乃‘独眠孤馆’。”

顾圣之谜

吴人顾圣之作一谜云：“两头两头，中间两头。两头大，两头小。两头破，两头好。两头光，两头草。两头竖，两头倒。”乃二僧两头宿也。

祝枝山谜

祝枝山学佛语作叉袋谜云：“无佛不开口，开口便成佛。盘多罗，诘多罗，佛多刹多，佛多难陀。”

微词部第三十

子犹曰：人之口，含阴而吐阳。阳也而阴用之，则违之而非规，抑之而非谤，刺之而非怨，嫉之而非仇，上可以代虞人之箴，而下亦可以当舆人之诵。夫是非与利害之心交明，其术不得不出乎此，余于《春秋》定、哀之际三致意焉

。集《微词》第三十。

凌阳台

陈惠公大城，因起凌阳之台，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，又执三监吏。孔子适陈，闻之，见陈侯，与俱登台而观焉。孔子曰：“美哉台也！贤哉王也！自古圣王之为城台，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！”陈侯阴使人赦所执吏。见《孔丛子》。

支解人

齐景公时，民有得罪者。公怒，缚至殿下，召左右支解之。晏子左手持头，右手持刀而问曰：“古明主支解人，从何支始？”景公离席曰：“纵之！”

按《左传》，时景公繁刑，有鬻踊者。踊。刖者所用。公问晏子曰：“子之居近市，知孰贵贱？”对曰：“踊贵屨贱。”公悟，为之省刑。此讽谏之师、滑稽之首也。

枉死人面

刘玄佐镇汴，尝以谗怒欲杀军将翟行恭，无敢辩者。处士郑涉能谐隐，见玄佐曰：“闻翟行恭抵刑，付尸一观。”玄佐怪之。对曰：“尝闻枉死人面有异，一生未识，故借看耳。”玄佐悟，乃免。

油衣

高宗出猎遇雨，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魏州人，淹识群书，褚遂良目为“九经库”。曰：“油衣若为不漏？”对曰：“以瓦为之则不漏。”上因此不复出猎。

抽税

南唐时，关司敛率繁重，商人苦之。属畿甸亢旱，烈祖宴于北苑，谓群臣曰：“外境皆雨，独不及都城，何也？”申渐高曰：“雨不敢入城，惧抽税耳。”烈祖大笑，即除之。

使宅鱼

钱氏时，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，谓之使宅鱼，有不及数者，必市以供，颇为民害。罗隐侍坐，壁间有《磻溪垂钓图》，武肃指示隐索诗。隐应声曰：“吕望当年展庙谟，直钩钓国更谁如。若教生在西湖上，也是须供使宅鱼。”武肃王大笑，遂蠲其征。

臣书帝书

齐高帝尝与王僧虔书，毕，帝曰：“谁为第一？”僧虔曰：“臣书臣中第一，陛下书帝中第一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卿善自谋。”

徘徊

仁宗赏花钓鱼宴，锡诗，馆阁侍从和篇，皆押徘徊字。诗罢就教坊进杂剧，为数人寻税第者，诣一宅观之，至前堂，观玩不去。问其所以，曰：“徘徊也。

”又至后堂、东西序，复然。问则又曰：“徘徊也。”其一人笑曰：“可则可矣，但未免徘徊太多耳！”

二胜环

绍兴初，杨存中在建康，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，谓之“二胜环”，取两宫北还之意。因得美玉，琢成帽环以进，高庙日常御裹。偶有一伶人在傍，高宗指环示之：“此杨太尉进来，名二胜环。”伶人接奏云：“可惜二胜环俱放在脑后。”高宗为之改色。此所谓“工执艺事以谏”者一也。

一说：伶人作参军坐椅上，忽坠幞头，见双环。诘之，答曰：“此二胜环。”一人扑其首曰：“汝但坐太师椅乞恩泽足矣，二圣环且丢脑后可也！”盖以讥桧云。

馄饨不熟

高宗时，饔人瀹馄饨不熟，下大理寺。优人扮两士人相貌，各问其年。一曰“甲子生”，一曰“丙子生”。优人告“合下大理”。帝问故。优人曰：“【**个甲**】子饼子皆生，与馄饨不熟者同罪耳。”上大笑，赦原饔人。

当十钱

宣和间，用当十钱。伶人以为当十钱买水者，水一杯一钱，于是必令饮十杯，至于委顿。上见之笑，遂废不用。

芭蕉

宣和间，乐部焦德以谐谑被遇，时借以讽谏。一日，从幸禁苑。上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。德曰：“皆芭蕉也。”上请之。对曰：“禁苑花竹，皆取于四方。道里远涉，巴至上林，则已焦也。”上大笑。

阿丑

成化末，刑政多颇。阿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，命精择之。一人云：“姓公名论。”主者曰：“公论如今无用。”一人曰：“姓公名道。”主者曰：“公道如今难行。”后一人曰：“姓胡名涂。”，主者曰：“糊涂如今尽去得。”

中官阿丑每于上前作院本。时王越、陈钺媚汪直，结为死党。丑作直持双斧趋蹌而行。或问故。曰：“吾将兵唯仗此两钺耳！”问钺何名。曰：“王越、陈钺也！”

和峤

和峤为武帝所亲重。语峤曰：“东宫顷似差进，卿试往看。”还，问何如。答曰：“皇太子圣质如初。”

李纬须

唐太宗以李纬为民部尚书。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帝曰：“玄龄闻纬为尚书谓何？”曰：“唯称纬好须，无他语。”帝遽改太子詹事。

三百里湖

南唐冯谧，尝对诸阁老言及玄宗赐贺知章三百里湖事，因曰：“他日赐归，得玄武湖二十里足矣，”徐铉答曰：“主上尊贤下士，岂爱一湖？所乏者，贺知章耳。”众大笑。

刺李西涯

刘大夏自作《寿藏记》。李西涯戏云：“天下皆如公，翰林文章无用也。”公曰：“先生辈文章宜记大功德者，予何敢相累哉？”盖西涯先为刘瑾作碑文，公嘲之也。

正德间，大臣议攻刘瑾，李西涯俯首不语。后刘健、谢迁被斥，李祖道涕泣。刘曰：“当日出一语，不用今日泣也。”又吕柟斥回，陆完亦祖道相送。陆曰：“公去矣，予亦将行。”吕曰：“如真去，我在三十里外相候。”或作吕柟、陆完事，误。

文潞公

文潞公八十四再起，时学士郑穆表请致仕。刘贡父为给事中，问同舍曰：“郑年若干？”答曰：“七十三。”刘遽云：“莫遂其请，且留取伴八十四底。”潞公闻之，甚不怪。

锯匠诗

赵东山里中有二挚友，其一因投荒过家，其一以磨勘需调，皆栖栖桑榆，犹恋鸡肋者。一日同访东山，见庭下有锯匠解木，因以命题。东山口占绝句曰：“一条黑路两人忙，傍晚相看鬓已霜。你去我来何日了，亏他扯拽度时光。”二挚友知诗意讽己，相与感叹罢去。

远志

谢公始有东山之志，后就桓公司马。会有饷桓公药，中有远志。桓取以问谢：“此药又名小草。何一物有二称？”谢未及答，郝隆在座，应声曰：“此甚易解：处则为远志，出则为小草。”谢有愧色。

李卓老云：“郝言误矣。宜云处则为小草，出则为远志。”

兔册

冯道形神庸陋，及为宰相，士人多笑之。刘岳与任赞偶语，见道行而复顾，赞曰：“新相回顾何也？”岳曰：“定见忘持《兔册》来。”北中村墅，多《兔园册》训蒙，以是讥之。册乃徐、庾文体，亦非俚语，但家藏一本，人多贱之。

道闻斯语，因授岳秘书监，赞散骑常侍。盖精于黄老者。

刺严相

世庙时，宫中尝见鬼，多手多目。以问张真人，张不能对。或以王元美博识

，往询之。元美曰：“何必博识？《大学》云‘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’，是说甚么？”盖刺严相也。严闻而衔之。

题何吉阳轴

何吉阳迁，故与黄庠士某以学问友善。吉阳巡抚江西，过家。某青衫来谒，门者不即为通，因散步堂上，环视壁间悬轴，其首则严分宜笔也。遂索前刺，书一绝曰：“椒山已死虹塘谪，天下谁人是介翁？今日华堂诵诗草，始知公度却能容。”门者投之，遽拂衣去。吉阳得诗自惭，亟遣追之，舟去远矣。

二相公庙

韩持国兄弟皆拜相，客欲扁其堂为“三相”。俄持国罢相。东坡戏之曰：“今只可云‘二相公庙’矣！”有朱福二相公庙甚灵。

荆公水利

王介甫为相，大谋天下水利。刘贡父尝造之，值一客献策曰：“梁山泊沃而涸之，可得良田万顷，但未择得利便之地储许水耳。”介甫倾首沉思。贡父抗声曰：“此甚不难！”介甫欣然以为有策，遽问之。曰：“别穿一梁山泊，则足以贮此水矣！”介甫大笑，遂止。

蝗虫感德

王荆公罢相，出镇金陵。时飞蝗自北而南，江东诸郡皆有之。百官饯王于城外。刘贡父后至，追之不及，见其行榻上有一书屏，因书一绝以寄之，云：“青苗助役两妨农，天下嗷嗷怨相公。唯有蝗虫偏感德，又随车骑过江东。”

刺章子厚

章子厚生辰会客，门人林特以诗为寿。客指诵德处工。特颇不平，忽曰：“昔有令画工传神，以其不似，命别为之。凡三四易，画工怒曰：若画得似，是甚模样？”满席哄然。

苏长公在惠州，天下传其已死。后七年，北归，时章丞相方贬雷州。东坡见南昌太守叶祖洽。叶问曰：“世传端明已归道山，今尚尔游戏人间耶？”坡曰：“途中见章子厚，乃回反耳。”

夏言

夏言在礼部时，内阁唯李时一人，夏日夕望入阁。修九庙【累瓦】【鹿瓦】【甬瓦】【皆瓦】不堪者，皆运积东长安街侧，多为有力者潜取用。李时偶与郭武定勋言：“【累瓦】【鹿瓦】类旧皆满目，今何其零落？”郭笑曰：“孰敢窃？皆夏宗伯搬去礼部，躡以望内阁耳。”言虽戏，实得夏心。是年冬，夏遂入阁。

神童

赵司寇乃费阁老同年，每投谒，书“年晚生”。屠应峻曰：“赵老真神童

！”人问其故。云：“费鹅湖二十作状元，年最少。今渠称‘年晚生’，非神童而何？”

束玉

嘉靖间，席都御史书以议大礼称旨，擢礼部尚书，洊加少保兼太子太保。一内臣见其束玉，阳为不识，曰：“此带无乃大理石所为？”

衣金紫

穆宗登极，诏五品以上致政者进阶一级。有一州守被革者，遂称朝列大夫，衣金紫。其弟亦大僚，忽莞尔曰：“恨不数赦，吾兄且腰玉矣！”

讳出外

熙宁中，王仲荀谒一朝士，阍者以不在辞之。王勃然叱曰：“凡人死称不在，汝乃敢出此言！”阍者拱谢曰：“然则当何辞？”王曰：“第云出外可也。”阍者愀然蹙额曰：“我主宁死，却讳出外字面。”

清凉散

刘子仪不能大用，称疾不出。朝士问疾。刘云：“虚热上攻。”石文定在座，云：“只消一把清凉散。”两府用清凉伞也。

束薪监察

唐赵仁奖在王戎墓侧，善歌《黄獐》。景龙中，负薪一束诣阙，云：“助国调鼎。”即除台官。中书令姚崇曰：“此是黄獐耶？”授以当州一尉。惟以黄獐自炫。宋务光嘲之曰：“赵仁奖出王戎墓下，入朱博台中。舍彼负薪，登兹列指。行人不避驄马，坐客惟听黄獐。”有顷见一夫负两束薪。宋指曰：“此合拜殿中。”人问其由。曰：“赵以一束拜监察，此两束，岂不合授殿中？”

不语唾

宪庙永年，言官噤不敢言朝事。孙御医者，素善谗。人问：“生疥何以愈之？”曰：“请六科给事中舔之。”人问故。曰：“不语唾，可治疥也。”

言之无择，不如无言。请看近来章疏，视宪庙时虚实何如？勿欺而犯，吁，难言矣！

元稹

武儒衡在中书时，元稹夤缘宦官，得知制诰，儒衡鄙之。会食瓜，蝇集其上。儒衡挥扇曰：“从何处来，遽集于此！”

有气力

崔湜为吏部侍郎，掌铨。有选人自陈：“某能翘关负米。”湜曰：“若壮，何不兵部选？”答曰：“外人皆云，崔侍郎下有气力者便得。”

泰山之力

张说媚郑鉴，随上封禅，以九品骤至五品。黄幡绰戏曰：“此乃泰山之力也

！”

泰山有丈人峰，故云。后人称妇翁，本此。

安石配享

初，崇宁既建辟雍，诏以荆公封舒王，配享宣圣庙，肇创坐像。未几其婿蔡卞方烜赫用事，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。优人尝因对御戏，为孔子正坐，颜、孟与安石侍侧。孔子命之坐，安石揖孟子居上。孟辞曰：“天下达尊，爵居其一。柯仅蒙公爵，相公贵为真王，何必谦光如此？”遂揖颜子。颜曰：“回也陋巷匹夫，平生无分毫事业。公为名世真儒，位貌有间，辞之过矣。”安石遂处其上。夫子不能安席，亦逊位。安石惶惧，拱手云：“不敢。”往复未决，子路在外，愤愤不能堪，径趋从祀堂，挽公冶长臂而出。公冶为窘迫之状，谢曰：“长何罪？”乃责数之曰：“汝全不救护丈人，看取别人家女婿！”其意以讥卞也。

钻弥远

史丞相弥远用事，选者改官，多出其门。一日制阍设宴，优人扮颜回、宰予。予问回曰：“汝改乎？”曰：“回也不改。”回曰：“汝何独改？”予曰：“钻遂改。汝何不钻？”回曰：“非不钻，但钻之弥坚耳。”予曰：“钻差矣。何不钻弥远？”

有以贿改庶吉士者，假托故事嘲之曰：孔子昔日曾为馆选座师，齐宣王餽缣金万镒，因簪笔而就试焉。卷呈，孔子曰：“王庶几改。”宰我食稻衣锦，私饷旧谷新谷若干。试日，倩游、夏代笔，予直昼寝而已。已而送卷，孔子曰：“于予与改。”颜渊善言德行，乃曰：“钻之弥坚，不若既竭吾才，吾见其进也。”试毕阅卷，孔子以如愚置之，曰：“回也不改。”他日回请故。曰：“汝箠瓢陋巷，出寄百里之命足矣，何复望华选乎？”回因痛哭而死。《笑林评》曰：“孔子非仲尼，乃孔方兄耳！”

孔门弟子

嘉定间，选人淹滞。遇内宴，优人扮古衣冠数人，皆称待选，系是孔门弟子。既而通名，有曰“常从事”者，有曰“于从政”者，有曰“吾将仕”者，各相叹惋，曰：“吾辈久淹于此，日月逝矣，奈何！”旁有一人谓曰：“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，盍诣颜、闵而请教焉？”诸人一时俱往。颜、闵同声答曰：“此夫子事。尔辈须见夫子。”及进见祈哀，夫子不答。众人因退，而相谓曰：“钻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吾辈有文学，且留中国教授。有圭田者，不若退而耕于野也。”于是烘然而散。

韩侂胄

韩侂胄兄弟专权。优人为日者，有问官禄之期。日者厉声曰：“若要大官，须

到大寒！要小官，须到小寒！”

嘉泰末年，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，凡事自作威福，政事皆不由内出。会内宴，伶人王公瑾曰：“今日政如客人卖伞，不油里面。”

又韩侂胄尝以冬月携家游西湖，置宴南园。有献丝傀儡为土偶小儿者，名为“迎春黄胖”。韩命族子判院者咏之。即赋一绝云：“脚踏虚空手弄春，一人头上要安身。忽然线断儿童手，骨肉都为陌上尘。”韩怫然。

五经题

孝宗时，程学士敏政主试，鬻题。优人持鸡出曰：“此鸡价值千金。”问曰：“何鸡而价高如此？”对曰：“程学士家名为五更啼也。”

头场题

万历丙午浙试，一有力者以钱神买初场题中式。主试者锁闱日，得罪杭郡公，郡公衔之。撤棘后，郡公宴主试，密令优人刺之。其日演《荆钗记》，无从发挥。至“承局寄书”出，李成问：“足下何来？”局答曰：“京城来。”成曰：“有新闻否？”曰：“关白内款矣。”成曰：“旧闻。”曰：“贡方物矣。”成曰：“何物？”曰：“一猪。”成曰：“猪何奇而贡之？”曰：“绝大。”成曰：“驴大乎？”曰：“不止。”“牛大乎？”又曰：“不止。”“象大乎？”又曰：“不止。”成曰：“大无过此矣！”曰：“大不可言。且无论其全体，只猪头、猪肠、猪蹄，你道易价几何？”成曰：“多少？”曰：“只头肠蹄亦卖千金！”成曰：“何人买得起？”曰：“一收古董人家。”盖指中式者董姓耳。主试闻之，赤颊，不欢而罢。

钟庸大鹤

魏了翁既当路，未及有经略而罢。临安优人装一生儒，手持一鹤。别一生儒与之邂逅，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姓钟名庸。”问所持何物。曰：“大鹤也。”因倾盖欢然，呼酒对饮。其人大嚼洪吸，酒肉靡有孑遗，忽颠扑于地，群数人曳之不动。一人乃批其颊，大骂曰：“说甚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吃了许多酒食，一动也动不得！”遂一笑而罢。或谓有使其为此以姗侮君子者，京尹乃悉黥其人。

刺大言

光化中，朱朴好大言，自《毛诗》博士登庸。对敷之日，面陈时事数条，每言“臣为陛下致之”。洎操大柄，一无施展，自是恩泽日衰，中外腾沸。内优穆刁陵作念经行者，至御前，曰：“若是朱相，即是非相。”翌日出官。

胡昉大言夸诞，当国者以为天下奇才，力加荐引。一日语坐客云：“朝廷官爵，是买吾曹头颅，岂不可畏！”一客趋前云：“也买脱空。”众大笑。

一片白云

金华一诗人游食四方，实干谒朱紫。私印云“芙蓉山顶一片白云。”商履之曰：“此云每日飞到府堂上。”

半日闲

有贵人游僧舍，酒酣，诵唐人诗云：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僧闻而笑之。贵人问僧何笑。僧曰：“尊官得半日闲，老僧却忙了三日。”

送吏部郎

《宋书》[注：应是南史]：何尚之迁吏部郎，告休定省，倾朝送别于冶渚。及至郡，父叔度问：“相送几客？”答曰：“殆数百人。”叔度笑曰：“此是送吏部郎耳，何关何彦德事？”

孙凤洲诗

长沙有朝士某者，还乡，意气盈满，宾至鼓吹喧阗。一挚友来访。朝士问曰：“翁素好诵诗，近日诵得何诗？”答曰：“近诵孙凤洲赠欧阳圭斋诗，甚有味。”乃朗诵曰：“圭斋还是旧圭斋，不带些儿官样回。若使他人登二品，门前箫鼓闹如雷。”朝士大惭，即辍鼓吹。

照样应容庵

临海金贲亨、仙居应大猷以道义相友善。金谢事家居。应复起用，诣金言别。金曰：“君此出，他日回来，要将一照样应容庵还我。”

惜人品

《谐史》云：某司寇讲学著名。一日于酒次得远信，读毕惨然欲泪。坐中一少年问其故。答曰：“书中云某老生捐馆，不佞悲之，非为其官，惜其人品佳耳。”少年应曰：“不然，近日官大的人品都自佳。”司寇默然。

封公便请乡饮，富家便举善人，中解元、会元便推文脉。末世通弊，贤者不免。悲夫！

元祐钱

崇宁初，斥远元祐忠贤，禁锢学术。凡偶涉其时所为所行，无论大小，一切不得志。伶者对御为戏，推一参军作宰相，据坐宣扬朝政之美。一僧乞给公凭游方。视其戒牒，则元祐三年者，立涂毁之，而加以冠巾。一道士失亡度牒，问其披戴时，亦元祐也，剥其羽衣使为民。一士人以元祐五年获荐，当免举，礼部不为引用；来自言，即押送所属屏斥。已而主管宅库者附耳语曰：“今日于左藏库请得相公料钱一千贯，尽是元祐钱，合取钧旨。”其人俯首久之，曰：“从后门搬入去。”副者举所持梃杖其背曰：“你做到宰相，元来也只好钱！”是时至尊亦解颐。

善天文

张循王名俊。善货殖。伶为术人善天文者，云：“世间贵人，必应天象。用浑

天仪窥之，则见星不见人。今可用一铜钱代。”令窥帝，曰：“此帝星也。”窥秦桧，曰：“相星。”韩世忠，曰：“将星。”至循王，则曰：“不见星。”众骇，再令窥之，曰：“终不见星，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。”满坐大噓。按张循王家多银，每千两铸一毬，目为“没奈何”。子犹曰：本是臭腐之物，而父非此不云慈，子非此不云孝，生非此不遂，名非此不立，虽大圣、大贤、大英雄到此，只得唤他作“没奈何”也！

动手

商则为廩丘尉，值县令丞多贪。一日宴会，起舞。令丞皆动手，则但回身而已。令问其故。则曰：“长官动手，赞府亦动手，唯有一个尉，又动手，百姓何容活耶？”

赵良臣

《西堂纪闻》：梅西野尝与邑大夫会饮。论及时事，云：“先时百姓称官长，止云某老爹。今则不问尊卑，俱呼爷爷矣。”因言吾乡有赵良臣者，延一西宾教子。其宾避主人讳，至《孟子》“我能辟土地”章，改“良臣”二字为“爷爷”，命其子读云：“今之所为爷爷，古之所为民贼也。”

江菘萝刺时语

田大年主政丁优家居，语江盈科曰：“里中人见我贫，有两种议论。一曰：这人蠢，作县六年，尚无房住。一曰：这人巧，富而不露。说蠢可耐，说巧不可耐也！”江曰：“里中俗儿重富不重廉，说我巧倒耐得。”

割碑

颍川有姚尚书墓，其神道碑穹窿高厚，四面均焉。国初州人侍郎某者，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，告之州守。守曰：“何不割三分之二？”或问其故。守曰：“吾欲使后人割侍郎碑者，犹得中分耳。”侍郎闻之，惭悔。

《道余录》

姚广孝著《道余录》，识者非之。张洪曰：“少师于我厚，今死矣，吾无以报，但见《道余录》，辄为焚弃耳。”

赵挺之尝曰：“乡中最重润笔，每一志文成，则大平车中满载相赠。”黄山谷笑曰：“想俱是萝卜瓜齏耳！”赵衔之，自是挤排不遗余力，卒有宜州之贬。

明文天话

近日有达官自刻其文，且问于作者曰：“吾文何如古人？”或对曰：“一代之兴，有一代之文。故汉曰汉文，唐曰唐文。公之文可谓明文也。”其人不悟。杨升庵云：滇中有一先辈，谕诸生读书为文之法甚悉。语毕，问诸生曰：“吾言是否？”一人应曰：“公天人，所言皆天话也！”吴下谓大言曰天话。

鞋底

杨文公亿在翰林时草制，为执政者多所涂削。杨甚不平，因取涂处加以浓墨，如鞋底样，题其旁曰：“世业杨家鞋底。”人问之，杨曰：“此语见别人脚迹。”当时传以为笑。后草制被墨黜者，相谑曰：“又遭鞋底。”

耻见妻子

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机警。有选人被放，诉云：“羞见来路。”李曰：“从何来？”曰：“从浦津关来。”李曰：“取潼关路去。”曰：“耻见妻子。”李曰：“贤室本是相谮，亦应不怪。”

罗隐不第

沈嵩与罗隐从事浙西幕下。主帅出妙妓，众以嫦娥誉之。嵩曰：“嫦娥甚陋，安可及？”帅惊曰：“书记识嫦娥乎？”曰：“嵩两度到月宫折桂，何为不识？”

或云：嵩此言，盖讥隐之不第也。又，江南李氏尝遣使聘越。越人问：“见罗隐给事否？”使人云：“不识，亦不闻名。”越人云：“四海闻有罗江东，何拙之甚！”使人云：“只为榜上无名。”子犹曰：我爱心中锦，人尊榜上名。

腹负

党太尉尝食饱，扞腹叹曰：“我不负汝！”左右曰：“将军不负此腹，恨此腹负将军。”言未尝少出智虑。

书牛字

李义安谒富人郑生，生辞以出。义安乃于门上大书一“牛”字而去。盖讥“牛不出头”也。

书牛可对题凤。

纳粟

岐山王生，循故例纳粟三千斛，授官助教。以厚价市骏马骑乘，每不惬意。医者李生故称壮健，以为价贱。王怪问之。李曰：“驮得三千斛谷，岂非壮健耶？”

边面

武臣陈理从军三十余年，立功十次，谓贺子忱曰：“朝廷推赏，一次轻一次。”贺笑曰：“只为边面一次近一次。”

理宗朝，欲举推排田亩之令，廷绅有言，未行。至贾似道当国，卒行之。时人嘲之曰：“三分天下二分亡，犹把山河寸寸量。纵使一丘添一亩，也应不似旧封疆。”亦此意。

太平幸民

康定中，西戎寇边，王师失律。当国一相以老谢去，亲知就第为贺。饮酣，自矜曰：“某，一山民耳。遭时得君，告老于家，当天下无事之辰，可谓太平幸

民矣！”石中立曰：“只有陕西一伙窃盗未获。”

庾亮

庾亮击苏峻，屡败。陶侃曰：“古人三败，君侯始二。当今事急，不宜数败。”

丛公厉禁

丛兰巡抚淮安，务汰冗费，未免已甚。一滑稽生进言曰：“公尚有禁革未尽者。”丛忻然请教。曰：“裤以蔽形，今两股是虚费也。去一存一，所有多矣。”丛良久曰：“得无不便于行乎？”生曰：“公但禁之，谁敢言不便者？”丛知刺己，乃稍弛厉禁。

六千兵

国朝保国私役营二千治第。伶人为诵诗句曰：“楚歌吹散六千兵。”一人曰：“八千也！”解者曰：“那二千兵为保国公盖宅去矣！”

预借

《行都纪事》：某邑宰因预借违旨，遭按而归。某府府将乃宰公之故旧，因留连而燕饮之。有妓慧黠，得宰罢官之由，时方仲秋，忽歌《渔家傲》：“十月小春梅蕊绽。”宰曰：“何太早耶？”答曰：“乃预借也。”宰大惭。

妲己赐周公

五官将既纳袁熙妻，孔文举与曹公书曰：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。”曹公以文举博学，信以为然。后问文举。答曰：“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。”

滕甫类虞舜

滕甫有弟申，狠暴无礼，其母独笃爱，用是数凌侮其兄，而阍政多紊。章子厚与甫旧狎，一日语之曰：“公多类虞舜，然亦有不似者。”甫究其说。子厚曰：“类者父顽、母嚚、象傲。不类者，克谐以孝耳。”

马希声

马殷卒，子希声居丧不戚，葬之日，顿食鸡【月催-亻】数盘。其臣潘起讥之曰：“昔阮藉居母丧，食蒸豚，何代无贤！”

鸳鸯楼

谢希孟每狎娼。陆象山责之曰：“士君子下昵贱娼，独不愧名教乎？”希孟敬谢，请后不敢。他日复为娼建鸳鸯楼。陆又以为言。谢曰：“非特建楼，且有记。”陆喜其文，不觉曰：“楼记云何？”即口占首句云：“自逊、抗、机、云之死，而天地英灵之气，不钟于世之男子，而钟于妇人。”陆默然。

妖鸟啼春

方圭好为恶诗，逢人即诵数千言，喋喋可憎。一日宋丞相宴客于平山堂，圭谈诗座上。宋恶之。时望见野外一牛，就树磨痒，宋顾坐客胡恢曰：“青牛恃力

狂挨树。”恢应曰：“妖鸟啼春不避人。”合席大笑。圭奋拳击恢，众护得免。

河豚膺本

米元章精于临摹，每借古画，即以临本并还，还使自择，人不能辨其真贋也。杨次翁守丹阳，米过郡，留数日。将去，次翁曰：“今日为君作河豚羹。”其实他鱼，米遂疑而不食。次翁笑曰：“公勿疑，此河豚膺本耳。”

米以临摹夺人书无数。在涟水时，客鬻戴嵩牛图。米借留数日，欲以摹本易之，竟不得。客谓原本牛目中有牧童，摹则无也。子犹曰：造伪工，有时穷。米南宫，输戴嵩。

元钦师

元钦，字思若，色甚黑，时人号为黑面仆射。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。师至，未几逃去。钦以让僧寿。僧寿性滑稽，反谓钦曰：“凡人绝粒七日乃死，始经五朝，便尔逃遁，去食就信，实有所阙。”钦乃大惭，自是待客稍厚。

棘刺丸

孙搯尝服棘刺丸。李谐戏之曰：“卿应自足，何假外求？”

刺医

王仲舒为郎官，与马逢友善，责逢曰：“贫不可堪，何不寻碑志相救？”逢曰：“适见谁家走马呼医，君可待也。”

光福地

袁了凡好谈地理，曾访地至光福，问一村农曰：“颇闻此处有佳穴否？”曰：“小人生长于斯，三十余年矣。但见带纱帽者来寻地，不见带纱帽者来上坟。”袁默然而去。

陆念先

陆念先口无择言，时出微词，乃足绝倒。故与王太守中表戚。太守富甲吴中，而终日蹙迫，甚于嫠人。尝对念先忧贫，语次，念先忽拊髀大呼曰：“嗟乎！如某者，安得三千金以快吾意！”太守亦惊曰：“知兄居贫，唯是朝夕计急耳，胡所费，而骤须三千金？”念先曰：“然，故有所用之。”因屈一指曰：“千金以贍三党戚属暨穷交兄弟。”再屈一指曰：“千金以饭僧暨恤无告乞儿。”又屈一指曰：“千金即以赠弟，令汝展一日眉头也。”

张伯起

苏州王氏仆吴一郎，富而恣，以资得官。尝乘四人轿赴姻家席。张伯起恶之，时有关白之警，乃遽谓吴曰：“近阅邸报，关白已就擒矣。”吴欣然来问。张曰：“关白原是一怪，身長数丈，腰大百围。截其头，重数百斤，碎之而后能举也。”吴曰：“那有此事？”张曰：“只一个鼻头，亦用四人抬之。”吴

不终席而去。吴下称奴为鼻头。

舜禹诗

元祐中，大官有婚于中表者，已涉溱洧之嫌。及夜深，女家索诗。候者张仲素朗吟曰：“舜耕余草木，禹凿旧山川。”坐有李程者应声笑曰：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！”

忠孝奴

一人年老纳二宠，托友祝枝山命名。祝以“忠奴”“孝奴”名之。其人曰：“何所取义？”祝曰：“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。”众大笑。

乡老垦荒

郎瑛与一乡老游山，见荒地数顷，土人曰：“欲送人召粮者。”老人默然久之，语郎曰：“即当载米及铁器，令若干人来垦此地，数年可富矣。”郎曰：“还须载生铁数百斤。”老人曰：“何用？”郎曰：“铸汝不死耳。”

三星

北京吏部前诸小儿卖食物者，常云：“相公每都是三星的，才得到此。”予初不知，问之。曰：“举人进士是福星，岁贡是寿星，纳监的是财星也。”

洗儿诗

东坡频年谪居，尝作《洗儿诗》，曰：“人家养子爱聪明，我为聪明误一生。但愿生儿愚且鲁，无灾无害到公卿。”

国初瞿存斋宗吉一诗云：“自古文章厄命穷，聪明未必胜愚蒙。笔端花语胸中锦，赚得相如四壁空。”其意本东坡《洗儿诗》来。近时杨宗伯月湖，又反其意作诗曰：“东坡但愿生儿蠢，只为聪明自占多。愧我生平愚且蠢，生儿何怕过东坡。”

打甲帐

凡交易事，居间者索私赠，名为“打夹帐”。马仲良督洧墅关，出羨余市田以贍学宫。其价稍厚，一时居间者皆乘之要利。或作语嘲之，云：子路与申枨同坐。子路讥申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枨遂曰：“由也不得其死然。”子路大怒，诉之夫子。夫子曰：“罪在枨。”用牌大书“打申枨”三字送子夏。适子夏丧明，认字不真，惊曰：“谁人打甲帐？”

寓言

子思荐苟变于卫侯。一日子思适卫，变拥簪郊迎，执弟子仪甚恭。变有少子，亦从。子思讶问何人。左右曰：“此苟弟子孩儿。”有梦至上清谒天帝者，见一人戎服带剑而无首，颈血淋漓，手持奏章，而进其词曰：“诉冤臣秦国樊于期，得罪亡奔在燕，有不了事卫荆柯借去头颅一个，至今本利未还。燕太子丹见证。伏乞追给。”天帝览之，蹙额而言曰：“渠

自家手脚也没讨处，何暇还你头颅？”

钟馗生日，其妹具礼贺之。一大鬼愿挑担去。妹作书云：“酒一尊，鬼一个，挑来与兄作庆贺。兄若嫌鬼小，挑担的凑两个。”馗喜，俱命庖人烹之。二鬼相向而泣。小鬼曰：“我被捉来无奈，谁教你挑这担儿？”

明皇与贵妃双陆，命力士伏地，以背承盘。明皇呼“红”，贵妃呼“六”。久之，力士在下呼曰：“须放奴婢起来也掷掷么！”隐“直直腰”。

佛经：昔者菩萨身为雀王，慈心济众。有虎食兽，骨挂其齿，因饥将终。雀王入口啄骨，日日若兹，骨出虎活。雀飞登树，说佛经曰：“杀为凶虐，其恶莫大。”虎闻雀诫敕声，勃然恚曰：“尔始离吾口，而敢多言！”雀速飞去。

口碑部第三十一

子犹曰：古来不肖之人，皇灵不能使忌，天谴不能使雪，而独畏匹夫匹妇之口。何也？皇灵天谴皆不必，而匹夫匹妇之口必也。郑侨采乡校之议，宋华避东门之讴，而輓近庸君如宋理宗，亦谓谏官曰：“尽忠由你，只莫将副本传将外去。”人之多口，信可畏夫！而犹有甘心遗臭由人笑骂者，彼何人哉！集《口碑》第三十一。

世修降表

蜀主孟昶命李昊草降表。前王蜀之亡于唐也，降表亦昊为之。蜀人夜书其门曰：“世修降表李家。”

真正独行生意。

阎立本、姜恪

阎立本精于画，朝野珍之。既辅政，但以俗材应务，无宰相器。时姜恪以战功擢左相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驰誉丹青。”

源休、郭倪

唐源休受朱泚伪官，自比萧何之功，入长安日，首收图籍。时人笑之，目曰：“火迫酈侯。”宋南渡，有郭倪为将，自比诸葛。酒后辄咏“三顾频繁，两朝开济”之句，而屏风、便面一一皆书此二句。未几败于江上，仓惶涕泣而匿。时谓之“带汁诸葛”。正可作对也。

姜师度、傅孝忠

唐河中尹姜师度好沟洫，所在必发众穿凿。虽时有不利，而成功益多。先是太师令傅孝忠善占星纬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傅孝忠两眼朝天，姜师度一心穿地。”

陈和叔、孔文仲

陈和叔为举子，通率少检；后举制科，骤为质朴。时号“热熟颜回”。时孔文仲对制策，言“天下有可叹息痛哭者”。既被斥，和叔曰：“孔生真杜园贾谊

也。”王平甫闻之曰：“‘杜园贾谊’，好对‘热熟颜回’。”

张鷟、董万举

张鷟，号“青钱学士”，以其万选万中。时有明经董万举，九土不第，时嘲曰“白腊明经”。时以为的对。

孔太守

孔太守在任时，聂双江初到，有“三耳无闻，一孔不窍”之谣。近年又有“松江同知贪酷，拚得重参；华亭知县清廉，允宜光荐”之对。时潘天泉为同知，名仲骞；倪东洲为华亭县尹，名光荐故也。

严子陵

凌某拜严介溪为父，人称“严子陵”。后有缙绅王姓者，抱他人子为孙，世即对为“王孙贾”。

鸱鸢公

《水南翰记》：南京国子监有鸱鸢。祭酒周洪谟令监生能捕者，放假三日，人目为“鸱鸢公”。其后刘先生俊为祭酒，好食蚯蚓，监生名之曰“蚯蚓子”，以为对。

陈仪、窦俨

梁颢在翰林时，胡旦知制诰院，赵昌言为枢密副使，陈仪、窦俨俱为三司盐铁副使。五人者且夕饮会，茶觞壶矢，未尝虚日。每沉醉，夜分方归。金吾吏逐夜候马首声喏。仪醉，以鞭指其吏曰：“金吾不惜夜，玉漏莫相催。”于是谚曰：“陈三更，窦半夜”。

汤一面

汤胤勳博学英发，成化初，言者荐以将才，有“才兼文武，可当一面”之语。时号“汤一面”。及镇陕西孤山，有故人来谒，留饮。值报虜薄城下，汤语故人曰：“先生姑且酌，吾往，生擒胡雏来并睹。”方出城，有胡匿沟中，一箭中咽而死。人又号曰“汤一箭”。

沈度、许鸣鹤

永乐间，沈度以能书为学士，许鸣鹤以能文为中书。朝中语曰：“学士不能文，中书不能书。”

晋帝奕

晋帝奕夙有痿疾，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，生子以为己子。百姓歌之曰：“凤凰生一雏，天下莫不喜。本言是马驹，今定成龙子。”

和事天子

中宗朝，监察御史崔琬对弹宗楚客，楚客忿然作色。上命结为兄弟，以和解之。时人谓之“和事天子”。

昭宗尊号

唐昭宗尝曰：“朕东西所至，祸难随之。愿避贤者路。”人戏上尊号曰“避贤招难存三奉五皇帝”。三，谓一后二昭仪，五，谓朱全忠、王行瑜，李克用、李茂贞、韩建五镇。

恶发殿

钱武肃王鏐所居殿，名“握发”。吴音“握”“恶”相乱。钱唐人遂谓曰：“此大王恶发殿也。”

麒麟楮

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楮，或问之。曰：“今假装麒麟，必修饰其形，覆之驴上。及去其皮，还是驴耳。”

两李益

李君虞以礼部尚书致仕。有宗人庶子同名，俱出于姑臧。时人谓尚书为“文章李益”，庶子为“门户李益”。

李尚书门地不薄，而以文章独伸。孰谓文章不值钱！

三不开相公

五代废帝时，马胤孙为相，时号“三不开相公”：入朝印不开，见客口不开，归宅门不开。”

三旨相公

王珪相神宗十六年，无所建明。时称“三旨宰相”：进呈云“取圣旨”，可否讫云“领圣旨”，退谕察事者云“已得圣旨矣”。

三觉侍郎

赵叔问为天官侍郎，肥而喜睡，又厌宾客，在省还家，常挂歇息牌于门首。呼为“三觉侍郎”，谓“朝回、饭后、归第”也。

《外史棹机》二事

徐光溥为相，喜论事，为李昊等所嫉。后不言，每聚议，但假寐而已，时号“睡相”。

蜀韦嘏，唐相贻范之子。仕孟昶时，历御史中丞，性多依违，时号“软饼中丞”。

阁老饼

丘文庄自制饼，软腻适口。托中官进上。食之，嘉，命司膳监效为之。不中式，俱被责，因请之丘。丘靳不以告。由是京师盛传为“阁老饼”。

刘棉花

成化中，内阁刘吉丁外艰起复，百媚科道以免弹劾。弘治改元，侍读张升数其十罪，反为御史魏璋所劾，左迁。世以吉耐弹，目为“刘棉花”。

两字尚书

成化间，上患舌涩，诸司御前奏事，准行者苦答“是”字。鸿胪卿施纯彦请易“照例”二字，上答甚便，寻擢尚书。时人嘲曰“两字尚书”。

襄样节度

襄阳人善为漆器，天下取法，谓之“襄样”。及于司空为帅多暴，郑元镇河中，亦暴。远近呼为“襄样节度”。见《国史补》。

白兔御史

王弘义始贱时，求傍舍瓜，不与。及为御史，乃腾文言园有白兔。县为集众捕逐，畦蔬无遗。内史李昭德曰：“昔闻苍鹰狱吏，今见白兔御史。”

驮官人

曹钦谋逆，已杀寇深，又索王尚书翱。王正在一室，窘迫。一主事长大多力，遽负之逸。王后擢此人要津。时呼为“驮官人”。

杨仲嗣、魏伯起

《金载》云：杨仲嗣躁率，魏光乘目为“热熬上猢猻”。《北史》：魏伯起在京洛，轻薄尤甚，人号为“惊蛰蝶”。

李拾遗

周右拾遗李良弼奉使北蕃，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，临以白刃。弼惧，勉食，一盘并尽，乃放还。人诮之曰：“李拾遗能食突厥之遗。”

度宗榜

度宗崩，幼君谅阴。榜第一名王龙潭，二名路万里，三名胡幼黄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龙在潭，飞不得；万里路，行不得；幼而黄，医不得。”

城隍墙上画

洪武间，有人画僧顶一冠，一道士顶十冠，蓬松其发，一断桥，甲士与民各左右立而待渡，揭于城隍墙上。朝廷见之，敕教坊司参究其事以奏。明日奏云：“僧顶冠，有官无法，道士十冠，官多法乱，军民立桥边，过不得。”自后法网稍宽，盖以滑稽而谏者。

朱勔

宣和间，亲王及戚畹入宫者，辄得金带、关子。得者，旋填姓名鬻之，即卒伍屠沽，自一命以上皆可得。朱勔家奴，服金带至有数十人。时云：“金腰带，银腰带，赵家世界朱家坏。”

师王

韩侂胄擅权日，一时献佞者皆称“师王”。参议钱象祖尝谏用兵，与有隙，史弥远因与合谋，既罢相，遂私批杀之。宁宗不知也。都下语曰：“释迦佛中间坐，胡汉神立两傍。文殊、普贤自斗，象祖打杀师王。”

十七字谣

淳祐间，史嵩之入相。以二亲年耄，虑有不测，预为起复之计。时马光祖未卒哭，起为淮东总领；许堪未终丧制，起为镇江守臣。里巷为十七字谣曰：“光祖做总领，许堪为节制。丞相要起复，援例。”

淳祐间，车驾幸景灵宫，太学、武学、宗学诸生俱在礼部前迎驾。有作十七字诗曰：“驾幸景灵宫，诸生尽鞠躬。头乌身上白，米虫。”盖讥其岁糜廩禄，不得出身，年年唯迎驾耳。

张士诚有养士之誉，凡不得志于时者，争趋附之。美官丰禄，富贵赫然。有为北乐府讥之云：“皂罗辫儿紧扎梢，头戴方檐帽，穿领阔袖衫，坐个四人轿，又是张吴王米虫儿来到了。”语本此。后城破，无一人死难者。

伪周用王敬夫、蔡彦文、叶德新三人谋国事，而抵于亡。丁未春，伏诛于南京，风干蔡、叶之尸于称竿者一月。先是民间作十七字诗云：“丞相做事业，专用黄、蔡、叶。一夜西风来，干鳖。”后竟验焉。

王婆醋钵

张士诚据有平江日，松江俞俊以贿通伪尹郑焕，署宰华亭。用酷刑脔剥，邑民恨入骨髓。袁海叟有诗曰：“四海清宁未有期，诸公袞袞正当时。忽然一日天兵至，打破王婆醋钵儿。”或者不知醋钵之义，以问叟。叟曰：“昔有不轨伏诛，暴尸于竿。王婆买醋，经过其下。适索朽尸坠，醋钵为其所压，着地而碎。王婆年老无知，将谓死者所致，顾谓之曰：‘汝只是未曾吃恶官司来！’”闻者皆绝倒。

落指君子

晋江刘明府震臣，先年令常熟，极有吏才，但法尚严峻。尝枉征财课，百姓痍狱中、毙杖下者，十而九矣。又拷掠之惨，至于手足指堕。于是虞人歌之曰：“落指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

桑渐

桑渐为孟州佾判。或誉县长“明似镜，平似秤”。渐不然其言，抑之曰：“却被押司走上厅，打破镜，踏折秤。”

常州守谣

《马氏日抄》云：常州守莫愚巧于取贿，而纠察郡吏使无所得。郡人为之语曰：“太守摸鱼，六房晒网。”继莫者叶蓁，有廉操，而律下不严，吏曹得行其诈。又为语曰：“外郎作鲜，太守拽罾。”言劳而无获也。

近来贪吏，多与六房通气揽事。时又语曰：“六房结网，知县摸鱼。”

刘宠庙

一钱太守刘宠庙，在绍兴钱清镇。王叔能过庙下，赋诗曰：“刘宠清名举世传

，至今遗庙在江边。近来仕路多能者，也学先生拣大钱。”

今日拣大钱者，必要生祠碑记。正为刘宠之有庙也。

杨太守、刘知县

成化中，有汝宁杨太守甚清，其附郭汝阳刘知县甚贪。太守夜半微行，至一草舍。有老妪夜绩，呼其女曰：“寒甚。”命取瓶中酒。酒将尽，女曰：“此一杯是杨太爷也。”复斟一杯，曰：“此是刘大爷。”盖酒初倾，则清者在前，后则浊矣。闻者赋诗曰：“凭谁寄语临民者，莫作人间第二杯。”

洪奉使

宋绍兴辛巳，葛王篡位，使来修好。洪景卢往报之，入境，与其伴使约用敌国礼。伴许诺。故沿路表章，皆用在京旧式。未几，乃尽却回，使依近例易之。景卢不可。于是扃驿门，绝供馈，不得食者一日。又令馆伴者来言。景卢惧留，不得已，易表章授之，供馈乃如礼。景卢素有风疾，头常微掉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一日之饥禁不得，苏武当时十九秋。寄语天朝洪奉使，好掉头时不掉头。”

景龙嘲语

景龙中，洛下淋雨百余日。宰相令闭场市北门以弭之，卒无效。人嘲曰：“礼贤不解开东阁，燮理唯能闭北门。”

天竺观音

孝宗时大旱，有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。或作诗曰：“走杀东头供奉班，传宣圣旨到人间。太平宰相堂中坐，天竺观音却下山。”赵温叔雄由是免相。

贩盐

贾似道令人贩盐百艘至临安。太学生有诗云：“昨夜江头涌碧波，满船都载相公醪。虽然要作调羹用，未必调羹用许多。”贾闻之，遂以士人付狱。

量田

成化初，邢公宥为苏州。以郡中久荒，陂荡起税，民心颇怨。有投诗刺之者，曰：“量尽山田与水田，只留沧海共青天。渔舟若过闲洲渚，为报沙鸥莫浪眠。”一作杨贡事。

尹翰林诗

宣德中，简太学生年五十以上，放归田里。而儒生应贤良方正举者，辄得八品官。尹翰林岐凤有诗曰：“五十余年做秀才，故乡依旧布衣回。回家及早养儿子，保了贤良方正来。”

修《续通鉴》

景泰间，修《续通鉴纲目》。开馆时，三阁下奏本院官怠缓，完期不可必，因

各荐所知。于是丁参议理等皆被召。聂大年教授扶病入馆，退食松林下，经宿物故。又章主事谏病，刘治中实老。时刘宣化讥之曰：“昔人云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史馆备矣。”一日丁参议与宋尚宝怀尚气，失色忿詈。馆中陈缉熙成一诗，谑云：“参议丁公性太刚，宋卿凌慢亦难当。乱将毒手抛青史，故发佗言污玉堂。同辈有情难劝解，外郎无礼便传扬。不知班、马、韩、苏辈，曾为修书闹几场？”明日，二人悔恨，自解谢曰：“勿更貽斯文笑也。”

魏扶

大中元年，魏扶知礼闱入贡院，题诗曰：“梧桐叶落满庭阴，锁闭朱门试院深。曾是昔年辛苦地，不将今日负前心。”及碟出，为无名子削为五言，以讥之。

丁丑庚辰榜

万历丁丑，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。庚辰，懋修复登鼎元。有无名子揭口占于朝门曰：“状元榜眼姓俱张，未必文星照楚邦。若是相公坚不去，六郎还作探花郎。”后俱削籍。故当时语曰：“丁丑无眼，庚辰无头。”

徐干《中论》

正德某科士子，中场用徐干《中论》全篇而得高第。明年，海内之士，交相谓曰：“徐干《中论》，翰林先生所最重也。”于是购《中论》而读者纷然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秀才好请客，徐干偶撞席。也只好一遭，良会难再得。”

吴伯通

吴伯通为浙省学道，取士专看工夫。时初学作文多不根，取者甚少，乃群往御史台求试。御史复发吴公。吴出题“鼃鼃蛟龙鱼鳖生焉”，论题乃一“滚出来”，文难措辞，而论又性理，甚为吴所辱。有嘲之者曰：“三年王制选英才，督学无名告柏台。谁知又落吴公网，鱼鳖蛟龙滚出来。”

被黜诗

天顺初，有欧御史校士，去留多不公。富室子弟惧黜者，或以贿免。昆山郑文康送一被黜生诗，末云：“王媵本是倾城色，爱惜黄金自误身。”

倭房公

万历初，有房御史督学，以贿著。轻薄子改杜牧之《阿房宫赋》为“倭房公”以讥之。首云：“沙汰毕，督学一。文运厄，倭房出。横行一十三府，扰乱天日。”中云：“米麦荧荧，乱圈点也。枷锁扰扰，假公道也。湖流涨腻，苞苴行也。批搥横斜，门子醉也。雷霆乍惊，试案出也。人人骇忧，漫不知其所谓也。孔方先容，虽媵亦研。十目所视，而莫掩焉。有不可闻者，遗臭万年。”详载《戒庵漫笔》。

楚中二督学

嘉靖间，楚中督学吴小江有爱少之癖。冠者多去巾为髻年应试。嘲者曰：“昔日峨冠已伟然，今朝中角且从权。时人不识予心苦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其后曾省吾代之，所拔亦多弱冠。一生遂自去其须。及入试，居四等，应朴责。曾乃怨年长者，而责少者，此生遂以无须受责。嘲者曰：“昨日割须为便考，今朝受责加烦恼。头巾纱帽不相当，有须无须皆不好。”见《谐藪》。

童生府试

浙直童子试，府取极难，非大分上，即晁、董不自必也。湖州一朝士，妻舅乃显者，又一士，脱细君簪珥营之，俱获进院入泮。长兴吴生戏为令曰：“湖州有一舅，乌程添一秀。舅与秀，人生怎能勾！佳人头上金，才子头上巾。金与巾，世间有几人？外面无贵舅，家中无富婆。舅与婆，命也如之何！”

胡御史、张少傅

嘉靖壬辰，北直隶学院胡明善待士惨刻，庠序甚怨。以私取房山所窠石为碑，事发，拟侵盗园林树木。以石窠近皇陵故也。是年七月间，彗星见东井，自辛卯至是已三见。有旨令大臣自陈，张少傅孚敬遂致仕。或为句以纪其事，云：“石取西山，胡明善殃从地起，星行东井，张孚敬祸自天来。”又曰：“彗孛扫除无驻足，石碑压倒不翻身。”

赵鹤、江潮

赵鹤督学东省过严，竟以此罢官。江潮代之，亦风裁凛然。诸生题壁云：“赵鹤方剪羽翼，江潮又起风波。”

真希元

端平间，真希元应召而起。百姓仰之，若元祐之仰涑水也。时楮轻物贵，市井喁喁为之语曰：“若要百物贱，直待真直院。”及入朝，进对，首以“正心诚意”为言。愚民无知，以为不切时务，遂续前语曰：“吃了西湖水，打作一锅面。”继参大政，未及有所建置而薨。

王文成二高弟

陆澄，字原静，王文成公之高弟也。始张、桂议大礼，澄以邢部主事上疏攻之，旋以忧去。服阙至京，复上疏，称张、桂为正论，而悔前之失言。上理其前疏，谪广东高州通判。又徐珊，亦文成高弟也。癸未会试，以策问诋文成学，拂衣而出，天下高之。后选得辰州贰府，坐侵军晌事缢死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君子学道则害人，小人学道则缢死也。”

《谗浪》云：耿宗师倡道南畿，令有司聚徒讲学。吾松生员杨井孙、林士博为首。及井孙以杀嫂致狱，林执手送之别，泣甚哀，曰：“吾道南矣！”闻者捧腹。

金鼓诗

至正间，风纪之司，赃污狼籍。是时金鼓音节迎送廉访使，例用二声鼓、一声锣。起解强盗，则用一声鼓、一声锣。有轻薄子为诗嘲曰：“解贼一金并一鼓，迎官两鼓一声锣。金鼓看来都一样，官人与贼不争多。”

海寇郑广既受招安，使主福之延祥兵。每朔望，谒阍帅，群僚鄙之，不与言。一日，群僚方坐论诗，广忽起曰：“某亦有拙句，白之可乎？”众属耳。乃吟曰：“郑广有诗上众官，文武看来总一般。众官做官却做贼，郑广做贼却做官；”然则官贼之溷，自宋已然矣。

痴床

宋时，侍御史号杂端，最为雄剧。台中会聚，则于座南设横榻，号南床，又曰痴床。言登此床者，踞傲如痴。

南吏部

国朝吏部之权俱在北曹，南曹殊落莫。唯考察年，南京官五品以下，黜调皆在其手，声势赫奕。过此，则又如常矣。都下谣曰：“今日南京真吏部，明朝吏部又南京。”

名帖大字

近来宦途好胜，书名竟作大字。有人嘲云：“诸葛大名垂宇宙，今人名大欲如何？虽于事体无妨碍，只恐文房费墨多。”

海公

海公巡抚南国，意主搏击豪强，因而刁风四起。有投匿名状者，曰：“告状人柳跖，告为势吞血产事：极恶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，倚父孤竹君历代声势，发掘许由坟墓。被伊族告发，恶又贿求嬖臣鲁仲连得免。今某月日，挽出恶兄柳下惠，捉某箍禁孤竹水牢，日夜痛加炮烙极刑，逼献首阳薇田三百余亩。有契无文，崇侯虎见证。窃思武王至尊，尚被叩马羞辱，何况区区蝼蚁！激切上告。”海公见状，颇悔前事，讼党少解。

《杨妃病齿图》

冯海粟题《杨妃病齿图》云：“华清宫，一齿痛；马嵬坡，一身痛；渔阳鼙鼓动地来，天下痛！”

九龙庙

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，然只一妃，土人谓冯瀛王之女也。司马仲才戏题诗云：“身既事十主，女亦配九龙。”过客读之，无不笑。

荒年谣

荒年百物腾涌，颇艰饮啖。杭人戏作诗曰：“丰年人不觉，家家喜饮酒。荒年要酒吃，除却酒边酉。”言饮水也。又曰：“丰年人不觉，鹅肉满案绕。荒年要鹅吃，除却鹅边鸟。”言杀我也。谑亦有意。

郑世尊

或谓不肖子倾产破业，所病不瘳，其终奈何。司马安仁曰：“为郑世尊而已。”盖郑子以李娃故，行乞于市，几为馁鬼。佛世尊欲与一切众生结胜因缘，遂于舍卫次第乞食。合二义以名之。

龟兹王

乌孙公主遣女至汉学鼓琴，还过龟兹。龟兹王绛宾留以为夫人，上书言得尚汉外孙，愿与公主女俱入朝。自是数来朝贺。乐汉衣服制度，归其国，治宫室，作徼道周卫，出入传呼，撞钟鼓，如汉家仪。外国胡人皆曰：“驴非驴，马非马，若龟兹王，所谓骡也。”

凡婢效夫人妆，田舍翁好清，小家子通文，暴富儿学大家规矩，三脚猫拽拳使棒，皆可唤作“龟兹王”矣。

灵迹部第三十二

子犹曰：凡有道术者，皆精神之异于常人者也。真有真精神，幻亦有幻精神。冬起雷，夏造冰，几于镂天雕地矣。非精神能感召，其然耶？下至一技之工，一虫之戏，亦必全副精神与之娴习而后能之。拜树而树应，诵驴而驴灵，非真并非幻也，精神之至也。精神无伪，伪极亦是真也。恒言遇所不能，辄谓仙气。余意凡道术止是如此，无二法门。集《灵迹》第三十二。

顶穴乳穴

唐时，西域僧伽居京师之荐福寺，常独居一室。顶上有穴，恒以絮窒之。夜则去絮，烟气从顶穴中出，芬芳满室。

石勒时，有佛图澄者，左乳旁有一穴，恒就水洗灌肠肺，以絮窒之。夜欲读书，辄拔絮，则光自穴出，一室洞明。

二小儿登肩

天竺僧鸠摩罗什阐教于秦。一日忽下高座，谓秦主兴曰：“有二小儿登吾肩，欲障，须妇人。”兴遂以宫女进之，一交而生二子。自尔别立廨舍，供给丰盈。诸僧有欲效之者，什聚针盈钵，谓曰：“若能相效食此者，乃可畜室。”

因举匕进针，不异常食。

鸣鸠和尚

《云溪友议》云：邓州和尚日食二鸠。有贫士求餐，分二足与食。食既，僧盥嗽，双鸠从口出，一能行，一甸甸在地。士惊愕吐饭，二足亦出，号“南阳鸣鸠和尚”。

香阁黎

香阁黎者，莫测其来。止益州青城山寺。时俗每至三月三日，必往出游赏，多

将酒肉酣乐。香屡劝之，不断。后因三月，又如前集。香令人穿坑，方丈许，忽曰：“檀越等常自饮啖，未曾见及，今日须餐一顿。”诸人争奉肴酒。随得随尽，若填巨壑。至晚曰：“我大醉饱，扶我就坑，不尔污地。”及至坑所，张口大吐。雉肉自口出，即能飞鸣；羊肉自口出，即能驰走，酒浆乱泻，将欲满坑，鱼虾鹅鸭，游泳交错。众咸惊嗟，誓断宰杀。

咎老

长寿寺僧咎，言他时在衡山，村人为毒蛇所噬，须臾而死，发解肿起尺余。其子知咎老有术，遂迎咎至。乃以灰围其尸，开四门，先曰：“若从足入，则不救矣。遂踏步握固，久之蛇不至。咎大怒，乃取饭数升祷蛇形，咀之，忽蠕动出门。有顷，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，径吸其疮。尸肿渐低，蛇匍缩而死，村人乃活。

孤月僧

孤月擅异术。行桥上，会女妇乘肩舆至，骂僧不避。顷之，舁夫下桥复上，往返数度，犹不能去。旁人曰：“必汝犯月大师耳，一可拜祈之。”僧曰：“吾有何能，尔自行耳。”言讫，舁夫足轻如故。

散圣长老

《猿园》：江长老者，桃源江副使盈科之族也。受良常山上真秘法，号“散圣长老”。能取生鸡卵二十枚，置臼中杵之，鸡卵纷然跃起，复入臼中，如是者数四，无一损坏。

左元放

左慈，字元放，庐江人也。曹公尝闭一石室中，使人守视。断谷期年，乃出之，颜色如故。公谓必左道，欲杀之。慈已预知，为乞骸骨。公曰：“何以忽尔？”对曰：“欲见杀，故求去。”公曰：“无之。”乃为设酒。慈拔簪画杯，酒中断。即饮半，半与公。公未即饮，慈尽饮之。饮毕，以杯掷屋栋，举坐莫不视杯，良久乃坠，已失慈矣。寻问之，还其所居。公益欲杀之，敕收慈。慈走入群羊中，俄有大羊前跪而曰：“为审尔否？”吏相谓曰：“此跪羊，慈也。”欲收之。群羊咸向吏言曰：“为审尔否？”

《神仙传》云：曹公害左慈。慈目眇，葛布单衣。至市视之，一市十万人，皆眇一目、单衣，无非慈者，竟不知所在。

笔仙

昔有高士，置笔竹筒，买者置钱其中，笔自跃出。号“笔仙”。

咒桃斗

樊夫人与夫刘纲俱有道术，各自言胜。中庭有两桃树，夫妻各咒其一，桃便斗。纲所咒桃，走出篱外。

种瓜

吴时有徐光者，尝从人乞瓜，其主勿与。便索瓜子种之。俄而瓜生蔓延，生花成实，乃取食之，因遍给观者。鬻者反视，所出卖皆亡耗矣。

殷七七

道人殷七七，尝在一官僚处饮酒，有佐酒倡优共笑侮之。殷白主人，欲以二栗为令。众喜，谓必有戏术。乃以栗巡行，接者皆闻异香。唯笑七七者，栗化作石，缀在鼻，掣拽不落，秽气不可闻。二人共起狂舞，花钿委地，相次悲啼；鼓乐皆自作。一席之人，笑皆绝倒。久之祈谢，石自鼻落，复为栗，花钿悉如旧。

轩辕集

罗浮先生轩辕集善饮，虽百斗不醉。夜则垂发盆中，其酒沥沥而出。唐宣宗召入内庭，坐御榻前。有宫人笑集貌古，须臾变成老妪，遂令谢先生，而貌复故。

陈七子

陈复林者，号陈七子。尝于巴南太守筵中，为酒妓所侮。陈笑视其面。须臾，妓者髯长数尺。泣诉于守，为祈谢。陈咒酒一杯，使饮之，髯便脱落。

孙道人

孙道人有异术。尝画墨圈于掌中，遥掷人面，虽洗之不去。顷之，以手挥曰：“当移着某人臂上。”虽重裘之内，而圈已在臂矣。尝至吴中，为小妓所侮。孙顾卖桃人担云：“借汝一桃。”遂拾以掷其面，妓右颊遵赤肿如桃大，楚不可忍，哀祈再四。乃索杯咒之，取下仍是一桃，妓肿遂消。此万历己酉年间事。

又孙道人至一大家，见鱼池绝大，问：“鱼有数否？”主人曰：“不知。”孙曰：“可数也”。乃命二童子持一长绳跨池相向而立，孙按绳徐掠池水，至半，止，连呼“双来双来”。顾童子曰：“紧持而数之。”鱼大小成对，从绳上跃过。一童大笑，绳脱，鱼遂群跃焉。

李秀才

《广记》：虞部郎中陆绍，元和中，尝看表兄于定水寺。因为院僧具密饵时果，并招邻院僧。良久，与一李秀才偕至。乃环坐，笑语颇剧。院僧顾弟子煮茗，巡将匝而不及李。陆不平，为言之，院僧颇出谩语。李怒，僧犹大言不止。李乃白座客：“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。”因袖手据两膝，叱其僧曰：“粗行阿师，争敢无礼！柱杖何在，可击之！”其僧房门后有筇杖子，忽跃出连击其僧。时众亦有闭护，杖伺人隙捷中，若有物执持者。李复叱曰：“捉此僧向墙！”僧乃负墙拱手，色青气短，唯言乞命。李又曰：“阿师可下阶。”僧又趋

下，自投无数，衄鼻败颡不已。众为请之。李徐曰：“缘衣冠在，不能杀此为累。”因揖客而去。僧半日方能言，如中恶状，竟不之测矣。

针奴脚

前凉张存善针。有奴好逃亡，存行针缩奴脚，不得动。欲使，更以针解之。

杖虎

于子仁湖广武冈州人，洪武乙丑进士。知登州府，部有诉其家人伤于虎者。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，卒泣不肯行。子仁笞之，更命他两卒。两卒不得已，入山，焚其牌。火方息而随至，弭耳帖尾，随行入城，观者如堵。虎至庭下，伏不动。子仁厉声斥责，杖之百而舍之。虎复循故道而去。

按子仁有异术，以妖惑被讦，逮诏狱死，弃其尸。家人既发丧，一夕忽闻叩门声，问之，则子仁也。自言不死，亦不自晦，日与故旧游宴。或泛舟，不用篙楫，舟逆水而上，以为戏乐。里人刘氏，其怨家也。以铁索系之，诣阙奏状。一日忽失子仁所在，但存铁索而已。刘坐欺妄，得重谴云。

葛孝先

葛玄，字孝先。尝与宾同坐，复有来者，出迎之，坐上又有一玄与客语。时天寒，玄谓客人曰：“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，请作火，共使得暖。”玄因张口吐气，赫然火出，须臾满屋，客尽得如在日中。尝与客对食，食毕，嗽口，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，飞行作声。良久张口，群蜂还飞入口中，玄嚼之，故是饭也。手拍床，虾蟆及诸虫飞鸟燕雀鱼鳖之属，使之舞，皆应弦节如人。玄止之，即止。

瓶隐

申屠有涯放旷云泉，常携一瓶，时跃身入瓶中。时人号为“瓶隐”。

马湘

马湘字自然，杭州盐官人。治道术，尝南游霍桐山，夜投旅舍宿。主人戏言：“客满无宿处，道士能壁上睡，即相容。”湘跃身梁上，以一脚挂梁倒睡。适主人夜起，引烛照见，大惊异。湘曰：“梁上犹能，况壁上乎！”俄而入壁渐没。主人拜谢，乃出。或言“常州城中鼠极多”，湘书一符，令帖于南壁下。有一大鼠相率群鼠，莫知其数，出城门去。自是城内绝鼠。

蓝乔

蓝乔字子升，循州龙川人。与吴子野同登汴桥，买瓜欲食。乔曰：“尘埃扑瓜，当与子入水中啖尔。”因持瓜涌身入河。吴注目以视，时有瓜皮浮出水面。至夜不出，吴往候其邸，已酣寝矣。徐张目曰：“波中待子食瓜，何久不至？”

纸月取月留月

《宣室志》云：杨晦八月十二日夜谒王先生。先生刻纸如月，施垣上，洞照一室。又唐周生有道术，中秋谓客曰：“我能取月。”以筋数百条，绳而驾之，曰：“我梯此取月。”俄以手举衣，怀中出月寸许，清光照烂，寒气入骨。

《三水小牒》云：桂林韩生嗜酒，自言有道术。一日欲自桂过湖，同行者二人，与俱止郊外僧寺。韩生夜不睡，自抱一篮，持匏杓出就庭下。众往视之，见以杓酌取月光，作倾泻状。韩曰：“今夕月色难得，恐他夕风雨夜里，留此待缓急尔。”众笑焉。及明日，空篮敝杓如故，益哂其妄。舟至邵平，共坐至江亭上，各命仆市酒期醉。会天大风，日暮，风益急，灯烛不能张。众大闷，一客忽念前夕事，戏黩韩曰：“子所贮月光今安在？”韩抚掌曰：“几忘之。”即狼狈走舟中，取篮杓一挥，则白光燎焉见于梁栋间。如是连数十挥，一坐遂尽如秋天晴夜，月光潋滟，秋毫皆睹。众乃大呼痛饮。达四鼓。韩复酌取而收之篮，夜乃黑如故。

孙福海

成化间，金陵孙福海有妻子而精道教，凡祈天遣鬼，无不应者。又有戏术。尝与少年辈同纳凉，有美妇四、五至，少年目孙而笑。孙曰：“汝欲见其足耶？”即画地为一字。妇至，见画处如巨沟然，即跃而足见。

张七政

唐张七政，荆州人，有戏术。尝画一妇人于壁，酌酒满杯，饮之至尽，画妇人面赤。

金箔张

《猗园》云：国初平阳金箔张者，以世造金箔得名。其子二郎聪隽不凡，少遇仙流，授以《鹿卢躄经》一卷，遂得乘躄之术。闾里骇其所为。一日有羽衣人过其门，曰：“家师亦挟小奇术。二郎不弃，明日遣骑相迎。”黎明，果有两童子，各乘一龙，自云中下，复牵一龙，请二郎乘坐。龙狞甚，昂首不伏。童子出袖中软玉鞭鞭之，二郎乃腾身而上。行数里，至一山谷中，极花木泉石之胜。俄达茅庵，羽衣人已在门矣。传呼延入，见一道人庞眉古服，坐匡床之上，双足卸挂壁间，相去犹寻丈也。二郎欲拜，道人曰：“且上勿前。老汉久卸膝盖骨以自便，倚足于壁，不踏世上红尘矣。今日不免为郎君一下床也。”于是挥手招壁间，双足自行，前著膝上，辐凑如常人。遂下床，具宾主礼，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。茶至，则一无首童子也。道人责曰：“对佳宾，乃简率若此乎？可速戴头来！”童子举手扞其颈，遽入室取头戴之，复出，供茶如初。

李福达

李福达一日至苏州，欲税宅城中。遍阅数处，辄憎湫隘。佞人怪之。李曰：“卿莫管我，所挈细小什器颇多，必须宽敞始得。”佞人以为戏言。后看下

一大姓空宅子，前厅后堂，洞房连闳，意甚乐之。与税赁毕，李便入宅，从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，纵横不离数寸，凡衣服饮食、床褥卧具、屏障几席釜甑，一切资生之物，尽从中出。又于函中掣出妇人男子凡数辈，皆其妾媵使令。又有十余小儿，皆衣五彩。佻人震怖，便狂走。李笑而不言。久之，将行，还复摯此妇人、男子、小儿、诸器玩，一一悉纳石函中，仍袖而去。

最后福达客黄浦上朱恩尚书家。朱公好道，礼为上客。或厨傅稍有不饬，李知是内人慢之，咒其室中器皿服玩，使斗击。庭下所曝筐筥，一一历阶而上。内人悔过，乃止。

外国道人

《灵鬼志》：有道人外国来，解含刀吐火。行见一人担担，上有小笼子，可受升余。语担人云：“吾步行疲极，欲寄君担。”担人以为戏也，应曰：“自可尔。君欲何许自厝？”答云：“若见许，正欲入笼子中。”担人愈怪之，乃下担。入笼中，笼更不大，其人亦不更小。担之亦觉重于先。既行数里，树下住食。担人呼共食。云：“我自有食。”不肯出，止住笼中，饮食器物罗列，肴膳丰腆亦办。乃呼担人食。未半，语担人“我欲妇共食”。腹中吐出一女子，年二十许，衣裳容貌甚美。二人共食。食饮竟，其夫便卧。妇语担人曰：“我有外夫，欲来共食。夫觉，君勿道之。”妇便口中出少年丈夫。此笼中便有三。有顷，其夫动如欲党，妇便以外夫内口中。夫起，语担人曰：“可去。”即以妇内口中，及食器物。此人既至国中，有一家大富贵，财巨万而性慳吝。语担人云：“试为君破慳。”即至其家。有好马，甚珍之，系在柱上，忽失去，寻索不得。明日见马在五升甕中，终不可破。便语曰：“君作百人厨，以周一方穷乏，马得出耳。”主人如其言，马还在柱下。明早其父母在堂上，忽然不见，举家惶怖。开装器，忽然见父母在泽壶中，不知何由，复往请之。其人云：“君更作千人饮食以饴百姓穷者。”当时便见父母在床也。

前段与《广记》阳羨书生寄鹅笼中事同。

负笈老翁

隋开皇初，广都孝廉侯通入蜀。至剑门外，忽见四黄石，皆大如斗。通收之，藏于书笈，负之以驴。因歇鞍取看，皆化为金。至城货之，得钱百万。沽美妾十余人，大开第宅，又置良田别墅。后春日。尽载妓妾出游，下车张饮。忽一老翁负大笈至，坐于席末。通怒而诟之，命苍头扶出，更不动，亦不嗔恚，但引满啖炙而笑云：“君不记取吾金乎！吾此来求偿债耳。”尽取妓妾十余人，投之书笈，亦不觉其窄。负而趋，走若飞鸟。通令苍头逐之，不及。自后通家日贫。十余年却归蜀。到剑门，又见前老翁携所将之妾游行，僮从极多。见通，皆大笑。问之不言，忽失所在。访剑门前后，并无此人，竟不能测。

胡媚儿

唐贞元中，扬州丐者，自称胡媚儿，琉璃瓶可受半升，曰：“施此满，足矣。”人与百钱，见瓶间大如粟。与千钱至万钱，亦然，好事以驴与之，入瓶如蝇。俄有数十车纲至。纲主戏曰：“能令诸车入瓶乎？”曰：“可微侧瓶口。”令车悉入，有顷不见，媚儿即跳入瓶。纲主大惊，以挺扑瓶，破，一无所有。

方朔偷桃法

戏术有方朔偷桃法。以小梯植于手中，一小儿腾之而上，更以梯累承之。儿深入云表，人不能见。顷之，摘桃掷下，鲜硕异常。最后儿不返，忽空中有血数点坠下。术者哭曰：“吾儿为天狗所杀矣！”顷之，头足零星而坠。术者悲益甚，乞施棺殓之资。众厚给之，乃收泪荷担而去。至明日，此小儿复在前市摘桃矣。

幻戏

嘉、隆间，有幻戏者，将小儿断头，作法讫，呼之即起。有游僧过，见而哂之。俄而儿呼不起，如是再三，其人即四方礼拜，恳求高手放儿重生，便当履门求教。数四不应，儿已僵矣。其人乃撮土为坎，种葫芦子其中。少顷生蔓，结小葫芦。又仍前礼拜哀鸣，终不应。其人长吁曰：“不免动手也。”将刀斫下葫芦。众中有僧头欻然落地，其小儿便起如常。其人即吹烟一道，冉冉乘之以升，良久遂没。而僧竟不复活矣。

板桥三娘子

《古今说海》：唐汴州西有板桥店。店娃三娘子者，独居鬻餐有年矣。而家甚富，多驴畜，每贱其估以济行客。元和中，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。过客先至者，皆据便榻。赵得最深处一榻，逼主房。既而三娘子致酒极欢。赵不饮，但与言笑。二更许，客醉。合家灭烛而寝。赵独不寐，忽闻隔壁窸窣声。偶于隙中窥之，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，市箱中取小木牛、木人及耒耜之属，置灶前，含水喂之，人牛俱活。耕床前一席地讫，取荞麦子授木人种之。须臾麦熟，木人收割，可得七、八升。又安置小磨，即碓成面。却收前物仍置箱中，取而作烧饼。鸡鸣时，诸客欲发。三娘子先起，点灯设饼。赵心动，遽出，潜于户外窥之。乃见诸客食饼未尽，忽一时踏地作驴鸣。顷之，皆变驴矣。驱入店后，而尽没其财。赵亦不告于人。后月余，赵自东都回。将至板桥店，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，复寓宿焉。其席无他客，主人殷勤更甚。天明，设讲如初。赵乘隙以己饼易其一枚。言烧饼某自有，请撤去以俟他客。即取己者食之。三娘子具茶。赵曰：“请主人尝客一饼。”乃取所易者与啖。才入口，三娘子据地即变为驴，甚壮健。赵即乘之，尽收其木人等，然不得其术。赵策所变驴，周游无失，日行百里。后四年，乘入关，至岳庙旁，见一老人拍手

大笑曰：“板桥三娘子，何得作此！”因捉驴谓赵曰：“彼虽有过的，然遭君已甚，可释矣。”乃从驴口鼻边，以两手掰开，三娘子从皮中跳出，向老人拜讫，走去，不知所之。

贵竹幻术

贵竹地羊驿，民夷杂处，多幻术，能以木易人之足。郡丞某过其地。记室二人，皆游于淫地。一人与淫，其夫怨，易其一足。一人不与淫，妇怨，易其一足。明日于宁于庭，见丞。骇问，始知其故，即逮二家至。惧以罪，二人各邀其人归作法，足遂复。

神巫

吴景帝有疾，求覘视者，得一人。帝欲试之，乃杀鹅埋苑中。架小屋，施床几，以妇人履履服物著其上。使覘视之，曰：“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状，当加赏。”竟夕无言。帝推问之急，乃曰：“实不见鬼，但见一头白鹅立墓上耳。”

数学

管辂精于数学。乡里范玄龙苦颇火。辂云：“有角巾诸生，驾黑牛故车来，必留之宿。”后果有此生来，范固留之。生急求去，不听，遂宿。主人罢入。生俱图己，乃持刀门外，倚薪假寐。忽有一物以口吹火。生惊斫之，死，视之，狐也。自是不复有灾。

卜天津桥、万寿寺

唐天宝末，术士钱知微尝至洛，居天津桥卖卜，一卦帛十匹。历旬，人皆不诣之。一日，有贵公子意其必异，命取帛如数，卜焉。钱命蓍而卦成，曰：“君戏耳。”其人曰：“卜事甚切，先生岂误乎！”钱请为隐语曰：“两头点土，中心虚悬，人足踏跋，不肯下钱。”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给之。其精如此。相传吴下张东谷精于卜算，设肆于万寿寺前。或往卜，问是住宅。卦成，张云：“三日内合当迁毁。”其人指万寿寺曰：“吾戏卜佛住居也。千年香火，安得有此。”大笑而去。后三日，按台下檄，改寺为长洲新学，果如其言。

射覆

朱允升早从资中黄楚望泽游，偕同郡赵沔受经，余暇遂得六壬之奥。偶访友人，见案上置四合。戏谓：“君能射覆乎？中则奉之，否则为他人饷也。”朱更索一合书射语，亦合而置之，曰：“少俟则启。”适有借马者，友人令奴于后山牵驴应之。朱即令一时俱启，前四合皆鱼也。射语云：“一味鱼，两味鱼，其余两味皆是鱼。有人来借马，后山去牵驴。”宾主为之绝倒。

拆字

谢石润夫，成都人。宣和至京师，以拆字言人祸福。求相者，但随意书一字，即就其字离析而言，无不奇中。名闻九重，上皇因书一“朝”字，令中贵人

持往试之，石见字，即端视中贵人曰：“此非观察所书也。”中贵人愕然曰：“但据字言之。”石以手加额曰：“朝字，离之为十月十日字，非此月此旦所生之天人，当谁书也？”一座尽惊。中贵驰奏。翌日召至后苑，令左右及宫候书字示之。论说俱有精理。赐赉甚厚，补承信郎。缘此四方求相者，其门如市。有朝士，其室怀娠过月，手书一“也”字，令其夫持问。是日坐客甚众。石详视字，谓朝士曰：“此阁中所书否？”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石曰：“谓语助者，焉哉乎也。固知是公内助所书。阁盛年三十一否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“以也字上为三十，下为一字也。然吾官寄此，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？”曰：“正是为此挠耳。”盖也字，着水则为池，有马则为驰。今池运则无水，陆驰则无马。是安可动也！又尊阁父母兄弟、近身亲人皆当无一存者，以也字着人是他字，今独见也字，而不见人字故也。有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？以也字着土，则为地字，今不见土，只见也。俱是否？”曰：“诚如所言。”朝士即谓之曰：“此皆非所问者。但贱室忧怀娠过月，所以问耳。”石曰：“是必十三个月也。以也字中有十字，并两傍二竖、下画为十三也。”石熟视朝士曰：“有一事似涉奇怪。固不欲言，则吾官所问，正决此事。可尽言否？”朝士因请其说。石曰：“也字着虫字为虵字。今尊阁所娠，殆蛇妖也。然不见虫，则不能为害。谢石亦有薄术，可为吾官以药下验之，无苦也。”朝士大异其说，固请至家。以药投之，果下数百小蛇。都人益共神之，而不知其竟挟何术。

后石拆春字，谓秦头太重，压日无光，忤相桧，死于戍。

建炎间，术者周生善相字。车驾至杭，时虏骑惊扰之余，人心危疑。执政呼周生，偶书杭字示之。周曰：“惧有警报。”乃拆其字，以右边一点配木上，即为兀术。不旬日，果传兀术南侵。当赵、秦庙谩不协，各欲隐退。二公各书“退”字示之。周曰：“赵必去，秦必留。‘日’者君象，赵书‘退’字，‘人’去‘日’远，秦书‘人’字密附‘日’下，字在左笔下连，而‘人’字左笔斜贯之。踪迹固矣，欲退得乎！”既而皆验。

往年有叩试事者，书“串”字。术士曰：“不特乡闾得隍，南宫亦应高捷。盖以串寓二‘中’字也。”一生在旁，乃亦书“串”字令观。术者曰：“君不独不与宾兴，更当疾。”询其所以，曰：“彼以无心书，故当如字。君以有心书，‘串’下加‘心’，乃‘患’字耳。”已而果然。

蔡君谟美须髯。一日内宴，上顾问曰：“卿髯甚美，夜间将覆之衾下乎，将置之外乎？”君谟谢不知。及归就寝，思上语，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，竟夕不寐。有心之为害，大率如此。

临安术士

临安术士，自榜曰“铁扫帚”，设卜肆于执政府墙下，言多验。淳熙甲辰季冬

，一细民来问命。告之曰：“君星数甚恶，明春恐不免大戮。若禁足一月，可免。”民颇不信，而以所戒谆切，勉为杜门。至正月晦日，度已无恙，乃往咎其不验，术士再为推测，布局才就，复云：“今日尚是正月，犹虑有人命之危。”民忿恚，诋其诞妄，相与争詈不已，不胜忿，曰：“我只打杀汝以验汝术！”奋脚中肋，立死，遂得罪。

神画

南唐后主坐碧落宫，召冯延巳论事。至宫门，逡巡不进。后主使使促之。延巳云：“有宫娥着青红锦袍当门而立，故不敢径进。”使随共行谛视，乃八尺琉璃屏画《夷光独立图》。问之，董源笔也。此与孙权弹蝇何异。

神篆

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，召至京师。翰林院篆字待诏数人闻其名，未心服也。俟其至，俱来见之，云：“闻妙艺久矣，愿见笔法。”伯益命粘纸各数张作二图，即令泚墨濡毫。其一纵横各十九画，成一棋局；一作十圆圈，成一射帖。其笔之粗细疏密，毫发不爽。众大惊服，再拜而去。

神射

隋末有督君谟，善闭目而射。志其目，则中目，志其口，则中口。有王灵智者，学射于君谟。久之，曲尽其妙，欲射杀君谟，独擅其美。君谟时无弓矢，执一短刀，箭来辄截之。末后一矢，君谟张口承之，遂啮其镞。于是笑曰：“汝学射三年，不教汝啮镞法耳。”

陈文康尧咨善射。有卖油翁曰：“无他，但手熟耳。”公怒曰：“尔安敢轻吾射！”翁曰：“以我酌油知之。”取一葫芦，以钱覆其口，以杓酌油自钱孔入，而钱不污。

子犹曰：因争道而悟书，取酌油而喻射。天下道理，横竖总只一般。但人自为泔泔洗耳。

张芬

张芬曾为韦皋行军，多力善弹。每涂墙方丈，弹成“天下太平”字。字体端严，如人摸成。曾有一客，于宴席上以筹碗中菘豆击蝇，十不失一。一座惊笑。芬曰：“无费吾豆。”遂指起蝇，拈其后脚，略无脱者。

河北将军

建中初，有河北将军姓夏，弯弓数百斤。常于毬场中累钱十余，走马以击鞠杖击之，一击一钱飞起，高六七丈。其妙如此。又于新泥墙安棘荆数十。取烂豆，相去一丈，掷豆贯于刺上，百不差一。又能走马书一纸。

杨大眼绝技

后魏杨大眼，武都氏难当之孙，少有胆气，跳走如飞。高祖南伐，李冲典选征

官。大眼求焉，冲不许。大眼曰：“尚书不见知，为尚书出一技。”便以绳长三丈，系髻而走，绳直如矢，马驰不及。见者莫不惊叹。

汪节等

神策将军汪节有神力。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，碾上置二丈方木，又置一床，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，奏曲终而下，无压重之色。

唐乾符中，绵竹王俳优者，有巨力。每遇府中饷军宴客，先呈百戏。王腰背一船，船中载十二人，舞《河传》一曲，略无困乏。

德宗时，三原王大娘，以首戴十八人而舞。

力者无其巧，巧者无其力。技而仙矣！

善走

徐州人张成喜疾走，日行五百里。每举足，辄不可禁，必着墙抱树，方止，体犹振动久之。

近岁海虞顾生亦能之，后以酒色自奉，步渐短。亦如黄公之赤刀御虎也。

木僧

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。尝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，手执一碗，自能行乞。碗中投钱，关键忽发，自然作声云：“布施。”市人竞观，欲其作声，施者日盈数千。

东岳精艺

蒋大防母夫人云，少日随亲谒太山东岳，天下之精艺毕集。人有纸一百番，凿为钱，运如飞。既毕举之，其下一番，未尝有凿痕之迹；其上九十九番，则纸钱也。又一庙人，令一人袒背，俯偻于地，以其背为刀几，取肉二斤许，运刀细缕之。撤肉而拭其背，无丝毫之伤。

针发

魏时，有句骊客，善用针，取寸发斩为十余段，以针贯取之，言发中虚也。见《广记》。

谚讥苏人为“空心头发”，是未检段成式语。北人有以空发讥予者。予笑谓曰：“吾乡毛发玲珑，不似公等七窍俱实。”讥者嘿然。

雕刻绝艺

《猗园》云：吴人顾四刻桃核作小舸子，大可二寸许，篷橈舵橹纤索莫不悉具。一人岸帻卸衣，盘礴于船头，衔杯自若。一人，脱巾袒卧船头，横笛而吹。其傍有覆笠一人，蹲于船尾，相对风炉扇火温酒，作收舵不行状。船中壶筩竹案，左右皆格子眼窗，玲珑相望。窗楣两边有春帖子一联，是“好风能自至，明月不须期”十字。其人物之细，眉发机杼，无不历历分明。又曾见一橄榄花篮，是小章所造也，形制精工丝缕若析。其盖可开，合上有提，当孔之中穿

绦，与真者无异。又曾见小顾雕一胡桃壳，壳色摩刷作橘皮文，光泽可鉴。揭开，中间有象牙壁门双扇。复启视之，则红勾栏内安紫檀床一张，罗帏小开，男女秘戏其中。眉目疑画，形体毕露，宛如人间横陈之状。施关发机，皆能摇动如生，虽古棘刺木猴无过也。其弟子沈子叙，亦良工有名。

虫戏

《辍耕录》云：在杭州，尝见一弄百禽者。畜虾蟆九枚，先置一小墩于席中，其最大者乃踞坐之，余八小者左右对列。大者作一声，众亦一声，大者作数声，众亦数声。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，如作礼状而退。谓之“虾蟆说法”，又谓“虾蟆教学”。

说法、讲学，总为要钱。

王兆云《湖海搜奇》云：京师教坊赤、黑蚊子列阵，能按鼓合金退之节，无一混淆者。又予在山东，见一人卖药。二大鼠在笼中。人求药，呼鼠之名曰：“某为我取人参来！”鼠跃出笼，衔人参纸裹而至。又呼其一曰：“某为我取黄连来！”亦复如是，百不失一。不知何以教导也。

荒唐部第三十三

子犹曰：相传海上有驾舟入鱼腹。舟中人曰：“天色何陡暗也？”取炬燃之。火热而鱼惊，遂吞而入水。是则然矣，然舟人之言，与其取炬也，孰闻而孰见之！《本草》曰：独活有风不动，无风自摇。石髓入水即干，出水则湿。出水则湿，诚有之矣；入水即干，何以得知？言固有习闻而不觉其害于理者，可笑也。既可笑，又欲不害理，难矣。章子厚做相，有太学生在门下，素有口辩。子厚一日至书室，叩以《易》理。其人纵横辩论，杂以荒唐不经说。子厚大怒曰：“何故对吾乱道！”命左右擒下杖之，其人哀鸣叩头乃免。而同时坡仙，乃强人妄言以为笑乐。以理论，子厚似无害，究竟子厚一生正经安在？赢得死后作猫儿，何如坡仙得游戏三昧也？集《荒唐》第三十三。

镇阳二小儿

公孙龙见赵文王，将以夸事炫之，因为王陈大鹏九万里钧连鳌之说。文王曰：“南海之鳌，吾所未见也。独以吾赵地所有之事报子。寡人之镇阳有二小儿，曰东里，曰左伯，共戏于渤海之上。须臾有所谓鹏者，群翔水上。东里邀入海以捕之，一攫而得。渤海之深，才及东里之胫。顾何以贮也，于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。左伯怒，相与斗，久之不已。东里之母乃拽东里回。左伯举太行山掷之，误中东里之母，一目眯焉。母以爪剔出，向西北弹之。故太行山中断，而所弹之石，今为恒山也。子亦见之乎？”公孙龙逡巡丧气而退。弟子曰：“嘻，先生持大说以夸炫人，宜其困也。”

三老人

尝有三老人相遇。或问之年，一人曰：“吾年不一可记，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。”一人曰：“海水变桑田时，吾辄下一筹。尔来我筹已满十间屋。”一人曰：“吾所食蟠桃，弃其核于昆仑山下，今与昆仑山齐矣！”坡仙曰：“以予观之，三子者，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！”

子犹曰：于今知有坡仙，不知有三老人姓名。虽谓三老人夭而坡仙寿可也。

赵方士

赵有方士好大言。人问：“先生寿几何？”方士哑然曰：“余亦忘之矣。忆童稚时，与群儿往看伏羲画八卦，见其蛇身人首，归得惊疯。赖宓羲以草头药治余，得不死。女娲之世，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。余时居中央平稳之处，两不能害。神农播百谷，余以辟谷久矣，一粒不曾入口。蚩尤犯余以五兵，因举一指击伤其额，流血被面而遁。苍氏子不识字，欲来求教，为其愚甚，不屑也。庆都十四月而生尧，延余作汤饼会。舜为父母所虐，号泣于昊天。余手为拭泪，敦勉再三，遂以孝闻。禹治水经余门，劳而觞之，力辞不饮而去。孔甲赠龙醢一脔，余误食之，于今口尚腥臭。成汤开一面之网以罗禽兽，尝亲数其不能忘情于野味。履癸强余牛饮，不从，置余炮烙之刑，七昼夜而言笑自若，乃得释去。姜家小儿钓得鲜鱼，时时相饷，余以饲山中黄鹤。穆天子瑶池之宴，让余首席。徐偃称兵，天子乘八骏而返。阿母留余终席，为饮桑落之酒过多，醉倒不起。幸有董双成、绿萼华两个丫头，相扶归舍，一向沉醉至今，犹未全醒。不知今日世上，是何甲子也？”问者唯唯而退。俄而赵王堕马伤胁。云：“须千年血竭敷之，乃瘥。”下令求血竭，不可得。人有言方士者。王大喜，密使人执方士，将杀之。方士拜。巨泣曰：“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，承东邻老姥携酒为寿。臣饮至醉，不觉言辞过度，实不曾活千岁。”王乃叱而赦焉。

古强李泌

昔有古强者，敢为虚言，云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皆历历目击。孔子常劝我读《易》，曰：‘此良书也’。西狩获麟，我语孔子曰：‘此非善祥’。”又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赠强。强后忘之，忽语稽曰：“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遗。”

李泌为相，以虚诞自任。尝对客令家人：“速洒扫，今夜洪崖先生来宿。”有人携美醞一榼，有客至，乃曰：“麻姑送酒来，与公同饮。”饮未毕，门者曰：“某侍郎取酒榼。”泌命还之，了无愧色。

古强不知何许人。乃李泌贤相，亦效之，何也？子犹曰：安期卮，麻姑酒，对面谎说，当场出丑。

张怀素

方士张怀素好大言，自云：“道术通神，能呼遣飞走之属。孔子诛少正卯，我

尝谏以为太早；楚汉成皋相持，我屡登高观战。”蔡元度深信之，谓陈莹中曰：“怀素殆非几百岁内人也！”后事败。牵引士类，获罪者甚众。

斥仙

项曼都学仙十年，归家，诈云：“到泰山，仙人以流霞饮我，不饥渴。忽思家，到帝前谒拜，失仪见斥。”河东因号“斥仙”。

姜识

慈圣光献皇后薨，上悲慕甚。有姜识自言神术，可使死者复生，上试其术，数旬不效。乃曰：“巨见太皇太后方与仁宗宴，临白玉栏干赏牡丹，无意复来人间也！”上知诞妄，但斥于彬州。蔡承禧进挽词曰：“天上玉栏杆已折，人问方士术何施。”

醒神

万历壬辰间，一老人号“醒神”。自云数百岁，曾见高皇、张三丰。又自诡为王越，至今不死。又云历海外诸国万余里。陈眉公曰：“听醒神语，是一本活《西游记》。”

《稗史》载：正德末年，道人曾见威宁伯于终南山，石室石床，左右图史。记其年，百二十余岁矣。或云，青莱王侍郎亦然。古谓“英雄回首即神仙”，未必尽妄，但假托如“醒神”之流，必非有道之士耳。

《妖乱志》吕用之事

高骈末年，惑于神仙之说。吕用之用事，自谓“磻溪真君”，公然云与上仙来往。每对骈，或叱咄风云，顾揖空中，谓见群仙方过。骈随而拜之。用之指画纷纷，略无愧色。

中和元年，诏于广陵立骈生祠，并刻石颂。差县人采碑材于宣城。及至扬子院，用之一夜遣人，密以犍牯五十，牵至县南，凿垣架濠，移入城内。及明，栅缉如故。因令扬子县申府：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。”遂悬购之。至晚云：“被神人移置街市。”骈大惊，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，全书其上，云：“不因人力，自然而至。”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，迎入碧筠亭。至三桥拥闹之处，故埋石以碍之。伪云“人牛拽不动”，教骈朱篆数字，帖于碑上。须臾去石，乃行。观者互相谓曰：“碑动也！”识者恶之。明日扬子有一村妪，诣府陈牒云：“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，误损其足。”远近传笑焉。

骈常与丞相郑公不协，用之知之。忽曰：“适得上仙书，宰执间阴有图令公者，使一侠士来，夜当至。骈惊悸问计。用之徐曰：“张先生守一少年时，常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，近日不知肯为否。若得此人当之，无不齏粉者！”骈立召守一语之。对曰：“老夫久不为此戏，手足生疏。然为令公，有何不可！”及朝，骈衣妇人衣，匿于别室。守一寝骈卧内，至夜分，掷一铜铁于阶砌

，铿然有声。遂出皮囊中彘血，洒于庭户间，如格斗状。明日骈谢守一再生之恩，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酬之。

有萧胜者，亦用之党也，以五百金赂用之。用之问何故。曰：“欲得知盐城监耳。”乃见骈为求之。骈以当任者有绩，颇有难色。用之曰：“用胜为盐城，非为胜也。昨得上仙书，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，须一灵官取之。胜乃秦穆驹马，上仙左右人，故欲遣耳。”骈俛仰许之。胜至盐数月，遂匣一铜匕首献骈。用之稽首曰：“此北帝所佩，得之，则百里之内，五兵不敢犯矣。”骈遂饰以宝玉，常置座隅。

时广陵久雨，用之谓骈曰：“此地当有水灾，郭邑悉合灰烬。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。自此虽无火灾，亦未免小惊。”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，荒祠坏宇无复存者。

渤海王预策资中郡开元佛寺，十年当有秃丁之乱，乃笞逐众僧以厌之。可谓神矣！而受欺于用之，如小儿然，岂知困于髦及耶？说者罗隐尝不礼于骈，《广陵妖乱志》出其手，未必实录，然温公已取之矣。

术人

韩熙载常服术。因服桃李，泻出术人长寸许。

章惇为猫

宋虞仙姑年八十，有少女色，能行大洞法。诣蔡京，见一大猫，拊其背曰：“此章惇也！”

林甫口蜜腹剑，谓之“李猫”。惇之为猫，亦无怪也。但不知此后几世为牛几世娼耳。

水华居士

李蓬一日谒水华居士于烟雨堂。语次，偶诵祭东坡文，有“降邹阳于十三世，天岂偶然；继孟柯于五百年，吾无间也”之句。水华曰：“此老夫所为。”因论降邹阳事。水华述刘贡父梦至一官府，案上文轴甚多。偶取一轴展开，云：在宋为苏轼，逆数而上，十三世，在西汉为邹阳。李摇首曰：“玄虚。”

巫尪

《左传》：“夏大旱，僖公欲焚巫尪。”注云：尪者仰卧屋外，上帝怜之，恐雨入其鼻，故不雨。

金元七总管

长洲刘丞不信鬼物。子病，妻乘夫出，延巫降神，问休咎。巫方伸两指谩语，适丞归见之，怒使隶执巫。将加杖，请问：“汝何人？”巫犹伸两指跪曰：“小人是金元七总管。”笑而遣之。

何意刘丞得金七总管跪称小人，然巫竟以谏免责。

《朝野僉载》琵琶卜二事

唐张鷟至洪州，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，与郭司法往质焉。士女填门，饷遗塞道，何婆心气殊高。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。何婆乃调弦柱，和声气，唱曰：“个丈夫富贵，今年得一品，明年得二品，后年得三品，更后年得四品。”郭曰：“何婆错矣！品少者官高，品多者官小。”何婆改唱曰：“今年减一品，明年减二品，后年减三品，更后年减四品。更得五，六年，总没品。”郭大骂而起。

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，朱紫填门。张鷟曾往视之，见一将军，紫袍玉带甚伟，下一匹细绫请卜。来婆鸣弦柱，烧香合眼而唱：“东告东方朔，西告西方朔，南告南方朔，北告北方朔，上告上方朔，下告下方朔。”将军顶礼曰：“既告请甚多，必望细看，以决疑惑。”遂即随意支配。

卜东方朔

《搜神记》：汉武帝与越王为亲，乃遣东方朔泛海求宝，唯命一周回。朔经二载未至。帝闻有孙宾者善卜，帝乃更庶服潜行，与左右赍绢二匹往叩宾门。宾出迎延坐。帝乃启卜。卦成，知是帝，惶惧起拜。帝曰：“朕来觅物，卿勿言。”宾曰：“陛下非卜他物，乃卜东方朔也。朔行七日必至，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叹。到日请话之。”至日，朔至。帝讶其迟。朔曰：“臣不敢稽程，探宝未得也。”帝目：“七日前，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叹，何也？”朔曰：“臣非叹别事，叹孙宾不识天子，与帝对坐。”帝深异之

巨灵

汉武时，东都献五寸短人，能行案上。东方朔问之曰：“阿母健否？”盖王母使者巨灵也。

藻兼

汉武帝与群臣宴未央，忽闻语云“老臣”，寻觅不见。梁上有一公，长九寸，拄杖偻步。帝问之。公下，稽首不言，仰视屋，俯指帝脚，忽不见。东方朔曰：“是名为‘藻兼’，水上之精。以陛下好兴宫室，愿足于此也。”帝为暂止。后幸河渚。闻水底有弦歌之声。前梁上公及年少数人，绛衣素冠，皆长八、九寸，挟乐器凌波而出，向帝称谢。

女人星

武帝时，张宽从祀甘泉。至渭桥，有女子浴于渭水，乳长七尺。上怪问。女曰：“帝后第七车知我。”乃宽也。对曰：“主祭者斋戒不洁，则女人星见。”

寿星

宋章圣皇帝践祚之明年，有异人长才三尺许，身与首几相半，丰髯秀耳，乞食

辇下。叩其所自来。曰：“将益圣人寿。”上召见内殿，讯其能。曰：“能酒。”命之饮，一举一石。俄失其人。翌日，太史奏“寿星躔帝座。”

修月

《广记》：郑仁本表弟游高山，见一人枕幞，呼之。其人曰：“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？月势如丸，其影则日落，其凹处常有八万二千户，每岁修之。”因开幞，有斤斧凿数事，两裹玉屑。

牵牛借钱

道书云：“牵牛娶织女，向天帝借二万钱下礼。久之不偿，被驱在营室间。”则天亦有嫁娶，亦有聘财，亦有借贷。而牵牛之负债不还，天帝逼债报怨，皆犯律矣。可笑。

龙妒

绍兴年间，姑苏郭二雅，妻陆氏死去二日，更生。言有龙王嬖妾，遭夫人妒忌，以箠死。鞫讯天狱，累年不决。上帝以陆贞洁，敕令断之。就刑特在信宿，至期且有大异。数日后，平江忽起大风疾雨，惊潮漂溺田庐数百里。

龙争食

《法苑珠林》云：贞观十八年，文水县大雷震。云中落一石，大如碓，敕问西域僧，云：“是龙食。二龙相争，误落下耳。”

虎好谀

《广异记》云：凤翔李将军为虎所取，蹲踞其上。李频呼：“大王乞一命！”虎弭耳如喜状，遂释之。

雷公

唐代州西有大槐树，震雷击之，中裂数丈。雷公为树所夹，狂吼弥日。众披靡不敢近。狄仁杰有都督，逼而问之。乃云：“树有乖龙，所由令我逐之。落势不堪，为树所夹。若相救者，当厚报德。”仁杰命锯匠破树，方得出。

雷公被树夹，已异矣，能与人言，尤可怪也！又叶迁韶曾避雨，亦救雷公于夹树间。翌日，雷公授以墨篆。与仁杰事政同。

土地相闹

国初，某天官见一谒选者短而髯，曰：“此土地也！”其人归，暴死。赴部土地任，而其地已有土地。不纳，相闹。夜复见梦于天官曰：“天曹一语，冥已除注。第赴任无所，奈何？”天官讶然，知已有是语，而不虞以死授也，命于承发科另立土地庙。至今吏部有二土地，而此独灵显。国初天官皆奉公无私，故戏言亦灵。

落星潭

后唐长兴中，庐山落星潭有钓者，得一物如人状，为积岁莓苔所裹，不甚分辨

，比木则重，比石则轻，弃之潭侧。后数日，风日剥落，又经雨淋洗，忽见两目俱开，则人也！欵然而起，就潭水盥手齧面。渔者惊异，共观之。其人具悉本地山川之名，及朝代年月。语讫，复入水中。吏民为建祠于潭上。

橘叟

有巴邛人，不知姓名。家有橘园。因霜后，诸橘尽收，余有两大橘，如三斗盎。巴人异之，即令摘下，轻重亦如常橘。剖开，每橘有二老叟，身长尺余，须眉皤然，肌体红明，皆相对象戏，谈笑自若。剖开后，亦无惊怖，但相与决赌。赌讫，一叟曰：“君输我海龙王第七女髮发十两，智琼额黄十二枚，紫绡帔一副，绛台山霞实散二庾，瀛洲玉尘九斛，阿母疗髓凝酒四钟，阿母女态盈娘子济虚龙缟袜八两，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。”又一叟曰：“王先生许来，竟待不得。橘中之乐，不减商山，但不得深根固蒂，为愚人摘下耳！”又一叟曰：“仆饥矣，当取龙根脯食之。”即于袖中出一草根，方圆径寸，形状宛如龙，毫厘罔不周悉。因削食之，随削随满。食讫，以水嚥之，化为一龙。四叟共乘之，足下泄泄云起，须臾风雨晦冥，不知所在。

鄜延长吏有大竹凌云，可三尺围。伐剖之，见内有二仙翁相对云：“平生深根劲节，惜为主人所伐。”言毕，乘云而去。事类似。○仙翁既能藏身橘、竹中，何必令橘、竹奇大！当是好名之累。

朝荣观

李凉公镇朔方，有甿园，树下产菌一本，其大数尺。上有楼台，中有二叟对博。刻成三字，曰“朝荣观”。公令甿掘地数尺，有巨蟒目光如镜，吐沫成菌。是夜公梦黄衣人致命曰：“黄声公昨与朝荣观主博，为愚人持献公。”

阿房铜雀，金穴木妖，皆“朝荣观”也！人自不识耳。

树中乐声

万历丁酉，河南巩县大道，有木匠持斧往役于人。憩树下，忽闻鼓乐声，不知其自。谛听之，乃出树中，遂将斧击树数下。其内曰：“不好不好，必砍进矣！”匠益重加斧。乃有细人长三、四寸，各执乐器自树中出地上，犹自作乐数叠。来观者益多，乃仆地。

龙宾

玄宗御墨曰“龙香剂”。一日，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上。叱之，即呼“万岁”，曰：“臣墨之精，黑松使者。凡世人有文者，墨上皆有龙宾十二。”上神之，以墨赐掌文官。

五寸舟

杭州徐副使，清苦之士。致仕后，偶巡行小院，凭栏观缸中菡萏盛开。忽有物瞥然堕于水面。视之，乃一小舟也。其长五寸许，篙橹帆楫，合用之物，无不

毕具。有三人皆寸半，操篙把舵，与生人不异。大以为怪，呼其儿二官者同玩。其喧呼运转，俨若世态，有时舟欹侧，亦复手足纷纭，若救护之状。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张之，帆与竹叶等，驭风排空而去。竟莫喻其怪。

按干宝《搜神记》，汉时池阳有小人，所操持之物，大小悉称。其即此类耶！

龙蛰耳

薛主事机，河东人。言其乡人有患耳鸣者，时或作痒。以物探之，出虫蛻，轻白如鹅翎管中膜。一日与其侣并耕，忽雷雨交作，语其侣曰：“今日耳鸣特甚，何也？”言未既，震雷一声，二人皆踣于地。其一复醒；其一脑裂而死，即耳鸣者。乃知龙蛰其耳，至是化去也。戴主事春，松江人。言其乡有卫舅公者，手大指甲中红筋时或曲直，或蜿蜒而动。或惧之曰：“此必承雨濯手，龙集指甲也！”卫因号其指曰“赤龙甲”。一日与客泛湖，酒半，雷电绕船，水波震荡。卫戏与坐客语曰：“吾家赤龙将欲去耶！”乃出手船窗外，龙果裂指而去。此正与青州妇人青筋痒则龙出事相类。传云：神龙或飞或潜、能大能小者也。

王布衣

《续仙传》：终南王布衣卖药洛阳市。富人柳信唯一子，眉上生一肉块。布衣采药一丸傅之。须臾块破，一小蛇突出，渐及一丈许。布衣乘蛇而去。

巴姬项瘿

《幽怪录》：伶人刁俊朝妻巴姬，项瘿如数斛囊，作琴瑟笙磬声。妻欲以刃决拆之，瘿忽坼裂，一獠跳出而去。明日，有黄冠叩门曰：“予泰山跳獠也！本是老猴精，解致风雨。与老蛟往还。天诛蛟，搜索党与，故匿夫人之领。于凤凰山神处，得其灵膏，涂之即愈。”如言果验。

《志怪录》二事

往年葑门一媪，年逾五十。令人剔其耳，耳中得少绢帛屑。以为偶遗落其中，亦不异之。已而每治耳，必得少物，丝线谷粟稻穗之属，为品甚多。始大骇怪，而无如之何。久亦任之，不为惊异，且每收置之。迫年七、八十而卒。核其所得耳物，凡一斛焉。

《狨园》载处州村姬耳中，爬出五谷，日可得升许，不测所从来。村人戏呼其子为“苍耳子”。

永乐中，吴城有一老父偶治耳，于耳中得五谷金银器皿等诸物，凡得一箕。后更治之，无所得。视其中洁净，唯正中有一小木椅，制甚精妙。椅上坐一人，长数分，亦甚有精气。其后亦无他异。

《五杂俎》载：近时兵书涑水张公患疮在告。一日闲坐，忽臂内作痒，搔之，觉有物在指下。摘之，抽出肉内红线五、六寸。初疑是筋，详视，实线也。

兜玄国

薛君曹见二青衣驾赤犊出耳，谓薛曰：“兜玄国在吾耳中。”一童子倾耳示薛，别有天地花卉。遂扞耳投之，至一都会，城池楼堞，穷极瑰丽。因作《思归赋》，忽自童子耳中落。

《神异经》四事

阎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鸟，名“伽楼罗王”。此鸟业报，应食诸龙，日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。此鸟两翅，相去六千余里。以翅搏海水擗龙，见而取食之。龙取袈裟戴于顶上，乃得免。

如意珠，是摩竭大鱼脑中出。鱼身长二十八万里。此珠名“金刚坚”。

西北海外有人长二千里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，腹围一千六百里。但日饮天酒五斗，即甘露也。名曰“无路之人。”

据此脚之开，腹之大，几乎方矣！且以五斗天酒，置一千六百里之腹中，更何所有？此荒唐之尤者。

按龙伯国人，长三十丈。又东得大秦国人，长十丈。又东得佻国人，长三丈五尺。又东十万里得中秦国人，长一丈。天之东南西北极，各有铜头铁额兵，长三千万丈。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东方之人长。”

南方有人长七尺，朱衣缟带，赤蛇绕项。唯食恶鬼，朝吞三千，暮吞八百。名曰“赤郭”。

夸父支鼎石

辰州东有三山，鼎足直上，各数千丈。古老传曰：邓夸父与日竞走，至此煮饭。此三山者，夸父支鼎石也。

鞭石

秦始皇欲过海观日出处，作石桥于海上。有神人驱石，去不速，鞭之流血。今石桥色犹赤云。

树生儿

《广博物志》：海中有银山，其树名女树。天明时，皆生婴儿。日出能行，至食时皆成少年，日中盛壮年，日晚老年，日没死。日出复然。

花中美女

许汉阳舟行，迷入一溪，夹岸皆花苞。忽一鸚鵡唤“花开”一声，花苞皆拆。中各有美女长尺许，能笑言。至暮花落，女亦随落水中。见《花木考》。

蕙蒲

《白虎通》云：王者孝道至，则蕙蒲生。昔尧之时，生于庖厨。叶大于门，不摇，自搯饮食以助供。

自古孝莫如舜、文，不闻蕙蒲之生，何也？且如门之叶以搯饮食，其铛釜亦必

如五石瓮，又未免妨尧俭德矣！

异蝇

儒生张益夜卧一室，见二蝇飞集几上，忽变为人，将张抚抑，遂不能语。其一人抱首，一人尽力以拽其足。觉身随拽而长，与屋檐等。二人仍变蝇飞去。张晨起，顿长三尺。举家惊异。遂弃儒，奏作大汉将军。

如此异蝇，矮人又急撞不着。

奇酒

张茂先《博物志》云：昔有人名玄石，从中山酒家饮，与之千日酒而忘语其节。归日尚醉，而家人不知，以为死也，棺殓葬之。酒家经千日忽悟，而往告之。发冢适醒。

齐人田及之，能为千日酒，饮过一升，醉卧千日。有故人赵英饮之，逾量而去。其家以尸埋之。及之计千日当醒，往至其家。破冢出之，尚有酒气。

按张华有九醞酒，每醉，必令人转展久之。尝有故人来与共饮，忘敕左右。至明，华悟。视之，腹已穿，酒流床下。又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：张华为酒，煮三薇以渍曲蘖。蘖出羌，曲出北胡，以酿酒，清美醇鬯。久含，令人齿动；若大醉不摇荡，令人肠腐。俗谓“消肠酒”。

枸楼国有水仙树，腹中有水，谓之“仙浆”。饮者七日醉。

眉间尺

眉间尺仇楚，逃之山，道逢一客曰：“吾能为子报仇，然须子之头与子之剑。”尺与之头。客之楚，献王。王以镬煮其头，七日不烂。自临视之，客从后截王头入镬，两头相啮。客恐尺头不胜，自拟其头入镬，三头相咬。七日后，一时俱烂，乃分其汤葬之。名曰“三头冢”。

梁武前生是螿

梁有磕头师者极精进，为武帝所敬信。一日敕使唤至。帝方与人奕，欲杀一段，应声曰：“杀却！”使速传命斩之。奕罢召师，使者曰：“已得旨杀却矣。”帝惊叹，因问：“死时何言？”使曰：“师云，前劫为沙弥时，以锹划地，误断一曲螿。帝时为螿，今此报也。”

前生杀螿，今生偿命。轮回报应，毫厘不漏矣。但不知曲螿前世有何积德，今世便得皇帝做？

天帝召歌

贺道养工卜筮。经遇工歌女人病死，筮之曰：“此非死，天帝召之歌耳。”乃以土块加其心上，俄顷而苏。

人想天乐，天帝复想人歌。正如中土人愿生西方，西方人闻我中国衣冠礼乐之盛，复愿来生中国也。

城精

梁武逼郢城。己未夜，郢城有数万毛人逾堞且泣，因投黄鹄矾。盖城之精也。

妖异部第三十四

子犹曰：妖祥无定名也；如有定，则人力无如何矣。屈轶指佞，獬豸触奸，物之上瑞也。然以指佞触奸之事，而徒责之一草一兽，安用人为！且圣世无奸佞，又何以章屈轶、獬豸之奇乎？圣世既不必有，而末世又不见有，则屈轶、獬豸亦虚名耳。虽然，圣世德胜，妖祥皆虚，末世祥多虚而妖多实，鬼以之灵，物以之怪，人以之疵厉，此其故可思也。集《妖异》第三十四。

草异

灵帝光和中，陈留、济阴诸郡路边草生似人状，操矛弩，牛马万状备具。

太康中二异

太康中，幽州有死牛头能作人言。又有山石状似蹲狗，行人近，辄咬之。后石勒称王。

肉异

前赵嘉平四年，有流星坠于平阳北十里。视之，则有肉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臭闻于平阳，肉旁常有哭声，昼夜不止。已而刘后产一蛇一虎，各害人而走，寻之不得，顷之乃在陨肉之旁。后卒，乃失此肉。哭声亦止。

好块大肉！贪嘴者，观此必当流涎。

画异

石虎武殿初成，图画自古圣贤、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贞女，皆变为胡状。旬余，头悉缩入肩中。后石闵以胡人不为己用，悬赏，令赵人斩胡首，一日杀二十余万。于是高鼻多须者，无不滥死。

莲异

《北齐书》：后主武平中，特进侍中崔季舒宅中，池内莲茎皆作胡人面，仍着鲜卑帽。俄而季舒见杀。

天画

滕涉，天圣中为青州太守。盛冬浓霜，屋瓦皆成百花之状，以纸摹之。又《大金国志》：金末，河冰冻成龟文，又有花卉禽鸟之状，巧过绘缕。此天画也。

弘治二异

弘治最为盛世，而已酉、庚戌间一时奇变。如浙江景云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，其状如马，大如羊，其色白，数以万计，首尾相衔。从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，自午至申乃灭。居民老幼男女，无弗见者。又陕西庆阳府雨石无数，大者如鹅卵，小者如鸡头实。说长道短，刺刺不休。皆见之奏章，良可怪也。

水斗

宋高宗时，程氏家井水溢，高数尺，夭矫如长虹，声如雷，穿墙毁楼，二水斗于杉墩，且前且却。约十余刻乃解。

土斗

唐天宝中，汝南叶县有二土块相斗血出。数日方止。

石臼斗

武清县民家石臼，与邻家碌碡，皆自滚至麦地上，跳跃相斗。乡人聚观，以木隔之，木皆损折，斗不可解。至晚方息。乡人怪之，以臼沉污池中，以碡坠深坎，相去各百余步。其夜碡与臼复斗于池边地上，麦苗皆坏。秀才李廷瑞闻之，亟往观焉。斗犹不辍，乍前乍却，或磕或触，砅然有声，火星炸落。三日乃止。

铛异

《广记》：唐宰相郑綮与弟少卿缙同居昭国里。一日厨饌将备，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，离灶尺余，连筑不已。旁有铛十余所，并烹庖将熟，皆两耳慢摇，良久悉腾上灶，每三铛负一釜而行，其余列行引从，自厨中出地。有足折久废者，亦跳踉而随之。出厨东过水渠，诸铛并行无碍，而折足者不能过。举家惊异聚观，有小儿咒之曰：“既能为怪，折足者何不能前？”诸铛乃弃釜庭中，却返，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，往入少卿院堂前排列。乃闻空中轰然如崩屋声，悉为埃烬矣。

冰柱

《丹铅要录》：正德中，文安县河水每僵立。是日，天大寒，遂冻为柱，高围俱五丈，中空而旁有穴。数日，流贼过县，乡民入穴中避之。赖以全者甚多。

牛犬言

晋惠泰安中，江夏张骋晨出，所乘牛言曰：“天下乱，乘我何之？”骋惧而还。犬又曰：“归何早也？”

犬猫异

《广记》：唐左军容使严遵美一旦发狂，手足舞蹈。家人咸讶。猫谓犬曰：“军容改常也，颠发也！”犬曰：“莫管他！从他！”

《朝野僉载》：鄱阳龚纪与族人同应进士举。唱名日，其家众妖竞作，牝鸡或晨鸣，犬或巾幘而行，鼠或白昼群出。至于器皿服用之物，悉自变常。家人惊惧，召巫治之。时尚寒，巫向炉坐，有一猫卧其侧。家人谓巫曰：“吾家百物皆为异。不为异者，独此猫耳。”于是猫立拱手言曰：“不敢。”巫大骇而出。后数日，捷音至，三子皆高第。

按遵美因异乞休，竟免于难，而龚氏反为吉征。乃知妖祥非人所测。

蝇异

术士相牛僧孺，若青蝇拜贺，方能及第。公疑之。及登第讫，归坐家庭，有青蝇作八行立，约数万，折躬再三，良久而去。

黄鼠怪

无锡县龙庭华家，氏族甲于江左。有宗人某，堂中大柱内忽穿二穴，常见走出两矮人，可二三寸许。主人怪之，择日延道士诵经为厌胜之法。两矮人复出听经。逐之，则又无迹。命塞其穴。而旁更穿一穴，出入如故。主人治药弩，令奴张以伺之。既出，毙其一，一疾走去。视之，乃雌黄鼠也。少顷，忽有矮人百余辈出与主人索命。仆从哗噪而走。又少顷，复有七、八人以白练蒙首，出堂中恸哭。仍复逐去。久之，闻柱中发铃钹声。众谓送葬。又久之，闻柱中起箫鼓声。众谓鼠中续偶。闭其堂经月，怪便寂然。

鼠殡

《搜神记》：豫章有一家，婢在灶下，忽有人长数寸，来灶间。婢误以履践杀一人。遂有数百人著縗麻持棺迎丧，凶仪皆备；出东门，入园中覆船下。就视，皆是鼠。妇作汤浇杀，遂绝。

玉贞娘子

程迥者，伊川之后。绍兴八年，来居临安之后洋街。门临通衢，垂帘为蔽。一旦有物如燕，瞥然自外飞入，径著于堂壁。家人近视，乃一美妇，仅长五六寸，而形体皆具，容服甚丽。见人殊不惊，小声历历可辨。自言：“我是玉贞娘子，偶然至此，非为灾祸。苟能事我，亦甚善。”其家乃就壁为小龕，香火奉之。能预言休咎，皆验。好事者争往求观，人输百钱，方为启龕。至者络绎，程氏为小康。如是期年，忽复飞去，不知所在。

孔升翁

龙门寺异蜂，大如鹄。僧网至笼中。明日大蜂至笼边，呼“孔升翁”。僧异而放之。见《韵府》。

虱诵赋

扬州苏隐夜卧，闻被下有数人念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，声紧而小。急开被视之，无他物，唯得虱十余，其大如豆。杀之即止。

鱼念佛鸡卵念佛

唐天宝间，当涂民刘成、李晖以巨舫载鱼。有大鱼呼“阿弥陀佛”。俄而万鱼俱呼，其声动地。

敬宗朝，宫中闻鸡卵内念“南无观世音”。

镗中佛象

常熟丘郡家食橱内，锡镗置熟鸡半只，忘之矣。偶婢检器皿，见橱边光焰。发视之，乃镗中鸡蒸气结成一小殿宇，中坐佛一尊，如世间大士像，眉目分明。

婢奔告郡。郡移于堂上，率家人罗拜之。三日犹不灭，召巫者束一草船，浮之于城河。时万历癸未正月初六日。见《戒庵漫笔》。

此鸡疑即唐敬宗朝鸡卵种也。又唐询家烹鸡，忽火光出釜中。视之，有未产卵现菩萨像坐莲花。自是誓不杀生。

蛤蜊、蚌异

唐文宗方食蛤蜊，一蛤蜊中现二菩萨像，螺髻璎珞，足履菡萏。命致之兴善寺。隋炀帝亦有此事。

吴兴郡宗益剖蚌，中有珠现罗汉像，偏袒右肩，矫首左顾。宗益奉以归慈感寺。

鳖异

万历己卯，严州建德县有渔者获一鳖，重八斤。一酒家买之悬室中，夜半常作人声。明日割烹之，腹有老人长六寸许，五官皆具，首戴皮帽。大异之，以闻于县与郡。郡守杨公廷诰时入覲，命以木匣盛之，携至京师，诸贵人传观焉。又丁未年，遂昌县民宋甲剖一鳖，中有比丘端坐，握摩尼珠，衫履斩然。俱见邸报。

颖川王户部在通州时，一日宴客，庖人烹鳖。剖之，有鬼、判各一。朱发蓝面，皂帽绿袍；左执簿，右执笔，种种皆具，刻画所不能及。王自是遂断兹味。

菜花现佛

《笔谈》云：李及之知润州，园中菜花悉变莲花。仍各有佛坐花中，形如雕刻。

鸡生方卵

弘治末，崇明县民有鸡生一方卵。异而碎之，中有弥猴，才大如枣。

石中男女

成化间，漕河筑堤，一石中断，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状。长仅三寸许，手足肢体皆分明，若雕刻而成者。高邮卫某指挥得之，以献平江伯陈公锐。锐以为珍藏焉。

石犹有情，人何以免！

狐假子路以下“精怪“

东昌宣圣殿，设空体木像。正德中，子路忽人语云：“我仲由也！夫子命我主此土祸福。”人争祭奠，必令祭者暂出闭门。顷之入视，肴核都无余者。一御史经其地曰：“此必妖也！”多设烧酒劝之，俄而无声，乃一狐寐于侧。御史笑曰：“以汝希仲由，乃学宰予耶？”

鬼畏面具

金陵有人担面具出售，即俗所谓“鬼脸子”者。行至石灰山下，遇雨沾湿，乃

借宿大姓庄居。庄丁不纳，权顿檐下，愁不能寐。而面具经雨将坏，乃拾薪爇火煨之。首戴一枚，两手及两膝各冒其一，以近燎。至三更许，有一黑大汉，穿一黑单衣，且前且却。其人念必异物，惧其面具而然，乃大声叱之。黑汉前跪曰：“我黑鱼精也！”“家何在？”曰：“在此里许水塘中。与主人之女有交，故每夕来往。不意有犯尊神，望恕其责。”其人叱之使去。明旦，访主人之女，果病祟。遂告之故。竭塘渔之，得乌鱼，重百余斤，乃腌而担归。

鬼张以下“鬼”

弘治中，高邮张指挥无嗣，求妾未得。偶出湖上，见败船板载一女甚丽，波浮而来。问之，曰：“妾，某邑人。舟覆，一家皆没。妾赖板得存，幸救我。”张援得之，甚宠爱。逾年生子。女栉沐必掩户。一日婢从隙窥之，见女取头置膝上绾结，加簪珥，始加于颈。大惊，密以启张。张未信。他日张覘之，果然。知为妖，排户入斩之，乃一败船板耳。子已数岁，无他异，后袭职。至今称“鬼张指挥”云。

无鬼论

阮瞻素执无鬼论。忽有客通名诣瞻，寒温毕，聊谈名理。良久，及鬼神事，反复甚苦。客遂屈，作色曰：“鬼神，古圣所传，君何得独言无？既仆便是鬼！”于是变为异形，须臾消灭。

《麈谈》云：闽仆顺童雨夜暮归，见一人持灯就伞。偕行良久，语童曰：“闻此地有鬼，汝曾遇否？”童笑曰：“吾行此多年，未之见也。”将适通衢，寄伞者曰：“汝试看我面。”视之，乃无颌颞者！仆狂叫而走。相传世间人鬼半，但人不见鬼耳。

鬼巴

《夷坚志》：临川王行之，为广东龙泉尉。表弟季生来访，泊船月明中。夜半，有鬼长二尺，靛身朱发，倏然而入，渐逼卧席，冉冉腾身行于腹上。季素有胆，引手执之，唤仆共击。叫呼之声甚异，顷刻死，而形不灭。明旦，剖其肠胃，以盐腊之，藏篋中，谓之“鬼巴”。或与谈神怪事，则出示之。

药鬼

刘池苟家有鬼，常夜来窃食。刘患之，乃煮野葛汁二升泻粥上，覆以盂。其夜鬼来发盂啖粥，须臾在屋上吐。遂绝。

髑髅言

御用监奉御来定，五月间差往南海子公干。从五六骑出城，舁酒肴为路食。日午，至羊房南大柳树下，脱衣卸鞍，坐树根上，以椰瓢盛酒，捣蒜汁濡肉自啖。回顾一髑髅在旁，来夹肉濡蒜，戏纳髑髅口中，问之曰：“辣否？”髑髅即应之曰：“辣！”终食之顷，呼辣不已。来惊悸，令人去其肉，呼亦不已。遂

启行至海子。毕事而回，呼辣之声随其往还，入城始绝。数日后，来遂病死。见《马氏日抄》。

《江湖纪闻》载至元丙子，习家湖髑髅呼盐事，类此。

白骨

刘先生者，河朔人。尝至上封，归路遇雨。视道旁一冢有穴，遂入以避。会昏暮，因就寝。夜将半，睡觉，雨止，月明透穴，照圻中历历可见。髑髅甚光洁，北壁有白骨一具，自顶至足俱全，余无一物。刘方起坐，近视之，白骨倏然而起，急前抱刘。刘极力奋击，乃零落堕地。刘出，每与人谈其事。或曰：“此非怪也，刘真气壮盛，足以翕附枯骨耳。”

鬼姑神

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，一生千鬼。朝产之，暮食之。今苍梧有鬼姑神是也。虎头龙足，蟒目蛟眉。

蛤精疾以下“奇疾”

《北齐书》：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。时有人患脚跟肿痛，诸医莫能识。之才曰：“蛤精疾也。得之当由乘船入海，垂脚水中。”疾者曰：“实曾如此。”为割之，得蛤子二个如榆荚。

食鸡子疾

褚澄彦回弟。善医术。一人有冷疾，澄为诊脉，云是食白淪鸡子过多所致。令取苏子一升煮服之。始一服，乃出一物如升。开看是雏鸡，翅距具足，能行走。澄曰：“未也！”更服之，又吐，得如向者鸡二十头，乃愈。

铜枪

《述异记》：汉末时，有一人腹内痛，昼夜不眠，敕其子曰：“吾气绝后，可剖视之。”死后，其子果剖之，得一铜枪。后华佗闻之，便往，出巾箱内药投之，枪即化为清酒。

临甸寺僧

齐门外临甸寺，有僧年二十余，患蛊疾，五年不瘥而死。僧少而美，性又淳，其师痛惜之，厚加殓送。及荼毗，火方炽，忽爆响一声，僧腹裂，中有一胞。胞破，出一人，长数寸，面目肢发，无不毕具，美须蔚然垂腹。观者惊异。

张锷

秘书丞张锷嗜酒，得奇疾。中身而分，左常苦寒，右常苦热。虽盛暑隆冬，着袜裤纱绵相半。

饮不饮

元载不饮，其鼻闻气已醉。人以针挑其鼻尖，出一小虫，曰：“此酒魔也！”由是日饮一斗。

镇阳有士人嗜酒，日常数斗。至午后，兴发不可遏。家业遂废。一夕大醉，呕出一物如舌。初视无痕窍，至欲饮时，眼遍其上，蠢然而起。家人沃之以酒，立尽，如常日所饮之数。遂投烈火中，忽爆裂为数十片。士人由是恶酒。

《说储》载异疾三条

宋知制诰吕缙叔得疾，身渐缩小，乃如小儿。姜愚忽不识字，数载方复。宋时一女子，视直物皆曲，弓弦界尺之类尽如钩。

肠痒

傅舍人为太学博士日，忽得肠痒之疾：满腹作痒，又无搔处，欲笑难笑，欲泣难泣。数年方愈。

徐氏

参政孟庾夫人徐氏，有奇疾。每发于闻见，即举身战栗，至于几绝。见母与弟皆然。至死不明。又恶闻徐姓，及打铁打银声。尝有一婢，使之十余年，甚得力，极喜之。一日偶问其家所为业。婢曰“打铁”。疾遂作，更不欲见，竟逐去之。医遂无能施其术。

腹中击鼓

陈子直主簿之妻，有异疾。每腹胀，则中有声如击鼓，远闻于外，腹消则声止。一月一作。

喉声合乐

《酉阳杂俎》云：许州有一老僧，自四十年已后，每寐熟，即喉声如鼓簧，若成均节。许州伶人伺其寝，即谱其声。按之丝竹，皆合古奏。僧觉亦不自知。

空中美人

《北齐书》：天统中，武成酒色过度，恍惚不恒。曾病发，白云：“初见空中有五色物，稍近，变成一美妇人。去地数丈，亭亭而立。食顷，变为观世音。”之才云：“此色欲多，大虚所致。”

应声虫

《文昌杂录》：刘伯时常见淮西士人杨勔，自言中年得异疾，每发言应答，腹中辄有虫声效之，数年间，其声浸大。有道士见而惊曰：“此应声虫也！久不治，延及妻子。宜读《本草》，过虫所不应者，当取服之。”勔如言，读至“雷丸”，虫忽无声。乃顿饵数粒，遂愈。始未以为信，其后至长汀，遇一丐者，亦是疾，而观者甚众。因教之使服雷丸。丐者谢曰：“某贫无他技，所求衣食于人者，唯借此耳。”

应声虫，本病也，而丐者以为衣食之资，死而不悔。又安知世间功名富贵，达人不以为应声虫乎？噫，衣食误人，肯服雷丸者鲜矣！

活玉窠

《清异录》：整屋吏魁召士人训子弟，馆于门。士人素有蛀牙，一日复作，左腮掀肿。遂张口卧，意似懵腾。忽闻有声发于龈腭，若切切语言，人物喧哗，渐出口外，痛顿止。至半夜，却闻早来之声，仍云：“小都郎回活玉窠也。”似呼喝状，颊上蠢然直入口。弹指顷，齿大痛。诸旦，具告主人。劝呼符咒治之，痛止肿消。竟不如何怪。

谢在杭云：余同年历城穆吏部深，家居得疾，耳中常闻人马声。一日闻语曰：“吾辈出游郊外。”即似车马骡驴以次出外，宿疾顿瘳。至晡，复闻人马杂遝，入耳中，疾复如故。穆延医治，百计不效。逾年自愈。始信陶穀所载不谬。

一胎六十年以下“产异”

《百缘经》云：佛在世时，王舍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。其妇足满十月，便欲产子，然不肯出。寻重有身，足满十月，复产一子。先怀者住在右肋。如是次第怀妊九子，各满十月而产，唯先一子故在胎中，不肯出外。其母极患，设汤药以自疗治，病无降损。嘱及家中：“我腹中子故活不死。今若设终，必开我腹，取子养育。”迨母命终，诸亲眷属，载其尸骸诣诸冢间，请太医耆婆破看之，得一小儿，形状故小，头发皓白，俯偻而行，四向顾视，语诸亲言：“汝等当知，我由先身恶口骂辱众僧，故处此热藏中，经六十年，受是苦恼。”

一生四十子

周哀公之八年，郑有人一生四十子。其二十人生，二十人死。

肉带悬儿

《稗史》：宋孝廉所亲家有婢，产出肉带子一条，带上共悬十八小儿面目形体，无不具备，联络如缀。观者云集。其母惧而弃之。

窠母等

《五杂俎》云：汉窦武之母，产一蛇，一鹤。晋枹罕令严根妓产一龙、一女、一鹅。刘聪后刘氏产一蛇、一虎。唐大顺中资州王全义妻孕而渐下入股，至足大拇指。拆而生珠，渐长大如杯。宋潮州妇人产子如指大，五体皆具者百余枚。《猗园》云：万历己酉，石湖民陈妻许氏，产一白鱼。壬子，苏城昊妻娩身，产一金色大鲤鱼，长四尺许，鳞甲灿然。其家大骇，投诸清冷之渊。里人呼其父曰“渔翁”。

产法马

万历丁未，吴县石湖民陈妻许氏，产夜叉、白鱼。后又妊，过期不产。一日请治平寺僧在家转经祈佑。其夕功未毕，内呼腹痛急。忽产下一胞，讶是何物，破而视之，乃一秤银铜法马子也！举家大骇，权之，重十两。视其背，有铸

成字样，验是“万历二十二年置”七字，迹甚分明，至今尚在。比邻章秀才偕同学方生亲诣其庐，传玩而异之。或疑铜精所交，或疑五郎所幻，未可知。

产钱

徐州吴瑞者，秀才玠之弟，行第八，年二十余。妻初产子，历五十四日，忽呕出水数合，有铜青气。家人曰：“此儿伤重，何为出水绿色耶？”明旦，遂啜出三角物数十。其家怪而洗之，乃成二钱，分为四块，平正无大小之殊。五、六日，连下数升。合之，得大钱七十二文。皆有年号，轮郭周正，体面无一不符。遂以胶粘而固之。闻者皆求观，州有司亦至。其儿竟无他异。

产《本际经》

张衡之女玉兰，幼而洁素，不食荤血。年十七岁，梦朱光入口，因而有孕。父母索之，终不肯言。唯侍婢知之。一日谓侍婢曰：“我死，尔当剖腹以明我心。”其夕遂歿。父母不违其言，剖腹得一物。如莲花初开，其中有白素金书十卷，乃《本际经》也。十余日间，大风雨晦暝，遂失其经。

产掌

鄞县民出贾，妻与其姒同处。夫久不归，见夫兄，私心慕之，成疾陆危。家人知所以，且怜之。计无所出，强伯氏从帷外以手少拊其腹，遂有感成孕。及产，唯一掌焉。

额产

晋安帝义熙中，魏兴李宣妻樊氏怀妊。过期不育，而额上有疮，儿穿之以出。长为将，今犹存，名胡儿。见《异苑》

非族部第三十五

子犹曰：学者少所见，多所怪。穷发之国，穴胸反趾，独臂两舌，殊风异尚，怪怪奇奇，见于记载者侈矣。不阅此，不知天地之大；不阅此，不知中国之尊。予特采其尤可骇笑者著焉，而附以蛇虎之属，若曰“夷狄禽兽”云尔。是为《非族》第三十五。

南海异事三条

南海男子女人皆缛发。每沐，以灰投流水中，就水以沐，以彘膏涂其发。至五、六月，稻禾熟，民尽髡，鬻于市。既髡，复取彘膏涂之。来岁五、六月又可鬻。

解牛多女人，谓之“屠婆”、“屠娘”。皆缚牛于大木，执刀数其罪：“某时牵若耕，不得前；某时乘若渡水，不得行。今何以免死耶！”以策举颈，挥刀斩之。

贫民妻方孕，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，俗谓“指腹卖”。或己子未胜衣，邻之子

稍可卖，往贷以鬻。折杖以识其短长，候己子长与杖等，即偿贷者。鬻男女如粪壤，父子两不戚戚。

蜜唧唧

右江西南多獠民，好为“蜜唧唧”。鼠胎未瞬，通身赤蠕者，渍之以蜜，置盘中，犹啜啜而行。以筋挟取咬之，唧唧作声，故曰“蜜唧唧”。

吴人以酒渍蟊螟食之。或入酒未深者，才举筋，皆走出盘外。此与“蜜唧唧”何异。

产翁

《南楚新闻》云：南方有獠妇，生子便起；其夫卧床褥，饮食皆如乳妇。稍不卫护，疾亦如之。其妻了无所苦，炊爨樵苏自若。又越俗：妻诞子，经三日，便澡身于溪河。返，具糜饷婿。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，称为“产翁”。其颠倒如此！

土獠蛮俗

土獠蛮俗：男子十四五，则左右击去两齿，然后婚娶。无匙筋，手搏饭而食之。足蹶高橇，上下山坡如奔鹿。人死，以棺木盛之，置千仞颠崖之上，以先堕者为吉。

倭国

《北史》云：倭国王以天为兄，以日为弟。未明时，出听政；日出便停理务，曰“委我弟”。

占城

占城国酿酒法：以米和药入瓮中，封固日久，俟糟生蛆为佳酝。他日开封，用长节竹竿三四尺，插入糟瓮，量人多少入水。以次吸竹，则酒入口。吸尽，再入水。若无味则止；有味，封留再饮。岁时，纵人采生人胆鬻官。其酋或部领得胆入酒中，与家人同饮，又以浴身，谓之“通身是胆”。

头飞

占城国妇人有头飞者，夜飞食人粪。夫知而固封其项，或移其身，则死矣。陈刚中在安南，有纪事诗曰：“鼻饮如瓠瓠，头飞似辘轳。”《羸虫集》载老挝国人鼻饮水浆，头飞食鱼。

岭南溪洞中，往往有飞头者，故有“飞头獠子”之号。头将飞一日前，颈有痕匝项如红缕。妻子遂看守之。其人及夜，状如病，头忽生翼，脱身而去。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。将晓飞还，如梦觉，其腹实矣。

吴时，将军朱桓有婢，每夜卧后，头辄飞去。或从狗窦，或从天窗中出入，以耳为翼，将晓复还。数数如此，旁人怪之，夜视，唯有身无头，其体微冷，乃蒙之以被。至晓头还，碍被不得安，再三堕地，而其体气急疾，若将死者。乃

去被，头复起附，如常人焉。

吐蕃

唐贞元中，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，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。或云是尚结赞。吐蕃乃收尸归。有百余人行哭随尸，威仪绝异：使一人立尸旁代语，问以“疮疾痛乎？”代应曰“痛”，即膏药涂之。又问：“食乎？”应曰“食”，即为具食。又问：“衣乎？”应曰“衣”，即命裘衣之。又问：“归乎？”应曰“归”。即具舆马载尸而去。若此异礼，必国之贵臣也。

契丹

契丹俗：每正月十三日，放国人为贼三日，唯不许盗及十贯以上。北呼为“鹞里【巨寸】”，华言“偷时”也。

谚云：“禽兽淫，无耻而有节；人淫，有耻而无节。”余亦云：虏偷不禁而有时，中国偷禁而无时。

契丹牛马有熟时，如南方之养蚕也。有雪而露草寸许，牛马大熟。若无雪，或雪没草，则不熟。

契丹主至临城，得疾，至杀胡林而卒。国人剖其腹，实盐数斗，载之北去。晋人谓之“帝羝”。

夷妇

萧岳峰《夷俗记》：夷妇乳长，重至腹下。时当刺绣，儿辄从腋后索而食之。

鞑鞑

鞑鞑肠极细，如猪肠。人身瘦长而阔膀。不畏死，得胜则唱，败则哭。鞑妇至中国，人戏弄其乳则喜，以为是其子也。至隐处亦不为意。唯执其手则怒，谓执手为夫妇，动挟刃刺其人。

浑脱

北人杀小牛，自脊上开一孔，逐旋取去内头骨肉，外皮皆完。揉软，用以盛乳酪酒湏，谓之“浑脱”。

种羊

大汉迤西人能种羊。取羊骨，以初冬未日埋地中，初春未日为吹笛咒语，即有小羊从地中出。

中国有种蚶、种鳖法，种羊未是凿空。

回鹘

回鹘酋长共为一堂，塑佛像其中。每斋，必割羊，以指染血涂于佛口，或捧其足而呵之，谓之亲敬。

木乃伊

回回地面，有年老自愿舍身济众者，乃澡身绝食，口啖蜂蜜。数月，便溺皆蜜

矣。既死，国人殓以石椁，仍以满蜜浸之，镌志年月。俟百年启视之，则已成蜜剂，名曰“木乃伊”，人有损折肢体者，食少许立效。见《博物志补》

大食国木花

大食国，西南二千里外，山谷间有木，生花如人首。与语辄笑，则落。

古莽

古莽之国，其人多眠，五旬一觉。以梦之所为为实，昼之所见为虚。

白狼国

西夷有白狼国者，依山以居，垒石为室，如浮图然。以梯上下，货藏于上，人居于中，畜豢于下。见《纲目》。

裸人

《天宝实录》云：日南厐山连接，不知几千里。裸人所居，白民之后也。刺其胸前作花，有物如粉而紫色，画其两目下，去前二齿，以为美饰。

大宛

大宛国人，皆深目多须髯。善贾市，争分铢。贵女子，女子所言，丈夫乃决正。

女国

女国在葱岭之南。其俗妇人轻丈夫，而性不妒忌。男女皆以彩色涂面，一日之中，或数度变改之。人皆被发。见《隋书》

金齿蛮

金齿蛮俗，处女淫乱同狗彘。未嫁而死者，所通之男子持一幡相送。有至百人者，父母哭曰：“女爱者众，何期夭逝！”

麻逸

麻逸国，族尚节义。夫死，其妇削发绝食，与夫尸同寝，多与并逝者。逾七日不死，则亲戚劝以饮食。

吐火罗

吐火罗国，都葱岭西五百里，与挹怛杂居。都城方二里，胜兵者十万人，皆习战。其俗奉佛。兄弟同一妻，迭寝焉。每一人入房，户外挂其衣以为志。生子属其长兄。

暹罗

暹罗国，婚姻先请僧迎男子至女家。僧取童女喜红点于男子额，名曰“利市”，然后成亲。过三日后，又请僧送女归男家，则置酒张乐待宾。丧礼：凡富贵人死，用水银灌腹而葬；平人，则舁至郊外海边沙际，为鸟所食，食尽飞去，余骨号泣弃海中，谓之“鸟葬”。

𦍋沐

越东有軻沐国。长子生，则解而食之，谓之“宜弟”。父死，则负其母而弃之，言“鬼妻不可与共居”。楚之南，炎人之国。其亲戚死，刳其肉而弃之，然后埋其骨，乃成孝子。秦之西有义渠之国。其亲戚死，聚柴焚之，薰其烟上腾，谓之“登霞”，然后为孝。见《墨子》。

罗罗

罗罗即鸟蛮俗尚男巫，号曰“大奚婆”。以鸡骨占吉凶，事无巨细皆决焉。凡娶妇，必先与大奚通，次则诸房兄弟皆喜之，然后成婚。谓之和睦。夫妇之礼，昼不相见，夜则同寝。生儿未十岁，不得见父。酋长死，以豹皮裹尸焚之，葬其骨于山，非至亲莫知其处。葬毕，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，盗取邻境贵人之首以祭。如不得，终不祭祀。

爪哇

爪哇国凡主翁死，殡之日，妻妾奴婢皆带草花满头，披五色手巾，随尸至海边或野地。舁尸俾众犬食。食尽为好；食不尽，则悲歌泣号。积柴于旁，众妇坐其上。良久，纵火烧柴而死。盖殉葬之礼也。

大耳国

《山海经》：有大耳国，其人寝，常以一耳为席，一耳为衾。

暑月又可作扇。以玄德方之，渺乎小矣。

聂耳国

聂耳国，其人与兽相类。在无腹国东。其人虎文，耳长过腰，手捧耳而行。

辰韩

辰韩国，儿生，以石压其头，欲其扁。今辰韩人皆扁头。见《魏志》。

鹄国

陈犁与齐桓论云：西海之外有鹄国，男女皆长七寸。为人自然有礼，好拜跪。寿皆三百岁。其行如飞，日行千里。百物不敢犯，唯畏海鹄，海鹄遇辄吞之，亦寿三百岁。此人在海鹄腹中不死，而鹄亦飞千里。

勒毕

勒毕国人长三寸，有翼，善言语戏笑。因名“语国”。

陈玄锡曰：“传云‘倏侥三尺’，短之至也。假令倏侥而适勒毕，必且诧为临洮长人矣！”

小人

西北荒中有小人焉，长一寸，朱衣玄冠，乘轺车导引，有威仪。人遇其乘车，并食之。其味辛楚，终不为虫豸所咋。并识万物名字，杀腹中三虫。

大人

咸熙二年，有大人见于襄武，身長二丈，脚迹三尺二寸。苻坚时，河中得一大

屐，长七尺三寸；又有桃核，可容五斗。

长人

成化辛丑，苏州卫军人数十泛海遭风。漂至一岛，人皆长三四丈，以藤穿我一人于树间。其人逸出，至海边，忽前舟返，载之。而长人追至，船已离岸，从岸上用手挽船。船人剑截其一指。辨之，乃中指一节。以尺度之，尺有四寸。遇嘉定令取视，留置库中。

长布巾、长衣

《苏州府志》云：有直指使诣学宫，大风吹下一布巾，横直皆丈余，以贮郡库。又某年海上浮一衣来，长二丈，两袖倍之。

无启民、录民、细民

无启民，居穴食土。其人死，其心不朽，埋之，百年化为人。录民，膝不朽。埋之百二十年，化为人。细民，肝不朽。埋之八年。化为人。

含涂国

含涂国贡其珍怪。其使云：去王都七万里，鸟兽皆能言语。鸡犬死者，埋之不朽。经历数世，其家人游于山河海滨，地中闻鸡犬鸣吠。主乃握取还家养之。毛羽虽秃落，更生，久乃悦泽。

卖龙

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：外国方士能神咒者，临川禹步吹气，龙即浮出。初出，乃长数十丈。方士吹之。一吹，则龙辄一缩。至长数寸，乃取置壶中，以少水养之。外国常苦灾旱。于是方士闻旱，便赍龙往出卖之。一龙值金数十斤，举国会敛以顾其值。乃发壶出龙，置渊中，复禹步吹之，长数十丈。须臾，雨四集矣。见《抱朴子》。

盐龙

萧注从狄殿前之破蛮洞也，收其宝货珍异。得一龙，长尺余，云是盐龙，蛮人所豢也。籍以银盘，中置玉盂，以玉箸摭海盐饮之。每鳞中出盐，则收用。以酒送一匕，专主兴阳。后因蔡元度就其体舐盐而龙死。其家以盐封其遗体，三四日用亦有力。后闻此龙归蔡元长家。

龙鳞

武昌熊维祯谈其邑因江涨，漂一物如鱼鳞于田间，大如席，或曰龙鳞也。

大鹏

嘉靖中，海上曾坠一大鹏鸟毛。万元献亲见在某郡库中。毛以久尽，独见孔，横置在地，平步入之无碍。又海边人家，忽为粪所压没，从内掘出。粪皆作鱼虾腥，质半未化。盖大鹏鸟过遗粪也。

林尚书瀚于内库见大鹏翎一支，长丈许，管中可容两人坐。公自作记。

海鷗

正德末，有鸟黑色，大如象，舒翅如船篷，飞入长安门内大树上。弓弩射之，皆不入。民家所养鹅，被啄而食之，如拾蛆虫然。数月方去。人以为海鷗也。

海鳧

晋时，有人得鸟毛，长三丈。以示张华，华惨然曰：“此海鳧毛也！出则天下乱。”

海大鱼

《崇明志》：海上有大鱼，过崇明县，八日八夜，其身始尽。

海舟泛琉球，夜见山起接云，两日并出，风亦骤作，撼舟欲覆。众皆骇惑，舟师摇手令勿言，但闭目坐。久始不见。舟师额手贺曰：“我辈皆重生矣！”起接云者，鲸鱼翅也，两日，目也。见《使琉球录》。

宋高宗绍兴间，漳浦海场有鱼高数丈。割其肉数百车。至剜目，乃觉，转鬣而旁舰皆覆。近时刘参戎炳文过海洋，于乱礁上见一巨鱼横沙际。数百人持斧，移时仅开一肋。肉不甚美。肉中刺骨亦长丈余。刘携数根归以示人。想皆此类耳。见《狨园》。

南海人常从城上望见海中推出黑山一座，高数千尺。相去十余里，便知为大鱼矣。此鱼偶困而失水，蜿蜒岛上。居人数百，咸来分割其脂为膏，经月不尽。又有贪取鱼目为灯，相与攀援腾踏而上。其目大可数石，计无能取，失足溺死于中者同时七人，乃止。见《狨园》。

昔人有游东海者，既而风恶船破，补治不能制，随风浪莫知所之。一日一夜，得一孤洲。共侣欢然下石植缆，登洲煮食，食未熟而洲没。在船者斫断其缆，船复漂荡。向者孤洲，乃大鱼也！吸波吐浪，去疾如风。在洲上死者十余人。

鲟鱼

大街袁六房曾网一鲟鱼，长而极瘦。始怪之，肚中得一糙碗，盖为此物所磨，瘦者以此。见《狨园》。

汉泉井中鱼

河阴南广武山，汉高皇庙在其麓。殿前有八角井，曰“汉泉”。井中三鱼，一金鳞，一黑，一如常，而半边鳞肉与骨俱无，独其首全。与二鱼并游无异。但其游差缓，不复有扬鬣拨刺之势。俗传汉皇食鲙，庖人治鱼及半而楚军至，仓惶弃鱼井中而遁。

奔【鱼孚】

奔【鱼孚】，一名濶，非鱼非蛟，大如船，长二三丈，若鲇。有两乳在腹下

，雄雌阴阳类人。取其子着岸上，声如婴儿啼。顶上有孔通头，气出吓吓作声，必大风。行者以为候。相传嬾嬾所化。杀一头，得膏三四斛。取之烧灯，照读书纺绩辄暗；照欢乐之处则明。

鲩鱼、鮡鱼

《双槐岁抄》：鲩鱼，出峡中。如鲇，四足长尾，能上树。天旱，辄含水上山，茹草叶覆身。张口，俟鸟来饮水，因吸食之。声如小儿。将食，先缚之树，鞭之出汁如白汗，乃无毒。鮡鱼，出四川雅州。似鲩，亦能缘木。蜀人食之。孟子谓“缘木求鱼”，理必所无，不知天壤间正不可穷也。

人鱼

宋待制查道奉使高丽。晚泊一山，望见沙中有一妇人，红裳双袒，髻鬟纷乱，肘后微有红鬣。查曰：“此人鱼。”命水工以篙扶于水中，勿令伤。妇人得水，偃仰复身，望查拜手感恋而没。

闻北方有人鱼，身白皙。牝牡交感，与人无异。鳏寡多取蓄池中。未知即此种否。

【鱼白】鱼

《异苑》云：【鱼白】鱼，凡诸鱼欲产，【鱼白】辄以头冲其腹。世谓“众鱼之生母”。

横公鱼

北方荒外有石湖，出横公鱼，夜化为人。刺之不入，煮之不死，以乌梅二十七煮之即烂，可已邪病。

鼉市

南海之滨，有鼉市焉。鼉暴背海隅，边幅广修不知几百里也。居民视为石洲，渐创茆茨，鳞列成市，亦不知几何时也！异时有穴其肩为铁冶者。天旱，火炽，鼉不胜热，怒而移去。没者凡数千家。

红尘中，大都“鼉市”也。特未遭漂没，故不知耳。

在此

太仓董氏尝捕得一鳖，人首，出水作叹息声。惧而杀之。按《酉阳杂俎》，名曰“在此”。鳖身人首，鸣则若云“在此”，故以名之。

蟹

松江干山人沈宗正，每深秋，设簋于塘，取蟹入馔。一日见二三蟹相附而起。近视之，一蟹八腕皆脱，不能行，二蟹舁以过簋。

千侯入蛇腹

上虞徐孝廉计偕京师，与一千侯同舍。蜀人也，貌甚伟而鳞文遍体，皴如青赤松皮，面有斑痕隐起，类三当钱大，状若癞风者然。讯之。具言少年嗜酒，落

魄不羈。一日从所亲会饮野次，时天色渐暮，归不及城，便醉卧道旁草积间。夜半，宿醒始醒，觉闷甚，首如蒙被，展转反侧，不知身在何所。已而扪之，微温，嗅之，腥不可忍。寻思腰间有匕首，急抽而割之，得肉一脔，复嗅之，臊甚，弃去。旋割旋弃，如此者凡数十脔，渐渐漏明，于是悉力以从事。俄而此窍渐广，顷之如土穴也。因跼身跃出，睨之，乃一大蛇也，遂惊仆地。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，见主人与蛇并死于道。奔告邻里，急舁归营救。复苏，而肤间痒不可耐矣。幸遇明医得不死，三月而痒止。及起，则肤革变色，几类漆身。

神蛇

《搜神记》：蛇千年，则断而复续。《淮南子》云：神蛇自断而自续。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穷山，求得此蛇数四。至洛下，长可三尺而色黄黑，其头锦文金色。不能毒人。解食肉，若欲其身断，则先触之令怒，使不任愤毒，则自断为三四。其断处如刀截，亦微有血痕。然久而怒定，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，体复如故。隋著作郎邓隆云：“此灵蛇，类能自断，不必千岁也。”

喷嚏惊虎

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令。有部人饮大醉，夜中山行，临崖而睡。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。虎须入醉人鼻中，遂喷嚏声振，虎惊跌落崖下，遂为人所得。

荆溪三虎

荆溪吴康侯尝言：山中多虎，猎户取之甚艰，然有三事可资谈笑。其一，山童早出，往村头易盐米，戏以藤斗覆首。虎卒搏之，衔斗以去。童得免。数日山中有自死虎。盖斗入虎口既深，随口开合，虎不得食而饿死也。其一，衔猪跳墙，虎牙深入，而墙高难越，豕与夹墙而挂，明日俱死其处。其一，山中酒家，一虎夜入其室，见酒窃饮，以醉甚不得去，次日遂为所擒

啣虎

近岁有壮士守水碓，为虎攫而坐之。碓轮如飞，虎视良久。士且苏，手足皆被压，不可动。适见虎势翘然近口，因极力啣之。虎惊，大吼跃走。其人遂得脱。

昔人撩虎须，今人乃吮虎卵乎？

大蝶、大蜈蚣

物之瘦者蜈蚣，轻者蝴蝶。《岭南异物志》：见有物如蒲帆过海，将到舟，竟以物击之，破碎坠地。视之，乃蝴蝶也。海人去其翅足，称肉得八十斤。啖之，极肥美。葛洪《遐观赋》：蜈蚣大者长百步，头如车箱。屠烈取肉，白如瓠。《南越志》云：大者其皮可以覆鼓，其肉暴为脯，美于牛肉。

天宝四载，广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陆死。割其一爪，则得肉一百二十斤。

狒狒

《物类相感志》曰：狒狒出西南蛮。宋建武中，安昌县进雌雄二头。帝曰：“吾闻狒狒能负千斤。既力若此，何能致之？”对曰：“狒狒见人喜先笑，笑则上唇掩其额，故可钉之。”发可为髭，血可染衣。身似猴，人面而红，作人言鸟声，知人生死。饮其血，使人见鬼。帝命工图之。

按狒狒，亦名费费，又曰【口泉】阳。披发反踵。获人，则持其臂而大笑，笑止，即伤人矣。土人截大竹为筒，络于项下，纳手筒中。狒狒既笑，则上唇蔽额，人从筒中出手，以钉钉其唇于额上，然后聚众而擒之。元稹诗：“狒狒穿筒格，猩猩置屐驯。”

讹兽

《神异记》：西南荒中出讹兽，其状若菟，人面能言。常欺人，言东而西，言恶而善。其肉美，食之，言不真矣。

貌

狗纓国献一兽，名貌。吴大帝时，尚有见者。其兽善遁入人室中，窃食已，大叫。人觅之，即不见矣。故至今吴俗以空拳戏小儿曰：“吾啖汝。”已而开拳曰：“貌。”

山獭

有山獭，淫毒异常，诸牝避之，无与为偶。往往抱树枯死，其势入木数寸。

躲破鼓

兵部郎中郑狮南家，曾养二猿。其牝者甚淫，一旦失牡猿，叫号不已。主人遍觅不得。越宿，乃自破鼓中出。今号人之避内差为“躲破鼓”。

邓震卿曰：临水登山，僧房道院，皆破鼓也！节欲养生者，不可不知。

杂志部第三十六

子犹曰：史传所载，采之不尽；稗官所述，阅之不尽；客座所闻，录之不尽。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。谈谐方畅，谑笑纷沓，忽焉喙短词穷，意败矣；尔时得一奇事，如获珍珠船。因不忍遗，置为《杂志》第三十六。

勇可习

魏杜袭为西鄂长。刘表攻西鄂时，柏孝长在城中，入室闭户，牵被覆头，相攻半日，出户问消息。四五日后，稍敢出面。其明，侧立而听。二日，乃负楯亲斗，语袭曰：“勇可习也！”

真主奇征

我太祖幼时，尝见群鹅游于庭。戏以青白二纸旗左右竖立，命之曰：“青者立青旗下，白者立白旗下。”群鹅应声如命而往。一花鹅不知所适，往来于青白

之间。

周尹氏

周尹氏贵盛，五叶不别。天饥，作粥会食，声闻数里外。

八字无凭

普赵韩王时，有军校与同年月日时。若赵有一大迁除，军校则一大责罚；小迁转，则军校微有谴叱。

帝王言命

太祖尝至国子监，有厨人进茶，偶称旨，诏赐冠带。有老生员夜独吟云：“十载寒窗下，何如一盏茶。”帝微行，适闻之，应声云：“他才不如你，你命不如他。”

岳神戏梦

浮碧山之神，唯东岳最灵，凡以梦祈者应如响。邑中有父子同应乡试者，祷于岳。以梦示曰：“汝往问秦枣三孺人可矣。”二人未解所谓。偶下山，见一丐妇浣于河，问之曰：“秦枣三孺人者为谁？”其妇张目咤曰：“汝奚问为？”盖此妇与邑少年秦枣三狎，故有是号，忽闻其语而心怪之也。二人犹未悟，对曰：“吾欲问我父子谁中？”其妇骂曰：“入你娘的到会中！”其年，父果中。

造化弄人

万历癸未，管明府九皋，始与同侪赴公车选，梦神人属以七题。次早，购坊间文佳者熟读之。及入试，七题果符所梦。因信笔以所熟文写就，不暇构思，自喜得神助，必中矣。乃是年主考厌薄旧文，尽括坊间文入内磨对，凡同者擢之。管以是下第，选授富顺令。

莆田一秀才往九鲤湖求梦。梦曰：“明日所遇官，即尔功名。”次日遇钟御史、李大参，皆其里人。生大喜，告以故。李曰：“学钟先生。”钟曰：“学李先生。”皆言当如其官也。后仅以岁荐任教职卒。人始悟为“学中先生、学里先生”云。

恶虫啮顶

天顺间，征士吴与弼到京。英宗御文华殿召对，吴默然无应，唯曰：“容臣上疏。”众方骇异，上不悦，驾起。吴出至左顺门，除帽视之，有蝎在顶，螫皮肉红肿。方知其适不能答者，以螫故也。宋淳熙间，史寺丞轮对。适言高宗某事，史忽泪下。上问故，对曰：“因念先帝旧恩耳！”孝宗亦下泪。明日御批史为侍郎。不知当时乃为蜈蚣所啮，故下泪也。呜呼，均为恶虫啮顶，敬君者不遇，欺君者蒙恩，岂非数哉！

张生失金

嘉靖时，杭人张姓者，自幼为小商，老而积金四锭，各束以红线，藏于枕。忽夜梦四人白衣红束，前致辞曰：“吾等随子久，今别子去江头韩饼家。”觉而疑之，索于枕，金亡矣。踌躇叹息，之江头询韩，果得之。张告韩曰：“君曾获金四锭乎？”韩惊曰：“君何以知？”张具道故。韩欣然出金示张，命分其半。张固辞谢，遂出门。韩留觞之，举一锭分为四，各裹饼中，临行赈之。张受而行，中途值乞者四，求之哀，各济以饼一。四乞者计曰：“此饼巨而冷，不可食，何不至韩易小而热者乎？”遂之韩，韩笑而易之。

奇蹇

昔淮南卢婴平生奇蹇，谓至人家，其家必遭横祸，或小儿堕井，幼女失火。山阳王休佑所执木手板，得者必不祥。近雍瞻若野王，多能而贫甚。始客鲁，鲁人皆避畏之，呼为“耗神”。已造一讼者及病者家，二家俱败死。比至京，京中复闻斯语。会二人博，而雍坐负者旁。或语负者，谓胜者教之。负者怒，殴之几死。

嫁娶奇合

嘉靖间，昆山民为男聘妇，而男得痼疾。民信俗有“冲喜”之说，遣媒议娶。女家度婿且死，不从。强之，乃饰其少子为女归焉，将以为旬日计。既草率成礼，男父母谓男病，不当近色，命其幼女伴嫂寝，而二人竟私为夫妇矣。逾月，男疾渐瘳。女家恐事败，给以他故邀假女去，事寂无知者。因女有娠，父母穷问得之。讼之官狱，连年不解。有叶御史者，判牒云：“嫁女得媳，娶妇得婿。颠之倒之，左右一义。”遂听为夫妇焉。吴江沈宁庵吏部作《四异记》传奇。

赵母奇语

赵母桐乡令东郡成妻，顺川赵氏女。嫁女，女临去，敕之曰：“慎勿为好！”女曰：“不为好，当为恶耶？”母曰：“好尚不可为，况恶乎！”

一日得二贵子

杨公某，关中盩厔人。妇李氏生一子，才七岁，公复贾于闽漳浦，主蘖氏家。蘖新寡，复为其家赘婿，生一子，冒姓蘖氏，亦已三岁。倭夷突犯海上诸郡，略公以去。居十九年，髡跣跳战，皆倭习矣。后又随众犯闽。会闽帅败之去，而公得遁归，为累囚，属绍兴郡丞杨公世道者厘辨之：“夷耶、民耶？”公曰：“我闽中民也！”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，多与己合，异之，归以问母。母令再讞，而听于屏后。不数语，大呼曰：“而翁也！”起之囚中，拜哭皆恸，洗浴更衣，庆忭无极。次朝蘖公知公得翁，举羔雁为贺。公觞之，翁出行酒，蘖公问翁，何由入闽，翁言其始末，又与蘖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。异之，亦归以问母。其日翁来报谒，蘖公觞之。而母窃听其语，又大呼曰：“而翁也”

！”其为悲喜犹杨丞家。于是闽郡黎老欢忭，呼为循吏之报。士大夫羔雁成群。盖守丞即异地各姓，实同体兄弟。而翁以髡跣跳战之卒，且为累囚，一日而得二贵子、两夫人，以朱幡千钟养焉。其离而合，疏而亲，贱而荣，岂非天故为之哉！

醉殴奇祸

甲乙二人俱醉，遇于途。甲殴乙仆，视之，死矣，径去。总甲见之，亟白于官。时已暮，姑以苇席四悬障尸，众寝卫于外。夜半，乙稍寤，已迷前事，思：“安得处此？必犯夜禁。”潜起逸归。及明，守者失尸，惊惧。须臾官来，谓受贿弃尸，痛加箠楚。守者诬服。请取尸来，乃共往伺于郊。一人醉而来，众前扑杀之，舁之苇室。而乙方大醒，记得曾被甲殴，诣甲喧。甲以贿求解。比官以杀人捕甲，甲邀乙往白。官讯守者尸所来，不能讳，坐死。

世事翻覆

曹咏侍郎夫人厉氏，余姚大族女。始嫁四明曹秀才，与夫不相得，佻【仳离】而归，乃适咏。时咏尚为武弁。不数年，以秦桧之姻党，易文阶，骤擢至直徽猷阁，守鄞。元夕张灯州治，大合乐宴饮。曹秀才携家来观，见厉服用精丽，左右供侍，备极尊严，语其母曰：“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。如此富贵，吾家岂能留？”叹息久之。咏日益显，为户部侍郎。桧殂，咏贬新州而亡。厉领二子扶丧归葬。二子复不肖，家资荡析，至不能给朝晡。赵德光之妻，厉之从父妹也，怜其老且无聊，招置四明里第，养之终身。厉间出访亲旧，见故夫婿曹秀才家门庭整洁，花木蓊茂，谓侍婢曰：“我当时能自安于此，岂有今日！”因泣下数行。二十年间，夫妻更相悔羨。

卫青服役平阳公主家，后为大将军。公主佻离择配，贵显无逾大将军者，迄归之。丁晋公治甲第，巨丽无比。杨景宗躬负土之役。后景宗以外戚起家，丁第竟为杨有。钱思公治装，银工龚美一作刘美。实为之。后龚美贵，而美所手制皆归之。王诜为侍禁三班，院差监修主第。语同事曰：“吾辈辛苦造成，不知谁居此？”不逾时，诜尚主，竟居焉。陆都督炳，治第京师，督工甚严苦。未几，陆败。工某由外戚贵，即以陆第赐之。“河阳花，今朝如土昔如霞，武昌柳，春作青丝今作帚。”世事翻腾，大都如此。

东坡奇梦

《东坡志林》云：予在黄州，梦至西湖上，梦中亦知为梦也，湖上有大殿三重，其东一殿，额云“弥勒下生”。梦中云：“是仆昔年所书。”众僧往来行道，大半相识。辨才、海月皆在，相见惊异。仆散衫策杖，谢诸人曰：“梦中来游，不及冠带。”

投牒自祸

三山苏大璋，治《易》有声。戊午乡试，梦为第十一，向人道之。有同经人诉于郡，谓其自许之确如此，必与试官有成约。及将揭榜，第十一名卷，果《易》也。主司既闻外议，乃谋于众。命以陪卷之首更换。所换者，乃大璋卷，而换去者，正投牒之人也。众咸谓天道之公，榜遂定。明年，苏冠南宫。

戴探花

莆田戴大宾字寅仲。八岁游伴，十三中乡试，十四以探花登第。亡何，卒，其家以丧归。父母悲甚，必欲发柩省视。及发，乃一白须叟。大骇异之，弃尸于地。诘责其奴，奴无以自明。其夜大宾曰：“叟，吾前身也。上帝悯其苦学，白首不第，托生汝家，暂享荣名，以酬昔志。变形者，不忘其初也！”父母由是止哀。

晚达

绍兴中，黄公度榜，第三名陈修。唱名时，高宗问：“年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七十三矣。”问：“有几子？”对曰：“未娶。”遂召宫人施氏嫁之。时人戏曰：“新人若问郎年几，五十年前二十三。”《鹤林玉露》

《清暇录》又谓：詹义登科后，解嘲曰：“读尽诗书五六担，老来方得一青衫。逢人问我年多少，五十年前二十三。”《清波杂志》又谓闽人韩楠。未知孰是。

晚娶

闽人陈峤，六旬余始获一名。还乡娶儒家女，至新婚，近八十矣。合卺之夕，文士咸集，悉赋催妆诗，咸有“生萸”之讽。峤亦自成一章，其末曰：“彭祖尚闻年八百，陈峤犹是小孩儿。”座客皆绝倒。

幽州有坛长近八十岁，即都校之元昆也。每归俗家，以其衰老，令小青扶持，因而及乱。遂要反初，以青为偶。乃谓偶曰：“平生不谓有此欢畅，悔知之晚！”

陈颙五十方娶。有庆之者曰：“处士新婚燕尔。”答曰：“仆久处山谷，莫预出仕，不知衣裙之下，有此珍美！”

曾偶然

泰和曾状元鹤龄，永乐辛丑会试，与浙江数举子同舟。率年少狂生，议论蜂出。见曾缄默，因是共举书中疑义问之。逊谢不知。窃笑曰：“夫夫也，偶然荐耳。”遂以“曾偶然”呼之。既而众皆下第，曾独首榜。乃寄以诗曰：“捧领乡书谒九天，偶然趁得浙江船。世间因有偶然事，岂意偶然又偶然。”

陆孝廉

长洲陆孝廉世明，省试不第，归过临清钞关。错以为商，令纳税。陆呈一绝云：“献策金门苦未收，归心日夜水东流。扁舟载得愁千斛，闻说君王不税愁。”

”主事见诗惊愧，亟迎入，款赠甚厚。

白公裂诗

裴令公居守东洛。夜宴半酣，公索句。时元、白首唱，次至杨汝士。杨援笔书曰：“昔日兰亭无艳质，此诗金谷有高人。”白知不能加，遽裂之曰：“笙歌鼎沸，勿作冷淡生活。”

文士相妒，自古而然。护前者宁独吴老公！

笱筍谷笋诗

笱筍谷，在洋州。文与可尝令苏子瞻作《洋州园池三十咏》，笱筍谷其一也。子瞻诗曰：“汉川修竹贱如蓬，斤斧何曾赦箨龙。料得清贫馋太守，渭滨千亩在胸中。”是日与可与妻游谷中，正烧笋晚食，发函得诗，大笑。

一句诗

谢无逸尝以书问潘邠老大临：“近作新诗否？”答曰：“秋来景物，件件是佳致。昨日清卧，闻搅林风雨声，遂起题壁曰‘满城风雨近重阳’，忽催税人至，败意。止此一句奉寄。”

吕常题画

中山武宁王玄孙徐某，一日与吴小仙、孙院使宴饮。命吴画女乐诸子及孙、吴陪饮之图。画毕，徐喜曰：“惜欠风流题客。”后以属太常卿吕常，曰：“不必我谏，但须写当日实事耳。”吕为制长歌，铺叙家乐。援引典故，末云：“吴生吴生欲阐扬，自画白皙居侯旁。如何更著孙思邈，中酒却要千金方。”徐大笑曰：“是日果中酒也！”闻者绝倒。

李龙眠画

元祐间，黄、秦诸君子在馆。暇日观画，山谷出李龙眠所作《贤己图》，博奕樗蒲之侑咸列焉。博者六、七人，方踞一局。骰迸盆中，五皆臬而一犹旋转不已。一人俯盆疾呼，旁观者皆变色起立。纤秣态度，曲尽其妙。相与叹赏，以为卓绝。适东坡从外来，睨之曰：“李龙眠天下士，顾乃效闽人语耶？”众咸怪，请其故。东坡曰：“四海语音，言六皆合口，唯闽音则张口。今盆中皆六，一犹未定，法当呼六。而疾呼者乃张口，何也？”龙眠闻之，亦笑而服。

吴文定书扇

吴文定公居忧时，尝送客至门外，见卖扇儿号泣于途。问之，乃缘持扇假寐，为人盗去数事，恐家人笞骂耳。公命取所遗扇来，尽书与之。儿不知，反以为污其扇，复大哭不已。旁人谕令必得重价。然后卖儿持扇甫出门，竟致去，所得数十倍。儿归，具道其事。再持扇来乞书，公但笑而遣之。

李十八草书

宋时，有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，谓之“鹦哥娇”，盖谓鹦鹉能言，不过数句

，大率杂以鸟语。十八后稍进，以书问十五：“近日比旧如何？”十五曰：“可称秦吉了矣！”

登床夺字

唐太宗赐宴玄武门，援笔作飞白。众乘酒，就帝手中相竞。常侍刘顺登御床引手得之。有不得者言顺不敬，宜付法。帝笑曰：“昔闻婕妤辞辇，今见常侍登床。”

箝诏请署

安乐公主，中宗最幼女也，嫁武三思子崇训，光艳动天下。尝自作诏，箝其前，请帝署日。帝笑而从之。

王准恃宠

王拱之子准，为卫尉少卿，出入宫闱，以斗鸡侍左右，恃宠骄恣。尝率其徒过驸马王繇私第。繇望尘趋拜。准挟弹中繇冠上，折其玉簪，以为笑乐。

都都知

咸通中，俳优恃恩，咸为都知。一日奏乐喧哗，上召都知止之，三十人并进。上曰：“止召都知，何为毕至？”梨园使奏曰：“三十人皆都知也。”乃命李可及为“都都知”。

后王铎为都都统，袭此。○我苏新入泮者，广文先生督其贽仪，必分上中下户，以为隆杀。近谓上户未厌，更立“超超户”名色，取贽倍常。“超超户”可对“都都知”。

垂柳赐姓

炀帝开河成，取吴越民间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，谓之“殿脚女”。至于龙舟，每采缆一条，女十人牵之，间以羊十口。时盛暑，虞世基献计，请用垂柳栽于汴梁两堤上，一则树根四出，鞠护河堤，二则牵舟之女获其荫，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。上大喜，诏民间有柳一株，卖一缣。百姓竞献之。帝自种一株。群臣次第种，方及百姓栽。栽毕，帝御笔赐垂柳姓杨，曰“杨柳”。

拔河戏

唐时，清明有拔河之戏。其法以大麻絙两头各系十余小索，数人执之对挽，以强弱为胜负。时中宗幸梨园，命侍臣为之。七宰相、二驸马为东朋，三相五将为西朋。仆射韦巨源、少师唐休璟年老无力，随絙踣地，久不能起。上以为笑。

手搏

唐主存勗尝与李存贤手搏，贤不尽技。唐主曰：“汝能胜我，当授藩镇。”存贤乃仆唐主。及即位，以贤镇幽州，谓曰：“手搏之约，我不食言。”

赌官

《文海披沙》云：宋文帝与羊立保赌。立保胜，遂得宣城太守。陈敬瑄与师立、牛勉、罗元果以打毬争三川。敬瑄获头等，遂授节钺。识者笑之。然偏安乱朝，固不足怪。宋艺祖开宝四年廷试，例以先纳卷为魁。时王嗣宗与陈识同纳卷子，上命二人角力以争之。嗣宗得胜，遂为第一，识次之。创业之主，亦为此儿戏，可笑也。《涑水记闻》云：嗣宗与赵昌言手搏角力，恐误。昌言系太平兴国元年胡旦榜第二人。

打毬赌

熙宁初，神宗与二王禁中打毬子。上问二王欲赌何物，徐王曰：“臣不赌别物，若赢时，只告罢了新法。”

微行

王黼虽为相，然事徽考极褻。宫中使内人为市，黼为市令，若东昏之戏。一日上故责市令，撻之取乐。黼窘，乃曰：“告尧舜免一次。”上笑曰：“吾非唐虞，汝非稷契也！”一日又与逾墙微行，黼以肩承帝趾。墙峻，微有不相接处。上笑曰：“耸上来司马光。”黼亦应曰：“伸下来神宗皇帝。”

五国城中有此快乐否？

饶州人

绍兴末，朝士多饶州人。或谓之曰：“诸公皆不是痴汉。”谚云：饶人不是痴汉。又有监司荐人以关节，欲与饶州人。或规其当先孤寒。监司愤然曰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

勋臣谗语

洪武甲子开科取士，诸勋臣不平，曰：“此辈善讥讪，初不自觉。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，及请其名，则曰‘士诚’。”圣祖曰：“此名甚美。”答曰：“孟子有‘士诚小人也’之句，彼安知之？”帝自此览天下所进表笺，多罹祸者。

科举弊

宋承平时，科举之制大弊，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，揉成团，名曰“纸毬”。公然货卖。

今怀挟蝇头本，其遗制也。万历辛卯，南场搜出某监生怀挟，乃用油纸卷紧，束以细线，藏粪门中。搜者牵线头出之。某推前一生所弃掷。前一生辩云：“即我所掷，岂其不上不下，刚中粪门？彼亦何为高耸其臀，以待掷耶？”监试者俱大笑。

徐相国善答

世宗好言长生。乙丑会试题：“夫政也者，蒲芦也。”又“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”上问辅臣：“蒲芦是何物？夷是何义？”徐阶对曰：“夷是有恒之义，蒲芦是长生之物。”

讲《咸丘蒙章》

嘉靖初，讲官顾鼎臣讲《孟子·咸丘蒙章》。至“放勋殂落”语，侍臣皆惊。顾徐云：“尧是时已百有二十岁矣。”众心始安。

掌院名言

国初，一上舍任左都掌院。群僚忽之，约二三新差巡按者请教。掌院者厉声云：“出去不可使人怕，回来不可使人笑！”群属凛然。

祝瀚批宁府帖

逆濠有鹤带牌者，民家犬噬之。濠牒府欲捕民抵罪。南昌守祝瀚批曰：“鹤虽带牌，犬不识字。禽兽相争，何与人事？”

铲头会

国初恶顽民窜入缙流，聚犯数十人，掘泥埋其身，十五并列，特露其顶，用大斧削之，一削去头数颗，名“铲头会”。后因神僧示化，屡铲复生，遂罢此会。

僧家奸恶，不可枚举。近日吾苏葑门外，有乡民于所亲借银三两完官。适是日官冗，免比限。民姑以银归，将还所亲，偶为同行相识者述之。时天已暮矣，忽见有挑包客僧随其后。意彼已窃闻，然犹未甚疑也。既出城里许，同行者别去。顾僧犹在后，心稍惧。复里许，新月惨淡，回首失僧，详视，乃在井亭中解衣。民惧甚，前有石桥，急诣桥下自匿。微窥之，见僧裸体持铁箍捧，疾驰上桥，左右视，大声曰：“何处去了？”复下桥前驰。民潜出退走，至井亭，见僧包裹衣服作一堆。度僧去远，急束缚负之而趋，从他道直走阊门。就饭店宿，取酒痛饮而卧。黎明，闻街前念佛声云：“夜来被劫，乞布施僧衣遮体。”窗隙窥之，见裸体者，即所遇僧也。解其包，有白金二十两许。民伺僧去，潜携归焉。呜呼！如此恶僧，人那得知！那得不铲头！

边将隐匿

各边以太宗有旨，虏人杀人五名以上，虏畜产九头以上，边将皆坐死，遂相与隐匿。人畜死亡至千百者，皆云“四人八头”。

李实

成化中，闲住右都御史李实，以进房中秘方行取至京。试不验，遣归。实上疏谓“忽召忽遣，不知其故”。诏姑与致仕。

分明扎皇帝火囤！

黄葱贵

武宗在宫中，偶见黄葱，实气促之作声为戏。宦官遂以车载进御。葱价陡贵数月。

朝廷一颦一笑，不可轻易如此！

武庙南巡事

武宗南巡，过淮安，谓孟都御史凤曰：“汝非一乳二子而并显者耶？”兄麟，官至方伯。以网命之渔。凤举网奋张，仅一如一笠。帝曰：“官许久，尚不解渔耶？”

武庙南巡时，蒋瑶为扬州守，不肯横敛以媚权幸，一日上捕得大鲤，谋所鬻者。左右正欲中公，曰：“莫如扬州知府宜。”上乃呼而属之。公归括女衣并首饰数事，蒲伏而进曰：“鱼值无所取，唯妻女衣妆在焉。臣死罪死罪！”上熟睨之曰：“汝真酸子耶？吾无须于此。其亟持归，鱼亦不取值矣！”

江彬诱上亲征宁王，驻蹕南京。往牛首山打虎，后湖网鱼，得虾蟆。一内侍谀曰：“此值五百金。”上曰：“汝买之！”

武庙嬖南院一妓，每行必从。百官咸贿以求媚。一日上侵晨从外入，妓翁尚卧，拥被欲走匿。上从其旁疾趋，曰：“免起。”已而上去。少选，忽闻门外鼓吹声，乃都察院送匾至，金书“免起堂”三字。

萧颖士仆

萧颖士该通三教，性褊无比。常使一佣仆杜亮，每一决责，便至力殫。亮养疮平复，为其指使如故。或劝之行。答曰：“岂不知，但慕其博奥，以此恋恋不能去耳！”

世间怜才者何人，此乃仆隶之不如也！

温公二仆

司马温公家一仆，三十年止称君实“秀才”。苏子瞻学士来谒，闻而教之。明日改称“大参相公”。温公惊问，仆实告。公曰：“好一仆，被苏东坡教坏了！”

温公一日过独乐园，见创一厕屋，问守园者何以得钱。对曰：“积游赏者所得。”公曰：“何不留以自用！”对曰：“只相公不要钱。”

高德基《平江纪事》二条

嘉定近海处，乡人自称曰“吾依”、“我依”，称他人曰“渠依”、“你依”，问人曰“谁依”。夜闻有叩门者，主人问曰：“谁依？”外客曰。“我依。”主人不知何人，开门方认，乃曰，“却是你依！”后人因名其处为“三依之地”。

“谁依”、“我依”，此等问答可已。苏人途中相遇，问者曰：“何往？”答者曰：“在此间。”此等套话，亦最可厌。《白獭髓》载行都语言无实。如语“年甲”，则曰“本来”；语“居止”，则曰“在前面”；语“家口”，则曰“一【竹/差】牙齿”；语“仕禄”，则曰“小差遣”。行都谓临安也。

吴人自相呼为“呆子”，又谓之“苏州呆”。每岁除夕，群儿绕街呼叫云

：“卖痴呆！千贯卖汝痴，万贯卖汝呆。见卖尽多送，要賒随我来。”近日苏州不闻此语。杭人开口曰某呆，岂呆有运。已自苏而杭耶？

老人、贵人、妇人八反

老人、贵人、妇人各有数反。夜不卧而昼睡；子不爱而爱孙；近事不记而记远事；哭无泪而笑有泪；近不见而远却见；打却不痛，不打却痛；面白却黑，发黑却白；如厕不能蹲，作揖却蹲。此老人“八反”也。夜宜卧而饮宴；早当起而高卧；心当逸而劳，身当劳而逸；当使钱处不使，不当使处却使；无病常服药，有病却不肯服药；人未做时争做，人皆做时却不做；请人必欲人来，人请却不肯去；买贱物不嫌贵，买贵物必要贱；美妻妾不甚爱，平常侍儿却爱。此贵人“八反”也。不爱长子而爱少子；不爱子而爱女；不信人而信鬼；惜小钱而不借大钱；为姑时定怨嫂，为嫂时却嫌姑；最忌讳，却最咒诅；最伯不到老，又最怕人说老；丈夫举动，最善防闲，丫环淫奔，却不介意。此妇人“八反”也。

世事相反

今世人事亦有相反者。达官不忧天下，草莽之士忧之；文官多谈兵，武官却不肯厮杀；有才学人不说文章，无学人偏说；富人不肯使钱，贫人却肯使；僧道茹荤，平人却多持素；閤会饮却通文，秀才却粗卤；有司官多裁，势豪乡官却把持郡县；官愈尊则愈言欲退休，官愈不达则愈自述宦绩。